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五四册目次

子華子二卷（周）程本撰　明刻本　〇〇一
鬼谷子一卷外篇一卷　明萬曆刻子彙本　〇二九
樂菴先生遺書四卷（宋）李衡撰　後題一卷　明萬曆四十六年李通刻本　〇四三
本語三卷（明）高拱撰　明萬曆刻高文襄公集卷二十九至卷三十一　〇七八
容齋隨筆十六卷續筆十六卷三筆十六卷四筆十六卷五筆十卷（宋）洪邁撰
宋嘉定五年章貢郡齋刻元大德九年補修本（三筆卷一至十六　四筆卷六至十六　五筆卷一至十
配明弘治八年華燧會通館銅活字本）　一二六
疑耀七卷（明）張萱撰　明萬曆刻本　五三二

子華子二卷

（周）程本撰

明刻本

子華子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晉人程本撰。案程本之名見於家語，子華子之名見於列子，本非一人。呂氏春秋引子華子者凡三見，高誘以爲古體道人，是秦以前原有子華子書。然漢志已不著錄，則劉向時書亡矣。此本自宋南渡後始刊版於會稽，晁公武以其多用字說，指爲元豐後舉子所作。朱子以其出於越中，指爲王銍姚寬輩所託，而又疑非二人所及。周氏涉筆則據其神氣一篇，指爲黨禁未開之時，不得志者所爲。今觀其書，多採掇黃老之言，而參以術數之說。呂氏春秋貴生篇一條，今在陽城渠胥問篇中，知度篇一條，今在虎會篇中，審爲篇一條則故佚不載，以掩剽剟之迹，頗巧於作僞。然而榷治道，大旨皆不詭於聖賢。其論黃帝鑄鼎一條，以爲古人之寓言，足正方士之謬。其論唐堯土階一條，謂聖人不徒貴儉而貴有禮，尤足砭墨家之偏。其文雖稍涉曼衍，而縱橫博辨，亦往往可喜。殆能文之士發憤著書，託其名於古人者。觀篇末自敘世系，以程出於趙，眷眷不忘其宗，屬其子勿有二心以事主，則明寓宋姓。其殆熙寧紹聖之間，宗子之忤時不仕者乎。諸子之書，僞本不一。然此最有理致文彩，辨其僞則可，以其僞而廢之則不可。陳振孫謂其文不古而亦有可觀，當出近世能言之流，實爲公論。晁公武以謬誤淺陋譏之，過矣。

子華子序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讐中子華子書凡二十有四篇以相校復重十有四篇定著十篇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子華子程氏名本字子華晉人也晉自頃公失政政在六卿趙簡子始得志招徠賢儁之士爲其家臣子華子生於是時博學能通墳典丘索及故府傳記之書性闓爽善持論不肯苟容於諸侯聚徒著書自號程子名稱籍甚聞於諸侯孔子遇諸郯歎曰天下之賢士也簡子欲仕諸朝而不能致乃遣使者奉纁幣聘以爲爵執圭是時簡子殺竇犨及舜華孔子爲作臨河之操子華子亦逡巡不肯起簡子大怒將脅之以兵子華子去而之齊齊景公不能用也子華子館於晏氏更題其書曰子華子簡子卒襄子立子華子反於晉時巳老矣遂不復仕以卒今其書編離簡斷以是門人弟子共相綴隨記其所聞而無次敘非子故所著之書也大抵子華子以道德爲指歸而經紀以仁義存誠養操不苟於售唯孔子然後知其賢齊大夫晏平仲與之爲久要之交當時諸侯以勢相軋爭結怨速禍日以權譎爲事子華子之言如持水納石不相讎答卒以不遇可爲酸鼻謹日錄臣向昧死上

子華子卷上

晉人程本著

陽城胥渠問

陽城胥渠因北宮子以見子華子曰胥渠願有所謁也夫太初胚胎萬有權輿風轉誰轉三三六六誰究誰使夫子聞諸故記者審矣其有以發也胥渠願承其餘子華子曰噫嘻本何足以識之請以嘗試言之而子亦嘗試而聽之夫混茫之中是名太初實生三氣上氣曰始中氣曰元下氣曰玄玄資於元元資於始始資於初太眞剖割通三而爲一離之而爲兩各有精專是名陰陽兩兩而三之數登於九而究矣是以棲三陰之正氣於風輪其專精之名曰太玄棲三陽之正氣於水樞其專精之名曰太一太一正陽也太玄正陰也陽之正氣其名赤陰之正氣其色黑水陽也而其伏爲陰風陰也而其發爲陽上赤下黑左青右白黃潛於中宮而五運流轉故有輪樞之象焉水涵太一之中精故能潤澤百物而行乎地中風涵太玄之中精故能動化百物而行乎天上上赤之象其宮成離下黑之象其宮成坎夫兩端之所以平者以中存

乎其間故也中名未立兩端不形是以坎離獨斡乎中氣中天地而立生育萬物新新而不窮陽氣爲火火勝故冬至之日燥陰之氣爲水水勝故夏至之日濕火則上炎水則下注鳥飛而上魚動而下物類相動叅本相應孰究其所以來誰使其所以然因其然也然不然也然乎然不然乎不然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夫是之謂萬化原上決而成天下決而成地既已決也命之曰中決必有所合也命之曰和中和玄同萬物化生夫是之謂三三六六陽城胥渠曰微夫子之言吾幾於不靈子華

子曰噫嘻本何足以識之請以嘗試言之而子亦嘗試聽之子華子曰夫道一也我與道而爲三矣而我之百骸九竅毛髮膏澤臟腑肝膈吹噓吸引滋液吐納無非道也自此以往大撓甲子所不能紀也是故道立於一而萬物之變也百事之化也散而爲萬殊薾淪而無涯古之知道者務全其生務全其生者不亡其所有也不亡其所有者道之守也道之守者神之舍也是故全生者爲上虧生者次之死次之迫斯爲下矣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謂虧生者欲欲分得其宜也夫虧生

則於其所尊者薄矣其虧彌甚則其尊彌薄所謂死者無有所知而復其未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其所甚惡者也辱莫大於不義不義者迫生也故曰迫生不如死人之常情耳聞而目見也耳聞所甚惡不如無聞目見所甚不欲不如無見是以迅雷則掩耳恐故也所貴乎嗜粱肉者非腐鼠之謂也所貴乎飲醪醴者非敗酒之謂也所貴乎尊生者非迫生之謂也夫迫生之人鞠窮而歸故曰迫斯爲下矣

公仲承問於程子曰人有常言黃帝之治天下也

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帝乃采銅於首山作大鑪焉鑄神鼎於山上鼎成群龍下迎乘彼白雲至於帝鄉群小臣不得上升攀龍之胡力顫而絕帝之弓裘墜焉於是百姓奉之以長號名之曰烏號之弓而藏其衣冠於橋陵信有之乎程子曰否甚矣世之好譎怪也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同形同則氣同氣同則知識同矣類異則形異形異則氣異氣異則知識異矣人之所以相君長者類也相使者形也相管攝者氣也相維持者知識也人之異龍龍之異於鼎鼎之異於雲言之辨也

惡足以相感召而實使之耶其不然也必矣世之
好譎怪也吾聞之太古之聖人所以範世訓俗者
有直言者有曲言者直言者直以情貢也曲言者
假以指喻也言之致曲則其傳也久傳久而僞則
知者正之譎甚而𣪠亂則知者止之夫黄帝之治
天下也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下沉故爲百福之
宗爲百福之所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也帝乃采
銅者鍊剛質也登彼首山就高明也作爲大爐鼓
陽化也神鼎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
以相濟中和之實也群龍者衆陽氣也雲者龍屬

也帝鄉者靈臺之關而心術之變也帝之謂所類
也形也氣也知識也雖與人同爾然而每成而每
上也每成而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徹達神明之所
之適其去人也遠矣群小臣知識之所不及者也
攀龍之胡有見於下也不得上升無見於上也有
見於下無見於上者士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裘
衣冠者帝所以善世制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
所以治我者而已矣故帝之逝也號以决其慕藏
以奉其傳此假以指喻之言也而人且函傳之以
相詆欺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

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爲羡慕者其左右狡
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甘心於黄帝之所
造者矣夫人之大常生而少壯轉而爲衰老轉而
爲死亡聖凡之所共也上知之所弗幸免焉者也
且自故記之所傳若存而若亡大庭中黄赫胥尊
盧以來所謂聖人者不一族吾誠恐大圜之上嶢
榭聯累雜處什伯不足以處也而復何所主宰臣
何所使而其昏昏默默以至于今也是不然之甚
者也然而世之人知者歆羡愚者矜跂甚矣世之
好譎怪也大周之九鼎禹所以圖神姦也黄帝之

鑄一禹之鑄九其造爲者同而所以之適焉者頗
異是可以决疑矣且世之傳疑也不惟其傳昔宋
有丁氏家故無井而出溉汲焉常一日而一人居
外繇其如是也鳩工而穿井于庭家相與語曰今
吾之穿井得一人矣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
而得一人也國人更相道之語徹于宋君宋君召
其人而質之丁氏對曰自臣穿井家獲一人之力
非得一人於井也是故黄帝之鑄神鼎是井中人
之譬也知者正之是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之譬也
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

為羡慕者其右左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甘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此吾所以反之復之而不能已者也小子志之

郯子以達于禮聞于諸侯子華子函往從之見郯子焉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禮先王所以定之也非所以搖之也夫禮所以開之也非所以暴之也青黃黼黻文章之觀盡而五色渝宮徵還激生生之聲足而八音汩陸有罻罝水有網罟而飛羽伏鱗無以幸其生矣詩不云乎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今郯子非徒搖之也又從暴之也郯子而達於禮樂異乎吾所聞肅駕而起遵塗而歸

孔子贈

子華子反自郯遭孔子於途傾盖而顧相語終日甚相親也孔子命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而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固哉由也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風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子華子曰惟道無定形虛凝為一氣散布為萬物宇宙也者所以載道而傳焉者也萬物一者也夫孰知其所以起夫孰知其所以終凝者主結勇者營散一開一歛萬形相禪太古之時澹泊恬愉鹿聚而麕居其知徐徐其樂于于夫是之謂宇有無以相反也高下以相傾也盛盈衰息以相薄也麗洪蘆符以相形也由是以生由是以死由是以虧由是以成夫是之謂宙宇者情相接也宙者理相通也是故惟道無定形虛凝為一氣散布為萬物宇宙也者所以載道而傳焉者也

子華子曰夫言之所以感為響響欲絕而感已移

意之所以將為思思未革而事前輟何則精神之所弗包焉故也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齊而俱王於天下明旌善類而誅鋤醜厲者法之正也其所以能行焉精誠也精誠不白則無以王矣其在後世以急刻而責恕以譎偽而課忠言非其願意非其眞而保人之弗叛悲夫是正坐於夕室也是白之懸而黑之募也是縱櫂於陸而發軔於川也其亦不可以幸而幾矣是以欲治之君將以有為於是者必先正其本術定其精而不搖保其誠而弗虧夫然後出言以副情端意以明指世

雖亂也俗雖汙也而曰感不效於影響者吾斯之未能信

子華子居於苓塞趙簡子將用之使使者將幣於閭曰寡大夫之使使下臣敬脩不腆以勤先生之將命者子華子反幣再拜以肅使者而進之於庭又拜而授辭曰主君之民某如獲罪戾其敢逃刑以其弗啚之故而適抱薪纏之憂疾且有間則我請造於朝其敢重辱我主君之命使者曰寡大夫且有緒言使下臣敬致諸執事惟是晉國之寵靈願與先生共之先生不遺勤而既以行請祿從者

以爵執圭子華子沒階而進再拜而言曰主君之民某未有職業於朝也且有惡疾不堪君之命弗敢以與聞再拜而送使者於門反其室聚絡將行其子弟族立而疑北宮子曰意聞之身脩於私名升於公古今之通誼也主君國之宗卿也政所自出以禮交而弗答無乃不可乎子華子曰意吾以爾爲可以忘言也而猶有萌焉夫萌於中必費於外其意之謂矣且彼召我者夫豈徒然哉必有以處我者矣爲人之所處者不得安其所自處矣是故古之人慎於其所以處也昔者吾友自郰聞語於孔子屬屬焉不忘於心孔子之所志其過人者遠矣日者主君之召也孔子轍環於河滸而弗濟援琴而寫志命之曰臨河之操其亂曰河之水洋洋兮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孔子之所以弗至是乃我所以行之也意吾以爾爲忘言也而猶有萌焉夫以小人之所察而量君子之心意爾其殆矣北宮子遂強以見趙簡子簡子聞子華子至再拜而迎曰不穀得奉社稷之靈以撫有四封之內先君有禮所以賓客而交際之紀盧人實典治之吾子辱而在於敝邑有日矣以歲之不易而隸

人有朝夕之虞願致戎邑方三四十里若五六十里以爲芻秣之共吾子其曲意以臨之子華子曰臣也不武年運而往矣顛毛種種懼不任君之事以爲司敗憂也君有四圉以扞四方臣弗堪也明日子華子行食於茭亭之口北宮子曰秦未有失也絕人之善意而又刮迹以去之夫子所以責人者太察矣子華子曰然非爾所及也夫秦君之志大而求遠其所以望於我者厚則吾無以堪其求矣且爾亦聞牧野之事乎周之六師歷郊而陳武王韈係解焉有五臣者將受揩事於前王顧而使

之係五臣者相目而對曰臣之所以事君王非爲係轙者也王不得已乃釋旄鉞而親係之夫人君能致其君能有所不爲然後可以責之以有爲人臣能有所不爲然後能無不爲也本也未能無不爲者也能有所不爲矣

子華子遠趙趙簡子不悅燭過典廣門之左簡子召而語之以其故燭過對曰彼庶人也而傲侮公上法所弗實也且無以爲國矣簡子曰而士以兵之燭過至苓塞子華子之行者五日矣燭過反命曰無及也簡子悔之使使者於齊而使董安于寓

書以招之子華子稽首而來再拜以肅使者于庭而授之辭曰主君之亡臣某不能束修越在諸侯以爲主君憂臣聞之物局於所甘士局於所守主君之亡臣不佞而有四方之志其敢以爲執事者之所辱夫丘陵崇而穴成於上狐狸藏矣溪谷深而淵成於下魚鼈安矣松柏茂而陰成於林塗之人則憩矣主君之亡臣不佞實有隱衷唯執事者昭明其所存如日月之升以光燭於晉國將四海之士重繭狎至以承主君之令聞夫豈惟亡臣亡臣雖復野死以實溝洫其敢忘主君之賜惟執事者財幸焉簡子得書召無恤而戒之曰燭過小人也實使我獲罪於本吾且死汝必反之愼不忘也襄子曰諾

北宮子仕

北宮子將仕於衞子華子曰意來子之所以自事其心者亦嘗有以語我乎北宮子曰意未得以卒業也以是樵蘇之弗繼糊其顧頰於人雖然謹志其所欲爲於善而遠其惡也庶幾於完子華子愀然變乎容有間曰意是何言歟善奚足願而惡奚足遠吾語若聖人不出天下潰潰日趨於迷欲以有已而卒於喪也已欲以達之於人而卒於失人

凡以善故王者作興將以濯滌今世之惛愀去善其殆可乎哉善弗去亂未艾也而又奚以善爲北宮子曰嘻有是哉願畢其說子華子曰人中虛圓不徑寸神明舍焉事物文滑如理亂棼如涉驚濤一則以之怵惕一則以之忌諱一則以之懲創是則一日之間一時之頃而徑寸之地如炎如氷矣夫所謂神明者其若之何而堪之神弗留則蠹明弗居則耗而又奚以善爲古之知道者泊兮如大羹之未調譝譝兮如將孩隨推而遷因蕩而還其

精白津津若遺而復存其神明休休常與道謀去羨去慕孰知其故今子之言曰謹志於為善則不善者將誰與耶遠子之所惡則惡將誰歸耶子而勿受歸而勿納則必有忿悁之心起而與我立敵矣以我矜願之意而接彼忿悁之心何為而不鬭鬭且不止小則詈䛐詬誶大則碎首穴胷夫以若之言而幸於完其幾於殆矣北宮子曰嘻若是其甚也子華子曰有甚哉吾語若禍之所自起亂之所由生皆存乎欲善而遠惡今天下老師先生端弁帶而說乃以是召亂也學者相與熏沐其中局

而亦唯此之事是事禍也父以是故不慈子以是故不孝兄以是故不友弟以是故不共夫以是故不帥婦以是故不從君以是故不仁臣以是故不忠大倫蠹敗人紀消亡結轍以趨之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石碏欲完其名而殺厚公子輒欲專其國而拒蒯聵寤生克段忽出而突入季友鴆慶父叔向誅鮒雍糾之妻尸糾於朝莊（或作叔）仲子欲託其帑於魯而先斃其室先君厲公一言而殺三郤華督父弁忽（或作忍）於與夷毛舉其目尚不勝為數也是皆名為求得所欲而能遠所不欲者矣然太

倫斁敗人紀消亡結轍以趨之者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吾語若亂之所由生禍之所自起皆存於欲善而遠惡夫人之中虛也不得其所欲則疑得其所不欲則惑疑惑載於中虛則荊棘生矣父不疑於其子子必孝兄不疑於其弟弟必共夫不疑於其婦婦必貞君不疑於其臣臣必忠是還至而效者也百事成而一事疑道必廢三人行而一人惑議必格大道之世上下洞達而無疑志堯舜三代之王也無意於王而天下治所循者直道故也是以天下和平天下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之所

以平者人平也人之所以平者心平也夫平猶權衡然加銖兩則移矣載其所不欲其為銖兩者倍矣故曰矜功者不立虛願者不至非惟不足以得福而行又以召禍故吾不悅於子之言今子亦平其所養而直以行之何往而不得何嘗而不就而又奚以善為且不可以有為也堯曰若之何而善於予之事舜亦曰若之何而善於予之事是上與下爭為善也上與下爭為善是兩實也兩實則烏得平平不拖焉則惡得直失其所以平直則堯無以為堯矣舜無以為舜矣吾子謹志於堯舜也而

又奚以善爲北宮子之衛主於叔車氏叔車氏有寵於衛君國人害其嬖而將討之北宮子喟然歎曰吾爲是遺夫子之言也是以獲戾於此也吾何以衛爲致其所以爲臣而歸

晏子治阿三年毀聞於朝公不悅召而將免焉晏子辭曰臣知過矣請復之三年而舉國善之謡言四達公將致其所以賞晏子辭焉公曰何謂也晏子對曰昔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取也而更得罪焉今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誅也而更得賞焉非臣之情臣不願也子華子聞之曰晏子可謂直而

不阿者矣晏子之辭受其可以訓矣齊之燕也固宜夫人之常情譽同於已者助同於已者愛同於已者愛之反則憎必有所立矣助之反則擠必有所在矣譽之反則毀必有所歸矣然而人主不之察也左右執事之臣從而得其所欲爲則不禁也世之治亂蓋常存乎兩間齊之燕也固宜

子華子曰元太初之中氣也天帝得之運乎無窮后土得之溥博無疆人之有元百骸統焉古之制字者知其所以然是故能固其元爲完具之完殘其所固爲寇賊之寇加法度焉故曰殘固之謂寇毀賊則爲賊夫穿垣竇發鍋鑰其盜之細也夫

虎會問

虎會以其私問於程子曰主君何如主也程子曰昔堯舜在上塗說而巷議所不廢也是是非非之謂士試爲吾子言之本也不敢以古事爲考先大夫文子之志也好學而能受規諫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身舉士於白屋之下者四十有六人皆能獲其赤心公家賴焉及其歿也四十有六人者皆就賓位是其無私德也夫好學知也受規諫仁也無私德爲忠也江之源出於汶山其大如甕口

其流可以濫觴順沿而下控諸群荊廣袤數千里方舟然後可以濟此無他故也所受於下流者非一壑也夫先大夫文子其訓於是矣是以有孝德以出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爲正卿用能光融於晉國顯輔其君以主盟於諸侯天下賴其仁兵稍之不試者垂十許年今主君懋其勳庸而光賁於趙宗無以則先大夫文子是焉取則尚德率義以弘大其光烈其將有譽於四方也乃若范氏中行氏弗自克也而以覆其宗卿此則主君之所知也虎會曰辨矣夫子之言願少進也會

得閒而謁諸主君庶幾其有瘳程子曰詩不云乎王欲玉女是用大諫夫糾其邪志而濟其所乏是忠臣之所留察也吾子其勉行之矣本聞之山有猛虎林樾弗除江河納汗衆流是瀦昔者秦穆公以秦之士爲不足也起蹇叔於宛迎丕豹於鄭取由余於戎拔百里奚於市用强其師以伉慧懷于斯時也晉國翦焉惟秦是從是故國以士爲筋幹不可以不察也今主君之未得志也有竇叔子者推其後而進之有舜華者挽其不及而使之當於理有吾丘鴆者展布四體以爲紀綱之僕本聞之

竇叔子之爲人也强毅而有立方嚴而不劌其事主也齊戒祓濯而無有回心舜華多學而强記恥其所聞不忠於古矜其立論挺挺而不可以奪吾丘鴆年十有五而始以勇力聞及其壯佼也四鄰畏之能以人投人以車投車其視[redacted]之險猶之步仞之丘此三臣者舉晉國之選也主君之所與懋昭其庸而光賁于趙宗者也公室六分河山之間龜[redacted]而鼎立范氏中行氏不庇其社而頽其宗主君之所不刊則緊此三臣之助今無故而戮於子矣又斃舜華於野以罪名不聞於國人吾丘鴆恐焉褁粮而之於他國主君其未之思耶何其首尾之刺戾也如是則主君之所以遠於大競者也吾子主君之信臣也夫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心焉聖人之所畏也今吾子能弗憚煩而以其耿耿之思務以箴主君之闕遺將國人是賴吾子其勉行之矣

子華子見齊景公公問所以爲國奈何而治子華子對曰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有意於爲則狹矣有意於治則陋矣夫有國者有大物也所以持之者大矣狹且陋者果不足以有爲也

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公曰然則國不可以爲矣乎子華子曰非然也臣之所治者道也道之爲治厚而不薄敬守其一正性内足群衆不周而務成一能盡能旣成四境以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同此神農氏之所以長也堯舜氏之所以章也夏后氏之所以勤也夫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加多矣請者加多則是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智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爲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

其窮又將自以爲多夫是之謂重塞之國上有諱言之君下有苟且之俗其禍起於欲爲也其禍起於願治也夫有爲願治之心而獲　重塞之禍是以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昔者有道之世因而不爲責而不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覈實官庀其司以不爲道以柰何爲寶神農曰若何而和萬物調三光堯曰若何而爲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九陽奇怪之所際是故此王者天下以爲功後世以爲能以故記之所道而

君之所知也臣聵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焉齊之所以爲齊者抑以異矣鍾鼓柷圉曰以耘考而和聲不聞司空之刀鋸斷斷如也而罪罟滋長諸侯之賓客膏其脣吻而爭進諛言左右在廷之人主爲蔽蒙僮夫豎隷嘵然皆知公上之有惛心也造爲謌謠以蠱君心君曾不知之也冕旒清晨位宁以聽愬焉以古人自耦君之心則泰矣夫其誰而顧肯以其一介之鄙試嘗君之嗜好而以干其不測之禍臣聵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焉夷考所由來以君之心勝故也心勝則

道不集矣群臣之不肖者又隨而揚之故其辯曰以深其固如性而君曾不之知也夫以君之明蹠淪其所底滯而開之以鄉道夫孰能禦之抑臣聞之萬物之變也萬事之化也不可爲也不可究也因其言而推之則無不得其要者矣故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公曰洋洋乎而之所以言吾欲以有說而無所措吾辭而之道博大而無倪吾所不能爲也嘗曰有以拂吾之陋心子華子退而食於晏氏

子華子往見季沈季沈曰自吾從於夫子也轍迹

不遺於四國未有終歲以處也夫子亦勤且病矣哀也鄙人不遍於夫子之量天下失道黑白溷淆而吾夫子篤其說將安之哀將有以請而弗敢也願質之於吾子子華子曰然仲尼天也其可違物而莫處乎其可絕物而自營乎日月不宇宙四指必迷所鄉矣仲尼人之準繩也仲尼之轍迹則病矣而亦皇暇之恤季沈曰敢問吾子之不試何也子華子曰本也何足以望夫子夫子軫方而轂圓者也將無乎而不可我則有所可也夫以我之所可而從夫子之無乎不可逝將從其後也

晏子

子華子謂晏子曰天地之間有所謂隱戮者而莫之或知知之者其幾於道乎晏子曰何謂也子華子曰天地之生才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擁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天地之所大忌也日月之所燭燎也陰陽之所杌移也鬼神之所伺察也是以帝王之典進賢者受上賞不薦士者罰及其身善善而惡惡其實皆衍于後嘗試觀之夫物之有材者其精華之蘊神明之所固護而祕惜不可以知力窺也掌金以沙固

王以璞珠之所生漩栢之淵而隈澳之下也豫章楩柟之可以大斲者必在夫大山穹谷屛顏嶇嵓之區抉剔之掎摭之剥削之苟不中於程度則有虎狼蛟鼉虺蜴之變雷霆崩墜覆壓之虞何以故天地之生才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壅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是謂之違天而黷明違天而黷明神則殛之雖大必折雖炎必撲荒落而類圮敗而族夫是之謂隱戮隱戮也者陰騭之反也如以匙勘鑰也如以璽印塗也必以其類其應如響晏子曰駭乎哉吾子之言也

嬰也願遂其所以聞子華子曰大夫無甚恠於余之所以言也余之所以言其有以云也今夫人之常情爲惡其毀也成惡其虧也於其所愛焉者則必有恪固之心恪固之心萌於中慮卒然而攻其所甚愛則必曹起而爭爭而不得則必氣沮而志奪氣沮而志奪則拂然而怒塡乎膺拂然而怒塡乎膺則將無與爲敵者矣天地之所以生材也甚愛之甚惜之則其所以有恪固之心曾何以異夫人之常情世之人莫之或知也徒恃其胸腹之私與其狡譎變詐之數翕翕而訿訿巧觝而深排規

以幸人不已勝也夫人之勝人也何有天地之鑒也神明之照也甚可畏也甚可怖也如使之氣沮而志奪拂然而怒以充塞乎兩間偏倶厎麗聚而爲陰陽之罰其中於人也必慘矣是必至之勢而無足經恠者悲夫世之人莫之或知知之者其幾於道矣本晉國之鄙人也嘗得故記之所以道者矣昔先大夫欒武子之在位也夙夜靖共矯枉而惠直不忘其職守而以從其君厥有顯聞布在諸侯之册書逮其嗣主則不然弗類于厥心放命以自賢怙寵專權翦棄人士圖以封殖于厥躬國人

疾視之如目有眯焉曰移其志以速厥罸欒氏以亡昔先大夫隨武子之在位也明睿以博識晉國之雋老也然且慆焉而不自居惟曰余有所不見惟曰余有所不知惟曰余有所不聞瞑有所忘且而升諸公是以晉國之士無遺其材者用能光融昭著以有立朝父子兄弟以世及也而為晉宗卿逮其嗣主則不然嚚嚚自庸而巧持其非心毀本塞原甚於虺目惟諛佞之小夫是暱是用絜然知者遠之洒然善者伏藏以在下曰移其志以速厥罪范氏以亡昔先大夫中行文子之在位也拔職

俊良振其滯淹人之有技能如出於厥躬恪謹弗懈惟力是視是以能相其君以尋盟諸侯建其嗣主以苛為察以欺為明以刻為忠以計多為善以聚斂為良崩角摘齒恐人之軋己也門如闤市惟剎是視憸人乘閒而會逢其惡極其面邪如鬼如蜮曰移其志以速厥罸中行氏以亡凡此三主者晉國之世臣也所謂宗蘊穹窿而不遷之宗也而又其先大夫皆有玄德以媚于上下神祇其在嗣主荒墜厥訓用以覆宗滅緒餒其先靈而不得以血食于晉國無他故也恃其臧強昌庶而蔑棄於

理憑人而勝天藏技於中而以之違天地之所恪固是以其酷如是也而況於單族後門之士竊人之爵祿而邀覬於一時之幸虛愒而倘儗且懼人之出於其上也疑似之迹明明同異之志未講而壅之蔽之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則其得禍也必有深於晉之三主者矣夫築垣墉者務其高而不務其實高不隱仞而基傾之矣以兩手而揜人之聦明自以為得也而不知其聾瞽之疾已移於己也悲夫夫豈不為之大哀矣乎晏子曰駭乎哉言也微吾子嬰無所聞之嬰也請刻諸佩觿以志其不

忘也

晏子問於子華子曰齊之公室懼甲奈何子華子曰夫人之有欲也天必隨之齊將甲是求夫何懼而不獲昔者軒轅二十五宗故黃祚衍于天下于今未忘也宗周之王也姬姓之封者凡七十夫指之不能率其臂猶臂之不能運其體也今齊自襄桓以來斬斬焉朝無公姓野無公田帶甲橫兵挾轂而能戰非公士也結綬纚纚位列而籍居非公臣也公族之子若其孫散而之於四方惟童隸是伍公所以與俱者自有肺腸者也於詩有之豈無

他人不如我同姓何以是踽踽而以臨於人上也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令之人分財賄而設鈎策焉非以夫鈎策者爲能均也使善惡多寡無所歸其怨也是以聖人窮造物以爲識量然且龜卜筮蓍以爲决所以立言於公也聲出而應律身出而協度然且權量尺石以爲器所以立正於公也義識而理訓舉天下無敢以容其議然且書契章程以爲式所以立信於公也德澤汪濊威制宏遠盡四海之大無不面納然且法度禮籍以爲準所以立義於公也今齊則不然所以爲國舉出於私矣非止乎此而已也而又公斂其怨私受其福矣公竊其名私享其實矣齊之忘於公室也非一日也故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

子華子曰昔先王之制法也有本衍焉有末度焉因而弗作守而弗爲去美去慕與四時分其敘與寒暑一其度不言而民以之化不令而民以之服是以能因則大矣能守則固矣夫有心於作法之細也作而刻其眞法之原也法也者制世之麤迹也而且不可以容心焉而況於營道術乎於傳有之循道理之數而以輔萬物之自然六合不足均也七十九代之君其爲法不同而俱王於天下用此道也

子華子卷上

晏子問黨

晏子見於子華子曰日者嬰得見於公公惡夫群臣之有黨也曰子將何方以弭之嬰無以應也吾子幸教以所不逮虛心以承子華子曰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游士之所以不立於君之朝以黨敗之也人主甚惡其黨則左右執事之臣有以藉口矣夫左右執事之臣其託寵也深其植根幹也固背誕死黨之交布散離立聯累羅絡而爲之蹤苟非其人也則小有異焉者不得以參處乎其中間也士以廉潔而自好者夫孰肯舍其昭昭以從人之昏昏洒焉若將 有浼焉必不容矣是以左右執事之臣因其脩而隳之曰黨人也人君曾不是察隨其所甚惡而甘心焉於是有流放戮辱之事夫士之自好者削斲數椽足以自庇而一簞之食足以糊口其孰肯以不貲之軀而投人主之所必怒者邪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小人之始至於齊也小異者不容而已矣今則疑似者削跡矣小人之始至於齊也媕婀脂常者未必御也今則服冕而乘軒者小人之至於齊爲日未數數也而其變更如此齊其 文也人君曾不是察而左右執事之臣又原君之所甚惡因以隳游士之修舉齊之朝將化而爲私人也日往而月易築壇級於公宮而君不得知也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

子華子謂晏子曰夫治有象大夫亦嘗聞之矣乎晏子曰嬰願聞之於吾子矣子華子曰治古之時其君之志也端以有修其臣同德比義而無有異心朝無幸位事無失業其四野之外耒耜從其宜滿畎以其便其民愿而從法踈而弗失上下翕翕惟其君之聽盎氣伏息災疫不作四鄰寢兵而珪玉纁幣以承其權此非治象而云何今齊之正言不聞聰明不開朝蕪而不除野荒而荐饑其去治象也遠矣無等級以寄官者矣吾聞之下無言謂之喑上無聞謂之聾聾喑之朝上有放志而下多忌諱齊之謂也且合升勺龠合以登之斛庾則成矣太山之高非一石之積也瑯琊之東渤澥稽天非一水之鍾也所以治國家天下者非一士之言也今齊之執事者其亭矣乎壘以爲明孤而爲蒼

以一爲二以二爲三公不能禁也植黨與而獲其所同忌前而排抵媕婀脂韋者日至於君之前固寵而恃便公不能禁也猶之買馬者然不論其足力而以色物毛澤而爲儀則旣無走馬矣猶之售玉者然不論其廉貞溫粹而無瑕者而以大小徑廣爲儀則旣無連城矣惟士亦然論士不以其才而以勢地爲儀則伊尹仲父不立於朝矣且齊之爲國也表海而負嵎輪廣隈澳其塗之所出四通而八達游士之所湊也今齊君之所習而狎者非鮑國之私人則崔田之黨也游士無所植其足矣

游士無所植其足則憑軾結轍而違之夫游士之所以去則治象之所以不存也本聞之窮鄉下里其爲叢祠也不過於卮酒而臠肉蕪國之社不難於請福今齊之蕉萃也甚矣所欲以爲治者不半於古之人而功則畧具矣天子之於齊君也朝夕進見而猶固惜自愛也獨不出其謦欬而規以振起之夫子之仁心抑已偏矣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所聞之嬰之於君犬[illegible]之臣也吾子之言之也嬰有罪矣晏子問於子華曰聖人尚儉於傳有之乎子華子曰有之夫儉聖人之寶也所以御世之

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晏子曰嬰聞之堯不以土階爲陋而有虞氏牀戒於塗髹其尚儉之謂歟子華子曰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儉在內不在外也儉在我不在物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宮精氣動薄神化回潏嗇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宇以定而精不搖其格物也明其遇事也剛此之謂儉而聖人之所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何哉大夫之所謂儉也夫視入以爲出庚氏之職業也操贏而制餘商賈子之所爲也中人之家計口然后食閭里之志也乃若

天子者大宮也有天下者大器也臨萬品御萬民窮天之產罄地之毛無有不其無有不備此則古今常尊之埶也柰何而以閭里之所志商賈子之所爲庚氏之職業仰而議夫堯舜之量哉此腐儒之所守而汗俗之所以相欺者也土階塗髹之說野人之所稱道而於傳所不傳者也本聞之堯古於衢室之宮垂衣而襞幅遂如神明之居輯五瑞以見群后帶幅舄而入覲者如衆星之拱北堯則若固有之也舜遊於巖廊之上被袗衣而鼓五絃之琴畫日月於太常備十有二章黼黻玄黃爛如

也出則有鸞和動則有珮環步趨中於韺韶之節舜亦若固有之也夫堯舜之備物也如此而惡有所謂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者惡有所謂塗髹以自牀戒者此腐儒之所釆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故記所不道也桀紂之亡天下也以不仁而不以奢也戒奢者有禮存焉禮之所可存約則殺可豐則腆豈有覽四海之賦受九畡之經入而土階以居欲有塗髹而不敢也其不然也必矣且先王之制也改王則改行旂旒冕璪以示登降之品令汙世人不通於禮也處尊而偏賤居大而侵小夫以至公之尊而國隸以自奉難爲其下矣不惟以陋於厥躬也而又旁無以施其族黨止不豐其宗祧曰吾以是爲儉也不亦夷貊之人矣乎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所聞之也終不敢以論約

執中

子華子曰聖人貴中君子守中中之爲道也幾矣寓中六指中存乎其間兩端之建而中不廢也是故中則不既矣小人恣睢好盡物之情而極其執其受禍也必酷矣何以言之朱明長贏不能盡其所以爲温也必隨之以揫斂之氣而爲秋玄武沍陰不能盡其所以寒也必隨之敷榮之氣而爲春孰爲此者天也天且不可以盡而況於人乎是故誠能由於中矣一左一右雖過於中也而在中之庭一前一却雖不及於中也而在中之皇及小人好盡則遠於中矣遠於中則必窘於邊幅而裂矣必觸於巖牆而僵矣必墜於坑塹而亡矣如以石而投之於淵也不極則不生矣悲夫天道惡盡而昧者不之知也古之君子齊戒以滌其心奉之而不敢失者其中之謂歟天地覆壓中不磨也陰陽並交中不淪也五色玄黃亂於前中不失也悲夫世之小人快其志於俄頃之久而促[illegible]其所以爲中也危國喪身而不早悟也惟其測然而以中恒之恒之而不早悟也是之謂下愚而不可動化者也

子華子曰天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而入一其在人呼則出也吸則入也是故一之謂專二之謂耦三之謂化專者才也耦者幹也化者神也凡精氣以三成三者成數矣宓犧軒轅所柄以計者也赫胥大庭惝恍而有所遺者也故曰出於一立於兩成於三連山以之而呈形歸藏以之而御氣大易

以之而立數也

子華子曰道之所載曰出拓(宕或作)坦有足者斯踐之矣夫何故平故也恢潏濛澒而无不容一與二二與三五不知其攸然而同謂之平夫何故虛故也惟虛爲能集道惟平爲能載道無所於閡無所於忤虛之至也左不偏於左右不偏於右無作好也無作惡也如懸衡者然平之至也心胷之兩間其容幾何然則歷陸嶔嶇太行鴈門橫塞之靈臺之關兮水之不通而奚以有容嗜欲炎之好憎冰之炎與水交戰焉則必兩相傷者矣是故華四壙

則裂謂中滿則充薄氣發喑惴怖作狂積憂損心心氣乃焦故曰一虛一平而道自生一平一虛而道自居

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亡者亦樂其所以亡故烹獸不足以盡獸嗜其脯則幾矣王者有嗜乎理義也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所嗜不同故其禍福亦不同也

子華子曰生者死之對有者無之反痺者隆之因虧者成之漸大道無形無數無名無體以無體故無有生死以無名故無有有無以無數故無有隆痺以無形故無有成虧既已域於四象者矣完不能無毀也是以韋革雖柔擴之則裂礦石雖堅攻之則碎剛柔重輕大小長短雖不同也同於一盡故古之制字字爲之破而文亦知之

子華子曰周天之日爲數三百有六十閱月之時爲數一百有六十天地之大數不過乎此五方之物其爲數亦如之鱗蟲三百有六十震宮蒼龍爲之長羽蟲三百有六十離宮朱鳥爲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兌宮麒麟爲之長介蟲三百有六十坎宮伏龜爲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盈宇宙之間人

爲之長一人之身爲骨凡三百有六十精液之所朝夕也氣息之吐吸也心意知慮之所識也手足之所運動而指股之所信屈也皆與天地之大數通體而爲一故曰天地之間人爲貴

子華子曰撞鈞石之鍾六樂合奏於庭所以寫樂也而隱憂者臨之而逾悲不主乎樂故也謳搖而行歌促絃而急彈所以寫憂也而安恬者得之而逾懽不生於憂故也然則憂樂在外也所以主之者內也內之所感赭蒼互色東西貿區而昧者則不之知也故曰觀流水者與水俱流其目運而心逝者歟

子華子曰渾淪鴻濛道之所以爲宗也徧覆包涵天之所以爲大也昭明顯融帝之所以爲功也道無依阿天無從違帝無決擇然則心烏乎而宅道心天也天心帝也帝心人也人之心莫隱乎慈莫便乎恕赤子匍匐使我心惻隱於慈故也凌波而先濟跛而望乎後之人便於恕故也此心之弗失焉可以事帝矣可以格天矣可以入道矣此心之弗存焉道之所去也天之所違也帝之所誅也古之制字者此兹爲慈如是爲恕非其心也則失類而悲是以挾道理以御人群者庸詎而忽諸

子華子曰凡物之所有由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也軸之軸車由是以相運也紬之紬思（紬或作䌷）由是以相屬也姓伷之由族由是以有分也橘柚之柚味由是以有別也宇宙之宙理由是以有傳也禾之油油穀由是以登也雲之油油雨由是以降也憂心有妯心由是以動也左旋右抽軍由是以正也故凡物之所由有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者也

天道

子華子曰大道有源其源甚眞名曰空洞空洞無有是生三元三元之玄同立於玄縱而守之是謂三極衡而施之是謂三紀上下貫焉是謂三才一之所成萬紀以生一之所綱萬有以藏是故空者無不備之謂也洞者無不容之謂也大道之源其源甚眞無物不稟無物不受無物不度廣盡於無昣細淪於無間付畀稟受而不加貧𨡁酢應對而不加費故曰通於一萬事畢此之謂也

子華子曰仰而視之玄在焉俛而察之玄在焉旁行而四達玄在焉迎而望之玄糸乎其前也揠足窘行去而違之玄膛乎其後也是故玄無所不在也人能守玄玄則守之不能守玄玄則舍之

子華子曰火宿於心炎上而排下其神躁而無準人之慕急於取禍者心使之也木宿於肝觸突干抵而銳其神猥束而無當人之樸蠢以取禍者肝使之然也金宿於肺礰訇而不屈罄而不能仰也其神闒䟽而無法人之訐決以取禍者肺使之也水宿於腎㲦縮以湊險其神伏而不發人之嬐婀脂韋以取禍者腎使之也土宿於脾磅礴而不盡其滲漉也下注而不止其神好大而無功人之重遲瀝納以取禍者脾使之也火氣之喜明也木氣

之喜達也金氣之喜辨也水氣之喜藏也土氣之喜發生也是故事心者宜以孝事肝者宜以仁事肺者宜以義事腎者宜以知事脾者宜以誠實而不許五物宿於其所喜五事各施其所宜外邪之不入内究之不泄夫是之謂善完

子華子曰甚矣世之人注其目於視也目奚足信今有美麗佼好之人人之所同悅也然而蒙之以倛首則見之者棄之而走更之以輕紈阿楊焉則向之走者留行矣甚矣世之人注其目於視也目奚足信

閭舍見子華子曰舍聞之身修而名不立無爲於擇術矣度羞百品雜進於盤几而咽不下無爲於貴饌矣抱璧而徒乞無爲於貴寶矣敢問夫子之所以志子華子曰然釜槩之於量也不能以容於所不受尋墨之於度也不能以及其所不至鈞天廣奏飛鳥過而不止崇楹繢拱猱狖逃焉且員動而方息所性不同也火炎而水流習使之然也今以大夫之所處而議本之所以志必不諧矣無以則有一焉而願因以有獻也夫六虛有精純粹美之氣而不敢傳焉託於物以寫其響流於形於萬有而不敢以有爲試嘗論其微矣佼麗之苦窳也而醜則堅牢華璧之易以碎也而金鐵則難陶甚矣物之不可以全也如是是不可以一方取也是不可以一伎爲也惟知此道者幾幾乎其能全今大夫少修而端慤壯長伉以有立方將揭其昭明焉而以爲人之的其仡難也果其量物也偏而又且徑往而直前矯拂人之所不欲而規以自立甚無所用之虛名此非本之所得知也夫目之明能見於百步之外而顧不見其背也惟墻之後則無睹也無以則有一焉而願因以有獻也

子華子曰萬物玄同孰是而孰非孰知其務孰知其終吾無得其所以然也命之曰一一者衆之有宗也道得之謂之太一天得之謂之天一帝得之謂之帝一帝一也者立乎環中扣其響而不得也味其臭而不得也渾渾兮如有容泊兮如未始出其宗茫茫兮如無所終窮天一也者爲而不宰成而不有機之所由以出焉機之所由以入焉太一也者有而無家能化一以爲二化二以爲三因三以成萬物故曰一之變大矣三而三在九而九有萬不同而管于一術通乎一術無一之不知昧乎

一術無一之能知是故音聲顏色臭味之數不過於五五者立於一一立而萬物生矣

子華子曰寒濕溫燥晦明之變則大矣形恒乎化則涸而其形無盡喜怒哀樂思懼之化則備矣神經乎變則涸而其形有餘正氣之在人也上下灌注如環之無端莫知其紀極也不可以爲量也是能使其形之所澤鬱鬱勃勃而不可屈是能使其形之所宅完固靜專而不可撓是故能通於養氣之術者不可以務不白也且氣不勝邪攻之矣攻之而不已則氣必剉剉之而不已則向於消亡矣

正氣漸盡邪術壯長心傷於中而色澤外變神去其幹而死矣是以古之知道者築壘以防邪疏源以毓眞深居靜處不爲物攖動息出入而與神氣俱魂魄守戒謹窒其兌專一不分眞氣乃存上下灌注氣乃流通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而不休陰營其藏陽固其府源流泝泝滿而不溢冲而不盈夫是之謂久生

子華子曰人之性其猶水然水之源本甚潔而無有襄穢其所以湛之者久則不能以無易也易而不能反其本初則還復疑於自性者矣是故方員曲折湛於所遇而形易矣青黃赤白湛於所受而色易矣砰訇淙射湛於所閡而響易矣洄洑潋沓湛於其所以容而態易矣鹹淡芳臭湛於其所以染而味易矣凡此五易者非水性也而水之所以爲性者則然矣是故古之君子愼其所以湛之

子華子曰天地之大數莫過乎五莫中乎五五居中宮以制萬品謂之實也冲氣之守也中之所以起也中之所以止也竈筮之所以靈也神響之所以豐融也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是以二與四抱九而上躋也六與八蹈一而下沉也戴九而

履一據三而持七五居中宮數之所由生一從一横數之所由成故曰天地之大數莫大乎五莫中乎五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

北宮意問

北宮意問曰上古之世天不愛其寶是以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晷而不失其次鳳凰至蓍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朱草生敢問何所脩爲而至於是也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也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上古之世居有以

虛寧多以少所以同於人者用舍也所以異於人者神明也神明之運其由也甚微其效也甚徑與變相蕩遷與化相推移陰陽不能更四序不能虧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挹之而不冲注之而不滿彼其視鳳凰麒麟也豢牢之養尓彼其視澧液甘露也甽澮之寫爾彼其視芝房竹實凡草木之異者畦圃之毓爾彼其視玉石璟怪凡種種之族者篋襲之藏爾故曰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昔者有虞氏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之詩而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周公之佐成王

也希膳不徹於前鍾鼓不解於懸而歌雍詠勺六服承德凡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聖王已沒天下大亂父子質性君臣失紀未有甚於今日也然且日月星辰衡陳於上與治世同焉而已矣故曰天道遠人道邇待蓍龜而襲吉福之末也顚蹶望拜而謁焉其待則薄矣故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吾恐后世之人主方且睢睢盱盱唯此之事而爲人臣者巧詐誕譎以容悅於其君舍其所當治而責成於天借或氣然而數繆也忽有鍾其變者色澤狀貌

非耳目之所屬也於是奉以爲祥君臣動色士庶革聽以至作爲聲歌而薦之於郊廟錯采績畫而以夸諸其臣民奄然以爲後世莫我之如也彼其抑數於上世其所謂豢牢之養也甽澮之寫也畦圃之毓也篋襲之藏也章章焉如日星之在上也乃始矜跂而以爲希有之事夷世而不可以幸冀者也甚矣其亦弗該於帝王之量者矣

子華子居於芩塞北宫意公仲承侍縱言而及於醫子華子曰醫者理也理者意也藥者瀹也瀹者養也腑藏之伏也血氣之留也空竅之塞也關鬲

之礙也意其所未然也意其所將然也察於四然者而謹訓於理夫是之謂醫以其所有餘也而養其所乏也以其所益多也而養其所損也反其所養則益者彌損矣反其所養則有餘者彌乏矣察於二尺者而加䟽瀹焉夫是之謂藥故曰醫者理也理者意也藥者瀹也瀹者養也北宫意曰正惟是世俗之醫所不能爲也雖然意聞之也有所資於意不如無意之爲愈也有所待於養不如無待之爲愈也敢問人已精神也其升降上下與晝夜相通也與天地相灌注也其爲種凡有幾子華子曰

意善哉而之問也觸類以演之進乎此則與知道者諜矣吾次其所以學也而擇取之矣夫天降一氣則五氣隨之寄備於陰陽合氣而成體故有太陽有少陽有太陰有少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故陽中之陽者火是也陰中之陰者水是也陽中之陰者木是也陰中之陽者金是也土居二氣之中間以治四維在陰而陰在陽而陽故物非土不成人非土不生北方陰極而生寒寒生水南方陽極而生熱熱生火東方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西方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中央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是故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人亦如之血氣和合榮衛流暢五藏成就神氣舍心魂氣畢具然后成人是故五藏六腑各有神主精稟於金火氣諧於水木精氣之合是生十物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是也生之所自謂之精兩精相薄謂之神隨神往返謂之魂並精出入謂之魄所以格物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志之所造謂之思思而有所顧慕謂之慮慮而有所決擇謂之智夫於智十累之上也至於智則知所以持矣知所以持則知所以養矣榮衛之行

無失厥常六腑化穀津液布湯故能久長而不弊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戶樞之不螙以其運故也是以精上則滯神惛則伏魂拘則沉魄散則耗[illegible]則感志鬱則陷意營則困思遊則殆慮殫則蒙智礙則愚故所謂持者持此者也所謂養者養此者也意善哉而之問也觸類以演之進乎此則與知道者諜矣公仲子曰夫子之言也而之問也承也得所未之嘗聞知發蔀焉願夫子益其說而稽徵其所以解也子華子曰然言固不可以一而足也夫心也五六之主也精神之舍也心之精爲火其氣爲離其色赤其狀如覆蓮其神爲朱鳥其竅上通於舌肝之精爲木其氣爲震其色青其狀如懸瓠其神爲蒼龍其竅上通於目肺之精爲金其氣爲兌其色白其狀如懸磬其神爲伏虎其竅上通於鼻腎之精爲水其氣爲坎其色黑其狀如介石其神爲玄龜其竅上通於耳脾之精爲土其氣爲戊己其色黃其狀如覆缶其神爲鳳凰其竅上通於口是故脾腎心肝肺五官之司口舌鼻耳目五官之候脾之藏意腎之藏精心之藏神肝之藏魂肺之藏魄金木水火土五精之總也寒熱風

燥濕五氣之聚也水以潤之火以熯之土以溽之
木以敷之金以斂之此以其性言也水之冽也火之
炎也土之蒸也木之溫也金之清也此以其氣言
也水在下火在上土在中木在左金在右此以其
位言也水之平也火之銳也土之圜也木之曲直
也金之方也此以其形言也水則因火則革土則
化木則變金則從革此以其材言也水井湓也火
爨冶也木金器械也土爰稼穡也此以其事言也
夫盈於天地之間而充物者惟此五物也凡五物
之有不可無也其所無不可有也微者養之使章

弱者養之使强損者養之使益不足者養之使有
餘無物不養也無物不備也夫是之謂和喜怒哀
恐思不能汨也視聽言貌思不能奪也夫是之謂
大和之國無待於意而爲醫大和之俗無待於養
而爲藥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亂情中無載則道集
於虛矣心無累則道載於平矣安平恬愉吐故納
新靜與陰同閉動與陽俱開若是者由人而之天
合於太初之三氣矣以之正心脩身治國家天下
無以易於此術也吾之說盡於此矣二子拱而退
書以識之

神氣

子華子曰古之至人探幾而鈞深與天通心清明
在躳與帝同功是以進爲而在上則至精之感流
通而無礙以上行而際浮以下行而極憂以旁行
而塞於四表不言而從化不召而效證以其所以
感之者內也伏羲神農之世其民童蒙瞋瞋顛顛
不知所以然而然是以求年黃帝堯舜之世其民
樸以有立職職植植而弗鄙弗夭是以難老末世
之俗則不然煩稱文辭而實不效知譎相誕而情
不應蓋先霜霰以戒裘爐者矣機栝存乎中而群

有詐心者族攻之於外是以父哭其子兄喪其弟
長短頡頏百疾俱作時方疾癘道有繈負盲禿狂
傴萬怪以生所以然者氣之所感故也夫神氣之
所以動可謂微矣日月薄食虹蜺晝見五緯相凌
四時相乘水竭山崩宵光晝冥石言犬痾夏霜冬
雷繆盭之族諸禍之物不約而總至所以然者氣
之所感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故曰天
之與人其有以相通此之謂也
留務茲從子華子游者十有二年目相屬而言不
接也業成而辭歸將隱居於五源之溪子華子曰

天下之物有甚骨稽而難持者女知之矣乎疾之則脫緩之則溆焉以逝非捉圜之謂也而所謂善持者能爲之於疾徐之間今女之所治吾無間然者矣然子之志則廣取而汎與者也吾恐女之後夫擇者也其將有剽女之外郛而自築其宮庭者矣登女之車而乗之以馳騁於四郊者矣取女之所以爲璧者毀裂而五分之者矣夫道固惡於不傳也不傳則妨道又惡於不得其所以傳也不得其所以傳則病道今女則往矣而思所以愼厥與也則於吾無間然者矣

子車氏之猳其色粹而黑一產而三豚焉其二則粹而黑其一則駁而白惡其弗類於已也齧而殺之决裂其腎腸糜盡而後止其同於已者字之惟謹而恐其傷也子華子曰甚矣心術之善移也夫目眩於異同而意怵於愛憎雖其所自生殺之而弗悔而况非其類矣乎今世之人其平居把握附耳呫呫相爲然約而自保其固曾膠漆之不如也及勢利之一接未有毫澤之差蹴然而變乎色又從而隨之以兵甚矣心術之善移也無以異乎子車氏之猳

宋有澄子者亡其緇衣順塗以求之見婦人衣緇衣焉援之而弗舍曰而以是償我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然此吾所自爲者也澄子曰而弗如速以償我矣我昔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所衣者禪緇也以禪緇而當我之紡緇也而豈有所不得哉子華子曰夫利之惛心也幸於得而巳矣忘其所以爲質者矣幸於得而忘其所以爲質夫何所憚而不爲之哉今世之人求其不爲澄子者或寡矣

子華子曰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川閱水以成川世閱人而爲世河之下龍門也疾如箭之脫筈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治古之時積美于躬如膚革之就充惟恐其不脩弗憂於無聞如擊考鼓鐘其傳以四達繹如也今則不然荒飈怒號而獨秀者先隕霜露宵零而朱草立槁嬶市之徒又從而媒孼以髡播之是以萌意於方寸未有毫分也而網機穽展布其四體未有以爲容也而得拱梏懷抱其一槩之操濈濈默默而願有以試也而漫漫之長夜特未旦也疾雷破山澍雨如霆鷄喑於塒而失其所以爲同晨也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今世之士其無幸歟

子留子築居於五源之溪使其徒公子賓胥見子華子於齊曰先生之役子留子使賓胥也敢以有請夫五源之溪天下之至窮處也鼯吟而鼬啼且曉昏而日映也蒼蒼踟躕四顧而無有人聲雖然其土脉膏以發其植物也兌兌以澤其清流四注無乏於濯漑其蘋草之芼足以供祭也流光馳景却顧於斷蹊絶壑之下雲雨之所出入也其石皺栗爛如赭霞鷊草之苦從風以揚龍耕溪飲爲力也佚而坐嘯行歌可以卒歲今先生之年運而往矣而其所以蘊藏者無期惟是河汾之間不吾容

也而寄食於海瀕歲又弗稔其何以供億今之諸侯其地相將也其德相若也先生之車軫其將誰氏知之是以子留子使賓胥也敬以有請無寧先生而肯照臨於山溪之中將使斯人也耳聞而目明先生豈無意於此乎子華子曰爾歸而語而夫子矣而以所以屬於我者渠渠不忘於我之心鼎鼎如也吾聞之太上違世其次違地其次違人而之所志其違地矣乎曩者吾有緒言於會矣曰我必死爾以吾骨反而涉河以從吾先人於岑塞之下我之意也已有所在矣不得而從於爾之求矣

夫志之所存雖逖而親雖鈌而成疆裂壞斷不吾間也而今而後吾知神爽坐馳於五源之間而亦將朝夕而惟余是從吾何必往也喜來賓胥我之不得往猶而夫子之不得來也詩不云乎莫往莫來使我心疚吾之與而夫子也其弗覯矣乎

子華子自齊而歸召子元而訓之曰來爾會而小子其謹志之昔吾之宗君爲周日正周公作成周定鼎於郟鄏脩和周郊於是吾之宗君薦其所以爲祥者其族有三曰井里之璞也曰大山之罍車也曰唐叔異畝之禾也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吾之

宗君請以爲獻王命分賓王子曾公時庸展親歸禾於周公作歸禾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以吾之宗君始有蒲堂以朝作程典今其顯庸書在故府逮宣王之時吾之宗君入董六師爲王虎臣是曰司馬司馬之后凡九世而其子孫或播居於汾消之間千有一世而固并於温先大夫宣王之棄世也背違其群而吾之宗君厥有大造於趙於厎苗之有衍我是以庇其榮而食其實及吾之身雖不釋於簡主而趙則直吾姓之所宗氏也今主名之爲人强毅而活能忍詬而無慝挺挺而不

回且受人之規言其將允啓于趙氏之業而大其前人吾且老矣而不得以相其成來爾會而小子其謹志之其勿有二心以事主君惟是竄穸之事吾之所以后其先人者弗儉弗侈允躋其中其勿以世俗之垢昏而以浼我之所脩乃若爾會之所以自勗者則惟無宗君之忝其於我亦預有無窮之聞來爾會而小子其謹志之

子華子卷下 終

小宗居書部藏

鬼谷子一卷外篇一卷

明萬曆刻子彙本

鬼谷子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案鬼谷子漢志不著錄。隋志縱横家有鬼谷子三卷，註曰周世隱於鬼谷。玉海引中興書目曰，周時高士，無鄉里族姓名字。以其所隱，自號鬼谷先生。蘇秦張儀事之，授以捭闔至符言等十有二篇，及轉丸本經持樞中經等篇。因隋志之說也。唐志卷數相同，而註曰蘇秦。張守節史記正義曰，鬼谷在雒州陽城縣北五里。七錄有蘇秦書，樂壹註云，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此又唐志之所本也。胡應麟筆叢則謂隋志有蘇秦三十一篇，張儀十篇，必東漢人本二書之言，薈稡爲此，而託於鬼谷，若子虛亡是之屬。其言頗爲近理，然亦終無確證。隋志稱皇甫謐註，則爲魏晉以來書，固無疑耳。說苑引鬼谷子有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一語，今本不載。又惠洪冷齋夜話引鬼谷子曰，崖蜜，櫻桃也，今本亦不載。疑非其舊。然今本已佚其轉丸胠篋二篇，惟存捭闔至符言十二篇。劉向所引，或在佚篇之內。至惠洪所引，據王直方詩話乃金樓子之文，惠洪誤以爲鬼谷子耳（案王直方詩話今無全本，此條見朱翌猗覺寮雜記所引），均不足以致疑也。高似孫子略稱其一闔一闢，爲易之神；一翕一張，爲老氏之術。出於戰國諸人之表，誠爲過當。宋濂潛溪集詆爲蛇鼠之智，又謂其文淺近，不類戰國時人，又抑之太甚。柳宗元辨鬼谷子，以爲言益奇而道益陿，差得其眞。蓋其術雖不足道，其文之奇變詭偉，要非後世所能爲也。

鬼谷子

隋書經籍志鬼谷子三卷皇甫謐注鬼谷子楚人也周世隱於鬼谷梁有陶弘景注三卷又有樂壹注三卷從横者所以明辯説善辭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漢書以爲本出行人之官受命出疆臨事而制故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周官掌交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萬姓之聚導王之德意志慮使辟行之而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説諭以九稅之利九儀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是也佞人爲之則便辭利口傾危變詐至於賊害忠信覆亂邦家監修國

史趙國公長孫無忌等撰上

髙似孫曰戰國之事危矣士有挾雋異豪偉之氣求騁乎用其應對酬酢變詐激昂以自放於文章見於頓挫險怪離合揣摩者其辭又極矣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數術其變譎其辭談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闢一闔易之神也一翕一張老氏之幾也鬼谷之術往往有得於闔闢翕張之外神而明之益至於自放潰裂而不可禦予嘗觀諸陰符矣窮天之用賊人之私而陰謀詭秘有金匱韜畧之所不可該者而鬼谷盡得而泄之其亦一代之雄乎按劉向班固録書無鬼谷子隋志始有之列於縱横家唐志以爲蘇秦之書然蘇秦所記以爲周時有豪士隱者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里族姓名字今攷其言有曰世無常貴事無常師又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凡此之類其爲辭亦卓然矣至若盛神養志諸篇所謂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贖者不亦幾乎郭璞登樓賦有曰揖首陽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又遊僊詩曰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此阿誰云是鬼谷子可謂慨想其人矣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注其書者樂壹皇甫謐陶弘景尹知章 知章唐人

捭闔第一

粤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也為衆生之先觀陰陽之開闔以命物知存亡之門戶籌策萬類之終始達人心之理見變化之眹焉而守司其門戶故聖人之在天下也自古至今其道一也變化無窮各有所歸或陰或陽或柔或剛或開或閉或弛或張是故聖人一守司其門戶審察其所先後度權量能較其伎巧短長夫賢不肖智愚勇怯仁義有差乃可捭乃可闔乃可進乃可退乃可賤乃可貴無為以牧之審定有無與其實虛隨其嗜

慾以見其志意微排其所言而捭反之以求其實貴得其指闔而捭之以求其利或開而示之或闔而閉之開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可與不可審明其計謀以原其同異離合有守先從其志即欲捭之貴周即欲闔之貴密周密之貴微而與道相追捭之者料其情也闔之者結其誠也皆見其權衡輕重乃為之度數聖人因而為之慮其不中權衡度數聖人因而自為之慮故捭者或捭而出之或捭而內之闔者或闔而取之或闔而去之捭闔者天地之道捭闔者以變動陰陽四時開閉以化萬物縱橫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

矣捭闔者道之大化說之變也必豫審其變化口者心之門戶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慮智謀此皆由門戶出入故關之以捭闔制之以出入捭之者開也言也陽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陰陽其和終始其義故言長生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財利得意喜欲為陽曰始故言死亡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誅罰為陰曰終諸言法陽之類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諸言法陰之類者皆曰終言惡以終為謀捭闔之道以陰陽試之故與陽言者依崇高與陰言者依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由此言之無所不出無所不入無

所不可可以說人可以說家可以說國可以說天下為小無內為大無外益損去就倍反皆以陰陽御其事陽動而行陰止而藏陽動而出陰隨而入陽還終始陰極反陽以陽動者德相生也以陰靜者形相成也以陽求陰苞以德也以陰結陽施以力也陰陽相求由捭闔也此天地陰陽之道而說人之法也為萬事之先是謂圓方之門戶

反應第二

古之大化者乃與無形俱生反以觀往覆以驗來反以知古覆以知今反以知彼覆以知己動靜虛實之理不合來今反古而求之事有反而得覆者聖人之意也不

可不察人言者動也已黙者靜也因其言聽其辭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應必出言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觀其次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辭也以無形求有聲其釣語合事得人實也其張罝網而取獸也多張其會而司之道合其事彼自出之此釣人之網也常持其網驅之其言無比乃為之變以象動之以報其心見其情隨而牧之已反往彼覆來言有象比因而定基重之襲之反之覆之萬事不失其辭聖人所誘愚智事皆不疑古善反聽者乃變鬼神以得其情其變當也而牧之審也牧之不審得情不明得情不明定基不審變象比必

有反辭以還聽之欲聞其聲反嘿欲張反斂欲高反下欲取反與欲開情者象而比之以牧其辭同聲相呼實理同歸或因此或因彼或以事上或以牧下此聽真偽知同異得其情詐也動作言嘿與此出入喜怒由此以見其式皆以先定為之法則以反求覆觀其所托故用此者已欲平靜以聽其辭察其事論萬物別雄雌雖非其事見微知類若探人而居其內量其能射其意也符應不失如螣蛇之所指若羿之引矢故知之始已自知而後知人也其相知也如比目之魚見形也若光之與影也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鍼舌之取燔骨其與人也微其見情也疾如陰與陽如陽與陰如圓與方如方與圓未見形圓以道之既形方以事之進退左右以是司之已不先定牧人不正事用不巧是謂忘情失道已審先定以牧人策而無形容莫見其門是謂天神

內揵第三

君臣上下之事有遠而親近而踈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進　前而不御遥聞聲而相思事皆有內揵素結本始或結以道德或結以黨友或結以財貨或結以采色用其意欲入則入欲出則出欲親則親欲踈則踈欲就則就欲去則去欲求則求欲思則思若蚨母之從其子

也出無間入無朕獨往獨來莫之能止內者進說辭揵者揵所謀也故遠而親者有陰德也近而踈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　中來也日進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遥聞聲而相思者合於謀待決事也故曰不見其類而說之者見逆不得其情而說之者見非　得其情乃制其術此用可出可入可揵可開故聖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揵萬物由夫道德仁義禮樂計謀先取詩書混說損益議論去就欲合者用內欲去者用外外內者必明道數揣策來事見疑決之策無失計立功建德治民入產業曰揵而內合上暗不治下

亂不窮捷而反之內自得而外不留說而飛之若命自來已迎而御之若欲去之因危與之環轉因化莫知所爲退爲大儀

抵巇第四

物有自然事有合離有近而不可見遠而可知近而不可見者不察其辭也遠而可知者反往以驗來也巇者罅也罅者㵎也㵎者成大隙也巇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卻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謂抵巇之理也事之危也聖人知之獨保其用因化說事通達計謀以識細微經起秋毫之末揮之於太山之本其施外兆

萌芽蘖之謀皆由抵巇隙爲道術天下分錯上無明主公侯無道德則小人讒賊賢人不用聖人竄匿貪利詐僞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離散乖亂反目是謂萌芽巇罅聖人見萌芽巇罅則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則抵而塞之不可治則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諸侯相抵不可勝數當此之時能抵爲右自天地之合離終始必有巇隙不可不察也察之以捭闔能用此道聖人也聖人者天地之使也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時有可抵則爲之謀可以上合可以檢下能因能循爲天地守神

飛箝第五

凡度權量能所以徵遠來近立勢而制事必先察同異別是非之語見內外之辭知有無之數決安危之計定親疎之事然後乃權量之其有隱括乃可徵乃可求乃可用引鉤箝之辭飛而箝之鉤箝之語其說辭也乍同乍異其不可善者或先徵之而後重累或先重以累而後毀之或以重累爲毀或以毀爲重累其用或稱財貨琦瑋珠玉璧白采色以事之或量能立勢以鉤之或伺候見㵎而箝之其事用抵巇將欲用之於天下必度權

量能見天時之盛衰制地形之廣狹岨嶮之難易人民貨財之多少諸侯之交孰親孰疎孰愛孰憎心意之慮懷審其意知其所好惡乃就說其所重以飛箝之辭鉤其所好以箝求之用之於人則量智能權材力料氣勢爲之樞機以迎之隨之以箝和之以意宜之此飛箝之綴也用於人則空往而實來綴而不失以究其辭可箝而縱可箝而橫可引而東可引而西可引而南可引而北可引而反可引而覆雖覆能復不失其度

忤合第六

凡趨合倍反計有適合化轉環屬各有形勢反覆相求

因事爲制是以聖人居天地之間立身御世施教揚聲
明名也必因事物之會觀天時之宜因知所多所少以
此先知之與之轉化世無常貴事無常師聖人常爲無
不爲所聽無不聽成於事而合於計謀與之爲主合於
彼而離於此計謀不兩忠必有反忤反於此忤於彼忤
於此反於彼其術也用之天下必量天下而與之用之
國必量國而與之用之家必量家而與之用之身必量
身材能氣勢而與之大小進退其用一也必先謀慮計
定而後行之以飛箝之術古之善背向者乃協四海包
諸侯忤合天地而化轉之然後以之求合故伊尹五就

湯五就桀然後合於湯呂望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
有所明然後合於文王此知天命之箝故歸之不疑也
非至聖人達奥不能御世不勞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
心見情不能成名材質不惠不能用兵忠實無真不能
知人故忤合之道已必自度材能知睿量長短遠近孰
不如乃可以進乃可以退乃可以縱乃可以横

揣篇第七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量權
不審不知強弱輕重之稱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
動靜何謂量權曰度於大小謀於衆寡稱貨財有無料

人民多少饒之有餘不足幾何辨地形之險易孰利孰
害謀慮孰長孰短君臣之親疎孰賢孰不肖與賓客之
知睿孰少孰多觀天時之禍福孰吉孰凶諸侯之親
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變化孰安孰危孰好孰憎
反側孰便能知此者是謂權量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時
往而極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必以其甚懼之
時往而極其惡也其有惡也不能隱其情情欲必失其變
感動而不知其變者乃且錯其人勿與語而更問所親
知其所安夫情變於内者形見於外故常必以其見者
而知其隱者此所謂測深揣情故計國事者則當審權

量説人主則當審揣情謀慮情欲必出於此乃可貴乃
可賤乃可重乃可輕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可敗其
數一也故雖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謀非揣情隱匿無所
索之此謀之大本也而説之法也常有事於人人莫先
先事而至此最難爲故曰揣情最難守司言必時其謀
慮故觀蛸飛蠕動無不有利害可以生事美生事者幾
之勢也此揣情飾言成文章而後論之

摩篇第八

摩之符也内符者揣之主也用之有道其道必隱微揣
之以其所欲測而探之内符必應其應也必有爲之故

微而去之是謂塞窌匿端隱貌逃情而人不知故能成其事而無患摩之在此符之在彼從而應之事無不可古之善摩者如操鉤而臨深淵餌而投之必得魚焉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聖人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所謂主事日成　者積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積善也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也主兵日勝者常戰於不爭不費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也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平者靜也正者直

也喜者悅也怒者動也名者發也行者成也廉者潔也信者明也利者求也卑者諂也故聖人所獨用者衆人皆有之然無成功者其用之非也故謀莫難於周密說莫難於悉聽事莫難於必成此三者然後能之故謀必欲周密必擇其所與通者說也故曰或結而無隙也夫事成必合於數故曰道數與時相偶者也說者聽必合於情故曰情合者聽故物歸類抱薪趨火燥者先然平地注水濕者先濡此物類相應於勢譬猶是也此言內符之應外摩也如是故曰摩之以其類焉有不相應者乃摩之以其欲焉有不聽者故曰獨行之道夫幾者不

晚成而不抱久而化成

權篇第九

說者說之也說之者資之也飾言者假之也假之者益損也應對者利辭也利辭者輕論也成義者明之也明之者符驗也難言者卻論也卻論者釣幾也佞言者諂而于忠諛言者博而于智平言者決而于勇戚言者權而于信靜言者反而于勝先意承欲者諂也繁稱文辭者博也策選進謀者權也從舍不疑者決也先分不足而窒非者反也故口者幾關也所以閉情意也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窺間見姦邪故曰參調而應利道而

動故繁言而不亂翱翔而不迷變易而不危者觀要得理故無目者不可示以五色無耳者不可告以五音故不可以往者無所開之也不可以來者無所受之也物有不通者故不事也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者有諱忌也衆口爍金言有曲故也人之情出言則欲聽舉事則欲成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智者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故不困也言其有利者從其所長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故介蟲之捍也必以堅厚螫蟲之動也必以毒螫故禽獸知用其長而談者知用其用也故曰辭言五曰病曰恐曰憂

曰怒曰喜五者有一必失中和而不平暢故曰病者感
衰氣而不神也恐者腸絶而無主也憂者閉塞而不泄
也怒者妄動而不治也喜者宣散而無要也此五者精
則用之利則行之故與智者言依於博與拙者言依於
辨與辨者言依於要與貴者言依於勢與富者言依於
高與貧者言依於利與賤者言依於謙與勇者言依於
敢與過者言依於銳此其術也而人常反之是故與智
者言將此以明之與不智者言將此以教之而甚難爲
也故言多類事多變故終日言不失其類故事不亂終
日不變而不失其主故智貴不妄聽貴聰智貴明辭貴

奇

謀篇第十

爲人凡謀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審得其情乃立
三儀三儀者曰上曰中曰下參以立焉以生奇奇不知
其所擁始於古之所從故鄭人之取玉也載司南之車
爲其不惑也夫度材量能揣情者亦事之司南也故同情
而俱相親者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疏者其偏害者也
同惡而相親者其俱害者也同惡而相疏者偏害者也
故相益則親相損則疏其數行也此所以察同異之分
其類一也故墻壞於其隙木毀於其節斯蓋其分也故

變生於事事生謀謀生計計生議議生說說生進進生
退退生制因以制於事故百事一道而百度一數也夫
仁人輕貨不可誘以利可使出費勇士輕難不可懼以
患可使據危智者達於數明於理不可欺以誠可示以
道理可使立功是三才也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懼
也貪者易誘也是因事裁之故爲強者積於弱也有餘
者積於不足也此其道術行也故外親而內疏者說內
內親而外疏者說外故因其疑以變之因其見以然之
因其說以要之因其勢以成之因其惡以權之因其患
以斥之摩而恐之高而動之微而正之符而應之擁而
塞之亂而惑之是謂計謀計謀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

結結而無隙者也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故說人
主者必與之言奇說人臣者必與之言私其身內其言
外者疏其身外其言深者危無以人之近所不欲而強
之於人無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於人人之有好也學而
順之人之有惡也避而諱之故陰道而陽取之也故去之
者縱之縱之者乘之貌者不美又不惡故至情托焉可
知者可用也不可知者謀者所不用也故曰事貴制人
而不貴見制於人制人者握權也見制於人者失命也
故聖人之道陰愚人之道陽智者事易而不智者事難

以此觀之亡不可以爲存而危不可以爲安然而無爲而貴智矣智用於衆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於衆人之所不能見既用見可否擇事而爲之所以自爲也見不可擇事而爲之所以爲人也故先王之道陰言有之曰天地之化在高與深聖人之制道在隱與匿非獨忠信仁義也中正而已矣道理達於此義者則可與言由能得此則可與穀遠近之義

決篇第十一

爲人凡決物必托於疑者善其用福惡其有患善至於誘也終無惑偏有利焉去其利則不受也奇之所托若有利於善者隱托於惡則不受矣致疏遠故其有使失利有使離害者此事之失聖人所以能成其事者有五有以陽德之者有以陰賊之者有以信誠之者有以蔽匿之者有以平素之者陽勵於一言陰勵於二言平素樞機以用四者微而施之於是度以往事驗之來事參之平素可則決之王公大人之事也危而美名者可則決之不用費力而易成者可則決之用力犯勤苦然而不得已而爲之者可則決之去患者可則決之從福者可則決之故夫決情定疑萬事之機以正亂治決成敗難爲者故先王乃用著龜者以自決也

符言第十二

安徐正靜其被節無不肉善與而不靜虛心平意以待傾損有主位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者則無不見以天下之耳聽者則無不聞以天下之心慮者則無不知輻湊並進則明不可塞有主明德之術曰勿堅而拒之許之則防守拒之則閉塞高山仰之可極深淵度之可測神明之位術正靜其莫之極歟有主德用賞貴信用刑貴正賞賜貴信必驗耳目之所見聞其所不見聞者莫不闇化矣誠暢於天下神明而况姦者干君有主賞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四方上下左右前後熒惑之處安在有主問心爲九竅之治君爲五官之長爲善者君與之賞爲非者君與之罰君因其政之所以求因與之則不勞聖人用之故能賞之因之循理故能久長有主因人主不可不周人主不周則群臣生亂家于其無常也內外不通安知所開開閉不善不見原也有主周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是謂洞天下姦莫不闇變更有主恭循名而爲實安而完名實相生反相爲情故曰名當則生於實實生於理理生於名實之德德生於和和生於當有主名

轉丸第十三亡

胠篋第十四亡

陶弘景曰或有取莊周胠篋而充次第者按鬼谷之書崇尚計謀祖述聖智而莊周胠篋乃以聖人爲大盜之資聖法爲桀跖之失亂天下者聖人之由也蓋欲縱聖棄智驅一代於混茫之中殊非此書之意蓋無取焉或曰轉丸胠篋者本經中經是也

鬼谷子外篇

本經陰符七篇

盛神法五龍盛神中有五氣神爲之長心爲之舍德爲之人養神之所歸諸道道者天地之始一其紀也物之所造天之所生包宏無形化氣先天地而成莫見其形莫知其名謂之神靈故道者神明之源一其化端是以德養五氣心能得一乃有其術術者心氣之道所由舍者神乃爲之使九竅十二舍者氣之門戶心之總攝也生受之天謂之真人真人者與天爲一而知之者內脩練而知之謂之聖人聖人者以類知之故人與生一出於化物知類在竅有所疑惑通於心術術必有不通其

通也五氣得養務在舍神此之謂化化有五氣者志也思也神也德也神其一長也靜和者養氣養氣得其和四者不衰四邊威勢無不爲存而舍之是謂神化歸於身謂之真人真人者同天而合道執一而養產萬類懷天心施德養無爲以包志慮思意而行威勢者也士者通達之神盛乃能養志

養志法靈龜養志者心氣之思不達也有所欲志存而思之志者欲之使也欲多則心散心散則志衰志衰則思不達也故心氣一則欲不徨欲不徨則志意不衰志

意不衰則思理達矣理達則和通和通則亂氣不煩於
胷中故內以養志外以知人養志則心通矣知人則分
職明矣將欲用之於人必先知其養氣志知人氣盛衰
而養其氣志察其所安以知其所能志不養心氣不固
心氣不固則思慮不達思慮不達則志意不實志意不
實則應對不猛應對不猛則失志而心氣虛志失而心
氣虛則喪其神矣神喪則髣髴彷彿則參會不一養志
之始務在安已已安則志意實堅志意實堅則威勢不
分神明常固守乃能分之
實意法螣地實意者氣之慮也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

安靜則神明榮慮深遠則計謀成神明榮則志不可亂
計謀成則功不可間意慮定則心遂安則其所行不錯
神者得則凝識氣寄姦邪得而倚之詐謀得而惑之言
無由心矣故信心術守真一而不化待人意慮之交會
聽之候之也計謀者存亡樞機慮不會則聽不審矣候
之不得計謀失矣則意無所信虛而無實無為而求安
靜五臟和通六腑精神魂魄固守不動乃能內視反聽
定志思之太虛待神往來以觀天地開闢知萬物所造
化見陰陽之終始原人事之政理不出戶而知天下不
窺牖而見天道不見而命不行而至是謂道知以通神

明應於無方而神宿矣
分威法伏熊分威者神之覆也故靜固志意神歸其舍
則威覆盛矣威覆盛則內實堅內實堅則莫當莫當則能以
分人之威而動其勢如其天以實取虛以有取無若以鎰
稱銖故動者必隨唱者必和撓其一指觀其餘次動變
見形無能間者審於唱和以見間動變明而威可分將欲
動變必先養志伏意以視間知其固實者自養也讓己
者養人也故神存兵亡乃為之形勢
散勢法鷙鳥散勢者神之使也用之必循間而動威肅
內盛推間而行之則勢散夫散勢者心虛志溢意失威

勢精神不專其言外而多變故觀其志意為度數乃以
揣說圖事盡圓方齊長短無間則不散勢散勢者待間而動
動而勢分矣故善思間者必內精五氣外視虛實動而
不失分散之實動則隨其志意知其計謀勢者利害之
決權變之威勢敗者不以神肅察也
轉圓法猛獸轉圓者無窮之計也無窮者必有聖人之
心以原不測之智以不測之智而通心術而神道混沌
為一以變論萬類說義無窮智略計謀各有形容或圓
或方或陰或陽或吉或凶事類不同故聖人懷此之用
轉圓而求其合故與造化者為始動作無不包大道以

觀神明之域天地無極人事無窮各以成其類見其計謀必知其吉凶成敗之所終也轉圓者或轉而吉或轉而凶聖人以道先知存亡乃知轉圓而從方圓者所以合語方者所以錯事轉化者所以觀計謀接物者所以觀進退之意皆見其會乃爲要結以接其說也

損兌法靈蓍損兌者機危之決也事有適然物有成敗機危之動不可不察故聖人以無爲待有德言察辭合於事兌者知之也損者行之也損之說之物有不可者聖人不爲辭也故智者不以言失人之言故辭不煩而心不虛志不亂而意不邪當其難易而後爲之謀自然

之道以爲實圓者不行方者不止是謂大功益之損之皆爲之辭用分威散勢之權以見其兌威其機危乃爲之決故善損兌者譬若決水於千仞之隄轉圓石於萬仞之谿

持樞

陶弘景曰此持樞之術恨太簡促暢理不盡或編簡脫爛本不能全也

持樞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之正也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雖成必敗故人君亦有天樞生養成藏亦復不别干而逆之逆之雖盛必衰此天道人君之大綱也

中經

中經謂振窮趨急施之能言厚德之人救物執窮者不忘恩也能言者儔善博惠施德 者依道而救拘執者養使小人蓋士當世異時或當因免闐坑或當伐害能言或當破德爲雄或當抑拘成罪或當戚戚自善或當敗敗自立故道貴制人不貴制於人也制人者握權制於人者失命是以見形爲容象體爲貌聞聲和音解仇鬬郄綴去郤語攝心守義本經記事者紀道數其變要在持樞中經見形爲容象體爲貌者謂爻爲之生也可以影響形容象貌而得之也有守之人目不視非耳不

聽邪言必詩書行不僻淫以道爲形以德爲容貌莊色溫不可象貌而得也如是隱情塞郄而去之聞聲和音謂聲氣不同則恩受不接故商角不二合徵羽不相配能爲四聲主者其唯宮乎故音不和則悲是以聲散傷醜害者言必逆於耳也雖有美行盛譽不可比目合翼相須也此乃氣不合音不調者也解仇鬬郄謂解羸微之仇鬬郄者鬬強也強郄既鬬稱勝者高其功盛其勢弱者哀其負傷其卑汙其名耻其宗故勝者鬬其功勢苟進而不知退弱者聞哀其負見其傷則強大力倍死而是也郄無極大禦無極大則皆可脅而并綴去者謂綴

已之繫言使有餘思也故接貞信者稱其行厲其志言可為可復會之期喜以他人之庶引驗以結往明疑疑而去之郤語者察伺短也故言多必有數短之處識其短驗之動　以忌諱示以時禁然後結以安其心收語蓋藏而郤之無見已之所不能於多方之人攝心者謂逢好學伎術者則為之稱遠方驗之驚以奇怪人繫其心於已効之於人驗去亂其前吾歸誠於已遭淫酒色者為之術音樂動之以為必死生日少之憂喜以自所不見之事終可以觀漫瀾之命使有後會守義者謂守以人義探心在內以合者也探心深得其主也從外制

內事有繫由而隨之也故小人比人則左道而用之至能敗家奪國非賢智不能守家以義不能守國以道聖人所貴道微妙者誠以其可以轉危為安救亡使存也

樂菴先生遺書四卷

（宋）李衡撰

後題一卷

明萬曆四十六年李通刻本

樂菴遺書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宋李衡撰其門人龔昱編衡有周易義海撮要已著錄昱字立道崑山人據隆慶元年沈珠序稱舊本五卷今定爲四卷舊曰語錄今更曰遺書然珠但稱初得語錄一冊不言其所自來又言隨失去復得郡守曹紫峰鈔本所謂初得一本當卽指天順癸未成廷珪所刻者而卷末天順己卯鄭文康跋在刻前四年亦稱僅得鈔本是終莫詳此書授受之的也考書中所言大抵與陸象山心學相合卷首吳仁傑序與所作兩漢刊誤離騷草木疏古周易諸序截然如出二手其大旨以悟爲宗又述周必大書曰樂菴臨行一著實是難得禪和子亦服他蓋尋常說時甚易臘月三十日直是不能瞞人此老平生跌宕到此乃得力可敬可羨亦殊不似必大之語考宋史衡本傳有臨沒沐浴冠巾儼然而逝周必大聞之曰世謂潛心釋氏乃能達生死衡非逃儒入墨者而臨終超然如此殆幾孔門所謂聞道者歟云云無乃姚江末流借此語以影撰此書此序借以助心學之瀾併所謂天順刊本之序跋亦出影撰歟不然昱此編出於淳熙中正與朱子同時何以朱子於張九成陸九淵辨析不遺餘力而此書混儒墨而一之至輪對上殿敢謂周公亦坐禪而朱子寂無一語也疑以傳疑存備雜家之一種可矣

樂菴遺書四卷

宋李衡著江都人門人龔昱編輯

萬歷五年十世孫樹斂刻於嘉善

縣官署

樂菴先生遺書序

鄉先輩太僕盛公嘆吾揚聖賢之學曰粵自三代還矣自孔孟倡教周程嗣興皆未有及門士深用爲憾郡中專祀鄉賢始位樂菴李先生於上然學猶未彰于祄省事巳聞李先生爲聖賢徒得其語錄一編心切好之不能讀隨失去比知[illegible][illegible]公字光[illegible]造詣無從究識年七十餘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守曹紫峯適家借以抄本亟玩之終篇喟然曰吾揚有是先覺何又無表著耶先生語曰易言寂然不動繼以感而遂通[illegible][illegible]之故人須是理會得這道理又曰將學[illegible][illegible]心即有心矣又曰至於極處直是說不得[illegible][illegible]所以[illegible][illegible]識之曰予欲無言又曰大凡作事切不可作意又曰當事物紛擾中一念不動即便是空[illegible]豈待絕事與物以爲空哉又曰人之爲善不可出於有心有心則與爲不善同又曰人以生老病死爲苦何其愚寓形宇宙豈能免此只是不被

佗纒縛定着一點眞性元不曾動何苦之有
此數條皆先生極致語直與孔門一貫虞廷
精一無間後人少能讀將無一切嚼木如乎
初年莫知珎重耶夷考先生之世在孝宗隆
興間自斯人皆尊信[illegible]學[illegible]先生不與之
類遂棄置耶抑[illegible]攻[illegible]生[illegible]程朱之門學
無源流特捐斥[illegible]外耶[illegible][illegible]元公崛起所
從學何人吾夫[illegible][illegible]世師[illegible]出自誰氏門戶
耶道在宇宙渾淪周流[illegible]時止息日月星辰

人得而仰百穀草木人得而用是猶在外者
而道我自有之[illegible]求之[illegible]自得之皆可謂
道而曰聖賢之[illegible]在後[illegible][illegible]何示人不廣
耶何與天地不[illegible]耶何[illegible]斯道耶自古
及今豈無有學如[illegible][illegible]學[illegible]沒不見於世
者耶三嘆之餘乃舉先生語錄[illegible][illegible]編訂之
間或言少不一則以年有後先故並皆存焉
以語後人令知先生之道無毫髮疑吾揚有
如是先輩足爲百世[illegible]學幸如是年了此一

事亦不虛擲矣舊本五卷今定爲四卷條悉
如舊舊曰語錄今更曰遺書誠謂先生是語
當與明道程氏書同傳其可也
隆慶改元三月朔旦同邑後學祝洙序

樂菴先生語録序

宋自熙寧來天下士宗荆舒之學亂經術賊名檢僻於義理以害政事倖進者樹麗京檜之竊兇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而不自醜其爲德士風不復振作葢非一日矣孝宗奮起積衰之業鼓舞[illegible]而乾道人才政事自足以[illegible]震疊不敢輕議[illegible]垂五[illegible]其亦有懲乎彼之頑率無耻而所得爲難進易退廉靜無求之節士

歟何戚屬近習一張說之微其惡未足以蔽有爲之主而士[illegible]大[illegible]之[illegible]豈是能忠愛其君以致格心之[illegible]而舉邪躑躅也然而言不見聽[illegible]敦論之勤而志竟不爲少屈則[illegible]先生彥平爲能然嗚呼卓哉君子邦之司直歟其平居經論可録者蓋不止此而所遺亦不貲矣嘗疑楊先生聞道二程之門而多譚緣業脫然易簀之際而溺乎無生不幾於似是而非歟夫二程教人必遵執而踐實披荆榛由中道使無惑乎旁門尚入之獘而游楊尹謝以親炙之餘其言往往淪空失實已莫知其爲禪寂之歸矣不有考亭孰從而取正焉先生之學得於尊德性之功多[illegible]盡精微固未能無憾至於出處[illegible]就之[illegible]亦無愧乎程門之所聞也[illegible]其語錄而輯之附以平昔[illegible]爲梓行於世嗚呼斯有以風厲乎行已有耻不爲苟得之士

矣予既慨仰高致而不假拒其請輒序於篇端

天順癸未冬仲[illegible]

原本序

先生享年七十有九閱天下之義理居多自
其中年清修寡欲不啻知道人衲子靜極而
通故凡吾儒所闢與佛老氏所談性命之奧
心融神會超然獨得[illegible]佛[illegible]以霑溉學者每
語輒更僕不少倦[illegible]以是[illegible]居之樂吾友
龔君立道篤志於學從先生[illegible]者六年聞微
言妙旨必書於[illegible]之[illegible]卷以示予余聞
古人學道必有悟處顏子孫克己復禮悟曾

子孫一以貫之悟近世如徐節孝孫莫安排
而悟元城先生[illegible]不妄語而悟然知道易蹈
道難此四君子[illegible]於履踐[illegible]可攷也予觀
先生始見趙公[illegible]悟於學[illegible]習之一言此
其入道之門戶至[illegible]之實又無愧於四
君子者然則先生之學所謂非[illegible]知之亦允
蹈之者歟其沒也今翰林周公子充貽書所
親曰樂菴臨行一着實是難得禪和子亦罕
脫他蓋尋常[illegible]甚易臘月三十日直是不
能脫人此老平生跌蕩到此乃得力可敬可
羨子充直道正學其言不妄故具著之學者
欲知先生講學之妙是書固不可無欲知學
力至到之處則觀諸翰林之言思過半矣
淳熙五年八月二日河南吳仁傑謹敘

樂菴先生本傳 出宋史

李衡字彦平江都人高祖昭素仕至侍御史衡幼善博誦爲文操筆立就登進士第授吳江主簿有部使者怙勢作威侵刻下民衡不忍以敲朴迎合投劾於庭拂衣而歸後知溧陽縣專以誠意化民民莫不愛夏秋二稅以期日榜縣門鄉無吏迹而輸送先他邑辦因歷任四年獄戶[illegible]囚隆興二年金犯淮堧人相驚曰寇深矣官沿江者多送其

孥衡獨自浙右移家入縣民心大安盜蝟起旁境而溧陽[illegible]浙轉運使韓元吉等列上治狀[illegible]入爲監察御史歷司封郎中[illegible]知溫婺台三州惟婺嘗蒞其治加[illegible]閣而衡引年乞身懇懇不休上累卻其奏除秘閣修撰致仕上思其樸忠旋召落致仕除侍御史以老固辭不獲命差同知貢舉會外戚張說以節度使掌兵柄衡力疏其事謂不當以母后肺腑爲人擇官廷爭移時改除起居郎衡曰與其進而負於君孰若退而合於道章五上請老愈力上知不可奪仍以秘撰致仕時給事中莫濟不書勅翰林周必大不草制正言王希呂亦與衡相繼論[illegible]國士爲四賢詩以紀之衡後定居[illegible]墅杖屨徜徉左右惟二蒼頭[illegible]號曰樂菴卒年七十九衡自宣[illegible]同舍有趙孝孫者洛人也其父實師程頤家學有源勸衡讀

論語曰學非記誦詞章之謂所以學聖賢也不可有絲毫僞[illegible]言學衡心佩其訓雖博通群書[illegible]根本臨歿沐浴冠櫛儼然而逝[illegible]世謂潛心釋氏乃能達死生衡[illegible]人釋者而臨終超然如此殆幾孔門所謂聞道者歟

人理會得箇誠字便是天理中人不可只作不妄語說中庸言誠則明孟子言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到這般田地大小快活僕曰畢竟如何先生曰別有甚[illegible]只是一念不動若妄念一生便不[illegible]瞿曇自謂從曠劫來[illegible]後來只得箇一念不動方能成[illegible]若只守着一念不動乃是箇土木人易言寂然不動繼之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人須是理會得這箇道理

人之貧富貴賤吉凶[illegible]有命成王告召公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illegible]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illegible]固定於有生之初必曰自貽哲命豈所謂命者雖係乎天亦自我爲之耶

曰心曰性曰天曰命此四物雖爲分別擇而散之一者爲四歛而歸之四者爲一

纂傳是處

見解自是
駁衆子○夏子
則偏矣

昔有學無心者前輩謂之曰將學無心即有心矣求之六經曰存心也養心也治心也正心也知此然後可以無心

聖人著書立言皆所以開導後學一隅之言未免一偏之蔽要當於[illegible]絕處默識而意會

子貢嘗曰夫子之文章可得[illegible]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illegible]貢非特不聞性與天道夫子之文章[illegible]未之聞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威儀文辭人之文也天地一元之氣[illegible]覆載之間故著爲日月星辰散爲山川草木[illegible]聖人之盛德充實而有光輝故[illegible]四體發而爲威儀文辭文章之與性與天道豈二物哉

以中庸大學雜置禮記中漢儒明經惟此一事可人意

前輩自警之際正是思量做人邵康節嘗言學爲人之仁學爲人之事呂舜從訓其子弟曰

踐形亦不易說未當有理

吾從賢士大夫遊每每過相推重吾自省才覺免禽獸之行而已未能便合人之理也此語後生當先學做人却學做文章

理至於極處直是説不得此夫子所以默而識之曰予欲無言

一念不動處雖鬼神亦窺測不得而況於人乎故曰聖人藏於天

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未到聖人地位則不可蓋形者耳目口鼻也彼欲如此而我從之是

之謂踐如不及其言而謂之踐言不及其行而謂之踐行也故欲視吾不過其視耳欲聽吾不過其聽口欲味吾不過其味鼻欲臭吾不過其臭吾雖從其耳目口鼻之欲而不隨聲色臭味而去此夫子所謂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也若顏子則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者禁戒之辭此所以未達一間也

一日召對選德殿奏事畢上因論禪學乃奏云所謂禪之説儒家亦有之但令人只於釋氏

善于導君得孟子家法

留意殊可惜昔周公亦坐禪惟孟子能知之上愕然又徐奏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豈非坐禪乎天下只有一理周公平日坐而思之者無非愛人利物之事只此便是佛心何須更論禪乎上頷之

聰明慧智不是博極羣書亦不是議論過人亦不是事事剖斷[illegible]有性[illegible]然如明鏡止水物雖千變萬態來則見之此真聰明慧智也

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古人前旒蔽明黈纊塞耳皆所以示其不自用也東坡言我被聰明誤一生此雖戲言然亦有理

大凡作事只依一箇道理打併了切不須作意且如當官處合笞則笞合杖則杖不以喜怒為輕重所謂觀於天而不助者也

逆順之境一也世之昧者方居順境則逐物而失身迫遭逆境則執我而喪志惟智者能處之以無心故窮亦樂通亦樂

易曰健而說決而和以言君子之於小人可去則去之可殺則殺之未嘗有心勝之也方其去之殺之之時人見其爲健且決而不知君子之心未嘗動徒固無損於吾之說決亦無損於吾之和昔韓魏公鎮北門有一兵罵朝城令事上公府公[illegible]信[illegible]曰常時乘忿實有是言公即於解狀判送[illegible]容平和略不變色[illegible]衆見其投筆[illegible]魏公者能合大易之旨

禮記三十卷首言毋不敬佛氏五百大戒只此三字盡之毋不敬云若十二時中行住坐臥皆能敬如鄉黨一篇便是[illegible]物物皆是道事事皆是[illegible]一去理會不使放過萬一心與道俱會是多少大事莊子所謂道在稊稗道在瓦礫道在屎溺却不可作寓言看了

唐史謂憲宗任裴度爲難吾以爲不然憲宗與裴度心志契合一旦用之以責成功其事甚易史臣視之爲難耳

釋氏稱無量壽佛佛在甚處自家一念不動在太極之先不爲高在太極之下不爲深先天地生不爲久長於上古不爲老此外更有甚佛

空之說當子細體認若世間所有之事皆離而不親世間所有之物皆[illegible]不欲以此爲空則謂之頑空若當[illegible]物[illegible]之中能一念不動即便是空了豈待絕事與物而以爲空哉

前輩謂作文如家書但貴平易何嘗作意造語昔王岐公作元宵應制詩[illegible]子厚問公使甚故事岐公曰使鰲山鳳輦[illegible]厚以爲陳腐且疑爲所紿詩成[illegible]所謂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鰲海上駕山來是也子厚歎服以爲不可及事雖平易只是安排得好此作文法也

作文惟要悟入處若無悟入處則一辭不能措雖能措辭亦無意義

人之爲善不可出於有心有心於爲善則與爲不善同昔人有嫁女者曰爾行矣愼毋有心爲善女曰將爲不善耶曰善且不爲況不善乎處心到這裏方可

或問釋氏地獄之說果有否先生曰不可謂有亦不可謂無皆由心之所造一念善處便是天堂一念惡時便是地獄如人問崑山有獄否告之曰無你若被殺人便是獄了地獄之說只是這箇道理六祖云慈悲是天堂貪嗔是地獄

人以生老病死爲苦何其愚哉既寓形於宇宙間豈能免此且以瞿曇論之亦免生老病死不得只是不被他所縛死生亦恁麼死亦恁麼所苦者形骸耳與性元不曾動又何苦之有

六經之作皆可以書名惟易不可以書名詩寓美刺書記政事春秋正名分之常禮樂究中和之本皆可目之以書至於易則冒無定名隨寓隨在故有一身之易有萬物之易有天地之易道在一身卽一身之易道在萬物卽萬物之易道在天地卽天地之易易雖書而卽非書也

莊子言人相忘於道術道喩大事術喩小事事之大小雖不同皆當相忘於無心相忘者不去計較觸着便做

老氏言慈故能勇[illegible]善想其氣象必是箇温良恭順之人[illegible]能誅四凶夫子鄉黨一篇分明在春風和氣中忽然便去誅少正

卯慈而不能勇只是姑息不知姑息甚害事

先生一日讀老子至出生入死章大悟遊戲生死之道因言曰此所謂生之徒十有三此畏死而欲長年者死之徒十有三此輕生而樂寂滅者動之死地亦十有三此不學冥行而顚頓於生死之塗者是三者皆非中道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易論天地之數自一而至十則十者陰陽之成數老氏獨缺其一此何意也蓋道生一一者形變之始乾元用九妙萬

物而不役於物者也故天地得之而清寧老氏鈌之者聖人之得一也聖人得此則翕張造化遊戲生死

今州縣但患財賦不足更不去政事上理會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此語最是理財之上策

紹興間官不至冗者[illegible]省官之術五府恩例甚大除一人則[illegible]可及十數人當時五府之官未嘗備下至侍從及卿監郎官之

屬亦不盡署至有一人兼數職者故除授不至猥濫每路監司多缺而職司多罕除故改秩者自難凡此皆省官之術

先生云吾年未六十已乞致仕六十三歲室人王氏云亡諸子哀號至不忍聽吾意極無聊不能解釋私自尤曰學道四十年今日憂患反不能排遣何耶因讀楊子雲見善明用心剛之語乃自大喜曰苟用心不剛不免為境所移然不礙我正見吾今胸中固已了然所恨者力未至耳自是日夕窮究性命死生之理晚年亦覺少有進益憂樂禍福不復動心矣

先生年將八十神釆煥然每對賓客議論超偉僕一進見必曰先生精神如此福祿必未艾也先生曰不然吾之[illegible]平[illegible]固故精神自然發見如此縱然明日死今日精神也只如此未逝前一日其姊入診之曰喜精神蓋是其何所慮耶先生笑曰平日學道正欲凝神以

觀化耳翌日遂捐館

先生每見貧困不能為生者則予之以錢粟又嘗持不殺戒曰此非所以為仁也但要念頭熟耳

先生所至授徒其教無他術但以論語朝夕討究能參其一言一句者莫不有得或曰李先生教且三十年只是一部論語先生聞之曰此眞知我者也太宗欲相趙普或譖之曰普山東學究惟能讀論語耳太宗疑之以告普

普曰臣實不知書但能讀論語佐藝祖定天下才用得半部尚有半部可以輔陛下太宗釋然卒相之又有一前輩平生蓄一異書雖子弟莫得見及其終發笈以視乃論語一部耳此書誠不可不讀既讀之又須行之

先生自幼講明道學中年以後絕欲清修惟一蒼頭侍側奉養極淡薄居南牀未久以言不得用挂冠而歸於崑山南六里架屋數間種竹二弘號樂菴時往來其間日取六經論語孟子讀之朝莫不少懈嘗語人曰吾讀後世書耳每坐則焚香酌茗與諸子及門生談道德性命之學滾滾不休聚書萬卷圖畫滿室常閱以寓意而已家事悉付之子弟不復關心父子相見視如師友每言吾投老得官身歷清要揭來此邦且四十年有田可耕有廬可居年垂八十幸無疢疢分已過矣即死無憾淳熙戊戌夏微覺不喜食即掉扁舟往樂菴一榻脩然絕無人聲時諸子侍旁先生與

之言曰修行滿前將此待盡有何不可每旦入問安否先生曰吾畧無所苦遂舉兩臂示之曰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吾欲觀化一巡將女兄以來問疾先生曰某將死老姊無庸憂人之死生如晝夜然生處便是死處死處便是生處若恁地理會得又那得生死語竟取紙數十幅爲手柬徧別親舊又以錢米分遺貧者無一遺忘已而作遺訓示諸子曰吾寓形宇內七十九年蚤雖困於百罹晚僅全於五福死期既至勢不可留雖一念不生本無去來而四大假合終歸腐敗瞑目以後當囑付汝今且畫一綱宗輩一一各遵守之

一此間水薄土淺因循不曾辦得重擴漫試圖之以小爲貴僅可周身足矣其間不置一物雖冠裳亦無用只裁一捐席藉背可也

一汝祖父母安厝皆有棺無槨只以磚砌成石

板覆之足矣七七或百日內不須遷日便埋
埋了只就家中供養
一親識賻贈係例收留第經錢折祭之類一文
以上不可受
一僧道禮數經疏亦不可收受若欲在靈帷前
持諷則又大不可但以示之
一應千錢米收支文字在櫃中今歲田產可便
五分分撥以一分步上周急簿逐年輪一兒
弟掌管給施取吾簿上意旨刻石菴中另項

椿管置曆收支如成娘之類歲撥數十千與
之營運遲之歲月何有不辦如此等孤遺皆
當賑恤
一吾既往之後歲時祭祀隨家豐儉由禮可也
若齋一僧念佛一聲非吾子孫此意是負報
答是負供養上士聞之當不復疑中下驚惟
非所恤也
右六事皆吾治命不得違戾吾平生性命道德
之學治亂安危之策不但載之空言亦粗見

之行事今既永訣不容默戲說一偈曰竿木
隨身得自由應緣以畢復何求翛然來往等
孤鴈影落寒潭跡不留書訖目諸子曰吾
本欲便往爲天氣不爽姑少留以候月上汝
輩候吾死即斂斂了方使家人知不欲死於
婦人之手也切不可用僧巫課陰陽諸子聞
其言遂微泣先生曰吾死得所汝輩何慼焉
用哭爲平日與汝說甚麼諸子應之曰死生
之理固自曉然但父子天屬也情不自遏先

生曰若是爲父子而後哭饒你三十拄杖及
夜沐浴遂冠櫛起坐精神自若了無欠伸意
至三更皷時欻然而逝時六月二十三日也
諸子恐怛不敢遽哭家人女奴絕未有至者
惟諸子及三蒼頭在旁是夕風月清爽如陽
春高秋天宇湛然不類人境識者知先生之
逝決非與萬物同盡者也先是嘗語監征王
琛曰吾可漏子已有啟頓處豈知先生能先
知者耶先生平日極談道學每語人看我臘

月三十日好作箇散塲聞者憮然至是乃相與嘆服

樂菴先生遺書卷第一終

樂菴先生遺書卷第二

或問如何是天得一以清先生曰夫物不一而各有其一如日月之照臨星辰之輝燦雨露之滲漉風雷之鼓舞各有其一而不相亂天惟得此不一之一是以清淨無爲而化推此言之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亦以是這箇道理且如人君治天下亦何容心哉公卿大夫各依其等列士農工商各就其職

分如此則尊卑貴賤不相混淆好惡取舍不相貿亂天下自然而治

天地之性人爲貴當作兩句讀宇宙之間一切所有之物皆具天地之性虎狼有父子之仁蜂蟻有君臣之義雎鳩有夫婦之別鴻鴈有兄弟之序鶺鴒有朋友之情若此者豈非天地之性而人獨爲貴者何哉物得其偏人得其全也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道是何物聞何所聞

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只這箇便是道有生必有死猶有晝必有夜能通死生於一理則可死矣人所以貪生而惡死者無他只爲不曾聞得這箇道理

孔子答顏淵問仁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必繼之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堯舜非不克己而不能詔其子禹非不克己而不能諍其父周公非不克己而不

能化其兄須是他自肯始得

既曰思道又曰無思既曰得道又曰無得方未悟時固當思固當得及其既悟了無所思了無所得此入道淺深之倫也

世有言西方淨土者先生曰南方北方東方無淨土耶

仁者覺也聲色之來我能覺則不爲聲色所移貨利之來我能覺則不爲貨利所溺若能隨念而覺隨事而覺去聖人不遠矣論語言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此之謂也手足痿痺謂之不仁以其不能覺也

孟子曰聖人之於天道何謂天道如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五刑五用之類是也堯舜禹湯文武達而在上故能行天道孔孟窮而在下終不以命之不偶而廢天道是以作春秋以明一王之法著七篇以明仁義之道故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所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

者亦此意

禪者論一百二十種心人只有一心自能宰制萬物則謂之心君能經緯萬方則謂之心神其本則一而已易曰一致而百慮所謂一致者心之常而不慮者皆其變也

楊子言泰和在唐虞成周桀紂之時非無泰和但不在耳

前輩云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果然於語下解得何翅讀十年書

易曰舍爾靈龜觀我朶頤觀我者自他人言之也爾一點靈性中萬物皆備却不自去理會只來看我利達富貴便奔趨求媚如此則朶爾之頤矣正如劉禹錫諸公附王叔文而終不免於竄斥也

陳了翁一日往某處或言此間有一得道者可就見之了翁曰他自得道干我甚事此便是了翁過人一着處這段事須是自家自去理會如何倚靠得人

易曰凡益之道與時偕行時者天理也欲加人力須是天理上去得方可若於天理上相反處如何便可加以人力

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寂然不動之時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感而遂通之時也

呂吉甫讀莊子至參萬歲而一成純遂頓悟鬼神之心便是我之心我做處若善必陰騭默相做處若不善神必悔怒故曰聰明正直依人而行

書言上帝降衷於民若有恒性荀卿乃以爲惡禮運言禮本於天荀卿乃以爲僞

大凡作事須是見理而不見人但見人而不見理則輕重予奪皆不在我矣

老氏言聖人處無爲之事夫事須是處置得宜方可無爲如舜命九官咨四岳天下之事皆一一處置了然後能恭已南面行所無事謂之無爲

孟子曰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如孔子視富貴如浮雲孟子謂萬鍾之祿於我何加使其富貴過人尚如此況不及於人必無憂愁憤鬱之嘆

先生曰宣和庚子歲某以舍選貢京師入辟雍肄業率性齋同舍生趙孝孫仲脩者洛人伊川先生高弟趙顏子之子也於某有十年之長辛丑歲春同試南宮仲脩中優選而某被黜落仲脩勉之曰公盛年一跌庸何傷姑歸讀書可也且曰公曾讀論語否某意頗不懌即應之曰三尺之童皆讀此何必某仲脩笑

曰公旣知讀此果曾從頭理會否且道學而時習之一句以何者爲學某未知所對仲修徐曰所謂學者非記問誦說之謂非絺章繪句之謂所以學聖人也旣欲學聖人不可有作輟之僞出入起居之時學也飲食游觀之時學也疾病死生之時亦學也人須是識得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方可以學聖人某聞其言頓若有悟請益曰爲學之道敬聞命矣

敢問事業何如仲修曰事業正自爲學中來今且未要論大事只如作一郡行得論語中三句便做得箇好知州先生曰願聞之仲修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是也千乘之國若人之一州果能行此如何做得不好先生佩服其言每曰吾半生操心行己立朝事君皆趙君之言有以發之

先生蚤歲嘗問胡靜元績曰人皆悅生惡死死果足畏耶元績曰死何足畏人所以畏死者無他只是惑於釋氏天堂地獄之言我若無罪何畏之有先生曰如何可得無罪元績曰但於顏子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處再三體驗自然無罪先生是其言常書之座右飲食起居每自省云

或問如何是道先生曰世所謂學道者往往外求不知向外去又那得道若能於父子親於君臣義於夫婦和於兄弟敬於朋友信只此便是道何必他求今人更不去人倫上尋討

但曰吾學道惑矣

或問如何是天命之謂性先生曰此一句要說出之謂二字天命你的便是你之性不干天事

或問孟子盡心之說先生曰一念不動便是盡心處或人未悟先生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情也人之眞性了無一物或一翳之懵不知覺若不爲物所動則妄情欲念廓然自除非盡心而何

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至於論孝乃辟席曰参不敏何足以知之夫道在我一唯便悟無容聲焉若論孝曾子非不曉必求夫子詳言之者豈欲因此以詔天下後世耶恐先後異時

夫子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又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勿也毋也皆禁止之辭未造乎時中之妙也時中之妙聖人罕言小人竊此則爲無忌憚矣

樂菴先生遺書卷第二終

樂菴先生遺書卷第三

楊子雲著書首言學行之上也學而不行與不學同今人讀書作文豈不是學至於聖賢事業則不能行所閲者紙上語耳何益於事

惟辟作威固是如此紂之作威殺戮豈不是作威乃以此得罪於天下後世惟有德然後可以作威故曰德威惟畏

學者當以心明經不可以經明經

中體也庸用也體以居之用以行之中庸之義盡矣

周之禮樂備於庶事之間如漢上之游女無思犯禮伐條之婦人能勉以正衰世之公子信厚中林之武夫好德無非禮樂中和之發見者至於秦吞六國盡有三代禮樂中和之舉楊子雲乃謂其庶事之不備者以其皆文具也

文章事業本無二理學者不可溺其一偏一以貫之則無入而不自得論語謂子以四教文

行忠信則文在所先又謂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則文在所後先後錯綜之義也是之謂一貫之學

大事固當理會更去小事上用心子思言致廣大而盡精微大者既所不遺於小事亦不放過如孔子自是天縱聖人鄉黨一篇舉足動步皆不敢忽故於纖悉盡善山谷嘗有戒少游云才難不易得世有詳大閑而畧細謹者

大閑固宜詳細謹尤不可略

人之行已在夫婦上不能盡道無他足觀矣詩三百篇可以厚人倫美教化等而上之又能動天地感鬼神推其原亦不過始於夫婦

訟九五曰訟元吉九五得位居尊人豈得而訟之故諸儒皆以為聽訟之主聽訟者臣下之職非人君所當知也孔子嘗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得位居尊有過而能自訟斯無愧於為君之道禹湯罪己正合此義

蒙初六曰發蒙利用刑人用脫桎梏以往吝童蒙之時知識未明欲發其蒙當如用刑而加之桎梏俾不得放逸可也脫之以往則吝矣象曰以正法也以正法者嚴以正其師法云爾

欲知天心但看人心如何記得唐時一歲會稽大旱遷市不雨祈山川諸神又不雨觸土龍舞巫覡愈亦不雨或言有能捕退龍而誅之者召之至盡其術而旱色如故太守怒將撿

治之術人遁去得其遺箴大書一紙曰人旱此語亦自有理

治天下國家與一郡一邑不必屑屑求人之小過但擇其罪之尤者治一二輩足矣舜典言四罪而天下咸服所罪者四人而天下之人莫不盡服罰當其罪則懲一可以勸百矣何必多殺

太祖一日居殿中小黃門塗糊其壁即欲殺之且曰此天之物也汝焉得損之正合舜禹有

天下而不與之意又嘗露坐或詠以星月在
上帝曰爾以爲茅屋之下星月所不及耶正
合不欺暗室之意

或曰如何斯可以安心曰樂則安若蚤夜戚戚然以得失榮枯爲慮雖一日不能安矣古人窮亦樂通亦樂未有不得其樂而能安之者也

孔子見南子諸陽貨從佛肸之招赴公山之召所謂入鳥不亂行入獸不亂群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言一性之眞我之所固有非加一物也言性而止於此則幾於無所事天理之妙何自而發之於用故又曰故者以利爲本

孟子言舜爲法於天下而不數堯禹湯及文武者蓋以舜當人倫之變而能每事盡道也以父子則有瞽瞍以兄弟則有象起於側陋而一旦立於堯之朝則君臣之間爲甚難以匹夫而妻帝之二女則夫婦之間爲甚難與四凶之徒而群居雜處則所謂朋友者亦不可一朝居也惟舜皆能處之以道故於人倫上了無一毫之累此其所以能爲法於天下

先生曰向聞竹西王居正剛中論思無邪說其旨甚妙如桑中牆有茨東門之枌之類皆其道閨房淫亂之事聖人乃不以爲非者以其一念自正也故存其辭以勸戒後世後人謂聖人不能刪之乃留此以亂後人之聽其說大謬道本無邪正自正人視之天下萬物未

始不皆正自邪人視之天下萬物未始不皆邪昔有學道者久而未得一日聞市倡歌悲怨之詞躍然大悟觀人之言係乎心術之邪正如此言之非特明作詩者之思慮不及於邪亦欲使讀詩者其心術不可不出於正也

文章如美婦人可以傾人之城可以傾人之國然要緊在行事處文章誠不足道周勃霍光難字雖未必識而功蓋天下人須是莫被文章使了

易曰不家食吉養賢也非是使賢者盡祿於公室而不食於其家言人君能養一賢者則天下之民皆得以耕食而鑿飲仰事而俯育謂生育之賜廣大如此非家至而食之也若欲家至而食之是殆齊威公遺老人食之類也

崇觀間朝廷禁元祐學甚切皆號爲頗辟之文舉子在場屋在學校一字不敢用雖碑刻亦盡仆之時錢唐有一游衲以隱稅逮繫於州發篋得詩稿首篇哭東坡其詞曰文星落處天爲泣此老已亡吾道窮政業謾誇生仲達文章尤忌死姚崇人間但覺無清氣海内何由見古風平日百篇誰復愛六丁收拾上瑶宮守見而奇之因釋其罪前輩謂治平之世則公議在廟堂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則公議在草茅斯言信哉

理之所在未有不思而得者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周公孔子可謂是大聖人每一舉事必思而後行今人或當繁劇或於文字疑難更無箇道理處置此但不思耳思則得之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乃精氣之極也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顏子之學夫子其心甚苦見夫子只在前面力之所至所爭亦不多只是趕夫子不上故楊雄曰顏苦孔之卓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曾子自思量我身上别無不是處故每日所三思省者只這般事可謂點檢得到又不止乎日如此雖死時亦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若論竟已工夫須是還他顏子

登孔子之門者三千人其間絕類離羣若顏閔之徒始列於四科然回能仁而不能反由能

勇而不能怯賜能辨而不能訥師之過商之不及才之難如此及顏子問爲邦則告以四代禮樂季康子問子貢子路冉求可使從政則曰賜也達由也果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至於子貢問政子張問政則又皆以政之玅道許之乃知聖人與人亦未嘗求備

顏子問仁夫子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仲弓問仁告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樊遲問仁告以居處恭執事敬夫子答門弟子之

問雖曰各隨資禀至於問仁則多答以敬乃知學者之求仁當自敬入

道一而已而以修身爲本自修身以及於齊家治國平天下皆是道也蒙莊乃曰道之眞以治身緒餘以治家土苴以治天下道烏有精粗由小以至大自近以及遠其序當然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與斯言異矣

傳註之學有利有害須是自主張方可

蠱之初六言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九二言幹母之蠱不可貞九三言幹父之蠱小有悔無大咎六四言裕父之蠱往見吝六五言幹父之蠱用譽此五爻皆幹蠱之事至上九則言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後人往往引四皓子陵解此一爻切以爲大不然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此索隱行怪之所爲也禮曰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上九處

卦之終當父母耄期之時不出從政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非惡干祿而然蓋知尊尚孝德者也曾子居魯齊欲聘以爲卿曾子曰居父母老不忍遠親以爲人役斯人也其百世之師故象曰志可則也

事之究竟處只是一箇是字道理既是看如何也撲不破楊子曰學者審其是而已若不是便不可做

道理之學口頭說得不濟事故孟子曰必有事

焉
禹大聖人也方治水之時尚不能宪河之所從來但曰導河積石而不言其所自張騫乃欲窮河源何哉

文章以意爲主亦以誠爲主苟不出於誠便是亂道且如作詩老便説老貧便説貧若未老說老未貧說貧便不是誠意

有諸已之謂信此一句孟子說得分曉須是自家省得我所固有者如此然後信得及若無

知之人謂聖是别箇人孰肯自信我與聖人同此下士聞之所以大笑也

堯舜之世野無遺賢先儒謂賢者皆在朝若以恁地說則田野間不復有賢唐虞之盛風俗醇厚雖樵夫莫不談王道雖執耒耜者亦知歌謳聖人之盛德以是知田野間往往皆賢者堯舜豈能盡用之今曰野無遺賢乃是不遺其大者如臯夔稷契諸公是也若其餘如何收拾得盡

堯舜自信於爲善桀紂自信於爲惡以名論之相去遠甚若一念純正反爲惡之心爲善則桀紂便是堯舜

人之敬心不可須臾離也前輩雖平居無事猶儼然危坐對家人父子亦如此今人習於倚慢見鄉里長上猶且不敬其在閨門之内可知矣

樂菴先生遺書卷第三終

樂菴先生遺書卷第四

讀一部書須是識他宗旨如孟子一書宗旨在
仁義上

直方大固可與天地參然能直而不能屈能方
而不能圓能大而不能細第可與言[illegible]諸仁而
不可語藏諸用

曾子啟手足之際告孟敬子曰人之將死其言
也善但欲使孟敬子切於信己之說爾曾子
之言何嘗一日不善豈但見於將死之時乎

但患我不知人不患人不知我四凶不知舜舜
知四凶少正卯不知孔子孔子知少正卯

人之一性雖是本來高明然亦當盡其在我者
不然則聖賢立言何以曰尊德性曰防民性
曰節性曰養性曰修性有說性不可修此語
直是誤人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古亡無字
通曰知其所無者凡欲學而未至者也月無
忘其所能者已學而得之者也君子教人於
其所未學則切切然日以為念於其所已學
則一月之間須常自省也如此則學安得不
進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此正孩提之童
無不知愛其親之說人生在髫亂時其身在
父母膝下此時便有愛親之心及其長大成
人斯能養父母而敬心日生焉人之天性如
此

先生曰向守婺時有學者贄來求見因問作詩

活法遂贈之詩曰學詩如參禪初不在言句
傴僂巧承蜩梓慶工削鐻借問䖍師承妙處
應自悟向來大江西洪徐涓韓侶山谷擅其
宗諸子為之輔短句與長篇一一皆奇語卓
爾自名家無愧城南杜君詩亦可人羞作女
工蠹正臨百尺竿到此方進步我性文字空
志在學農圃老矣耳摧頹肯復事凋繪少讀
三百篇每日欲無補一念絕邪思得處忘我
所學詩如參禪無舍亦無取立雪謾齊腰斷

臂徒自苦君欲問活法活法無覔處
道非事不形事非道不行
聖即是狂狂即是聖念否之間耳
人須是規模廣
高才之士易得純德之士難得
舜察於人倫者謂舉動之間須是子細推尋這道理若差了一絲毫便壞了天來大事
小人無知但要勝人君子則不然但使人不能勝已便是勝人

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周禮曰至德以道爲本不以德言道非儒家說也
王剛中嘗言士之爲學當如商賈治財入者多出者少此語最妙若不務讀書而專務作文有甚意味
先生每見有精於藝術者則慨然曰無乃謬用其心乎苟移此以從事於學何所不至哉
或曰漢高祖言陳平智有餘而難獨任五常中惟智不可有餘智有餘則流於小人所以難獨任先生曰豈惟智不可有餘仁有餘則流而爲姑息義有餘則流而爲忍人禮有餘則爲牀下信有餘則爲尾生矣大凡作事只是適中便了若有餘於此則不足於彼
人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漢之孔光張禹唐之許敬宗柳宗元非不讀書但不識字或問其說先生曰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

西都無三傑則四皓不得高臥東都無冦鄧則子陵不得終隱
王氏之學離伊川之學合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使民戰栗上又加一曰字即知非宰我對哀公之辭乃哀公之言也夫子聞之是以云云若是宰我錯說了夫子必有直攻之辭

散文自有聲律如盤谷序醉翁亭記皆可歌韓文公送權秀才序云其文詞宫商相宣金石諧和即此可知矣

柳子厚言儒者韓退之猶趙岐言儒家惟有孟子

韓退之作方橋詩其言雖若鄙近攷其意則大不凡曰非閣亦非船葢此以自命曰可居兼可過踰其道可以安天下而濟斯民也終曰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做則又斷然以有爲

自任此一篇詩意人多不察退之規模如此惜乎其不大用若杜子美言安得廣厦千萬閒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顔此志亦甚廣但不合露筋骨

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君者小君之君娣者其媵妾也嘗見前輩治家之法所謂王母者往往以淡薄自居而姬侍皆靚粧麗服亦有合於易之遺意

孝經言嚴父配天必稱周公自古聖人大孝如舜達孝如武王皆不及之而獨眷眷於周公者以周公人臣耳而獨用天子之禮樂以褒大其親正所謂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也故夫子取其孝之終

韓魏公嘗言守初節易保晚節難在北門九日燕諸曹詩有曰莫羞老圃秋容淡要看黃花晚節香先生深愛此句大書於壁以自觀

詩云任賢使能任使二字甚有輕重賢者須倚寄任委之而後可以共治如高祖用子房之徒是也能者則役使之而後可以成功韓彭

黥布之徒是也

春秋一經雖曰記諸侯之事其實爲人君而作周既東遷王政不綱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其下自大夫出又其下自陪臣出天下不知有王室久矣夫子傷之因魯史而作春秋特書王字於元年之下旣責當時諸侯禮樂征伐不得正又責周王不能自正其本也此意惟董仲舒知之故曰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責

者始
詩序曰美教化移風俗惟能美教化而後可移風俗若教化不美非獨不能移風俗天下又爲風俗所移矣如曹風之奢晉風之儉不中禮皆足以移人教化之不美其獘必至於此
大凡議論若一處見透則處處皆通蓋緣是天下只一理如王荆公讀盡天下書只是不曾見透
王用亨於岐山要說出用字受命作周用也爰

整其旅以遏徂莒用也築城伊淢作豐伊匹用也勉勉我王綱紀四方用也文王之見於用者如是方其在岐山時已自亨了豈待膺天命撫方夏之後耶
陳蕃言大丈夫當灑掃天下安事一室此語殆非確論聖人謂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又曰家齊而後國治況灑掃應對即聖人致知格物事若小處做得鹵莽則大處可知矣
忠孝本非二事孔子曰夫孝始於事親終於事君又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又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祭義載曾子言曰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忠與孝豈二事哉要之忠以孝爲本未有孝而不忠者古人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又曰孝立則忠遂可謂識聖賢之意若謂忠孝不兩立如王陽王尊之論則不可也
前輩有涖官三莫之說事來莫放事去莫尋事多莫怕大凡作事疑則勿爲爲則勿疑

作文須先煉意煉意而後煉句煉句而後煉字不可輕易拈出頃見東坡梅花詞藁塗抹殆盡天才尚如此況勉強學爲文者乎
前輩謂胸中無藻鑒不可讀書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亡讀作無豈是諸夏果無君乎是隱居不仕而不得於君也夷狄有君者得於君也夷狄之人雖得君行道然禽獸之俗終不能化又不若生於中國而不得於君也雖不得於君亦可以修身見於

世

前輩讀書甚刻苦范文正公就學南都時晝夜觀書不絕以粥一器晝而四之飢則取食日以爲常錢明逸尐年中制科始學於山房遇天寒取所爲稿爇之伺其氣稍温即就寢今之學者豈能如此

張子韶樊茂實論作時文云每得一題先於一篇中求之一篇中求之不得又於上下文求之上下文求之不得乃就一句上生意

戰國之時楊墨塞路唐之時佛老害道民生斯時如墜塗炭莫有舉而出之者孟韓二公不忍天下之人生困如此是以卓然揭仁義之道援而出之塗炭之中其有功於名教多矣故曰舉天下於仁義莫若儒

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蓋男女不雜是一句若如此讀則下文皆通坐不同男女之坐不同也椸枷不同男女之椸枷不同也巾櫛不親授男女之巾櫛不親授也

四科非夫子自立夫子平日稱門弟子皆以名如回也賜也師也由也求也之類惟四科盡以字稱而曾子獨不與諸弟子中自顏淵之外惟曾子能心傳夫子之道況夫子平日未嘗與羣弟子終日說一段話孝經十八章終始皆爲曾子說四科之目恐是曾子品題耳

或問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次第果如何先生曰有志於學者可與共學見善明者可與適道用志剛者可與立至於權則變動不居周流六虛非造乎時中之地則不可

司馬溫公清修寡慾家無曳綺之妾而婢僕之禁甚嚴一日有客自輪盤隙中見一婢蓬首垢面疙瘦如鬼不覺驚嘆乃知前輩治家嚴內外之分如此

有門人侍坐因論熙豐間事極口詆王介甫至不以人類待之先生徐謂之曰荊公長處甚多亦不易得方其執政時豈有意壞亂天下

第有所見不到處故温公曰介甫無他但執
拗耳此言正中荆公之病可謂公論今諸公
尚論前輩止可言是非不可斥罵如此
或言冠婚喪葬不可外陰陽之説先生曰吉人
吉其凶凶人凶其吉

樂菴先生遺書卷第四終

樂菴先生遺書後題

右先祖左史秘撰李公語録昔刊於家塾自
後諸父淪亡散失不全雖登載典刑録略而
未詳滑再用補緝鋟梓以廣其傳云孫滑拜
識

詡幼愚騃叨産崑邑見縣東南隅有宋李侍
御巷初不知侍御爲何如人及長得閲縣志
乃知是巷爲樂菴李先生舊宅今傳爲邵氏
尼所居是也又云去邑東南六里許曰圓明
村先生之墓在焉然詡但得先生之槩而未
領其詳迺天順四年夏偶見北郊王鏐廷美
謁詡於虞浦之上持一帙編見示乃先生門
人吾族龔昱所編輯先生之言行出處始終
事實名曰樂菴語録詡得之如得寶璐喜而
不寐敬持奔似鄉彦沈曾誠學進士鄭文康
時二公謂後學得聞先生之法言盛德引爲
師法其爲名教大幸豈小補哉因各録一本
藏諸家仍欲旁蒐史傳所記纖悉以續其後

而未暇也予雖年老目昏亦躬錄一本以備玩閱方圖板刻而未可必既而鏐索原本遂裝演以歸之時詡年七十有九鏐亦居馬鞍山陰號東風菴主鄉士邵彜生師聖殷援以通吳瑞德徵洗璿仲齊皆好學篤行亦各錄一本以存家訓既而吾鎮海揮使矢堂武公敦尚古道一見此書反覆諷味不忍釋手詡即以躬錄之本奉之庶幾政理之餘得有補益又三年詡與邑友黃瑮季英同遊海上因

造成君以昭氏荷其節穀見其子廷珪論及吾崑人物之秀詡出是編示之廷珪嘆曰是書誠有裨世教與其楮墨謄錄之多訛若鍰鏤流布之廣遂許捐金以鬻材資費不期月間竟獲酬詡等疇昔之志板成諸友請詡不可無記詡遂請書於卷末庶得著成氏樀梓之賢而與此書同其悠久也廷珪諸子弟皆彬彬有禮度其亦家教胥尚之善有所自歟因併及之時

天順七年甲申正月望日龔詡識

右樂菴先生語錄五卷門人龔昱立道集其師李衡彥平之言也昱殿中侍御史識之曾孫安貧樂道鄉人稱爲龔山長云愚按崑山舊誌載衡所著有易說論語說易義海撮要樂菴文集和韓山拾得詩總若干卷行於世噫未三百年今皆不可見矣獨幸此書抄本尚存使吾崑後生小子畧可考見先生之正學直道非俗儒備臣比也先生江都人初布衣流落吾崑王葆彥光見而異焉以女弟歸

之後致仕舍江都而就崑山昱以婦家之故歟今縣之東通闤橋之東有尼僧庵云是前元邵萬戶捨宅爲庵平正修廣右有小巷深不百步題曰李侍御巷又豈萬戶宅先即先生所居歟樂菴在圓明村又按至正二十三年知崑山州事高昌偰侯僕斯因州人華亭殷奎汝易袁華言先生與王御史葆劉龍洲過皆宋豪傑士皆有言行其墓近皆廢壞宜用修復侯一一追訪舊蹟封表之當時若會稽揚維禎諸公皆有詩文以記盛事明年州人管善又割常稔田三十五畝歲入租廿有五碩籍而隷之學官以供時祭之費三公墓之所在見於殷奎所撰墓田記中甚詳記曰王先生字彥光墓在南郭新漕里李先生字彥平號樂菴墓在州治南六里圓明村劉先生字改之墓在馬鞍山東齋其記如此今先生之墓漫不可尋矣余童時聞圓明古墓多爲人所發有得槨中金銀珠玉者未久其群

小醜悉死比年有一石槨露出當道頗斷壞離槨不遠有一庵屢常邀其鄉長往視之覓土中誌石考其爲誰重與封葢是亦陰騭之一事鄉長未暇也此事雖夙夜不忘自念才力薄弱無以爲計時有才力爲之有餘者獨肯爲彼不肯爲此以先生之言不入其耳先生之行不合其心故耳萬一冀得如偰侯者告之今尚未有過也新漕之墓尤不忍言其地久爲化人壇半被居民屋其上誌石頗鉅

磨其刻賣之復爲任姓者墓誌龍州墓雖迷失故兆有石表有祠堂騷人墨士往往携酒上冢讀其碑文何獨二公具有丈夫子具有科第官位顧若是之斬耶嗚呼若此之類不可盡究也余衰病之餘得此書於鈍菴買紙親手錄之謹附區區懷抱於書尾深有待於今之俠倮與好事君子焉耳

天順三年己卯五月十一日崑山後學鄭文康謹識

承惠所梓樂菴遺書即盥手疾讀一過竊詳此老之學已有着落蓋以無念爲宗者與翁所自得處若有夙契然豈前身乎大端宋人自諸鉅儒倡明此學後究心是理者儘有人柰識之者少未能都表著耳此老得翁此一表章誠所謂曠世相感者也豈偶然哉豈偶然哉顧宋學於王腦處覰漢唐已爲智及矣竊謂質之吾孔孟之學尚有可商量者不識翁以爲何如便中幸教幸教

九功以樂菴先生江都人刻其遺書敬呈督學耿公請序公示所梓樂菴遺書艾陵先生序中已詳盡矣序可勿作言太多反晦也或即本院呇艾陵書前數語附錄之後以明此老學問宗旨所在可也外用竹紙刷印五十冊送院以發給各庠士人知學者九功謹遵公命庸刻呇書如左庶其言有徵而可信道因遇而後傳先哲之徵詞百世而益著後學之傳誦取法於不窮矣乎

隆慶元年秋七月望麾下吏江都知縣方九功頓首識

讀樂菴先生遺書

樂菴先生之有遺書也敏不肖讀其書論其世大都以無心爲體以因應變化爲用而總之以誠爲大原蓋淵源於程氏者遠矣當年行事所著至於巨賊可禦權貴可指去就死生可齊實允蹈之豈苟知之已哉世遠言湮先生之遺書幾成軼事隆慶間幸有洗艾陵先生者奉耿學臺命舉抄本而鋟之嚮世相感夫寧知其何心然庠中謂鄉先輩盛太僕公嘗慨孔孟倡教程朱嗣興吾鄉無與於文者此又於先生之世未之深論也敏不肖自幼聞心齋先生風躍焉神往一讀先生遺書復如獲寶後不啻頃者官魏塘閱四明家譜因知先生初自江都入崑山枝派尋入於浙由譜溍者至敏曾祖介菴御史纔七世焉則不肖敏蓋先生之十世孫而介菴御史之渡江北或天之有意斯文而還籍江都云耳因讀遺書併識之萬曆五年午月既望宗孫樹敏敬書於嘉善縣官署

新刻樂菴遺書紀事

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之道一誠也先生之學以誠爲宗故見善明用心剛即至易簀時猶受用之不盡儒者本天之說益於先生益信云此誠流行旁礴自古迄今無間可息則夫誠中形外立之爲言如先生遺書亦天地間斷不可泯者當年親炙之屬如周翰林必大誌之龔門人昱録之異世而後有成君友珪録之沈艾陵珠再鋟之叙述燁如此非可以虛辭借也顧由隆而萬歷五十年所艾陵之[illegible]復[illegible]板無存吾鄉士每嗟歎縲思之不置焉屬不肖通搜先君子樹敏筬篋忽隱隱隆隆光怪浮動起視之則先生遺書一冊先君子之手澤具在也未半晌吳君光先蕭君九成李君祜至謂焦澹園先生嘗稱先生學有頭腦其傳宜廣夫焦先生司南吾道一言九鼎今之鼓吹先生若是非先生千載知已歟然亦先生之書原本于誠有斷不可泯滅者遂亟付之剞劂而捐貲刻書者則唐

鄉賓虞佐馬貢生曉吳太學一訓汪太學周南吳太學明璋徵本督刻即蕭布衣九成與李布衣祜校閱則宗孫諸生逵此皆學脉中人素以興起斯文爲志者故一聞焦先生命輒舉而鋟旃義得備書簡末以諗他年之同志萬曆戊午七月朔吉宗孫通稽首謹跋

本語三卷

（明）高拱撰

明萬曆刻高文襄公集卷二十九至卷三十一

本語六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高拱撰。拱有春秋正旨已著錄。是書成於萬歷丙子。距拱罷歸之日已十三年。故開卷即以否泰兩卦君子小人消長爲言。其中論裴度論劉晏皆陰以自比。論李林甫論哈嗎爾、原作哈麻今改正皆以陰比徐階。論盧懷愼則陰比殷士儋輩。亦發憤而著書者也。其間如隆慶六年宿艮鄉、夢見孔子之類、頗爲夸誕。如謂無意之妙、非意所能爲。故聖人貴忘之類。亦頗涉虛無。至駁伊川說春秋災異一條、欲破董仲舒劉向劉歆之說。遂謂天道不關於人事。尤爲紕繆。其他辨詰先儒之失、抉摘傳註之誤、詞氣縱橫、亦其剛很之餘習。然頗有剖析精當之處。亦不可廢。五卷以下、皆論時事、率切中明季之弊。故明史稱其練習政體、有經濟才。一書之中、蓋瑕瑜互見云。

本語序

予嘗有言曰天理不外於人情然聖人以人[illegible]理而後儒遠人情以爲天理是故聖學湮聖化[illegible]事有本情而人有本心出吾本心以發事之本情則議道而道不睽作之於事可推四海而準通千古而不謬何者天理人情固如是也故曰君子中庸又曰和夫中也者言乎其當也庸也者言乎其平也和也者言乎其順也皆本人情不遠人以爲道作本語

萬曆丙子五月十有三日中玄山人自序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九

新鄭高拱著　新野馬之騏 馬之駿 訂校

本語

問易泰否其義何如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言一陽方長而衆陽隨以升也君子於此貞則吉益進而行道故吉也否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言一陰方長而衆陰隨以升也君子於此貞則吉益退而守其志乃吉也然不惟吉而亦亨不失所守則其道亨也泰不言亨而否言亨者泰進而

行道則既亨矣不待言也否方退藏人不以爲亨而貞則吉而實亨人不知也故特以亨言之志從君謂不忘君也若果於忘君往而不返則九四之際誰與濟否故身雖退而志則存耳此楊誠齋之說愚意正合乃謂小人能變而從君子夫小人果能變而爲君子也則何否之有至於六二包承曰小人包容承順於君子六三包羞曰欲傷善而不能亦似未得夫小人之於君子何可以言包容君子顧爲小人所包容歟若小人而能包涵承順乎君子則何以爲小人君子包承者包藏而承順者也小人本狠惡之人若肆

其狠惡凌悖無已禍必隨之矣今姑包藏其狠惡而曲意以爲承順則其惡未肆雖是小人尚不至於有凶故曰小人吉也所謂小人之福者也其入者在昔日時包承也在今日包羞也不凶而已何以言吉曰小人凶理也不凶卽其吉也包容承順君子則亦非小人矣包容者可羞而包恐之謂欲傷善而不能愈大不類誠齋於六三云小人樂禍於已窮之後包羞恐耻以苟富貴而不忍去然不知其位之不當而身之將危也斯爲得之蓋君子有不幸而無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夫君子而通理所宜然非幸也有時而

通則幸也故小人無否而但曰吉幸之謂也大人則曰否不幸之謂也然而獨立特行道固亨也否亨卽所謂貞吉亨也昔萬安結交宮闈擅權固寵蠹國害賢迫勢窮之後　孝皇諭之意猶不肯去包羞也至令內官逼奪其牙牌不得已始告去途次猶夜望三台星明否冀復用可謂無耻之甚夫自君子言小人謂之包羞在小人則直其心無耻而已矣非自知其可羞而包恐之也

問伊川云四凶堯非不知其不善也但其不善伏則亦不得而誅之及堯禪舜位則四凶始懷憤怨不平之心而顯其惡故舜得以因其跡而誅竄之也然乎曰聖人公天下以爲心可用則用可罪則罪亦惟其事惟其時付之而已而非有私也若曰知其不善卽其罪未至誅竄亦必去之矣何乃忍留必待其憤天下之事罪狀旣著然後因其跡而誅竄之乎因跡而後誅竄是後世人臣避嫌而務爲形跡欲有辭於天下者之爲聖人顧若是耶孔子始政卽誅少正卯因何跡也後世但見四凶在朝恐傷帝堯知人之明故爲之出脫如此然不知可用則用旣不深求可罪則罪亦無留滯惟其罪之卽罪是以用之卽用而無所

容心也無所容心正所以爲堯舜而明知其惡姑爲容忍必待其惡顯著而後因以誅竄者正不可以爲堯舜也有天下者去邪勿疑無惑乎其說

問伊川云伊尹知太甲必能思庸故放之桐三年當湯崩時太甲當立太甲又有思庸之資須立太甲若無是資伊尹亦不立也然否曰太甲當立自合立之豈爲其有思庸之資乎至其敗度敗禮顚覆典刑乃放之於桐蓋甚有所不得已也使不能思庸必且別有處分必不使其喪有商之社稷矣此初放之時其機知此未知其竟何如也至其思庸乃卽復之耳是

太甲之立也以其當立而其復也以其思庸思庸也者乃是因放而思庸非伊尹初逆知其必思庸乃故先放之使之思庸而後復之也此說與堯非不知鯀兇同意其理不如此也

問考亭云西伯戡黎事難判斷觀戡黎大故逼近紂都了豈有諸侯臣子而敢稱兵於天子之都乎看來文王只是不伐紂耳其他事亦都做了如伐崇戡黎之類若說文王終守臣節何故有此只是後人因孔子以服事殷一句遂委曲回互箇文王說教好看殊不知孔子只說文王不伐紂耳其說何如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其中有多少道理多少忠孝多少誠心委曲只此便是至德又待何者而後爲至德乎且文王既伐崇戡黎都做了矣乃不伐紂何爲既不伐紂矣乃又伐崇戡黎都做了何爲蓋文王爲西伯賜弓矢鈇鉞專征伐則不道之國乃其所當伐也紂命西伯專征伐固未曰遠者征之而近者弗許也則西伯於此又安得獨征於遠而近者遂任其不道而不以征乎紂君也臣之所當事也崇黎諸侯也方伯所得征也使文王伐紂是賊君臣之義使文王不伐崇戡黎是廢方伯之職固各有所當也豈紂

與崇黎皆爲同列文王伐崇戡黎之事都做了只不伐紂乎固未可以並言也祖伊之恐而奔告也蓋乃臣子之心古云湯武雖賢聖不遇桀紂不王桀紂雖不肖不遇湯武不亡今以紂惡日甚而遇文王之德日以盛則興亡之會昭然可覩故祖伊因戡黎之事恐而奔告蓋恐紂之必亡欲其改過以圖存非謂文王將取天下而恐也觀其奔告之辭只稱殷之不德而曾不及周則其本情可知矣若曰文王伐崇戡黎都做了只不伐紂耳是謂曹操東征西討都做了只未取漢耳而可乎孔子何私於文王特爲溢美後人何私於孔子曲爲回互若以孔子之言未可信則天下更有可信之言乎攷亭嘗謂學者看詩文字當如酷吏之鞫獄予甚以爲不然夫酷吏鞫獄無中生有深文羅織釘入人罪何以得其情之眞學者窮理只當虛心平氣徐求精微之旨一有執着便錯若如酷吏鞫獄何以得其理之正今觀考亭此論其亦酷吏之鞫獄也已又曰武王繼文王爲西伯戡黎者武王也紂使膠鬲覘兵膠鬲曰西伯何來蓋武王伐紂之時而先戡黎也此亦有據若然則文王之心事愈益明白使西伯而文王也則祖伊之恐徒以其理使西

伯而武王也則祖伊之恐明見其勢可恐而卒不如所恐文之所以爲文也可恐而卽如其所恐武之所以爲武也而攷亭於武之伐紂則曰武王於此自是任不得於文之以服事殷却曰只不伐紂耳其他事也都做了是以文之不伐紂反不如武之伐紂爲直截也失之矣

問殷民曰以周之德而殷人猶思其王則殷之所感可知以思殷之人而卒化於周則周之所感可知在周如此在殷又可知殷人如此周人又可知吁殷周之德其可謂盛也已

書註未善者多而洪範更甚如五行自五行五事自五事乃比而屬之曰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豈不牽合無當乎稽疑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謂雨者如雨其兆爲水霽者開霽其兆爲火蒙者蒙昧其兆爲木驛者絡繹不屬其兆爲金克者交錯有相勝之意其兆爲土夫雨與霽猶畧近似蒙之爲木驛之爲金克之爲土也何居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亦配五行夫雨與暘與寒爲水爲火爲金亦畧近似燠何以爲木而乃爲木風何以爲土而乃爲土乎愈不通矣若謂範疇必配五行則八政五紀三德五福六極又何不分配之哉

皇極註更不妥且不得其緒理皇建其有極謂爲人倫之至斂時五福謂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用敷錫厥庶民謂人君集福於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人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謂當時之民亦皆於君之極與之保守不敢失墜所謂錫保也言皇極君民所以相與者如此又下文厥作汝用咎謂爲汝用咎惡之人也愚皆不敢謂然夫人倫之至有位無位之聖人皆然皇建其有極者聖人在

天子之位立君師之道以爲民極也斂時五福者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惟辟作威惟辟作福威福之柄大君之所操也皇建其極民旣有所準則矣於是乃綜攬嚮福之權而敷錫以爲勸使斯民皆入皇極之中也有以勸之民固無不從矣然未必能守而不失故汝又有保極之道而錫之於民使其順且安焉樂於趨而服之無斁也此乃一章大旨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可見臣民皆則君以自治而君也者所則者也此皇之所以當建極也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者汝則念之加之意也不協於極

不罹於咎者皇則受之不棄絕也必其康色好德者汝則錫之福焉如此則人有所激勵而皆入於皇極之中然福以勸善勿論乎人之煢獨高明惟其善而已人之有能有爲者使之進其行則賢才用而天下治邦豈有不昌乎然何以使之羞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故必有以福之而後可與爲善也汝若弗能使其有家則彼罪且不能免矣其何以羞行而穀乎此福之所以不可不錫也然錫福必當而後可以勸而後爲皇極之道若於不善者汝雖錫之福然爵及於惡德祿及於淫人以若所爲不公不正有失皇極之

道且爲汝之過矣而况可以勸哉所謂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於汝極者此也民雖從善然或此入彼出未必大同始勤終怠未必有永故又以皇極之道敷衍爲訓而振德之訓之無偏黨焉訓之無反側焉訓之無作好作惡焉惟大義大道大路蕩平正直之是遵而會且歸焉猶禹謨所謂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者也丁寧反覆教告諄諄布敷流行使家傳而人誦不惟詠嘆淫佚有所感發興起抑且歡欣浹洽入之深而不自知囿於化而不復有所變是所謂錫汝保極者也如是則凡厥庶民自惟皇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而親之爲父母尊之爲元后也蓋至是而保極之道得錫極之效著建極之化成矣

伊川註春秋用功多然太着力却有穿鑿孜亭不註春秋而其說春秋也却多乎

問春秋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亾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天子之事也天子之事王者之迹也既熄而續之者也

問春王正月端的何如曰春秋魯史紀實之書也春王正月乃開卷第一件事若以夏時冠周月則第一

件事已自不實何有於他且春正夏五秋七雖無事必書時令重也若以夏時冠周月則至重之事已自不實又何有於他

問魯侯爵稱公胡氏曰從周之文而不革也然乎曰周文安得有魯公魯之稱公也乃春秋舊文而孔子因之蓋從魯之文而不革非從周之文而不革也曰列國僭稱者皆革之魯何獨不革曰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曰知禮及司敗指言其不知禮迹則又直任以爲過而終不明其說魯公之不革亦昭公知禮之意也

問伊川云春秋書戰以戰之者爲客受戰者爲主以此見聖人深意蓋彼無義來戰則必上告於天子次告於方伯近赴於鄰國不如是而與之戰者是以聖人責之也然乎曰當時天子何如方伯何如鄰國何如告之顧能援我乎彼既不能援我乃必待告而後與之戰則國已破矣不責戰之者而徒以責受戰者聖人不若是迂也

問伊川云春秋書災異蓋非偶然不云霜隕而云隕霜不云伯夷之廟震而云震伯夷之廟分明是天有意於人天人影響有致之之道也然歟曰天道遠人

道邇災異本不可以事應言故春秋書災異不書事應乃其理本如此非聖人有隱意於其間也而後儒必以事應言之殊失聖人虛平之旨且不曰霜隕而曰隕霜不曰伯夷之廟震而曰震伯夷之廟分明天有意也乃世不曰雨下而曰下雨不曰雪落而曰落雪豈亦謂天有意耶

問說春秋者有云危行言孫以避當時之禍故微其文隱其義然乎曰以微文隱義避禍是不欲人之知其義也則修春秋何爲若謂後世必有知之者則當時亦必有知之者也則微且隱又何爲

問晦翁云吳楚書子孜亭云恐是吳楚當時雖自稱王於其國至於諸侯會盟則未必稱也然乎曰彼其强梁若是安肯于會盟不稱王且齊侯鄭伯等皆僭云矣而春秋書侯伯豈亦自稱公於其國與諸侯會盟則不稱與或又曰周室之季吳楚可謂强矣孔子修春秋書荊以狄之雖其屢進不過子爵所以抑黜僭亂而使後世知懼耳然乎曰亦非也孔子安得黜其王而與之子乎然則何歸曰吳楚本子爵周之制也從其本爵遵周也別無他說

問晦翁云向見沙隨春秋解只有說滕子來朝一處

最好如隱十一年方書滕侯薛侯來朝到桓二年便書滕子來朝先輩爲說甚多或以爲時王所黜故降而書子不知是時時王已不能行黜陟之典就使能黜陟諸侯當時亦不止一滕之可黜或以春秋惡其朝桓特削而書子自此之後滕一向書子豈春秋惡其朝桓而幷後代子孫削之乎或以爲當喪未君前又不見滕侯卒皆不通之論沙隨則謂此見得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子之事魯以侯禮見則所見者多故自貶降而以子禮見庶得貢賦易供此說恐是如此緣後面鄭朝

晉云鄭國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賦見得鄭本是男爵後襲用侯伯之禮以交於大國初焉不覺其貢賦之難辦後來益困於此方說出此等話非獨是鄭想當時小國多是如此然乎曰此更不然滕本侯爵縱以子禮見安得遂稱子乎縱彼自貶爲子也春秋又安得而亦子之乎彼僭公僭王者皆仍書其本爵豈以自貶者遂不書本爵乎且鄭男也而從公侯之賦豈遂自稱公侯乎春秋何不亦從而公侯之乎

問孔子書八月大閱伊川云講武必於農隙魯之八月夏之六月也盛夏閱兵妨農害人故譏之然乎曰

由此言之又非行夏之時也

問孔子曰放鄭聲鄭聲淫乃朱子註鄭風云鄭衛之樂皆爲淫聲然以詩考之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纔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已不翅七之五是則鄭聲之淫有甚於衛矣故夫子論爲邦獨以鄭聲爲戒而不及衛蓋舉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安成劉氏則曰鄭詩之有緇衣羔裘女曰雞鳴出其東門數篇乃樂中之玉也他如大叔於田及淸人詩雖無足尚猶幸非爲淫奔而作若叔於田則亦未免有男女相悅之疑是其二十一篇之中曉然不爲淫奔

而作者五六篇而已故曰淫奔之詩不翅七之五然自昔說詩者唯以東門之墠與溱洧爲淫詩今朱子乃例以淫奔斥之者蓋卽其亂而得其情正以發明放鄭聲之旨不然則衛齊陳詩諸篇非無淫聲夫子何獨以鄭聲爲當放哉其說是否曰鄭詩非鄭聲也鄭聲非鄭俗也孔子云惡鄭聲之亂雅樂夫鄭聲者鄭之樂也鄭聲雅樂皆言其音非指其詞雅爲古調鄭乃新聲人多悅之悅之故能亂雅若以淫媟之詞歌於里巷者爲鄭聲則明是猥褻何能亂雅乎且淫媟之詞歌於里巷者固非所以被之管絃金石奏之

宗廟朝廷者也則何謂鄭聲禮云鄭音好濫淫志又云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是則鄭衛之音之說也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寡人端冕而聽古樂則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曰夫古樂和正以廣以文以武以相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

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夫新樂姦聲以濫溺而不止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此又鄭衛之音之說也惟其相近不同故似是而非能亂雅樂夫子所謂鄭聲淫者以此誠謂其聲調淫靡流蕩能散人之心志而使之懈慢故放之耳非謂其詞語之淫媟也而朱子乃謂淫爲男女淫亂之淫而以鄭詩當之又於鄭詩詠他事者力攻舊序而强解爲淫奔之詩以合聖人放鄭聲之說則亦牽合甚矣自淫之義不明遂使談風俗者云鄭土陿而險山居谷汲

男女亟會聚故其俗淫然則故檜地也爲檜國時顧不土狹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會聚歟而何檜詩之不淫也衛齊陳詩諸篇既亦有淫詩而鄭之淫詩舊惟東門之墠與溱洧爲然則亦諸國等耳乃力攻舊序以多其數而謂孔子舉重而言蓋非惟不得鄭聲之說亦非淫之本旨也

問伊川云禮云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已如鳳凰來儀百獸率舞之事三代以後無此也是否曰不可及者謂其德之盛治之極而不可及非謂鳳儀獸舞也上古聖人之世無鳳儀獸舞者多豈皆可少之耶蓋舜時鳳鳥至史官遂以形容作樂之美豈正作簫韶之時鳳凰忽然而至歟抑他時歟至於百獸率舞尤是形容夫宗廟朝廷何有百獸豈作樂之時百獸皆來聚作樂之所相率而舞歟抑各在野而舞歟學者不以詞害義可也而遂以此律後世必得鳳儀獸舞而後爲盛則聖人之治必不可爲矣

聖人之道廣大而虛微圓通而變化如鍾定秤不離於稱如珠走盤不出於盤心如天地而常小語該上下而常平

聖人洗心而退藏於密故淵淵其淵而時出之

聖人以翕聚爲發散以專一爲直遂

聖人作事只在午前未午已即收拾斷不至午而向昃也

聖人以人情爲天理後儒遠人情以爲天理

孔子不以無不言爲直而以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爲直不以無不知爲知而以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爲知斯意也後儒皆不能得

陳亢謂聞詩聞禮則然謂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則不然夫聖人教人各因其才使伯魚而顏子也將不以告顏子者告之乎而何以遠爲也亢始疑聖人厚

其子終謂君子遠其子皆出有我之私不得聖人大
公至正之理
聖人之言近而遠易而難非惟精微之訓人不能得
卽至明淺者老師宿儒弗能得也何以見得曰只如
史闕文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豈不至爲明淺
然乃學者不能得之
孔子註言知仁勇一於理皆別言之不相聯屬中庸
亦言知仁勇孟子始以仁義禮智言性而宋儒復以
信足之曰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
執也齋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茲非仁義禮智之德乎曰義者制事之宜發强剛毅
只是箇勇字於義何干孔子只言五達道三達德而
宋儒有五德言之遂使後人動則稱父子之仁君臣
之義長幼之禮夫婦之智朋友之信皆强合殊爲不
倫聖學於是乎裂矣
天有元亨利貞人有仁義禮智宋儒遂合比言之殊
不知正固之謂貞明通之謂智本非倫類安得比合
予每爲此言後見浚川亦言之乃知人心有同然者
求寐無寐制於求也却思生思擇於却也夫無意之
妙非意之妙非意之所能爲也故聖人貴忘

問聖人之作用何如曰參耆養人用之不當有時殺
人硝黃傷人用之而當有時救人固在醫不在藥也
聖人明之至權之熟參耆硝黃隨手而用無不濟者
後儒學不通方不能得聖人之權開口只說參耆必
可用硝黃必不可用病且急立當一瀉而猶補以參
耆以爲必然無害卒斃其人而猶不悟也是聖人不
止以救人之藥救人而亦每以傷人之藥救人後人
不止以殺人之藥殺人而亦每以救人之藥殺人也
烏能治國家
問聖人之行曰聖人無跡人難測識何言之曰請以

鏡喻夫古鏡多瘢瘢者銅之雜又歷年未甚遠查滓
未徹去盡也然有瘢可証人皆識其爲古若夫銅之
純潔而又年遠查滓徹去盡更無瘢痕者則古鏡之
上品也然無瘢可証世反疑之反不如有瘢者之易
識彼皎皎之行有瘢可証世皆崇尚宜矣若夫聖人
之道精微而中庸粹然其無瘢痕也自非深於道者
其能識之哉
家語多非孔子語也如矍圃之射形人以矩非溫恭
之度也儒行之對多所詡張非儉讓之德也反袂拭
面稱吾道窮非樂天之誠也商羊萍實證諸董子非

博物之實也五行迭旺相繼而生是衍項之說也強
越亂吳刼齊存魯是蘇張之謀也只觀論語則聖人
之氣象可識矣
問管寧華歆耦而耕田有金寧不視而過歆取視而
棄之人以此爲優劣然乎曰皆非也無足優劣夫貨
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今只不必藏於己而已
棄於地何爲曰當何如處曰拾之或有遺金者至則
與之果其無也以周窮乏可也而不視何爲取視而
棄之何爲酒亂性能使人顚頓失容人有惡其顚頓
失容者則醉而矜持愈甚夫矜持愈甚可矣乃畢竟

是爲酒所使誠不若不矜持而自不亂者之爲安也
不視者矜持愈甚者也取視而棄者矜持未甚而不
能自主者也皆知有金皆是爲金所動固不若只以
尋常處之而無所作意乃是不爲金所動耳
或問乎子陵曰高士也而亦一節之士何以故曰光
武中興之君非不德也㓜同筆硯爲天子而訪之數
年於故舊良厚也乃一旦相見而張目以視咄嗟其
聲則何爲者夫不受爵祿亦不受而已矣豈必張目
以視咄唶其聲而後可不受乎葢其心實知有富貴
以爲富貴易屈人吾必不爲所屈故持之太過而有
此態是亦醉而愈加矜持者也若不知有富貴則亦
處之泰然而已矣而何爲是拂人情之狀乎曰何以
知其心有富貴曰使光武不爲天子而訪之數年而
相遇也則亦張目以視咄唶其聲乎必不然也夫非
知有富貴而何昔我
聖祖微時與宜興一人友善既登天位訪之久不得
一日其人擔雞酒求謁
聖祖喜甚命光祿寺治具與之飲食談笑因問曰欲
官乎其人曰諾遂取金銀角三帶任其取乃取銀是
時文輕武重乃授以正千戶又盤桓數日其人乃去

出則挂其帶於朝門莫知所之嗟乎斯人也情意篤
實氣度中和而高節自在其亦優於子陵也巳
問趙清獻之蜀琴鶴自隨其事何如曰此亦務爲形
迹夫鶴也驅之則不行舁之則以無益之物勞人旣
不舁行李乃又舁鶴何爲果好鶴甚則行路不暇玩
鶴也旣至蜀亦自有鶴何隨爲故曰務爲形迹者也
問伊川與韓持國善因韓八十往見之久留潁昌韓
早晩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有金藥楪一欲爲伊川
壽未敢遽言托子彬叔從容道意先生曰某與乃翁
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是爲詰朝遂歸韓謂彬叔

曰我不敢面言正謂此耳再三謝過而別其事何如曰朋友之饋雖車馬不拜韓意誠懇委曲至此受之何害卽不受遜以謝之却之固由巳也何爲詣朝遂去豈以爲不潔汚人歟又豈以爲去不速則必爲斯汚而不得脫歟葢非所以待持國者矣令其何以爲情

問伊川先生云目畏尖物必須克治室中亦多置尖物令熟視之知其必不能傷人也則何畏之有此說何如曰目本畏尖物而令其不畏也何居豈欲視於尖物乎且室多尖物一身不便譬之鼻本惡臭乃室中多置臭物令其聞之熟爾不畏也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問伊川云孤竹君事還是招叔齊而立之爲當何如曰叔齊之逃也將何爲者而招之肯來耶其必不來也則將何如處

問伊川云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當時哀公能從其請孔子必有處置須使顏回使周子路使晉天下大計可立而遂其說何如曰且莫說天子方伯不足與言請之無益是時孔子巳老顏回子路死巳久矣又使何人此空談也

問伊川云同姓相見當致親親之意而不可叙齒以拜葢昭穆高下未可知也如何曰人之相見必有揖讓坐立必有左右先後若不叙齒又未知昭穆高下則將孰左孰右孰先孰後乎將遂無揖讓坐立乎自不能通矣

問魯兩生云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其言如何曰兩生不知禮樂禮樂無一事可無無一時可無古之聖人躬蹈禮樂之實以化天下迨其既久禮之用行而樂之效達名分定風俗淳

百姓泰和曁鳥獸魚鱉咸若是之謂興非謂百年之後乃始制禮作樂也如必待百年而後制作則漢巳越高惠文景武而之昭矣至此時方言禮樂乎則自是以前何以爲君臣何以爲上下何以朝會何以祭享可漫無儀式而苟以爲之乎孔子云王者必世而後仁夫所謂必世而後仁也者豈三十年後始修仁政哉行仁之久積至一世乃始淪浹爾兩生不達而爲此迂談君子固無取也

問伊川云夏近古人多忠誠故爲忠忠弊故救之以質質弊故救之以文然乎曰文入於靡以質救之可

也文何以救質質涉於僞以忠救之可也質何以救忠三代異尚理旣不然而相救之說又從而爲之辭者也

問孔子以前多聖人而後乃無之何也曰有孔子爲之斷案故古多聖人楊雄有云伯夷柳下惠若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詘臣惡乎聞豈惟夷惠若無仲尼則湯武之心跡難明惡乎聖啟箕之異同難定惡乎仁不知天下謂之何矣後世旣無孔子則雖有其人其孰能識又孰敢爲之斷案夫是以未見有聖人也且後人未得聖人之道而好立言其言一

定更不許人別有商量乃卻不免執着迷聖人廣大圓通之旨有志之士纔說希聖巳卽囿於其中而不能出夫是以天下鮮聖學也

湯武夷齊其趣不一然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旣不妨稱湯武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不妨稱夷齊上下四方各見其是此聖人之道所以大而通也若非聖人斷之於前而使後人言之稱湯武必貶夷齊稱夷齊必非湯武亦見其一隅而已

伯夷不念舊惡非徒淸也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非徒和也

人皆以國削爲賢者之罪而孟子以國之得止於削者爲賢者之功非聖賢剩量十分分曉安能看到這等田地後人雖當極敝必要萬全少有不然便加苛責故時值其易庸人高枕以爲功時值其難豪傑馳鶩而獲罪

楊雄不生新莽之時王安石不居宰相之位偉乎其儒也巳故金必火而後知其精與不精刀必割而後知其利與不利

宋儒窮理務强深力索故不免强所不知以爲知自以爲是居之不疑之病惟明道先生無之

濂洛關閩發明聖學以訓後世厥功偉矣然洙泗之淵源有在學者必求遡洙泗之淵源而參伍以濂洛關閩之說則可若遂以濂洛關閩爲洙泗而不復知所求焉則亦不能入聖人之域也曰濂洛關閩之於洙泗也不同乎曰堂序巳窺而廣大虛明尚未得途徑不忒而四通八達則未能

道者天下公共惟其是而巳苟求諸心而果得則安敢罔吾之心而隨人以爲疑苟求諸心而果不得則又安敢罔吾之心而隨人以爲信考亭極尊崇伊川然亦多所不合必爲之明其理是以理尊崇之也尊

崇以理其爲尊崇大矣故君子於先儒之言其不可
易者不可或議其不能得者亦不可强從也
後儒信道之篤者無如伊川先生然每事好硬說硬
做故於聖人融洽處未之能得康節病革先生問之
康節云你道生姜樹上長我也只須依你則其平日
硬說硬做可知學者須學先生莊敬自持方能有立
然尤須虛心平氣體玩聖人融洽處乃能成學不可
只恁硬說硬做也
問張子厚二十年學箇恭而安不成何如曰恭而安
不在於恭而安必有所以爲恭而安者只造道成德
到箇中和純粹之域便自能恭而安若特地只去學
恭而安再二十年也不成
問伊川之於明道也奚若曰明道粹和伊川義執晦
翁之於伊川也奚若曰伊川身體力行晦翁言語文
字較多
問朱陸之於聖人之道也孰爲得曰聖人之道如良
玉然既精瑩又溫厚晦翁猶帶石意着而未融象山
如水晶虛而不厚
晦翁求聖人於皃不能得其神
魯齋之學聖人也可與進何以故曰其心虛其氣平

其志遜
魯齋之於程朱也奚若曰魯齋極尊程朱而宗之然
溫厚和平既不似伊川硬說硬做亦不似晦翁好勝
罵人氣味勝焉
問魯齋仕元有非之者亦有爲辯之者究竟何如曰
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也學者只看箇君臣之義若乖
於君臣之義也則不可然而宋自南渡中原已非其
有先生生於金章宗大安乙巳是時金有中原九十
有餘年矣以河內則金之南懷州也以新鄭則金之
潁川郡屬也其父其祖固金之累世編氓也既變爲
元朝代又改身不生於宋君臣之義無屬焉仕元不
仕元非所論也
敬軒一字一句一步一趨皆確守程朱之轍固是篤
信好學然升程朱之堂而不復求入孔顏之室故不
能得聖人之大鮮超脫處曰其學之所至何如曰可
與立
晦翁眞是强學猛進然自得之味却少鮮微言
朱陸相攻謂何曰其所紀錄皆門人鬭勝之過二公
非如此也而亦不免各有勝心動氣處夫學求爲己
只當忘人忘己虛心以求其是人苟是便當從如其

不是不從而已吾苟是便當守如其不是改之而已如果吾是而彼非的見其然不妨再告反復而不聽則姑已之俟其自悟可也何爭辯爲明道先生謂吳師禮云爲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辯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於我何等心平氣和不惟受益無盡亦自能感動人釋其勝心

問王通續經後儒貶之至如夷狄之僭王然乎曰孟子云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亦堯而已矣續經縱未如經亦是尊慕聖人竊比之意人不學聖

人將奚學也而安得遂譏爲僭使服桀服誦桀言行桀行謂之非桀可乎而朱子作綱目以續春秋將亦謂僭乎曰伊川云續詩備六代如晉宋魏齊周隋之詩又何足采然歟曰變風變雅言豈皆善而孔子收之用以見時事也夫苟用以見時事也則雖晉宋魏齊周隋之詩采之有何不可

問伊川謂王通心迹之判久矣爲亂道是否曰何爲亂道夫堯之讓噲之讓可謂同乎微子之去箕子之奴比干之死可謂異乎禹稷顏子異地皆然伯夷伊尹柳下惠道不同而趨一心迹何嘗不判

考亭謂王通之學只識得仁義禮樂有用處可惜不曾向上透一着於太極處有欠闕何如曰孔子只說易有太極一句堯舜相傳何曾說太極孟子亦不曾說太極豈皆不是學耶

程門過貶王通考亭還說他好處多程門過貶溫公考亭甚敬他還是考亭是

邵子超脫程子不與他言學他亦不與程言學雷從起處起亦是隨口漫應無甚深奧義理學者勿致惑焉

溫公甚爲二程所不滿此程氏門人抑揚太過之辭

使溫公生孔子之世當亦取之縱使學有不同乃何至爲二程不滿之甚乎子厚徹去虎皮亦似門人標榜夫說易不如二程服之而已何爲乃徹虎皮學之高下固不在虎皮設不設耶恐亦非二先生所樂聞也由是觀之則記言之誤當亦多矣

宋儒議論古今人固皆好善惡惡之心然却有作好作惡處

愛而知惡惡而知美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蕩蕩平平無偏無黨無作好作惡乃是至公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九

新鄭高拱著
新野 馬之騏 馬之駿 訂校

本語

問伊川云學者要不為文字所梏故文義雖解錯而道理可通行者無害也然否曰為文字所梏固不可强解亦不可夫學者將以學聖人也聖人之書必須潛心體會務得精微之旨然又須得其言外之意方可循之以入道若以解錯而道理可通者為無害則亦只是自家的說話於聖言何有

問考亭云理會文字當如酷吏之治獄直是推勘到底如何曰酷吏鞫獄務在苛求無中生有深文羅織安能得人之情學者窮理正須虛心平氣以得精微之旨若有意深求定然執着强為貫通必至牽合過為分析不免破碎得其理者鮮矣正不可如此也

敬軒眞是壁立萬仞男子密察力行死而後已

問伊川云人不可用影祭何如曰但得彷彿以時展對亦可少輸人子無窮之思有何不可曰伊川云只一髭髮不似已是別人大不便何如曰即無一髭髮不似豈眞吾親耶亦用以寄人子之心云爾古人不以尸祭乎尸明是別人然乃以當吾親也而況親之影有得其彷彿者耶

考亭因人求墓銘曰人既死後又要這箇物事作甚其人為善亦是本分事又何必須要恁地寫出此亦難說孝子之心固有不容已者只不虛說可矣若本有善亦不可不寫傳曰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明示後世教也且以生平情性動容歷履筆之書而時接目焉亦自是孝子不死其親之意

程朱大儒於後學有罔極之恩而子有駁正何也曰人安能每事盡善臧文仲不知者三固知善之多也

恐人於其一二未安處皆以為安而不復致思則誤耳不稱善不勝稱也更宜知之

問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然乎曰若然則必須還得帝王乃可為帝王之佐否則學既不同又安可以佐帝王理天下論道經邦弘宣治化乎夫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故曰尹躬曁湯咸有一德學非有二也後世韋布之士徒事章句無復格致誠正修身之功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具故其為仕也下焉者惟知希世以苟爵祿上焉者亦不過隨才以立功名而龍德中正之人格心輔世之業不復聞矣

乃不曰吾無學也而曰帝王之學與我不同豈不謬哉曰只爲後世帝王知學者亦止爲韋布之事故有是言謂不當同於韋布耳曰止知爲君言學不當同於韋布而遂使韋布之學以爲原不同於帝王顧得一邊顧不得一邊而乃立爲之說亦禍天下之學者也

吾心自有本然虛明平妥處乃不能反求任其昏塞却徒務口說依傍他人門戶隨場悲喜以爲知道良可羞也

程氏曰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而成名孟子

云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學者不可無此志

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聖人示人爲學之目昭如日星學者但當循是以學則聖人之域可至乃舍此不務却只說誰家尊德性誰家道問學誰家知行合一彼可此否紛紛無已只鬬口語到底成箇甚學只爲巳心便虛氣便平志便遜

學須是識其眞心

天理不外於人心只人心平處便是天理之公

儒家有言只要成就一箇是而巳夫是豈易成哉務以爲孝乃非所以孝務以爲忠乃非所以忠察理不精不能得禮義之中正亦只做得箇題目而巳安能便是

儒者有言雖無其事實有此理此亦大謬夫理也者事之理也旣無其事理於何有蓋求其說而不得乃曲爲之辭云爾也

性具於心而貫徹於人倫日用之間非有定局比對配合一性專屬一倫也有子云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是仁在於父子兄弟也孟子云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是義又在於兄弟也知禮樂之

實知斯節斯樂斯而巳是知禮樂皆在於父子兄弟也又云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是義又在於君臣而禮知在於賓主賢者也蓋隨在而言非有定局者然孟子只言仁義禮知而後儒加以信爲五性遂以分配五倫如父子之仁君臣之義朋友之信似矣而禮無所歸乃屬兄弟知無所歸乃屬夫婦夫節文之謂禮豈獨兄弟有節文乎明通之謂知專屬夫婦益更無謂名曰貫通實則牽合制爲定局滯天理之圓機矣大抵後儒絕好比對配合如五事之配五行更謬

非仁無以敦其愛非義無以酌其宜非禮無以作其敬非知無以明其理非信無以成其實人倫日用之間無乎不有卽父子之仁君臣之義朋友之信亦特舉重而言非各主其一專於此而不通於彼也仁爲萬善之長孝爲百行之源故仁必屬諸父子盖無所不包也

問朋友之倫何以配得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曰使無朋友講習則何以能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理而盡之四者之倫旣由朋友而得固配之矣

問天德曰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天德也問王道曰無

偏無黨無反無側無有作好無有作惡王道也理一而已得此之謂天德道此之謂王道

聖人有爲己之實學而禍福毁譽不與焉聖人有爲國之實政而災祥不與焉

問學曰去得一分己私便是一分聖學問治曰省得一件閑事便是一件治道

問帝王以五德王天下然歟曰此術家荒唐之說君子所不道也曰程伊川云五行古人說迭王字說盡了只是箇盛衰自然之理也又曰五德之運却有這道理凡事皆有此五般一日言之便自有一日陰陽一紀言之便自有一紀陰陽如王者一代又是一箇大陰陽也唐是土德便少河患本朝火德便多火災盖亦有此理朱晦翁云五運之說亦有理問取相生否取相克否曰取相生然事有適然相符者如我宋以歸德軍節度使卽位卽是商丘之地此火德之符也事乃與漢高赤帝子一般不然乎曰不圖二先生亦惑於此也請爲言其必不可信五行天地之所運也帝王受命而興於此何與而乃謂各得其一果何所據以何知之白蛇之事旣誕商丘之說乃出傅會而河患水災傳會更甚且卽如所言也則他代之與

又皆以何物證之此其一也彼術家者流各持其說鄒衍主相克劉向主相生言人人殊自相矛盾是人爲之說非天定之理也此又其一也且卽以相生云伏羲以木德矣傳十五君合萬七千餘年皆木德也而神農以火德繼之傳七君合三百餘年皆火德也而黃帝以土德繼之乃黃帝子少昊則以金德孫顓頊則以水德孫帝嚳則以木德堯則以火德舜則以土德三代而後又皆合一代爲一德欲爲一代則一代欲爲一君則一君分合任意誰爲謂之此又其一也周以土矣秦則以水土不生水漢則以火水不生

火相生之說亦自抵忤此又其一也五行之運厥氣惟均非有所偏也乃伏羲以萬年計五帝以百餘年計夏歷年四百商六百周八百漢四百唐宋皆三百卽享國之長者亦自參差至秦隋六朝五季則或數十年或數年而止然亦各稱德王何五德之運長乃如彼短乃如此若是偏歟此又其一也又如三國鼎峙五胡雲擾同時並列亦皆一代之君也豈共一德歟抑一德而分用之歟抑各用一德歟抑亦五德之運至此斷歇而不續歟此又其一也由是觀之荒唐甚矣

問堯舜之世五日一風十日一雨然乎曰此文談也只是風雨節寒暑時而已矣安得照數五日風十日雨乎若照數如此烝候亦不佳也

人之有目者以爲無不見也然必上有日月星辰下有燈火形形色色照燭分明開目卽見之矣而遂專謂吾目之能照然乎哉使昏夜處暗室中卽離婁何爲夫人之有才者目之明也而遇時可爲幾會有合得以成功則有日月星辰燈火爲之光也不然卽負旋乾轉坤之具亦無施矣噫才之濟時耶抑亦時之濟才耶

問延陵方氏云目之精水也其光火也以水爲體故其氣清以火爲用故其氣明然歟曰非也火能發光不能受光水能受光不能發光目也者體用乎水者也受光而已不能發光安得謂以火爲用乎

問人覺不能先知而夢乃有先知者何曰先知神之爲也人皆有神焉覺則目視耳聽手持足行神役於形散諸物矣安能先知寐則形不用事而神收於靈府完而不散虛而不塞通而不隔故其於情也有時而先知譬則人在室中雖所見甚明然囿於室焉室外無覩也超而登乎高則固有見室中之所不見者矣神之用妙矣哉

人知雞之鳴午不知午之鳴雞也

兵家先聲而後實必是先實後聲乃可以先聲而後實蓋以實爲聲人自畏之而可省於實若無實不可以爲聲也

末世人才常多智慧蓋困於心衡於慮而後能操心危慮患深而故達也其小人則變詐百出不可方物矣

問大臣進退之節奚若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此大臣難進易退之節也曰其去國

也奚若曰戀官之心不可有戀君之心不可無夫太行孟門畏途久涉得釋重負當如敝屣爾若乃君恩深厚倚任多年一朝別去遂惄然以忘情抑豈大臣之道歟故戀官者患失之鄙夫也惄然以去者小丈夫之悻悻者也然而戀官者常千百戀君者不十一豈無以戀官之心假之戀君者乎亦豈無以不戀君之心假之不戀官者乎二者難辨故世每以惄然而去者爲高有道之士殊不謂然戀官乎戀君乎此心自審自知不以語人固不可戚然於其中亦不可惄然於其外

人謂弩之勁也而强弩之末有不能穿魯縞者焉人謂水之柔也而泰山之溜乃有穿石者焉

好勝者必遇其敵兩戒之也一則曰好勝必遇敵不可好勝爲也一則曰彼好勝者必遇其敵固有敵在爾不可與敵也

問事二君者與事二夫者同乎曰不同也彼更二夫者非夫夫也殺其夫而乃以事之也是謂喪節失身猶非事仇也若夫事二君者彼戕吾之君破吾之國固所不共戴天者也而甘以事之是謂忍心之極不止喪節失身矣故更二夫者貞人之所不齒事二君者有道之所必誅

瓠巴鼓瑟流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有諸曰魚與馬非人也安能知人之音人非魚與馬也安能知魚與馬之能知人之音彼適而出適而仰也端爲琴瑟乎則有不瑟而出不琴而仰者也又何居夫毛嗇之色鳥見而驚鐘鼓之聲馬聞而駭類殊性別不得以相通也而文家者流動通物於人豈不謬哉曰獺祭魚豺祭獸鷹祭鳥何能像人而祭歟曰王浚川云時也鳥獸魚多食不能盡狼藉而陳之如祭耳彼物也安能知祭其祖先兹言良是歲甲戌野有虎一田

夫惑於人不害虎虎不傷人之說往視之焚香稽首口致尊稱以爲敬禮如此必不我傷也虎見遽爪之裂其面以死夫虎止知人爲香餌乃又知焚香稽首之何爲彼謂瑟之感乎魚琴之感乎馬亦田夫之見也

亂臣賊子視天下之公議蔑如也亦言其利害而已矣司馬昭使成濟弑魏主昭聞佯大驚自投於地乃與其叔謀所以自飾者遂論濟大逆不道夷三族朱全忠使柳璨弑昭宗全忠聞亦大驚自投於地即如東都哭臨甚哀乃收璨斬之璨臨刑大呼曰殺我以

塞天下之謗知鬼神何噫二逆至是乃始知乎然晚
矣
宋祖終不大用陶穀袖中禪位之詔露其謀也亦終
不大用王彥升韓通闔門之殺著其迹也
問先生直道而行赤心爲國乃偏遭擠陷亦有憾於
心歟曰時也勢結已成而乾坤崩裂吾 皇幼冲人
方利以爲謀而拱確奉 祖宗之法莫之敢易方
先君大漸寔哭奏 榻前許 先君以死誠見其勢
則然不敢有其身矣乃旋遭陷以歸無所容死焉然
此心不敢負死猶可見 先君地下烏乎憾然則先

生喜歟曰拱顧命之臣也 憑几之語 執手之托
蓋諄諄焉拱也止此心不負耳固未有以副也止可
死見 先君地下耳固無以爲復也徒全首領而已
如 先君何烏乎喜
予掌國子時助敎劉廷膏舉其堂一士曰开經綸者
有孝行予曰知之越數日復言予曰汝以予忘之耶
固未忘也予其問汝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
父母昆弟之言夫孝行於家是黨族之所稱也而予
之於开也固四方之人也安知其孝曰本堂諸生之
薦之也曰諸生之於开也亦四方之人也安知其孝

曰其行有述其邦大夫之禮之也有述諸生固見之
耳曰諸生何由見之曰开生持以示之者也曰予固
知开生之示之也吾其語汝夫孝之道大人莫敢當
也而發於眞心無能自盡者焉故親在人稱孝惟有
愧歉而已親歿人稱孝惟有悲痛而已惶惶乎其不
敢聞也此孝子之心也而开也張之以示人得非假
孝以取名乎務名已非而在父母尤人心不忍假者
也而忍以假焉則其得罪於孝也深矣而顧可尚歟
且人之聞人之孝也乃不辨誠僞而輒崇尚之者非
眞崇孝也亦務爲崇孝之名者也彼務孝名此務崇

孝名相率而爲僞者也而何可以爲訓故吾取實孝
也乃惡夫務孝名者不欲人之爲也取實崇孝也乃
尤惡夫務崇孝名者顧自爲歟予休矣
國子先生坐於退食之堂諸生侍先生曰小子來吾
其問汝吾之爲敎也嚴乎寬乎有對者曰先生寬諸
生感德而不能忘先生曰不然吾不寬也又有對者
曰先生嚴諸生畏威而不敢犯先生曰不然吾不嚴
也又有對者曰先生寬嚴得中先生曰不然吾不寛
嚴得中也諸生或請問之先生曰吾豈不自知歟而
以問諸生者蓋試之爾而諸生未之達也吾其語汝

夫寬施諸率敎者也嚴施諸不率敎者也何有定用使務爲寬則固有不率敎者焉不亦縱乎使務爲嚴則固有率敎者焉不亦苛乎使務爲寬嚴得中則固有當全用寬者焉不亦失嚴之半乎有當全用嚴者焉不亦失寬之半乎故諸生全率敎則全用吾寬全不率敎則全用吾嚴率敎者多則多用寬不率敎者多則多用嚴又自一人而言始而率敎則用吾寬繼而不率則用吾嚴終而又率敎則仍用吾寬也始不率敎則用吾嚴既而能改則用吾寬終而又不率敎則仍用吾嚴也一分率敎吾有一分之寬一分不率

敎吾有一分之嚴本質在人付之而已而我何與焉是之謂寬嚴適宜故吾未嘗不寬而不可以寬言也未嘗不嚴而不可以嚴言也未嘗不寬嚴得中而不可以寬嚴得中言也夫是以事無遺情而敎無遺術爾小子固皆當仕有官職也寬嚴之理所宜知者故特訓之小子志之爾

漳水平闊數里遇漲急則舟難卽岸多敗溺傷人予爲編修時起復北上至漳忽雨楫師請渡予曰聞漳遇雨則漲漲則敗舟傷人今雨安可渡楫師曰無傷也予問故對曰平漫之水焉能灌河灌河者山水也西爲遼州之山山有大雨則山水傾注奔騰而下洶湧敗舟然必行日且半乃能至此小人止日夜候望遼山若今日遼山雨猶渡何者卽水且未至也若今日遼山雨明日雖晴不敢渡何者水當至矣乃遼山昨日無雲今茲雨固漫平水耳焉能灌河予曰有是哉遂渡嗟乎天下之事其亦若此也夫世乃有不爲國之臣或謀利或規避害或苟且爲謀不臧而敢於造釁公然爲之以爲終吾任固且未發也迨久而發則承其後者當之矣故常使人憯無辜之患而又敢於爲今日之惡何者無辜之患人之貽於我者也莫

可支也不亦憯乎今日之惡我且貽於人者也莫我及矣不亦敢爲乎而當國事者又率苟且支吾了目前之事而不復究其端之所繇啓常使究者究幸者幸而國事日以壞是徒以今日之漲爲可患而不計昨日遼山之雨也其於功罪之實遠矣其亦異乎楫師之見也已又曰爲學亦然彼察理不精者眩於形迹未嘗不以今日之晴爲喜而不知昨日遼山之雨也以今日之雨爲憂而不知昨日遼山之晴也故多非禮之禮非義之義

隆慶六年六月二十一日予出京在良鄉縣夢一偉

丈夫衣冠甚古貌莊而和弟子六七人侍側予問從者曰此何人曰孔夫子予肅然起敬拜見之因問曰仁道至大夫子毎教人以仁而不言所謂敢以請夫子曰只一點眞心便是予又問曰桃仁杏仁皆謂之仁謂其純然桃杏之理無夾雜也謂其根幹枝葉皆具無欠闕也謂其生生而不息也仁之在人亦若是歟夫子微笑曰然又良久乃覺謹識之

楚莊王無災禱於山川曰此天忘我其説何如曰驕言也未災而懼懼而修政則國愈治乃俗所謂因病求醫因醫致壯者也但人患不知故必災而始懼耳

彼楚莊也既知其理矣則無日不懼無日不修政其機固在我也而何以災爲乎災而後懼而後修政則旣已災矣孰與夫無災而懼而修政之尤爲得乎人以無病爲安病而後謹固不如無病而謹爲尤安也而乃以無病爲不可豈理也哉故曰驕言也

問藺相如完璧歸趙楊龜山曰趙社稷安危之機不在璧之存亡夫以小事大古人固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能免者況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不出數年卒有覆軍陷城之禍徒以璧之爲祟也其説何如曰此迂談也秦乃虎狼不呑噬不已卽與之璧因能免乎且其併呑六國亦皆璧之爲祟乎相如於此亦以見國有死士尚有不可奪之氣耳而豈爲一璧哉太王避狄去之岐山之下蓋遷國以圖存也今必以太王律趙豈欲其與璧不免則棄其宗廟社稷而去乎秦幷呑天下卽去之何所邑何所避乎古云國君死社稷孟子亦云世守也非吾所能爲也効死勿去趙當是時惟有死社稷勿去而已於必不可免之中而先與之璧以示弱則何爲哉

問世傳漢高溺戚姬之寵遂欲奪嫡然乎曰此甚有説而後人不思也夫立嫡以長乃理之正苟非甚不

得已必不可輕易以啓禍端然太王舍太伯而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固自有説則以王季有聖子而武王有盛德也而況如惠帝之闇懦乎高帝艱難百戰以有天下豈不自愛其國家而以一姬之寵遂欲奪嫡失天下心蓋有所甚不待已耳當是時帝及呂后年皆漸高而新造之邦反側未定諸強功臣皆在列使帝后一旦去世太子臨朝固能安鎭而駕馭之乎未也觀後惠帝之動靜則可知矣而趙王類已故意屬之雖其幼然事體有定而吾撫之長任吾壽所至而隨以付之亦無可柰何矣其能保有天

下與否尚未可知也而不有愈於闇懦之已見者乎此帝之本情也乃卒以四皓從太子游遂以爲羽翼已成難動矣蓋曰吾以太子闇懦也而人心乃屬之人心既屬則不可拂故姑不易耳夫今之不易也恐失人心也而昔之欲易獨不恐失人心乎蓋今有所見故耳此其羽翼者之欺帝而計成之者也使帝之始欲奪嫡果惑於戚姬之寵而不顧失天下之心也則又何有於四皓彼戚姬之寵既能移帝愛子之心又何不能移帝敬四皓之心乎帝之殺韓信也卽其屬意趙王之心也以爲信之才如彼其功名之心之

盛如彼而太子闇懦如此若吾死而信在太子能安乎故必死信而後吾乃可以死此又其本情也帝爲身後計無所出遂恐心於信使太子能英武如帝則信未必誅令以屬意趙王爲眞惑於戚姬是亦謂信之誅爲眞反也而帝之本情安在哉曰若是則周昌何爲强諫張良何爲爲之羽翼曰立嫡以長理之正又况開國之君尤當爲後世法昌亦只說箇正理良亦只了得呂后之托而已非能爲漢深謀也彼惠帝之無子先死呂后之後死文帝之承統以衍漢祚之長皆天也非人謀所能及也昌諫良羽翼時能逆知其果如此耶惠帝死而假子立諸呂王漢祚幾移矣昌與良能預爲計乎昔者紂之母生三子長曰微子啓次曰中衍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中衍也尚爲妾已而爲妻而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啓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乃遂滅商夫惠帝無子先死呂后後死而文帝承統以衍祚也則昌之强爭爲有名良之羽翼爲有功若使呂后先死惠帝獨在位不能自立以喪天下則昌之諫良之羽翼亦太史之爭而已矣或曰太子易則彊悍之呂后

不肯但已趙王亦未能安家難且作而其禍方長故不如據正理以聽天命良之意或出於此曰亦是乃亦不得已爲之但謂其爲萬全之謀則未也

問沙中偶語何以知爲謀反又何以必見而後言曰此子房因所見以啓漢高令其早賞以安人心耳若偶語果是謀反則子房安得聽之豈預知其所語是謀反耶蓋因諸將士素有不賞之嘆因見偶語則以平日之心度之當是謀反欲漢高早處以了此事耳

問漢高殺丁公溫公極贊美之然歟曰丁公誠可殺誠可爲萬世賣主者之戒乃漢高之殺之也則亦任

其殺之而已若遂以爲美談則非也何言乎曰丁公爲羽將賣羽使失天下大不義當誅然使羽能誅之雖百斬無過也漢高既乞命其人以有天下矣而乃又殺之乎曰以大義胡不可曰漢高豈端爲大義哉不過假大義爲名實則利心行計耳楚人有兩妻者人誂長者長者詈之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詈人也夫急則乞命於人惟恐其不賣羽以活我也既得天

下又恐有賣已以活人而敗我事者遂殺其人以爲承戒而又借以大義之名盖一人之身而三取利焉亦狡矣昔有證父攘羊者以爲直父以攘羊獲罪則又請代父之罪以爲孝孔子曰異哉一父也而兩取名漢高之事有類於此夫取長者得矣而誂人之妻可乎斬丁公得矣而乞命於丁使之賣主何爲哉當是時不知有大義乎既已云云乃又云云狡矣若誠爲大義彼丁公特一戰賣主耳而始終賣羽使失天下者無如項伯項伯尤當斬也故曰高帝非爲大義乃利心行計者也或曰勾踐之誅宰嚭不同乎曰不同也勾踐家破國亡故曲身以結宰嚭其結之之心即殺之之心也若高祖之始遇丁公則只求生而已矣

問伊川云周勃當初入北軍亦甚拙何事令左袒則甚如右袒後還如何當時已料得左袒又何必更號令如未料得豈不生變只合驅之以義管他從與不從其說何如曰此不得其情夫勃之此舉乃計耳而後人未識得請言之曰雖天下至惡之人大逆不道而其形未著有從而問之者曰若從逆否於是顯然承伏世必無其人也則軍中之必無右袒可知已雖

天下至惡之人大逆不道而其形未著有從而問之者曰若從順否於是不以承伏世必無其人也則軍中之必皆左袒可知已況今日之域中誰家之天下光天化日六軍皆集而太尉臨之於上爲順爲逆死生禍福立見於前其事幾何如者而軍中顧敢有明爲右袒者耶夫左袒右袒舉手即爲之固至易事也以至易之事又令其自爲而以決至大之隱情豈非天下至愚乎且即左袒未必即爲劉也即不右袒未必即不爲呂也亦姑以應之而已而遂以信之豈非尤天下至愚乎漫以爲之則迂謬而無當謂以審其

向背則觀望而不忠皆人所甚諱也而大尉白眼爲之公然而以爲言豈其夢耶嗟乎兵以計勝大尉此舉固自有意非作事果如此也何者祿產爲亂諸軍從之久矣祿產既誅彼方懷懼於是而率之以誅諸呂彼必曰諸呂未滅姑緩我耳誅諸呂後必且窮捜我也其心如此而吾乃與之舉事則其中當有變當是時欲明言赦其反歟然反形未著吾乃明言其反而赦之則彼愈疑而爲懼愈深欲不言歟則彼猶夫疑猶夫懼也故以號於衆曰左袒者爲劉右袒者爲呂蓋計其必左袒也而使皆得以形迹自見吾乃可

因其迹而信之而其疑懼可釋卒之果皆左袒於是遂明言曰皆爲劉無爲呂者也吾可與誅諸呂矣而諸軍者亦皆釋其疑懼忻然以爲劉自慶即歸而語其妻子亦必曰吾皆爲劉者也豈爲彼呂哉於是反側皆安而誅諸呂果濟事蓋初左袒時非皆真爲劉也既左袒之後則遂皆爲劉者也初不右袒時非皆不爲呂也既不右袒之後則遂皆無爲呂者也而太尉獨心知之泯於無迹作事在此取效在彼人不得而識也而後世徒據其迹議之云云失之遠矣且人臣之爲國將以濟事也若曰吾只驅之以義管他從與不從則是吾只作箇題目管他濟與不濟也而可乎

問漢武輪臺之悔致堂胡氏謂人之壯也猶能自彊及血氣既衰則難於刻厲而以武帝之悔爲尤難然歟曰不然也武帝雄才之主平生多不覊之謀蓋自負其才俯視千古以爲吾之所爲當無不遂者也而至是七十有五矣征四夷歟所征安在而國已空求神仙歟所求安在而身已老頽景既促往事成虛所爲之不效可見者如此矣且奸人搆禍太子死讒歸來望思悲凉無那事窮心折追往嘆來故自悔耳蓋

苦無聊賴之後而當其言也善之時也若使前路尚多志無灰沮則尚冀所期之有遂未必悔矣故知老而有悔者乃人情所至壯而知悔者惟志士爲能老猶易壯爲難也易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夫悔過及時則補過有日老而空悔何嗟及哉雖然一旦盡改所爲而明其過於天下亦自英雄之事視彼齷齪者流怙終以死者何如哉故武帝此舉足可稱賢但惜其晚耳

問新莽之時何獨楊雄爲劇秦美新文貽譏萬世曰史稱頌莽功德者四百八十餘萬人豈四百八十餘

萬人者皆親至殿庭以口誦頌之而去哉固皆形之文字也但不傳耳雄有盛名故其文獨傳而後世遂以爲獨雄爲之其實不止雄也曰然則不可罪歟曰正不須責古云放飯流歠而問無齒决使雄能見幾以去不仕莽朝而却爲此文則可以文罪之雄仕莽既失身矣又何須責其文字卽無此文猶夫失身也譬之婦已失節而乃責其言語動止之不善卽言動皆善猶夫失節也噫雄學聖人之道者也我不意其學聖人之道而乃與亂世之四百八十餘萬人伍也我不意其學聖人之道而乃與喪節之婦伍也噫

問三國人才可與權是一時風氣生此等人才否曰非也乃時之使然也彼三國鼎峙互相吞噬存亡之機間不容髮機一錯卽爲人所魚肉故其君臣相親相結不自疑阻機合卽爲弗徇形迹有不必告於君者有不以語於人者蓋謀有所不可洩時有所不可失也期於濟事而已故可與權且其人便習既久智愈出而愈不窮不惟自家機熟而人之肯爲謀者日益衆故止見其多才耳迨夫承平既久法之把持日以深忠謀者君不爲主而旁人之苛求又甚夥故人皆務爲形迹非得令不敢行非有故事不敢行非標表昭著人所共見者不敢行胡然而掣肘胡然而獲罪用之謀臣遠避庸人則推委支吾苟利於目前習以成風所用之人不過如此雖有可權之才亦湮滅而已此所以無事而庸人盤據富貴而智士不得用一旦有事則束手無策而徒嘆國家之無人也

問昭烈疾革謂孔明曰吾兒可輔則輔之如不可輔則君自取之先儒謂以昭烈猶不能無疑於孔明然否曰此昭烈肝膈之語非疑也若果疑之卽爲此言固能止其不取乎蓋當是時魏吳皆在國家存亡之機間不容髮固非置遺腹朝委裘時也昭烈意以吾

兒可輔則輔之幸矣無容言也如不可輔必思所以爲處苟無所處則國家非吞於魏卽吞於吳而嗣子必爲其所魚肉吾何以瞑目於地下乎吾之於君義則君臣恩則骨肉今此基業固吾二人之所經營也君自取之不爲他得又吾所甘心者而嗣子得所依倚可不死於人手亦尚有利則吾乃可以死也若徒顧君臣之名義而卒不能保則何益哉昭烈之意固如此也如人有所愛物將死必貽諸其所厚者而死不爲他得則其意乃安昭烈之心固若是而已

問昭烈君臣曰昭烈之與孔明雲長翼德朋友而昆

弟者也昆弟而君臣者也其交固其義重始終不相疑始終不相負後代此等君臣不可再見

問昭烈大舉代吳何如曰古云兄弟之讎不反兵而鬬不反兵者謂見之卽鬬死且甘心不暇反兵計勝負也昭烈痛雲長之死故大舉代吳以用兵言則失策以其心蓋不反之義也

問孔明在隆中何以便知天下三分曰見得世上有這三箇人

問酈生下齊七十餘城韓信以兵屠之罪不亦大乎曰此酈生之罪未可遽責信也何以故曰志在救世

安民功無彼此此聖賢事也信一功名人耳安可以此責之當酈生之適齊也信方擁兵四十萬壓境而來所嚮無敵勢如破竹齊亦懼甚矣酈生假信之威乘齊之懼故一說而下之使非信且至雖百酈生其誰聽之哉則齊城之下固亦信之下之也乃賣信而獨勦其功以報沛公使信垂首捲甲徒然以歸信固能甘乎此所以剿徹之計行而齊城屠酈生烹也嗟乎始欲賣信而卒自殺其身豈不愚哉然則當何如處曰善處己者必先處人若不能處人安能處己酈生之適齊也宜先詣信說之曰聞齊聞將軍至甚懼將軍且不日下之矣雖然兵家先聲而後實貪其願得假將軍之威乘齊之懼以將軍之命諭之令以城下果以城下則將軍傳檄而定以報沛公亦可大省兵力不者且進兵未晚於是乃之齊說之曰韓將軍擁兵四十萬壓境而來所嚮無敵勢如破竹齊城不日下矣雖然韓將軍不嗜殺人所爲多屠戮者爲其拒也君誠能以城降韓將軍必且撫慰之傳檄而定則君旣不失富貴而數百萬之命亦皆可免其爲利害不亦較著乎韓將軍有是心恐君不得諭故令食其來君其自爲計不者吾且去韓將軍且至吾亦不

復來矣如是則齊城必下於是乃還報信曰事濟矣齊始聞將軍至甚懼旣聞將軍令其以城降也又甚喜今且下矣將軍可傳檄而定報沛公矣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之功也不用兵甲而以威聲下之功尤大也食其傳命而已庸何功如此則可以得齊可以免數百萬人之屠戮可以成信之功而酈生之功亦不爲細不止脫於烹也此不惟事勢如此亦天理人情本當如此耳曰信以不忍而戮數百萬人固無罪歟曰胡爲其無罪也酈生賣信激之而多殺酈生固可惡也今必痛責酈生之罪則信之恨氣自平恨氣平

乃從而責之曰將軍止以不忍之故遂誅殺數百餘萬人豈不亦殘毒甚哉如此則信自當俛首聽服不待辭之竟也若不明鄭生之罪以輸其忿而徒以責信之多殺則豈足以服其心哉此可為責人而蹶功者之明鑑也

問盧懷慎何人也曰賢人也曰時譏其伴食中書惡得賢曰此其所以為賢也何以故曰懷慎才固不逮德則有焉人臣最防爭妬自古國家大事多因人臣爭妬而敗若使懷慎伴李林甫食也則不可以伴姚崇何不可之有崇救時之相也懷慎居其次使其起

一私念曰彼崇何人乃處吾上而獨以功名顯於是凡崇所為必百計壞之又媒孽其短而中傷之則崇且身不保又何展其救時之畧乎不然而又曰彼相吾亦相也彼以功名見吾柰何獨無可見者於是用其私意橫生旁出混亂天下耳目以掩人之善而揚巳之能則崇動必有礙又何以展其救時之畧乎乃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故事皆推讓而不專寧甘受無為之名而終不為撓亂使崇得以展其才以濟國家之事非夫有體國之誠意有忘巳之公心何能若此則崇之有功於國懷慎亦與有也故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才雖未及德固長也而時人特據其跡遂譏為伴食夫才不足者在君子則讓人在小人則爭妬試觀自古賢相在位居其次者能不妬不爭安心伴食如懷慎者幾人則懷慎之品格可知矣又曰觀懷慎用人之疏可見其才位至宰相而家猶寒素可見其守薦宋璟韋可見其知人疾革宋璟盧從愿往候之臨別乃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憸人乘間而進矣公第志之將死之時而猶念國事若此可見其忠後果林甫用開元之政盡壞可見其先識凡此皆非徒伴食者所能為也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一

新鄭高拱著

新野 馬之騏 馬之駿 訂校

本語

孔子憲章文武盖時王之法不可不守也今言治者正不可妄意紛更只將 祖宗之法求其本意所在而實心奉行之縱有時異勢殊當調停者亦只就中處得其當便是不可輕出法度之外啓亂端也此不惟分所宜然 祖宗聰明睿知旣邁倫夷而又艱難百戰以有天下苦辛備嘗經練久熟其所貽謀爲法

旣審爲慮更深固非後世踈淺之見所能及也夫豈可以一事之未便而遂爭天下之全圖以一時之未便而遽梗萬年之長計哉

國家用人匪徒資治亦即以安天下之人也故大臣小臣分列上下散布內外又有士有胥史下至里社亦各有長多其等廣其途盡網羅天下之才而用之使天下之人苟有一長一藝異於齊民者隨其才之大小皆入吾之網羅彼其旣入網羅則皆有事於所職不惟顧惜所有而又有所望於進取孜孜焉畨死而猶有歉於所期之未遂故無暇於爲亂且等旣多矣途旣廣矣於是而不在網羅則至愚下之人而已矣至愚下之人安能爲亂即爲亂亦易撲滅而天下常可得安此英雄御世之微機也末季之世不知此意不以爵祿收拾人才乃徒用奸巧之人甘其諛佞徒用庸陋之人樂其委順彼其盤據要津不止壞國事塞賢路每每惡直醜正摧折天下之才以快其忮毒使人抑鬱寃憤無所控訴激而不堪之甚則黃巢之事所由起也且如元末兵亂朝廷更無可用之人則宜其世之無人矣我 聖祖起而掃滌腥羶一時佐命元勳固即元之人也使元能收拾縻以爵祿則

才不在下安得敗亾至此是可不爲永鑒也哉

天變誠可畏然天心仁愛人君亦是曲說求其理而不得則亦不之信矣今只云天災流行禍亂將作必須謹修政事愛恤人民以保固國家則災可無害不然將不可救藥而禍亂成矣此自實言自可使人君知懼

朝廷之上不可無忠誠剛正遠識之重臣彼其氣有夙養可以當大事而不懾謀有豫定可以平大難而不驚猝遇緩急國有所賴以爲安人有所仗以無恐若徒以奸巧褻細之人充摻宰鈞樞之任無事則結援蔽主倚勢作威自以爲可震四海一旦有

事顛頓倉皇神奪氣喪計無所出賣國從逆之事皆爲之矣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亂不起於亂必有其幾聖人當休否之時已謹苞桑之戒幾未動而先圖所謂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者也次之則亂幾有動能早識而亟圖禍亂可弭力亦甚省又次則亂形已出而後救之然亦必得撥亂反治之才竭力励勤僅而可免若至已亂則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故治亂之幾不可不深察也然惟有道之人能察之彼庸人者流燕雀處堂棟宇將焚猶㖩然以爲樂而方笑聖人之過計可與言哉

紀綱之壞莫大於國是之不明尤莫大於上下蒙蔽而人主終於不知夫國是不明則奸臣舞智以愚人邪臣黨比而醜正亂之道也然有時而明國法有行焉則猶可以爲戒若上下蒙蔽而人主終於不知則舞智者恬爲得計黨比者敢於效尤襲爲故常無復有發覺之者於是以威福爲已物任其播弄必至於亂而後已考亭先生曾云呂微仲范堯夫爲相用調停之說兼用小人更無分別所以成後日之禍如王安石罪既明白後既加罪於蔡確之徒論來安石是罪之魁首却於其死加太傅及贈禮皆備想當時也要委曲周旋他如今看來這般却煞不好要好便合當頭白其罪使人知得是非邪正所謂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須是明顯其不是之狀若更加旌賞却惹得後來許多羣小不服看來天下事須是先論其大處如分別是非邪正君子小人端的是如何了方好於中間酌量輕重淺深施用此言良是今觀當時今日紹述明日調停只在朝廷上混亂不了皂白無辨國事盡壞迄至靖康而後已有國者豈可使時事一至於斯　帝王創業垂統必有典則貽諸子孫以爲一代精神命脉我　祖宗燕謀弘密注意淵遠非前代

可及　聖子神孫守如一日治如一日猗歟盛矣迨我　穆皇未獲有所面授我　皇上甫十齡　穆皇上賓其於　祖宗大法蓋未得於耳聞也精神命脉既所未悉將何以鑒成憲繩祖武乎今日講經書後又講貞觀政要等書臣愚謂宜先知　祖宗家法以爲主本而後可證以異代之事不然徒說他人何切於用乃欲於　祖宗列聖實錄所載　聖敬事天之實　聖學傳心之法如何愼起居如何戒嗜慾如何務勤儉如何察讒佞如何總攬大權如何開通言路如何進君子退小人如何賞功罰罪如何肅宮闈如

何御近習如何董治百官如何安撫百姓如何鎮撫四夷撮其緊切編輯成書進呈　御覽在講筵則日進數條在　法宮則日披數段庶乎　祖宗立國之規模保邦之要畧防微杜漸之深意弛張操縱之微機可以得其大較且今日之域中　祖宗之天下即以　祖宗之事行之今日合下便是不須更費商證而自無所不當我　皇上聰明天縱睿智日開必因而益遡　祖宗精神命脉所在以覲耿光以揚大烈以衍萬年無疆之祚者將在於是則特為之引其端焉爾是臣愚犬馬之心也方遂請之而遂以廢去特

迹其意於此倘有取而行之者則犬馬之心亦自可遂不必出自我也

宰相天下之樞必得心術正德行純識見高力量大學問克經綸熟者方可為之若不試以事徒取文藝不揀其才徒傒俸資則豈能遂為百辟之師平章軍國重事而無舛乎

格心有根本有功夫有機括有次第不在諫諍上也還不在言語上也還不在形迹上

相業無迹其格心處君尚不知人又孰得而知之後人不在心上做只務形迹不在君德上做只論事功故相業鮮

致君以格心為本格心以誠意為本

今日輔德之事全未且莫說朝夕納誨格君心之非即平日何曾講論箇道理商量政事縱急緊不得已事亦只劄子往來而已書既不能盡意而又先經內官之手拆視而後進　上幾密之言如何說得君臣道隔未有甚於此也然事須面議乃得其情而面議不得開端不止內官不樂人主與大臣說話恐破其壅蔽而輔臣亦不敢若請面對君忽然問一件道理未必能知問一件事體未必能處原無本領當面說

箇甚所以亦不樂於面對也

輔德輔政平章四海只是至誠則得不然皆無有矣

聖祖罷丞相分其權於六卿而　上自裁決　成祖始制內閣以翰林官七人處之備問代言商確政務極其寵密然未有平章之任也嗣後遂理機務謂有比其久也則遂隆以師保之官稱輔臣焉雖無宰相之名有其實矣然皆出諸翰林翰林之官皆出諸首甲與夫庶吉士之選留者其選也以詩文其教也以詩文而他無事焉夫用之為侍從而以詩文猶之可也今既用於平章而猶以詩文則豈非所用非所養

所養非所用乎舊制固不敢議而就中有以爲之處焉亦無不可者誠宜於其選也必擇夫心術之正德行之良資性之聰明文理之通順者充之而即教之以翰林職分之所在如一在輔德則教之以正心修身以爲感動之本明體達用以爲開導之資如何潛格於其先如何維持於其後不可流於迂腐不可扭於曲學雖未可以言盡然日日提撕日日聞省則必有知所以自求者矣其一在輔政則教之以國家典章制度必致其詳古今治亂安危必求其故如何爲安常處順如何爲通變達權如何以正官邪如何以

定國是雖難事事預擬亦必當有槩於中也於是乎教之以明解經書發揮義理以備進講教之以訓迪播告之辭簡重莊嚴之體以備代言教之以錯綜事理審究異同以備纂修而應制之詩文程士之文藝在其後焉而命而耳提之日省而月試之養之既久則拔其尤者留之翰林既留之後仍以舊業日加淬勵閣臣時時督課與之講論試其所有之淺深觀其行履之實否比其久也則又拔其尤者而登用之如此庶乎相可得人相業必有可觀者翰林庶吉士固未嘗不可也今也止教詩文更無一言及於君德治

道而又每每送行賀壽以爲文栽花種柳以爲詩羣天下英才爲此無謂之事而乃以爲養相材遠矣

閣臣用翰林而他衙門官不與旣未經歷外事事體固有不能周知者而他衙門官無輔臣之望亦復不爲輔臣之學此所以得人爲難也今宜於他衙門官選其德行之純正心術之光明政事之練達文學之優長者在閣與翰林參用之如吏部必用翰林一人者然恒有其人繼繼不絕庶乎外事可得商確處得其當而無舛而他衙門官有志者亦肯習爲平章之業就中又可以得人也然此亦有　先朝故事如李

文達薛文清者皆自他衙門入便以爲例有何不可雖然必是當國者訪用惟公鑒別惟明乃可爲此事不然亦止濟其私而劉宇曹元入之矣

或曰古云立賢無方故太公用於磻溪傳說舉於版築蓋通天下而用之也而子獨拘之於翰林之間若臣一二之內不亦狹乎曰此別有論今只就　國制中爲之處耳程子云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非義也若論爲治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爲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爲則何義之有

人徒曰用賢才而不知賢才必須培養於先俟其成

而用之乃可以濟天下之務若不待其成而用未有不僨事者此非才之不美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雖種之美者而亦不可食也

國家用人必循資次固不可違然處之有道亦無不可益用人不在用之之日必須預爲之計官之職事不同人之才器不一今於緊要之官各預擇其才之宜於此者每三二人置諸相近之地待次爲備一旦有缺即有其人庶乎不乏不然則天下雖有其才而資不相及遠不可致安得輳用乎此惟有爲國之心者可與言之

今有百鎖焉亦有百匙焉各尋其匙而投之無不利者若以爲鎖固在此匙固在此也而槩以投之則鎖與匙俱壞夫官各有所事而人各有所長以所長治所事則人既得展其能事亦可底於績苟用違所長未有不敗者矣今天下非無才也而事功不與者鎖匙之用背也然匙固在也

才德兼者上也有根本而才氣微者次也有才氣而根本微者又其次也然皆不可棄以才氣勝者用諸理繁治劇以根本勝者用諸敦雅鎮浮若夫鈞衡宰制之任必得才德兼備之人而闕其一者斷不可以爲也

今人只用形迹更不察實故有務爲夙夜奔走之狀以爲勤者然有益於事則鮮務爲慷慨憂時之說以爲忠者然有濟於事則鮮夫無益於事勤於何有無濟於事忠於何在若在上者惟要諸有益於事者爲勤有濟於事者爲忠而形迹不得以爲溷則務實者既可以奏功無實者亦不敢增憂

國家倣虞廷之制文官三年考滿三考始論黜陟然朝覲考察既有所汰而在任又有歿亡丁憂事故去者則安得便有九年滿者補之故後又有推陞之例

推陞之例行於是九年考滿者鮮矣然前朝官尚久任三考尚有其人又後久任之法不行固有未及三年而陞者焉又有陞未三年又陞再陞者焉蓋四五任未一考而況三考乎其九年考滿者間見翰林史官衛經歷等而餘不復聞然亦止有陞而無黜是考績黜幽之典廢此考察所以不能無也然法不能無弊而行之既久其弊更不可勝言乃逡襲爲故套無復置議者此士風日敗而治理所以不興也自今言之以六年之官而考於三二人以六年之事而核於三二日則豈能得其善惡之真所以毀譽肆出飛語

中傷而行事者遂以爲據大奸任其彌縫小過取以塞責十分曾無一二之實此一弊也六年之間其考滿者率加以美辭又數陞遷有至二三品者而考察之時乃又以原官搘摘而黜謫之夫使其不肖固當處也乃何故加以美辭又數陞遷既加美辭數陞遷乃何又以原官黜謫之先後不一自相矛盾非所以示勸懲於天下此又一弊也每考察滿所去之人前後不相上下其數未足則必取盈其數已足即不復問天下豈有六年之間不肖者皆有定數其爲苟且了事可知此又一弊也考察各衙門皆須有人如此

衙門已有人矣遂不復動曰難爲他衙門也如彼衙門無人亦必以人實之曰柰何空此衙門也夫考察本爲去不肖也使不肖者多不妨盡去無不肖者不妨不去而所爲乃如此徒使不肖者徼數多之幸而賢者受轅數之苦此又一弊也惟其如此遂使考察之時不肖者造作言語鼓弄風波傾陷善人以圖衙門有人而可以免已其善者則畏縮而無以自藏蓋非惟不能去不肖而尤以長人不肖之計傷賢者之心此又一弊也被黜者既不許辯科道糾劾不公之例又復不行遂使權奸於此行忮害之毒以爲此乃死局禁錮終身者矣乃以平日所憾所忌所異已者推入其中使抱沒齒之恨而不得再見天日以此人視考察如必不可脫之囹圄如萬丈必不可出之陷穽惟恐推其身於此蓋曰平日之蹭蹬貶黜猶可言也一推身於此則不可言也而承奉權奸無所不至惟恐少忤其意而旋毒於此焉是以朝廷癉惡之條徒爲權奸作威固黨之具不惟臨事行其傾陷之計而平日猶持此以爲嚇制之機使朝臣垂首喪氣無復志節皆由於此此又弊之大者也嗟乎其弊一至於此乃國家亦何利而爲之今宜以黜汰之事令考

功司河南道行於三六九年考滿之時於理爲得或曰　祖宗九年議黜三六年不爲早乎曰九年者既百無一人焉而三六年又不議黜將遂無黜陟之典乎且考察有不一載而去之者矣三六年議黜不有愈於不一載而去之者乎且彼一人也考功一司官考之又總之於堂上河南一道官考之又總之於堂上耳目既多實自難掩又非一日而了乃得以從容體訪審覈是以衆人而考一人以數時而完一事復者復陞者陞黜者黜謫者謫事自精確必不至於虧人而是非大相遠也蓋考察畧而考滿詳考察粗而

考滿精考察睽昧而考滿明白考察匆劇而考滿從容較而言之自知矣然又有未及三六九年考滿而改節恣肆者則考察亦不可無但不必定在六年只偶一爲之去其太甚者數人示戒而已其有被害虧枉者許人指言研審得情仍爲昭雪庶小人不得施其溷飛語不得遂其讒奸人不得終其毒日日考焉惡者不得徼六年之幸人人自考焉善者不至恐懼數之及何不可者獨柰何必舍精而事粗舍詳而事畧舍明白而事睽昧舍從容審核而徒事於匆劇鹵莽者也

大明會典凡官員任滿考覈及朝覲考察各有定制若因事考察間一舉行無常例然在 國初未有也正統元年始奏准兩京五品以下官員從本衙門堂上官考察如有不才及老疾者本部驗實具奏定奪景泰三年奏准六部等衙門堂上官考察各屬主事等官才力不勝者降典史老疾官冠帶致仕天順八年奏准本部都察院會同內閣考察在京五品以下文職並在外布按二司官有不公者許令科道官指實劾奏南京各衙門照例考察有不公者令南京科道官劾奏成化四年令兩京文職堂上官曾經科道糾劾及年老不堪任事才德不稱職者各自陳致仕取自 上裁五品以下官本部會同都察院及各堂上掌印官公同考察年老無爲貪浮酷暴者革職弘治元年令兩京五品以下官照例考察其被黜之人有造言生事摭拾妄奏者發遣爲民十年令兩京官照例考察然皆十年一行亦未有一定之題目一定之處分也至弘治十七年始令六年一次考察遂至今爲然然事例有八目四科曰貪曰酷爲民曰不謹曰罷軟冠帶閑住曰老曰疾致仕曰才力不及曰浮躁淺露降調外任法可謂密矣乃行事者不體朝廷

之意而皆襲爲含糊睽昧不明之說曰貪而已更不列其貪之狀曰酷而已更不列其酷之狀曰不謹而已更不列其不謹之狀餘皆然徒加之名不指其實不止罔者無以壓服其心即當其罪者亦無以壓服其心何者未有以明之也然此有二弊焉訪之不的知之不真若明指其實則不符者多矣此其一也內閣部院之臣於內有所私意中傷若明指其實則必將以無作有以輕作重私害昭然在人矣此又其一也夫是以止加空名而不指實事使天下徒有駭疑而不得其故言官縱欲指摘而不得其端遂苟且了

事之圖泯權奸傾陷之跡便已以殘人假公以威衆莫甚於此也而朝廷法度可如是擧行天下人才可如是摧折乎今誠宜於考察時令部院官務覈名實某也貪必列其貪之事某也酷必列其酷之事某也不謹必列其不謹之事餘皆然明言直指與天下共罪之而又申飭　先朝有不公者科道指實劾奏之例則庶乎私意中傷者不敢公然肆其所爲而其平日體訪亦必務詳愼的確不敢鹵莽塞責以自取罪戾斯不惟於懲汰不肖之中存愛惜人才之意而公道昭彰人知勸懲治理其可興矣

國初外官除朝覲考察外又令御史按察司巡撫及吏部差官會同考察在洪武永樂洪熙年者各一宣德景泰年者各二法各不一乃後亦不復行弘治六年考察奏上　詔考察官員未及三載議黜者非有實跡許復任或以澄清或以愛惜意可想見今只以朝覲考察付部院行之無復　朝廷裁處者矣

朝覲考察天下官員皆是藩臬及府官面說各屬賢否而去留之予辛未典其事見說事者多不審確毎不合者必呼其人至前數其罪狀而黜之率皆承伏無辭蓋予體訪既久參伍又多故頗有以得其實而

明言之而上司者多不知也以此知上官於所屬賢否亦甚浪然因又以知前此司考察者率含糊了事只憑兩司說罔所駁正噫此天下大事也必須明言其罪乃可以服其心乃可以風示天下使知廟堂自有明鑑有司者既不敢肆其惡而上司者亦不敢肆其欺庶少得朝廷考察本意顧可草草然哉

考察投匭其私更不可言夫投匿名文書律有重禁乃以科道官而可爲此乎夫既不出名則一人而數十投可也而可遂以爲公論哉此宜痛革只當各具訪单呈於都院會於都科則害人者不得行其計矣或曰如招怨何曰爲　朝廷官幹　朝廷事得怨乎已務避怨可使天下無公道乎

考察者不許辯是矣而行私害人者亦當處被害者亦當爲之昭雪被劾者不許辯是矣而行私誣人者亦當處被誣者亦當爲之昭雪如此方是大公之道皇極之言曰無偏無黨無反無側無有作好無有作惡王道也

吏部每兩月一次推陞天下府同知以下官員其事重大故事文選一主事管揭单单者一官一单書其年貫出身歷履資俸保薦有無考語美惡無所不備

者也揭者查其資俸考語之當陞者揭出以授郎中郎中呈之冢宰而定其陞遷者也然獨一主事管之使主事而不公也可遂任之乎予甚不然之且員外同司侍郎同部奏本皆列名而事則不許其知何居然此豈故為是密哉其中固甚有敝貪者通貨賂私者酬親故奉承者供權貴故惟冢宰與郎中自為若公於人固有所不便也予更甚不然之乃遂改其事每當推陞時令該司以天下官單俱送後堂二侍郎與闔司官吏公同查對揭其當陞者付郎中以呈予而定陞遷蓋光天化日之下十目十手所共指視非

惟人不得私即予欲有所私亦不能也初司官以不便故甚難之予欲參究乃不敢言而二侍郎亦力辭恐致司官之怨予讓之曰非其職而強為者謂之攬權攬權固不可如其職屬之為而不為者謂之推委推委獨可乎且公大臣受祿厚豈以無所事事為稱職耶二侍郎不得已從之予以為天下至公聖人復起必不易此矣乃予歸而尚書某者首變其事仍舊夫自私而變之為公也有何不可乃自公而變之仍為私也意欲何為乎而又嗾言官劾侍郎魏學曾攬權看單夫以吏部侍郎公同看吏部推陞之單為攬權則必欲其尸位為可哉此事寔予所為魏又予強而後可者而乃以受訕是予之累之也君子不以己累人故特為白其事且當是時魏以正言忤當路意犯其深忌甚恨附當路故嗾言官劾之曰看單者借之為辭耳借之為辭而乃以天下至公之事為罪亦可笑也

李吉甫為相謂中書舍人裴垍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為我言之垍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畧盡當時翕然稱吉甫

為得人夫垍非銓衡之官評騭人才者乃一問之間即疏得三十餘人又皆副用果何以能此哉固云精鑒亦素留意人才故也今雖銓衡之官日評騭人才乃一問之間能疏得三十餘人否即疏之能皆可用否

官不久任必無善政然超遷之法不行小轉之法不革欲久任不可得也

守令親民之官最為緊要使天下守令得人太平即此而在國初猶重此官進士往往為丞簿正官之重可知也乃今州縣正官皆以初仕者為之彼其民事

旣非素諳而守身之節愛民之仁處事之畧漫無考證乃卽授以民社待其敗事然後去之而民已受其毒矣後之來者亦復如斯是不以官治民而以民試官也是所謂美錦而使學者製之也且俗重甲科其非出諸甲科者禮待旣輕前路又狹旣多摧沮而所謂甲科者又多輕薄視民如草菅任情殘虐其間有稱善宦者亦民事未諳不過飾虛文以媚上為悉政以徇名勉習時套以規進取而實政之及民鮮矣然又有少不更事取敗者及旣知之則已為世所棄悔不可追矣此不止民不得被愷悌之澤而養之不俟

其成用之不盡其才鹵莽而使之鹵莽而去之人才亦可惜也

予攝吏部時審錄重囚蓋詳閱文卷者月餘乃集刑官於朝房件件面究者又十餘日又奏請朝審分為二日以盡其詳審時各令盡言面察其情頗為盡心是時重囚凡四百七十起乃審出冤獄一百三十九人其餘尚有情冤而證佐未甚的者不敢釋也因知司刑者亦甚草草至今每一念及猶甚哀矜焉

祖宗之法宮闈不預朝政戚畹不干國典臣下不得交結朋黨紊亂朝政不得交結近侍官員扶同奏啓不得上言大臣德政意深矣哉

或問赦曰赦甚害事有國者亦明刑而已矣何赦為何言之曰刑不清而恃赦則平日之戕良也多刑清而徒以赦則今日之縱惡也大每見赦後亡命無賴在配所者皆還舊惡不悛一時里閭甚受其害是放虎狼虵蝎為仁而不計其所傷之衆也曰國有大慶獨加寬恤不可乎曰大慶當與君子共之而何縱小人為也曰易曰赦過宥罪書曰眚災肆赦不然乎曰過者無心之誤眚卽過也災謂出於不幸者也故赦之乃書又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夫苟過雖大必宥

苟故雖小必刑固非不問過與故而咸赦除也且赦過者無日不然亦非數載而偶一行也是故赦過者雖無日不然而猶恐其少赦故者雖數載一行而猶病其多

閣臣擬旨每云着法司從重擬罪此言大謬夫二罪俱發則從重論謂其有輕有重故獨從其重者也今一罪只有一律雖變遲處決者亦只本律非一罪二律有輕者有重者而可以如此如彼也則何以從重乎曰從重是不用律矣

問何謂失機曰機者勝敗存亡之機失機者失其機

括而至於敗亡也律不可明言敗亡故曰失機猶之指斥乘輿謀危社稷乘輿謂天子也不敢言天子故言乘輿也社稷謂國家也不敢言國家故言社稷也由此言之則機可知矣今戰失三五軍士即謂失機夫戰固有委而棄之者矣機固在三五士耶

聖人制刑所以詰奸禁亂安天下之民也固不可流於苛刻亦不可流於放縱乃今司刑者鹵莽草畧既不盡心却又每以出人罪為長者雖盜賊皆曲意放之以為陰騭若然是謂明刑者為不仁也縱惡長奸殘害良善敗壞國事莫大於此

人臣修怨者負國若於所怨者避嫌而不去或曲意用之亦負國何者人臣當以至公為心如其賢不去可也用之可也如其不賢而徒務遠己之嫌沽己之譽而以不肖之人貽害國家豈非不忠之甚乎然人每只以能用讐者為賢可見道術之不明也或曰世固有假為國之公而寔以行其報怨之私者焉彼不愈於此乎曰是又奚足言哉大抵人臣不可有私有一分私心便於臣道有一分虧欠不論用讐去讐只有作意處便是私便負國也

人臣苟有為國之心便自有推賢讓能之意如人於有才者則不能容嫌其勝己也超進者則不能容嫌其先己也剛直者則不能容嫌其性氣難相處也遂皆任情排去而國事無人幹濟畧不之顧雖至喪人之國家所甘心焉皆是一箇己私無為國之心故也若有為國之心必且讓他替朝廷幹事那勝己先己有甚大事那自家難相處有甚大事故為國之人苟便於國即不便於己亦所必為不為國之人即十分便於國但有一毫不便於己者亦所不肯

創業之君立法垂統如造屋然賴我　祖宗造得屋子堅牢至今天下廕庇其下先輩還有人看守後來

非惟不肯看守却被人日日拆損至今拆損益甚不復可再拆損矣然原來間架尚在苟有肯脩葺者依舊牢固却只還去拆損誰曾換得一塊磚添得一片瓦　祖宗萬年良法殊可惜也

史云李林甫欲閉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詔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輙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璡嘗上書言事明日黜為下邽令自是諫諍路絕矣史又云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為上所厚者始則親

結之及勢位稍逼輒以計去之雖老姦巨猾無能逃
其術者噫其亦奸之魁歟
用人者不取其大每以一眚棄之故慷慨任事之臣
鮮而國事不支不論其大而徒以無過用之故委托
持祿之臣多而國事日廢昔子思薦苟變於衛侯衛
侯曰吾知其可將然嘗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
曰聖人官人猶匠之用木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
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以二卵而棄干
城之將不可使聞於隣國也梁主用段凝監大軍河
上敬翔李振屢請易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待其

有過社稷已危矣用人者宜思此
用人不論其才只取無過然非無過也未用耳用之
而其過出矣猶不如前者多也
其人雖不可用然未有代者不可輒去恐後更不如
愈不好矣然必須豫求其人得其人則即去之可也
教之廢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國制宗伯司教然乃秪
具儀文化民成俗之道全未之講成均造士令教以
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監規在焉督學勑云學者讀書
貴乎知而能行今皆不復省覽至於臥碑則士之經
目者鮮矣科目以文藝取士士只文藝是競父兄師
友之所督勉惟此而已而性命之理禮樂之實存心
制行之方事君澤民之術漫然其不知也遂使天下
之人惟務得官以爲耀積橐以自肥始乎利終乎利
寡廉鮮耻患得患失甘爲鄙夫而不自知則以素無
教故也於是國家欲求一知道理之人尚亦難得況
有道德者乎然則治道何人與擧綱常何人肩任識
者所爲深慨也
偶過一學究見其壁上有宋眞宗勸學文云書中自
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車馬多如簇書中
有女顏如玉予取筆書其後云誠如此訓則其所養

成者固皆淫泆驕侈殘民蠹國之人使在位皆若人
喪無日矣而乃以爲帝王之勸學悲夫
欲興治道必振紀綱欲振紀綱必明賞罰欲明賞罰
必辨是非欲辨是非必決壅蔽欲決壅蔽必懲欺罔
欲懲欺罔必通言路言官之言雖未必可盡聽然山
有猛獸藜藿不採必使敢言然後宄竊之輩不敢爲
奸縱有不可聽者必須容之勿遽震之威震之威則
人皆結舌以言爲戒倘有王莽曹操之竊國李林甫
秦檜之弄權無人發覺人主何由得知之哉
趙高欲奪秦權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

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馬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莫敢言其過葢自古奸臣欲竊國柄者必塞言路而後可便其所爲人君若能知開言路之利於國而塞言路之利於奸則自無難於聽言矣

臣患君之不聽言而臣之言未必可聽君患臣無可聽之言而可聽之言君未必能聽夫言善而行國事乃成言不善而行國事乃傾臣可以必聽爲得乎不善言是用其國乃殃善言是用其國乃昌君可以不聽爲得乎

唐憲宗問李絳曰諫官多謗訕朝政皆無事實朕欲謫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如何絳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塞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晝夜思惟朝刪暮減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恐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憲宗善其言而止斯意也不可不令人主知之

今人不爲聖賢之學則以爲安常爲聖賢之學者則以爲好名也夫聖人之書人皆讀之矣止許讀其書乃不許講明而身體之歟今人不講大臣之業則以爲守分講大臣之業則以爲好進者也夫孔子匹夫而談帝王之事豈亦好進歟此風既久遂使聖賢之學不明於時大臣之業不見於世爲學爲政苟然而已尚何望孔孟而伊周耶或曰講學者却又立門戶結黨與罔利文奸壞國家事談大臣事業者却又勦說以躐進故人惡之爾曰誠然夫沙中有金欲得金也而盡收其沙可乎欲去沙也而並棄其金可乎惟當國事者求之以誠鑒別能精收其眞去其贋斯得人爲用而又不爲所溷矣若遂以魚目爲明珠則又爲禍大也

人只看得箇功名重則遂甘心爲盜賊爲禽獸皆所不顧哀哉

今之士風可爲極敝從宦者全不知有君臣之義徒以善彌縫善推委移法以狥人者爲賢而視君上如弁髦苟可欺蔽無弗爲也亦全不知進退之節徒以善援附善躐取善賣法以持祿者爲能而棄名節如土梗由他笑罵所甘心也有人言及君臣之義進退之節者則駭異而非笑之噫主本既亡廉耻又喪則宜其爲公室之豺狼私門之鷹犬也已

今人做官只於躐取高崇權勢烜赫者則羨之更不

問其得之正與不正其正色直言論貶蹭蹬者則輕之吏不問其守之正與不正理既不明氣亦不振一片軟熟成風低頭閉目奔趨巧媚以為善官這等模樣為禍不小脫有權奸誰其摘發脫有扱扈誰其批抗噫亦可畏也已

裴晉公得遇憲宗建立功勳身係安危者二十餘年何其偉也後文宗時復出迄無所為人乃嘆其不遇向非有先立之功在人耳目以為證據而徒出於敬文之時則度亦常人而已矣

人臣要以尊主庇民為心苟有是心惟其所為必皆

有益於國不然則所為者莫非粉飾之具即奔走不息以為賢勞求諸其實皆無有也

世之言治者必曰三代然夏有天下四百三十二年商六百四十五年周八百六十七年合為一千九百四十四年其間稱盛君可為法者禹湯文武而已守成之君則啓甲太戊武丁成康而已共止二百餘年餘皆不足觀矣夏啓之後篡弒累世周至小雅陵遲已甚然則欲法三代者固自有在也

三代而後如漢文帝者可為守成令主唐宋皆無之我　孝皇則可與伯仲

伊川先生云漢高安能及我宋祖此言却過自今言之宋祖何敢望漢高者而乃顛倒如是固是本朝開國之君然只稱其美諱其過而已豈得抑揚不倫之至是乎孔子周人何嘗獨稱武王勝似禹湯之君

史稱李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妬賢嫉能排抑勝已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悟也此不止林甫為然自古奸人亂國者大較若此

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人君於犯言極

諫之臣不可遽以怒心待之須少寧耐回轉以觀其意之所在一回轉間景象就別始覺可怒而終覺其可嘉者有矣此等工夫人主不可不用每有言至即動此機此其熟日於聽言何有且此工夫在平時用更好蓋未有言至而先思其理當如此則平心和氣之時見理更真既能前定則對景時自不覺其言之忤矣

要得天下治只在用人用人只在用三箇人一箇首相一箇冢宰一箇臺長首相得人則能平章天下事務件件停當冢宰得人則能進賢退不肖百官莫不

稱職臺長得人則能振揚風紀有不法者率衆臺官糾治之而政體自清如此則元氣也克神氣也振天下何愁不治若其他用人行政都在三人項下固舉之矣然這三人中尤以首相爲要

媢嫉之人不止害賢害國而亦往往自害其身如元順帝時江淮盜起張九四據高郵韓山童男據臨濠徐貞一倪蠻子陳友諒亂漢沔天下岌岌乎矣丞相脫脫統大師四十萬出征聲勢赫然至高郵連戰皆捷分遣兵平六合賊勢大蹙天下方有可望之勢而丞相哈麻已忌其功譏於元主云天下怨脫脫貶之

可不煩兵而定元主納其讒遂詔散其兵而奪之師遂大潰皆爲盜有天下遂不可爲哈麻猶慮脫脫再入相矯詔酖殺之後一年東南州郡多陷其言不驗乃受杖死夫當時何時也使脫脫之功成則國可安國安則已身亦有所托而富貴可保乃徒以忌功爲念讒脫脫而又殺之不知脫脫死而國不可支國不可支則吾身將何所托況國且未亡而身已先戮乎害人而身亦不免彼媢嫉者誠不知其何如爲心也故曰天下亂無全國國亂無全家家亂無全身噫可以鑒矣

周禮荒政十二其十一皆寬恤而終之以除盜賊王浚川云利之而後除之若曰可以生矣不悛而後殺之也然乎曰不然也年穀順成卽有狗鼠之盜無能爲亂凶年饑歲民方窮苦無聊彼奸俠不逞之徒乘機竊發召呼之間流離餓殍易於相從亂之所由起也故良民之寬恤者不一而足而於盜賊獨加嚴焉曰除者加之意之辭也不止祛害安民亦所以弭釁端保國家也若謂利之而後除之則何時不然者而獨於荒年云爾乎世有等迂腐有司不識事體務爲煦煦之政荒年賊民搶掠則曰彼饑也搶亦無妨嗟

乎是縱之爲亂也搶掠者邦有常刑固未曰荒年姑不行也而安得卽以弛耶聖人之所致嚴者而俗吏以行其寬徒使孱良無主而地方日以多故其猶可撲滅者幸耳

或曰北虜封貢之事獨先生力主之乃滿朝皆有異議何也曰議也者可否參者也使果是而舉朝非之是何愚者之多也使果非而舉朝是之是何智者之多也蓋當是時不止識闇莫能究其利害所歸且皆無心爲國徒爭發言相左恐事不可諧則以爲莫道不曾說來推委而已豈有眞心哉曰今事體已定數

年矣朝廷既尊而又每歲省內帑數百萬之金省邊民數百萬之命省邊方室廬畜產數百萬之焚掠寇邊之外孤客可獨夜行無恐葢數百年來未有若此者也人乃始皆欵服稱盛天下一辭曰斯又不然虜人叛服無常豈可以其一時欵順遂為安乎正當乘時脩戰守之備日積月累成吾全勝之勢備脩勢成則伸縮之機在我虜任其叛服吾皆有以制之不然彼服而吾為之喜彼叛而吾為之憂是機在彼不在我矣故曰不恃人之不吾犯恃吾不可犯也不恃人之不吾欺恃吾不可欺也

他日莫道夷簡不曾說來此非大臣之言也大臣以體國為心以濟國事為忠苟濟於國夷簡不曾說來何害苟無濟於國夷簡說來何為今不務事之必成而徒為形迹曰他日莫道夷簡不曾說來為立形迹以圖免己之咎是大臣體國之心濟事之忠乎

人有比德則朝無公論彼其各結腹心各引羽翼則各言所言蒼黃反覆公論何從出

問胡致堂云劉晏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也然亦有可法者五而卒不免於誅死何也利於公必不利於私不利則怨生怨生則禍起故史稱衆頗嫉之是必有說以故善為國者不諱利善持身者不言利利對害而言背於義也然歟曰非也此正所謂徒以不言利為高而使人不可為國者也夫晏也使其讟貨自豐是言利也然而所領者度支之官理財固其職也且死之日籍錄其家惟雜書二乘米麥數斛而已而天下皆嘆其廉非徒利也使其為度支也務損下以媚上如桑弘羊輩之為是言利也乃史稱其理財以養民為先因平準法幹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用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僨而復振晏有勞焉是幹國之臣也利於

公亦利於私國稱其能而民亦戴其惠者也非若桑弘羊輩之為者則何謂言利也夫以理財之官為言利是理財之官不當設也居理財之官而能舉其職者為言利是居理財之官者不當舉其職也而可乎晏功名日盛而眷遇甚隆故媢嫉之人如常衮輩者乃忌之非以聚財而為民所怨也至其誅死也則因昔常奏詔勘鞫元載罪伏誅其黨楊炎坐貶後炎專政銜私恨為載報讐遂誣搆以死而天下寃之使晏不勘載事雖理財固不死也勘載事雖為不理財固亦死也是非以理財死也明矣胡乃不察事實不為

晏惜不咎德宗之不明不著楊炎之極惡而徒以晏
曾理財而死遂謂是言利背義之爲害如天道報惡
者然亦謬矣將使司國計者不以足國爲務而徒以
不言利爲高則國家何利焉嗟乎兵以平亂乃不論
丈人之師弟子之師而世俗之論徒曰兵者老氏之
所忌是使天下無兵也刑以詰奸乃不論出乎哀矜
出乎苛刻而世俗之論徒曰皐陶之無後謂其主刑
也而遂有縱盜賊以爲陰隲者是使天下無刑也不
特此耳龍逢比干亦皆誅死豈亦言利背義之爲害
耶固知胡氏之說不當事情不可以爲訓也

古云招之不來麾之不去理數曰口談耳招之不來
可也麾之如何不去

國家財賦仰給東南漕粮不至則京師坐困然漕河
甚可慮年年淤塞年年修築爲功促迫勞費既多又
不的當而挽運猶阻此其一也且一衣帶之水築之
甚難決之甚易通之甚難塞之甚易意外之防猶不
可忽此又其一也予昔當國時念此至深乃計通海
運非元之海洋中運也乃邊海一道商販私徃來者
自淮直達京師一風之便數日可至既不患於遲延
而較諸漕河挽運且省無窮之力況海運既通則漕
河自可安心修築不至迫促而罔功奏功之後二路
並運脫有一路之阻亦自有一路之通京師可以坐
俟無憂且國計即不專恃漕河則意外之防可弭所
以伐謀者既此而在此萬年之計也先是予議開膠
河蓋前人曾爲而未成者開此則自淮入海直達天
津甚近乃差科官徃勘有司者胥謂難成然恐拂予
意不敢言予密知之即貽書科官曰吾所爲開海運
者爲 國也獨奈何以難成之事病 國乎既不便
即已之予固無成心也然粮運可慮其語諸有司當
更思所以爲計者於是梁巡撫夢龍王布政宗沐胥

以揭帖報予曰海邊一道乃商販私通徃來者自淮
抵京更捷且邊海不險又不費脩築甚便可行予聞
甚喜即令奏 上予力主持行之二君區畫周詳措
處停妥造舡堅好諸事完備海運遂通剋日而至人
皆快之會予去位當事者務反吾所爲隨議罷所造
海舟棄之無用沿海諸備皆廢可惜也然此計終難
寢當必有爲 國謀忠者姑書記之

議罷海運者謂偶有六七艘之漂溺也然昔漕河泛
漲衝決時曾以百萬石委之泥沙詎翅六七艘哉聞
之山東邊海人云海行須有節次惟海人知之經畧

者亦曾設有海人乃運官專其利不用故罷今海運不行海人猶商販往來無患獨無根舡耳予聞而三嘆夫不求弊之所在而徒因噎廢食縱他日必有行時然又勞費一番矣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一

容齋隨筆十六卷續筆十六卷三筆十六卷四筆十六卷五筆十卷

（宋）洪邁撰

宋嘉定五年章貢郡齋刻元大德九年補修本（三筆卷一至十六四筆卷六至十六　五筆卷一至十配明弘治八年華燧會通館銅活字本）

容齋隨筆十六卷續筆十六卷三筆十六卷四筆十六卷五筆十卷內府藏本

宋洪邁撰邁字景盧鄱陽人皓之子紹興十五年進士歷官端明殿學士事蹟具宋史本傳其書先成隨筆十六卷刻於婺州淳熙間傳入禁中孝宗稱其有議論邁因重編爲續筆三筆四筆五筆續筆有隆興三年自序三筆有慶元二年自序四筆有慶元三年自序亦各十六卷而五筆止十卷蓋未成而邁遂沒矣其中自經史諸子百家以及醫卜星算之屬凡意有所得即隨手札記辨證考據頗爲精確如論易說卦寡髮之爲宣髮論豳風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之文爲農民出入之時非指蟋蟀皆於經義有裨尤熟於宋代掌故如以宋自翰林學士入相者非止向敏中一人駁沈括筆談之誤又引國史梁顥傳證陳正敏遯齋閒覽所紀八十二歲及第之說爲不實皆極審核惟自序稱作一筆首尾十八年二筆十三年三筆五年四筆不費一歲蓋其晚年撰著堅志於此書不甚關意草創促速未免少有牴牾如謂劉昭註後漢書五十八卷補志當在其中而不知所註乃司馬彪續漢書志章懷太子以後漢書無志移補其闕又駁宣和博古圖釋雲雷磬所引臧文仲以玉磬告糴之文謂左傳並無其說而不知出自國語中頗爲失檢又如史家本末及小學字體皆無所發明而緣爲一條徒取速成不復別擇然其大致自爲精博南宋說部終當以此爲首焉前有嘉定壬申何異序明李瀚馬元調先後刊行之考永樂大典所載應俊合璧琴堂諭俗編中有引容齋隨筆所論服制一條而今本無之豈尚有所脫佚歟明人傳刻古書無不竄亂脫漏者此亦一證矣

容齋隨筆五集總序

知贛州寺簿洪公伋以書來曰　從祖文敏公由右史出守是邦今四十餘年矣伋何幸遠繼其後官閑無事取　文敏隨筆紀錄自一至四各十六卷五則絕筆之書僅有十卷悉鋟木于郡齋用以示邦人爲想像抵掌風流宛然如在公其爲我識之僕頃備數憲幕留贛二年至之日　文敏去才旬月不及識也而經行之地筆墨飛動人誦其書家有其像平易近民之政悉能言之有許不平者如許之於其父而謁其所欲者如謁之於其母後十五年　文敏爲翰苑出鎮淛東僕

適後至濫吹朝列相隔又旬月竟不及識而與其子太社梓其孫參軍偃相從甚久得其文愈多而所謂隨筆者僅見一二今所有太半出於淛東歸休之後宜其不盡見也可以稽典故可以廣聞見可以證訛謬可以膏筆端實爲儒生進學之地何止慰贛人去後之思僕又嘗屬陳日華盡得夷堅十志與支志三志及四志之二共三百二十卷就摘其間詩詞雜著藥餌符呪之屬以類相從編刻于湖陰之計臺疏爲十卷覽者便之僕因此搜索志中欲取其不涉神怪近於人事資鑒戒而佐辯博非夷堅所宜收者別爲一書亦可得十卷俟其成也規以附刻于章貢可乎寺簿方以課最就持憲節威行谿峒折其萌芽民實陰受其賜願少留於此它日有餘力則經紀　文敏之家子孫未振家集大全恐馴致散失再爲收拾實難今盤洲小隱二集士夫珍藏墨本已久獨野處未焉寺簿推廣隨筆之用心願有以亟圖之可也嘉定壬申仲冬初吉寶謨閣直學士太中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臨川何　異　謹序

容齋隨筆目録

鞠山文庫

第一卷 二十五則

歐率更帖　羅處士誌
唐平蠻碑　半擇迦
六十四種惡口　八月端午
贊公少公　郭璞葬地
黄魯直詩　禹治水
敕勒歌　淺妄書
五臣注文選　文煩簡有當
地險　史記世次
解釋經旨　坤動也剛
樂天侍兒　白公詠史
十年爲一秩　裴晉公禊事
司字作入聲　樂天新居詩
黄紙除書　白用杜句
唐人重服章　詩讖不然
青龍寺詩

第二卷 二十四則

唐重牡丹　長歌之哀
韋蘇州　古行宮詩
隔是　張良無後
周亞夫　漢輕族人
漏泄禁中語　田叔
孟舒魏尚　秦用他國人
曹參趙括　信近於義
剛毅近仁　忠恕違道
求爲可知　里仁
漢采衆議　漢母后
田千秋郅惲　戾太子
灌夫任安　單于朝漢

第三卷 二十一則

進士試題　儒人論佛書
和歸去來　四海一也
李太白　太白雪讒
冉有問衛君　商頌
俗語有所本　鄱陽學
國忌休務　漢昭順二帝
三女后之賢　賢父兄子弟
蔡君謨帖　親王與從官往還
三傳記事　張嘉貞

張九齡作牛公碑　唐人告命
典章輕廢
第四卷　二十三則
張浮休書　温公客位牓
李頎詩　詩中用茱萸字
鬼宿度河　府名軍額
馬融皇甫規　孟蜀避唐諱
翰苑親近　寧馨阿堵
鳳毛　牛米
石鼓歌過實　送孟東野序
噴嚏　野史不可信
謗書　王文正公
晉文公　南夷服諸葛
二疏贊　李宓伐南詔
浮梁陶器
第五卷　二十五則
漢唐八相　六卦有坎
晉之亡與秦隋異　上官桀
金日磾　漢宣帝忌昌邑王
平津侯　韓信周瑜

漢武賞功明白　周召房杜
三代書同文　周世中國地
李後主梁武帝　詩什
易舉正　其惟聖人乎
易說卦　元二之災
聖人汙　廿卅卌字
字省文　負劒辟珥
國初人至誠　史館玉牒所
稗沙門
第六卷　十九則
建武中元　帶職人轉官
上下四方　魏相蕭望之
姓氏不可考　畏無難
綠竹青青　孔子欲討齊
韓退之　誕節受賀
左氏書事　狐突言詞有味
宣發　邾文公楚昭王
杜悰　唐書世系表
魯昭公　州縣失故名
嚴州當為莊

第七卷 十八則
孟子書百里奚　韓柳爲文之旨
李習之論文　魏鄭公諫語
虞世南　七發
將軍官稱　北道主人
洛中盱江八賢　王導小名
漢書用字　姜嫄簡狄
羌慶同音　佐命元臣
名世英宰　檀弓誤字
薛能詩　漢晉太常
第八卷 十五則
諸葛公　沐浴佩玉
談叢失實　石砮
陶淵明　東晉將相
賞魚袋　浯溪留題
皇甫湜詩　人物以義爲名
人君壽考　韓文公佚事
論韓公文　治生從官
眞宗末年
第九卷 二十八則

霍光賞功　尺棰取半
漢文失材　陳軫之說疎
顏率兒童之見　皇甫湜正閏論
簡師之賢　老人推恩
唐三傑　忠義出天資
劉歆不孝　漢法惡誕謾
漢官名　五胡亂華
石宣爲彗　三公改它官
帶職致仕　朋友之義
高科得人　辛慶忌
楚懷王　范增非人傑
翰苑故事　唐揚州之盛
張祜詩　古人無忌諱
宰我不詐　李益盧綸詩
第十卷 二十則
楊彪陳羣　袁盎溫嶠
日飲亡何　爰盎小人
唐書判　古彝器
玉蘂杜鵑　禮寺失職
徐凝詩　梅花橫參

致仕之失　南班宗室
省郎稱謂　水衡都尉二事
程嬰杵臼　戰國自取亡
臨敵易將　司空表聖詩
漢丞相　冊禮不講

第十一卷　十六則

將帥貪功　漢二帝治盜
漢唐封禪　漢封禪記
楊虞卿　屯蒙二卦
漢誹謗法　誼向觸諱

小貞大貞　唐詩戲語
何進高叡　南鄉掾史
漢景帝忍殺　燕昭漢光武之明
周南召南　易中爻

第十二卷　十八則

利涉大川　光武弃馮衍
恭顯議蕭望之　鼂錯張湯
逸詩書　刑罰四卦
巽為魚　三省長官
王珪李靖　虎夔藩

曹操用人　漢士擇所從
劉公榮　元豐官制
耳餘袁劉　周末存國
曹操殺楊脩　古人重國體

第十三卷　十八則

諫說之難　韓馥劉璋
蕭房知人　俞似詩
吳激小詞　君子為國
兌為羊　晏子楊雄
一以貫之　裴潛陸俟

拔亡為存　孫吳四英將
東坡羅浮詩　魏明帝容諫
漢世謀於衆　國朝會要
孫臏減竈　蟲鳥之智

第十四卷　十七則

張文潛論詩　漢祖三詐
有心避禍　蹇解之險
士之處世　張全義治洛
博古圖　士大夫論利害
舒元輿文　絕唱不可和

贈典輕重　揚之水
李陵詩　大曲伊涼
元次山元子　次山謝表
光武仁君
第十五卷 十九則
張文潛哦蘇杜詩　任安田仁
杜延年杜欽　范曄作史
唐詩人名不顯者　蘇子由詩
呼君爲爾汝　世事不可料
蔡君謨帖語　孔氏野史

有若　張天覺爲人
爲文論事　連昌宮詞
二士共談　張子韶祭文
京師老吏　曹操唐莊宗
雲中守魏尚
第十六卷 十九則
文章小伎　三長月
兄弟直西垣　續樹萱錄
館職名存　南宮適
吳王殿　王衛尉

前代爲監　治盜法不同
和詩當和意　稷有天下
一世人材　王逢原
吏文可笑　靖康時事
并韶　讖緯之學
眞假皆妄

容齋隨筆卷第一 二十九則

予老去習懶讀書不多意之所之隨即紀録因其後先無復詮次故目之曰隨筆淳熙庚子鄱陽洪邁景盧

歐率更帖

臨川石刻雜法帖一卷載歐陽率更一帖云年二十餘至鄱陽地沃土平飲食豐賤衆士往往湊聚每日賞華恣口所須其二張才華議論一時俊傑殷薛二侯故不可言戴君國士出言便是月旦蕭中郎頗縱放誕亦有雅致彭君摛藻特有自然至如閣山神詩先輩亦不能加此數子遂無一在殊使痛心茲蓋吾鄉故實也

羅處士誌

襄陽有隋處士羅君墓誌曰君諱靖字禮襄陽廣昌人高祖長卿齊饒州刺史曾祖弘智梁殿中將軍祖養父靖學優不仕有名當代碑字畫勁楷類褚河南然父子皆名靖爲不可曉拓拔魏安同父名屈同之長子亦名屈祖孫同名胡人無足言者但羅君不應爾也

唐平蠻碑

成都有唐平南蠻碑開元十九年劍南節度副大使張敬忠所立時南蠻大酋長染浪州刺史楊盛顛爲邊患明皇遣内常侍高守信爲南道招慰處置使以討之拔其九城此事新舊唐書及野史皆不載肅宗以魚朝恩爲觀軍容處置使憲宗用吐突承璀爲招討使議者譏其以中人主兵柄不知明皇用守信蓋有以啓之也裴光庭蕭嵩時爲相無足責者楊氏苗裔至今猶連晟字云

半擇迦

大般若經云梵言扇搋半擇迦唐言黄門其類有五一曰半擇迦摠名也有男根用而不生子二曰伊利沙半擇迦此云妬謂他行欲即發不見即無亦具男根而不生子三曰扇搋半擇迦謂本來男根不滿亦不能生子

四曰博叉半擇迦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五曰留拏半擇迦此云割謂被割刑者此五種黄門名爲人中惡趣受身處搋音丑皆反

六十四種惡口

大集經載六十四種惡口之業曰麄語軟語非時語妄語漏語大語高語輕語破語不了語散語低語仰語錯語惡語畏語吃語諍語諂語誑語惱語怯語邪語罪語啞語入語燒語地語獄語虛語慢語不愛語説罪咎語失語別離語利害語兩舌語無義語無護語喜語狂語殺語害語繫語閑語縛語打語歌語非法語自讚歎語

說他過語說三寶語

八月端午

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以其日爲千秋節張說上大衍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獻之唐類表有宋璟請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

贊公少公

唐人呼縣令爲明府丞爲贊府尉爲少府李太白集有餞陽曲王贊公賈少公石艾尹少公序盖陽曲丞尉石艾尉也贊公少公之語益奇

郭璞葬地

世說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爲近水景純曰將當爲陸今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此說盖以郭爲先知也世傳錦囊葬經爲郭所著行山卜宅兆者印爲元龜然郭能知水之爲陸獨不能卜吉以免其非命乎

黄魯直詩

徐陵鴛鴦賦云山雞映水那相得孤鸞照鏡不成雙天下眞成長會合無勝比翼兩鴛鴦黄魯直題畫睡鴨曰山雞照影空自愛孤鸞舞鏡不作雙天下眞成長會合兩鳧相倚睡秋江全用徐語點化之末句尤精工又有黔南十絕盡取白樂天語其七篇全用之其三篇頗有改易處樂天寄行簡詩凡八韻後四韻云相去六千里地絶天邈然十書九不達何以開憂顔渴人多夢飲飢人多夢飡春來夢何處合眼到東川魯直翦爲兩首其一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到何用一開顔其二云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在鄉社樂天歲晚詩七韻首句云霜降水返壑風落木歸山冉冉歲將晏物皆復本源魯直改後兩句七字作冉冉歲華晚昆蟲皆閉關

禹治水

禹貢叙治水以冀兖青徐揚荆豫梁雍爲次考地理言之豫居九州中與兖徐接境何爲自徐之揚顧以豫爲後乎盖禹順五行而治之耳冀爲帝都既在所先而地居北方實於五行爲水水生木木東方也故次之以兖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之以揚荆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終於梁雍所謂彝倫攸叙者此也與鯀之汩陳五行相去遠矣此説予得之魏幾道

敕勒歌

魯直題陽關圖詩云想得陽關更西路北風低草見牛羊又集中有書韋深道諸帖云斛律明月胡兒也不以文章顯老胡以重兵困敕勒川召明月作歌以排悶倉卒之間語奇壯如此蓋率意道事實耳予按古樂府有敕勒歌以爲齊高歡攻周玉壁而敗恚憤疾發使斛律金唱敕勒歡自和之其歌本鮮卑語詞曰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罩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魯直所題及詩中所用蓋此也但誤以斛律金爲明月明月名光金之子也歡敗於玉壁亦非困於敕勒川

淺妄書

俗間所傳淺妄之書如所謂雲仙散錄老杜事實開元天寶遺事之屬皆絕可笑然士大夫或信之至以老杜事實爲東坡所作者今蜀本刻杜集遂以入注孔傳續六帖采摭唐事殊有工而悉載雲仙錄中事自穢其書開天遺事託云王仁裕所著仁裕五代時人雖文章乏氣骨恐不至此姑析其數端以爲笑其一云姚元崇開元初作翰林學士有步輦之召按元崇自武后時已爲宰相及開元初三入輔矣其二云郭元振少時美風姿宰相張嘉貞欲納爲壻遂牽紅絲線得第三女果隨夫貴達按元振爲睿宗宰相明皇初年即貶死後十年嘉貞方作相其三云楊國忠盛時朝之文武爭附之以求富貴惟張九齡未嘗及門按九齡去相位十年國忠方得官耳其四云張九齡覽蘇頲文卷謂爲文陣之雄師按頲爲相時九齡元未達也此皆顯顯可言者固鄙淺不足攻然頗能疑誤後生也惟張彖指楊國忠爲冰山事資治通鑑亦取之不知別有何據近歲興化軍學刊遺事南劍州學刊散錄皆可毀

五臣注文選

東坡詆五臣注文選以爲荒陋予觀選中謝玄暉和王融詩云阽危賴宗衮微管寄明牧正謂謝安謝玄安石

於玄暉爲遠祖以其爲相故曰宗衮而李周翰注云宗衮謂王導導與融同宗言晉國臨危賴王導而破苻堅牧謂謝玄亦同破堅者夫以宗衮爲王導固可笑然猶以和王融之故微爲有說至以導爲與謝玄同破苻堅乃是全不知有史策而狂妄注書所謂小兒强解事也唯李善注得之

文煩簡有當

歐陽公進新唐書表曰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夫文貴於達而已繁與省各有當也史記衛青傳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

以千三百户封朔爲涉軹侯以千三百户封不虞爲隨成侯以千三百户封戎奴爲從平侯前漢書但云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爲涉軹侯不虞爲隨成侯戎奴爲從平侯比於史記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記爲朴贍可喜

地險

古今言地險者以謂函秦宅關河之勝齊負海岱趙魏據大河晉表裏河山蜀有劒門瞿唐之阻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吴長江萬里兼五湖之固皆足以立國唯宋衛之郊四通五達無一險可恃然東漢之末袁紹跨有青冀幽并四州韓遂馬騰輩分據關中劉璋擅蜀劉表居荆州吕布盜徐袁術包南陽壽春孫策取江東天下形勝盡矣曹操晚得兗州倔強其間終之夷羣雄覆漢祚議者尚以爲操挾天子以自重故能成功而唐僖昭之時方鎮擅地王氏有趙百年羅洪信在魏劉仁恭在燕李克用在河東王重榮在蒲朱宣朱瑾在兗鄆時溥在徐王敬武在淄青楊行密在淮南王建在蜀天子都長安鳳翔邠華三鎮鼎立爲梗李茂貞韓建皆嘗劫遷乘輿而朱温區區以汴宋亳潁巋然中居及其得志乃與操等以在德不在險爲言則操温之德又可見矣

史記世次

史記所紀帝王世次最爲不可考信且以稷契論之二人皆帝嚳子同仕於唐虞契之後爲商自契至成湯凡十三世歷五百餘年稷之後爲周自稷至武王凡十五世歷千一百餘年王季蓋與湯爲兄弟而世之相去六百年既已可疑則周之先十五世須每世皆在位七八十年又皆暮年所生嗣君乃合此數則其所享壽皆當過百歲乃可其爲漫誕不稽無足疑者國語所載太子晉之言曰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皆不然也

解釋經旨

解釋經旨貴於簡明惟孟子獨然其稱公劉之詩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槖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而釋之之詞但云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其稱烝民之詩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而引孔子之語以釋之但曰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用兩故字一必字一也字而四句之義昭然彼訓曰若稽古三萬言眞可覆醬瓿也

坤動也剛

坤卦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王弼云動之方正不為邪也程伊川云坤道至柔而其動則剛動剛故應乾不違張橫渠云柔亦有剛靜亦有動但舉一體則有屈伸動靜終始又云積大勢成而然東坡云夫物非剛者能剛惟柔者能剛爾畜而不發及其極也發之必決張葆光但以訓六二之直陳了翁云至柔至靜坤之至也剛者道之動方者靜之得柔剛靜動坤元之道之德也郭雍云坤雖以柔靜為主苟無方剛之德不足以含洪光大諸家之說率不外此予頃見臨安退居庵僧曇瑩云

動者謂爻之變也坤不動則已動則陽剛見焉在初為復在二為師在三為謙自是以往皆剛也其說最為分明有理

樂天侍兒

世言白樂天侍兒唯小蠻樊素二人予讀集中小庭亦有月一篇云菱角執笙簧谷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自注曰菱谷紫紅皆小臧獲名若然則紅紫二綃亦女奴也

白公詠史

東坡志林云白樂天嘗為王涯所讒貶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不知者以樂天為幸之樂天豈幸人之禍者哉蓋悲之也予讀白集有詠史一篇注云九年十一月作其詞曰秦磨利刃斬李斯齊燒沸鼎亨酈其可憐黃綺入商洛閑卧白雲歌紫芝彼為葅醢机上盡此作鸞凰天外飛去者逍遙來者死乃知禍福非天為正為甘露事而作其悲之之意可見矣

十年為一秩

白公詩云已開第七秩飽食仍安眠又云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是時年六十二元日詩也又一篇云行開

第八秩可謂盡天年注曰時俗謂七十以上為開第八秩蓋以十年為一秩云司馬溫公作慶文潞公八十會致語云歲曆行開九帙新亦用此也

裴晉公禊事

唐開成二年三月三日河南尹李待價將禊於洛濱前一日啓留守裴令公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賓客蕭籍李仍叔劉禹錫中書舍人鄭居中等十五人合宴于舟中自晨及暮前水嬉而後妓樂左筆硯而右壺觴望之若仙觀者如堵裴公首賦一章四坐繼和樂天為十二韻以獻見於集中今人賦上巳鮮有用其事

者子案裴公傳是年起節度河東三年以病丐還東都文宗上巳宴羣臣曲江度不赴帝賜以詩使者及門而度薨與前事相去正一年然樂天又有一篇題云奉和裴令公三月上巳日游太原龍泉憶去歲禊洛之作是開成三年詩則度以四年三月始薨新史以爲三年誤也宰相表却載其三年十二月爲中書令四年三月薨而帝紀全失書獨舊史紀傳爲是

司字作入聲

白樂天詩好以司字作入聲讀如云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爲州司馬三見歲重陽是也又以相字作入聲如云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是也相字之下自注云思必切以十字作平聲讀如云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綠浪東西南北路紅欄三百九十橋是也以琵字作入聲讀如云四絃不似琵琶聲亂寫真珠細撼鈴忽聞水上琵琶聲是也武元衡亦有句云唯有白須張司馬不言名利尚相從

樂天新居詩

白樂天自杭州刺史分司東都有題新居呈王尹兼簡府中三掾詩云弊宅須重葺貧家乏羨財橋憑川守造樹倩府寮栽朱板新猶濕紅英暖漸開仍期更攜酒倚

檻看花來乃知唐世風俗尚爲可喜今人居閑而郡守爲之造橋府寮爲之栽樹必遭譏議又肯形之篇詠哉

黃紙除書

樂天好用黃紙除書字如紅旗破賊非吾事黃紙除書無我名正聽山鳥向陽眠黃紙除書落枕前黃紙除書到青宮詔命催

白用杜句

杜子美詩云夜足霑沙雨春多逆水風白樂天詩巫山暮足霑花雨隴水春多逆浪風全用之

唐人重服章

唐人重服章故杜子美有銀章付老翁朱紱負平生扶病垂朱紱之句白樂天詩言銀緋處最多七言如大抵著緋宜老大一片緋衫何足道闇淡緋衫稱我身酒典緋花舊賜袍假著緋袍君莫笑腰間紅綬繫未穩朱紱仙郎白雪歌腰佩銀龜朱兩輪便留朱紱還鈴閤映我緋衫渾不見白頭俱未著緋衫緋袍著了好歸田銀魚金帶繞腰光銀章暫假爲專城新授銅符未著緋徒使花袍紅似火似掛緋衫衣架上五言如未換銀青綬唯添雪白鬚笑我青袍故饒君茜綬新老逼教垂白官科遣著緋那知垂白日始是著緋年晚遇何足言白髮映

朱紱至於形容衣魚之句如魚綴白金隨步躍鵲銜紅綬繞身飛

詩讖不然

今人富貴中作不如意語少壯時作衰病語詩家往往以爲讖白公十八歲病中作絕句云久爲勞生事不學攝生道少年已多病此身豈堪老然白公壽七十五

青龍寺詩

樂天和錢員外青龍寺上方望舊山詩云舊峯松雪舊溪雲悵望今朝遥屬君共道使臣非俗吏南山莫動北山文頃於乾道四年講筵開日蒙上書此章於扇以賜攺使臣爲侍臣云

容齋隨筆卷第一

容齋隨筆卷第二 二十四則

唐重牡丹

歐陽公牡丹釋名云牡丹初不載文字唐人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當時有一花之異者彼必形於篇什而寂無傳焉唯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詩但云一叢千朵而已亦不云其美且異也予按白公集有白牡丹一篇十四韻又秦中吟十篇内買花一章凡百言云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而諷諭樂府有牡丹芳一篇三百四十七字絕道花之妖豔至有遂使王公與卿士遊花冠蓋日相望花開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之語又寄微之百韻詩云唐昌玉蘂會崇敬牡丹期注崇敬寺牡丹花多與微之有期又惜牡丹詩云明朝風起應吹盡夜惜衰紅把火看醉歸盩厔詩云數日非關王事繫牡丹花盡始歸來元微之有入永壽寺看牡丹詩八韻和樂天秋題牡丹叢三韻酬胡三詠牡丹一絕又有五言二絕句許渾亦有詩云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徐凝云三條九陌花時節萬馬千車看牡丹又云何人不愛牡丹花占斷城中好物華然則元白未嘗無詩唐人未嘗不重此花也

長歌之哀

嬉笑之怒甚於裂眥長歌之哀過於慟哭此語誠然元微之在江陵病中聞白樂天左降江州作絶句云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暗風吹雨入寒窻樂天以爲此句他人尚不可聞況僕心哉微之集作垂死病中仍悵望此三字旣不佳又不題爲病中作失其意矣東坡守彭城子由來訪之留百餘日而去作二小詩曰逍遥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聲悮喜對牀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秋來東閣涼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卧北窻呼不醒風吹松竹雨淒淒東坡以爲讀之殆不可爲懷乃和其詩以自解至今觀之尚能使人悽然也

韋蘇州

韋蘇州集中有逢楊開府詩云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兒朝持樗蒱局暮竊東鄰姬司隷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風雪夜長楊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筆學題詩兩府始收跡南宫謬見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撫惸嫠忽逢楊開府論舊涕俱垂味此詩蓋應物自叙其少年事也其不羈乃如此李肇國史補云應物爲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其爲詩馳驟建安已還各得風韻蓋記其折節後來也唐史失其事不爲立傳高適亦少落魄年五十始爲詩即工皆天分超卓不可以常理論云應物爲三衛正天寶間所爲如是而吏不敢捕又以見時政矣

古行宫詩

白樂天長恨歌上陽人歌元微之連昌宫詞道開天間宫禁事最爲深切矣然微之有行宫一絶句云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紅白頭宫女在閑坐説玄宗語少意足有無窮之味

隔是

樂天詩云江州去日聽箏夜白髮新生不願聞如今格是頭成雪彈到天明亦任君元微之詩云隔是身如夢頻來不爲名憐君近南住時得到山行格與隔二字義同格是猶言已是也

張良無後

張良陳平皆漢祖謀臣良之爲人非平可比也平嘗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矣以吾多陰禍也平傳國至曾孫而以罪絶如其言然良之爵但能至子去其死財十年而絶後世不復紹封其禍更促於平何哉

子蓋嘗考之沛公攻嶢關秦將欲連和良曰不如因其懈怠擊之公引兵大破秦軍項羽與漢王約中分天下既解而東歸矣良有養虎自遺患之語勸王回軍追羽而滅之此其事固不止於殺降也其無後宜哉

周亞夫

周亞夫距吳楚堅壁不出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果奔西北不得入漢史書之以為亞夫能持重按亞夫軍細柳時天子先驅至不得入文帝稱其不可得而犯今乃有軍中夜驚相攻之事安在其能持重乎

漢輕族人

爰盎陷鼂錯但云方今計獨有斬錯耳而景帝使丞相以下劾奏遂至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主父偃陷齊王於死武帝欲勿誅公孫丞相爭之遂族偃郭解客殺人吏奏解無罪公孫大夫議遂族解且偃解兩人本不死因議者之言殺之足矣何遽至族乎漢之輕於用刑如此

漏泄禁中語

京房與漢元帝論幽厲事至於十問十答西漢所載君臣之語未有如是之詳盡委曲者蓋漢法漏泄省中語為大罪如夏侯勝出道上語宣帝責之故退不敢言人亦莫能知者房初見帝時出為御史大夫鄭君言之又為張博道其語博密記之後竟以此下獄棄市今史所載豈非獄辭乎王章與成帝論王鳳之罪亦以王音側聽聞之耳

田叔

貫高謀弑漢祖事發覺漢詔趙王有敢隨王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自髡鉗隨王趙王既出上以叔等為郡守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曰虜入雲中孟舒不能堅守士卒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曰夫貫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是乃所以為長者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為雲中守按田叔孟舒同隨張王今叔指言舒事幾於自薦矣叔不自以為嫌但欲直孟舒之事文帝不以為過一言開悟為之復用舒君臣之誠意相與如此

孟舒魏尚

雲中守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田叔對文帝曰匈奴來

爲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敺之哉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爲雲中守又馮唐對文帝曰魏尚爲雲中守虜甞一入尚率車騎擊之士卒終日力戰上功莫府坐首虜差六級下吏削爵臣以爲陛下罰太重上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案孟舒魏尚皆以文帝時爲雲中守皆坐匈奴入寇獲罪皆得士死力皆用他人言復故官事切相類疑其只一事云

秦用他國人

七國虎爭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國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國人如齊之田忌田嬰田文韓之公仲公叔趙之奉陽平原君魏王至以太子爲相獨秦不然其始與之謀國以開霸業者魏人公孫鞅也其它若樓緩趙人張儀魏冄范睢皆魏人蔡澤燕人呂不韋韓人李斯楚人皆委國而聽之不疑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諸人之力也燕昭王任郭隗劇辛樂毅幾滅強齊辛毅皆趙人也楚悼王任吳起爲相諸侯患楚之強蓋衞人也

曹參趙括

漢高祖疾甚呂后問曰蕭相國旣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蕭何事惠帝病上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曰帝得之矣曹參相齊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趙括自少時學兵法其父奢不能難然不謂善謂其母曰趙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後廉頗與秦相持秦應侯行千金爲反閒於趙曰秦之所畏獨趙括耳趙王以括代頗將藺相如諫王不聽括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又不聽秦王聞括已爲趙將乃陰使白起代王齕遂勝趙曹參之宜爲相高祖以爲可惠帝以爲可蕭何以爲可參自以爲可故漢用之而興趙括之不宜爲將其父以爲不可母以爲不可大臣以爲不可秦王知之相

應侯知之將白起知之獨趙王以爲可故用之而敗嗚呼將相安危所係可不監哉且秦以白起易王齕而趙乃以括代廉頗不待於戰而勝負之形見矣

信近於義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程明道曰因恭信而不失其所以親近於禮義故亦可宗伊川曰因不失於相近亦可尚也又曰因其近禮義而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況於盡禮義者乎范純父曰君子所因者本而立愛必自親始親親必及人故曰因不失其親呂與叔分爲三事謝顯道曰君師友

三者雖非天屬亦可以親捨此三者之外吾恐不免於諂賤惟親不失其所親然後爲可宗也楊中立曰信不失義恭不悖禮又因不失其親焉是亦可宗也尹彦明曰因其近雖未足以盡禮義之本亦不失其所宗尚也子切以謂義與禮之極多至於不親能至於不失其親斯爲可宗也然未敢以爲是

剛毅近仁

剛毅者必不能令色木訥者必不爲巧言此近仁鮮仁之辨也

忠恕違道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學者疑爲不同伊川云中庸恐人不喻乃指而示之近又云忠恕固可以貫道子思恐人難曉故降一等言之又云中庸以曾子之言雖是如此又恐人尚疑忠恕未可便爲道故曰違道不遠游定夫云道一而已豈參彼此所能豫哉此忠恕所以違道爲其未能一以貫之也雖然欲求入道者莫近於此此所以違道不遠也楊中立云忠恕固未足以盡道然而違道不遠矣侯師聖云子思之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已是違道若聖人則不待施諸已而不願然後勿施諸人也諸公之說大氐不同予切以爲道不可名言既麗於忠恕之名則爲有迹故曰違道然非忠恕二字亦無可以明道者故曰不遠非謂其未足以盡道也違者違去之謂非違畔之謂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蘇子由解云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麗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於道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故曰上善其說與此略同

求爲可知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爲之說者皆以爲當求爲可知之行唯謝顯道云此論猶有求位求可知之道在至論則不然難用而莫我知斯我貴矣夫復何求乎以爲君子不以無位爲患而以無所立爲患不以莫已知爲患而以求爲可知爲患第四句蓋承上文言之夫求之有道若汲汲然求爲可知則亦無所不至矣

里仁

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孟子論函矢巫匠之術而引此以質之說者多以里爲居居以親仁爲美予嘗記一說云函矢巫匠皆里中之仁也然於仁之中有不仁

存焉則仁亦在夫擇之而已矣嘗與鄭景望言之景望不以為然予以為此特謂閭巷之間所推以為仁者固在所擇正合孟子之意不然仁之為道大矣尚安所擇而處哉

漢采衆議

漢元帝時珠厓反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待詔賈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為捐之議是上從之遂罷珠厓郡匈奴呼韓邪單于既事漢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對十策有詔勿議罷邊塞事成帝時匈奴使者欲降下公卿議議者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禄大夫谷永以為不如勿受天子從之使者果詐也哀帝時單于求朝帝欲止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黃門郎楊雄上書諫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安帝時大將軍鄧隲欲弃涼州并力北邊會公卿集議皆以為然郎中虞詡陳三不可乃更集四府皆從詡議北匈奴復強西域諸國既絕於漢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關絕西域鄧太后召軍司

馬班勇問之勇以為不可於是從勇議順帝時交阯蠻叛帝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發兵赴之議郎李固駮之乞選刺史太守以往四府悉從固議嶺外復平靈帝時涼州兵亂不解司徒崔烈以為宜棄詔會公卿百官議之議郎傅燮以為不可帝從之此八事者所係利害甚大一時公卿百官既同定議矣賈捐之以下八人皆以郎大夫之微獨陳異說漢元成哀安順靈皆非明主悉能違衆而聽之大臣無賢愚亦不復執前說蓋猶有公道存焉每事皆能如是天下其有不治乎

漢母后

漢母后預政不必臨朝及少主雖長君亦然文帝繫周勃薄太后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帝謝曰吏方驗而出之遂赦勃吳楚反誅景帝欲續之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為宗室順善今乃首亂天下奈何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郅都害臨江王竇太后怒會匈奴中都以漢法帝曰都忠臣欲釋之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斬都武帝用王臧趙綰太皇竇太后不悅儒術綰請毋奏事東宮后大怒求得二人姦利事以責上上下綰臧吏殺之竇

嬰田蚡廷辯王太后大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且帝寧能爲石人邪帝不直蚡特爲太后故殺嬰韓嫣得幸於上江都王爲太后泣請得入宿衛比嫣后繇此銜嫣嫣以姦聞后使使賜嫣死上爲謝終不能得成帝幸張放太后以爲言帝常涕泣而遣之

田千秋郅惲

漢武帝殺戾太子田千秋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當何罪帝大感悟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公當遂爲吾輔佐遂拜爲丞相光武廢郭后郅惲言曰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惲善恕己量主遂以郭氏爲中山王太后卒以壽終此二人者可謂善處人骨肉之間諫不費詞婉而能入者矣

戾太子

戾太子死武帝追悔爲之族江充家黃門蘇文助充譖太子至於焚殺之李壽加兵刃於太子亦以它事族田千秋以一言至爲丞相又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然其孤孫囚係於郡邸獨不能釋之至於掖庭令養視而不問也豈非漢法至嚴既坐太子以反逆之罪雖心知其冤而有所不赦者乎

灌夫任安

竇嬰爲丞相田蚡爲太尉同日免蚡後爲丞相而嬰不用無埶諸公稍自引而怠驁唯灌夫獨否衛青爲大將軍霍去病財爲校尉已而皆爲大司馬青日衰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唯任安不肯去灌夫任安可謂賢而知義矣然皆以它事卒不免於族誅事不可料如此

單于朝漢

漢宣帝黃龍元年正月匈奴單于來朝二月歸國十二月帝崩元帝竟寧元年正月又來朝五月帝崩故哀帝時單于願朝時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既不許矣俄以楊雄之言復許之然元壽二年正月單于朝六月帝崩事之偶然符合有如此者

容齋隨筆卷第二

容齋隨筆卷第三 廿一則

進士試題

唐穆宗長慶元年禮部侍郎錢徽知舉放進士鄭朗等三十三人後以段文昌言其不公詔中書舍人王起知制誥白居易重試駁放盧公亮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白公集有奏狀論此事大略去伏料自欲重試進士以來論奏者甚衆蓋以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則思慮必周用書冊則文字不錯昨重試之日書策不容一字木燭只許兩條迫促驚忙幸皆成就若比禮部所試事校不同及駁放公亮等勑文以為孤竹管賦出於周禮正經閱其程試之文多是不知本末乃知唐試進士許挾書及見燭如此國朝淳化三年太宗試進士出卮言日出賦題孫何等不知所出相率扣殿檻乞 上指示之 上為陳大義景德二年御試天道猶張弓賦後禮部貢院言近年進士惟鈔略古今文賦懷挾入試昨者御試以正經命題多懵所出則知題目不示以出處也大中祥符元年試禮部進士內出清明象天賦等題仍錄題解摹印以示之至景祐元年始詔御藥院御試日進士題目具經史所出摹印給之更不許上請

儒人論佛書

韓文公送文暢序言儒人不當舉浮屠之說以告僧其語云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元微之作永福寺石壁記云佛書之妙奧僧當為予言予不當為僧言二公之語可謂至當

和歸去來

今人好和歸去來詞予最敬晁以道所言其答李持國書云足下愛淵明所賦歸去來辭遂同東坡先生和之僕所未喻也建中靖國間東坡和歸去來初至京師其門下賓客從而和者數人皆自謂得意也陶淵明紛然一日滿人目前矣參寥忽以所和篇示予率同賦予謝之曰童子無居位先生無並行與吾師共推東坡一人於淵明間可也參寥即索其文袖之出吳音曰罪過公悔不先與公話令輒以厚於參寥者為予言昔大宋相公謂陶公歸去來是南北文章之絕唱五經之鼓吹近時繪畫歸去來者皆作大聖變和其辭者如即事遺興小詩皆不得正中者也

四海一也

海一而已地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所謂東北南三海

其實一也北至於青滄則云北海南至於交廣則云南海東漸吳越則云東海無由有所謂西海者詩書禮經所載四海蓋引類而言之漢西域傳所云蒲昌海疑亦渟居一澤爾班超遣甘英往條支臨大海蓋即南海之西云

李太白

世俗多言李太白在當塗采石因醉泛舟於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臺予按李陽冰作太白草堂集序云陽冰試絃歌於當塗公疾亟草藁萬卷手集未脩枕上授簡俾爲序又李華作太白墓誌亦云賦臨終歌而卒乃知俗傳良不足信蓋與謂杜子美因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也

太白雪讒

李太白以布衣入翰林既而不得官唐史言高力士以脫鞾爲恥摘其詩以激楊貴妃爲妃所沮止今集中有雪讒詩一章大率載婦人淫亂敗國其略云彼婦人之猖狂不如鵲之彊彊彼婦人之淫昏不如鶉之奔奔坦蕩君子無悅簧言又云妲己滅紂褒女惑周漢祖呂氏食其在傍秦皇太后毒亦淫荒螮蝀作昏遂掩太陽萬乘尚爾匹夫何傷詞殫意窮心切理直如或妄談昊天

是殛予味此詩豈非貴妃與祿山淫亂而白曾發其姦乎不然則飛燕在昭陽之句何足深怨也

冉有問衛君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說者皆評較蒯聵輒之是非多至數百言惟王逢原以十字蔽之曰賢兄弟讓知惡父子爭矣最爲簡妙蓋夷齊以兄弟讓國而夫子賢之則不與衛君以父子爭國可知矣晁以道亦有是語而結意不同尹彥明之說與逢原同唯楊中立云世之說者以謂善兄弟之讓則惡父子之爭可知失其旨矣其意爲不可曉

商頌

宋自微子至戴公禮樂廢壞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後又亡其七至孔子時所存才五篇爾宋商王之後也於先代之詩如是則其它可知夫子所謂商禮吾能言之宋不足證也蓋有歎於此杞以夏后之裔至於用夷禮尚何有於文獻哉郯國小於杞宋少昊氏遠於夏商而鳳鳥名官郯子枚數不忘曰吾祖也我知之其亦賢矣

俗語有所本

俗語謂錢一貫有畸曰千一千二米一石有畸曰石一石二長一丈有畸曰丈一丈二之類按考工記殳長尋有四尺注云八尺曰尋殳長丈二史記張儀傳尺一之檄漢淮南王安書云丈一之組匈奴傳尺一牘後漢尺一詔書唐城南去天尺五之類然則亦有所本云

鄱陽學

鄱陽學在城外東湖之北相傳以爲范文正公作郡守時所創予攷國史范公以景祐三年乙亥歲四月知饒州四年十二月詔自今須藩鎮乃得立學他州勿聽是

月范公移潤州余襄公集有饒州新建州學記實起於慶曆五年乙酉歲其郡守曰都官員外郎張君其略云先是郡先聖祠宮棟宇頹剝前守亦嘗相土而未遑締治於是即其基於東湖之北偏而經營之浮梁人金君卿郎中作郡學莊田記云慶曆四年春詔郡國立學時守都官副郎張侯諱始營之明年學成與余公記合范公在饒時延君卿置館舍使公有意建學記中豈無一言及之蓋是時公既爲執政云郡十年矣所謂前守相土者不知爲何人

國忌休務

刑統載唐大和七年勑准令國忌日唯禁飲酒舉樂至於科罰人吏都無明文但緣其日不合釐務官曹即不得決斷刑獄其小小笞責在禮律固無所妨起今以後縱有此類臺府更不要舉奏舊唐書載此事因御史臺奏均王傅王堪男國忌日於私第科決作人故降此詔蓋唐世國忌休務正與私忌義等故雖刑獄亦不決斷謂之不合釐務者此也今在京百司唯雙忌作假以其拜跪多又晝漏已數刻若單忌獨三省歸休耳百司坐曹決獄與常日亡異視古誼爲不同元微之詩云縛遣推囚名御史狼藉囚徒滿田地明日不推緣國忌又可證也

漢昭順二帝

漢昭帝年十四能察霍光之忠知燕王上書之詐誅桑羊上官桀後世稱其明然和帝時竇憲兄弟專權太后臨朝共圖殺害帝陰知其謀而與內外臣僚莫由親接獨知中常侍鄭衆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時亦年十四其剛決不下昭帝但范史發明不出故後世無稱焉順帝時梁商爲大將軍輔政商以小黃門曹節用事於中遣子冀與交友而宦官忌其寵反欲害之中常侍張逵蘧政楊定等與左右連謀共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

貴立欲議廢立請收商等按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貴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妒之耳逵等知言不用遂出矯詔收縛騰貴帝震怒收逵等殺之此事尤與昭帝相類霍光忠於國而為子禹覆其宗梁商忠於國而為子冀覆其宗又相似但順帝復以政付冀其明非昭帝比故不為人所稱

三女后之賢

王莽女為漢平帝后自劉氏之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傷哀欲嫁之后不肯及莽敗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楊堅女為周宣帝后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於言色及禪位憤惋逾甚堅內甚愧之欲奪其志后誓不許乃止李昇女為吳太子璉妃昇既簒吳封為永興公主妃聞人呼公主則流涕而辭三女之事略同可畏而仰彼為其父者安所置愧乎

賢父兄子弟

宋謝晦為右衛將軍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兄瞻驚駭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此豈門户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又言於宋公裕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及晦立佐命功瞻意憂懼遇病不療而卒晦果覆其宗顏竣於孝武有功貴重其父延之常語之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竣竟為孝武所誅延之瞻可謂賢父兄矣隋高熲拜為僕射其母戒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爾熲由是常恐禍變及罷免為民歡然無恨色後亦不免為煬帝所誅唐潘孟陽為侍郎年未四十母曰以爾之材而位丞郎使吾憂之嚴武卒母哭曰而今而後吾知免為官婢三者可謂賢母矣褚淵助蕭道成篡宋為齊淵從弟炤謂淵子賁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及淵為司徒炤歎曰門户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淵卒世子賁恥其父失節服除遂不仕以爵與其弟蓁居終身齊王晏助明帝奪國從弟思遠曰兄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户及拜驃騎將軍集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微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曰如阿戎所見今猶未晚也晏歎曰世乃有勸人死者晏果為明帝所誅炤賁思遠可謂賢子弟矣

蔡君謨帖

蔡君謨一帖云襄昔之為諫臣與今之為詞臣一也為諫臣有言責世人自見疏今無是焉世人見親襄之於

人未始異之而人之觀故有以異也觀此帖乃知昔時居臺諫者爲人所疎如此今則反是方爲此官時其門揮汗成雨一從它局可張爵羅風俗媮薄甚矣又有送荔枝與昭文相公一帖云襄再拜宿來伏惟台候起居萬福閩中荔枝唯陳家紫號爲第一輒獻左右以伸野芹之誠幸賜收納謹奉手狀上聞不宣襄上昭文相公閤下是時侍從與宰相往還其禮蓋如是今之不情苛禮吁可厭哉

親王與從官往還

神宗有御筆一紙乃爲潁王時封還李受門狀者狀云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李受起居皇子大王而其外封題曰台銜回納下云皇子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潁王名謹封名乃親書其後受之子寳以黃繳進故藏于顯謨閣先公得之於燕始知國朝故事親王與從官往還公禮如此

三傳記事

秦穆公襲鄭晉納邾捷菑三傳所書略相似左氏書秦事曰杞子自鄭告秦曰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出師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公羊曰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嶔巖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爲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穀梁曰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冢木已拱矣何知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女死必於殽之巖唫之下我將尸女於是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爲哭吾師也二子曰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我老矣彼不死則我死矣其書邾事左氏曰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之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公羊曰晉郤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然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辭曰接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貜且也六子以大

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貜且也長郤鈌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穀梁曰長轂五百乘緜地千里過宋鄭滕薛夐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捷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貜且正也捷菑不正也予謂秦之事穀梁紆餘有味邾之事左氏語簡而切欲爲文記事者當以是觀之

張嘉貞

唐張嘉貞爲幷州長史天兵軍使明皇欲相之而忘其名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操今爲北方大將張姓而複名卿爲我思之抗曰非張齊丘乎今爲朔方節度使帝卽使作詔以爲相夜閱大臣表疏得嘉貞所獻遂相之議者謂明皇欲大用人而鹵莽若是非得嘉貞表疏則誤相齊丘矣予攷其事大爲不然按開元八年嘉貞爲相而齊丘以天寶八載始爲朔方節度相去三十年安得如上所云者又是時明皇臨御未久方厲精爲治不應置相而不審其名位蓋鄭處誨所著明皇雜録妄載其事史家誤采之也資治通鑑弃不取云

張九齡作牛公碑

張九齡爲相明皇欲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爲尚書執不可曰仙客河湟一使典耳擢自胥史目不知書陛下必用仙客臣實恥之帝不悅因是遂罷相觀九齡集中有贈涇州刺史牛公碑蓋仙客之父譽之甚至云福善莫大於有後仙客爲國之良用商君耕戰之國修充國羌胡之具出言可復所計而然邊捍長城主恩前席正稱其在涼州時與所諫止尚書事亦才一年然則與仙客非有夙嫌特爲公家忠計耳

唐人告命

唐人重告命故顏魯公自書告身今猶有存者韋述集賢注記記一事尤著漫載于此開元二十三年七月制加皇子榮王已下官爵令宰相及朝官工書者就集賢院寫告身以進於是宰相張九齡裴耀卿李林甫朝士蕭太師嵩李尚書暠崔少保琳陳黃門希烈嚴中書挺之張兵部均韋太常陟褚諫議庭誨等十三人各寫一通裝縹進內上大悅賜三相絹各三百匹餘官各二百匹以唐書考之是時十三王並授開府儀同三司詔諸東宮尚書省上日百官集送有司供張設樂悉拜王府官屬而不書此事

典章輕廢

典章故事有一時廢革遂不可復者牧守銅魚之制新

除刺史給左魚到州取州庫右魚合契周顯德六年詔以特降制書何假符契遂廢之唐兩省官上事宰臣送上四相共坐一榻各據一隅謂之押角晉天福五年敕廢之

容齋隨筆卷第三

容齋隨筆卷第四

張浮休書

張芸叟與石司理書云頃游京師求謁先達之門每聽歐陽文忠公司馬溫公王荆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爲多唯歐陽公多談吏事旣久之不免有請大凡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爲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諭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方壯年未厭學欲求史漢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爲有以枉爲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夷陵荒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曰自爾遇事不敢忽也是時蘇明允父子亦在焉嘗聞此語又有荅孫子發書多論資治通鑑其略云溫公嘗曰吾作此書唯王勝之嘗閱之終篇自餘君子求乞欲觀讀未終紙已欠伸思睡矣書十九年方成中間受了人多少語言陵藉云云此兩事士大夫罕言之浮休集百卷無此二篇今豫章所刊者附之集後

溫公客位牓

司馬溫公作相日親書牓稿揭于客位曰訪及諸君若

覩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者請以奏牘聞於朝廷光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進呈取旨行之若但以私書寵諭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即以通封書簡分付吏人令傳入光得內自省訟佩服改行至於整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計並請一面進狀光得與朝省衆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請語及其再拜咨白乾道九年公之曾孫伋出鎮廣州道過贛獲觀之

李頎詩

歐陽公好稱誦唐嚴維詩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及楊衡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以為不可及予絕喜李頎詩云遠客坐長夜雨聲孤寺秋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且作客涉遠適當窮秋暮投孤村古寺中夜不能寐起坐淒惻而聞簷外雨聲其為一時襟抱不言可知而此兩句十字中盡其意態海水喻愁非過語也

詩中用茱萸字

劉夢得云詩中用茱萸字者凡三人杜甫云醉把茱萸子細看王維云插遍茱萸少一人朱放云學他年少插茱萸三君所用杜公為優予觀唐人七言用此者又十餘家漫錄于後王昌齡茱萸插鬢花宜壽戴叔倫插鬢茱萸來未盡盧綸茱萸一朵映華簪權德輿酒泛茱萸晚易曛白居易舞鬟擺落茱萸房茱萸色淺未經霜楊衡強插茱萸隨衆人張諤茱萸凡作幾年新耿湋髮稀那敢插茱萸劉商郵筒不解獻茱萸崔櫓茱萸冷吹溪口香周賀茱萸城裏一尊前比之杜句真不侔矣

鬼宿度河

宋蒼梧王當七夕夜令楊玉夫伺織女度河曰見當報我不見當殺汝錢希白洞微志載蘇德哥為徐肇祀其先人曰當夜半可已蓋俟鬼宿度河之後翟公巽作祭儀十卷云或祭於昏或祭於旦皆非是當以鬼宿渡河為候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必使人仰占以俟之葉少蘊云公巽博學多聞援證皆有據不肯碌碌同衆所見必過人予案天上經星終古不動鬼宿隨天西行春昏見於南夏晨見於東秋夜半見於東冬昏見於東安有所謂渡河及常在中夜之理織女昏晨與鬼宿正相反其理則同蒼梧王荒悖小兒不足笑錢翟葉三公皆名儒碩學亦不深攷如此杜詩云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牛女年年度何曾風浪生梁劉孝儀詩云欲待黃昏至含嬌淺渡河唐人七夕詩皆有此說此自是牽俗遺詞之過故杜老又有詩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

古永相望七夕詎見同神光竟難俟此事終蒙朧蓋自洞曉其實非它人比也

府名軍額

雍州軍額曰永興府曰京兆而守臣以知永興軍府事兼京兆府路安撫使結銜鎮州軍額曰成德府曰眞定而守臣以知成德軍府事兼眞定府路安撫使結銜政和中始正以府額爲稱荆州軍額曰荆南府曰江陵而守臣則曰知荆南通判曰通判荆南自餘掾幕縣官則曰江陵府淳熙四年始盡以江陵爲稱孟州軍額曰河陽三城無府額而守臣曰知河陽軍州事陝州無府額而守臣曰知陝州軍府事法令行移亦曰陝府

馬融皇甫規

漢順帝時西羌叛遣征西將軍馬賢將十萬人討之武都太守馬融上疏曰賢處處留滯必有潰叛之變臣願請賢所不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三旬之中必克破之不從賢果與羌戰敗父子皆沒羌遂寇三輔燒園陵詔武都太守趙沖督河西四郡兵追擊安定上計掾皇甫規上疏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知其必敗願假臣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沖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可以滌患帝不能用趙沖擊羌不利羌寇充斥涼部震恐沖戰死累年然後定案馬融皇甫規之言曉然易見而所請兵皆不過五千然訖不肯從乃知宣帝納用趙充國之冊爲不易得所謂明主可爲忠言也

孟蜀避唐諱

蜀本石九經皆孟昶時所刻其書淵世民三字皆缺畫蓋爲唐高祖太宗諱也昶父知祥嘗爲莊宗明宗臣然於存勗嗣源字乃不諱前蜀王氏巳稱帝而其所立龍興寺碑言及唐諸帝亦皆平闕乃知唐之澤遠矣

翰苑親近

白樂天渭村退居寄錢翰林詩叙翰苑之親近云曉從朝興慶春陪宴栢梁分庭皆命婦對院即儲皇貴主冠浮動親王轡鬧裝金鈿相照耀朱紫間熒煌毬簇桃花騎歌巡竹葉觴窪銀中貴帶昻黛內人粧賜禊東城下頒酺曲水傍樽罍分聖酒妓樂借仙倡蓋唐世宮禁與外廷不至相隔絶故杜子美詩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又云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函近御筵而學士獨稱內相至於與命婦分庭見貴主冠服內人黛粧假仙倡以佐酒它司無此也

寧馨阿堵

寧馨阿堵晉宋間人語助耳後人但見王衍指錢云舉阿堵物却又山濤見衍曰何物老媪生寧馨兒今遂以阿堵爲錢寧馨兒爲佳兒殊不然也前輩詩語言少味無阿堵氷雪相看有此君又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其意亦如此宋廢帝之母王太后疾篤帝不往視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觀此豈得爲佳顧長康畫人物不點目精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猶言此處也劉真長譏殷淵源曰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又謂桓温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鬬戰求勝王導與何充語曰正自爾馨王恬撥王胡之手曰冷如鬼手馨彊來捉人臂至今吳中人語言尚多用寧馨字爲問猶言若何也劉夢得詩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蓋得其義以寧字作平聲讀

鳳毛

宋孝武嗟賞謝鳳之子超宗曰殊有鳳毛今人以子爲鳳毛多謂出此按世說王劭風姿似其父導桓温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其事在前與此不同

牛米

燕慕容皝以牛假貧民使佃苑中稅其什之八自有牛者稅其七參軍封裕諫以爲魏晉之世假官田牛者不過稅其什六自有牛者中分之不取其七八也予觀今吾鄉之俗募人耕田十取其五而用主牛者取其六謂之牛米蓋晉法也

爲文矜夸過實

文士爲文有矜夸過實雖韓文公不能免如石鼓歌極道宣王之事偉矣至云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羲娥陋儒編詩不收拾二雅褊迫無委蛇是謂三百篇皆如星宿獨此詩如日月也二雅褊迫之語尤非所宜言今世所傳石鼓之詞尚在豈能出吉日車攻之右安知非經聖人所刪乎

送孟東野序

韓文公送孟東野序云物不得其平則鳴然其文云在唐虞時咎陶禹其善鳴者而假之以鳴夔假於韶以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又云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然則非所謂不得其平也

噴嚔

今人噴嚔不止者必噀唾祝云有人說我婦人尤甚予案終風詩寤言不寐願言則嚔鄭氏箋云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嚔也今俗人嚔云人道我

此古之遺語也乃知此風自古以來有之

野史不可信

野史雜說多有得之傳聞及好事者緣飾故類多失實雖前輩不能免而士大夫頗信之姑摭　眞宗朝三事于左魏泰東軒録云　眞宗次澶淵語寇萊公曰虜騎未退何人可守天雄軍公言參知政事王欽若退即召王於行府諭以　上意授勑俾行王未及有言公遽酌大白飲之命曰上馬盃且曰參政勉之回日即爲同列也王馳騎入魏越十一日虜退召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或云王公數進疑詞於　上前故萊公因事出之予案澶淵之役乃景德元年九月是時萊公爲次相欽若爲參政閏九月欽若判天雄二年四月罷政三年萊公罷相欽若復知樞密院至天禧始拜相距景德凡十四年其二事者沈括筆談云向文簡拜右僕射　眞宗謂學士李昌武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敏中應甚喜昌武退朝往候之門闌悄然明日再對　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存中自注云向公拜僕射年月未曾考於國史因見中書記是天禧元年八月而是年二月王欽若亦加僕射予案　眞宗朝自敏中之前拜僕射者六人呂端李沆王旦皆自宰相轉陳堯叟以罷樞密使拜張齊賢以故相拜王欽若自樞密使轉及敏中轉右僕射與欽若加左僕射同日降制是時李昌武死四年矣昌武者宗諤也其三事者存中筆談又云時丁晉公從　眞宗巡幸禮成詔賜輔臣玉帶時輔臣八人行在祗候庫止有七帶尚衣有帶謂之比玉價直數百萬　上欲以足其數公心欲之而位在七人之下度必不及已乃諭有司某自有小私帶可服候還京別賜可也既各受賜而晉公一帶僅如指闊　上顧近侍速易之遂得尚衣御帶予按景德元年　眞宗巡幸西京大中祥符元年巡幸泰山四年幸河中丁謂皆爲行在三司使未登政府七年幸亳州謂始以參知政事從時輔臣六人王旦向敏中爲宰相王欽若陳堯叟爲樞密使皆在謂上謂之下尚有樞密副使馬知節即不與此說合且既爲玉帶而又名比玉尤可笑魏泰無足論沈存中不應爾也

謗書

司馬遷作史記於封禪書中述武帝神仙鬼竈方士之事甚備故王允謂之謗書國朝景德祥符間治安之極王文穆陳文忠陳文僖丁晉公諸人造作天書符瑞以爲固寵容悅之計及　眞宗上仙王沂公懼貽後世

譏議故請藏天書於梓宮以滅迹而實錄之成乃文穆監脩其載崇奉宮廟祥雲芝鶴唯恐不詳遂爲信史之累蓋與太史公謗書意異而實同也

王文正公

祥符以後凡天書禮文宮觀典冊祭祀巡幸祥瑞頌聲之事王文正公旦實爲參政宰相無一不預官自侍郎至太保公心知得罪於清議而固戀患失不能決去及其臨終乃欲削髮僧服以斂何所補哉魏野贈詩所謂西祀東封今已了好來相伴赤松游可謂君子愛人以德其箴戒之意深矣歐陽公神道碑悉隱而不書蓋不可書也雖持身公清無一可議然特張禹孔光胡廣之流云

晉文公

晉公子重耳自狄適它國凡七衛成公曹共公鄭文公皆不禮焉齊桓公妻以女宋襄公贈以馬楚成王享之秦穆公納之卒以得國衛曹鄭皆同姓齊宋秦楚皆異姓非所謂豈無他人不如同姓也晉文公卒未葬秦師伐鄭滅滑無預晉事晉先軫以爲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背秦大惠使襄公墨衰絰而伐之雖幸勝於殽終啓焚舟之戰兩國交兵不復修睦者數百年先軫是年死於狄王孫穀而誅滅天也

南夷服諸葛

蜀劉禪時南中諸郡叛諸葛亮征之孟獲爲夷漢所服七戰七擒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蜀志所載止於一時之事國朝淳化中李順亂蜀招安使雷有終遣嘉州士人辛怡顯使於南詔至姚州其節度使趙公美以書來迎云當境有瀘水昔諸葛武侯戒曰非貢獻征討不得輒渡此水若必欲過須致祭然後登舟今遣本部軍將賫金龍二條金錢三十文并設酒脯請先祭享而渡乃知南夷心服雖千年如初嗚呼可謂賢矣事見怡顯所作雲南錄

二疏贊

作議論文字須考引事實無差忒乃可傳信後世東坡先生作二疏圖贊云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其立意超卓如此然以其時考之元康三年二疏去位後二年蓋寬饒誅又三年韓延壽誅又三年楊惲誅方二疏去時三人皆亡恙蓋先生文如傾河不復效常人尋閱質究也

李宓伐南詔

唐天寶中南詔叛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之喪士卒六萬人楊國忠掩其敗狀仍叙其戰功時募兵擊南詔人莫肯應募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詣軍所行者愁怨所在哭聲振野至十三載劍南留後李宓將兵七萬往擊南詔南詔誘之深入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瘴疫及飢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宓被擒全軍皆沒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兵討之此通鑑所紀舊唐書云李宓率兵擊蠻於西洱河糧盡軍旋馬足陷橋為閤羅鳳所擒新唐書亦云宓敗死於西洱河予案高適集中有李宓南征蠻詩一篇序云天寶十一載有詔伐西南夷丞相楊公兼節制之寄乃奏前雲南太守李宓涉海自交趾擊之往復數萬里十二載四月至于長安君子是以知廟堂使能而李公効節予忝斯人之舊因賦是詩其略曰肅穆廟堂上深沉節制雄遂令感激士得建非常功鼓行天海外轉戰蠻夷中長驅大浪破急擊群山空餉道忽已遠縣軍垂欲窮野食掘田鼠晡餐兼僰僮收兵列亭候拓地彌西東瀘水夜可涉交州今始通歸來長安道召見甘泉宮其所稱述如此雖詩人之言未必皆實然當時之人所賦其事不應虛言則宓葢歸至長安未嘗敗死其年又非十三載也味詩中掘鼠餐僮之語則知糧盡危急師非勝歸明甚

浮梁陶器

彭器資尚書文集有送許屯田詩曰浮梁巧燒瓷顏色比瓊玖因官射利疾衆喜君獨不父老爭歎息此事古未有注云浮梁父老言自來作知縣不買瓷器者一人君是也作饒州不買者一人今程少卿嗣宗是也惜乎不載許君之名

容齋隨筆卷第四

容齋隨筆卷第五

漢唐八相

蕭曹丙魏房杜姚宋爲漢唐名相不待誦說然前六君子皆終于位而姚宋相明皇皆不過三年姚以二子及親吏受賂其罷猶有說宋但以嚴禁惡錢及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明皇用優人戲言而罷之二公終身不復用宋公罷相時年才五十八後十七年乃薨繼之者如張嘉貞張說源乾曜王晙宇文融裴光庭蕭嵩牛仙客其才可睹矣唯杜暹李元紘爲賢亦清介齪齪自守者釋騏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可不惜哉蕭何且死所推賢唯曹參魏丙同心輔政房喬每議事必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姚崇避位薦宋公自代唯賢知賢宜後人之莫及也

六卦有坎

易乾坤二卦之下繼之以屯蒙需訟師比六者皆有坎聖人防患備險之意深矣

晉之亡與秦隋異

自堯舜及今天下裂而復合者四周之末爲七戰國秦合之漢之末分爲三國晉合之晉之亂分爲十餘國爭戰三百年隋合之唐之後又分爲八九國本朝合之然秦始皇一傳而爲胡亥晉武帝一傳而爲惠帝隋文帝一傳而爲煬帝皆破亡其社稷獨本朝九傳百七十年乃不幸有靖康之禍蓋三代以下治安所無也秦晉隋皆相似然秦隋一亡即掃地晉之東雖曰牛繼馬後終爲守司馬氏之祀亦百有餘年蓋秦隋毒流四海天實誅之晉之八王擅兵孽后盜政皆本於惠帝昏蒙非得罪於民故其亡也與秦隋獨異

上官桀

漢上官桀爲未央廄令武帝嘗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爲忠由是親近至於受遺詔輔少主義縱爲右內史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爲不行此道乎銜之遂坐以它事棄市二人者其始獲罪一也桀以一言之故超用而縱及誅可謂幸不幸矣

金日磾

金日磾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武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容皃甚嚴馬又肥好上奇焉即日拜爲馬監後受

遺輔政日磾與上官桀皆因馬而受知武帝之取人可謂明而不遺矣

漢宣帝忌昌邑王

漢廢昌邑王賀而立宣帝賀居故國帝心内忌之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戒以謹備盜賊敞條奏賀居處著其廢亡之効上知賀不足忌始封爲列侯光武廢太子彊爲東海王而立顯宗顯宗即位待彊彌厚宣顯皆雜霸道治尚剛嚴獨此事顯優於宣多矣

平津侯

公孫平津本傳稱其意忌内深殺主父偃徙董仲舒皆其力然其可稱者兩事武帝置蒼海朔方之郡平津數諫以爲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上使朱買臣等難之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專奉朔方上乃許之卜式上書願輸家財助邊蓋迎合主意上以語平津對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勿許乃罷式當武帝好大喜功而能如是槩之後世足以爲賢相矣惜不以式事載本傳中

韓信周瑜

世言韓信伐趙趙廣武君請以奇兵塞井陘口絕其糧道成安君不聽信使間人窺知其不用廣武君策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遂勝趙使廣武計行信且成禽信蓋自言之矣周瑜拒曹公於赤壁部將黃蓋獻火攻之策會東南風急悉燒操船軍遂敗使天無大風黃蓋不進計則瑜未必勝是二說者皆不善觀人者也夫以韓信敵陳餘猶以猛虎當羊豕爾信與漢王語請北舉燕趙正使井陘不得進必有它奇策矣其與廣武君言曰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蓋謙以求言之詞也方孫權問計於周瑜瑜已言操冒行四患將軍禽之宜在今日劉備見瑜恨其兵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正使無火攻之說其必有以制勝矣不然何以爲信瑜

漢武賞功明白

衛青爲大將軍霍去病始爲校尉以功封侯青失兩將軍亡翕侯功不多不益封其後各以五萬騎深入去病益封五千八百户裨校封侯益邑者六人而青不得益封吏卒無封者武帝賞功必視法如何不以貴賤爲高下其明白如此後世處此必曰青久爲上將俱出塞致命正不厚賞亦當有以慰其心不然它日無以使人蓋失之矣

周召房杜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觀此二相則刑措四十年頌聲作于下不言可知唐正觀三年二月房元齡爲左僕射杜如晦爲右僕射魏證參預朝政觀此三相則三百年基業之盛槩可見矣

三代書同文

三代之時天下書同文故春秋左氏所載人名字不以何國大氐皆同鄭公子歸生魯公孫歸父蔡公孫歸生楚仲歸齊析歸父皆字子家楚成嘉鄭公子嘉皆字子孔鄭公孫段印段宋褚師段皆字子石鄭公子喜宋樂喜皆字子罕楚公子黑肱鄭公孫黑孔子弟子狄黑皆

字子晳魯公子翬鄭公孫揮皆字子羽邾子克楚鬬克周王子克宋司馬之臣克皆字曰儀晉籍偃荀偃鄭公子偃吳言偃皆字曰游晉羊舌赤魯公西赤皆字曰華楚公子側魯孟之側皆字曰反魯冉耕宋司馬耕皆字曰牛顔無繇仲由皆字曰路

周世中國地

成周之世中國之地最狹以今地里考之吳越楚蜀閩皆爲蠻淮南爲羣舒秦爲戎河北眞定中山之境乃鮮虞肥鼓國河東之境有赤狄甲氏留吁鐸辰潞國洛陽爲王城而有楊拒泉皋蠻氏陸渾伊雒之戎京東有萊牟介莒皆夷也杞都雍丘今汴之屬邑亦用夷禮邾近於魯亦曰夷其中國者獨晉衞齊魯宋鄭陳許而已通不過數十州蓋於天下特五分之一耳

李後主梁武帝

東坡書李後主去國之詞云最是蒼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以爲後主失國當慟哭於廟門之外謝其民而後行乃對宮娥聽樂形於詞句予觀梁武帝啓侯景之禍塗炭江左以致覆亡乃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其不知罪已亦甚矣竇嬰救灌夫其夫人諫止之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梁

武用此言而非也

詩什

詩二雅及頌前三卷題曰某詩之什陸德明釋云歌詩之作非止一人篇數既多故以十篇編爲一卷名之爲什今人以詩爲篇什或稱譽它人所作爲佳什非也

易舉正

唐蘇州司戶郭京有周易舉正三卷云曾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注定傳授眞本比校今世流行本及國學鄉貢舉人等本或將經入注用注作經小象中間以下句反居其上爻辭注內移後義却處於前兼有脫遺兩字

顛倒謬誤者並依定本舉正其訛凡一百三節今略取其明白者二十處載於此坤初六履霜堅氷至象曰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今本於象文霜字下誤增堅氷二字屯六三象曰即鹿無虞何以從禽也今本脫何字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无咎元本之字行書向下引脚稍類言字轉寫相仍故誤作言觀注義亦全不作言字釋也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本誤倒其句賁亨不利有攸往今本不字誤作小字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注云剛柔交錯而成文焉天之文也今本脫剛柔交錯一句坎卦習坎上脫坎字姤九四包失魚注二有其魚故失之也今本誤作无魚蹇九三往蹇來正今本作來反困初六象曰入于幽谷不明也今本谷字下多幽字鼎彖聖人亨以享上帝以養聖賢注云聖人用之上以享上帝而下以養聖賢今本正文多而大亨三字故注文亦誤增大亨二字震彖曰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今本脫不喪匕鬯一句漸象曰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注云賢德以止巽則居風俗以止巽乃善今本正文脫風字豐九四象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文脫志字中孚彖豚魚吉信及也今本及字下多豚魚二字小過彖柔得中

是以可小事也今本脫可字而事字下誤增吉字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注陽已止下故止也今本正文作已上故注亦誤作陽已上故止也旣濟彖曰旣濟亨小小者亨也今本脫一小字繫辭二多譽四多懼注云懼近也今本誤以近也字爲正文而注中又脫懼字雜卦蒙稚而著今本稚誤作雜字予頃於福州道藏中見此書而傳之及在後省見晁公武所進易解多引用之世罕有其書也

其惟聖人乎

乾卦其惟聖人乎魏王肅本作愚人後結句始作聖人見陸德明釋文

易說卦

易說卦荀爽九家集解乾爲木果之下更有四曰爲龍爲車爲衣爲言坤後有八曰爲牝爲迷爲方爲囊爲裳爲黃爲帛爲漿震後有三曰爲王爲鵠爲鼓巽後有二曰爲楊爲鸛坎後有八曰爲宮爲律爲可爲棟爲叢棘爲狐爲蒺藜爲桎梏離後有一曰爲牝牛艮後有三曰爲鼻爲虎爲狐兌後有二曰爲常爲輔頰注云常西方神也陸德明以其與王弼本不同故載於釋文案震爲龍與乾同故虞翻干寶本作駹

元二之災

後漢鄧騭傳拜為大將軍時遭元二之災人士飢荒死者相望盜賊群起四夷侵畔章懷注云元二即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即於上字之下為小二字言此字當兩度言之後人不曉遂讀為元二或同之陽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乖舛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為二字明驗也漢碑有楊孟文石門頌云中遭元二西夷虐殘孔耽碑云遭元二轗軻人民相食趙明誠金石跋云若讀為元元不成文理疑當時自有此語漢注未必然也案王充論衡恢國篇云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四年甘露降五縣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盖章帝時事考之本紀所書建初三年以後諸瑞皆同則知所謂元二者謂建初元年二年也既稱嘉德布流以致祥瑞其為非災眚之語益可決疑安帝永初元年二年先零滇羌寇叛郡國地震大水鄧騭以二年十一月拜大將軍則知所謂元二者謂永初元年二年也凡漢碑重文不皆用小二字豈有范史一部唯獨一處如此予兄丞相作隸釋論之甚詳予備國史日撰　欽宗紀贊用靖康元二之禍實本于此

聖人汙

孟子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趙岐注云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汙下也言三人雖小汙不平亦不至於其所好阿私所愛而空譽之詳其文意足以識聖人是一句汙下也自是一節蓋以下字訓汙也其義明甚而老蘇先生乃作一句讀故作三子知聖人汙論謂三子之智不足以及聖人高深幽絕之境徒得其下焉耳此說竊謂不然夫謂夫子賢於堯舜自生民以來未有可謂大矣猶以為汙下何哉程伊川云有若等自能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為阿好而言其說正與趙氏合大抵漢人釋經子或省去語助如鄭氏箋毛詩奄觀銍艾云奄久觀多也蓋以久訓奄以多訓觀近者黃啓宗有補禮部韻略於淹字下添奄字注云久觀也亦是誤以箋中五字為一句

廿卅卌字

今人書二十字為廿三十字為卅四十為卌皆說文本字也廿音入二十并也卅音先合反三十之省便古文也卌音先立反數名今直以為四十字案秦始皇凡刻石頌德之辭皆四字一句泰山辭曰皇帝臨位二十有六年琅邪臺頌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之罘頌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東觀頌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

會稽頌曰德惠脩長三十有七年此史記所載每稱年者輒五字一句嘗得泰山詞石本乃書爲廿有六年想其餘皆如是而太史公誤易之或後人傳寫之訛耳其實四字句也

字省文

今人作字省文以禮爲礼以處爲処以與爲与凡章奏及程文書冊之類不敢用然其實皆說文本字也許叔重釋礼字云古文処字云止也得几而止或從處与字云賜予也与與同然則當以省文者爲正

負劒辟咡

曲禮記童子事曰負劒辟咡詔之鄭氏注云負謂置之於背劒謂挾之於旁辟咡詔之謂傾頭與語口旁曰咡歐陽公作其父瀧岡阡表云回顧乳者劒汝而立于旁正用此義今廬陵石刻由存衢州所刊六一集已得其眞或者不曉遂易劒爲抱可歎也

國初人至誠

眞宗時并州謀帥上謂輔臣曰如張齊賢溫仲舒皆可任但以其嘗歷樞近或有固辭宜召至中書詢問願往則授之及召二人至齊賢辭以恐爲人所讒仲舒曰非敢有辭但在尚書班已十年若得改官端揆賜都部署添給敢不承命輔臣以聞上曰是皆不欲往也勿彊之王元之自翰林學士以本官刑部郎中知黃州遣其子嘉祐獻書于中書門下以爲朝廷設官進退必以禮一失錯置咎在廊廟某一任翰林學士三任制誥舍人以國朝舊事言之或得給事中或得侍郎或爲諫議大夫某獨異於斯斥去不轉一級與錢穀俗吏混然無別執政不言人將安仰予謂仲舒嘗爲二府至於自求遷轉及增請給元之一代剛正名臣至於公移牋書引例乞轉唯其至誠不矯僞故也後之人外爲大言避寵辭祿而陰有營求失其本眞者多矣風俗使然也

史館玉牒所

國朝熙寧以前祕書省無著作局故置史館設脩撰直館之職元豐官制行有祕書官則其職歸於監少及著作郎佐矣而紹興中復置史館脩撰檢討是與本省爲二也宗正寺脩玉牒官亦然官制既行其職歸於卿丞矣而紹興中復差侍從爲脩牒又以它官兼檢討是與本寺爲二也然則今有戶部可別置三司有吏刑部可別置審官審刑院矣又玉牒舊制每十年一進謂甲子歲進書則甲戌甲申歲復然今乃從建隆以來再行補脩每及十年則一進以故不過三二年輒一行賞書局

借賞此最甚焉

稗沙門

寶積經說僧之無行者曰譬如麥田中生稗麥其形似麥不可分別爾時田夫作如是念謂此稗麥盡是好麥後見穟生爾乃知非如是沙門在於衆中似是持戒有德行者施主見時謂盡是沙門而彼癡人實非沙門是名稗沙門此喻甚佳而文士鮮曾引用聊志於此

容齋隨筆卷第五

容齋隨筆卷第六　十九則

建武中元

成都有漢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楗閣碑其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桉范史本紀建武止三十一年次年改爲中元直書爲中元元年觀此所刻乃是雖別爲中元猶冠以建武如文景帝中元後元之類也又祭祀志載封禪後赦天下詔明言云以建武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東夷倭國傳云建武中元二年來奉貢援據甚明而宋莒公作紀年通譜乃云紀志所載不同必傳寫脫誤學者失於精審以意刪去殆亦不深考耳韓莊敏家一銅斗銘云新始建國天鳳上戊六年又紹興中郭金州得一鉦銘云新始建國地皇上戊二年桉王莽始建國之後改天鳳又改地皇茲二器各冠以始元者自莽之制如此亦猶其改易郡名不常每下詔猶繫其故名之類耳不可用中元爲比也

帶職人轉官

紹興中王浚明以右奉直大夫直祕閣乞磨勘吏部擬朝議大夫時相以爲既帶職則朝議奉直爲一等遂超轉中奉其後曾惇踵之紹興末向伯奮亦用此繼而續常復然後省有言不應驀三級自是但得朝議予按故

事官制未行時前行郎中遷少卿有出身得大常無出身司農繼轉光祿即今奉直朝議也自少卿遷大卿監有出身得光祿卿無出身歷司農卿少府監衞尉卿然後至光祿若帶職則自少農以上徑得光卿不涉餘級至有超五資者然則浚明等不爲過蓋昔日職名不輕與人故恩典亦異又自承務郎至奉議詞人但三轉而帶職者乃與餘人同作六階不小異乃有司之失也

上下四方

上下四方不可窮竟正雖莊列釋氏之寓言曼衍不能說也列子商湯問於夏革曰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无則无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无極之外復无无極无盡之中復无无盡无極復无无極无盡復无无盡朕是以知其无極无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大集經風住何處曰風住虛空又問虛空爲何所住答言虛空住於至處又問至處復何所住答言至處何所住者不可宣說何以故遠離一切諸處所故一切處所所不攝故非數非稱不可量故是故至處無有住處二家之說如是而已

魏相蕭望之

趙廣漢之死由魏相韓延壽之死由蕭望之魏蕭賢公卿也忍以其私陷二材臣於死地乎楊惲坐語言怨望而廷尉當以爲大逆不道以其時考之乃于定國也史稱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豈其然乎宣帝治尚嚴而三人者又從而輔翼之爲可恨也

姓氏不可考

姓氏所出後世茫不可考不過證以史傳然要爲難曉自姚虞唐杜姜田范劉之外餘蓋紛然雜出且以左傳言之申氏出於四岳周有申伯然鄭又有申侯楚有申舟又有申公巫臣魯有申繻申棖晉有申書齊有申鮮虞賈氏姬姓之國以國氏然晉有賈華又狐射姑亦曰賈季齊有賈舉黃氏嬴姓之國然金天氏之後又有沈姒蓐黃之黃晉有黃淵孔氏出於商孔子其後也然衞有孔達宋有孔父鄭有孔叔陳有孔寧齊有孔虺而鄭子孔之孫又爲孔張高氏出於齊然子尾之後又爲高彊鄭有高克宋有高哀國氏亦出於齊然邢有國子鄭子國之孫又爲國參晉有慶鄭齊有慶克陳有慶虎衞有石碏齊有石之紛如鄭有石癸周有石尚宋有石彄晉有陽處父楚有陽丐魯有陽虎孫氏出於衞而楚有叔敖齊有孫書吳有孫武郭氏出於虢而晉有郭偃齊

有鄒最又有所謂鄒公者千載之下遥遥世祚將安所質究乎

畏無難

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故曰惟有道之主能持勝使秦不并六國二世未亡隋不一天下服四夷煬帝不亡符堅不平凉取蜀滅燕單代則無肥水之役唐莊宗不滅梁下蜀則無嗣源之禍李景不取閩并楚則無淮南之失

綠竹青青

毛公解衛詩淇奧分綠竹爲二物曰綠王芻也竹萹竹也韓詩竹字作薄音徒沃反亦以爲萹筑郭璞云王芻今呼白腳莎即菉蓐豆也萹竹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云有草似竹高五六尺淇水側人謂之菉竹案此諸說皆北人不見竹之語耳漢書下淇園之竹以爲揵寇恂爲河内太守伐淇園竹爲矢百餘萬衛詩又有籊籊竹竿以釣于淇之句所謂綠竹豈不明甚若白腳莎菉豆安得去猗猗青青哉

孔子欲討齊

陳成子弑齊簡公孔子告於魯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左傳曰孔子請伐齊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常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伐也說者以爲孔子豈校力之強弱但明其義而已能順人心而行天討何患不克使魯君從之孔子其使於周請命乎天子正名其罪至其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予以爲魯之不能伐齊三子之不欲伐齊周之不能討齊通國知之矣孔子爲此舉豈眞欲以魯之半力敵之哉蓋是時三子無君與陳氏等孔子上欲悟哀公下欲警三子使哀公悟其意必察三臣之擅國思有以制之起孔子而付以政其正君君臣臣之分不難也使三子者警必將曰魯小於齊齊臣弑君而欲致討吾三臣或如是彼齊晉大國肯置而不問乎惜其君臣皆不識聖人之深旨自是二年孔子亡又十一年哀公竟偪於三子而孫於越比之簡公僅全其身爾

韓退之

舊唐史韓退之傳初言愈常以爲魏晉已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不復振起故所爲文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爲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而又云時有恃才肆意亦盭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池神而愈撰碑以實之

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為賀作諱辯令舉進士又為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捨頗為當代所非裴晉公有寄李翺書云昌黎韓愈僕識之舊矣其人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儕類云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為戲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當大為防焉爾舊史謂愈為紕繆固不足責晉公亦有是言何哉考公作此書時名位猶未達其末云昨弟來欲度及時干進度昔歲取名不敢自高今孤煢若此遊宦謂何是不能復從故人之所勉耳但寘力田園苟過朝夕而已然則公出征淮西請愈為行軍司馬又令作碑蓋在此累年之後相知已深非復前比也

誕節受賀

唐穆宗即位之初年詔曰七月六日是朕載誕之辰其日百寮命婦宜於光順門進名參賀朕於門內與百寮相見明日又勑受賀儀宜停先是左丞韋綬奏行之宰臣以古無降誕受賀之禮奏罷之然次年復行賀禮誕節之制起於明皇令天下宴集休假三日肅宗亦然代德順三宗皆不置節名及文宗以後始置宴如初則受賀一事蓋自長慶年至今用之也

左氏書事

左傳書晉惠公背秦穆公事曰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群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群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觀此一節正如獄吏治囚蔽罪議法而皐陶聽之何所伏竄不待韓原之戰其曲直勝負之形見矣晉厲公絕秦數其五罪書詞鏗訇極文章鼓吹之妙然其實皆誣秦故傳又書云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杜元凱注云據此三事以正秦罪左氏於文反復低昂無所不究其至觀秦晉爭戰二事可窺一斑矣

狐突言詞有味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以十二月出師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左氏載狐突所歎八十餘言而詞義五轉其一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其二曰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其三曰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其四曰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其五

曰尨涼冬殺金寒玦離其宛轉有味皆可咀嚼國語亦多此體有至六七轉然大氐緩而不切

宣髮

考工記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注頭髮顥落曰宣易巽爲宣髮宣字本或作寡周易巽爲寡髮釋文云本又作宣黑白雜爲宣髮宣髮二字甚奇

邾文公楚昭王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未幾而卒君子曰知命楚昭王之季年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案宋景公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爲之退舍邾文楚昭之言亦是物也而終不蒙福天道遠而不可知如此

杜悰

唐懿宗咸通二年二月以杜悰爲相一日兩樞密使詣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悰受宣三相起避公慶出書授悰發之乃宣宗大漸時宦官請鄆王監國奏也

且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當以反法處之悰反復讀復封以授公慶曰主上欲罪宰相當於延英面示聖旨公慶去悰謂兩樞密曰內外之臣事猶一體今主上新踐阼固當以仁愛爲先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習以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兩樞密相顧默然徐曰當具以公言白至尊非公重德無人及此三相復來見悰微請宣意悰無言三相惶怖乞存家族悰曰勿爲它慮既而寂然及延英開上色甚悅此資治通鑑所載也新唐史云宣宗世夔王處大明宮而鄆王居十六宅帝大漸遺詔立夔王而中尉王宗實迎鄆王立之是爲懿宗久之遣樞密使楊慶詣中書獨揖悰它宰相畢諴杜審權蔣伸不敢進乃授悰中人請帝監國奏因諭悰劾大臣名不在者悰語之如前所云慶色沮去帝怒亦釋予以史考之懿宗即位之日宰相四人曰令狐綯曰蕭鄴曰夏侯孜曰蔣伸至是時唯有伸在三人者罷去矣諴及審權乃懿宗自用者無由有斯事蓋野史之妄而二書誤采之溫公以唐事屬之范祖禹其審取可謂詳盡尚如此信乎脩史之難哉

唐書世系表

新唐宰相世系表皆承用逐家譜諜故多有謬誤內沈

氏者最可笑其略云沈氏出自姬姓周文王子聃叔季字子揖食采於沈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魯成公八年爲晉所滅沈子生逞字脩之奔楚遂爲沈氏生嘉字惟良嘉生尹戌戌生諸梁諸梁子尹射字脩文其後入漢有爲齊王大傅敷德侯者有爲驃騎將軍者有爲彭城侯者宋書沈約自叙云金天氏之後沈國在汝南平輿定公四年爲蔡所滅秦末有逞者徵丞相不就其後頗與唐表同案聃季所封自是一國與沈了不相涉春秋成公八年晉侵沈獲沈子揖昭二十三年吴敗頓胡沈蔡之師于雞父沈子逞滅定四年蔡滅沈殺沈子嘉今表云聃季字子揖成八年爲晉所滅是文王之子壽五百餘歳矣逞爲吴所殺而表云奔楚宋書云秦召爲丞相沈尹戌爲楚將戰死於柏舉正與嘉之死同時而以爲嘉之子尹射書於左傳三十四年始書諸梁乃以爲其子又春秋時人立字皆從子及伯仲豈有脩之惟良脩文之比漢列侯表豈有所謂敷德彭城侯百官表豈有所謂驃騎將軍沈達者沈約稱一時文宗妄譜其上世名氏官爵固可蚩誚又不分別兩沈國其金天氏之裔沈姒蓐黄之沈封於汾川晉滅之春秋之沈封於汝南蔡滅之顧合而爲一豈不讀左氏乎歐陽公略不筆削爲可恨也

魯昭公

春秋之世列國之君失守社稷其國皆即日改立君無虚位以俟者惟魯昭公爲季孫意如所逐而孫于齊又適晉凡八年乃沒意如在國攝事主祭歳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薨之明年喪還故國然後其弟公子宋始即位它國無此比也豈非魯秉周禮雖不幸遜君猶存厥位而不敢絶之乎其後哀公孫于越左傳終於是年不知悼公以何時立也

州縣失故名

今之州縣以累代移徙改割之故往往或失其故名或州異而縣不同者如建昌軍在江西而建昌縣乃隷南康南康軍在江東而南康縣乃隷南安南安軍在江西而南安縣乃隷泉州韶州爲始興郡而始興縣外屬贛州爲南康郡而南康縣外屬鬱林爲州而鬱林縣隷貴州桂陽爲軍而桂陽縣隷郴州此類不可悉數

嚴州當爲莊

嚴州本名睦州宣和中以方寇之故改焉雖以威嚴爲義然實取嚴陵灘之意也殊不考子陵乃莊氏東漢避顯宗諱以莊爲嚴故史家追書以爲嚴光後世當從實

可也

容齋隨筆卷第六

容齋隨筆卷第七

孟子書百里奚

柳子厚復杜温夫書云生用助字不當律令所謂乎歟耶哉夫也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精思之則益也予讀孟子百里奚一章曰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味其所用助字開闔變化使人之意飛動此難以爲温夫輩言也

韓柳爲文之旨

韓退之自言作爲文章上規姚姒盤誥春秋易詩左氏莊騷太史子雲相如閎其中而肆其外柳子厚自言每爲文章本之書詩禮春秋易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韓柳爲文之旨要學者宜思之

李習之論文

李習之答朱載言書論文最爲明白周盡云六經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

也如未嘗有易也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如山有岱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濟淮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不必均也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尚異者曰文章詞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溺於時者曰文章必當對病於時者曰文章不當對愛難者曰宜深不當易愛易者曰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未識文章之所主也義不深不至於理而詞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辭之對與否易與難也憂心悄悄慍于群小非對也遘閔既多受侮不少非不對也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苑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非易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非難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莊至于劉向揚雄皆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其論於文者如此後學宜志之

魏鄭公諫語

魏鄭公諫止唐太宗封禪中間數語引喻剴切曰今有人十年長患療治且愈此人應皮骨僅存便欲使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為之良醫疾苦雖已乂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切有疑太宗不能奪此語見於公諫錄及舊唐書而新史不載資治通監記其諫事亦刪此一節可惜也

虞世南

虞世南卒後太宗夜夢見之有若平生翌日下制曰世南奄隨物化倏移歲序昨因夜夢忽覩其人追懷遺美良增悲歎宜資冥助申朕思舊之情可於其家為設五百僧齋并為造天尊像一軀夫太宗之夢世南蓋君臣相與之誠所致宜恤其子孫厚其恩典可也齋僧造像豈所應作形之制書著在國史惜哉太宗而有此也

七發

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詞上薄騷些蓋文章領袖故為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傅玄又集之以為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往弃諸几格柳子厚晉問乃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新機杼激越清壯漢晉之間諸文士之弊於是一洗矣東方朔荅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為解嘲尚有

馳騁自得之妙至於崔駰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間皆屋下架屋章摹句寫其病與七林同及韓退之進學解出於是一洗矣毛穎傳初成世人多笑其怪雖裴晉公亦不以爲可惟柳子獨愛之韓子以文爲戲本一篇耳妄人旣附以革華傳至於近時羅文江瑶葉嘉陸吉諸傳紛紜雜沓皆託以爲東坡大可笑也

將軍官稱

前漢書百官表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予案國語鄭文公以詹伯爲將軍又吳夫差十旌一將軍左傳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檀弓衛將軍文子曾使慎子爲將軍然

則其名久矣彭寵爲奴所縛呼其妻曰趣爲諸將軍辦裝東漢書注云呼奴爲將軍欲其赦己也今吳人語猶謂小蒼頭爲將軍蓋本諸此

北道主人

秦晉圍鄭鄭人謂秦盍舍鄭以爲東道主蓋鄭在秦之東故云今世稱主人爲東道者此也東漢載北道主人乃有三事常山太守鄧晨會光武於鉅鹿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爲我北道主人又光武至薊將欲南歸耿弇以爲不可官屬腹心皆不肯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彭寵將反光武問朱浮浮曰大王倚寵爲北道主人今旣不然所以失望後人罕引用之

洛中盱江八賢

司馬溫公序賻禮書閭閻之善者五人呂南公作不欺述書三人皆以卑微不見於史氏予頃修國史將以綴于孝行傳而不果成聊紀之於此溫公所書皆陝州夏縣人曰醫劉太居親喪不飲酒食肉終三年以爲今世士大夫所難能其弟永一尤孝友廉謹夏縣有水災民溺死者以百數永一執竿立門首他人物流入門者輒擿出之有僧寓錢數萬於其室而死永一詣縣自陳請

以錢歸其弟子鄉人負債不償者毀其券曰周文粲其兄耆酒仰弟爲生兄或時酗毆粲鄰人不平而唁之粲怒曰兄未嘗毆我汝何離間吾兄弟也曰蘇慶文者事繼母以孝聞常語其婦曰汝事吾母小不謹必逐汝繼母少寡而無子由是安其室終身曰臺亨者善畫朝廷修景靈宮調天下畫工詣京師事畢詔選試其優者留翰林授官祿亨名第一以父老固辭歸養於田里南公所書皆建昌南城人曰陳策嘗買騾得不可被鞍者不忍移之它人命養於野廬俟其自斃其子與猾駔計因經過官人喪馬即磨破騾背以衒賈之旣售矣策聞自

追及告以不堪官人疑策愛也祕之策請試以鞍亢亢終日不得被始謝還焉有人從策買銀器若羅綺者策不與羅綺其人曰向見君帑有之今何靳策曰然有質錢而沒者歲月已久絲力糜脆不任用聞公欲以嫁女安可以此物病公哉取所當與銀器投熾炭中曰吾恐受質人或得銀之非眞者故爲公驗之曰危整者買鮑魚其駔舞秤權陰厚整魚人去身留整傍請曰公買止五斤已爲公密倍入之願畀我酒整大驚追魚人數里返之醻以直又飲駔醇酒曰汝所欲酒而已何欺寒人爲曰曾叔卿者買陶器欲轉易於北方而不果行有人

從之併售者叔卿與之已納價猶問曰今以是何之其人對欲効公前謀耳叔卿曰不可吾緣北方新有災荒是故不以行今豈宜不告以誤君乎遂不復售而叔卿家苦貧妻子飢寒不恤也嗚呼此入人者賢乎哉

王導小名

顏魯公書遠祖西平靖侯顏含碑晉李闡之文也云含爲光祿大夫溫嶠欲爲王導降禮君不從曰王公雖重故是吾家阿龍君是王親丈人故呼王小字晉書亦載此事而不書小字世說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歎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呼三公小字晉人浮虛之習如此

漢書用字

太史公陳涉世家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又曰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疊用七死字漢書因之溝洫志載賈讓治河策云河從河内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凡五用石隄字而不爲冗複非後人筆墨畦徑所能到也

姜嫄簡狄

毛公注生民詩姜嫄生后稷履帝武敏歆之句曰從於高辛帝而見於天也玄鳥詩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句曰春分玄鳥降簡狄配高辛帝帝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其說本自明白至鄭氏箋始云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禖時有大人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已者遂有身後則生子又謂鳦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說本於史記謂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簡狄行浴見燕墮卵取吞之因生契此二

端之怪妄先賢辭而闢之多矣歐陽公謂稷契非高辛之子毛公於史記不取履迹之怪而取其訛繆之世次案漢書毛公趙人爲河間獻王博士然則在司馬子長之前數十年謂爲取史記世次亦不然蓋世次之說皆出於世本故荒唐特甚其書今亡夫適野而見巨迹人將走避之不暇豈復故故踐履以求不可知之禨祥飛鳥墮卵知爲何物而遽取吞之以古揆今人情一也今之愚人未必爾而謂古聖人之后妃爲之不待辨而明矣

羌慶同音

王觀國彥賓吳棫材老有學林及叶韻補注毛詩音二書皆云詩易太玄凡用慶字皆與陽字韻叶蓋羌字也引蕭該漢書音義慶音羌又曰漢書亦有作羌者班固幽通賦慶未得其云已文選作羌而它未有明證予案楊雄傳所載反離騷慶夭顇而喪榮注云慶辭也讀與羌同最爲切据

佐命元臣

盛王創業必有同德之英輔成垂世久長之計不如是不足以爲一代宗臣伊尹周公之事見於詩書可考也漢蕭何佐高祖其始入關即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

以周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高祖失職爲漢王欲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獨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願王王漢中收用巴蜀然後還定三秦王用其言此劉氏興亡至計也進韓信爲大將使當一面定魏趙燕齊高祖得顓心與楚確無北顧憂且死引曹參代已而畫一之法成約三章以蠲秦暴拊百姓以申漢德四百年基業此焉肇之唐房元齡佐太宗初在秦府已獨收人物致幕下與諸將密相申結引杜如晦與參籌帷及爲宰相粲然興起治功以州縣成天下之治以租庸調天下之財以八百府十六衛本天下之兵以諫爭付王魏以兵事付靖勣御夷狄有道用賢材有術三百年基業此焉肇之其後制節度使而州縣之治壞更二稅法而租庸之理壞變府兵爲彍騎諸衛爲神策而軍政壞雖有名臣良輔不能救也趙韓王佐藝祖監方鎮之勢削支郡以損其彊置轉運通判使掌錢穀以奪其富參命京官知州事以分其黨祿諸大功臣於環衛而不付以兵收天下驍銳於殿巖而不使外重建法立制審官用人一切施爲至于今是賴此三君子之後代天理物碩大光明者世有其人所謂一時之相酇蕭之孫有罪及無子凡六絕國漢輒紹封之國朝

綮錄韓王苗裔未嘗或忘唯房公之亡未十年以其子故奪襲爵俾配享訖唐之世不復續唐家亦少恩哉

名世英宰

曹參為相國日夜飲醇酒不事事而畫一之歌興王導輔佐三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末年略不復省事自歎曰人言我憒憒後人當思我憒憒謝安石不存小察經遠無競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趙韓王得士大夫所投利害文字皆寘二大甕滿則焚之李文靖以中外所陳一切報罷云以此報國此六七君子蓋非揚己取名瞭然使戶曉者真名世英宰也豈曰不事事哉

檀弓誤字

檀弓載吳侵陳事曰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太宰嚭曰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案嚭乃吳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禮者簡策差互故更錯其名當云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使太宰嚭問之乃善忠宣公作春秋詩引斯事亦嘗辯正云

薛能詩

薛能者晚唐詩人格調不能高而妄自尊大其海棠詩序云蜀海棠有聞而詩無聞杜子美於斯興象不出沒而有懷天之厚余謹不敢讓風雅盡在蜀矣吾其庶幾然其語不過曰青苔浮落處暮柳閑開時帶醉遊人插連陰彼叟移晨前清露濕晏後惡風吹香少傳何許妍多畫半遺而已又有荔枝詩序曰杜工部老居兩蜀不賦是詩豈有意而不及歟白尚書曾有是作興旨卑泥與無詩同予遂為之題不愧不負將來作者以其荔枝首唱愚其庶幾然其語不過曰顆如松子色如櫻未識蹉跎欲半生歲抄監州曾見樹時新入座久聞名而已又有折楊柳十首叙曰此曲盛傳為詞者甚衆文人才

子各銜其能莫不條似舞腰葉如眉翠出口皆然頗為陳熟能專於詩律不愛隨人搜難抉新誓脫常態雖欲勿伐知音者其舍諸然其詞不過曰華清高樹出離宮南陌柔條帶暖風誰見輕陰是良夜瀑泉聲畔月明中洛橋晴影覆江船羌笛秋聲濕塞烟閑想習池公宴罷水蒲風絮夕陽天而已別有柳枝詞五首最後一章曰劉白蘇臺總近時當初章句是誰推纖腰舞盡春楊柳未有儂家一首詩自注云劉白二尚書繼為蘇州刺史皆賦楊柳枝詞世多傳唱雖有才語但文字太僻宮商不高耳能之大言如此但稍推杜陵視劉白以下蔑如

也今讀其詩正堪一笑劉之詞云城外春風吹酒旗行人揮袂日西時長安陌上無窮樹唯有垂楊管別離白之詞云紅板江橋清酒旗館娃宮暖日斜時可憐雨歇東風定萬樹千條各自垂其風流氣槩豈能所可髣髴哉

漢晉太常

漢自武帝以後丞相無爵者乃封侯其次雖御史大夫亦不以爵封為閒唯太常一卿必以見侯居之而職典宗廟園陵動輒得咎由元狩以降以罪廢斥者二十人意武帝陰欲損侯國故使居是官以困之爾表中所載

鄭侯蕭壽成坐犧牲瘦蓼侯孔臧坐衣冠道橋壞鄆侯周仲居坐不收赤側錢繩侯周平坐不繕園屋睢陵侯張昌坐乏祠陽平侯杜相坐擅役鄭舞人廣阿侯任越人坐廟酒酸江鄒侯靳石坐離宮道橋苦惡戚侯李信成坐縱丞相侵神道俞侯欒賁坐雍犧牲不如令山陽侯張當居坐擇博士弟子不以實成安侯韓延年坐留外國文書新畤侯趙弟坐鞫獄不實牧丘侯石德坐廟牲瘦當塗侯魏不害坐孝文廟風發瓦轅陽侯江德坐廟郎夜飲失火蒲侯蘇昌坐泄官書弋陽侯任宮坐人盜茂陵園物建平侯杜緩坐盜賊多自鄭侯至牧丘十四侯皆奪國武帝時也自當塗至建平五侯但免官昭宣時也下及晉世此風猶存惠帝元康四年大風廟闕屋瓦有數枚傾落免太常荀寓五年大風蘭臺主者求索阿棟之間得瓦小邪十五處遂禁止太常復興刑獄陵上荆一枝圍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犇走道路太常禁止不解蓋循習漢事云

容齋隨筆卷第七

容齋隨筆卷第八 十五則

諸葛公

諸葛孔明千載人其用兵行師皆本於仁義節制自三代以降未之有也蓋其操心制行一出於誠生於亂世躬耕壠畝使無徐庶之一言玄德之三顧則苟全性命不求聞達必矣其始見玄德論曹操不可與爭鋒孫氏可與爲援而不可圖唯荆益可以取言如蓍龜終身不易二十餘年之間君信之士大夫仰之夷夏服之敵人畏之上有以取信於主故玄德臨終至云嗣子不才君可自取後主雖庸懦無立亦舉國聽之而不疑下有以

見信於人故廢廖立而立垂泣廢李嚴而嚴致死後主左右姦辟側佞充塞于中而無一人有心害疾者魏盡據中州乘操丕積威之後猛士如林不敢西向發一矢以臨蜀而公六出征之使魏畏蜀如虎司馬懿案行其營壘處所歎爲天下奇才鍾會伐蜀使人至漢川祭其廟禁軍士不得近墓樵采是豈智力策慮所能致哉魏延每隨公出輒欲請兵萬人與公異道會于潼關公制而不許又欲請兵五千循秦嶺而東直取長安以爲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史臣謂公以爲危計不用是不然公眞所謂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方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建旗鳴鼓直指魏都固將飛書告之擇日合戰豈復翳行竊步事一旦之譎以規咸陽哉司馬懿年長於公四歲懿存而公死纔五十四耳天不祚漢非人力也霸氣西南歇雄圖歷數屯杜詩盡之矣

沐浴佩玉

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此檀弓之文也今之爲文者不然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祁子獨不可曰孰有執親之喪若此者乎似亦足以盡其事然古意衰

矣

談叢失實

後山陳無己著談叢六卷高簡有筆力然所載國朝事失於不考究多爽其實漫析數端於此其一云呂許公惡韓富范三公欲廢之而不能及西軍罷盡用三公及宋莒公夏英公于二府皆其仇也呂既老大事猶問遂請出大臣行三邊既建議乃數出道者院宿范公奉使陝西宿此院相見云云案呂公罷相詔有同議大事之旨公辭乃慶曆三年三月至九月致仕矣四年七月富范始奉使又三公入二府時莒公自在外英公拜樞密

使而中輟後二年莒方復入安有五人同時之事其二去杜正獻丁文簡爲河東宣撫任布之子上書歷詆執政至云至於臣父亦出遭逢謂其非德選也杜戲丁曰賢郎亦要牢籠丁深銜之其後二公同在政府蘇子美進奏事作杜避嫌不預丁論以深文子美坐廢爲民杜亦罷去一言之謔貽禍如此案杜公以執政使河東時丁以學士爲副慶曆四年十一月進奏獄起杜在相位五年正月罷至五月丁公方從翰林參知政事安有深文論子美之說且杜公重厚當無以人父子爲謔之理丁公長者也肯追仇一言陷賢士大夫哉其三去張乖

崖自成都召爲參知政事既至而腦疽作求補外乃知杭州而疾愈上使中人往伺之言且將召也丁晉公以白金賂使者還言如故乃不召案張兩知成都其初還朝爲戶部使中丞始知杭州是時丁方在侍從其後自蜀知昇州丁爲三司使豈有如前所書之事其四去乖崖在陳閑晉公逐萊公知禍必及已乃延三大戶與之博出彩骰子勝其一坐乃買田宅爲歸計以自汚晉公聞之亦不害也案張公以祥符六年知陳州八年卒後五年當天禧四年寇公方罷相旋坐貶豈有所謂乖崖自汚之事茲四者所係不細乃誕漫如此蓋前輩不家

藏國史好事者肆意飾說爲美聽疑若可信故誤人紀述後山之書必傳於後世懼詒千載之惑予是以辨之

石砮

東坡作石砮記云禹貢荆州貢礪砥砮丹及箘簬楛梁州貢砮磬至春秋時隼集于陳廷楛矢貫之石砮長尺有咫問於孔子孔子不近取之荆梁而遠取之肅愼則荆梁之不貢此久矣顏師古曰楛木堪爲笴今幽以北皆用之以此考之用楛爲矢至唐猶然而用石爲砮則自春秋以來莫識矣案晉書挹婁傳有石砮楛矢國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周武王時獻其矢砮魏景元末亦來

貢晉元帝中興又貢石砮後通貢於石虎虎以夸李壽者也唐書黑水靺鞨傳其矢石鏃長二寸蓋楛砮遺法然則東坡所謂春秋以來莫識恐不考耳予家有一砮正長二寸豈黑水物乎

陶淵明

陶淵明高簡閑靖爲晉宋第一輩人語其飢則箪瓢屢空缾無儲粟其寒則短褐穿結絺綌冬陳其居則環堵蕭然風日不蔽窮困之狀可謂至矣讀其與子儼等疏云恨室無萊婦抱茲苦心汝等雖曰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管仲鮑叔分財無猜佗人尚爾況同父之人

哉然則猶有庶子也責子詩云雍端年十三此兩人必異母爾淵明在彭澤悉令公田種秫曰吾常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其自叙亦云公田之利足以爲酒故便求之猶望一稔而逝然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即自免去職所謂秫秔蓋未嘗得顆粒到口也悲夫

東晉將相

西晉南度國勢至弱元帝爲中興主已有雄武不足之譏餘皆童幼相承無足稱筭然其享國百年五胡雲擾竟不能窺江漢苻堅以百萬之衆至於送死肥水後以

彊臣擅政鼎命乃移其於江左之勢固自若也是果何術哉嘗攷之矣以國事付一相而不貳其任以外寄付方伯而不輕其權文武二柄既得其道餘皆可槩見矣百年之間會稽王昱道子元顯以宗室王敦二桓以逆取姑置勿言卞壼陸玩郗鑒陸曄王彪之坦之不任事其眞託國者王導庾亮何充庾冰蔡謨殷浩謝安劉裕八人而已方伯之任莫重於荆徐荆州爲國西門刺史常都督七八州事力雄強分天下半自度江訖于太元八十餘年荷閫寄者王敦陶侃庾氏之亮翼桓氏之溫豁沖石民八人而已非終於其軍不輒易將士服習於下敵人畏敬於外非忽去忽來兵不適將將不適兵之比也頃嘗爲

主上論此蒙欣然領納特時有不同不能行爾

賞魚袋

衡山有唐開元二十年所建南岳眞君碑衡州司馬趙頣貞撰荆府兵曹蕭誠書末云別駕賞魚袋上柱國光大晊賞魚袋之名不可曉它處未之見也

浯溪留題

永州浯溪唐人留題頗多其一云太僕卿分司東都韋瓘大中二年過此余大和中以中書舍人謫官康州逮

今十六年去冬罷楚州刺史今年二月有桂林之命纔經數月又蒙除替行次靈川聞改此官分司優閑誠爲忝幸案新唐書瓘仕累中書舍人與李德裕善李宗閔惡之德裕罷相貶爲明州長史終桂管觀察使以題名證之乃自中書謫康州又不終於桂史之誤如此瓘所稱十六年前正當大和七年是時德裕方在相位八年十一月始罷然則瓘之去國果不知坐何事也

皇甫湜詩

皇甫湜李翺雖爲韓門弟子而皆不能詩浯溪石間有湜一詩爲元結而作其詞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

然長於指叙約潔多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間技戰成一隊中行雖富劇粹美君可蓋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與千年對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槩丈於一氣間爲物莫與大先王路不荒豈不仰吾輩右年立衙衙溪口揚素瀨我思何人知徙倚如有待味此詩乃論唐人文章耳風格殊無可采也

人物以義爲名

人物以義爲名者其别最多仗正道曰義義師義戰是也衆所尊戴者曰義義帝是也與衆共之曰義義倉義社義田義學義役義井之類是也至行過人曰義義士義俠義姑義夫義婦之類是也自外入而非正者曰義義父義兒義兄弟義服之類是也衣裳器物亦然在首曰義髻在衣曰義襴義領合中小合曰義子之類是也合衆物爲之則有義漿義墨義酒禽畜之賢則有義犬義烏義鷹義鶻

人君壽考

三代以前人君壽考有過百年者自漢晉唐三國南北下及五季凡百三十六君唯漢武帝吳大帝唐高祖至七十一玄宗七十八梁武帝八十三自餘至五六十者亦鮮即此五君而論之梁武召侯景之禍幽辱告終旋以亡國玄宗身致大亂播遷失意飲恨而沒享祚久長翻以爲害固已不足言漢武末年巫蠱事起自皇太子公主皇孫皆不得其死悲傷愁沮羣臣上壽拒不舉觴以天下付之八歲兒吳大帝廢太子和殺愛子魯王霸唐高祖以秦王之故兩子十孫同日併命不得已而禪位其方寸爲如何然則五君者雖有崇高之位享耆耋之壽竟何益哉若

光堯太上皇帝之福真可於天人中求之

韓文公佚事

韓文公自御史貶陽山新舊二唐史皆以爲坐論宮市事案公赴江陵途中詩自叙此事甚詳云是年京師旱田畝少所收有司恤經費未免煩誅求傳聞閭里間赤子棄渠溝我時出衢路餓者何其稠適會除御史誠當得言秋拜跡移閤門爲忠寧自謀上陳人疾苦無令絕其喉下言畿甸内根本理宜優積雪驗豐熟幸寬待蠶麰天子惻然感司空歎綱繆謂言即施設乃反遷炎洲皇甫湜作公神道碑云關中旱饑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恩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專政者惡之遂貶然則不因論宮市明甚碑又書三事

去公爲河南令魏鄆幽鎮各爲留邸貯潛卒以橐罪亡
公將擿其禁斷民署吏俟旦發留守尹大恐遽止之是
後鄆邸果謀反將屠東都以應淮蔡及從討元濟請於
裴度須精兵千人間道以入必擒賊未及行李愬自文
城夜入得元濟三軍之士爲公恨復謂度曰今藉聲勢
王承宗可以辭取不煩兵矣得柏耆口授其詞使耆執
筆書之持以入鎮州承宗遂割德棣二州以獻李翶作
公行狀所載略同而唐書並逸其事且以鎮州之功專
歸柏耆豈非未嘗見退文集乎資治通監亦僅言耆以
策干愈愈爲白度爲書遣之耳

論韓公文

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持正李漢皆稱誦韓公之文各極
其摯劉之語云高山無窮太華削成人文無窮夫子挺
生鸞鳳一鳴蜩螗革音手持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
贍我所在三十餘年聲名塞天習之云建武以還文卑
質喪氣萎體敗剽剥不讓撥去其華得其本根包劉越
嬴並武同殽六經之風絕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于文
又云公每以爲自揚雄之後作者不出其所爲文未嘗
效前人之言而固與之並後進之士有志於古文者莫
不視以爲法皇甫云先生之作無圓無方主是歸工抉
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跂邪觝異以扶孔子存皇
之極茹古涵今無有端涯鯨鏗春麗驚耀天下栗密窈
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鬼入神出姬氏以來一人而已
又云屬文意語天出業孔子孟軻而侈其文焯焯烈烈
爲唐之章又云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然施於灌激或
爽於用此論似爲不知公者漢之語云詭然而蛟龍翔
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
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是四人者所以推高
韓公可謂盡矣及東坡之碑一出而後衆說盡廢其略
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

地之化關盛衰之運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歷唐正觀
開元而不能救獨公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
於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豈非參天地而獨
存者乎騎龍白雲之詩蹈厲發越直到雅頌所謂若捕
龍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

治生從宦

韓詩曰居閑食不足從仕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常
苦心然治生從宦自是兩塗未嘗有兼得者張釋之以
貲爲郎十年不得調曰久宦減兄仲之産不遂欲免歸
司馬相如亦以訾爲郎因病免家貧無以自業至從故

人於臨邛及歸成都家徒四壁立而已

真宗末年

真宗末年屬疾每視朝不多語言命令間或不能周審前輩雜傳記多以爲權臣矯制而非也錢文僖在翰林有天禧四年筆錄紀逐日瑣細家事及一時奏對并它所聞之語今略載於此寇萊公罷相之夕錢公當制上問與何官得錢奏云王欽若近出除太子太保上曰近上是甚去太子太傅上曰與太子太傅又云更與一優禮錢奏但請封國公而已時樞密有五員而中書只參政李迪一人後月餘召學士楊大年宣云馮拯與吏書李迪吏侍更無它言楊奏若只轉官合中書命詞唯樞密使平章事却學士院降制上云與樞密使平章事楊亦憂慮而不復審退而草制以迪爲吏部侍郎集賢相拯爲樞密相又四日召知制誥晏殊殊退乃召錢上問馮拯如何商量錢奏外論甚美只爲密院却有三員正使三員副使中書依舊一員以此外人疑訝上云如何安排錢奏若却令拯入中書即是彰昨來錯誤但於曹利用丁謂中選一人過中書即並不妨事上云誰得錢奏丁謂是文官合入中書上云入中書遂奏授同平章事又奏兼玉清宮使又奏兼昭文國史又乞加曹利用

平章事上云與平章事案此際大除拜本真宗啓其端至於移改曲折則其柄乃係詞臣可以舞文容姦不之覺也寇公免相四十日周懷政之事方作溫公記聞蘇子由龍川志范蜀公東齋記事皆誤以爲因懷政而罷非也予嘗以錢錄示李燾燾采取之又誤以召晏公爲寇罷之夕亦非也

容齋隨筆卷第八

容齋隨筆卷第九　二十八則

霍光賞功

漢武帝外事四夷出爵勸賞凡將士有軍功無問貴賤未有不封侯者及昭帝時大鴻臚田廣明平益州夷斬首捕虜三萬但賜爵關內侯蓋霍光為政務與民休息故不欲求邊功益州之師不得已耳與唐宋璟抑郝靈佺斬默啜之意同然數年之後以范明友擊烏桓傅介子刺樓蘭皆即侯之則為非是蓋明友光女婿也

尺棰取半

莊子載惠子之語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雖為寓言然此理固具蓋但取其半正碎為微塵餘半猶存雖至於無窮可也特所謂卵有毛雞三足犬可以為羊馬有卵火不熱龜長於蛇飛鳥之景未嘗動如是之類非詞說所能了也

漢文失材

漢文帝見李廣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其言忠正明白不下賈誼曾不得一官史臣猶贊美文帝以為山言多激切然不加罰所以廣諫爭之路觀此二事失材多矣吳楚反時李廣以都尉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賞不行武帝時五為將軍擊匈奴無尺寸功至不得其死三朝不遇命也夫

陳軫之說疎

戰國權謀之士遊說從横皆趨一時之利殊不顧義理曲直所在張儀欺楚懷王使之絕齊而獻商於之地陳軫諫曰張儀必負王商於不可得而齊秦合是北絕齊交西生秦患其言可謂善矣然至云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是軫不深計齊之可絕與否但以得地為意耳及秦負約楚王欲攻之軫又勸曰不如因賂之以一名都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亡地於秦取償於齊也此策尤乖謬不義且秦加亡道於我乃欲賂以地齊本與國楚無故而絕之宜割地致幣卑詞謝罪復求其援而反欲攻之軫之說於是踈矣乃知魯仲連虞卿為豪傑之士非軫輩所能企及也

顏率兒童之見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顏率請借救於齊乃詣齊王許以鼎齊為發兵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鼎周君又患之顏率復詣齊曰願獻九鼎不識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齊王將寄徑於梁於楚率皆以為不可齊乃止戰國策首載此事蓋以為奇謀予謂此特兒童之見爾

爭戰雖急要當有信今一紿齊可也獨不計後日諸侯來伐誰復肯救我乎疑必無是事好事者飾之爾故史記通鑑皆不取

皇甫湜正閏論

晉魏以來正閏之說紛紛前人論之多矣蓋以宋繼晉則至陳而無所終由隋而推之爲周爲魏則上無所起故司馬公於通鑑取南朝承晉訖于陳亡然後係之隋開皇九年姑藉其年以紀事無所抑揚也唯皇甫湜之論不然曰晉之南遷與平王避戎之事同而元魏種實匈奴自爲中國之位號謂之滅邪晉實未改謂之禪耶已無所傳而往之著書者有帝元今之爲錄者皆閏晉失之遠矣晉爲宋宋爲齊齊爲梁江陵之滅則爲周矣陳氏自樹而奪無容於言故自唐推而上唐受之隋隋得之周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于堯舜爲得天下統則陳僭於南元閏於北其不昭昭乎此說亦有理然予復考之滅梁江陵者魏文帝也時歲在甲戌又三年丁丑周乃代魏不得云江陵之滅則爲周也

簡師之賢

皇甫持正集有送簡師序云韓侍郎貶潮州浮圖之士懽快以抃師獨憤起訪余求序行貧適潮不顧蛇山鱷

水萬里之嶮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者師雖佛其名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人其知不猶愈於冠儒冠服朝服惑溺於經怪之說以斁彝倫邪予讀其文想見簡師之賢而惜其名無傳於後世故表而出之

老人推恩

唐世赦宥推恩於老人絶優開元二十三年耕籍田侍老百歲以上版授上州刺史九十以上中州刺史八十以上上州司馬二十七年赦百歲以上下州刺史婦人郡君九十以上上州司馬婦人縣君八十以上縣令婦人鄉君天寶七載京城七十以上本縣令六十以上縣丞天下侍老除官與開元等國朝之制百歲者始得初品官封比唐不侔矣淳熙三年以

太上皇帝慶壽之故推恩稍優遂有增年詭籍以冒榮命者使如唐日將如何哉

唐三傑

漢高祖以蕭何張良韓信爲人傑此三人者真足以當之也唐明皇同日拜宋璟張說源乾曜三故相官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其意蓋以比蕭張等也說與乾曜豈璟比哉明皇可謂不知臣矣

忠義出天資

忠義守節之士出於天資非關居位貴賤受恩深淺也王莽移漢祚劉歆以宗室之儁導之爲逆孔光以宰相輔成其事而龔勝以故大夫守誼以死郭欽蔣詡以刺史郡守栗融禽慶曹竟蘇章以儒生皆去官不仕陳咸之家至不用王氏臘蕭道成篡宋褚淵王儉奕世達官身爲帝甥主壻所以縱臾滅劉唯恐不速而死節者乃王蘊卜伯興黃回任候伯之輩耳安祿山朱泚之變陳希烈張均張垍喬琳李忠臣皆以宰相世臣爲之承弼而甄濟權皋劉海賓段秀實或以莫府小吏或以廢斥列卿捐身立節名震海内人之賢不肖相去何止天冠地屨乎

劉歆不孝

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劉歆事父雖不載不孝之迹然其議論每與向異同故向拳拳於國家欲抑王氏以崇劉氏而歆乃力贊王莽唱其凶逆至爲之國師公又改名秀以應圖讖竟亦不免爲莽所誅子棻女愔皆以戮死使天道每如是不善者其知懼乎

漢法惡誕謾

李廣以私忿殺霸陵尉上書自陳謝罪武帝報之曰報忿除害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張敞殺絮舜上書曰臣待罪京兆絮舜本臣素所厚吏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賊殺不辜鞠獄故不直死無所恨宣帝引拜爲刺史漢世法令最惡誕謾罔上廣敞雖妄殺人一語陳情則赦之不問所以開臣下不敢爲欺之路也武帝待張湯非不厚及問魯謁居事謂其懷詐面欺殺之不貸真得御臣之法

漢官名

漢官名有不書於百官表而因事乃見者如行寃獄使者因張敞殺絮舜而見美俗使者因何並代嚴詡而見河隄使者因王延世塞決河而見直指使者因暴勝之而見豈非因事置官事已即罷乎

五胡亂華

劉聰乘晉之衰盜竊中土身死而嗣滅男女無少長皆戕於靳準劉曜承其後不能十年身爲人禽石勒嘗盛矣子奪於虎虎盡有秦魏燕齊韓趙之地死不一年而後嗣屠戮無一遺種慕容儁乘石氏之亂跨據河山亦僅終其身至子而滅苻堅之興又非劉石比然不能自免社稷爲墟慕容垂乘苻氏之亂盡復燕祚死未期年

基業傾覆此七人者皆夷狄亂華之巨擘也而不能久如此今之北虜爲國八十年傳數酋矣未亡何邪

石宣爲彗

石虎將殺其子宣佛圖澄諫曰陛下若加慈恕福祚猶長若必誅之宣當爲彗星下埽鄴宮虎不從明年虎死二年國亡晉史書之以爲澄言之驗予謂此乃石氏窮凶極虐爲天所弃豈一逆子便能上干玄象起彗孛乎宣殺其弟韜又欲行冒頓之事寧有不問之理澄言既妄史氏誤信而載之資治通鑑亦失於不删也

三公改它官

國初以來宰相帶三公官居位及罷去多有改它官者范質自司徒侍中改太子太傅王溥自司空改太子太保呂蒙正自司空改太子太師是也天禧以前唯趙普王旦乃依舊公師仍復遷秩天聖而後恩典始隆張士遜致仕至以兵部尚書得太傅云

帶職致仕

熙寧以前待制學士致仕者率遷官而解其職若有疾就閑者亦換爲集賢院學士蓋不以近職處散地也帶職致仕方自熙寧中王素始後改集賢學士爲修撰政和中又改爲右文云

朋友之義

朋友之義其重天下之達道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而至朋友之交故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天下俗薄而朋友道絶見於詩不信乎朋友弗獲乎上見於中庸孟子朋友信之孔子之志也車馬衣裘與朋友共子路之志也與朋友交而信曾子之志也周禮六行五曰任謂信於友也漢唐以來猶有范張陳雷元白劉柳之徒始終相與不以死生貴賤易其心本朝百年間此風尚存嗚呼今亡矣

高科得人

國朝自太平興國以來以科舉羅天下士士之策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輔呂文穆公蒙正張文定公齊賢之徒是也及嘉祐以前亦指日在清顯東坡送章子平序以謂　仁宗一朝十有三牓數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蓋爲士者知其身必達故自愛重而不肯爲非天下公望亦以鼎貴期之故相與愛惜成就以待其用至嘉祐四年之制前三名始不爲通判第一人才得評事簽判代還升通判又任滿始除館職王安石爲政又殺其法恩數既削得人亦衰矣觀天聖初牓宋鄭公郊葉清臣鄭文肅公戩高

文莊公若訥曾魯公公亮王五人連名二宰相二執政一三司使第二牓王文忠公堯臣韓魏公琦趙康靖公槩連名第二牓王宣徽拱辰劉相沆孫文懿公抃連名楊寘牓寘不幸即死王歧公珪韓康公絳王荆公安石連名劉煇牓煇不顯胡右丞宗愈安門下燾劉忠肅公摯章申公惇連名其盛如此治平以後第一人作侍從葢可數矣

辛慶忌

漢成帝將立趙飛燕為皇后怒劉輔直諫囚之掖廷獄左將軍辛慶忌等上書救輔遂得減死朱雲請斬張禹

上怒將殺之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臣敢以死爭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慶忌此兩事可與汲黯王章同科班史不書於本傳但言其為國虎臣匈奴西域敬其威信而已方爭朱雲時公卿在前曾無一人助之以請為可着也

楚懷王

秦漢之際楚懷王以牧羊小兒為項氏所立首尾才三年以事考之東坡所謂天下之賢主也項梁之死王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羽不敢爭見宋義論兵事即以為上將軍而羽乃為次將擇諸將入關羽怨秦奮勢願與沛公西王以羽慓悍禍賊不許獨遣沛公羽不敢違及秦既亡羽使人還報王王曰如約令沛公王關中此數者皆能自制命非碌碌孱王受令於強臣者故終不能全於項氏然遣將救趙滅秦至於有天下皆出其手太史公作史記當為之立本紀繼於秦後迨其亡則次以漢高祖可也而乃立項羽本紀義帝之事特附見焉是直以羽為代秦也其失多矣高祖嘗下詔以秦皇帝楚隱王亡後為置守冢并及魏齊趙三王而義帝乃高祖故君獨缺不問豈簡策脫佚乎

范增非人傑

世謂范增為人傑予以為不然夷考平生葢出戰國從橫之餘見利而不知義者也始勸項氏立懷王及羽奪王之地遷王於郴已而弒之增不能引君臣大誼爭之以死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中者王之沛公既先定關中則當如約增乃勸羽殺之又徙之蜀漢羽之伐趙殺上將宋義增為末將坐而視之坑秦降卒殺秦降王燒秦宮室增皆親見之未嘗聞一言也至於滎陽之役身遭反間然後發怒而去嗚呼疏矣哉東坡公論此事偉甚猶未盡也

翰苑故事

翰苑故事今廢弃無餘唯學士入朝猶有朱衣院吏雙引至朝堂而止及景靈宮行香則引至立班處公文至三省不用申狀但尺紙直書其事右語云諮報尚書省伏候裁旨月日押謂之諮報此兩事僅存

唐揚州之盛

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斡利權判官多至數十人商賈如織故諺稱揚一益二謂天下之盛揚為一而蜀次之也杜牧之有春風十里珠簾之句張祜詩云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詩云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

紛紛如今不似時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徐凝詩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其盛可知矣自畢師鐸孫儒之亂蕩為丘墟楊行密復葺之稍成壯藩又燬於顯德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尚不能及唐之什一今日真可酸鼻也

張祜詩

唐開元天寶之盛見於傳記歌詩多矣而張祜所詠尤多皆它詩人所未嘗及者如正月十五夜燈云千門開鎖萬燈明正月中旬動帝京三百內人連袖舞一時天上著詞聲上巳樂云猩猩血染繫頭標天上齊聲舉畫

橈却是內人爭意切六宮紅袖一時招春鶯囀云興慶池南柳未開太真先把一枝梅內人已唱春鶯囀花下傞傞軟舞來又有大酺樂邠王小管李謨笛寧哥來邠娘羯鼓退宮人耍娘歌悖拏兒舞阿㒛湯雨霖鈴香囊子等詩皆可補開天遺事弦之樂府也

古人無忌諱

古人無忌諱如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命之哭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有父死將出哭於巷者曾子曰反哭於爾次北面而弔焉伯高死於衞赴於孔子孔子曰夫由賜

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哭於子貢寢門之外命子貢為之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夫以國卿之寢階許外人入哭而葬已所居室而令門弟子哭其親朋友之喪而受哭於寢門之外今人必不然者也聖賢所行固為盡禮季孫宿亦能如是以古方今相去何直千萬也

宰我不詐

宰我以三年之喪為久夫子以食稻衣錦問之曰於女安乎曰安後人以是譏宰我謂孔門高第乃如是殊不知其由衷之言不為詐隱所以為孔門高第也曾悼公之喪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

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譏勉强過禮也夫不情之惡賢者所深戒雖孟敬子之不臣寧廢禮食不肯不情而為瘠蓋先王之澤未遠故不肖者亦能及之

李益盧綸詩

李益盧綸皆唐大曆十才子之傑者綸於益為内兄嘗秋夜同宿益贈綸詩曰世故中年別餘生此會同却將悲與病獨對朗陵翁綸和曰戚戚一西東十年今始同可憐風雨夜相問兩衰翁二詩雖絶句讀之使人悽然皆奇作也

容齋隨筆卷第九

容齋隨筆卷第十　二十則

楊彪陳羣

魏文帝受禪欲以楊彪為太尉彪辭曰彪備漢三公耄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乃授光禄大夫相國華歆以形色忤旨徙為司徒而不進爵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相國及公獨不怡何也羣對曰臣與相國曾臣漢朝心雖悦喜猶義形於色夫曹氏篡漢忠臣義士之所宜痛心疾首縱力不能討忍復仕其朝為公卿乎歆羣為一世之賢所立不過如是彪遜詞以免禍亦不敢一言及曹氏之所以得蓋自黨錮禍起天下賢士大夫如李膺范滂之徒屠戮殆盡故所存者如是而已士風不競悲夫章惇蔡京為政欲殄滅元祐善類正士禁錮者三十年以致靖康之禍其不為歆羣者幾希矣

袁盎温嶠

趙談常害袁盎盎兄子種曰君與鬭廷辱之使其毀不用文帝出談參乘盎前曰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陛下奈何與刀鋸餘人載上笑下談談泣下車温嶠將去王敦而懼錢鳳為之姦謀因敦餞别嶠起行酒至鳳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温太真行酒而敢

不飲及發後鳳入說敢曰嶠於朝廷甚密未必可信敢曰太眞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譏貳由是鳳謀不行二者之智如此

日飲亡何

漢書爰盎傳南方卑濕君能日飲亡何顏師古注云無何言更無餘事而史記盎傳作日飲毋苛蓋言南方不宜多飲耳今人多用亡何字

爰盎小人

爰盎眞小人每事皆借公言而報私怨初非盡忠一意爲君上者也嘗爲呂祿舍人故怨周勃文帝禮下勃何豫盎事乃有非社稷臣之語謂勃不能爭呂氏之事適會成功耳致文帝有輕勃心旣免使就國遂有廷尉之難嘗謁丞相申屠嘉弗爲禮則之丞相舍折困之爲趙談所害故沮止其參乘素不好鼂錯故因吳反事請誅之盎本安陵羣盜宜其忮心忍戾如此死於刺客非不幸也

唐書判

唐銓選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謂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凡試判登科謂之入等甚拙者謂之藍縷選未滿而試文三篇謂之宏辭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中者即授官旣以書爲藝故唐人無不工楷法以判爲貴故無不習熟而判語必駢儷今所傳龍筋鳳髓判及白樂天集甲乙判是也自朝廷至縣邑莫不皆然非讀書善文不可也宰臣每啓擬一事亦必偶數十語今鄭畋勑語堂判猶存世俗喜道瑣細遺事參以滑稽目爲花判其實乃如此非若今人握筆據案只署一字亦可國初尚有唐餘波久而革去之但體貌豐偉用以取人未爲至論

古彝器

三代彝器其存至今者人皆寶爲奇玩然自春秋以來固重之矣經傳所記取郜大鼎于宋魯以吳壽夢之鼎賄荀偃晉賜子產莒之二方鼎齊賂晉以紀甗玉磬徐賂齊以甲父之鼎鄭賂晉以襄鐘衞欲以文之舒鼎定之鞶鑑納魯侯樂毅爲燕破齊祭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是已

玉蘂杜鵑

物以希見爲珍不必異種也長安唐昌觀玉蘂乃今瑒花又名米囊黃魯直易爲山礬者潤州鶴林寺杜鵑乃今映山紅又名紅躑躅者二花在江東彌山亘野殆與榛莽相似而唐昌所產至於神女下游折花而去以踐

玉峯之期鶴林之花至以爲外國僧鉢盂中所移上玄命三女下司之已踰百年終歸閬苑是不特土俗罕見雖神仙亦不識也王建宮詞云太儀前日暖房來囑向昭陽乞藥栽勑賜一窠紅躑躅謝恩未了奏花開其重如此蓋宮禁中亦鮮云

禮寺失職

唐開元中封孔子爲文宣王顔子爲兗公閔子至子夏爲侯羣弟子爲伯本朝祥符中進封公爲國公侯爲郡公伯爲侯紹興二十五年　太上皇帝御製贊七十五首而有司但具唐爵故宸翰所標皆用開元國邑其失於考據如此今當請而正之可也紹興末胡馬飲江旣而自斃詔加封馬當采石金山三水府太常寺按籍係四字王當加至六字及降告命至其處廟令以舊告來則已八字矣逐郡爲繳回新命而別易二美名以寵之禮寺之失職類此方元顔兄據淮上予從樞密行府於建康嘗致禱大江能令虜不得渡者當奏冊爲帝洎事定朝廷許如約朱丞相漢章曰四瀆當一體獨帝江神禮乎予曰懲勸之道人神一也彼洪河長淮受國家祭祀血食不爲不久當胡騎之來如行枕席唯大江滔滔天險坐遏巨敵之衝使其百萬束手倒戈而退此其

靈德陰功於河淮何如自五岳進冊之後今蔣廟陳果仁祠亦稱之江神之帝於是爲不忝矣朱公終以爲不可亦僅改兩字吁可惜哉

徐凝詩

徐凝以瀑布界破青山之句東坡指爲惡詩故不爲詩人所稱説予家有凝集觀其餘篇亦自有佳處今漫紀數絶于此漢宮曲云水色簾前流玉霜趙家飛燕侍昭陽掌中舞罷簫聲絶三十六宮秋夜長憶揚州云蕭娘臉下難勝淚桃葉眉頭易得愁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相思林云遠客遠游新過嶺每逢芳樹問芳名長林遍是相思樹爭遣愁人獨自行翫花云一樹梨花春向暮雪枝殘處怨風來明朝漸校無多去看到黃昏不欲回將歸江外辭韓侍郎云一生所遇唯元白天下無人重布衣欲別朱門淚先盡白頭游子白身歸皆有情致宜其見知於微之樂天也但俗子妄作樂天詩繆爲賞激以起東坡之誚耳

梅花橫參

今人梅花詩詞多用參橫字蓋出柳子厚龍城錄所載趙師雄事然此實妄書或以爲劉無言所作也其語云東方已白月落參橫且以冬半視之黃昏時參已見至

丁夜則西沒矣安得將旦而橫乎秦少游詩月落參橫畫角哀暗香消盡令人老承此誤也唯東坡云紛紛初疑月挂樹耿耿獨與參橫昏乃爲精當老杜有城擁朝來客天横醉後參之句以全篇攷之蓋初秋所作也

致仕之失

大夫七十而致事謂之得謝美名也漢韋賢薛廣德疏廣疏受或縣安車以示子孫賫黃金以侈君賜爲榮多矣至於龔勝鄭弘輩亦詔策褒表郡縣存問合於三代敬老之義本朝尤重之大臣告老必寵以東宫師傅侍從者丈若晁迥孫奭李柬之亦然宣和以前蓋未有既

死而方乞致仕者南度之後故實散亡於是朝奉武翼郎以上不以內外高卑率爲此舉其最甚而無理者雖宰相輔臣考終於位其家發哀即服降旨聲鍾給賻既已閱日方且爲之告廷出命綸書之中不免有親醫藥介壽康之語如秦太師万俟丞相陳魯公沈必先王時亨鄭仲益是已其在外者非易簀屬纊不復有請間千百人中有一二焉則知與不知駭惜其死子弟游官遠地往往歛泣不寧謂急奏命故及無事日不敢爲之紹興二十九年予爲吏部郎因輪對奏言乞令吏部立法自今日以往當得致仕恩澤之人物故者即以告所在州州上省部然後夷考其平生非有贓私過惡於式有累者輒官其後人若貞能陳義引年或辭榮知止者乞厚其節禮以厲風俗賢於率天下爲僞也

太上覽奏欣納曰朕記得此事之廢方四十年當如卿語既下三省諸公多以爲是而首相湯岐公獨難之其議遂寢今不復可正云

南班宗室

南班宗室自來只以本官奉朝請自隆興以後始帶宫觀使及提舉今嗣濮王秉陽恩平安定王以下皆然非制也

省郎稱謂

除省郎者初降旨揮但云除某部郎官蓋以知州資序者當爲郎中不及者爲員外郎及吏部擬告身細銜則始直書之其兼權者初云權某部郎官洎入銜及文書皆曰權員外郎已是它部郎中則曰權郎中至紹興末焉方以館職攝吏部欲爲異則繫銜曰兼權尚書吏部郎官予嘗扣其說焉曰所被省劄只言權郎官故不敢耳予曰省劄中豈有尚書二字乎焉無以對然訖不肯改自後相承效之至今告命及符牒所書亦云權郎官固已甚野至於尚左侍右之名遂入除目皆小吏不諳

執故事駁以致然書之記注爲不美耳

水衡都尉二事

龔遂爲渤海太守宣帝召之議曹王生願從遂不忍逆又引入宮王生從後呼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曰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拜遂水衡都尉以王生爲丞予謂遂之治郡功効著明宣帝不以爲賞而顧悅其佞詞乎宜其起王成膠東之僞也褚先生於史記中又載武帝時召北海太守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自請與太守俱太守入宮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守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如其言武帝大笑曰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於是以太守爲水衡都尉王先生爲丞二事不應相類如此疑即龔遂而褚誤書也

程嬰杵臼

春秋於魯成公八年書晉殺趙同趙括於十年書晉景公卒相去二年而史記乃有屠岸賈欲滅趙氏程嬰公孫杵臼共匿趙孤十五年景公復立趙武之説以年世考之則自同括死後景公又卒厲公立八年而弑悼公立又五年矣其乖妄如是嬰杵臼之事乃戰國俠士刺客所爲春秋時風俗無此也元豐中吳處厚以皇嗣未立上書乞立二人廟訪求其墓優加封爵勑令河東路訪尋遺跡得其冢於絳州太平縣詔封嬰爲成信侯杵臼爲忠智侯廟食於絳後又以爲韓厥存趙追封爲公三人皆以春秋祠於祚德廟且自晉景公至元豐千六百五十年矣古先聖帝明王之墓尚不可考區區二士豈復有兆域所在乎絳郡以朝命所訪姑指它丘壠爲之詞以塞責耳此事之必不然者也處厚之書進御即除將作丞狃於出位陳言以得寵祿遂有訐蔡新州十詩之事所獲幾何詒笑無極哀哉

戰國自取亡

秦以關中之地日夜東獵六國百有餘年悉禽滅之雖云得地利善爲兵故四世有勝以予考之實六國自有以致之也韓燕弱小置不足論彼四國者魏以惠王而衰齊以閔王而衰楚以懷王而衰趙以孝成王而衰皆本於好兵貪地之故魏承文侯武侯之後表裏山河大於三晉諸侯莫能與之爭而惠王數伐韓趙志吞邯鄲

挫敗於齊軍覆子死卒之為秦所困國日以蹙失河西七百里去安邑而都大梁數世不振訖於殄國閔王承威宣之後山東之建國莫強焉而狃於伐宋之利南侵楚西侵三晉欲并二周為天子遂為燕所屠雖賴田單之力得復亡城子孫沮氣孑孑自保終墮秦計束手為虜懷王貪商於六百里受詐張儀失其名都喪其甲士不能取償身遭囚辱以死趙以上黨之地代韓受兵利令智昏輕用民死同日坑於長平者過四十萬幾於社稷為墟幸不即亡終以不免此四國之君苟為保境睦鄰畏天自守秦雖強大豈能加我哉

臨敵易將

臨敵易將固兵家之所忌然事當審其是非當易而不易亦非也秦以白起易王齕而勝趙以王翦易李信而滅楚魏公子無忌易晉鄙而勝秦將豈不可易乎燕以騎劫易樂毅而敗趙以趙括易廉頗而敗以趙葱易李牧而滅魏使人代信陵君將亦滅將豈可易乎

司空表聖詩

東坡稱司空表聖詩文高雅有承平之遺風蓋嘗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又云表聖論其詩以為得味外味如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棋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吾嘗獨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棋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耳讀表聖一鳴集有與李生論詩一書乃正坡公所言者其餘五言句云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憀坡暖冬生筍松涼夏健人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人夜短猿悲減風和鵲喜靈馬色經寒慘鵰聲帶晚飢客來當意愜花發遇歌成七言句云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五更惆悵迴孤枕由自殘燈照落花皆可稱也

漢丞相

漢丞相或終于位或免就國或免為庶人或致仕或以罪死其復召用者但為光祿大夫或特進優游散秩未嘗有除它官者也御史大夫則間為九卿將軍至東漢則大不然始於光武時王梁罷大司空而為中郎將其後三公去位輒復為大夫列卿如崔烈歷司徒太尉之後乃為城門校尉其體貌大臣之禮亦衰矣

冊禮不講

唐封拜后妃王公及贈官皆行冊禮文宗大和四年以裴度守司徒平章重事度上表辭冊命其言云臣此官已三度受冊有靦面目從之然則唐世以為常儀辭者

蓋鮮唯國朝以此禮爲重自皇后太子之外雖王公之
貴率一章乞免即止典禮益以不講良爲可惜

容齋隨筆卷第十

容齋隨筆卷第十一 十六則

將帥貪功

以功名爲心貪軍旅之寄此自將帥習氣雖古來賢卿大夫未有能知止自斂者也廉頗既老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致困郭開之口終不得召漢武帝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上以爲老不許良久乃許之卒有東道失軍之罪宣帝時先零羌反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曰亡踰於老臣者矣即馳至金城圖上方略雖全師制勝而禍及其子卬光武時五溪蠻夷畔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用爲將果有壺頭之厄李靖爲相以足疾就第會吐谷渾寇邊即往見房喬曰吾雖老尚堪一行既平其國而有高甑生誣罔之事幾於不免太宗將伐遼召入謂曰高麗未服公亦有意乎對曰今疾雖衰陛下誠不弃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郭子儀年八十餘猶爲關內副元帥朔方河中節度不求退身竟爲德宗冊罷此諸公皆人傑也猶不免此況其下者乎

漢二帝治盜

漢武帝末年盜賊滋起大羣至數千人小羣以百數上

使使者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覺而弗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為匿以避文法焉光武時羣盜處處並起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為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内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但取獲賊多少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此二事均為治盜而武帝之嚴不若光武之寛其効可睹也

漢唐封禪

漢光武建武三十年車駕東巡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錄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虚美必髡令屯田從此羣臣不敢復言後二年上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感此文乃詔梁松等案索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遂奏三十六事於是求武帝元封故事以二月行封禪禮唐太宗正觀五年羣臣以四夷咸服表請封禪詔不許六年復請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顛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已而欲從其請魏鄭公獨以為不可發六難以爭之至以謂崇虚名而受實害會河南北大水遂寢十年復使房喬裁定其禮將以十六年二月有事于泰山會星孛太微而罷予謂二帝皆不世出盛德之主灼知封禪之非形諸詔告可謂著明然不能幾時自為翻覆光武惑於讖記太宗好大喜名以今觀之蓋所以累善政耳

漢封禪記

應劭漢官儀載馬第伯封禪儀記正紀建武東封事每稱天子為國家其叙山勢峭嶮登陟勞困之狀極工予喜誦之其略云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下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峯其為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窅窱如無道徑遥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為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卧石上亦賴齋酒脯處處有泉水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

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旁山脊仰視叢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脣燋五六步一休牒牒據頓地不避暗濕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隨又云封畢詔百官以次下國家隨後道迫小步從匍匐邪上起近炬火止亦駱驛步從觸擊大石石聲正讙但讙石無相應和者腸不能已口不能默明日太醫令問起居國家云昨上下山欲行追前人欲休則後人所

蹈道峻危險國家不勞又云東山名曰日觀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凡記文之工悉如此而未嘗見稱於昔賢秦吳周三觀亦無曾用之者今應劭書脫略唯劉昭補注東漢志僅有之亦非全篇也

楊虞卿

劉禹錫有寄毗陵楊給事詩云曾主魚書輕刺史今朝自請左魚來青雲直上無多地却要斜飛取勢回以其時考之蓋楊虞卿也案唐文宗大和七年以李德裕爲相與之論朋黨事時給事中楊虞卿蕭澣中書舍人張元夫依附權要上干執政下撓有司上聞而惡之於是出虞卿爲常州刺史澣爲鄭州刺史元夫爲汝州刺史皆李宗閔客也它日上復言及朋黨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德裕曰給事中中書舍人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然則虞卿之刺毗陵乃爲朝廷所逐耳禹錫猶以爲自請詩人之言渠可信哉

屯蒙二卦

屯蒙二卦皆二陽而四陰屯以六二乘初九之剛蒙以六三乘九二之剛而屯之爻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蒙之爻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其正邪不同如此

者蓋屯二居中得正不爲初剛所誘而上從九五所以爲貞蒙三不中不正見九二之陽悅而下從之而舍上九之正應所以勿用士之守身居世而擇所從所處尚監茲哉

漢誹謗法

漢宣帝詔羣臣議武帝廟樂夏侯勝曰武帝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赤地數千里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逮下獄繫再更冬會赦乃得免章帝時孔僖崔駰遊太學相與論武帝始爲天子崇信聖道及後恣

已忘其前善爲鄭房生告其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下吏受訊僖以書自訟乃勿問元帝時賈捐之論珠厓事曰武帝籍兵厲馬攘服夷狄天下斷獄萬數冦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考三人所指武帝之失捐之言最切而三帝或罪或否豈非夏侯非議詔書傳驩誹謗皆漢法所禁如捐之直指其事則在所不問乎

誼向觸諱

賈誼上疏文帝曰生爲明帝沒爲明神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又云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此既於生時談死事至云傳之老母則是言其當終於太后之前又目其嗣爲愚幼不肖可謂指斥而帝不以爲過誼不以爲疑劉向上書成帝諫王氏事曰王氏與劉氏且不並立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皁隸縱不爲身柰宗廟何又云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此乃於國存時說亡語而帝不以爲過向不以爲疑至乞援近宗室幾於自售亦不以爲嫌也兩人皆出於忠精至誠故盡言觸忌諱而不自覺文帝隆寬待下聖德固爾而成帝亦能容之後世難及也

小貞大貞

人君居尊位倒持太阿政令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身爲寄坐受人指麾危亡之形且立至矣故易有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之戒謂當以漸而正之說者多引魯昭公高貴鄉公爲比予謂此自係一時國家之隆替君身之禍福蓋有剛決而得志隱忍而危亡者不可一槩論也漢宣帝之誅霍禹和帝之誅竇憲威宗之誅梁冀魏孝莊之誅爾朱榮剛決而得志者也魯昭公之討季氏齊簡公之謀田常高貴鄉公之討司馬昭晉元帝之征王敦唐文宗之謀宦者潞王之徙石敬瑭漢隱帝之殺郭威剛決而失者也若齊欝林王知鸞之異志欲取之而不能漢獻帝知曹操之不臣欲圖之而不果唐昭宗知朱温之必簒欲殺之而不克皆翻以及亡雖欲小正之豈可得也

唐詩戲語

士人於棋酒間好稱引戲語以助譚笑大抵皆唐人詩後生多不知所從出漫識所記憶者於此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杜牧送隱者詩也因過竹院逢

僧詬又得浮生半日閑李涉詩也只恐爲僧僧不了爲僧得了盡輸僧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杜荀鶴詩也數聲風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鄭谷詩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勸君不用分明語語得分明出轉難自家飛絮猶無定爭解垂絲絆路人明年更有新條在撓亂春風卒未休采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羅隱詩也高駢在西川築城禦蠻朝廷疑之徙鎮荆南作風箏詩以見意曰昨夜箏聲響碧空宫商信任往來風依俙似曲才堪聽又被吹將別調中今人亦好引此句也

何進高叡

東漢末何進將誅宦官白皇太后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今當遠離宮殿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顏色死不恨矣子婦爲言之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不數日進乃爲讓所殺董卓隨以兵至讓等雖死漢室亦亡北齊和士開在武成帝世姦蠹敗國及後主嗣立宰相高叡與婁定遠白胡太后出士開爲兗州刺史后欲留士開過百日叡守之以死苦言之士開載美女珠簾賂定遠曰蒙王力用爲方伯今當遠出願得一辭覲二宮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帝進說曰臣出之後必有大變今已得入復何所慮於是出定遠爲青州而殺叡後二年士開雖死齊室亦亡嗚呼姦佞之難去久矣何進高叡不惜隕身破家爲漢齊社稷計而張讓士開以談笑一言變如反掌忠良受禍宗廟爲墟乃知昔脅瘭疽決之不可不速虎狼在穽養之則自貽害可不戒哉

南鄉掾史

金石刻有晉南鄉太守司馬整碑其陰刻掾史以下姓名合三百五十一議曹祭酒十一人掾二十九人諸曹掾史書佐循行幹百三十一人從掾位者九十六人從史位者三十一人部曲督將三十六人其冗如此以晉史考之南鄉本南陽西界魏武平荆州始分爲郡至晉泰始中所管八縣才二萬戶耳而掾史若是之多掾史既然吏士又可知矣民力安得不困哉整乃宗室安平王孚之孫也

漢景帝忍殺

漢景帝恭儉愛民上繼文帝故亦稱爲賢君考其天資則刻戾忍殺之人耳自在東宮時因博戲殺吳太子以起老濞之怨即位之後不思罪己一旦於三郡中而削

其二以速兵端正信用晁錯付以國事及爰盎之說行但請斬錯而已帝令有司劾錯以大逆遂父母妻子同産皆弃市七國之役下詔以深入多殺為功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周亞夫以功為丞相坐爭封匈奴降將事病免心恚之賜食不置箸叱之使起昧於敬禮大臣之義卒以非罪置之死悲哉光武遣馮異征赤眉敕之曰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鬬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脩敕無為郡縣所苦光武此言視景帝詔書為不侔矣

燕昭漢光武之明

樂毅為燕破齊或讒之昭王曰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南面而王耳昭王斬言者遣使立毅為齊王毅惶恐不受以死自誓馮異定關中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人有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光武以章示異異上書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及異破隗囂諸將欲分其功璽書詔大司馬以下稱異功若丘山今人咸知毅異之為名將然非二君之明必困讒口矣田單復齊國信陵君敗秦兵陳湯誅郅支盧植破黃巾鄧艾平蜀王濬平吳謝安卻苻堅慕容垂挫桓溫史萬歲破突厥李靖滅吐谷渾郭子儀李光弼中興唐室李晟復京師皆有大功於社稷率為讒人所甚或至殺身區區庸主不足責唐太宗亦未能免營營青蠅亦可畏哉

周南召南

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據文義周公召公二公字皆合為南字則與上下文相應蓋簡策誤耳王者之風恐不當繫之周公而先王之所以教又與召公自不相涉也

易中爻

易繫辭云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中爻者謂二三四及三四五也如坤坎為師而六五之爻曰長子帥師以正應九二而言蓋指二至四為震也坤艮為謙而初六之爻曰用涉大川蓋自是而上則六二九三六四為坎也歸妹之六五曰帝乙歸妹以下配九二而言蓋指震也而泰之六五亦曰帝乙歸妹因亦下配九二而九三六四六五蓋震體云它皆類此

容齋隨筆卷第十一

容齋隨筆卷第十二

鞠山文庫

利涉大川

易卦辭稱利涉大川者七不利涉者一爻辭稱利涉者二用涉者一不可涉者一需訟未濟指坎體而言益中孚指巽體而言渙指坎巽而言蓋坎爲水有大川之象而巽爲木木可爲舟楫以濟川故益之彖曰木道乃行中孚之彖曰乘木舟虛渙之彖曰乘木有功又舟楫之利實取諸渙正合二體以取象也謙蠱則中爻有坎同人大畜則中爻有巽頤之反對大過方有巽體五去之遠所以言不可涉上則變而之對卦故利涉云

光武弃馮衍

漢室中興固皆光武之功然更始既即天子位光武受其爵秩北面爲臣矣及平王郎定河北詔令罷兵辭不受召於是始貳焉更始方困於赤眉而光武殺其將謝躬苗曾取洛陽下河東翻爲腹心之疾後世以成敗論人故不復議予謂光武知更始不材必敗大業逆取順守尚爲有辭彼鮑永馮衍始堅守并州不肯降下聞更始已亡乃罷兵來歸曰誠慙以其衆幸富貴甚忠義之節凜然可稱光武不能顯而用之聞其言而不悅永後以它立功見用而衍終身擯斥羣臣亦無爲之言者吁可歎哉

恭顯議蕭望之

弘恭石顯議置蕭望之於牢獄漢元帝知其不肯就吏而詭可其奏望之果自殺帝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乃已王氏五侯奢僭成帝内銜之一旦赫怒詔尚書奏誅薄昭故事然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竇憲恃宮掖聲勢奪公主園章帝切責有孤雛腐鼠之比然竟不繩其罪三君之失政前史固深譏之矣司馬公謂元帝始疑望之不肯就獄恭顯以爲必無憂其欺既明終不能治可謂易欺而難寤也予謂師傅大臣進退罪否人主當決之於心何爲謀及宦者且望之先時已嘗下廷尉矣使其甘於再辱忍恥對吏將遂以恭顯之議爲是耶望之死與不死不必論也成帝委政外家先漢顛覆章帝仁柔無斷後漢遂衰皆無足責

鼂錯張湯

鼂錯爲内史言事輒聽幸傾九卿及爲御史大夫權任出丞相右張湯爲御史每朝奏事國家用日旰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湯蕭望之爲御史意輕丞相遇之無禮三人者賢否雖不同然均爲非誼各以它事至死抑有以致之邪

逸詩書

逸書逸詩雖篇名或存既亡其辭則其義不復可考而孔安國注尚書杜預注左傳必欲強爲之說書汨作注云言其治民之功咎單作明居注云咎單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左傳國子賦轡之柔矣注云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如此之類予頃教授福州日林之奇少穎爲書學諭講帝釐下土數語曰知之爲知之堯典舜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爲不知九共槀飫略之可也其說最純明可喜林君有書解行於世而不載此語故爲表出之

刑罰四卦

易六十四卦而以刑罰之事著於大象者凡四焉噬嗑曰先王以明罰勑法豐曰君子以折獄致刑賁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旅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噬嗑旅上卦爲離豐賁下卦爲離離明也聖人知刑獄爲人司命故設卦觀象必以文明爲主而後世付之文法俗吏何邪

巽爲魚

易中所言魚皆指巽也姤卦巽下乾上故九二有魚九四無魚井內卦爲巽故二有射鮒之象中孚外卦爲巽故曰豚魚吉剝卦五陰而一陽方一陰自下生變乾爲姤其下三爻乃巽體也二陰生而爲遯則六二九三九四乃巽體三陰生而爲否則六三九四九五乃巽體四陰生而爲觀則上三爻乃巽體至五陰爲剝則巽始亡故六五之爻辭曰貫魚蓋指下四爻皆從巽來如魚駢頭而貫也或曰說卦不言巽爲魚今何以知之曰以類而知之說卦所不該者多矣如長子長女中女少女見於震巽離兌中而坎艮之下不言爲中男爲少男之類它可推也

三省長官

中書尚書令在西漢時爲少府官屬與大官湯官上林諸令品秩略等侍中但爲加官在東漢亦屬少府而秩稍增尚書令爲千石然銅印墨綬雖居幾要而去公卿甚遠至或出爲縣令魏晉以來浸以華重唐初遂爲三省長官居眞宰相之任猶列三品大曆中乃升正二品入國朝其位益尊敘班至在太師之上然只以爲親王及使相兼官無單拜者見任宰相帶侍中者才五人范魯公質趙韓王普丁晉公謂馮魏公拯韓魏王琦尚書令又最貴除宗王外不以假人趙韓王韓魏王始贈眞令韓公官止司徒及贈尚令乃詔自今更不加贈蓋不

欲以三師之官贊其稱也政和初蔡京改侍中中書令為左輔右弼而不置尚書令以為太宗皇帝曾任此官殊不知乃唐之太宗為之故郭子儀不敢拜非本朝也

王珪李靖

杜子美送重表姪王評事詩云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婦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頗珍寂寥人散後 云云 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及乎正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觀此詩疑指王珪珪相唐太宗贈禮部尚書然細考其事大不與史合蔡絛詩話引唐書列女傳云珪母盧氏識房杜必貴賀之此詩則珪母乃杜氏也桐江詩話云不特不姓盧乃珪之妻非母也予案唐列女傳元無此事珪傳末只云始隱居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二人過其家母李窺之知其必貴蔡說妄云有傳又誤以李為盧皆不足辨但唐高祖在位日太子建成與秦王不睦以權相傾珪為太子中允說建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長年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建成乃請行其後楊文幹之事起高祖責以兄弟不睦歸罪珪等而流之太宗即位乃召還任用以之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為仇讎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珪徵盡心所事我故用之然則珪與太宗非素交明矣唐書載李氏事亦采之小說恐未必然而杜公稱其祖姑事不應不實且太宗時宰相別無姓王者真不可曉也又有杜光庭虬鬚客傳云隋煬帝幸江都命楊素留守西京李靖以布衣往謁竊其一妓道遇異人與俱至太原因劉文靜以見州將之子言其真英主傾家資與靖使助創業之舉即太宗也按史載唐公擊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變後高祖定京師將斬之而止必無先識太宗之事且煬帝在江都時楊素死已十餘年矣此一傳大抵皆妄云

虎夔藩

黃魯直宿舒州太湖觀音院詩云汲烹寒泉窟伐燭古松根相戒莫浪出月黑虎夔藩夔字甚新其意蓋言抵觸之義而莫究所出惟杜工部課伐木詩序云課隸人

入谷斬陰木晨征暮返我有藩籬是缺是補旅次于小安山有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必昏黑撐突夔人屋壁列樹白桃鏝焉墻實以竹示式遏為與虎近混淪乎無良賓客其詩句有云藉汝跨小籬乳獸待人肉虎穴連里閭父客懼所觸乃知魯直用此序中語然杜公在夔府所作詩所謂夔人者述其土俗耳本無抵觸之義魯直盖誤用之又寺齋睡起絶句云人言九事八為律儻有江船吾欲東按王父偃傳上書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謂八事為律令而言則為字當作去聲讀今魯直似以為平聲恐亦誤也

曹操用人

曹操為漢鬼蜮君子所不道然知人善任使實後世之所難及荀彧荀攸郭嘉皆腹心謀臣共濟大事無待贊說其餘智效一官權分一郡無小無大卓然皆稱其職恐關中諸將為害則屬司隸校尉鍾繇以西事而馬騰韓遂遣子入侍當天下亂離諸軍乏食則以棗祗任峻建立屯田而軍國饒裕遂芟群雄欲復鹽官之利則使衛覬鎮撫關中而諸將服 河東未定以杜畿為太守而衛固范先束手禽戮并州 初平以梁習為刺史而邊境肅清揚州陷於孫權獨有 九江一郡付之劉馥而恩化大行馮翊困於鄜盜付之鄭渾而民安寇滅代郡三單于恃力驕恣裴潛單車之郡而單于讋服方得漢中命杜襲督留事而百姓自樂出徙於洛鄴者至八萬口方得馬超之兵聞當發徙驚駭欲變命趙儼為護軍而相率還降致於東方者亦二萬口凡此十者其為利豈不大哉張遼走孫權於合肥郭淮拒蜀軍於陽平徐晃却關羽於樊皆以少制衆分方面憂操無敵於建安之時非幸也

漢士擇所從

漢自中平黃巾之亂天下震擾士大夫莫不擇所從以為全身遠害之計然非豪傑不能也荀彧少時以潁川四戰之地勸父老亟避之鄉人多懷土不能去彧獨率宗族往冀州袁紹待以上賓之禮彧度紹終不能定大業去而從曹操其鄉人留者多為賊所殺袁紹遣使迎汝南士大夫和洽獨往荊州劉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避爭地也昏世之主不可黷近久而不去讒慝將興遂南之武陵其留者多為表所害曹操牧兖州陳留太守張邈與之親友郡士高柔獨以為邈必乘間為變率鄉人欲避之衆皆以曹張相親不然其言柔舉宗適河北邈果叛操郭嘉初見袁紹謂其謀臣辛評

等曰智者審於量主袁公多端寡要好謀無決難與共濟大難吾將更舉以求主子盍去乎評等曰袁氏今最強去將何之嘉不復言遂去依曹操操召見與論天下事出曰真吾主也杜襲趙儼繁欽避亂荆州欽數見奇於表襲曰所以俱來者欲全身以待時耳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及天子都許儼曰曹鎮東必能濟華夏吾知歸矣遂詣操河間邢顒在無終聞操定冀州謂田疇曰聞曹公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疇曰顒天民之先覺者也孫策定丹陽呂範請暫領都督策曰子衡已有大衆豈宜復屈小職範曰今

捨本土而託將軍者欲濟世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從之周瑜聞策聲問便推結分好及策卒權立瑜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服事焉諸葛亮在襄陽劉表不能起一見劉備事之不疑此諸人識見如是安得困於亂世哉

劉公榮

王戎詣阮籍時兗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此事見戎傳而世說爲詳又一事云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二者稍不同公榮待客如是費酒多矣顧不蒙一杯於人乎東坡詩云未許低頭拜東野徒言共飲勝公榮蓋用前事也

元豐官制

元豐官制初成欲以司馬公爲御史大夫又將俟建儲時以公及呂申公爲保傅元祐初起文潞公於旣老議

處以侍中中書令爲言者所攻乃改平章軍國重事自後習以爲制不復除此等官以謂前無故事其實不然也紹興二十五年　中批右正言張扶除太常卿執政言自來太常不置卿遂改宗正復言之乃以爲國子祭酒近歲除莫濟祕書監濟辭避累日然後就職已而李燾陳騤鄭丙皆爲之均曰職事官何不可除之有

耳餘袁劉

張耳陳餘少時爲刎頸交其後爭權相與致死地而不厭蓋勢利之極其究必然韓馥舉冀州以迎袁紹而終以懼死劉璋開門延劉備坐失益州翟讓提兵援李密

而舉族不免爾朱兆以六鎮之衆付高歡而卒斃於歡手紹宗歡忘其所自不足深責孰謂云德之長者而忍為此邪

周漢存國

周之初諸侯千八百國至王赧之亡所存者才八國耳七戰國與衛也然趙韓魏分晉而立齊田氏代姜而興其有土各不及二百年俱非舊邦秦始皇乃呂氏子楚幽王乃黃氏子所謂嬴羋之先當不歆非類然則惟燕衛二姬姓存而衛至胡亥世乃絕若以為召公康叔之德則周公豈不及乎漢列侯八百餘人及光武而存者平陽建平富平三侯耳建平以先降梁王永奪國平陽為曹參之後富平為張安世之後參猶有創業之功若安世則湯子也史稱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然輕重其心殺人亦多矣獨無餘殃乎漢侯之在王莽朝皆不奪國光武乃但許宗室復故餘皆除之雖鄧侯亦不紹封不知曹張兩侯何以能獨全也

曹操殺楊脩

曹操殺楊脩之後見其父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之改容古文苑載操與彪書數脩之罪以為恃豪父之勢每不與吾同懷將延足下尊門大累便令刑之且贈彪錦裘二領八節角桃杖一枝青牸牛二頭八百里驊騮馬一匹四望通幰七香車一乘驅使二人又遺其妻袁韓有心青衣二人錢絹甚厚卞夫人亦與袁夫人書云賢郎有蓋世文才闔門欽敬明公性急輒行軍法以衣服文絹房子官錦香車送之彪及袁夫人皆答書引衍致謝是時漢室將亡政在曹氏袁公四世宰相為漢宗臣固操之所忌彪之不死其手幸矣嗚呼危哉

古人重國體

古人為邦以國體為急初無小大強弱之異也其所以自待及以之待人亦莫不然故執言脩辭非賢大夫不能盡楚申舟不假道于宋而聘齊宋華元止之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及楚子圍宋既急猶曰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鄭三卿為盜所殺餘盜在宋鄭人納賂以請之師慧曰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宋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其賂晉韓宣子有環在鄭商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晉合諸侯于平丘子產爭貢賦之次子

大叔咎之子產曰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鄭駟偃娶于晉偃卒鄭人舍其子而立其弟晉人來問子產對客曰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楚因鄭印堇父獻于秦鄭以貨請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于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弗從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讀此數事知春秋列國各數百年其必有道矣

容齋隨筆卷第十二

容齋隨筆卷第十三 十八則

諫說之難

韓非作說難而死於說難蓋諫說之難自古以然至於知其所欲說迎而拒之然卒至於言聽而計行者又爲難而可喜者也秦穆公執晉侯晉陰飴甥往會盟其爲晉游說無可疑者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曰必報讎君子曰必報德秦伯曰國謂君何曰小人謂之不免君子以爲必歸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遂歸晉侯秦伐趙趙求救於齊齊欲長安君爲質太后不肯曰復言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願見后盛氣而胥之入知其必用此事來也左師徐坐問后體所苦繼乞以少子補黑衣之缺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曰甚於婦人然後及其女燕后乃極論趙王三世之子孫無功而爲侯者禍及其身后既寤則言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於是后曰恣君之所使長安遂出質范雎見疏於秦蔡澤入秦使人宣言感怒雎曰燕客蔡澤天下辯士也彼一見秦王必奪君位雎曰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奪我位乎使人召澤謂之曰子宣言欲代我相有之乎對曰然即引商君吳起大夫種之事雎知澤欲困己以說謬曰殺身成名何爲不可澤以身

名俱全之說誘之極之以閎夭周公之忠聖令秦王不信功臣不若秦孝公楚越王睢之功不若三子勸其歸相印以讓賢睢竦然失其宿怒忘其故辯敬受命延入爲上客卒之代爲秦相者澤也秦始皇遷其母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殺之死者二十七人矣茅焦請諫王召鑊將亨之焦數以桀紂狂悖之行言未絕口王母子如初呂甥之言出於義左師之計伸於愛蔡澤之說激於理若茅焦者眞所謂劘虎牙者矣范睢親困穰侯而奪其位何遽不如澤哉彼此一時也

韓馥劉璋

韓馥以冀州迎袁紹其僚耿武閔純李歷趙浮程渙等諫止之馥不聽紹既至數人皆見殺劉璋迎劉備主簿黃權王累名將楊懷高沛止之璋逐權不納其言二將後爲備所殺王浚受石勒之詐督護孫緯及將佐皆欲拒勒浚怒欲斬之果爲勒所殺武純懷沛諸人謂之忠於所事可矣若云擇君則未也嗚呼生於亂世至死不變可不謂賢矣乎

蕭房知人

漢祖至南鄭韓信亡去蕭何自追之上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亡雙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乃拜信大將遂成漢業唐太宗爲秦王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喬曰去者雖多不足吝杜如晦王佐才也王必欲經營四方捨如晦無共功者乃表留莫府遂爲名相二人之去留係與替治亂如此蕭房之知人所以爲莫及也樊噲從高祖起豐沛勸霸上之還解鴻門之厄功亦不細矣而韓信羞與爲伍唐儉贊太宗建大策發蒲津之謀定突厥之計非庸臣也而李靖以爲不足惜蓋以信靖而視噲儉猶能羆之與貍牲耳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必待將如韓信相如杜公而後用之不亦難乎惟能寘蕭房於帷幄中拔茅彙進則珠玉無脛而至矣

俞似詩

英州之北三十里有金山寺予嘗至其處見法堂後壁題兩絕句僧云廣州鈴轄俞似之妻趙夫人所書詩句洒落不凡而字畫徑四寸遒健類薛稷極可喜數年後又過之僧空無人壁亦隳圮猶能追憶其語爲紀於此其一云莫遣韝鷹飽一呼將軍誰志滅匈奴年來萬事灰人意只有看山眼不枯其二云轉食膠膠擾擾間林泉高步未容攀與來尚有平生屐管領東南到處山蓋似所作也

吴激小詞

先公在燕山赴北人張總侍御家集出侍兒佐酒中有一人意狀摧抑可憐扣其故乃宣和殿小宮姬也坐客翰林直學士吴激賦長短句紀之聞者揮涕其詞曰南朝千古傷心地還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向誰家恍然相遇仙姿勝雪宮鬢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濕淚同是天涯激字彥高米元章壻也

君子爲國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古之爲國言辭抑揚率以有人無人占輕重晉以詐取士會於秦繞朝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楚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宋受鄭賂鄭師慧曰宋必無人魯盟臧紇之罪紇曰國有人焉賈誼論匈奴之嫚侮曰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謂國有人乎後之人不能及此然知敵之不可犯猶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一士重於九鼎豈不信然

兌爲羊

兌爲羊易之稱羊者凡三卦夬之九四曰牽羊悔亡歸妹之上六曰士刲羊無血皆兌也大壯內外卦爲震與乾而三爻皆稱羊者自復之一陽推而上之至二爲臨則兌體已見故九三曰羝羊觸藩羸其角言三陽爲泰而消兌也自是而陽上進至於乾而後已六五喪羊于易謂九三九四六五爲兌也上六復觸藩不能退蓋陽方夬決豈容上兌儼然乎九四中爻亦本兌而云不羸者賴震陽之壯耳

晏子揚雄

齊莊公之難晏子不死不亡而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及崔杼慶封盟國人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晏子此意正與豫子所言衆人遇我之義同特不以身殉莊公耳至於毅然據正以社稷爲辭非豫子可比也揚雄仕漢親蹈王莽之變退託其身於列大夫中不與高位者同其死抱道沒齒與晏子同科世儒或以劇秦美新貶之是不然此雄不得已而作也夫誦述新莽之德止能美於暴秦其深意固可知矣序所言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直以戲莽爾使雄善爲諛佞撰符命稱功德以邀爵位當與國師公同列豈固窮如是哉

一以貫之

一以貫之之語聖賢心學也夫子以告曾子子貢而學

者猶以爲不同尹彦明曰子貢之於學不及曾子也如此孔子於曾子不待其問而告之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至於子貢則不足以知之矣故先發多學而識之之問果不能知之以爲然也又復疑其不然而請焉方告之曰予一以貫之雖聞其言猶不能如曾子之唯也范淳父亦曰先攻子貢之失而後語以至要子竊以爲二子皆孔門高第也其聞言而唯與夫聞而不復問皆已默識於言意之表矣世儒所以卑子貢者爲其先然多學而識之之旨也是殆不然方聞聖言如是遽應曰否非弟子所以敬師之道也故對曰然而即繼以非與之問

豈爲不能知乎或者至以爲孔子擇而告參賜蓋非餘人所得聞是又不然顔氏之子冉氏之孫豈不足以語此乎曾子於一唯之後適門人有問故發其忠恕之言使子貢是時亦有從而問者其必有以詔之矣

裴潛陸俟

曹操以裴潛爲代郡太守服烏丸三單于之亂後召潛還美其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寛於諸胡爲峻今繼者必以潛爲治過嚴而事加寛惠彼素驕恣過寛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怨叛所由生也以埶料之代必復叛於是操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單于反問果至元魏以陸俟爲懷荒鎮將高車諸莫弗訟俟嚴急無恩復請前鎮將郎孤魏使孤代俟俟既至言曰不過期年郎孤必敗高車必叛世祖切責之明年諸莫弗果殺孤而叛帝召俟問曰何以知其然俟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禮故臣制之以法使知分限而諸莫弗訟臣無恩稱孤之美孤獲還鎮悅其稱譽專用寛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驕慢孤必將復以法裁之衆心怨懟必生禍亂矣帝然之裴潛陸俟可謂知爲治之道矣鄭子產戒子大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寛服人其次莫如猛大叔不忍猛而寛是以致萑苻之盜故孔子有寛猛相濟之說烏丸

高車不知禮法裴陸先之以威使其久而服化必漸施之以寛政矣後之人讀紙上語專以鷹擊毛摯爲治而不思救弊之術無問華夷吾見其敗也

拔亡爲存

燕樂毅伐齊下七十餘城所存者唯莒即墨兩城耳賴田單之力齊復爲齊尺寸之土無所失曹操牧兗州州叛迎呂布郡縣八十城皆應之唯鄄城范東阿不動賴荀彧程昱之力卒全三城以待操州境復安古之人拔亡爲存轉禍爲福如此多矣靖康建炎閒國家不競秦魏齊韓之地名都大邑數百翦而爲戎越五十年矣以

今準古豈曰無人乎哉

孫吳四英將

孫吳奄有江左亢衡中州固本於策權之雄略然一時英傑如周瑜魯肅呂蒙陸遜四人者眞所謂社稷心膂與國爲存亡之臣也自古將帥未嘗不矜能自賢疾勝已者此諸賢則不然孫權初掌事肅欲北還瑜止之而薦之於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後瑜臨終與權牋曰魯肅忠烈臨事不苟若以代瑜死不朽矣肅遂代瑜典兵呂蒙爲尋陽令肅見之曰卿今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遂拜蒙母結友而別蒙遂亦代肅蒙在陸口稱疾還權問誰可代者蒙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無復是過也遜遂代蒙四人相繼居西邊三四十年爲威名將曹操劉備關羽皆爲所挫雖更相汲引而孫權委心聽之吳之所以爲吳非偶然也

東坡羅浮詩

東坡游羅浮山作詩示叔黨其末云負書從我盍歸去群仙正草新宮銘汝應奴隸蔡少霞我亦季孟山玄卿坡自注曰唐有夢書新宮銘者云紫陽眞人山玄卿撰其略曰良常西麓原澤東泄新宮宏宏崇軒轃轃又有蔡少霞者夢人遣書碑銘曰公昔乘魚車今履瑞雲躅空仰塗綺轄輪囷其末題云五雲書閣吏蔡少霞書予按唐小說薛用弱集異記載蔡少霞夢人召去令書碑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眞人山玄卿撰其詞三十八句不聞有五雲閣吏之說魚車瑞雲之語乃逸史所載陳幼霞事云蒼龍溪主歐陽某撰盍坡公誤以幼霞爲少霞耳玄卿之文嚴整高妙非神仙中人嵇叔夜李太白之流不能作今紀于此云良常西麓源澤東泄新宮宏宏崇軒轃轃雕珉盤礎鏤檀竦楶碧瓦鱗差瑤階肪截閣凝瑞霧樓横祥霓騶虞巡徼昌明捧闌珠樹規連玉泉矩洩靈飆遐集聖日俯晰太上游儲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眞班列仙翁鵠立道師氷潔飲玉成漿饌瓊爲屑桂旗不動蘭幄牙設妙樂競奏流鈴間發天籟虛徐風簫泠澈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變玄雲九成絳雪易遷徒語童初詎說如毁乾坤自有日月清寧二百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建于頊作廣州三清殿碑倣其體爲銘詩曰天池北阯越領東厓銀宮旗旟瑤殿鼞鼞陛納九齒闔披四目楯角儲清簷牙豪縭雕牖甜間鏤楹熠煜元尊端拱泰上秉籙繡黼周張神光晬穆寶帳流黃溫幄結綠翠鳳干旗紫霓溜褥星伯振鷺仙翁立鵠

昌明侍几眉連捧嚢月節下隮曦輪旁燭湅雨清塵喬
雲散穀鈞籲虛徐沉鈴祿續童初浮澮勾漏蓄縮嶽君
有衡海帝維幨中逡何護時節朝宿飈毋淪感瘽妃謝
毒丹厓罷徼赤子纍福億齡聖壽萬世宋籙凡四十句
讀者或許之然終不近也

魏明帝容諫

魏明帝時少府楊阜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
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
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
密乎帝愈嚴憚之房玄齡高士廉問少府少監竇德素

北門近有何營造德素以聞太宗大怒謂玄齡等曰君
但知南牙耳北門小小營造何預君事耶玄齡等拜謝
夫太宗之與明帝不待比擬觀所以責玄齡之語與夫
嚴憚楊阜之事不迨遠矣賢君一話一言爲後世法惜
哉魏史以謂羣臣直諫之言帝雖不能盡用然皆優容
之雖非誼主亦可謂有君人之量矣

漢世謀於衆

兩漢之世事無小大必謀之於衆人予前論之矣然亦
有持以藉口掩衆議者霍光薨後宣帝出其親屬補吏
張敞言朝臣宜有明言霍氏顓制請罷三侯就第明詔

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之今明詔自親其文
非策之得者也哀帝欲封董賢等王嘉言宜延問公卿
大夫博士議郎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
衆心暴平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
說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成帝初封淳于長其事亦
議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哀
帝乃止是知委曲遷就使恩出君上過歸於下漢代多
如此也

國朝會要

國朝會要自元豐三百卷之後至崇寧政和間復置局

修纂宣和初王黼秉政罷修書五十八所時會要已進
一百十卷餘四百卷亦成但局中欲節次覬賞故未及
上旣有是命局官以謂若朝廷許立限了畢不過三兩
月可以投進而黼務悉矯蔡京所爲故一切罷之官吏
旣散文書皆爲弃物矣建炎三年外舅張淵道爲太常
博士時禮寺典籍散佚亡幾而京師未陷公爲宰相言
宜遣官往訪故府取見存圖籍悉輦而來以備掌故此
若緩而甚急者也宰相不能用其後逆豫竊據鞠爲煨
燼吁可惜哉

孫臏減竈

孫臏勝龐涓之事兵家以為奇謀予獨有疑焉云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方師行逐利每夕而興此役不知以幾何人給之又必人人各一竈乎龐涓行三日而大喜曰齊士卒亡者過半則是所過之處必使人枚數之矣是豈救急赴敵之師乎又云度其暮當至馬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遂伏萬弩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鑽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夫軍行遲速既非他人所料安能必其以暮至不差晷刻乎古人坐於車中既云暮矣安知樹間之有白書且必舉火讀之乎齊弩尚能俱發而涓讀八字未畢皆深不可信殆好事者為之而不精考耳

蟲鳥之智

竹雞之性遇其儔必鬭捕之者掃落葉為城置媒其中而隱身于後操罔焉激媒使之鳴鬬者隨聲必至閉目飛入城直前欲鬬而罔已起無得脫者蓋目既閉則不復見人鷓鴣性好潔獵人於茂林間淨掃地稍散穀于上禽往來行遊且步且啄則以黐竿取之麂行草莽中畏人見其跡但循一逕無間遠近也村民結繩為繯置其所行處麂足一絓則倒懸於枝上乃生獲之江南多土蜂人不能識其穴往往以長紙帶粘於肉蜂見之必銜入穴乃躡尋得之熏取其子蟲鳥之智自謂周身矣如人之不仁何

容齋隨筆卷第十三

容齋隨筆卷第十四 十七則

張文潛論詩

前輩議論有出於率然不致思而於理近礙者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爲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至入我牀下於七月已下皆不道破直至十月方言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爲之邪予謂三百篇固有所謂女婦小賤所爲若周公召康公穆公衛武公芮伯凡伯尹吉甫仍叔家父蘇公宋襄公秦康公史克公子素其姓氏明見於大序可一槩論之乎且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戸本自言農民出入之時耳鄭康成始并入下句皆指爲蟋蟀正已不然今直稱此五句爲深於文章者豈其餘不能過此乎以是論詩隘矣

漢祖三詐

漢高祖用韓信爲大將而三以詐臨之信既定趙高祖自成皋度河晨自稱漢使馳入信壁信未起即其臥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項羽死則又襲奪其軍卒之僞游雲夢而縛信夫以豁達大度開基之主所行乃如是信之終於謀逆蓋有以啓之矣

有心避禍

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然有不可一槩論者董卓盜執國柄築塢於郿積穀爲三十年儲自云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殊不知一敗則掃地豈容老於塢耶公孫瓚據幽州築京於易地以鐵爲門樓櫓千重積穀三百萬斛以爲足以待天下之變殊不知梯衝舞於樓上城豈可保邪曹爽爲司馬懿所奏桓範勸使舉兵爽不從曰我不失作富家翁不知誅滅在旦暮耳富可復得邪張華相晉當賈后之難不能退少子以中台星拆勸其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不如靜以待之竟爲趙王倫所害方事勢不容髪而欲以靜待又可蚩也他人無足言華博物有識亦闇於幾事如此哉

蹇解之險

蹇卦艮下坎上見險而止故諸爻皆有蹇難之辭獨六二重言蹇蹇説者以爲六二與九五爲正應如臣之事君當以身任國家之責雖蹇之又蹇亦匪躬以濟之此解釋文義之旨也若尋繹爻畫則有説焉蓋外卦一坎諸爻所同而自六二推之上承九三六四又爲坎體是一卦之中已有二坎也故重言之解卦坎下震上動而免乎險矣六三將出險乃有負乘致寇之咎豈非上承九四六五又爲坎乎坎爲輿爲盜既獲出險而復蹈焉

宜其可醜而致戎也是皆中爻之義云

士之處世

士之處世視富貴利祿當如優伶之爲參軍方其據几正坐噫嗚訶箠羣優拱而聽命戲罷則亦已矣見紛華盛麗當如老人之撫節物以上元清明言之方少年壯盛晝夜出游若恐不暇燈收花暮輒悵然移日不能忘老人則不然未嘗置欣戚於胸中也覩金珠珍玩當如小兒之弄戲劇方雜然前陳疑若可悅即委之以去了無戀想遭橫逆機穽當如醉人之受駡辱耳無所聞目無所見酒醒之後所以爲我者自若也何所加損哉

張全義治洛

唐洛陽經黃巢之亂城無居人縣邑荒圮僅能築三小城又遭李罕之爭奪但遺餘堵而已張全義招懷理葺復爲壯藩五代史於全義傳書之甚略資治通鑑雖稍詳亦不能盡輒采張文定公所著搢紳舊聞記芟取其要而載于此厥今荊襄淮沔創痍之餘綿地數千里長民之官用守邊保障之勞超階擢職不知幾何人其眞能髣髴全義所爲者吾未見其人也豈局於文法譏議有所制而不得騁乎全義始至洛於麾下百人中選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將人給一旗一牓於舊十八縣中令招農戶自耕種流民漸歸又選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副民之來者綏撫之除殺人者死餘但加杖無重刑無租稅歸者漸衆又選諳書計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判官不一二年每屯戶至數千於農隙時選丁夫教以弓矢槍劍爲坐作進退之法行之一二年得丁夫二萬餘人有盜賊即時擒捕關市之賦迨於無籍刑寬事簡遠近趨之如市五年之內號爲富庶於是奏每縣除令簿主之喜民力耕織者知其家蠶麥善必至其家悉召老幼親慰勞之賜以酒食茶綵遺之布衫裙袴喜動顏色見稼田中無草者必下馬觀之召田主賜衣服若禾下有草耕地不熟則集衆決責之或訴以闕牛則召責其鄰伍曰此少人牛何不衆助自是民以耕桑爲務家家有蓄積水旱無飢人在洛四十餘年至今廟食嗚呼今之君子其亦肯以全義之心施諸人乎

博古圖

政和宣和間朝廷置書局以數十計其荒陋而可笑者莫若博古圖予比得漢匜因取一冊讀之發書捧腹之餘聊識數事于此父癸匜之銘曰爵方父癸則爲之說曰周之君臣其有癸號者惟齊之四世有癸公癸公之子曰哀公然則作是器也其在哀公之時歟故銘曰父

癸者此也夫以十干爲號及稱父甲父丁父癸之類夏商皆然編圖者固知之矣獨於此器表爲周物且以爲癸公之子稱其父其可笑一也周義毋匜之銘曰仲姞義毋作則爲之說曰晉文公杜祁讓偪姞而已次之趙孟云毋義子貴正謂杜祁則所謂仲姞者自名也義毋者襄公謂杜祁也夫周世姞姓女多矣安知此爲偪姞杜祁但讓之在上豈可便爲毋哉既言仲姞自名又以爲襄公爲杜祁所作然則爲誰之物哉其可笑二也漢汪水匜之銘曰始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則爲之說曰漢初始元年十二月改爲建國此言元年正月者當是明年也案漢書王莽以初始元年十二月癸酉朔

日竊即眞位遂以其日爲始建國元年正月安有明年却稱元年之理其可笑三也楚姬盤之銘曰齊侯作楚姬寶盤則爲之說曰楚與齊從親在齊湣王之時所謂齊侯則湣王也周末諸侯自王而稱侯以銘器尚知止乎禮義也夫齊楚之爲國各數百年豈必當湣王時從親乎且湣王在齊諸王中最爲驕暴嘗稱東帝豈有肯自稱侯之理其可笑四也漢梁山銅之銘曰梁山銅造則爲之說曰梁山銅者紀其所貢之地梁孝王依山鼓鑄爲國之富則銅有自來矣夫即山鑄錢乃吳王濞耳梁山自是山名屬馮翊夏陽縣於梁國何預焉其可笑五也觀此數說他可知矣

士大夫論利害

士大夫論利害固當先陳其所以利之實然於利之中而有小害存焉亦當科別其故使人主擇而處之乃合毋隱勿欺之誼趙充國征先零欲罷騎兵而屯田宣帝恐虜聞兵罷且攻擾田者充國曰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誠令兵出而虜絶不爲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非所以視蠻夷也班勇乞復置西域校尉議者難曰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曰今置州牧以禁盜賊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埶必弱爲患微矣若埶歸北虜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此二人論事可謂極盡利害之要足以爲法也

舒元輿文

舒元輿唐中葉文士也今其遺文所存者才二十四篇既以甘露之禍死文宗因覩牡丹摘其賦中桀句曰向者如迓背者如訣拆者如語含者如咽俯者如怨仰者如悅爲之泣下予最愛其玉筯篆志論李斯李陽冰之書其詞曰斯去千年氷生唐時氷復去矣後來者誰後

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嗚呼主人爲吾寶之此銘有不可名言之妙而世或鮮知之

絶唱不可和

韋應物在滁州以酒寄全椒山中道士作詩曰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荆薪歸來煑白石欲持一樽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其爲高妙超詣固不容夸說而結尾兩句非復語言思索可到東坡在惠州依其韻作詩寄羅浮鄧道士曰一杯羅浮春遠餉采薇客遥知獨酌罷醉卧松下石幽人不可見清嘯聞月夕聊戲庵中人空飛本無迹劉夢得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之句白樂天以爲後之詩人無復措詞坡公倣之曰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坡公天才出語驚世如追和陶詩眞與之齊驅獨此二者比之韋劉爲不侔豈非絶唱寡和理自應爾邪

贈典輕重

國朝未改官制以前從官丞郎直學士以降身没大氐無贈典唯尚書學士有之然亦甚薄余襄公王素自工書得刑書蔡君謨自端明禮侍得吏侍耳元豐以後待制以上皆有四官之恩後遂以爲常典而致仕又遷一秩梁揚祖終寶文學士宣奉大夫既以致仕轉光禄遂

贈特進龍圖學士蓋以爲銀青金紫特進只三官故增其職是從左丞得僕射也節度使舊制贈侍中或太尉官制行多贈開府秦檜創立檢校少保之例以贈王德葉夢得張澄近歲王彦遂用之實無所益也元祐中王巖叟終於朝奉郎端明殿學士以嘗簽書樞密院故超贈正議大夫楊愿終於朝奉郎資政殿學士但贈朝請大夫以執政而贈郎秩輕重爲不侔皆掌固之失也

揚之水

左傳所載列國人語言書訊其辭旨如出一手説者遂以爲皆左氏所作予疑其不必然乃若潤色整齊則有之矣試以詩證之揚之水三篇一周詩一鄭詩一晉詩其二篇皆曰不流束薪不流束楚邶之谷風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雅之谷風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在南山之陽在南山之下在南山之側在浚之郊在浚之都在浚之城在河之滸在河之漘在河之涘山有樞隰有榆山有苞櫟隰有六駮山有蕨薇隰有杞桋言秣其馬言采其蝱言觀其旂言韔其弓皆雜出於諸詩而興致一也蓋先王之澤未遠天下書同文師無異道人無異習出口成言皆止乎禮義是以不謀而同爾

李陵詩

文選編李陵蘇武詩凡七篇人多疑俯觀江漢流之語以爲蘇武在長安所作何爲乃及江漢東坡云皆後人所擬也予觀李詩云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盈字正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陵敢用之益知坡公之言爲可信也

大曲伊涼

今樂府所傳大曲皆出於唐而以州名者五伊涼熙石渭也涼州今轉爲梁州唐人已多誤用其實從西涼府來也凡此諸曲唯伊涼最著唐詩詞稱之極多聊紀十數聯以資談助如老去將何散旅愁新教小玉唱伊州求守管絃聲款逐側商調裏唱伊州細蟬金鴈皆零落一曲伊州淚萬行公子邀歡月滿樓雙成揭調唱伊州賺殺唱歌樓上女伊州誤作石州聲胡部笙歌西部頭梨園弟子和涼州唱得涼州意外聲舊人空數米嘉榮霓裳奏罷唱梁州紅袖斜翻翠黛愁行人夜上西城宿聽唱涼州雙管逐丞相新裁別離曲聲聲飛出舊梁州只愁拍盡涼州杖畫出風雷是撥聲一曲涼州今不清邊風蕭颯動江城滿眼由來是舊人那堪更奏梁州曲昨夜蕃軍報國讐沙州都護破梁州邊將皆承主恩澤無人解道取涼州皆王建張祜劉禹錫王昌齡高駢溫

庭筠張籍諸人詩也

元次山元子

元次山有文編十卷李商隱作序今九江所刻是也又有元子十卷李紓作序予家有之凡一百五篇其十四篇已見於文編餘者大氐澶漫矯亢而弟八卷中所載客方國二十國事最爲譎誕其略云方國之僔盡身皆方其俗惡圓設有問者曰汝心圓則兩手破胷露心曰此心圓耶圓國則反之言國之僔三口三舌相乳國之僔口以下直爲一竅無手國足便於手無足國膚行如風其說頗近山海經固已不韙至云惡國之僔男長大則殺父女長大則殺母忍國之僔父母見子如臣見君無鼻之國兄弟相逢則相害觸國之僔子孫長大則殺之如此之類皆悖理害教於事無補次山中興頌與日月爭光若此書不作可也惜哉

次山謝表

元次山爲道州刺史作舂陵行其序云州舊四萬餘戶經賊以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征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期限者罪至貶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焉逃罪若不應命又即獲罪戾吾將靜以安人待罪而已其辭甚苦大略

云州小經亂亡遺人實困疲朝飡是草根暮食乃木皮出言氣欲絶意速行歩遲追呼尚不忍況乃鞭扑之鄙夫傳急符來往跡相追更無寬大恩但有迫催期欲令鬻男女言發恐亂隨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爲安人天子命符節我所持逋緩違詔令蒙責固所宜又賊退示官吏一篇言賊攻永破邵不犯此州蓋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爲忍苦征斂其詩云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是以陷鄰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令彼征斂者迫之如火煎二詩憂民慘切如此故杜老以爲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參錯天下爲邦伯天下少安立可待矣遂有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之句今次山集中載其謝上表兩通其一云今日刺史若無武略以制暴亂若無文才以救疲弊若不清廉以身率下若不變通以救時須則亂將作矣臣料今日州縣堪征税者無幾已破敗者實多百姓戀墳墓者蓋少思流亡者乃衆則刺史宜精選謹擇以委任之固不可拘限官次得之貨賄出之權門者也其二云今四方兵革未寧賦斂未息百姓流亡轉甚官吏侵刻日多實不合使凶庸貪猥之徒凡弱下愚之類以貨賂權勢而爲州縣長官觀次山表語但因謝上而能極論民窮吏惡勸天子以精擇長吏有謝表以來未之見也世人以杜老褒激之故或稍誦其詩以中興頌故誦其文不聞有稱其表者予是以備録之以風後之君子次山臨道州歳在癸卯唐代宗初元廣德也

光武仁君

漢光武雖以征伐定天下而其心未嘗不以仁恩招懷爲本隗囂受官爵而復叛賜詔告之曰若束手自詣保無他也公孫述據蜀大軍征之垂滅矣猶下詔喻之曰勿以來歙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家族全詔書手記不可數得朕不食言遣馮異西征戒以平定安集爲急怒吳漢殺降責以失斬將弔民之義可謂仁君矣蕭銑舉荊楚降唐而高祖怒其逐鹿之對誅之於市其隘如此新史猶以高祖爲聖豈理也哉

容齋隨筆卷第十四

張文潛哦蘇杜詩

溪迴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搆絶壁下。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秋色正蕭灑。美人爲黃土，況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此老杜玉華宮詩也。張文潛暮年在宛丘，何大圭方弱冠，往謁之。凡三日，見其吟哦此詩不絶口。大圭請其故，曰：此章乃風雅鼓吹，未易爲子言。大圭曰：先生所賦，何必減此？曰：平生極力摸寫，僅有一篇稍似之，然未可同日語。遂誦

其離黃州詩，偶同此韻，曰：扁舟發孤城，揮手謝送者。山回地勢卷，天豁江面瀉。中流望赤壁，石脚插水下。昏昏烟霧嶺，歷歷漁樵舍。居夷實三載，鄰里通假借。別之豈無情，老淚爲一灑。篙工起鳴鼓，輕艣健於馬。聊爲過江宿，寂寂樊山夜。此其音響節奏，固似之矣，讀之可默諭也。又好誦東坡梨花絶句，所謂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者，每吟一過，必擊節賞歎不能已。文潛蓋有省於此云。

任安田仁

任安、田仁，皆漢武帝時能臣也，而漢史載其事甚略。褚先生曰：兩人俱爲衛將軍舍人，家監使養惡齧馬。仁曰：不知人哉家監也。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會賢大夫趙禹來，悉召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將軍上籍以聞，詔召此二人，帝遂用之。仁刺舉三河，時河南、河內太守皆杜周子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仁已刺三河，皆下吏誅死。觀此事，可見武帝求才不遺微賤，得人之盛，誠非後世所及。然班史言霍去病既貴，衛青故人門下多去事之，唯任安不肯去。又言衛將軍進言仁爲郎中，與褚生所書爲不同。杜周傳

云兩子夾河爲郡守，治皆酷暴，亦不書其所終，皆闕文也。

杜延年杜欽

前漢書稱杜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論議持平，合和朝廷。杜欽在王鳳莫府，救解馮野王、王尊之罪過，當世善政，多出於欽。予謂光以侯史吳之事，一朝殺九卿三人，延年不能諫。王章言王鳳之過，天子感寤，欲退鳳，欽令鳳上疏謝罪，上不忍廢鳳，欲遂退，欽說之而止。章死，衆庶冤之，欽復說鳳，以爲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爲坐言事，宜因章事舉直言

極諫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若此則流言消釋矣鳳白行其策夫新莽盜國權輿於鳳鳳且退而復止皆欽之謀若欽者盖漢之賊也而謂當世善政出其手豈不繆哉

范曄作史

范曄在獄中與諸甥姪書曰吾既造後漢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唯志可推耳博贍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

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曄之高自夸詡如此至以謂過班固固豈可過哉曄所著序論了無可取列傳如鄧禹竇融馬援班超郭泰諸篇者盖亦有數也人苦不自知可發千載一笑

唐詩人有名不顯者

溫公詩話云唐之中葉文章特盛其姓名湮沒不傳於世者甚衆如河中府鸛雀樓有王之奐暢諸二詩二人皆當時所不數而後人擅詩名者豈能及之哉予觀少陵集中所載韋迢郭受詩少陵詶荅至有新詩錦不如自得隨珠覺夜明之語則二人詩名可知矣然非編之杜集幾於無傳焉又有嚴惲惜花一絶云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盃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前人多不知誰作乃見於皮陸唱和集中大率唐人多工詩雖小說戲劇鬼物假託莫不宛轉有思致不必顓門名家而後可稱也

蘇子由詩

蘇子由南窻詩云京城三日雪雪盡泥方深閑門謝還往不聞車馬音西齋書帙亂南窻朝日昇展轉守牀榻欲起復不能開戶失瓊玉滿階松竹陰故人遠方來疑我何苦心疎拙自當爾有酒聊共斟此其少年時所作

也東坡好書之以爲人間當有數百本盖閑淡簡遠得味外之味云

呼君爲爾汝

東坡云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王公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予謂此論特後世之俗如是爾古之人心口一致事從其眞雖君臣父子之間出口而言不復顧忌觀詩書所載可知矣箕子陳洪範對武

王而汝之金縢策祝周公所以告大王王季文王三世祖考也而呼之曰爾三王自稱曰予至云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殆近乎相質責而邀索也天保報上之詩曰天保定爾俾爾戩穀閟宮頌君之詩曰俾爾富而昌俾爾昌而熾及節南山正月板蕩卷阿既醉瞻卬諸詩皆呼王爲爾大明曰上帝臨女指武王也民勞曰王欲玉女指厲王也至或稱爲小子雖幽厲之君亦受之而不怒嗚呼三代之風俗可復見乎晉武公請命乎天子其大夫賦無衣所謂不如子之衣亦指周王也

世事不可料

秦始皇并六國一天下東游會稽度浙江㦬然謂子孫帝王萬世之固不知項籍已縱觀其旁劉季起喟然之歎於咸陽矣曹操芟夷羣雄遂定海內身爲漢相日夜窺伺龜鼎不知司馬懿已入莫府矣梁武帝殺東昏侯覆齊祚而侯景以是年生於漠北唐太宗殺建成元吉遂登天位而武后已生於并州宣宗之世無故而復河隴戎狄既衰藩鎮順命而朱温生矣是豈智力謀慮所可爲哉

蔡君謨帖語

韓獻肅公守成都時蔡君謨與之書曰襄啓歲行甫新魯鈍之資日益衰老雖勉就職務其於精力不堪勞苦念君之生相距旬日如聞年來補治有方當愈強健果如何哉襄於京居尚留少時佇君還軫伸眉一笑傾懷之極今因樊都官西行奉書問動靖不一一襄上子華端明閤下此帖語簡而情厚初無寒温之問寢食之祝講德之佞也今風俗日以媮薄士大夫之獧浮者於尺牘之間益出新巧習貫自然雖有先達篤實之賢亦不敢自拔以速嘲罵每詒書多至十數紙必繫銜相與之際悉忘其真言語不情誠意掃地相呼不以字而云某文倩柰官稱無復差等觀此其少愧乎憶二紀之前予在館中見曾監吉甫與人書獨不作劄子且以字呼同舍同舍因相約云曾公前輩可尊是宜曰丈餘人自今各以字行其過誤者罰一直行之幾月從官郎省欣然皆欲一變而有欲敗此議者載酒飲同舍乞仍舊於是從約皆解遂不可復革可爲一歎

孔氏野史

世傳孔毅甫野史一卷凡四十事言得其書於清江劉靖之所載趙清獻爲青城宰挈散樂妓以歸爲邑尉追還大慟且怒又因與妻忿爭由此感疾文潞公守太原

辟司馬温公爲通判夫人生日温公獻小詞爲都漕唐子方峻責歐陽永叔謝希深田元均尹師魯在河南携官妓游龍門半月不返留守錢思公作簡招之亦不答范文正與京東人石曼卿劉潛之類相結以取名服中上萬言書甚非言不文之義蘇子瞻被命作儲祥宮記大貂陳衍幹當宮事得旨置酒與蘇高會蘇陰使人發御史董敦逸即有章疏遂墮計中又云子瞻四六表章不成文字其它如潞公范忠宣呂汲公吳沖卿傳獻簡諸公皆不免譏議予謂決非穀甫所作蓋魏泰碧雲騢之流耳温公自用龐穎公辟不與潞公子方同時其謗

妄不待攻也靖之乃原甫曾孫佳士也而跋是書云孔氏兄弟曾大父行也思其人欲聞其言久矣故錄而藏之汪聖錫亦書其後但記上官彥衡一事豈弗深考云

有若

史記有若傳云孔子没弟子以若狀似孔子立以爲師他日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孔子曰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何以知此有若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子謂此兩事殆近於星曆卜祝之學何足以爲聖人而謂孔子言之乎有若不能知何所加損而弟子遽以是斥退之乎孟子稱子夏子張子游以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但言江漢秋陽不可尚而已未嘗深詆也論語記諸善言以有子之言爲第二章在曾子之前使有避坐之事弟子肯如是哉檀弓載有子聞曾子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兩語以爲非君子之言又以爲夫子有爲言之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則其爲門弟子所敬久矣太史公之書於是爲失矣且門人所傳者道也豈應以狀貌之似而師之邪世所圖

七十二賢畫象其畫有若遂與孔子略等此又可笑也

張天覺爲人

張天覺爲人賢否士大夫或不詳知方大觀政和間時名甚著多以忠直許之蓋其作相適承蔡京之後京弄國爲姦天下共疾小變其政便足以致譽飢者易爲食故蒙賢者之名靖康初政遂與司馬公范文正同被褒典予以其實致之彼直姦人之雄爾其外孫何麒作家傳云爲熙寧御史則逐於熙寧爲元祐廷臣則逐於元祐爲紹聖諫官則逐於紹聖爲崇寧大臣則逐於崇寧爲大觀宰相則逐於政和其跡是矣而實不然爲御史

時以斷獄失當爲密院所治遂攄博州事以報之三樞
密皆乞去故坐貶爲諫官時首攻内侍陳衍以搖
宣仁至比之於呂武乞追奪司馬公呂申公贈謚仆碑
毀樓論文潞公背負國恩呂汲公動搖先烈辯呂惠卿
蔡確無罪後以交通頻昌富民蓋漸故又貶元符末除
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云當元祐之八九年擢
黨人之二十輩及在相位乃以與郭天信交結而去耳
平生言行如此而得美譽則以蔡京不相能之故然皆
章子厚門下客其始非不同也京拜相之詞天覺所作
是以得執政云

爲文論事

爲文論事當反覆致志救首救尾則事詞章著覽者可
以立決陳湯斬郅支而功未錄劉向上疏論之首言周
方叔吉甫誅獫狁次言齊桓公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
覆過李廣利靡億萬之費捐五萬之師廑獲宛王之首
孝武不録其過封爲列侯末言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
吉迎自來之日逐皆裂土受爵然後極言今康居國彊
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不
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又曰言威武勤
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

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
之於是天子乃下詔議封蓋其一疏抑揚援證明白如
此故以丞相匡衡中書石顯出力沮害竟不能奪不然
衡顯之議豈區區一故九卿所能亢哉

連昌宮詞

元微之白樂天在唐元和長慶間齊名其賦詠天寶時
事連昌宮詞長恨歌皆膾炙人口使讀之者情性蕩搖
如身生其時親見其事殆未易以優劣論也然長恨歌
不過述明皇追愴貴妃始末無它激揚不若連昌詞有
監戒規諷之意如云姚崇宋璟作相公勸諫上皇言語

切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開元之末姚宋
死朝廷漸漸由妃子祿山宮裏養作兒虢國門前鬧如
市弄權宰相不記名依俙憶得楊與李廟謨顛倒四海
搖五十年來作瘡痏其末章及官軍討淮西乞廟謨休
用兵之語蓋元和十一二年間所作殊得風人之旨非
長恨比云

二士共談

維摩詰經言文殊從佛所將詣維摩丈室問疾菩薩隨
之者以萬億計曰二士共談必說妙法予觀杜少陵寄
李太白詩云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使二公眞踐此

言時得洒埽撰杖屨於其側所謂不二法門不傳之妙啓聰擊蒙出膚寸之澤以潤千里者可勝道哉

張子韶祭文

先公自領外徙宜春沒於保昌道出南安時猶未聞槍相之死張子韶先生來致祭其文但云維某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于某官之靈嗚呼哀哉伏惟尚饗其情旨哀愴乃過於詞前人未有此格也

京師老吏

京師盛時諸司老吏類多識事體習典故翰苑有孔目吏每學士制草出必據案細讀疑誤輒告劉嗣明嘗作皇子剃胎髮文用克長克君之語吏持以請嗣明曰此言堪為長堪為君眞善頌也吏拱手曰内中讀文書不如是最以語忌為嫌既克長又克君殆不可用也嗣明悚然亟易之靖康歲都城受圍禦敵器甲刓弊或言太常寺有舊祭服數十閣無所用可以藉甲少卿劉珏即具稾欲獻于朝以付書吏吏作字楷而敏平常無錯誤珏將上馬立俟之既至而結銜脱兩字趣使更寫至于三其誤如初珏怒責之逡巡謝曰非敢誤也某小人竊妄有管見在禮祭服敝則焚之今國家迫急誠不宜以常日論然容臺之職唯當秉禮少卿固體國不若俟朝

廷來索則納之賢於先自背禮而有獻也珏愧歎而止後每為人言嘉賞其意今之胥徒雖公府右職省寺掌故但能鼓扇儇浮顧賕謝為業簿書期會之間乃漫不之曉求如彼二人豈可得哉

曹操唐莊宗

曹操在兖州引兵東擊陶謙於徐而陳宮潛迎呂布為兖牧郡縣皆叛賴程昱荀彧之力全東阿鄄范三城以待操操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表為東平相唐莊宗與梁人相持於河上梁將王檀乘虛襲晉陽城中無備幾陷者數四賴安金全帥子弟擊却之於内石君立引昭義兵破之於外晉陽獲全而莊宗以策非己出金全等賞皆不行操終有天下莊宗雖能滅梁旋踵覆亡考其行事槩可睹矣

雲中守魏尚

史記漢書所記馮唐救魏尚事其始云魏尚為雲中守與匈奴戰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臣以為陛下賞太輕罰太重而又申言之云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重言雲中守及姓名而文勢益遒健有力今人無此筆也

容齋隨筆卷第十五

容齋隨筆卷第十六　十九則

文章小伎

文章一小伎於道未爲尊雖杜子美有激而云然要爲失言不可以訓文章豈小事哉易賁之彖言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稱帝堯煥乎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詩美衛武公亦云有文章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聖賢桀紂幽厲之昏亂非詩書以文章載之何以傳伏羲畫八卦文王重之非孔子以文章彙之何以傳孔子至言要道託孝經論語之文而傳曾子子思孟子傳聖人心學使無中庸及七篇之書後人何所窺門戶老莊絕滅禮學忘言去爲而五千言與內外篇極其文藻釋氏之爲禪者謂語言爲累不知大乘諸經可廢乎然則柢爲小伎其理謬矣彼後世爲詞章者逐其末而忘其本翫其華而落其實流宕自遠非文章過也杜老所云文章千古事已似愛文章文章日自負文章實致身文章開窔奧文章憎命達名豈文章著枚乘文章老文章敢自誣海內文章伯文章曹植波瀾闊庾信文章老更成豈有文章驚海內每語見許文章伯文章有神交有道如此之類多指詩而言所見狹矣

三長月

釋氏以正五九月爲三長月故奉佛者皆茹素其說云天帝釋以大寶鏡輪照四天下寅午戌月正臨南贍部洲故當食素以徼福官司謂之斷月故受驛券有所謂羊肉者則不支俗謂之惡月士大夫赴官者輒避之或人以謂唐日藩鎮涖事必大享軍屠殺羊豕至多故不欲以其月上事今之它官不當爾也然此說亦無所經見予讀晉書禮志穆帝納后欲用九月九月是忌月北齊書云高洋謀篡魏其臣宋景業言宜以仲夏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於其位景業曰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乎乃知此忌相承由來已久竟不能曉其義及出何經典也

兄弟直西垣

秦少游集中有與鮮于子駿書云今中書舍人皆以伯仲繼直西垣前世以來未有其事誠國家之美非特衣冠之盛也除書始下中外欣然舉酒相屬予以其時考之蓋元祐二年謂蘇子由曾子開劉貢甫也子由之兄子瞻子開之兄子固子宣貢甫之兄原甫皆經是職故少游有此語云紹興二十九年予仲兄始入西省至隆興二年伯兄繼之乾道三年予又繼之相距首尾九歲

予作謝表云父子相承四上鑾坡之直弟兄在望三陪鳳閣之游比之前賢實爲遭際固爲門戸榮事然亦以此自愧也

續樹萱録

頃在秘閣抄書得續樹萱録一卷其中載隱君子元撰夜見吴王夫差與唐諸詩人吟詠事李翰林詩曰芙蓉露濃紅壓枝幽禽感秋花畔啼玉人一去未回馬梁閒燕子三見歸張司業曰緑頭鴨兒咂萍藻采蓮女郎笑花老杜舍人曰鼓鼙夜戰北窻風霜葉沿階貼亂紅三人皆全篇杜工部曰紫領寛袍漉酒巾江頭蕭散作閑人白少傅曰不因霜葉辭林去的當山翁未覺秋李賀曰魚鱗甃空排嫩碧露桂梢寒挂團璧三人皆未終篇細味其體格語句往往逼眞後閲秦少游集有秋興九首皆擬唐人前所載咸在焉關子東爲秦集序云擬古數篇曲盡唐人之體正謂是也何子楚云續萱録乃王性之所作而託名它人今其書才有三事其一曰賈博喻一曰全若虚一曰元撰詳命名之義蓋取諸子虛亡是公云

館職名存

國朝館閣之選皆天下英俊然必試而後命一經此職遂爲名流其高者曰集賢殿脩撰史館修撰直龍圖閣直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秘閣次曰集賢秘閣校理官卑者曰館閣校勘史館檢討均謂之館職記注官缺必於此取之非經脩注未有直除知制誥者官至員外郎則任子中外皆稱爲學士及元豐官制行凡帶職者皆遷一官而罷之而置秘書省官大抵與職事官等反爲留滯政和以後增脩撰直閣貼職爲九等於是材能治辦之吏貴游乳臭之子車載斗量其名益輕南度以來初除校書正字往往召試雖曰館職不輕畀然其遷叙反不若寺監之徑捷至推排爲郎即失其故歩混然無別矣

南宫适

南宫适問羿奡不得其死禹稷有天下言力可賤而德可貴其義已盡無所可答故夫子俟其出而歎其爲君子奬其尚德至於再言之聖人之意斯可見矣然明道先生云以禹稷比孔子故不荅范淳父以爲禹稷有天下故夫子不敢荅弗敢當也楊龜山云禹稷之有天下不止於躬稼而已孔子未盡然其言故不荅然而不止之者不責備於其言以沮其尚德之志也與所謂雍之言然則異矣予竊謂南宫之問初無以禹稷比孔子之

意不知二先生何爲有是言若龜山之語淺之已甚獨謝顯道云南宮适知以躬行爲事是以謂之君子知言之要非尚德者不能在當時發問間必有目擊而道存首肯之意非直不荅也其說最爲切當

吳王殿

漢高祖五年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吳芮爲長沙王十二年以三郡封吳王濞而豫章亦在其中又趙佗先有南海後擊并桂林象郡則芮所有但長沙一郡耳㨿芮本爲秦番陽令故曰番君項羽已封爲衡山王都邾邾今之黄州也復侵奪其地故高祖徙之長沙而都臨湘一年薨則其去番也久矣今吾邦猶指郡正聽爲吳王殿以謂芮爲王時所居牛僧孺玄怪録載唐元和中饒州刺史齊推女因止州宅誕育爲神人擊死後有仙官治其事云是西漢鄱陽王吳芮今刺史宅是芮昔時所居皆非也

王衛尉

漢高祖怒蕭何謂王衛尉曰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衛尉曰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唐太宗疑三品以上輕魏王責之曰我見隋家諸王一品以下皆不免其蹭頓我自不許兒子縱橫耳魏鄭公曰隋高祖不知禮義寵縱諸子使行非禮尋皆罪黜不可以爲法亦何足道觀高祖太宗一時失言二臣能因其所言隨即規正語意既直於激切中有婉順體可謂得諫爭之大義雖微二帝其孰不降心以聽乎

前代爲監

人臣引古規戒當近取前代則事勢相接言之者有證聽之者足以監詩曰商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周書曰今惟商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又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商又曰有商受天命惟有歷年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周公作無逸稱商三宗漢祖命羣臣言吾所以有天下項氏所以失天下命陸賈著秦所以失天下張釋之爲文帝言秦漢之閒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賈山借秦爲諭賈誼請人主引商周秦事而觀之魏鄭公上書於太宗云方隋之未亂自謂必無亂方隋之未亡自謂必無亡臣願當今動靜以隋爲監馬周云煬帝笑齊魏之失國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魏也張元素諫太宗治洛陽宮曰乾陽畢功隋人解體恐陛下之過甚於煬帝若此役不息同歸于亂耳考詩書所載及漢唐諸名臣之論有國者之龜鏡也議論之臣宜以爲法

治盜法不同

唐崔安潛爲西川節度使到官不詰盜曰盜非所由通容則不能爲乃出庫錢置三市置牓其上曰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曰汝與我同爲盜十七年贓皆平分汝安能捕我安潛曰汝既知吾有牓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既爲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後殺盜於市於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境內遂無一人之盜予每讀此事以爲策之上者及得李公擇治齊州事則又不然齊素多盜公擇痛治之殊不止它日得黠盜察其可用刺爲兵使直事鈴下間問以盜發輒得而不衰止之故曰此繇富家爲之囊使盜自相推爲甲乙官吏巡捕及門擒一人以首則免矣公擇曰吾得之矣乃令凡得藏盜之家皆發屋破柱盜賊遂清予乃知治世間事不可泥紙上陳迹如安潛之法可謂善矣而齊盜反恃此以爲沈命之計則變而通之可不存乎其人哉

和詩當和意

古人酬和詩必荅其來意非若今人爲次韻所局也觀文選所編何劭張華盧諶劉琨二陸三謝諸人贈荅可知已唐人尤多不可具載姑取杜集數篇略紀于此高適寄杜公云媿爾東西南北人杜則云東西南北更堪論高又有詩云草玄今已畢此外更何言杜則云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嚴武寄杜云興發會能馳駿馬終須重到使君灘杜則云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無逕欲教鋤杜公寄嚴詩云何路出巴山重巖細菊班遥知簇鞍馬回首白雲間嚴荅云卧向巴山落月時籬外黃花菊對誰跂馬望君非一度杜送章迢云洞庭無過鴈書踈莫相忘迢云相憶無南鴈何時有報章杜又云雖無南去鴈看取北來魚郭受寄杜云春興不知凡幾首杜荅云藥裹關心詩揔廢皆如鐘磬在簴扣之則應往來反復於是乎有餘味矣

稷有天下

稷躬稼而有天下泰伯三以天下讓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皆以子孫之事追言之是時稷始封於邰古公方邑于梁山之下文王才有岐周之地未得云天下也禹未嘗躬稼因稷而稱之

一世人材

一世人材自可給一世之用苟有以致之無問其取士之門如何也今之議者多以科舉經義詩賦爲言以爲

詩賦浮華無根柢不能致實學故其說常右經而左賦是不然成周之時下及列國皆官人以世周之劉單召甘晉之韓趙荀魏齊之高國陳鮑衛之孫甯孔石宋之華向皇樂鄭之罕駟國游魯之季孟臧展楚之鬭蔿申屈皆世不乏賢與國終畢漢以經術及察舉魏晉以州鄉中正東晉宋齊以門地唐及本朝以進士而參之以任子皆足以盡一時之才則所謂科目特借以爲梯階耳經義詩賦不問可也

王逢原

王逢原以學術邢敦夫以文采有盛名於嘉祐元豐間然所爲詩文多怨抑沉憤哀傷涕泣若辛苦憔悴不得其平者故皆不克壽逢原年二十八敦夫才二十天畀其才而嗇其壽吁可惜哉

吏文可笑

吏文行移只用定本故有絕可笑者如文官批書印紙雖宮觀嶽廟亦必云不曾請假或已登科級見官臺省清要必云不曾應舉若試刑法予在西掖時漢州申顯惠侯神頃係宣撫司便宜加封昭應公乞換給制書禮寺看詳謂不依元降指揮於一年限內自陳欲符下漢州告示本神知委予白丞相別令勘當乃得改命淳熙六年予以大禮恩澤改奏一歲兒吏部下饒州必欲保官狀內聲說被奏人曾與不曾犯決笞有無翦剌及曾與不曾先經補官因罪犯停廢別行改奏又令供與予係是何服屬父之於子而問何服屬一歲嬰兒而問曾與不曾入仕坐罪豈不大可笑哉

靖康時事

鄧艾伐蜀劉禪既降又敕姜維使降於鍾會將士咸怒拔刀斫石魏圍燕於中山既久城中將士皆思出戰至數千人相率請於燕主慕容隆言之尤力爲慕容麟沮之而罷契丹伐晉連年晉拒之每戰必勝其後杜重威陰謀欲降命將士出陳於外士皆踴躍以爲出戰既令解甲士皆慟哭聲振原野予頃修靖康實錄竊痛一時之禍以堂堂大邦中外之兵數十萬曾不能北向發一矢獲一胡端坐都城束手就斃虎旅雲屯不聞有如蜀燕晉之憤哭者近讀朱新仲詩集有記昔行一篇正敘此時事其中云老种憤死不得戰汝霖疽發何由痊乃知忠義之士世未嘗無之特時運使然耳

并韶

梁武帝時有交趾人并韶者富於詞藻詣選求官而吏部尚書蔡撙以并姓無前賢除廣陽門郎韶恥之遂還

鄉里謀作亂夫用門地族望爲選舉低昂乃晉宋以來弊法蔡撙賢者也不能免俗何哉

讖緯之學

圖讖星緯之學豈不或中然要爲誤人聖賢所不道也眭孟覩公孫病己之文勸漢昭帝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不知宣帝實應之孟以此誅孔熙先知宋文帝禍起骨肉江州當出天子故謀立江州刺史彭城王而不知孝武實應之熙先以此誅當塗高之讖漢光武以詰公孫述袁術王浚皆自以姓名或父字應之以取滅亡而其兆爲曹操之魏兩角犢子之讖周子諒以劾牛仙客李德裕以議牛僧孺而其兆爲朱温隋煬帝謂李氏當有天下遂誅李金才之族而唐高祖乃代隋唐太宗知女武將竊國命遂濫五娘子之誅而阿武婆幾易姓武后謂代武者劉劉無强姓殆流人也遂遣六道使悉殺之而劉幽求佐臨淄王平内難韋武二族皆殄滅晉張華郭璞魏崔伯深皆精於天文卜筮言事如神而不能免於身誅家族況其下者乎

眞假皆妄

江山登臨之美泉石賞翫之勝世間佳境也觀者必曰如畫故有江山如畫天開圖畫即江山身在畫圖中之語至於丹青之妙好事君子嗟歎之不足者則又以逼眞目之如老杜人間又見眞乘黄時危安得眞致此悄然坐我天姥下斯須九重眞龍出憑軒忽若無丹青高堂見生鶻直訝杉松冷兼疑菱荇香之句是也以眞爲假以假爲眞均之爲妄境耳人生萬事如是何特此耶

容齋隨筆卷第十六

容齋續筆目錄

卷第一 十八則

顏魯公　戒石銘
雙生子　李建州
侍從官　存亡大計
唐人詩不傳　秦誓四語
重陽上巳改日　田宅契券取直
公子奚斯　唐藩鎮幕府
文中子門人　晉燕用兵
李衛公帖　王孫賦
漢郡國諸官　漢獄名

卷第二 十八則

權若訥馮澥　歲旦飲酒
存歿絕句　湯武之事
張釋之傳誤　張于二廷尉
漢唐置郵　龍且張步
義理之說無窮　開元五王
巫蠱之禍　唐詩無諱避
李晟傷國體　元和六學士
二傳誤後世　卜子夏
父子忠邪　蘇張說六國

卷第三 十八則

一定之計　秋興賦
太史慈　謚法
漢文帝受言　丹青引
詩國風秦中事　詩文當句對
東坡明正　臺諫不相見
執政四入頭　無望之禍
燕說　折檻行
朱雲陳元達　杜老不忘君
栽松詩　烏鵲鳴

卷第四 十七則

淮南守備　周世宗
賓正固　鄭權
黨錮牽連之賢　漢代文書式
資治通鑑　弱小不量力
田橫呂布　中山宜陽
相六畜　卜筮不同
日者　柳子厚黨叔文
漢武心術　禁天高之稱

宣和冗官

卷第五 十三則

秦隋之惡　漢唐二武
玉川子　銀青階
買馬牧馬　杜詩用字
唐虞象刑　崔常牛李
盜賊怨官吏　作詩先賦韻
后妃命數　公爲尊稱
臺城少城

卷第六 十五則

嚴武不殺杜甫　王嘉薦孔光
朱温三事　文字潤筆
漢舉賢良　戊爲武
怨耦曰仇　說文與經傳不同
周亞夫　煬王煬帝
鄭莊公　百六陽九
左傳易筮　鍾繇自劾
大義感人

卷第七 十七則

田租輕重　女子夜績

淮南王　薛國久長
建除十二辰　俗語算數
任文用事　五十絃瑟
遷固用疑字　僭亂的對
月不勝火　靈臺有持
董仲舒災異對　李正已獻錢
宣室　昔昔鹽
將帥當專

卷第八 十五則

蓍龜卜筮　地名異音
韓嬰詩　五行衰絕字
漢表所記事　蕭何給韓信
彭越無罪　蜘蛛結网
孫權稱至尊　康山讀書
列國城門名　緇塵素衣
去國立後　詩詞改字
姑舅爲婚

卷第九 十四則

三家七穆　賈薛韋康
兒寬張安世　深溝高壘

生之徒十有三　臧氏二龜
有扈氏　太公丹書
漢景帝　蕭何先見
史漢書法　薄昭田蚡
文字結尾　國初古文

卷第十　十七則

經傳煩簡　曹參不薦士
漢初諸將官　漢官名
漢唐輔相　漢武留意郡守
苦蕒菜　唐諸生束脩
范德孺帖　民不畏死

天下有奇士　易卦四德
孫堅起兵　孫權封兄策
踰年改元　賊臣遷都
輿地道里誤

卷第十一　十五則

古錞于　孫玉汝
唐人避諱　高鍇取士
兵部名存　武官名不正
名將晚謬　唐帝稱太上皇

楊諒注荀子　昭宗相朱朴
楊國忠諸使　祖宗朝宰輔
百官避宰相　百官見宰相
東坡自引所爲文

卷第十二　十二則

婦人英烈　无用之用
龍筋鳳髓判　唐制舉科目
淵有九名　東坡論莊子
列子書事　天生對偶
銅雀灌硯　崔斯生

漢書注冗　古跡不可考

卷第十三　十四則

科舉忌數　下第再試
試賦用韻　正元制科
貽子錄　金花帖子
物之小大　郭令公
紀年兆祥　民俗火葬
太史日官　汲冢周書
曹子建論文　雨水清明

卷第十四　十七則

尹文子　帝王訓儉
用計臣爲相　州縣牌額
盧知猷　忌諱忘惡
陳涉不可輕　士匄韓厥
孔墨　玉川月蝕詩
詩要點檢　周蜀九經
冢宰治內　宰相爵邑
楊子一毛　李長吉詩
子夏經學

卷第十五　十三則

紫閣山村詩　李林甫秦檜
注書難　書易脫誤
南陔六詩　紹聖廢春秋
王韶熙河　書籍之厄
逐貧賦　澗松山苗
男子運起寅　宰我作難
古人占夢

卷第十六　十六則

高德儒　唐朝士俸微
計然意林　思潁詩

劉蕡下第　酒肆旗望
賢宰相遭讒　宋齊丘
鹹杬子　月中桂兔
唐二帝好名　周禮非周公書
醉尉亭長　三易之名
忠臣名不傳　唐人酒令

容齋續筆目錄

凡二百四十九則

容齋續筆卷第一 十八則

是書先已成十六卷淳熙十四年八月在禁林日入侍
至尊壽皇聖帝清閒之燕
聖語忽云近見甚齋隨筆邁竦而對曰是臣所著容齋
隨筆無足采者
上曰煞有好議論邁起謝退而詢之乃婺女所刻賈人
販鬻于書坊中貴人買以入遂塵
乙覽書生遭遇可謂至榮因復裒臆說綴于後懼與前
書相亂故別以一二數而目曰續亦十六卷云紹熙三
年三月十日邁序

顔魯公

顔魯公忠義大節照映今古豈唯唐朝人士罕見比倫
自漢以來殆可屈指也考其立朝出處在明皇時爲楊
國忠所惡由殿中侍御史出東都平原肅宗時以論太
廟築壇事爲宰相所惡由御史大夫出馮翊爲李輔國
所惡由刑部侍郎貶蓬州代宗時以言祭器不飭元載
以爲誹謗由刑部尚書貶峽州德宗時不容於楊炎由
吏部尚書換東宮散秩盧杞之擅國也欲去公數遣人
問方鎮所便公往見之責其不見容由是銜恨切骨是
時年七十有五竟墮杞之詭計而死議者痛之嗚呼公
既知杞之惡已盍因其方鎮之問欣然從之不然則高
舉遠引挂冠東去杞之所甚欲也而乃眷眷京都終不
自爲去就以蹈危機春秋責備賢者斯爲可恨司空圖
隱於王官谷柳璨以詔書召之圖陽爲衰野墮笏失儀
得放還山璨之姦惡過於杞圖非公比也卒全身於大
亂之世然則公之委命賊手豈不大可惜也哉雖然公
囚困於淮西屢折李希烈卒之捐身徇國以激四海義
烈之氣正元反正實爲有助焉豈天欲全畀公以萬世
之名故使一時墮於横逆以成始成終者乎

戒石銘

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太宗皇帝書此以賜郡國立於廳事之南謂之戒石銘
案成都人景煥有野人閑話一書乾德三年所作其首
篇頌令箴載蜀王孟昶爲文頒諸邑云朕念赤子旰食
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爲
理留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
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賞罰固
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爲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
爲戒體朕深思凡二十四句昶區區愛民之心在五季
諸僭僞之君爲可稱也但語言皆不工唯經表出者詞

簡理盍遂成王言蓋詩家所謂奪胎換骨法也

雙生子

今時人家雙生男女或以後生者爲長謂受胎在前或以先生者爲長謂先後當有序然固有經一日或亥子時生則弟乃先兄一日矣辰時爲弟巳時爲兄則弟乃先兄一時矣按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何休注云子謂左右媵及姪娣之子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其雙生也質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乃知長幼之次自商周以來不同如此

李建州

建安城東二十里有梨山廟相傳爲唐刺史李公祠子守郡日因作祝文曰亟回哀眷書吏持白回字犯相公名請改之蓋以爲李回也後讀文藝李頻傳懿宗時頻爲建州刺史以禮法治下時朝政亂盜興相椎敓而建賴頻以安卒官下州爲立廟梨山歲祠之乃證其爲頻繼往禱而祝之云倘獲感應則當刻石紀實已而得雨遂爲作碑偶閱唐末人石文德所著唐朝新纂一書正紀頻事云除建州牧卒於郡曹松有詩悼之曰出旌臨建水謝世在公堂苦集休藏篋清資罷轉郎瘴中無子奠嶺外一妻孀恐是浮吟骨東歸就故鄉其身後事落拓如此傳又云頻喪歸壽昌父老相與扶柩葬之天下亂盜發其冢縣人隨加封掩則無後可見云稽神錄載一事亦以爲回徐鉉失於不審也

侍從官

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爲侍從官令文所載也紹興三十一年元顏亮死于廣陵車駕將幸建康從官列銜上奏乞同班入對時湯岐公以大觀文爲行宮留守寄聲欲聯名衆以名位不同爲辭岐公曰思退亦侍從也然竟不克從紹熙二年吏部鄭尚書僑上章乞薦士詔令在內近臣臺諫在外侍從各舉六人堪充朝士者吏部遍牒但及內任從官與在外待制以上而前宰相執政皆不預安有從官得薦人而舊弼乃不然有司之失也

存亡大計

國家大策係於安危存亡方變故交切幸而有智者陳至當之謀其聽而行之當如捧漏甕以沃焦釜而愚荒之主暗於事幾且惑於讒佞孱懦者之言不旋踵而受其禍敗自古非一也曹操自將征劉備田豐勸袁紹襲其後紹辭以子疾不行操征烏戎劉備說劉表襲許表

不能用後皆爲操所滅唐兵征王世充於洛陽竇建德自河北來救太宗屯虎牢以扼之建德不得進其臣凌敬請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蹈無人之境取勝可以萬全關中駭震則鄭圍自解諸將曰凌敬書生何爲知戰事其言豈可用建德乃謝敬其妻曹氏又勸令乘唐國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圍何憂不解建德亦不從引衆合戰身爲人擒國隨以滅唐莊宗既取河北屯兵朝城梁之君臣謀數道大舉令董璋引陝虢澤潞之兵趣太原霍彥威以汝洛之兵寇鎮定王彥章以禁

軍攻鄆州段凝以大軍當莊宗莊宗聞之深以爲憂而段凝不能臨機決策梁主又無斷遂以致亡石敬瑭以河東叛耶律德光赴救敗唐兵而圍之廢帝問策於群臣時德光兄贊華因爭國之故亡歸在唐吏部侍郎龍敏請立爲契丹主令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趣西樓朝廷露檄言之虜必有内顧之慮然後選募精鋭以擊之此解圍一策也帝深以爲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唐遂以亡皇家靖康之難胡騎犯闕孤軍深入後無重援亦有出奇計乞用師擣燕者天未悔禍噬齊弗及可勝歎哉

唐人詩不傳

韓文公送李礎序云李生温然爲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又盧尉墓誌云君能爲詩自少至老詩可錄傳者在紙凡千餘篇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爲詩任登封尉盡寫所爲詩投留守鄭餘慶鄭以書薦於宰相觀此則李盧二子之詩多而可傳又裴迪與王維同賦輞川諸絶載於維集此外更無存者杜子美有寄裴十詩云知君苦思緣詩瘦乃迪也其能詩可知今考之唐史藝文志凡別集數百家無其書其姓名亦不見於他人文集諸類詩文中亦無一篇白樂天作元宗簡集序云著

格詩一百八十五律詩五百九至悼其死曰遺文三十軸軸軸金玉聲謂其古常而不鄙新奇而不怪今世知其名者寡矣而況於詩乎乃知前賢遺稾湮沒非一真可惜也

泰誓四語

孔安國古文尚書自漢以來不列於學官故左氏傳所引者杜預輒注爲逸書劉向説苑臣術篇一章云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漢武帝元朔元年詔責中外不興廉舉孝有司

奏議曰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其語與說苑所載正同而諸家注釋至于顏師古皆不能援以爲證今之泰誓初未甞有此語也漢宣帝時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然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衆書所引泰誓同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今不復可考

重陽上巳改日

唐文宗開成元年歸融爲京兆尹時兩公主出降府司供帳事繁又俯近上巳曲江賜宴奏請改日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意今改取十三日可也且上巳重陽皆有定日而至展一旬乃知鄭谷所賦十日菊詩云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亦爲未盡也唯東坡公有菊花開時即重陽之語故記其在海南藝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泛酒作重九云

田宅契券取直

隋書志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爲散估歷宋齊梁陳如此以爲常以人競商販不爲田業故使均輸欲爲懲勸雖以此爲辭其實利在侵削也今之牙契投稅正出於此田宅所係者大奉行唯謹至於奴婢馬牛雖著於令甲民不復關然官所取過多并郡邑導行之費蓋百分用其十五六又皆買者獨輸故爲數多者率隱減價直賒立歲月坐是招激訐訴頃甞因奏對上章乞蠲其半使民不作僞以息爭則自言者必多亦以與爲取之義旣下有司而戶部引條制沮其說

公子奚斯

閟宮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其辭只謂奚斯作廟義理甚明鄭氏之說亦云作姜嫄廟也而楊子法言乃曰正考甫甞晞尹吉甫公子奚斯晞正考甫宋咸注文以謂奚斯慕考甫而作魯頌蓋子雲失之於前而宋又成其過耳故吳祕又巧爲之說曰正考甫商頌蓋美禘祀之事而奚斯能作閟公之廟亦晞詩之教也而魯頌美之於義迂矣司馬溫公亦以謂奚斯作閟宮之詩兼正考甫只是得商頌於周大師耳初非自作也班固王延壽亦云奚斯頌魯後漢曹褒曰奚斯頌魯考甫詠商注引薛君韓詩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皆相承之誤

唐藩鎭幕府

唐世士人初登科或未仕者多以從諸藩府辟置爲重

觀韓文公送石洪温造二處士赴河陽幕序可見禮節然其職甚勞苦故亦或不屑爲之杜子美從劍南節度嚴武辟爲參謀作詩二十韻呈嚴公云胡爲來幕下只合在舟中束縛酬知己蹉跎效小忠周防期稍稍太簡遂忽忽曉入朱扉啓昏歸畫角終不成尋別業未敢息微躬會希全物色時放倚梧桐而其題曰遣悶意可知矣韓文公從徐州張建封辟爲推官有書上張公云受牒之明日使院小吏持故事節目十餘事來其中不可者自九月至二月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寅而

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苟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杜韓之旨大略相似云

文中子門人

王氏中說所載門人多正觀時知名卿相而無一人能振師之道者故議者往往致疑其最所稱高第曰程仇董薛考其行事程元仇璋董常無所見獨薛收在唐史有列傳蹤跡甚爲明白收以父道衡不得死於隋不肯仕聞唐高祖興將應義舉郡通守堯君素覺之不得去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挺身歸國正在丁丑戊寅歲中丁丑爲大業十三年又爲義寧元年戊寅爲武德元年是年三月煬帝遇害於江都蓋大業十四年也而杜淹所作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歸休之命乃寢疾而終殊與收事不合歲年亦不同是爲大可疑者也又稱李靖受詩及問聖人之道靖既云丈夫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恐必無此也今中說之後載文中次子福時所錄云杜淹爲御史大夫與長孫太尉有隙予按淹以正觀二年卒後二十一年高宗即位長孫無忌始拜太尉其不合於史如此故或者疑爲阮逸所作如所謂薛收元經傳亦非也

晉燕用兵

萬事不可執一法而兵爲甚晉文公圍曹攻門者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言若將發冢者師遷焉曹人兇懼因其兇而攻之遂入曹燕將騎劫攻齊即墨田單縱反間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燕軍乃盡掘冢墓燒死人齊人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已而果敗燕軍觀晉燕之所以用計則同而其成敗頓異者何邪晉但舍於墓陽爲若將發冢故曹人懼而燕眞爲之以激怒齊人故爾

李衛公帖

李衛公在朱崖表弟某侍郎遣人餉以衣物公有書答謝之曰天地窮人物情所弃雖有骨肉亦無音書平生舊知無復弔問閣老至仁念舊再降專人兼賜衣服器物茶藥至多開緘發紙涕咽難勝大海之中無人拯恤資儲蕩盡家事一空百口嗷然往往絕食塊獨窮悴終日苦飢唯恨垂没之年須作餒而之鬼十月末伏枕七旬藥物陳裛又無醫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書後云閏十一月二十日從表兄崖州司户參軍同正李德裕狀侍郎十九弟案德裕以大中二年十月自潮州司馬貶崖州所謂閏十一月正在三年蓋到崖才十餘月爾而

窮困苟生已如是唐書本傳云貶之明年卒則是此書既發之後旋踵下世也當是時宰相皆其怨仇故雖骨肉之親平生之舊皆不敢復通音問而某侍郎至於再遣專使其為高義絕俗可知惜乎姓名不可得而考耳此帖藏禁中後出付祕閣今勒石于道山堂西紹興中趙忠簡公亦謫朱崖士大夫畏秦氏如虎無一人敢輒寄聲張淵道為廣西帥屢遣兵校持書及藥石酒麪為餽公嘗答書云鼎之為已為人一至於此其述酸寒苦厄之狀略與衛公同既而亦終於彼手札今尚存于張氏姚崇曾孫勗為李公厚善及李譖逐擿索支黨無敢

通勞問既居海上家無資病無湯劑勗數饋餉候問不傳時為厚薄其某侍郎之徒與

王孫賦

王延壽王孫賦載於古文苑其辭有云顏狀類乎老翁軀體似乎小兒謂猴也乃知杜詩頽狀老翁為蓋出諸此

漢郡國諸官

西漢鹽鐵膳羞陂湖工服之屬郡縣各有司局幹之其名甚多然居之者罕嘗見於史傳今略以地理所載言之凡鐵官三十八鹽官二十九工官九皆不暇紀其處自餘若京兆有船司空為主船官太原有挏馬官主牧

馬元名家馬官遼東有牧師官交趾有羞官南郡有發弩官嚴道有木官丹陽有銅官桂陽有金官南海有洭浦官南郡江夏有雲夢官九江有陂官湖官朐忍魚復有橘官鄱陽黃金采主采金亦有官在內則奉常之均官食官司農之斡官少府之大官主膳食湯官主餅餌導官主擇米如是者蓋以百數

漢獄名

漢以廷尉主刑獄而中都官獄亦不一宗正屬官有左右都司空鴻臚有別火令丞郡邸獄少府有若盧獄令考工共工獄執金吾有寺互都船獄又有上林詔獄水

司空掖受秘獄暴室請室居室徒官之名張湯傳蘇林
曰漢儀注獄二十六所東漢志云孝武帝所置世祖皆
省之東漢洎唐雖鞫囚非一處然不至如是其多國朝
但有大理及臺獄元豐紹聖間蔡確章子厚起同文館
獄之類非故事也

容齋續筆卷第一

容齋續筆卷第二 十八則

權若訥馮澥

唐中宗既流放五王再復武氏陵廟右補闕權若訥上
疏以爲天地日月等字皆則天能事賊臣敬暉等輕紊
前規削之無益於淳化存之有光於孝理又神龍制書
一事以上並依正觀故事豈可近捨母儀遠尊祖德疏
奏手制褒美
欽宗在位懲王安石蔡京之誤國政事悉以
仁宗爲法左諫議大夫馮澥上言
仁宗皇帝陛下之高祖也
神宗皇帝陛下之祖也子孫之心寧有厚薄王安石司
馬光皆天下之大賢其優劣等差自有公論願無作好
惡允執厥中則是非自明矣詔牓朝堂侍御史李光駁
之不聽復爲右正言崔鶠所擊宰相不復問而遷澥吏
部侍郎權若訥與澥兩人議論操持絶相似蓋澥在崇
寧中首上書乞廢
元祐皇后自選人除寺監丞其始終大節不論可見建
炎初元乃超居政地公議憤之

歲旦飲酒

今人元日飲屠酥酒自小者起相傳已久然固有來處

後漢李膺杜密以黨人同繫獄值元日於獄中飲酒曰正旦從小起時鏡新書晉董勛云正旦飲酒先飲小者何也勛曰俗以小者得歲故先酒賀之老者失時故後飲酒初學記載四民月令云正旦進酒次第當從小起以年小者起先唐劉夢得白樂天元日舉酒賦詩劉云與君同甲子壽酒讓先杯白云與君同甲子歲酒合誰先白又有歲假內命酒一篇云歲酒先拈辭不得被君推作少年人顧況云不覺老將春共至更悲攜手幾人全還丹寂寞羞明鏡手把屠蘇讓少年裴夷直云自知年幾偏應少先把屠蘇不讓春儻更數年逢此日還應惆悵羨他人成文幹云戴星先捧祝堯觴鏡裏堪驚兩鬢霜好是燈前偷失笑屠蘇應不得先嘗方千云纔酌屠蘇定年齒坐中皆笑鬢毛斑然則尚矣東坡亦云但把窮愁博長健不辭最後飲屠酥其義亦然

存殁絕句

杜子美有存殁絕句二首云席謙不見近彈棊畢曜仍傳舊小詩玉局他年無限笑白楊今日幾人悲鄭公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間不解重驊騮每篇一存一沒蓋席謙曹霸存畢鄭殁也黃魯直荊江亭即事十首其一云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溫飽未西風吹淚古藤州乃用此體時少游殁而無己存也近歲新安胡仔著漁隱叢話謂魯直以今時人形入詩句蓋取法於少陵遂引此句實失於詳究云

湯武之事

湯武之事古人言之多矣惟漢轅固黃生爭辯最詳黃生曰湯武非受命迺殺也固曰不然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今桀紂雖失道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反因過而誅之非殺而何景帝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顏師古注云言湯武為殺是背經義故以馬肝為喻也東坡志林云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至孟軻始亂之使當時有良史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弒書湯武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可謂至論然予切考孔子之序書明言伊尹相湯伐桀成湯放桀于南巢武王伐商武王勝商殺受各蔽以一語而大指皦如所謂六藝折衷無待於良史復書也

張釋之傳誤

漢書紀傳志表矛盾不同非一然唯張釋之爲甚本傳云釋之爲騎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亡所知名欲免歸中郎將袁盎惜其去請徙補謁者後拜爲廷尉逮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相而百官公卿表所載文帝即位三年釋之爲廷尉至十年書廷尉昌廷尉嘉又二人凡歷十三年景帝乃立而張歐爲廷尉則是釋之未嘗十年不調及未嘗以廷尉事景帝也

張于二廷尉

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民于定國爲廷尉人自以不寃此漢史所稱也兩人在職皆十餘年周勃就國人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吏使以公主爲證太后亦以爲無反事乃得赦出釋之正爲廷尉不能救但申理犯蹕盜環一二細事耳楊惲爲人告驕奢不悔過下廷尉按驗始得所于孫會宗書定國當惲大逆無道惲坐要斬惲之罪何至於是其徇主之過如此傳所謂決疑平法務在哀矜者果何爲哉

漢唐置郵

趙充國在金城上書言先零罕羌事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其計案金城至長安一千四百五十里往反倍之中間更下公卿議臣而自上書至得報首尾才七日唐開元十年八月己卯夜權楚璧等作亂時明皇幸洛陽相去八百餘里壬午遣河南尹王怡如京師按問宣慰首尾才三日置郵傳命既如此其速而廷臣共議蓋亦未嘗淹久後世所不及也

龍且張步

韓信擊趙李左車勸陳餘勿與戰餘曰今如此避弗擊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遂與信戰身死國亡是時信方爲漢將始攻下魏代威聲猶未暴白陳餘易之尚不足訝及滅趙服燕則關東六國既定其四矣信伐齊楚使龍且來救或言漢兵不可當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不足畏也何爲而止一戰而沒項隨以亡耿弇討張步斬其大將軍費邑走邑之弟敢進攻西安臨淄拔其城又走其弟藍勢如破竹先是弇已破尤來大槍延岑彭寵富平獲索矣時步所盜齊地太半爲弇所得然步猶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弇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懼乎竟出兵大戰兄弟成禽兵法云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龍且張步豈復識此哉梁臨川王宏伐魏魏元英禦之宏停軍不前魏

人勸英進據洛水英曰蕭臨川雖騃其下有良將韋裴之屬未可輕也宜且觀形勢勿與交鋒宏卒敗退英之識見非前人可比也然遂進軍圍鍾離魏邢巒以爲不可魏主召使還英表稱必克爲曹景宗韋叡所挫失亡二十餘萬人智於前而昧於後爲可恨耳

義理之說無窮

經典義理之說最爲無窮以故解釋傳疏自漢至今不可槩舉至有一字而數說者姑以周易革卦言之巳日乃孚革而信之自王輔嗣以降大抵謂即日不孚巳日乃孚巳字讀如矣音蓋其義亦止如是耳唯朱子發讀爲戊己之己子昔與易僧曇瑩論及此問之曰或讀作己（音紀）日如何瑩曰豈唯此也雖作巳（音似）日亦有義乃言曰天元十干自甲至己然後爲庚庚者革也故己日乃孚猶云從此而革也十二辰自子至巳六陽數極則變而之陰於是爲午故巳日乃孚猶云從此而變也用是知好奇者欲穿鑿附會固各有說云

開元五王

唐明皇兄弟五王兄申王撝以開元十二年寧王憲邠王守禮以二十九年岐王範以十四年薛王業以二十二年薨至天寶時已無存者楊太眞以三載方入宮

而元稹連昌宮詞云百官隊仗避岐薛楊氏諸姨車鬭風李商隱詩云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皆失之也

巫蠱之禍

漢世巫蠱之禍雖起於江充然事會之來蓋有不可曉者武帝居建章宮親見一男子帶劒入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劒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閉長安城門大索十一日巫蠱始起又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己乃驚寤因是體不平遂苦忽忽善忘此兩事可謂異矣木將腐蠹實生之物將壞蟲實生之是時帝春秋已高忍而好殺李陵所謂法令無常大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由心術既荒隨念招妄男子木人之兆皆迷不復開則譎見於天鬼瞰其室禍之所被以妻則衛皇后以子則戾園以兄子則屈氂以女則諸邑陽石公主以婦則史良娣以孫則史皇孫骨肉之酷如此豈復顧他人哉且兩公主實衛后所生太子未敗數月前皆已下獄誅死則其母與兄豈有全理固不待於江充之譖也

唐詩無諱避

唐人歌詩其於先世及當時事直辭詠寄略無避隱至

宮禁變昵非外間所應知者皆反復極言而上之人亦不以爲罪如白樂天長恨歌諷諫諸章元微之連昌宮詞始末皆爲明皇而發杜子美尤多如兵車行前後出塞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哀王孫悲陳陶哀江頭麗人行悲青阪公孫舞劒器行終篇皆是其它波及者五言如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是時妃嬪戮連爲糞土叢中宵焚九廟雲漢爲之紅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拓境功未已元和辭大鑪内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毀廟天飛雨焚宮火徹明南内開元曲常時弟子傳法歌聲變轉

滿座涕潺湲御氣雲樓敞含風綵仗高仙人張内樂王母獻宮桃須爲下殿走不可好樓居固無牽白馬幾至著青衣奪馬悲公主登車泣貴嬪兵氣凌行在妖星下直廬落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鬬雞初賜錦舞馬更登牀驪山絕望幸花萼罷登臨殿瓦鴛鴦坼宮簾翡翠虛七言如關中小兒壞紀綱張后不樂上爲忙天子不在咸陽宮得不哀痛塵再蒙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要路何日罷長戟戰自青羌連白蠻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如此之類不能悉書此下如張祜賦連昌宮元日仗千秋樂大酺樂十五夜燈熱戲樂上巳樂邠王小管李謨笛退宮人王環琵琶春鶯囀寧哥來容兒鉢頭邠娘羯鼓耍娘歌悖拏兒舞華清宮長門怨集靈臺阿偶湯馬嵬歸香囊子散花樓雨霖鈴等三十篇大抵詠開元天寶間事李義山華清宮馬嵬驪山龍池諸詩亦然今之詩人不敢爾也

李晟傷國體

將帥擁重兵居閫外當國家多事時其奉上承命尤當以恭順爲主唐李晟在德宗朝破朱泚復長安功名震耀蓋社稷宗臣也然嘗將神策軍戍蜀及還以營妓自

隨節度使張延賞追而返之由是有隙晟既立大功上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上重違其意乃止後歲餘上命韓滉諭旨於晟使釋怨滉因使晟表薦延賞遂爲相然則輔相之拜罷皆大將得制之其傷國體甚矣德宗猜忌刻薄渠能釋然晟之失兵柄正緣此耳國學武成王廟本列晟於十哲乾道中有旨退於從祀
壽皇聖意豈非出此乎

元和六學士

白樂天分司東都有詩上李留守相公其序言公見過池上汎舟舉酒話及翰林舊事因成四韻後兩聯云白

首故情在青雲往事空同時六學士五相一漁翁此詩蓋與李絳者其詞正紀元和二年至六年事予以其時考之所謂五相者裴垍王涯杜元穎崔羣及絳也紹興二十八年三月予入館明年八月除吏部郎官一時同舍祕書丞虞雍公并甫著作郎陳魏公應求祕書郎史魏公直翁校書郎王魯公季海皆至宰相汪莊敏公明遠至樞密使恩數與宰臣等甚類元和事云

二傳誤後世

自左氏載石碏事有大義滅親之語後世援以為說殺子孫害兄弟如漢章帝廢太子慶魏孝文殺太子恂唐高宗廢太子賢者不可勝數公羊書魯隱公桓公事有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之語後世援以為說廢長立少以妾為后妃如漢哀帝尊傅昭儀為皇太太后光武廢太子彊而立東海王陽唐高宗廢太子忠而立孝敬者亦不可勝數

卜子夏

魏文侯以卜子夏為師案史記所書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八矣是時周敬王四十一年後一年元王立歷正定王考王至威烈王二十三年魏始為侯去孔子卒時七十五年文侯為大夫二十二年而為侯又十六年而卒姑以始侯之歲計之則子夏已百三歲矣方為諸侯師豈其然乎

父子忠邪

漢王氏擅國王章梅福嘗言之唯劉向勤勤懇懇上封事極諫至云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皁隸為後嗣憂昭昭甚明其言痛切如此而子歆乃用王莽舉為侍中為莽典文章倡導在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名皆所共謀馴致攝篡卒之身亦不免魏陳矯事曹氏三世為之盡忠明帝憂社稷問曰司馬懿忠正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懿竟竊國柄至孫炎篡魏為晉而矯之子騫乃用佐命勳位極公輔晉郗愔忠於王室而子超黨於桓氏為溫建廢立之謀超死愔哀悼成疾後見超書一箱悉與溫往反密計遂大怒曰小子死恨晚更不復哭晉史以為有大義之風向矯愔之忠如是三子不勝誅矣

蘇張說六國

蘇秦張儀同學於鬼谷而其從横之辯如冰炭水火之不同蓋所以設心者異耳蘇欲六國合從以擯秦故言其彊謂燕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

千匹謂趙地亦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謂韓地方九百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韓卒之勇一人當百謂魏地方千里卒七十萬齊地方二千餘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楚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至於張儀則欲六國爲横以事秦故言其弱謂梁地方不過千里卒不過三十萬韓地險惡卒不過二十萬臨菑即墨非齊之有斷趙右肩黔巫非楚有易水長城非燕有然而六王皆聳聽敬從舉國而付之未嘗有一語相折難者彼皆長君持國之日久遠其臨事乃顧如桔槔隨人俯仰得不危亡

幸矣哉且一國之勢猶一家也今夫主一家之政者輒量生理名田若干頃歲收穀粟若干藝園若干畝歲收桑麻若干邸舍若干區爲錢若干下至牛羊犬雞莫不有數自非童騃孱愚之人未有不能件析而枚數者何待於疎遠游客爲吾借箸而籌哉苟一以爲多一以爲寡將遂挈挈然舉而信之乎鼂錯說景帝曰高帝大封同姓齊七十餘城楚四十餘城吳五十餘城分天下半以漢之廣三國渠能分其半此錯欲削諸侯故盛言其大爾膠西王將與吳反羣臣諫曰諸侯地不能當漢十二爲叛逆非計也是時反者即吳楚諸齊此膠西臣欲止王之謀故盛言其小爾二者視蘇張之言疑若相似而用心則否聽之者惟能知彼知己則善矣

容齋續筆卷第二

容齋續筆卷第三　十八則

一定之計

人臣之遇明主於始見之際圖事揆策必有一定之計據以為決然後終身不易其言則史策書之足為不朽東坡序范文正公之文蓋論之矣伊尹起於有莘應湯三聘將使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卒之相湯伐夏俾厥后惟堯舜格于皇天傅說在巖野爰立作相三篇之書皎若星日雖史籍久遠不詳紀其行事而高宗克鬼方伐荆楚嘉靖商邦禮陟配天載于易之既濟書之無逸詩之商武商代之君莫盛焉罔俾阿衡專美有

商於是為允蹈矣管仲以其君霸商君甚秦為強雖聖門羞稱後世所賤然考其為政蓋未嘗一戾於始謀韓信勸漢祖任天下武勇以城邑封功臣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傳檄而定三秦下魏之後請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西會滎陽至於滅楚無一言不酬鄧禹見光武於河北知更始無成說帝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帝與定計議終濟大業耿弇與光武同討王郎願歸幽州益發精兵定彭寵取張豐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常以為落落難合而事竟成諸葛亮論曹操挾天子令諸侯難與爭鋒孫

權據有江東可與為援而不可圖荆州用武之國益州沃野千里勸劉備跨有荆益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及南方已定則表將率三軍北定中原已而盡行其說至於用師未戰而身先死則天也房喬杖策謁太宗為記室即收人物致幕府與諸將密相申結輔成大勳至於為相號令典章盡出其手雖數百年猶蒙其功王朴事周世宗當五季草創之際上平邊策以為唐失吳蜀晉失幽并當知所以平之之術當今吳易圖可撓之地二千里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有也既得江北江之南亦不難平得吳則桂廣皆

為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并必死之寇候其便則一削以平之世宗用其策功未集而殂至於國朝掃平諸方先後次第皆不出朴所料獨幽州之舉既至城下而諸將不能成功若乃王安石顓國言聽計從以身任天下之重而師慕商鞅為人苟可以取民者無不盡遂詒後世之害則在所不論也

秋興賦

宋玉九辯詞云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潘安仁秋興賦引其語繼之曰送歸懷慕徒之戀遠行

有羇旅之情臨川感流以歎逝登山懷遠而悼近彼四感之疚心遭一途而難忍蓋暢演厥旨而下語之工拙較然不侔也

太史慈

三國當漢魏之際英雄虎爭一時豪傑志義之士礌礌落落皆非後人所能冀然太史慈者尤爲可稱慈少仕東萊本郡爲奏曹吏郡與州有隙州章劾之慈以計敗其章而郡得直孔融在北海爲賊所圍慈爲求救於平原突圍直出竟得兵解融之難後劉繇爲揚州刺史慈往見之會孫策至或勸繇以慈爲大將軍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慈偵視輕重獨與一騎卒遇策使前鬭正與策對得其兜鍪及繇奔豫章慈爲策所執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又稱其烈義爲天下智士釋縛用之命撫安繇之子經理其家孫權代策使爲建昌都尉遂委以南方之事督治海昏至卒時纔年四十一葬于新吳今洪府奉新縣也邑人立廟敬事乾道中封靈惠侯予在西掖當制其詞云神蚤赴孔融雅謂青州之烈士晚從孫策遂爲吳國之信臣立廟至今作民司命攬一同之言狀擇二美以建侯庶幾江表之間尚憶神亭之事蓋爲是也

謚法

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語出表記然不云起於何時今世傳周公謚法故自文王武王以來始有謚周之政尚文斯可驗矣如堯舜禹湯皆名皇甫謐之徒附會爲說至於桀紂亦表以四字皆非也周王謚以一字至威烈正定益以兩而衛武公曰叡聖武公見於楚語孔文子曰正惠文子見於檀弓各三字意當時尚多有之唐諸帝謚經三次加冊由高祖至明皇皆七字其後多少不齊代宗以四字肅順憲以九字餘以五字唯宣宗獨十八字曰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

國朝祖宗謚十六字唯

神宗二十字曰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蓋蔡京所定也

漢文帝受言

漢文帝即位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其女緹縈年十四隨至長安上書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帝憐悲其意即下令除肉刑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議請定律當斬右止者反弃市笞者杖背五百至三百亦多死徒有輕刑之名實多殺人其三族之罪又不

乗時建明以負天子德意蒼敬可謂具臣矣史稱文帝止輦受言今以一女子上書躬自省覽即除數千載所行之刑曾不留難然則天下事豈復有稽滯不決者哉所謂集上書囊以爲殿帷蓋凡囊封之書必至前也

丹青引

杜子美丹青引贈曹將軍霸云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閶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斯須九重眞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讀者或不曉其旨以爲

畫馬奪眞圉人太僕所爲不樂是不然圉人太僕蓋牧養官曹及馭者而黃金之賜乃畫史得之是以惆悵杜公之意深矣又觀曹將軍畫馬圖云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內府殷紅碼碯盤婕妤傳詔才人索亦此意也

詩國風秦中事

周召二南豳風皆周文武成王時詩其所陳者秦中事也所謂沼沚洲澗之水蘋蘩藻荇之菜疑非所有旣化行江漢故并江之永漢之廣率皆得言之歟摽有梅之詩不注釋梅而秦風終南詩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毛氏云梅柟也箋云名山高大宜有茂木今之梅與柟異亦非茂木蓋毛鄭北人不識梅耳若上林賦所引江蘺蘪蕪揭車藁荷蓀若蘋芋之類自是侈辭過實與所謂八川東注太湖者等也

詩文當句對

唐人詩文或於一句中自成對偶謂之當句對蓋起於楚辭蕙烝蘭藉桂酒椒漿桂櫂蘭枻斲冰積雪自齊梁以來江文通庾子山諸人亦如此如王勃宴滕王閣序一篇皆然謂若襟三江帶五湖控蠻荊引甌越龍光牛斗徐孺陳蕃騰蛟起鳳紫電青霜鶴汀鳧渚桂殿蘭宮

鍾鳴鼎食之家青雀黃龍之軸落霞孤鶩秋水長天天高地迥興盡悲來宇宙盈虛丘墟已矣之辭是也于公異破朱泚露布亦然如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臥鼓偃旗養威蓄銳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抵丘陵而浸淫布濩聲塞宇宙氣雄鉦鼓貔兕作威風雲動色乘其跆藉取彼鯨鯢自卯及酉來拒復攻山傾河泄霆鬭雷馳自北徂南輿尸折首左武右文銷鋒鑄鏑之辭是也杜詩小院回廊春寂寂浴鳧飛鷺晚悠悠清江錦石傷心麗嫩蕊濃花滿目斑書籤藥裹封蛛網野店山橋送馬蹄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犬羊曾爛漫

宫闕尚蕭條蛟龍引子過荷芰逐花低干戈況復塵隨眼鬢髮還應雪滿頭百萬傳深入寰區望匪他象床玉手萬草千花落絮遊絲隨風照日青袍白馬金谷銅駝竹寒沙碧菱刺藤梢長年三老挾梅開頭門巷荆棘底君臣犲虎邊養拙干戈全生麋鹿捨舟策馬拖玉腰金高江急峽翠木蒼藤古廟杉松歲時伏臘三分割據萬古雲霄伯仲之間指揮若定桃蹊李徑梔子紅椒庾信羅含春來秋去楓林橘樹複道重樓之類不可勝舉李義山一詩其題曰當句有對云密邇平陽接上蘭秦樓鴛瓦漢宮盤池光不定花光亂日氣初涵露氣乾但覺

游蜂饒舞蝶豈知孤鳳憶離鸞三星自轉三山遠紫府程遥碧落寬其他詩句中如青女素娥對月中霜裏黄葉風雨對青樓管絃骨肉書題對蕙蘭蹊徑花鬚柳眼對紫蝶黄蜂重吟細把對已落猶開急鼓踈鐘對休燈滅燭江魚朔鴈對秦樹嵩雲萬戶千門對風朝露夜如是者甚多

東坡明正

東坡明正一篇送于伋失官東歸云子之失官有為子悲如子之自悲者乎有如子之父兄妻子之為子悲者乎子之所以悲者惑於得也父兄妻子之所以悲者惑於愛也案戰國策齊鄒忌謂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復問其妾與客皆言徐公不若君之美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東坡之斡旋蓋取諸此然四菩薩閣記云此畫乃先君之所嗜既免喪以施浮圖惟簡曰此唐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者而況於余乎余惟自度不能長守此也是以與子而其末云軾之以是與子者凡以為先君捨也與初辭意蓋不同晚學所不曉也

臺諫不相見

嘉祐六年司馬公以修起居注同知諫院上章乞立宗室為繼嗣對畢詣中書略為宰相韓公言其旨韓公攝饗明堂殿中侍御史陳洙監祭公問洙聞殿院與司馬舍人甚熟洙荅以頃年曾同為直講又問近日曾聞其上殿言何事洙荅以彼此臺諫官不相往來不知言何事此一項温公私記之甚詳然則國朝故實臺諫官元不相見故趙清獻公為御史論陳恭公而范蜀公以諫官與之爭元豐中又不許兩省官相往來鮮于子駿乞罷此禁元祐中諫官劉器之梁況之等論蔡新州而御史中丞以下皆以無章疏罷黜靖康時諫議大夫馮澥

論時政失當爲侍御史李光所駁今兩者合爲一府居同門出同幕與故事異而執政祭祠行事與監祭御史不相見云

執政四入頭

國朝除用執政多從三司使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御史中丞進拜俗呼爲四入頭固有盡歷四職而不用如張文定公（謂仁英朝至神宗初始用）王宣徽之類者趙清獻公自成都召還知諫院大臣言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府（謂三司使開封府）不爲諫官以是知一朝典章其嚴如此至若以權侍郎方受告即爲參樞如施鉅鄭仲熊者蓋秦檜所用云

無望之禍

自古無望之禍玉石俱焚者釋氏謂之劫數然固自有幸不幸者漢武帝以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獨郡邸獄繫者賴丙吉得生隋煬帝令嵩山道士潘誕合鍊金丹不成云無石膽石髓若得童男女膽髓各三斛六斗可以代之帝怒斬誕其後方士言李氏當爲天子勸帝盡誅海內李姓以煬帝之無道嗜殺人不啻草芥而二說偶不行唐太宗以李淳風言女武當王已在宮中欲取疑似者盡殺之賴淳風諫而止以太宗之賢尚如此豈不云幸不幸哉

燕說

黃魯直和張文潛八詩其二云談經用燕說束棄諸儒傳濫觴雖有罪末派瀰九縣大意指王氏新經學也燕說出於韓非子曰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又引其事曰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謂持燭者曰舉燭已而誤書舉燭二字非書本意也燕相受書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者舉賢而用之遂以白王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魯直以新學多穿鑿故有此句

折檻行

杜詩折檻行云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婁公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此篇專爲諫爭而設謂婁師德宋璟也人多疑婁公既無一語何得爲直臣錢伸仲云朝有闕政或婁公不語則宋公語但師德乃是武后朝人璟爲相時其亡久矣杜有祭房相國文言羣公間出魏杜婁宋亦併二公稱之詩言先皇意爲明皇帝也婁氏別無顯人有聲開元間爲不可曉

朱雲陳元達

朱雲見漢成帝請斬馬劒斷張禹首上大怒曰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御史遂將雲去辛慶忌叩頭以死爭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輯與集同謂補合之）以旌直臣劉聰爲劉后起鷂儀殿陳元達諫聰怒命將出斬之時在逍遥園李中堂元達先鎖腰而入即以鎖繞堂下樹左右曳之不能動劉氏聞之私勑左右停刑手疏切諫聰乃解引元達而謝之易園爲納賢園堂爲媿賢堂兩人之事甚相類雲之免於死而慶忌即時爭救之故差易爲力若元達之命在須臾聞聰之急暴且盛怒何暇延留數刻而容劉氏得以草疏乎脫使就刎其首或令武士擊殺亦可何恃於鎖腰哉是爲可疑也成帝不易檻以旌雲直而不能命以一官乃不若聰之待元達也至今宮殿正中一間橫檻獨不施欄楯謂之折檻蓋自漢以來相傳如此矣

杜老不忘君

前輩謂杜少陵當流離顛沛之際一飯未嘗忘君今略紀其數語云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荅升平天子亦應厭奔走群公固合思升平如此之類非一

栽松詩

白樂天栽松詩云小松未盈尺心愛手自移蒼然澗底色雲濕烟霏霏栽植我年晚長成君性遲如何過四十種此數寸枝得見成陰否人生七十稀予治圃於鄉里乾道己丑歲正年四十七矣自伯兄山居手移穉松數十本其高僅四五寸植之雲壑石上擁土以爲固不能保其必活也過二十年蔚然成林皆有干霄之勢偶閱白公集感而書之

烏鵲鳴

北人以烏聲爲喜鵲聲爲非南人聞鵲噪則喜聞烏聲則唾而逐之至於弦弩挾彈擊使遠去北齊書奚永洛與張子信對坐有鵲正鳴於庭樹間子信曰鵲言不善當有口舌事今夜有喚必不得往子信去後高儼使召之且云勑喚永洛詐稱墮馬遂免於難白樂天在江州荅元郎中楊員外喜烏見寄曰南宮鴛鴦地何忽烏來止故人錦帳郎聞烏笑相視疑烏報消息望我歸鄉里我歸應待烏頭白慙愧元郎誤歡喜然則鵲言固不善而烏亦能報喜也又有和元微之大觜烏一篇云老巫生姦計與烏意潛通云此非凡鳥遥見起敬恭千歲乃一出喜賀主人翁此烏所止家家產日夜豐上以致壽考下可宜田農又微之所賦云巫言此烏至財產日豐

宜主人一心惑誘引不知疲轉見鳥來集自言家轉孳專聽鳥音怒信受若長離今之鳥則然也世有傳陰陽局鴉經謂東方朔所著大略言凡占鳥之鳴先數其聲然後定其方位假如甲日一聲即是甲聲第二聲爲乙聲以十干數之乃辨其急緩以定吉凶蓋不專於一說也

容齋續筆卷第三

容齋續筆卷第四 十七則

淮南守備

周世宗舉中原百郡之兵南征李景當是時周室方彊李氏政亂以之討伐云若易然而自二年之冬訖五年之春首尾四年至於乘輿三駕僅得江北先是河中李守正叛漢遣其客朱元來唐求救遂仕於唐樞密使查文徽妻之以女是時請兵復諸州即取舒和後以恃功偃蹇唐將奪其兵元怒而降周景械其妻欲戮之文徽方執政表乞其命景批云只斬朱元妻不殺查家女竟斬于市郭廷謂不能守濠州以家在江南恐爲唐所種族遣使詣金陵稟命然後出降則知周師所以久者景法度猶存尚能制將帥死命故也紹興之季虜騎犯淮踰月之間十四郡悉陷予親見沿淮諸郡守盡掃府庫儲積分寓京口云預被旨許令移治是乃平時無虞則受極邊之賞一有緩急委而去之寇退則反了無分毫絓於吏議豈復肯以固守爲心也哉

周世宗

周世宗英毅雄傑以衰亂之世區區五六年間威武之聲震懾夷夏可謂一時賢主而享年不及四十身沒半歲國隨以亡固天方授

宋使之驅除然考其行事失於好殺用法太嚴群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宥此其所短也薛居正舊史紀載翰林醫官馬道元進狀訴壽州界被賊殺其子獲正賊見在宿州本州不爲勘斷帝大怒遣竇儀乘馹往按之及獄成坐族死者二十四人儀奉辭之日帝旨甚峻故儀之用刑傷於深刻知州趙礪坐除名此事本只馬氏子一人遭殺何至於族誅二十四家其它可以類推矣太祖實錄竇儀傳有此事史臣但歸咎於儀云

竇正固

竇正固漢隱帝相也周世罷政以司徒就第後范質用此官在中書乃歸洛陽常與編戶課役正固不能堪訴於留守向拱拱不聽熙寧初富韓公爲相

神宗嘗對大臣稱知河南府李中師治狀公以中師厚結中人因對曰陛下何從知之中師銜其沮己及再尹河南富公已老乃籍其戶令出免役錢與富民等乃知君子失勢之時小人得易而侮之如向拱李中師輩固不乏也

鄭權

唐穆宗時以工部尚書鄭權爲嶺南節度使卿大夫相率爲詩送之韓文公作序言權功德可稱道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舊唐史權傳云權在京師以家人數多奉入不足求爲鎮有中人之助南海多珍貨權頗積聚以遺之大爲朝士所嗤又薛廷老傳云鄭權因鄭注得廣州節度權至鎮盡以公家珍寶赴京師以酬恩地廷老以右拾遺上疏請按權罪中人由是切齒然則其爲人乃貪邪之士爾韓公以爲仁者何邪

黨錮牽連之賢

漢黨錮之禍知名賢士死者以百數海內塗炭其名迹章章者並載于史而一時牽連獲罪甘心以受刑誅皆節義之士而位行不顯僅能附見者甚多李膺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侍御史景毅之子爲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籍苟安遂自表免歸高城人巴肅被收自載詣縣縣令欲解印綬與俱去肅不可范滂在征羌詔下急捕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床而泣滂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張儉亡命困迫遁走所至破家相容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復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

兵到門篤謂曰張儉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撫篤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歎息而去儉得免後數年上祿長和海上言黨人錮及五族非經常之法由是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此數君子之賢如是東漢尚名節斯其驗歟

漢代文書式

漢代文書臣下奏朝廷朝廷下郡國有漢官典儀漢舊儀等所載然不若金石刻所著見者爲明白史晨祠孔廟碑前云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謙頓首死罪上尚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末云臣晨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副言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司農府樊毅復華下民租碑前後與此同無極山碑光和四年某月辛卯朔廿二日壬子太常臣耽丞敏頓首上尚書末云臣耽愚戇頓首頓首上尚書制曰可大尚（讀爲大常）承書從事某月十七日丁丑尚書令忠奏雒陽宮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丁丑尚書令忠下又云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丁丑大常耽丞敏下常山相孔廟碑前云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末云臣雄臣戒愚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制曰可元嘉三年三月廿七

日壬寅奏雒陽宮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司徒雄司空戒下魯相又云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魯相平行長史事卞守長擅叩頭死罪敢言之司徒司空府末云平惶恐叩頭死罪死罪上司空府此碑有三公奏天子朝廷下郡國郡國上公府三式始末詳備文惠公隸釋有之無極山祠事以丁丑日奏雒陽宮是日下大常孔廟事以壬寅日奏雒陽宮亦以是日下魯相又以見漢世文書之不滯留也

資治通鑑

司馬公修資治通鑑辟范夢得爲官屬嘗以手帖論纘述之要大氐欲如左傳叙事之體又云凡年號皆以後來者爲定如武德元年則從正月便爲唐高祖更不稱隋義寧二年梁開平元年正月便不稱唐天祐四年故此書用以爲法然究其所窮頗有窒而不通之處公意正以春秋定公爲例於未即位即書正月爲其元年然昭公以去年十二月薨則次年之事不得復係於昭故定雖未立自當追書兼經文至簡不過一二十字一覽可以了解若通鑑則不併隋煬帝大業十三年便以爲恭皇帝上直至下卷之末恭帝立始改義寧後一卷則爲唐高祖蓋凡涉歷三卷而煬帝固存方書其在江都

時事明皇後卷之首標爲肅宗至德元載至一卷之半方書太子即位代宗下卷云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乃是德宗也莊宗同光四年便係於天成以爲明宗而卷内書命李嗣源討鄴至次卷首莊宗方殂潞王清泰三年便標爲晉高祖而卷内書石敬瑭反至卷末始爲晉天福凡此之類殊費分說此外如晉宋諸胡僭國所封建王公及除拜卿相纖悉必書有至二百字者又如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連乞都卒魏都坐大官章安侯封懿天部大人白馬文正公崔宏宜都文成王穆觀鎮遠將軍平舒侯燕鳳平昌宣王和其奴卒皆無關於社稷治亂而周勃薨乃不書及書漢章帝行幸長安進幸槐里岐山又幸長平御池陽宮東至高陵十二月丁亥還宮又乙未幸東阿北登太行山至天井關夏四月乙卯還宮又書魏主七月戊子如魚池登青岡原甲午還宮八月己亥如彌澤甲寅登牛頭山甲子還宮如此行役無歲無之皆可省也

弱小不量力

楚莊王伐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滅蕭楚伐莒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潰遂入鄆齊侯伐魯圍龍頂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遂取龍夫以齊楚之大而莒一小國蕭一附庸龍一邊邑方受攻之際幸能囚執其人強敵許以勿殺而退師乃不度德量力致怨於彼至於亡滅可謂失計傳稱子產善相小國使當此時必有以處之矣

田横呂布

田横既敗竄居海隝中高帝遣使召之曰横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横遂與二客詣雒陽將至謂客曰横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横迺爲亡虜北面事之其媿固已甚矣即自剄横不顧王侯之爵視死如歸故漢祖流涕稱其賢班固以爲雄材韓退之道出其墓下爲文以弔曰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其英烈凜然至今猶有生氣也呂布爲曹操所縛將死之際乃語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操竟殺之布之材未必在横下而欲忍恥事讎故東坡詩曰猶勝白門窮呂布欲將鞍馬事曹瞞蓋笑之也劉守光以燕敗爲晉王所擒既知不免猶呼曰王將復唐室以成霸業何不赦臣使自效此又庸奴下才無足責者

中山宜陽

戰國事雜出於諸書故有不可考信者魏文侯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故任座云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翟璜云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李克而趙世家書武靈王以中山負齊之强侵暴其地銳欲報之至於變胡服習騎射累年乃與齊燕共滅之遷其王於膚施此去魏文侯時已百年中山不應既亡而復存且膚施屬上郡本魏地爲秦所取非趙可得而置它人誠不可曉惟樂毅傳云魏取中山後中山復國趙復滅之史記六國表威烈王十二年中山武公初立

徐廣曰周定王之孫西周桓公之子此尤不然宜陽於韓爲大縣顯王三十四年秦伐韓拔之故屈宜臼云前年秦拔宜陽正是昭侯時歷宣惠王襄王而秦甘茂又拔宜陽相去幾三十年得非韓嘗失此邑既而復取之乎

相六畜

莊子載徐無鬼見魏武侯告之以相狗馬荀子論堅白同異云曾不如好相雞狗之可以爲名也史記褚先生於日者傳後云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今時相馬者間有之相牛者殆絕所謂雞狗彘者不復聞之矣劉向七略相六畜三十八卷謂骨法之度數今無一存

卜筮不同

洪範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有龜從筮逆之説禮記卜筮不相襲謂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以爲瀆龜筴左傳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魯穆姜徙居東宮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杜預注云周禮太卜掌三易雜用連山歸藏二易皆以七八爲占故言遇艮

之八史疑古易遇八爲不利故更以周易占變爻得隨卦也漢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則曆卜諸家自古蓋不同矣唐呂才作廣濟陰陽百忌曆世多用之近又有三曆會同集蒐羅詳盡姑以擇日一事論之一年三百六十日若泥而不通殆無一日可用也

日者

墨子書貴義篇云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

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若子之言不可用也史記作日者列傳蓋本於此徐廣曰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如以五行所直之日而殺其方龍不知其旨安在亦可謂怪矣

柳子厚黨叔文

柳子厚劉夢得皆坐王叔文黨廢黜劉頗飾非解謗而

柳獨不然其答許孟容書云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恣怨讟詆訶萬狀盡為敵讎及為叔文母劉夫人墓銘極其稱誦謂叔文堅明直亮有文武之用待詔禁中道合儲后獻可替否有康弼調護之勤訏謨定命有扶翼經緯之績將明出納有彌綸通變之勞內贊謨畫不廢其位利安之道將施于人而夫人終于堂知道之士為蒼生惜焉其語如此夢得自作傳云順宗即位時有寒儁王叔文以善奕棋得通籍博望因間隙得言及時事上大奇之叔文自言猛之後有遠祖風唯呂溫李景儉柳宗元以為信然三子皆與予厚善日夕過言其能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既得用其所施為人不以為當上素被疾詔下內禪宮掖事祕功歸貴臣於是叔文貶死韓退之於兩人為執友至修順宗實錄直書其事云叔文密結有當時名欲僥倖而速進者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人定為死交蹤跡詭祕既得志劉柳主謀議唱和采聽外事及敗其黨皆斥逐此論切當雖朋友之義不能以少蔽也

漢武心術

史記龜策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

通一技之士咸得自效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著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姦窮亦誅三族漢書音義以為史遷沒後十篇闕有錄無書元成之間褚先生補闕言辭鄙陋日者龜策列傳在焉故後人頗薄其書

然此卷首言今上即位則是史遷指武帝其載巫蠱之冤如是今之論議者略不及之資治通鑑亦棄不取使丘子明之惡不復著見此由武帝博采異端馴致斯禍儻心術趨於正當不如是之酷也

禁天高之稱

周宣帝自稱天元皇帝不聽人有天高上大之稱官名有犯皆改之改姓高者爲姜九族稱高祖者爲長祖政和中禁中外不許以龍天君玉帝上聖皇等爲名字於是毛友龍但名友葉天將但名將樂天作但名作句龍如淵但名句如淵衞上達賜名仲達葛君仲改爲師仲

方天任爲大任方天若爲元若余聖求爲應求周綱字君舉改曰元舉程振字伯玉改曰伯起程瑀亦字伯玉改曰伯禹張讀字聖行改曰彥行蓋蔡京當國遏絕史學故無有知周事者宣和七年七月手詔以昨臣僚建請士庶名字有犯天玉君聖及主字者悉禁既非上帝名諱又無經據詔傳不根貽譏後世罷之

宣和冗官

宣和元年蔡京將去相位臣僚方疏官僚冗濫之敝大略云自去歲七月至今年三月遷官論賞者五千餘人如辰州招弓弩手而樞密院支差房推恩者八十四人兗州陞爲府而三省兵房推恩者三百三十六人至有入仕才二年而轉十官者今吏部兩選朝奉大夫至朝請大夫六百五十五員橫行右武大夫至通侍二百二十九員修武郎至武功大夫六千九百九十一員小使臣二萬三千七百餘員選人一萬六千五百餘員吏員猥冗差注不行詔三省樞密院令遵守成法然此詔以四月庚子下而明日辛丑以賞西陲誅討之功太師蔡京宰相余深王黼知樞密院鄧洵武各與一子官執政皆遷秩天子命令如是即日廢格之京之罪惡至矣

容齋續筆卷第四

秦隋之惡

自三代訖于五季為天下君而得罪於民為萬世所麾
斥者莫若秦與隋豈二氏之惡浮於桀紂哉蓋秦之後
即為漢隋之後即為唐皆享國久長一時論議之臣指
引前世必首及之信而有證是以其事暴白於方來彌
遠彌彰而不可蓋也嘗試裒舉之張耳曰秦為亂政虐
刑殘滅天下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領之戍外内騷動
頭會箕斂重以苛法使父子不相聊張良曰秦為無道
故沛公得入關為天下除殘去賊陸賈曰秦任刑法不
變卒滅嬴氏王衛尉曰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張釋之
曰秦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以故不聞其過
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賈山借秦為喻曰為宫室之
麗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為馳道之麗後世不
得邪徑而託足為葬薶之麗後世不得蓬顆而託葬以
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
求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天下已壞而弗自知身死
纔數月耳而宗廟滅絶賈誼曰商君遺禮誼棄仁恩并
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滅四維而不張君臣乖
亂六親殃戮萬民離叛社稷為虛又曰使趙高傅胡亥

而教之獄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其視殺人若刈草菅然
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
惡之如仇讎鼂錯曰秦發卒戍邊有萬死之害而亡銖
兩之報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首倡天下從之如
流水又曰任不肖而信讒賊民力罷盡矜奮自賢法令
煩憯刑罰暴酷親疏皆危外内咸怨絶祀亡世董仲舒
曰秦重禁文學不得挾書弃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
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自古以來未嘗
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又曰師申商之
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賦斂亡度竭
民財力羣盜並起死者相望而姦不息淮南王安曰秦
使尉屠睢攻越鑿渠通道曠日引久發適戍以備之往
者莫反亡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吾丘
壽王曰秦廢王道立私議去仁恩而任刑戮至於赭衣
塞路羣盜滿山主父偃曰秦任戰勝之威功齊三代務
勝不休暴兵露師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死者
相望天下始叛徐樂曰秦之末世民困而主不恤下怨
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
謂土崩嚴安曰秦一海内之政壞諸侯之城為知巧權
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意廣心逸兵禍北結

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天下大畔滅世絶祀司馬相如曰二世持身不謹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宗廟滅絶伍被曰秦為無道百姓欲為亂者十室而五使徐福入海欲為亂者十室而六使尉佗攻百越欲為亂者十室而七作阿房之宮欲為亂者十室而八路温舒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賈捐之曰興兵遠攻貪外虚内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劉向曰始皇葬於驪山下錮三泉多殺宫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梅福曰秦為無道削仲尼之迹絶周公之軌禮壞樂崩王道不通張誹謗之

罔以為漢敺除谷永曰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劉歆曰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凡漢人之論秦惡者如此唐高祖曰隋氏以主驕臣諂亡天下孫伏伽曰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薛收傳秦王平洛陽觀隋宫室歎曰煬帝無道殫人力以事奢侈收曰後主奢虐是矜死一夫之手為後世笑張元素曰自古未有如隋亂者得非君自專法日亂乎造乾陽殿伐木於豫章一材之費已數十萬工乾陽畢功隋人解體魏證曰煬帝信虞世基賊徧天下而不得聞又曰隋唯責不獻食或供奉不精為此無限而至於亡方其未亂自謂必無亂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亟動傜役不息又曰恃其富强不虞後患役萬物以自奉養子女玉帛是求宫室臺榭是飾外示威重内行險忌上下相蒙人不堪命以致隕匹夫之手又曰文帝驕其諸子使至夷滅馬周曰貯積者固有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强斂之以資寇邪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陳子昂曰煬帝恃四海之富鑿渠決河疲生人之力中國之難起身死人手宗廟為墟楊相如曰煬帝自恃其强不憂時政言同

堯舜迹如桀紂舉天下之大一擲棄之吴兢曰煬帝驕矜自負以為堯舜莫己若而諱亡憎諫乃曰有諫我者當時不殺後必殺之自是謇諤之士去而不顧外雖有變朝臣鉗口帝不知也柳宗元曰隋氏環四海以為鼎跨九垠以為鑪爨以毒㷔煽以虐焰沸涌灼爛號呼騰蹈李珏曰隋文帝勞於小務以疑待下故二世而亡凡唐人之論隋惡者如此

漢唐二武

東坡云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絶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美哉斯言漢之武帝唐之武后

不可謂不明而巫蠱之禍羅織之獄天下塗炭后妃公卿交臂就戮後世聞二武之名則憎惡之蔡確作詩用郝甑山上元間事宣仁謂以吾比武后蘇轍用武帝奢侈窮兵虗耗海内爲諫疏哲宗謂至引漢武上方先朝皆以之得罪人君之立政可不監茲

玉川子

韓退之寄盧仝詩云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須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昨晚長須來下狀隔墻惡少惡難似每騎屋山下窺瞰渾舍驚怕走折趾立召賊曹呼五百盡取鼠輩尸諸市夫姦盜固不義然必有謂而發非貪慕貨財則挑暴子女如玉川之貧至於鄰僧乞米隔墻居者豈不知之若爲色而動窺見室家之好是以一赤脚老婢隕命也惡少可謂枉箸一死子讀韓詩至此不覺失笑仝集中有所思一篇其略云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顔色嬌如花今日美人弃我去青樓珠箔天之涯夢中醉卧巫山雲覺來淚滴湘江水湘江兩岸花木深美人不見愁人心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窻前疑是君則其風味殊不淺韓詩當亦含譏諷乎

銀青階

唐自肅代以後賞人以官爵久而浸濫下至州郡胥吏軍班校伍一命便帶銀青光禄大夫階殆與無官者等明宗長興二年詔不得薦銀青階爲州縣官賤之至矣晉天福中中書舍人李詳上疏以爲十年以來諸道職掌皆許推恩藩方薦論動踰數百乃至藏典書吏優伶奴僕初命則至銀青階被服皆紫袍象笏名器僭濫貴賤不分請自今節度州聽奏大將十人它州止聽奏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從之馮拯之父俊當周太祖時補安遠鎮將以銀青光禄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至本朝端拱中拯登朝遇郊恩始贈大理評事子八世從祖師暢暢子漢卿卿子膺圖在南唐時皆得銀青階至檢校尚書祭酒然樂平縣帖之全稱姓名其差僭正與里長等元豐中李清臣論官制奏言國朝踵襲近代因循之弊牙校有銀青光禄大夫階卒長開國而有食邑蓋爲此也今除授蕃官猶用此制紹興二十八年廣西經略司申安化三州蠻蒙全計等三百十八人進奉乞補官勳皆三班借差三班差使悉帶銀青祭酒而等第加勳文安公在西垣爲之命詞

買馬牧馬

國家買馬南邊於邕管西邊於岷黎皆置使提督歲所綱發者蓋踰萬匹使臣將校得遷秩轉資沿道數十州驛程券食廄圉薪芻之費其數不貲而江淮之間本非騎兵所能展奮又三衙遇暑月放牧於蘇秀以就水草亦爲逐處之患因讀五代舊史云唐明宗問樞密使范延光內外馬數對曰三萬五千匹帝歎曰太祖在太原騎軍不過七千先皇自始至終馬纔及萬今有鐵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養士練將之不至也延光奏曰國家養馬太多計一騎士之費可贍步軍五人三萬五千騎抵十五萬步軍既無所施虛耗國力帝曰誠如卿言肥騎士而瘠吾民民何負哉明宗出於蕃戎猶能以愛民爲念李克用父子以馬上立國制勝然所畜只如此今蓋數倍之矣尺寸之功不建可不惜哉且明宗都洛陽正臨中州尚以爲騎士無所施然則今雖純用步卒亦未爲失計也

杜詩用字

律詩用自字相字共字獨字誰字之類皆是實字及彼我所稱當以爲對故杜老未嘗不然今略紀其句于此徑石相縈帶川雲自去留山花相映發水鳥自孤飛衰顏聊自哂小吏最相輕高城秋自落雜樹晚相迷百鳥各相命孤雲無自心勝地初相引徐行得自娛雲裏相呼疾沙邊自宿稀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猿挂時相學鷗行炯自如自吟詩送老相勸酒開顏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梅花欲開不自覺棣萼一別永相望桃花氣暖眼自醉春渚日落夢相牽此以自字對相字也自須開竹徑誰道避雲蘿自笑燈前舞誰憐醉後歌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哀歌時自短醉舞爲誰醒離別人誰在經過老自休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此以自字對誰字也野人時獨往雲木曉相參正月鶯相見非時鳥共聞江上形容吾獨老天涯風俗病相親縱飲久判人共弃懶朝眞與世相違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此以共字獨字對相字也

唐虞象刑

虞書象刑惟明象者法也漢文帝詔始云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武帝詔亦云唐虞畫象而民不犯白虎通云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著其衣犯臏者以墨蒙其臏犯宮者

屝屝草屨也大辟者布衣無領其說雖未必然揚雄法言唐虞象刑惟明說者引前詔以證然則唐虞之所以齊民禮義榮辱而已不專於刑也秦之末年赭衣半道而姦不息國朝之制減死一等及胥吏兵卒配徒者涅其面而刺之本以示辱且使人望而識之耳久而益多每郡牢城營其額常溢殆至十餘萬兇盜處之恬然蓋習熟而無所恥也羅隱讒書云九人冠而一人髽則髽者慕而冠者勝九人髽而一人冠則冠者慕而髽者勝正謂是歟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則為惡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可謂至言荀卿謂象刑為治古不然亦正論也

崔常牛李

士大夫一時論議自各有是非不當一一校其平生賢否也常袞為宰相唐德宗初立議羣臣喪服袞以為遺詔云天下吏人三日釋服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在朝羣臣亦當如之祐甫以為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別凡百執事孰非吏人皆應三日釋服相與力爭袞不能堪奏貶祐甫已而袞坐欺罔貶祐甫代之議者以祐甫之賢遠出袞右故不復評其事然揆之以理則袞之言為然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吐蕃維州

副使悉怛謀請降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欲因是擣西戎腹心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宰相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彼若來責失信上平涼坂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文宗以為然詔以城歸吐蕃由是德裕怨僧孺益深議者亦以德裕賢於僧孺咸謂牛李私憾不釋僧孺嫉德裕之功故沮其事然以今觀之則僧孺為得司馬溫公斷之以義利兩人曲直始分

盜賊怨官吏

陳勝初起兵諸郡縣苦秦吏暴爭殺其長吏以應勝晉安帝時孫恩亂東土所至醢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肯食者輒支解之隋大業末羣盜蜂起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黃巢陷京師其徒各出大掠殺人滿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殺之宣和中方臘為亂陷數州凡得官吏必斷臠支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杭卒陳通為逆每獲一命官亦即梟斬豈非貪殘者為吏倚勢虐民比屋抱恨思一有所出久矣故乘時肆志人自為怒乎

作詩先賦韻

南朝人作詩多先賦韻如梁武帝華光殿宴飲連句沈約賦韻曹景宗不得韻啓求之乃得競病兩字之類是也予家有陳後主文集十卷載王師獻捷賀樂文思預席羣僚各賦一字仍成韻上得盛病柄令橫映夐併鏡慶十字宴宣猷堂得迮格白赫易夕擲斥坼啞十字幸舍人省得日謚一瑟畢訖橘質帙實十字如此者凡數十篇今人無此格也

后妃命數

左傳所載鄭文公之子十餘人其母皆貴冑而子多不得其死惟賤妾燕姞生穆公獨繼父有國子孫蕃衍盛

大與鄭存亡薄姬入漢王宮歲餘不得幸其所善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爲言其故王即召幸之歲中生文帝自有子後希見及呂后幽諸幸姬不得出宮而薄氏以希見故得從子之代爲代太后終之承漢大業者文帝也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往上醉不知而幸之遂有身生長沙王發以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漢之宗室十有餘萬人而中興炎祚成四百年之基者發之五世孫光武也元帝爲太子所愛司馬良娣死怒諸娣妾莫得進見宣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五人虞侍太子后令旁長御問所欲太子殊無意於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彊應曰此中一人可乃王政君也壹幸有身生成帝自有子後希復進見然歷漢四世爲天下母六十餘載觀此四后妃者可謂承恩有限而光華啓佑與同輩邈絶政君遂爲先漢之禍天之所命其亦各有數乎

徽宗皇帝有子三十人唯

高宗皇帝再復大業

顯仁皇后在宮掖時亦不肯與同列爭進甚類薄太后云

公爲尊稱

柳子厚房公銘陰曰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入爲王卿士亦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唐之最著者曰房公東坡墨君亭記云凡人相與稱呼者貴之則曰公范曄漢史惟三公乃以姓配之未嘗或紊如鄧禹稱鄧公吳漢稱吳公伏公湛宋公宏牟公融袁公安李公固陳公寵橋公玄劉公寵崔公烈胡公廣王公龔楊公彪荀公爽皇甫公嵩曹公操是也三國亦有諸葛公司馬公顧公張公之目其在本朝唯韓公富公范公歐陽公司馬公蘇公爲最著也

臺城少城

晉宋間謂朝廷禁省爲臺故稱禁城爲臺城官軍爲臺軍使者爲臺使卿士爲臺官法令爲臺格需科則曰臺有求須調發則曰臺所遣兵劉夢得賦金陵五詠故有臺城一篇今人於它處指言建康爲臺城則非也晉益州刺史治太城蜀郡太守治少城皆在成都猶云大城小城耳杜子美在蜀日賦詩故有東望少城之句今人於它處指成都爲少城則非也

容齋續筆卷第五

容齋續筆卷第六 十五則

嚴武不殺杜甫

新唐書嚴武傳云房琯以故宰相爲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爲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爲蜀道難者爲房與杜危之也甫傳云武以世舊待甫甫見之或時不巾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一日欲殺甫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舊史但云甫性褊躁嘗憑醉登武牀斥其父名武不以爲忤初無所謂欲殺之說蓋唐小說所載而新書以爲然予案李白蜀道難本以譏章仇兼瓊前人嘗論之矣甫集中詩凡爲武作者幾三十篇送其還朝者曰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喜其再鎮蜀曰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爲文翁再剖符此猶是武在時語至哭其歸櫬及八哀詩記室得何遜韜鈐延子荊蓋以自況空餘老賓客身上媿簪纓又以自傷若果有欲殺之怨必不應眷眷如此好事者但以武詩有莫倚善題鸚鵡賦之句故用證前說引黃祖殺禰衡爲喻殆是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也武肯以黃祖自比乎

王嘉薦孔光

漢王嘉爲丞相以忠諫忤哀帝事下將軍朝者光祿大

夫孔光等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與廷尉雜治上可其奏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嘉對吏自言不能進賢退不肖吏問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不能進嘉死後上覽其對思嘉言復以光為丞相案嘉之就獄由光逢君之惡而嘉且死尚稱其賢嘉用忠直隕命名章一時然亦可謂不知人矣光之邪佞鬼所唾也奴事董賢協媚王莽為漢蟊蜮尚得為賢也哉

朱溫三事

義理所在雖盜賊凶悖之人亦有不能違者劉仁恭為盧龍節度使其子守文守滄州朱全忠引兵攻之城中

食盡使人說以早降守文應之曰僕於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其辭直為之緩攻其後還師悉焚諸營資糧在舟中者鑿而沉之守文遣全忠書曰城中數萬口不食數月矣與其焚之為煙沉之為泥願乞其所餘以救之全忠為之留數囷滄人賴以濟及篡唐之後蘇循及其子楷自謂有功於梁當不次擢用全忠薄其為人以其為唐鴟梟賣國求利勒循致仕斥楷歸田里宋州節度使進瑞麥省之不懌曰宋州今年水災百姓不足何用此為遣中使詰責之縣令除名此三事在他人為不足道於全忠則為可書矣所謂憎而知其善也

文字潤筆

作文受謝自晉宋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傳邕尤長碑頌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巨萬時議以為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故杜詩云千謁滿其門碑版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騏驎織成罽紫騮隨劍几義取無虛歲又有送斛斯六官詩云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為活翻令室倒懸蓋笑之也韓愈撰平淮西碑憲宗以石本賜韓宏宏寄絹五百匹作王用碑用男寄鞍

馬幷白玉帶劉乂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劉禹錫祭愈文云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皇甫湜為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碑三千字字三縑何遇我薄邪度笑酬以絹九千匹穆宗詔蕭俛撰成德王士真碑俛辭曰王承宗事無可書又撰進之後例得貺遺若黽勉受之則非平生之志帝從其請文宗時長安中爭為碑誌若市賈然大官卒其門如市至有喧競爭致不由喪家裴均之子持萬縑詣韋貫之求銘貫之曰吾寧餓死豈忍為此哉白居易修香山寺記曰予

與元微之定交於生死之間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託旣而元氏之老狀其臧獲輿馬綾帛洎銀鞍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爲謝文之贄予念平生分贄不當納往反再三訖不得已回施茲寺凡此利益功德應歸微之柳玭善書自御史大夫貶瀘州刺史東川節度使顧彥暉請書德政碑玭曰若以潤筆爲贈即不敢從命本朝此風猶存唯蘇坡公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謂富韓公司馬溫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張文定公也此外趙康靖公滕元發二銘乃代文定所爲者在翰林日詔撰同知樞密院趙瞻神道碑亦辭不作曾子開與彭器資爲執友彭之亡曾公作銘彭之子以金帶縑帛爲謝却之至再曰此文本以盡朋友之義若以貨見投非足下所以事父執之道也彭子皇懼而止此帖今藏其家

漢舉賢良

漢武帝建元元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是時對者百餘人帝獨善莊助對擢爲中大夫後六年當元光元年復詔舉賢良於是董仲舒等出焉資治通鑑書仲舒所對爲建元案策問中云朕親耕籍田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對策曰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必非即位之始年也

戊爲武

十干戊字只與茂同音俗輩呼爲務非也吳中術者又稱爲武偶閱舊五代史梁開平元年司天監上言日辰內戊字請改爲武乃知亦有所自也今北人語多曰武朱溫父名誠以戊類成字故司天諂之耳

怨耦曰仇

左傳師服曰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注云自古有此言案許叔重說文於逑字上引虞書曰方逑孱功又曰怨匹曰逑然則出於虞書今亡矣以鳩孱爲逑孱以耦爲匹以仇爲逑其不同如此而孱字下所引乃曰旁救孱功自有二說旻字下引虞書曰仁閔覆下則稱旻天斁字下引虞書雉斁今皆無此

說文與經傳不同

許叔重在東漢與馬融鄭康成輩不甚相先後而所著說文引用經傳多與今文不同聊摭逐書十數條以示學者其字異而音同者不載所引周易百穀草木麗乎土爲艸木麗乎地服牛乘馬爲犕(音備)牛乘馬夕惕若厲

爲若賁其文蔚也爲斐也乘馬班如爲驙如天地絪緼爲天地壹壼繻有衣袽爲需有衣絮晝晉卦爲晉巽爲巽良爲皀所引書帝乃殂落爲勛乃殂竄三苗爲竄塞也音俘三苗勿以憸人爲譣人譣問也在後之侗爲在夏后之詷尚不忌于凶德爲上不碁峙乃糗糧爲餱糧教冑子爲教育子百工營求爲夐求至于屬婦爲媰婦媰音鄒妊身也有疾弗豫爲有疾不悆我之弗辟爲不辥截截諞言爲戔戔巧言又圖圖升雲半有半無獂有爪而不敢以撅又以相陵懱維緢有稽之句皆云周書今所無也所引詩旣伯旣禱爲旣禡旣禂新臺有泚爲有玼爲得諼草爲安得蕙艸牆有茨爲有薺棘人欒欒爲臠臠江之永矣爲羕矣得此戚施爲䵶鼀伐木許許爲所所儦儦俟俟爲伾伾俟俟嘽嘽駱馬爲痑痑赤舃几几爲己己又爲擊擊音慳民之方殿屎爲方唸吚混夷駾矣爲犬夷呬矣陶復陶穴爲陶𡐦地也室其會如林爲其旝國步斯頻爲斯矉滌滌山川爲蔽蔽論語荷蕢爲荷臾褻裘爲結衣又有跐子之足一句孟子源源而來爲謜謜音願徐也接淅爲滰淅滰其兩切乾漬米也左傳尨涼爲牻涼芟夷爲癹音撥夷圭竇爲圭窬澤之萑蒲爲澤之目蘻葉芃也東甸兩牡爲中佃一轅輸柎藉幹爲輸部薦幹公羊闖然爲䫰然䫰失

舟切暫見也國語䬸飯不及壺飧爲侁飯不及一食如此者甚多

周亞夫

漢景帝即位三年七國同日反吳王至稱東帝天下震動周亞夫一出即平之功亦不細矣而訖死於非罪景帝雖未爲仁君然亦非好殺卿大夫者何獨至亞夫而忍爲之切嘗原其説亞夫之爲人班馬雖不明言然必悻直行行者方其將屯細柳秖以備胡且近在長安數十里間非若出臨邊塞與敵對壘有呼吸不可測知之事今天子勞軍至不得入及遣使持節詔之始開壁門

又使不得驅馳以軍禮見自言介冑之士不拜天子改容稱謝然後去是乃王旅萬騎乘輿黃屋顓制命於將帥豈人臣之禮哉則其傲睨帝尊習與性成故賜食不設箸有不平之意鞅鞅非少主臣必已見於辭氣之間以是隕命其可惜也秦王猛伐燕圍鄴苻堅自長安赴之至安陽猛潛謁堅堅曰昔周亞夫不迎漢文帝今將軍臨敵而棄軍何也猛曰亞夫前却人主以求名臣竊少之猛之識慮視亞夫有間矣

煬王煬帝

金酋元顔亮隕於廣陵葛王褎巳自立於是追廢爲王

而謚曰煬邁奉使之日實首聞之接伴副使祕書少監王補言及此云北人戲詣之曰奉勑江南幹當公事回及歸覲

德壽宮奏其事

高宗天顏甚恱曰亮去歲南牧巳而死歸人皆以爲類苻堅唯吾獨云似隋煬帝其死處既同今得謚又如此豈非天乎此段

聖語當不見於史録故竊志之

鄭莊公

左傳載諸國事於第一卷首書鄭莊公自後紀其所行尤詳仍每事必有君子一說唯詛射潁考叔以爲失政刑此外率稱其善杜氏注文又從而獎與之案莊公爲周卿士以平王貳於虢而取王子爲質以威王畀虢公政而取溫之麥取成周之禾以王奪不使知政忿而不朝拒天子之師射王中肩謂天子不能復巡守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不勝其母以害其弟至有城潁及泉之誓是其事君事親可謂亂臣賊子者矣而曾無一語以貶之書姜氏爲母子如初杜注云公雖失之於初而孝心不忘故考叔感而通之書鄭伯以齊人朝王曰禮也杜云莊公不以虢公得政而背王故禮之書息侯伐鄭曰不度德杜云鄭莊賢書取郜與防歸于魯曰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書使許叔居許東偏曰於是乎有禮度德而處量力而行相時而動可謂知禮書周鄭交惡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是乃以天子諸侯混爲一區無復有上下等威之辨射王之夜使祭足勞王杜云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此段尤爲悖理唯公羊子於克段于鄢之下書曰大鄭伯之惡爲得之

百六陽九

史傳稱百六陽九爲厄會以曆志考之其名有八初入元百六曰陽九次曰陰九又有陰七陽七陰五陽五陰三陽三皆謂之災歲大率經歲四千五百六十而災歲五十七以數計之每及八十歲則值其一今人但知陽九之厄云經歲者常歲也

左傳易筮

左傳所載周易占筮大抵只一爻之變未嘗有兩爻以上者畢萬筮仕遇屯之比初九變也成季將生遇大有之乾六五變也晉嫁伯姬遇歸妹之睽上六變也晉文公迎天子遇大有乃九三變而之睽叔孫莊叔生子豹遇明夷乃初九變而之謙崔杼娶妻遇困乃六三變而之大過南蒯作亂遇坤乃六五變而之比趙鞅救鄭遇

泰乃六五變而之需占者即演而為説然崔杼入于其
宫不見其妻叔孫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殆若專為二子
所作也唯陳厲公生敬仲遇觀之否周史曰坤土也巽
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
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杜氏注云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為
山予謂此正是用中爻取義前書論之詳矣又有相與
論事不假蓍占而引卦以言者如鄭公子曼滿欲為卿
王子伯廖曰周易有之在豐之離晉先縠違命進師知
莊子曰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楚王怵僖子大叔曰在復
之頤但以爻辭合其所行之事耳至於為贏敗姬伐齊

則可等語自是一時探賾索隱非後人所可到也衛襄
公生子孔成子占之亦遇屯之比與畢萬同雖史朝與
辛廖之言則異然皆以利建侯為主

鍾繇自劾

漢建安中曹操以鍾繇為司隸校尉督關中諸軍詔召
河東太守王邑而拜杜畿為太守郡掾詣繇求留邑繇
不聽邑詣許自歸繇自以威禁失督司之法乃上書自
劾曰謹案侍中守司隸校尉東武亭侯鍾繇幸得蒙恩
以斗筲之才仍見拔擢顯從近密銜命督使明知詔書
深疾長吏政教寬弱撿下無刑久病淹滯衆職荒頓既

舉文書操彈失理輕慢憲度不與國同心為臣不忠大
為不敬臣請法車召詣廷尉治繇罪大鴻臚削爵土臣
輒以文書付功曹從事伏須罪誅詔不許予觀近時士
大夫自劾者不過云乞將臣重行竄黜闔門待罪而已
如繇此章蓋與為它人所糾亡異也豈非身為司隸職
在刺舉故如是乎

大義感人

理義感人心其究至於浹肌膚而淪骨髓不過語言造
次之間初非有怪奇卓詭之事也楚昭王遭吳闔廬之
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返矣何患無君父老

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犇走赴秦號哭請救
竟以復國漢高祖入關召諸縣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
久矣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凡吾所以來為
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
邑告諭之秦民大喜已而項羽所過殘滅民大失望劉
氏四百年基業定於是矣唐明皇避祿山亂至扶風士
卒頗懷去就流言不遜召入諭之曰朕託任失人致逆
胡亂常須遠避其鋒卿等倉卒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
朕甚愧之今聽各還家朕獨與子弟入蜀今日與卿等
訣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為朕致意衆皆哭曰死生從

陛下自是流言遂息賊圍張巡於雍丘大將勸巡降巡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而斬之士心益勸河北四凶稱王李抱真使賈林說王武俊託爲天子之語曰朕前事誠誤朋友失意尚可謝況朕爲四海之主乎武俊即首唱從化及奉天詔下武俊遣使謂田悅曰天子方在隱憂以德綏我何得不悔過而歸之王庭湊盜據成德韓愈宣慰庭湊拔刃弦弓以逆及館羅甲士於廷愈爲言安史以來逆順禍福之理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詭爲藩臣黃巢僞赦至鳳翔節度使鄭畋不出樂奏將佐皆哭巢使者怪之幕客曰以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無不泣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旋起兵率倡諸鎮以復長安田悅以魏叛喪師遁還亦能以語言動衆心誓同生死乃知陸贄勸德宗痛自咎悔以言謝天下制書所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識者知賊不足平凡此數端皆異代而同符也國家靖康建炎之難極矣不聞有此何邪

容齋續筆卷第六

容齋續筆卷第七

鞠山文庫

田租輕重

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云一夫治田百畮歲收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蓋十一之外更無佗數也今時大不然每當輸一石而義倉省耗別爲一斗二升官倉明言十加六復於其間用米之精麤爲說分若干甲有至七八甲者則數外之取亦如之庾人執槩從而輕重其手度二石二三斗乃可給至於水腳頭子市例之類其名不一合爲七八百錢以中價計之幷僦船負擔又須五斗殆是一而取三以予所見唯會稽爲輕視前所云不能一半也董仲舒爲武帝言民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而田租口賦二十倍於古謂一歲之中失其資產三十及二十倍也又云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言下户貧民自無田而耕墾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今吾鄉俗正如此目爲主客分云

女子夜績

漢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謂一月之中又得夜半爲四十五日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戰國策甘茂亡

秦出關遇蘇代曰江上之貧女與富人女會績而無燭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以是知三代之時民風和厚勤樸如此非獨女子也男子亦然豳風晝爾于茅宵爾索綯言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綯索以待時用也夜者日之餘其爲益多矣

淮南王

漢淮南厲王死民作歌以諷文帝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此史漢所書也高誘作鴻烈解叙及許叔重注文其辭乃云一尺繒好童童一

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殊爲不同後人但引尺布斗粟之喻耳厲王子安復爲王招致賓客方術之士作爲内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漢書藝文志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列於雜家今所存者二十一卷蓋内篇也壽春有八公山正安所延致客之處傳記不見姓名而高誘叙以爲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然唯左吳雷被伍被見於史雷被者蓋爲安所斥而亡之長安上書者疑不得爲賓客之賢也

薛國久長

左傳載魯哀公大夫云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漢公孫卿語武帝云黃帝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君七千案王制所紀九州凡千七百七十有三國多寡殊不侔以環移之一君會朝所將吏卒姑以百人計之則萬國之衆當爲百萬塗山之下將安所歸宿乎其爲誕言無可疑者所謂存者數十考諸經傳可見者唯薛耳薛之祖是仲爲夏禹掌車服大夫自此受封歷商及周末始爲宋偃王所滅其享國千九百餘年傳六十四代三代諸侯莫之與比薛壤地褊小以詩則不列於國風以世家則不列於史記而春秋二百

四十二年之間視同儕邾杞滕郜獨未嘗受大國侵伐則其爲邦亦自有持守之道矣

建除十二辰

建除十二辰史漢曆書皆不載日者列傳但有建除家以爲不吉一句惟淮南鴻烈解天文訓篇云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主生午爲定未爲執主陷申爲破主衡酉爲危主杓戌爲成主少德亥爲收主大德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閉主太陰今會元官曆每月遇建平破收日皆不用以建爲月陽破爲月對平收隨陰陽月遞互爲魁罡也酉陽雜俎夢篇云周禮以日月星辰各占

六夢謂日有甲乙月有建破今注無此語正義曰案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於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是爲陽破陰陰破陽今不知何書所載但又以十干爲破未之前聞也

俗語算數

三三如九三四十二二八十六四四十六三九二十七四九三十六六六三十六五八四十五九四十五六九五十四七九六十三八九七十二九九八十一皆俗語筭數然淮南子中有之三七二十一蘇秦說齊王之辭也漢書律曆志劉歆典領鐘律奏其辭亦云八八六十四杜預注左傳天子用八云八八六十四人又六六三十六人四四十六人如淳孟康晉灼注漢志亦有二八十六三四十二六八四十八八八六十四等語

伾文用事

唐順宗即位抱疾不能言王伾王叔文以東宮舊人用事政自己出即日禁宮市之擾民五坊小兒之暴閭巷罷鹽鐵使之月進出教坊女伎六百還其家以德宗十年不下赦令左降官雖有名德才望不復叙用即追陸贄鄭餘慶韓皐陽城還京師起姜公輔爲刺史人情大悅百姓相聚讙呼又謀奪宦者兵既以范希朝及其客韓泰揔統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中人尚未悟會諸將以狀來辭始大悲令其使歸告其將無以兵屬人當是時此計若成兵柄歸外朝則定策國老等事必不至後日之患矣所交黨與如陸質呂温李景儉韓曄劉禹錫柳宗元皆一時豪儁知名之士惟其居心不正好謀務速欲盡據大權如鄭珣瑜高郢武元衡稍異己者皆亟斥徙以故不旋踵而身陷罪戮後世葢有居伾文之地而但務噏引沾沾小人以爲鷹犬者殆又不足以望其百一云白樂天諷諫元和四年作其中賣炭翁一篇葢爲宮市然則未嘗能絕也

五十絃瑟

李商隱詩云錦瑟無端五十絃說者以爲錦瑟者令狐丞相侍兒小名此篇皆寓言而不知五十絃所起劉昭釋名箜篌云師延所作靡靡之樂葢空國之侯所作也段安節樂府録云箜篌乃鄭衛之音以其亡國之聲故號空國之侯亦曰坎侯吴兢解題云漢武依琴造坎侯言坎坎應節也後訛爲箜篌予案史記封禪書云漢公孫卿爲武帝言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弦於是武帝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應劭曰帝令樂人侯調始造此器前漢郊祀

志備書此事言空侯琴自此起顔師古不引劭所注然則二樂本始曉然可攷雖劉昊博洽亦不深究且空元非國名其說尤穿鑿也初學記太平御覽編載樂事亦遺而不書莊子言嘗遽調瑟二十五弦皆動蓋此云續漢書云靈帝胡服作箜篌亦非也

遷固用疑字

東坡作趙德麟字說云漢武帝獲白麟司馬遷班固書曰獲一角獸蓋麟云蓋之爲言疑之也予觀史漢所紀事凡致疑者或曰若或曰云或曰焉或曰蓋其語舒緩含深意姑以封禪書郊祀志考之漫記于此雍州好時

自古諸神祠皆聚云蓋黄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三神山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未能至望見之焉新垣平望氣言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絻焉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出長安門若見五人於道北蓋夜致王夫人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云祭封禪祠其夜若有光封欒大詔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河東迎鼎有黄雲蓋焉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方士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天子爲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獲若石云于陳倉此外如所謂及羣臣有言老父則

大以爲僊人也可爲觀如緱城神人宜可致天旱意乾封乎然其效可睹矣詞旨亦相似

僭亂的對

王莽竊位稱新室公孫述稱成家袁術稱仲家董卓郿塢公孫瓚易京皆自然的對也

月不勝火

莊子外物篇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焚和而道盡注云大而闇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東坡所引乃曰郭象以爲大而闇不若小而明陋哉斯言也爲更之曰月固不勝燭言明於大者必晦

於小月能燭天地而不能燭毫釐此其所以不勝火也然卒之火勝月耶月勝火耶予記朱元成萍洲可談所載王荆公在修撰經義局因見舉燭言佛書有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足以配日月乎呂惠卿曰日煜乎晝月煜乎夜燈煜乎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也公大以爲然蓋發言中理出人意表云予妄意莊子之旨謂人心如月湛然虛靜而爲利害所薄生火熾然以焚其和則月不能勝之矣非論其明闇也

靈臺有持

莊子庚桑楚篇云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

持者也郭象云有持者謂不動於物耳其實非持若知其所持而持之持則失也陳碧虛云真宰存焉隨其成心而師之子謂是皆置論於言意之表玄之又玄復柔莊子之語以爲說而於本旨殆不然也嘗記洪慶善云此一章謂持心有道苟爲不知其所以持之則不復可持矣蓋前二人解釋者爲兩而字所惑故從而爲之辭

董仲舒災異對

漢武帝建元六年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董仲舒居家推說其意屮稾未上主父偃竊其書奏之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

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此本傳所書而五行志載其對曰漢當亡秦大敝之後承其下流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恣睢者衆故天災若語陛下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迺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迺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其後淮南衡山王謀反上思仲舒前言使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顓斷於外不請旣還奏事上皆是之凡與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桀皆以罪輕重受誅二獄死者數萬人嗚呼以武帝之嗜殺時臨御方數歲可與爲善廟殿之災豈無它說而仲舒首勸其殺骨肉大臣與平生學術大爲乖剌馴致數萬人之禍皆此書啓之也然則下吏幾死蓋天所以激步舒云使其就戮非不幸也

李正己獻錢

唐德宗初即位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宰相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

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大慙服天下以爲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紹興三十年鎭江都統制劉寶乞詣闕奏事朝廷以其方命刻下罷就散職寶規取恩寵掃一府所有載以自隨巨舟連檣白金至五艦它所齎挾皆稱是其始謀蓋云此行不以何事必可力買旣至趍趙國門不許入覲或以謂欲上諸內府予時爲樞密檢詳爲丞相言援祐甫所陳乞以寶所齎等第賜其本軍明降詔書遣一朝士以寶平生過惡告諭卒伍使知

明天子惠綏惻怛之意或寶靳固奄有仍爲已物則宜

因人之言發命詰問在行之物本安所出今安所用悉取而籍之就其舟楫北還充賜尤可以破其谿壑無厭之謀湯岐公當國不能用也

宣室

漢宣室有殿有閤皆在未央宮殿北三輔黃圖以為前殿正室武帝為竇太主置酒引内董偃東方朔曰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文帝受釐于此宣帝常齋居以決事如淳曰布政教之室也然則起於高祖時蕭何所創為退朝聽政之所而史記龜筴傳云武王圍紂象郎自殺宣室徐廣曰天子之居名曰宣室淮南子云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宣室注曰商宮名一曰獄也蓋商時已有此名漢偶與之同黃圖乃以為漢取舊名非也

昔昔鹽

薛道衡以空梁落燕泥之句為隋煬帝所嫉考其詩名昔昔鹽凡十韻垂柳覆金堤蘼蕪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采桑秦氏女織錦竇家妻關山別蕩子風月守空閨常斂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彩鳳逐帷低飛魂同夜鵲倦寢憶晨雞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蹄唐趙嘏廣之為二十章其燕泥一章云春至今朝燕花時伴獨啼飛斜珠箔隔語近畫梁低帷卷閑窺户牀空暗落泥誰能長對此雙去復雙棲樂苑以為羽調曲玄怪録載遽篨三娘工唱阿鵲鹽又有突厥鹽黃帝鹽白鴿鹽神雀鹽疎勒鹽滿座鹽歸國鹽唐詩媚賴吳娘唱是鹽更奏新聲刮骨鹽然則歌詩謂之鹽者如吟行曲引之類云今南嶽廟獻神樂曲有黃帝鹽而俗傳以為皇帝炎長沙志從而書之蓋不考也韋縠編唐才調詩以趙詩為劉長卿而題為別宕子怨誤矣

將帥當專

周易師卦六三師或輿尸凶九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尸正凶又意謂用兵當付一帥苟其儔雜然臨之則凶矣輿尸者衆主也安慶緒既敗逃歸相州肅宗命郭汾陽李臨淮九節度致討以二人皆元勲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者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步騎六十萬為史思明所挫一戰而潰憲宗討淮西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雖以韓弘為都統而身未嘗至既無統帥至四年不克及裴度一出才數月即成功穆宗討王庭湊朱克融時裴度鎮河東亦為都招討使羣帥如李光顏烏重胤皆當時名將而翰林學士元稹意圖宰相忌

度先進與知樞密魏簡相結度每奏畫軍事輒從中沮壞之故屯守踰年竟無成績正元之誅吳少誠元和之征盧從史皆此類也石晉開運中爲契丹所攻中國兵力寡弱桑維翰爲宰相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雖杜重威李守正張彥澤輩駑𫏋反虜然重威爲主將陽城之戰三人者尚能以身徇國大敗彊胡耶律德光乘橐它奔竄僅而獲免由是觀之大將之權其可不專邪

容齋續筆卷第七

蓍龜卜筮

古人重卜筮其究至於通神龜爲卜蓍爲筮故曰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舜之命禹武王之伐紂召公相宅周公營成周未嘗不昆命元龜襲祥考卜然筮短龜長則龜卜猶在易筮之上漢藝文志劉向所輯七略自龜書夏龜之屬凡十五家至四百一卷後世無傳焉今之揲蓍者率多流入於影象所謂龜策惟市井細人始習此藝其得不過數錢士大夫未嘗過而問也伎術標牓所在如織五星六壬衍禽三命軌析太一洞微紫微太素遁甲人人自以爲君平家家自以爲季主每況愈下由是藉手干達官要人舟車交錯於道路毀譽紛紜而術益隱矣周禮太卜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杜子春云玉兆顓帝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又掌三易之灋曰連山曰歸藏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今獨周易之書存它不復可見世謂文王重易六爻爲六十四卦然則夏商之易已如是矣左氏傳所載懿氏占曰鳳凰于飛和鳴鏘

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成季之卜曰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同復于父敬如君所晉獻公驪姬之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嫁伯姬之繇曰車說其輹火焚其旗寇張之弧姪其從姑秦伯伐晉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文公納王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鄢陵之戰晉侯筮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宋伐鄭趙鞅卜救之遇水適火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史墨曰盈水名子水位名位敵不可干也杜氏謂鞅姓盈宋姓子蓋言嬴與盈同也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衛莊公卜夢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闔門塞竇乃自後踰此十占皆不可得其說故杜元凱云凡筮者用周易則其象可推非此而往則臨時占者或取於象或取於氣或取於時日王相以成其占若盡附會以爻象則架虛而不經可爲通論然亦安知非連山歸藏所載乎

地名異音

郡邑之名有與本字大不同者顏師古以爲土俗各有別稱者是也姑以漢書地理志言之馮翊之櫟陽爲藥陽蓮勺爲輦酌太原之慮虒爲廬夷上黨之沾爲添河內之隆慮爲林廬蕩陰爲湯陰潁川之不羹爲不郎南

陽之酇爲擲堵陽爲者陽犨爲讚沛之酇爲嵯鄲爲多清河之鄃爲輸汝南之平輿爲平預濟陰之冤句爲冤劬江夏之沙羨爲沙夷九江之橐皐爲拓姑盧江之雩婁爲吁閭山陽之方與爲房豫琅邪之不其爲不基東海之承爲證長沙之承陽爲烝陽臨淮之取慮爲秋廬會稽之諸暨爲諸既太末爲闥末豫章之餘汗爲餘干梓潼之汁方爲十方蜀郡之徙爲斯益州之味爲昧金城之允吾爲鈆牙允街爲鈆街武威之樸剽爲蒲環張掖之番禾爲盤和安定之烏氏爲烏支上郡之龜茲爲丘慈西河之鵠澤爲梏澤代郡之狋氏爲權精遼西之且慮爲趄廬令支爲鈴祇遼東之番汗爲盤寒樂浪之黏蟬爲黏提南海之番禺爲潘隅蒼梧之荔浦爲肄浦交趾之羸𨻻爲蓮簍九眞之都龐爲都龍日南之西捲爲西權淮陽之陽夏爲陽賈魯國之蕃爲皮皆不可求之於義訓字書亦不盡載也

韓嬰詩

前漢書儒林傳叙詩云漢興申公作魯詩后蒼作齊詩韓嬰作韓詩又云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嬰爲文帝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推詩人之

意作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歸一也武帝時與董仲舒論於上前精悍分明仲舒不能難其後韓氏有王吉食子公長孫順之學蓺文志韓家詩經二十八卷韓故三十六卷内傳四卷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今惟存外傳十卷慶曆中將作監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刻于杭其末又題云蒙文相公改正三千餘字予家有其書讀首卷第二章曰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子貢曰吾將南之楚逢天暑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水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孔子抽琴去其軫子貢往請調其音婦人曰吾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孔子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子貢曰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曰子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切有狂夫守之者矣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觀此章乃謂孔子見處女而教子貢以微詞三挑之以是說詩可乎其謬戾甚矣它亦無足言

五行衰絕字

木絕於申故神字之訓爲木自斃水土絕於巳故汜字之訓說文以爲窮瀆圯字之訓爲岸圯及覆火衰於戌故威爲滅金衰於丑故鈕爲鍵閉製字之義昭矣

漢表所記事

漢書功臣表所記列侯功狀有紀傳所軼者韓信擊魏以木罌缶度軍表云祝阿侯高邑以將軍屬淮陰擊魏罌度軍（史記作瓶）蓋此計由邑所建也信謀發兵襲呂后其舍人得罪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書變告信欲反晉灼注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表有慎陽侯樂說史記作樂說以淮陰舍人告反侯蓋非謝公也須昌侯趙衍從漢王起漢中雍軍塞渭上上計欲還衍言從它道道通中牟侯單右車始高祖微時有急給高祖馬故得侯邔侯黃極忠以羣盜長爲臨江將已而爲漢擊臨江王祁侯繒賀從擊項籍漢王敗走賀擊楚追騎以故不得進漢王顧謂賀祁王（史記作侯）顏師古曰謂之祁王蓋嘉其功故寵褒之許以爲王也它復有與傳小異者史記張良傳項梁立韓王成以良爲韓申徒徐廣云申徒即司徒語音訛轉也而漢表良以韓申都下韓師古云韓申都即韓王信也楚漢春秋作信都古信申同字案良與韓王信了不相干顏注誤矣自司徒訛爲申徒自申徒爲申都自申都爲信都展轉相傳古書豈復可以字義求

也韓信歸漢爲治粟都尉表以爲票客師古曰與紀傳參錯不同或者以其票疾而賓客禮之故云票客也史記作典客索隱以爲粟客此外又有官名非史所載者如孔聚以執盾從周竈以長鈹都尉耶蒙以戶衛宣虎以重將董將者主將領輜重也耏跖以門尉棘丘侯襄以執盾隊史郭亭以塞路塞路者主遮塞要路以備敵寇也丁禮以中涓騎𡘋類以愼將謂以謹愼爲將也許盎以騎隣説衛騎隣者二馬曰騈謂並兩騎爲軍翼也説讀曰稅稅衛者軍行初舍止之時主爲衛也許瘛以趙右林將林將者將士林猶言羽林之將也淸侯以弩

將留肸以客吏馮解散以代大與大與主爵祿之官也史記作太尉靳彊以郎中騎千人之類聊紀於此以示讀史者云

蕭何給韓信

黥布爲其臣賁赫告反高祖以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布遂反韓信爲人告反呂后欲召恐其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稱陳豨已破紿信曰雖病強入賀信入即被誅信之爲大將軍實蕭何所薦今其死也又出其謀故俚語有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之語何尚能救黥布而翻忍於信如此豈非以高祖出征呂后居內而急變從中起已爲留守故不得不亟誅之非如布之事尚在疑似之域也

彭越無罪

韓信英布彭越皆以謀反誅夷信乘高祖自將征陳豨之時欲詐赦諸官徒發兵襲呂后太子布見漢使驗問即發兵東取荊西擊楚對高祖言欲爲帝其爲反逆已明唯越但以稱病不親請邯鄲之故上既赦以爲庶人而呂后令人告越復謀反遂及禍三人之事越獨爲冤且扈輒勸越反越不聽有司以越不誅輒爲反形已具然則貫高欲殺高祖張敖不從其事等耳乃以爲不知

狀而赦得釋何也欒説告信賁赫告布皆得封列侯而梁大僕告越不論賞豈非漢朝亦知其故耶欒布爲越大夫使於齊而越死還奏事越頭下上召罵布欲亨之布謂越反形未見而帝以苛細誅之上乃釋布拜爲都尉然則高祖於用刑爲有負於越矣傷哉

蜘蛛結网

佛經云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莊子云惟蟲能蟲惟蟲能天蓋雖昆蟲之微天機所運其善巧方便有非人智慮技解所可及者蠶之作繭蜘蛛之結网蜂之累房燕之營巢蟻之築垤螟蛉之祝子之類是已雖然亦各有幸

不幸存乎其間蛛之結网也布絲引經捷急上下其始
為甚難至於緯而織之轉盼可就疎密分寸未嘗不齊
門檻及花梢竹間則不終日必為人與風所敗唯閑屋
垝垣人迹罕至乃可久久而享其安故燕巢幕上季子
以為至危李斯見吏舍厠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數驚恐
之倉中之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歎曰
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豈不信哉

孫權稱至尊

陳壽三國志固多出於一時雜史然獨吳書稱孫權為
至尊方在漢建安為將軍時已如此至於諸葛亮周瑜
見之於文字間亦皆然周瑜病困與權書曰曹公在北
劉備寄寓此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破曹公還權迎之
肅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呂蒙遣鄧玄之說郝普曰
關羽在南郡至尊身自臨之又曰至尊遣兵相繼於道
蒙謀取關羽密陳計策曰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
聖明蒙等尚存也陸遜謂蒙曰下見至尊宜好為計甘
寧欲圖荆州曰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至尊當早規
之權為張遼掩襲賀齊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權欲以
諸葛恪典掌軍糧諸葛亮書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恪
性疎糧穀軍之要最足下特為啓至尊轉之遜以白權

凡此之類皆非所宜稱若以為陳壽作史虛辭則魏蜀
不然也

康山讀書

杜子美贈李太白詩康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說者以
為即廬山也吳曾能改齋漫録内辨誤一卷正辨是事
引杜田杜詩補遺云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云白本宗室
子厭先避仇客蜀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綿州之
屬邑有大小康山白讀書于大康山有讀書堂尚存其
宅在清廉鄉後廢為僧坊稱隴西院蓋以太白得名院
有太白像吳君以是證杜句知康山在蜀非廬山也予
案當塗所刋太白集其首載新墓碑宣歙池等州觀察
使范傳正撰凡千五百餘字但云自國朝已來編於屬
籍神龍初自碎葉還廣漢因僑為郡人初無補遺所紀
七十餘言豈非好事者僞為此書如開元遺事之類以
附會杜老之詩邪歐陽忞輿地廣記云彰明有李白碑
白生於此縣蓋亦傳説之誤當以范碑為正

列國城門名

郡縣及城門名用一字者為雅馴近古今獨姑蘇曰吳
郡吳縣有盤門閶門葑門婁門齊門它皆不然春秋時
列國門名見於左氏傳者鄭最多曰渠門純門時門将

門閭門皇門郭門墓門又有師之梁桔柣之門周曰圜門魯曰雩門雉門稷門萊門鹿門又有子駒之門公羊傳有爭門吏門宋曰彤門桐門盧門曹門澤門揚門桑林之門郑曰魚門范門衛曰閱門蓋獲之門齊曰雍門亦有揚門鹿門稷門吳曰胥門宋垤澤之門見孟子

緇塵素衣

陳簡齋墨梅絶句一篇云粲粲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渾依舊只恨緇塵染素衣語意皆妙絶晉陸機爲顧榮贈婦詩云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齊謝元暉酬王晉安詩云誰能乆京洛緇塵染素衣正用此也

去國立後

齊高氏食邑于盧高弱以盧叛齊閭丘嬰圍之弱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高酀弱致盧而出奔晉魯臧氏食邑于防臧紇得罪使來告曰苟守先祀敢不辟邑乃立臧爲紇致防而奔齊案弱紇二人據地要君故孔子曰臧武仲以防求後于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然齊魯之君竟如其請不以要君之故而背之蓋當是時先王之澤未熄非若戰國務爲詐力權謀之比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者也降及末世遂有帶甲約降旣解甲即圍而殺之者不仁孰甚焉

詩詞改字

王荆公絶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間鍾山秖隔數重山春風又緑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吳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圏去到字注曰不好改爲過復圏去而改爲入旋改爲滿凡如是十許字始定爲緑黄魯直詩歸燕略無三月事高蟬正用一枝鳴用字初曰抱又改曰占曰在曰帶曰要至用字始定予聞於錢伸仲大夫如此今豫章所刻本乃作殘蟬猶占一枝鳴向巨原云元不伐家有魯直所書東坡念奴嬌與今人歌不同者數處如浪淘盡爲浪聲沉周郎赤壁爲孫吳赤壁亂石穿空爲崩雲驚濤拍岸爲掠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爲多情應是笑我生華髮人生如夢爲如寄不知此本今何在也

姑舅爲婚

姑舅兄弟爲婚在禮法不禁而世俗不曉案刑統户婚律云父母之姑舅兩姨姊妹及姨若堂姨母之姑堂姑己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女壻姊妹並不得爲婚姻議曰父母姑舅兩姨姊妹於身無服乃是父母緦麻據身是尊故不合娶及姨又是父母大功尊若堂姨雖

於父母無服亦是尊屬母之姑堂姑並是母之小功以上尊己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亦謂堂姊妹所生者女壻姊妹於身雖並無服據理不可爲婚並爲尊卑混亂人倫失序之故然則中表兄弟姊妹正是一等其於婚娶了無所妨予記政和八年知漢陽軍王大夫申明此項敕局看詳以爲如表叔取表姪女從甥女嫁從舅之類甚爲明白徽州法司編類續降有全文今州縣官書判至有將姑舅兄弟成婚而斷離之者皆失於不能細讀律令也惟西魏文帝時禁中外及從母兄弟姊妹爲婚周武帝又詔不得娶母同姓以爲妻妾宣帝詔母族絶服外者聽婚皆偏閏之制漫附於此

容齋續筆卷第八

容齋續筆卷第九 十四則

三家七穆

春秋列國卿大夫世家之盛無越魯三家鄭七穆者魯之公族如臧氏展氏施氏子叔氏叔仲氏東門氏郈氏之類固多唯孟孫叔孫季孫實出於威公其傳序累代皆秉國政與魯相爲久長若揆之以理則威公弑兄奪國得罪於天顧使有後如此鄭靈公亡無嗣國人立穆公之子子良子良辭以公子堅長乃立堅是爲襄公襄公將去穆氏子良爭之願與偕亡乃舍之皆爲大夫其後位卿大夫而傳世者罕駟豐印游國良故曰七穆然則諸家不逐而獲存子良之力也至其孫良霄乃先覆族而六家爲卿如故此又不可解也

貢薛韋康

漢元帝紀贊云貢薛韋康迭爲宰相謂貢禹薛廣德韋元成康衡也四人皆握娖自好當優柔不斷之朝無所規救衡專附石顯最爲邪臣廣德但有諫御樓船一事禹傳稱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元成傳稱爲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皆不著其有過案劉向傳宏恭石顯白逮更生下獄下太傅韋元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爲九卿坐與蕭望之周堪

誅排許史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爲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召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爲庶人若以漢法論之更生死有餘罪幸元帝不殺之耳京房傳房欲行考功法石顯及韋丞相皆不欲行然則韋貢之所以進用皆陰附恭顯而得之班史隱而不論唯於石顯傳云貢禹明經著節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正在望之死後也

兒寬張安世

漢史有當書之事本傳不載者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

道侯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貰寬復用之宣帝時張安世嘗不快上（所爲不可上意）上欲誅之趙充國以爲安世本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二事不書於寬及安世傳而於劉向充國傳中見之豈非以二人之賢爲諱之邪韓說能以一言救賢臣於垂死而不於說傳書之以揚其善爲可惜也

深溝高壘

韓信伐趙趙陳餘聚兵井陘口禦之李左車說餘曰信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願假奇兵從間道絕其輜重而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不至十日信之頭可致麾下餘不聽一戰成禽七國反周亞夫將兵往擊會兵滎陽鄧都尉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而東北壁昌邑深溝高壘使輕兵塞其饟道以全制其極亞夫從之吳果敗亡李鄧之策一也而用與不用則異耳秦軍武安西以攻閼與趙奢救之去邯鄲三十里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既乃卷甲而趨之大破秦軍奢之將略所謂玩敵於股掌之上雖未合戰而勝形已著矣前所云鄧都尉者亞夫故父絳侯客也鼂錯傳云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

吳楚爲將還上書言軍事拜爲城陽中尉鄧公者豈非鄧都尉乎亞夫傳以爲此策乃自請而後行顏師古疑其不同然以事料之必非出於己也

生之徒十有三

老子出生入死章云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王弼注曰十有三猶云十分有三分取其生道全生之極十分有三耳取死之道全死之極十分亦有三耳而民生生之厚更之無生之地焉其說甚淺且不解釋後一節唯蘇子由以謂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

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乎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為之妙其論可謂盡矣

臧氏二龜

臧文仲居蔡孔子以為不智蔡者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為名焉左傳所稱作虛器正謂此也至其孫武仲得罪于魯出奔邾使告其兄賈於鑄且致大蔡焉曰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蓋請為先人立後也賈再拜受龜使弟為為己請遂自為也乃立臧為為之子曰昭伯嘗如晉從弟會竊其寶龜僂句（龜所出地名）以卜為信與僭僭吉（僭不信也）會如晉昭伯問內子與母弟皆不對會之意欲使昭伯疑其若有它故者歸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郈及昭伯從昭公孫于齊季平子立會為臧氏後會曰僂句不余欺也臧氏二事皆以龜故皆以弟而奪兄位亦異矣

有扈氏

夏書甘誓啓與有扈大戰于甘以其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為辭孔安國傳云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其罪如此耳而淮南子齊俗訓曰有扈氏為義而亡知義而不知宜也高誘注云有扈夏啓之庶兄

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亡之此事不見於它書不知誘何以知之傳記散軼其必有以為據矣莊子以為禹攻有扈國為虛厲非也

太公丹書

太公丹書今罕見於世黃魯直於禮書得其諸銘而書之然不著其本始予讀大戴禮武王踐阼篇載之甚備故悉紀錄以遺好古君子云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皆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帝之道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尚父端冕奉書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為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又曰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為銘前左端曰安樂必敬前右端曰無行可悔後左端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曰所監不遠視爾所代机之銘曰皇皇惟敬口口生敬口生呫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

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疐惡乎失道於嗜欲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火滅脩容謹戒必共共則壽屨之銘曰謹之勞勞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逃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牖之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之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

之銘曰屈申之義發之行之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閒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凡十六銘賈誼政事書所陳教太子一節千餘言皆此書保傅篇之文然及胡亥趙高之事則為漢儒所作可知矣漢昭帝紀通保傅傳文穎注曰賈誼作在禮大戴記其此書乎荀卿議兵篇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蓋出諸此左傳晉斐豹著於丹書謂以丹書其罪也其名偶與之同耳漢祖有丹書鐵契以待功臣蓋又不同也

漢景帝

漢景帝為人甚有可議鼂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也丞相申屠嘉聞錯穿宗廟垣為奏請誅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至朝嘉請誅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堧垣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臨江王榮以皇太子廢為王坐侵太宗廟壖地為宮詣中尉府對簿責訊王遂自殺兩者均為侵宗廟榮以廢黜失寵至於殺之錯方貴幸故略不問罪其不公不慈如此及用爰盎一言錯即夷族其寡恩忍殺復如此

蕭何先見

韓信從項梁居戲下無所知名又屬羽數以策干羽羽弗用乃亡歸漢陳平事項羽羽使擊降河內已而漢攻下之羽怒將誅定河內者平懼誅乃降漢信與平固能擇所從然不若蕭何之先見何為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召何何固請得毋行則當秦之未亡已知其不能久矣不待獻策弗用及懼罪且誅然後去之也

史漢書法

史記前漢所書高祖諸將戰功各為一體周勃傳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攻好畤最擊咸陽最攻曲遇最破臧荼所將卒當馳道為多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

為多夏侯嬰傳破李由軍以兵車趣攻戰疾從擊章邯以兵車趣攻戰疾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灌嬰傳破秦軍於杠里疾鬭攻曲遇戰疾力戰於藍田疾力擊項佗軍疾戰又書擊項冠於魯下所將卒斬司馬騎將各一人擊破王武軍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擊武別將所將卒斬都尉一人擊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將軍將吏四十六人擊田橫所將卒斬騎將一人從韓信卒斬龍且（所將之卒）身生得周蘭破薛郡身虜騎將擊項籍陳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追至東城所將卒共斬籍擊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白題將一人攻陳豨卒斬特將五人破黥布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小將十人傅寬傳屬淮陰擊破歷下軍屬相國參殘博屬太尉勃擊陳豨酈商傳與鍾離眛戰受梁相國印定上谷受趙相國印五人之傳書法不同如此灌嬰事尤為複重然讀之了不覺細瑣史筆超拔高古范曄以下豈能窺其藩奧哉又史記灌嬰傳書受詔別擊楚軍後受詔將郎中騎兵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受詔并將燕趙車騎受詔別攻陳豨凡六書受詔字漢減其三云

薄昭田蚡

周勃為人告欲反下廷尉逮捕吏稍侵辱之初勃以誅諸呂功益封賜金盡以予太后弟薄昭及繫急昭為言太后后以語文帝遂得釋王恢坐為將軍不出擊匈奴單于輜重下廷尉當斬恢行千金於丞相田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后以蚡言告上上竟誅恢蚡者王太后同母弟也漢世母后豫聞政事故昭蚡憑之以招權納賄其史所不書者當非一事也

神宗熙寧七年天下大旱

帝對朝嗟歎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怫然爭之

帝曰比

兩宮泣下憂京師亂起以為更失人心安石曰

兩宮有言乃向經曹佾所為耳是時安石力行新法以為民害向經曹佾能獻忠於

母后可謂賢戚里矣而安石非沮之使遇薄昭田蚡當如何哉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

宣仁聖烈后臨朝宰相蔡確乞復其官

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得免刑誅幸矣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其聖如此雖有昭蚡百輩何所容其姦乎

文字結尾

老子道經孔德之容一章其末云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蓋用二字結之左傳叔孫武叔使郈馬正侯犯殺郈宰公若藐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劒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劒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孟子載齊人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必厭酒肉而後反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妻瞷其所之乃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此二事反復數十百語而但以使如之及今若此各三字結之史記封禪書載武帝用方士言神祠長陵神君李少君謬忌少翁游水發根欒大公孫卿史寬舒丁公王朔公玉帶越人勇之之屬所言祠竈化丹沙求蓬萊安期生立太一壇作甘泉宮臺室柏梁仙人掌壽宮神君閟某小方泰帝神鼎雲陽美光緱氏城僊人跡太室呼萬歲老父牽狗白雲起封中德星出越祠雞卜通天臺明堂昆侖建章宮五城十二樓凡數十事三千言而其末云然其效可睹矣則武帝所與爲者皆墮誕罔中不待一二論說也文字結尾之簡妙至此

國初古文

歐陽公書韓文後云予少家漢東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輔頗好學予游其家見有敝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顚倒無次序因乞以歸讀之是時天下未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後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韓文遂行于世又作蘇子美集序云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以相誇尚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學者稍趨於古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可謂特立之士也柳子厚集有穆脩所作後叙云予少嗜觀韓柳二家之文柳不全見於世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字失句獨於集家爲甚凡用力二紀文始幾定時天聖九年也予讀張景集中柳開行狀云公少誦經籍天水趙生老儒也持韓愈文僅百篇授公曰質而不麗意若難曉子詳之何如公一覽不能捨歎曰唐有斯文哉因爲文章直以韓爲宗尚時韓之道獨行於公遂名肩愈字紹先韓之道大行於今自公始也又云公生於晋末長於宋初扶百世之大教續韓孟而助周孔兵部侍郎王祐得公書曰子之文出於今世眞古之

文章也兵部尚書楊昭儉曰子之文章世無如者已二百年矣開以開寶六年登進士第景作行狀時咸平三年開序韓文云子讀先生之文自年十七至于今凡七年然則在國初開已得昌黎集而作古文去穆伯長時數十年矣蘇歐陽更出其後而歐陽略不及之乃以為天下未有道韓文者何也范文正公作尹師魯集序亦云五代文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洎楊大年專事藻飾謂古道不適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師魯與穆伯長力為古文歐陽永叔從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古其論最為至當

容齋續筆卷第九

容齋續筆卷第十 十七則

經傳煩簡

左傳蔡聲子謂楚子木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其語本於大禹謨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也晉叔向詒鄭子產書曰先王議事以制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其語本於呂刑惟良折獄哲人惟刑也旨意則同而經傳煩簡為不侔矣

曹參不薦士

曹參代蕭何為漢相國日夜飲酒不事事自云高皇帝與何定天下法令既明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是則然矣然以其時考之承暴秦之後高帝創業尚淺日不暇給豈無一事可關心者哉其初相齊聞膠西蓋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幣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參於是避正堂以舍之其治要用黄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然入相漢時未嘗引蓋公為助也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隱居深山蒯徹為參客或謂徹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二人者世俗所不及

何不進之於相國乎徹以告參參皆以為上賓徹善齊人安其生嘗干項羽羽不能用其策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受凡此數賢參皆不之用若非史策失其傳則參不薦士之過多矣

漢初諸將官

漢初諸將所領官多為丞相如韓信初拜大將軍後為左丞相擊魏又拜相國擊齊周勃以將軍遷太尉後以相國代樊噲擊燕樊噲以將軍攻韓王信遷為左丞相以相國擊燕酈商為將軍以右丞相擊陳豨以丞相擊黥布尹恢以右丞相備守淮陽陳涓以丞相定齊地然百官公卿表皆不載蓋蕭何已居相位諸人者未嘗在朝廷特使假其名以為重耳後世使相之官本諸此也

漢官名

漢官名既古雅故書於史者皆可誦味如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御史大夫言可聽郎中令善嬰人丞相議不可用太尉不足與計大將軍尊貴誠重大將軍有揖客京兆尹可立得大夫乘私車來邪大官丞日晏不來謝田大夫曉大司農大司馬欲用是忿恨後將軍數畫軍冊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耆艾二人以老病罷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之類又如所書路中大夫韓御史大夫叔孫太傅鄭尚書鮑司隸趙將軍張廷尉亦燁然有法後漢書執金吾擊郾大司馬當擊宛大司馬習用步騎等語尚有前史餘味

漢唐輔相

前漢宰相四十五人自蕭曹魏丙之外如陳平王陵周勃灌嬰張蒼申屠嘉以高帝故臣陶青劉舍許昌薛澤莊青翟趙周以功臣侯子孫竇嬰田蚡公孫賀劉屈氂以宗戚衛綰李蔡以士伍唯王陵申屠嘉及周亞夫王商王嘉有剛直之節薛宣翟方進有材具餘皆容身保位無所建明至於御史大夫名為亞相尤錄錄不足數

劉向所謂御史大夫未有如兒寬者蓋以餘人可稱者少也若唐宰相三百餘人自房杜姚宋之外如魏謩王珪褚遂良狄仁傑魏元忠韓休張九齡楊綰崔祐甫陸贄杜黃裳裴垍李絳李藩裴度崔羣韋處厚李德裕鄭畋皆為一時名宰考其行事非漢諸人可比也

漢武留意郡守

漢武帝天資高明政自己出故輔相之任不甚擇人若但使之奉行文書而已其於除用郡守尤所留意莊助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懷故土出為郡吏闞者闕焉久不聞問吾丘壽王為東郡都

尉上以壽王爲都尉不復置太守詔賜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從横甚不稱在前時何也汲黯拜淮陽太守不受印綬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觀此三者則知郡國之事無細大未嘗不深知之爲長吏者常若親臨其上又安有不盡力者乎惜其爲征伐奢侈所移使民間不見德澤爲可恨耳

苦蕒菜

吳歸命侯天紀三年八月有鬼目菜生工人黄耇家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買菜作平慮草以耇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唐五行志中宗景龍二年岐州郿縣民王上賓家有苦蕒菜高三尺餘上廣尺餘厚二分説者以爲草妖予案蕒菜即苦蕒今俗呼爲苦蕒者是也天紀景龍之事甚相類歸命次年亡國中宗後二年遇害雖事非此致亦可謂妖矣平慮草不知何狀揚雄甘泉賦并閭注如淳曰并閭其葉隨時政政平則平政不平則傾也顔師古曰如氏所説自是平慮耳然則亦異草也鬼目見爾雅郭璞云今江東有鬼目草莖似葛葉員而毛如耳璫也赤色叢生廣志曰鬼目似梅南人以飲酒南方草木狀曰鬼目樹大者如木子小者如鴨子七月八月熟色黄味酸以蜜煑之滋味柔嘉交阯諸郡有之交州記曰高大如木瓜而小傾邪不周正本草曰鬼目一名東方宿一名連蟲陸名羊蹄

唐諸生束脩

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篚酒一壺脩一案爲束脩之禮太學四門律學書學筭學皆如國子之法其習經有暇者命習隸書并國語説文字林三蒼爾雅每旬前一日則試其所習業乃知唐世士人多工書蓋在六館時以爲常習其説文字林蒼雅諸書亦欲責以結字合於古義不特銓選之時方取楷法遒美者也束脩之禮乃於此見之開元禮載皇子束脩束帛一篚五匹酒一壺二斗脩一案三脡皇子服學生之服至學門外陳三物於西南少進曰某方受業於先生敢請見執篚者以篚授皇子皇子跪奠篚再拜博士荅再拜皇子還避遂進跪取篚博士受幣皇子拜訖乃出其儀如此州縣學生亦然

范德孺帖

范德孺有一帖云純粹不冒固多尤是家兄北歸遂解倒懸之念慶快安幸此外何求四月末雇舟離均借人至鄧本待家兄之來今家兄雖得歸穎昌而尚未聞來耗已累遣人稟問所行路及相見之期人尚未還未知果能如約否蓋恐太原接人非久到此法留半月則須北去也予以其時考之元符三年四月德孺除知太原是月二十一日忠宣公自鄧州分司復故秩許歸穎昌府則此帖當在五月間忠宣猶未離永州也德孺自均州守擢帥河東至於雇舟借人以行又云接人法留半月過此則須北去雖欲待其兄亦不可得今世為長吏雖居蕞爾小壘而欲送還兵士唯意所須若接人之來視其私計辦否為遲速耳未嘗顧法令以自儆策使申固要束稍整擁之置士大夫於無過之地亦所以善風俗也

民不畏死

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人常畏死則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讀者至此多以為老氏好殺夫老氏豈好殺者哉旨意蓋以戒時君世主視民為至愚至賤輕盡其命若刈草菅使之知民情狀人人能與我為敵國懍乎常有朽索馭六馬之懼故繼之曰常

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下篇又曰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輕死且人情莫不欲壽雖衰貧至骨瘠於饑隸其與受僇而死有間矣烏有不畏者哉自古以來時運俶擾至於空天下而為盗賊及吏考其故亂之始生民未嘗有不靖之心也秦漢隋唐之末土崩魚爛比屋可誅然凶暴如王仙芝黃巢不過僥覬一官而已使君相御之得其道豈復有滔天之患哉龔遂之清渤海馮異之定關中高仁厚之平蜀盗王先成之說王宗侃民情可見世之君子能深味老氏之訓思過半矣

天下有奇士

天下未嘗無魁奇智略之士當亂離之際雖一旅之聚數城之地必有策策知名者出其間史傳所書尚可考也鄭燭之武弦高從容立計以存其國後世至不可勝紀在唐末多姑摭其小小者數人載于此武德初北海賊帥綦公順攻郡城為郡兵所敗後得劉蘭成以為謀主才用數十百人出奇再奮北海即降海州臧君相帥衆五萬來爭蘭成以敢死士二十人夜襲之掃空其衆徐圓朗據海岱或説之曰有劉世徹者才略不世出名高東夏若迎而奉之天下指揮可定圓朗使迎之世徹

至巳有衆數千圓朗使徇譙杞東人素聞其名所向皆
下裘甫亂浙東朝廷遣王式往討其黨劉暀勸甫引兵
取越憑城郭據府庫循浙江築壘以拒之得間則長驅
進取浙西過大江掠楊州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宣歙江
西必有響應者別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則國家
貢賦之地盡入于我矣甫不能用高駢之將畢師鐸攻
駢乞師於宣州秦彥彥兵至遂下楊州師鐸遣使趣彥
過江將奉以為主或説之曰僕射順衆心為一方去害
宜復奉高公而佐之摠其兵權誰敢不服且秦司空為
節度使廬州壽州其肯為之下乎切恐功名成敗未可

知也不若亟止秦司空勿使過江彼若粗識安危必未
敢輕進就使他日責我以負約猶不失為高氏忠臣也
師鐸不以為然明日以告鄭漢章漢章曰此智士也求
之弗獲王建鎮成都攻楊晟於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
山谷諸寨日出抄掠之王先成往説其將王宗侃曰民
入山谷以俟招安今乃從而掠之與盜賊無異旦出淘
虜薄暮乃返曾無守備之意萬一城中有智者為之畫
策使乘虛奔突先伏精兵於門內望淘虜者稍遠出弓
弩手礮各百人攻寨之一面又於三面各出耀兵諸寨
咸自備禦無暇相救如此能無敗乎宗侃矍然先成為

條列七事為狀以白王建建即施行之榜至三日山中
之民競出如歸市浸還故業觀此五者則其他姓名不
傳與草木俱腐者蓋不可勝計矣

易卦四德

易元亨利貞謂之四德唯乾坤為能盡之若屯隨二卦
但大亨貞臨无妄革三卦皆大亨以正而已有亨利貞
者十一蒙同人離咸兊恒遯萃渙小過既濟也元亨利
者一蠱也利貞者八大畜大壯明夷家人中孚蹇損漸
也亨貞者三需困旅也元亨者三大有升鼎也亨利者
五賁復大過巽噬嗑也亨者九小畜履泰謙節坎震豐

未濟也利者五訟豫解益夬也貞者四師比否頤也唯
八卦皆無之觀剝晉睽姤歸妹井艮也若以卦象索之
如剝睽姤猶可強為之辭它則不復容擬議矣

孫堅起兵

董卓盜國柄天下共興義兵討之惟孫堅以長沙太守
先至為卓所憚獨為有功故裴松之謂其最有忠烈之
稱然長沙為荊州屬部受督於刺史王叡叡先與堅共
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及叡舉兵欲討卓堅乃
承案行使者詐檄殺之以償曩忿南陽太守張咨鄰郡
二千石也以軍資不具之故又收斬之是以區區一郡

將乘一時兵威輒害方伯郡守豈得爲勤王乎劉表在荆州乃心王室袁術志於逆亂堅乃奉其命而攻之自速其死皆可議也

孫權封兄策

孫權即帝位追尊兄策爲長沙王封其子爲吴侯案孫氏奄有江漢皆策之功權特承之耳而報之之禮不相宜稱故陳壽評云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義儉矣而孫盛乃云權遠思盈虛之數正本定名防微於未兆可謂爲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其說迂謬如此漢室中興出於伯升光武感其功業之

不終建武二年首封其二子爲王而帝子之封乃在一年之後司馬昭繼兄師秉魏政以次子攸爲師後常云天下者景王之天下欲以大業歸攸以孫權視之不可同日論也

踰年改元

自漢武帝建元紀年之後嗣君紹統必踰年乃改元雖安帝繼殤帝亦終延平而爲永初威帝繼質帝亦終本初而爲建和唐宣宗以叔繼姪亦終會昌六年而改大中獨本朝

太祖以開寶九年十月二十日上仙

太宗嗣位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改爲太平興國元年去新歲纔八日耳意當時星辰曆象考卜兆祥必有其說而國史傳記皆失傳切計嶺蜀之遠制書到時已是二年之春是時宰相薛居正沈倫盧多遜失於不考引故實致行之弗審使人君即位而無元年尤爲不可也若唐順宗以正元二十一年正月嗣位至八月辛丑改元永正蓋已稱太上皇嫌於獨無紀年故亟更之耳劉禪孫亮石宏苻生李璟未踰年而改此不足責晉惠帝改武帝太熙爲永熙而以爲欲長奉先皇之制亦非也唐中宗仍武后神龍梁末帝追承太祖乾化孟昶仍父

知祥明德漢劉知遠追用晉天福隱帝仍父乾祐周世宗仍太祖顯德皆非禮之正無足議者唐哀帝仍昭宗天祐蓋畏朱温而不敢云

賊臣遷都

自漢以來賊臣竊國命將欲移鼎必先遷都以自便董卓以山東兵起謀徙都長安驅民數百萬口更相蹈藉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雞犬高歡自洛陽遷魏於鄴四十萬户狼狽就道朱全忠自長安遷唐於洛驅徙士民毁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長安自是丘墟卓不旋踵而死曹操迎天子都許卒覆劉氏魏唐之祚

竟爲高朱所傾凶謚設心積慮由來一揆也

輿地道里誤

古今輿地圖志所記某州至某州若干里多有差誤偶閱元祐九域志姑以吾鄉饒州證之饒西至洪州三百八十里而志云西至州界一百七十里自界首至洪五百六十八里於洪州書至饒又衍二十里是爲七百六十里也饒至信州三百七十里而志云東南至本州界二百九十里自界首至信州三百五十里是爲六百四十里也饒至池州四百八十里而志云北至州界一百九十里自界首至池州三百八十里是爲五百七十里也唐賈耽皇華四達記所紀中都至外國尤爲詳備其書虔州西南一百十里至潭口驛又百里至南康縣然今虔至潭口纔四十里又五十里即至南康比之所載不及半也以所經行處驗之知其它不然者多矣

容齋續筆卷第十

容齋續筆卷第十一 十五則

古錞于

周禮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四金者錞鐲鐃鐸也以金錞和鼓鄭氏注云錞錞于也圜如碓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賈公彥疏云錞于之名出於漢之大予樂官南齊始興王鑑爲益州刺史廣漢什邡民段祚以錞于獻鑑古禮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二尺四寸圓如筩銅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縣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錞于以手振芒則其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絶古所以節樂也周斛斯徵精三禮爲太常卿自魏孝武西遷雅樂廢缺樂有錞于者近代絶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曰此錞于也衆弗之信遂依干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振乃取以合樂焉宣和博古圖說云其制中虛椎首而殺其下王黼亦引段祚所獻爲證云今樂府金錞就擊於地灌水之制不復考矣是時有虎龍錞一山紋錞一圜花錞一縶馬錞一龜魚錞一魚錞二鳳錞一虎錞七其最大者重五十一斤小者七斤淳熙十四年澧州慈利縣周赧王墓傍五里山摧蓋古冢也其中藏器物甚多予甥余玠宰是邑得一錞

高一尺三寸上徑長九寸五分闊八寸下口長徑五寸八分闊五寸虎鈕高一寸二分闊寸一分并尾長五寸五分重十三斤紹熙三年子仲子簽書峽州判官於長陽縣又得其一甚大高二尺上徑長一尺六分闊一尺四寸二分下口長徑九寸五分闊八寸虎鈕高二寸五分足闊三寸四分并尾長一尺重三十五斤皆虎錞也予家蓄古彝器百種此遂爲之冠小錞無損缺扣之其聲清越以長大者破處五寸許聲不能渾全然亦可考擊也後復得一枚與大者無小異自峽來寘諸篛籠中取者不謹斷其鈕匠以藥銲而攔之遂兩兩相對若三

禮圖景祐大樂圖所畫形製皆非東坡志林記始與王鑑一節云記者能道其尺寸之詳如此而拙於遣詞使古器形制不可復得其髣髴甚可恨也正爲此云

孫玉汝

韓莊敏公縝字玉汝蓋取君子以玉比德縝密以栗及王欲玉汝之義前人未嘗用最爲古雅案唐登科記會昌四年及第進士有孫玉汝李景讓爲御史大夫劾罷侍御史孫玉汝會稽大慶寺碑咸通十一年所立云衢州刺史孫玉汝記榮王宗綽書目有南北史選練十八卷云孫玉汝撰蓋其人也

唐人避諱

唐人避家諱甚嚴固有出於禮律之外者李賀應進士舉忌之者斥其父名晉肅以晉與進字同音賀遂不敢試韓文公作諱辯論之至切不能解衆惑也舊唐史至謂韓公此文爲文章之紕繆者則一時横議可知矣杜子美有送李二十九弟晉肅入蜀詩蓋其人云裴德融諱皐高鍇以禮部侍郎典貢舉德融入試鍇曰伊諱皐向某下就試與及第困一生事後除屯田員外郎與同除郎官一人同參右丞盧簡求到宅盧先屈前一人入前人啓云某與新除屯田裴員外同祗候盧使驅使官

傳語曰員外是何人下及第偶有事不得奉見裴蒼遽出門去觀此事尤爲乖剌鍇簡求皆當世名流而所見如此語林載崔殷夢知舉吏部尚書歸仁晦託弟仁澤殷夢唯唯而已無何仁晦復詣託之至於三四殷夢斂色端笏曰某見進表讓此官矣仁晦始悟已姓殷夢諱也按宰相世系表其父名龜從此又與高相類且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父名皐子不得於主司姓高下登科父名龜從子不列姓歸人於科籍揆之禮律果安在哉後唐天成初盧文紀爲工部尚書新除郎中于鄴公參文紀以父名嗣業與同音竟不見鄴憂畏太過一夕

雄經于室文紀坐謫石州司馬此又可怪也

高鍇取士

高鍇爲禮部侍郎知貢舉閲三歲頗得才實始歲取四十人才益少詔減十人猶不能滿此新唐書所載也案登科記開成元年中書門下奏進士元額二十五人請加至四十人奉勅依奏是年及二年三年鍇在禮部每舉所放各四十人至四年始令每年放三十人爲定則唐書所云誤矣摭言載鍇第一牓裴思謙以仇士良關節取狀頭鍇庭譴之思謙回顧厲聲曰明年打脊取狀頭第二年鍇知舉誡門下不得受書題思謙自携士良一緘入貢院既而易紫衣趨至堦下白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秀才鍇接之書中與求巍峩鍇曰狀元已有人此外可副軍容意旨思謙曰卑吏奉軍容處分裴秀才非狀元請侍郎不放鍇俛首良久曰然則略要見裴學士思謙曰卑吏便是也鍇不得已遂從之思謙及第後宿平康里賦詩云銀缸斜背解明璫小語低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然則思謙亦疎俊不羈之士耳鍇徇凶璫之意以爲舉首史謂頗得才實恐未盡然先是大和三年鍇爲考功員外郎取士有不當監察御史姚中立奏停考功別頭試六年侍郎賈餗

又奏復之事見選舉志

兵部名存

唐因隋制尚書置六曹吏部兵部分掌銓選文屬吏部武屬兵部自三品以上官冊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皆委尚書省奏擬兩部各列三銓曰尚書銓尚書主之曰東銓曰西銓侍郎二人主之吏居左兵居右是爲前行故兵部班級在戶刑禮之上睿宗初政以宋璟爲吏部尚書李乂盧從愿爲侍郎姚元之爲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謹爲侍郎六人皆名臣二選稱治其後用人不能悉得賢然兵部爲甚其變而爲三班流外銓不知自何時元豐官制行一切更改凡選事無論文武悉以付吏部蘇東坡當元祐中拜兵書謝表云恭惟先帝復六卿之名本欲後人識三代之舊古今殊制閑劇異宜武選隸於天官兵政揔於樞輔故司馬之職獨省文書蓋紀其實也今本曹所掌惟諸州廂軍名籍及每大禮則書寫審官加恩告雖有所轄司局如金吾街仗司騏驥車輅象院法物庫儀鸞司不過每季郎官一往耳名存實亡一至於是

武官名不正

文官郎大夫武官將軍校尉自秦漢以來有之至於階

秩品著則由晉魏至唐始定唐文散階二十九自開府特進之下爲大夫者十一爲郎者十六武散階四十五爲將軍者十二爲校尉者十六此外懷化歸德大將軍訖于司戈執戟皆以待蕃戎之君長臣僕本朝因之元豐正官制廢文散階而易舊省部寺監名稱爲郎大夫曰寄祿官政和中改選人七階亦爲郎欲以將軍校尉易類行以下諸使至三班借職而西班用事者嫌其塗轍太殊亦請改爲郎大夫於是以卒伍厮圉玷汙此名又以節度使至刺史專爲武臣正任且郎大夫漢以處名流觀察使在唐爲方伯刺史在漢爲監司在唐爲郡守豈介胄思倖所得處哉此其名尤不正者也

名將晚謬

自古威名之將立蓋世之勳而晚謬不克終者多失於恃功矜能而輕敵也關羽手殺袁紹二將顏良文醜於萬衆之中及攻曹仁於樊于禁等七軍皆没羽威震華夏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鋭其功名盛矣而不悟呂蒙陸遜之詐竟墮孫權計中父子成禽以敗大事西魏王思政鎮守玉壁高歡連營四十里攻圍之飢凍而退及思政徙荆州舉韋孝寬代己歡舉山東之衆來攻凡五十日復以敗歸皆思政功也其後欲以長社爲行臺治所致書於崔猷猷曰襄城控帶京洛當今要地如其動靜易相應接潁川鄰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莫若頓兵襄城而遣良將守潁川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足爲患宇文泰令依猷策思政固請且約賊水攻期年陸攻三年之内朝廷不煩赴救已而陷於高澄身爲俘虜慕容紹宗挫敗侯景一時將帥皆莫及而攻圍潁川不知進退赴水而死吳明徹當陳國衰削之餘北伐高齊將略人才公卿以爲舉首師之所至前無堅城數月之間盡復江北之地然其後攻周彭城爲王軌所困欲遏歸路蕭摩訶請擊之明徹不聽曰搴旗陷陳將軍事也長筭遠略老夫事也一旬之間水路遂斷摩訶又請潛軍突圍復不許遂爲周人所執將士三萬皆没焉此四人之過如出一轍

唐帝稱太上皇

唐諸帝稱太上皇者高祖睿宗明皇順宗凡四君順宗以病廢之故不能臨政高祖以秦王殺建成元吉明皇幸蜀爲太子所奪唯睿宗上畏天戒發於誠心爲史冊所表然以事考之睿宗以先天元年八月傳位於皇太子猶五日一受朝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皆自決之故皇帝之子嗣直嗣謙嗣昇封王皆以上皇誥而出命

又遣皇帝巡邊二年七月甲子太平公主誅明日乙丑即歸政然則猶有不獲已也若夫與堯舜合其德則我
高宗皇帝
至尊壽皇聖帝爲然

楊倞注荀子

唐楊倞注荀子乃元和十三年然臣道篇所引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注以爲伊訓篇今元無此語致士篇所引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惟曰未有順事注以爲康誥而不言其有不同者

昭宗相朱朴

唐昭宗出幸華州方強藩悍鎮遠近爲梗思得特起奇士任之以成中興之業水部郎中何迎表薦國子博士朱朴才如謝安朴所善方士許巖士得幸出入禁中亦言朴有經濟才上連日召對朴有口辯上悅之曰朕雖非太宗得卿如魏證矣上憤天下之亂朴自言得爲宰相月餘可致太平遂拜爲相制出中外大驚唐制詔有制詞學士韓儀所撰曰夢傳巖而得眞相則商道中興獵渭濱而載獻臣則周朝致理朕自逢多難渴佇英賢暗禱鬼神明祈日月果得哲輔契予勤求朱朴學業優深識用精敏久佪翔而不振彌正吉以自多朕知其才遂召與語理亂立分於言下聞所未聞兵農皆在於術中得所未得不覺前席爲之改容類委化權用昌泰運自我拔奇寧拘品秩百度舉倫侯爾康濟其美如此儀者僅之兒所謂暗禱鬼神明祈日月之語必當時所授旨意也朴爲相纔半年而罷後貶郴州司户參軍制云不爲自審之謀苟竊相援之力實因姦幸潛致顯榮亦謂術可弭兵學能活國冒半歲容身之贊無一朝輔政之功唯辱中台頗興群論嗚呼昭宗當王室艱危之際無知人之明拔朴於庶僚中位諸公衮以今觀之適足詒後人譏笑新史贊謂捭豚臑而拒貙牙趣亡而已悲夫

楊國忠諸使

楊國忠爲度支郎領十五餘使至宰相凡領四十餘使弟署一字不能盡胥吏因是恣爲姦欺新舊唐史皆不詳載其職案其拜相制前銜云御史大夫判度支權知太府卿事兼蜀郡長史劍南節度支度營田等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訪處置使兩京太府司農出納監倉祠祭木炭宫市長春九成宫等使關内道及京畿采訪處置使拜右相兼吏部尚書集賢殿崇玄館學士脩國史太清太微宫使自餘所領又有管當租庸鑄錢等

使以是觀之槩可見矣宫市之事咸謂起於德宗正元不知天寶中已有此名且用宰臣充使也韓文公作順宗實録但云舊事宫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與人爲市隨給其直正元末以宦者爲使亦不及天寶時已有之也

祖宗朝宰輔

祖宗朝宰輔名爲禮絶百僚雖樞密副使亦在太師一品之上然至其罷免歸班則與庶位等李崇矩自樞密使罷爲鎮國軍節度使旋改左衛大將軍遂爲廣南西道都巡檢使未幾遣使齎詔徙海南四州都巡檢使皆非降黜在南累年入判金吾街仗司而卒猶贈太尉趙安仁嘗參知政事而判登聞鼓院張銘嘗知樞密院而監諸司庫務曾孝寬以簽書樞密服闋而判司農寺張宏李惟清皆自見任樞密副使徙御史中丞其他以前執政而爲三司使中丞者數人官制既行猶多除六曹尚書自崇寧以來乃始不然

百官避宰相

劉器之以待制爲樞密都承旨道遇執政出尚書省相從歸府第劉去席帽涼衫斂馬遣人傳語相揖而過左相呂汲公歸呼門下省法吏問從官道逢宰相如何吏檢條但有尚書省官避令僕兩省官各避其官長而無兩制避宰相之法汲公乃止而心甚不樂劉以此語人以爲有所據然以事體揆之侍從不避宰相恐爲不然亦無所謂只避官長法劉公蓋飾說耳案天聖編勑諸文武官與宰相相遇於路皆退避見樞密使副參知政事避路同宰相其文甚明不應元祐時不行用也

百官見宰相

天聖編勑載文武百官見宰相儀文明殿學士至龍圖閣直學士列班於都堂階上堂吏贊云請不拜班首前致詞訖退歸位列拜宰相荅拜兩省官相次同學士之儀上將軍大將軍將軍御史臺官及南班文武百寮序班於中書門外應節度使至刺史並綴本班中丞揖訖入宰相降階南向立於位乃稱班文東武西並北上臺官南行北向東上贊云百寮拜宰相荅拜訖退內客省使至閤門使見宰相樞密使並階上列行拜不荅拜見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宣徽使客禮展拜皇城使以下諸司使横行副使見宰相樞密使並階上連姓稱職展拜不荅拜見參政副樞並列行拜若諸司副使閤門祗候見參樞亦不荅拜國朝上下等威其嚴如此已而浸廢文潞公富韓公至和中自外鎭拜相詔百官班迎於門

翰山文庫

婦人英烈

婦人女子婉孌閨房以柔順靜專爲德其遇哀而悲臨事而感蹈死而懼蓋所當然爾至於能以義斷恩以智決策斡旋大事視死如歸則幾於烈丈夫矣齊湣王失國王孫賈從王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不知王處汝尚何歸賈乃入市呼市人攻殺淖齒而齊士臣相與求王子立之卒以復國馬超叛漢殺刺史太守涼州參軍楊阜出見姜叙於歷城與議討賊叙母曰韋使君遇難亦汝之負但當速發勿復顧我叙乃與趙昂合謀超取昂子月爲質昂謂妻異曰當奈月何異曰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爲重況一子哉超襲歷城得叙母母罵之曰汝背父殺君天地豈久容汝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殺之月亦死晉卞壼拒蘇峻戰死二子隨父後亦赴敵而亡其母撫尸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乎秦苻堅將伐晉所幸張夫人引禹稷湯武事以諫曰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堅不聽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劉裕起兵討逆同謀孟昶謂妻周氏曰我決當作賊幸早離絕周氏曰君父母

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能諫事之不成當於奚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昶起周氏追昶坐曰觀君舉措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指懷中兒示之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遂傾貲以給之何無忌夜草檄文其母劉牢之姊也登橙密窺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問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爲言舉事必有成之理以勸之竇建德救王世充唐拒之於虎牢建德妻曹氏勸使乘唐國之虛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李克用困於上源驛左右先脫歸者以汴人爲變告其妻劉氏劉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克用歸欲勒兵攻汴劉氏曰公當訴之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天下孰能辨其曲直克用乃止黃巢死時溥獻其姬妾僖宗宣問曰汝曹皆勳貴子女何爲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上不復問戮之於市餘人皆悲怖昏醉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唐莊宗臨斬劉守光守光悲泣哀祈不已其二妻李氏祝氏讓之曰事已如此生復何益妾請先死即伸頸就戮劉仁贍守壽春幼子崇諫夜泛舟渡淮北仁贍命斬之監軍使求救於夫

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若貸之
則劉氏爲不忠之門矣趣命斬之然後成喪王師圍金
陵李後主以劉澄爲潤州節度使澄開門降越後主誅
其家澄女許嫁未適欲活之女曰叛逆之餘義不求生
遂就死此十餘人者義風英氣尚凜凜有生意也雖載
於史策聊表出之至於唐高祖起兵太原女平陽公主
在長安其夫柴紹曰尊公將以兵清京師我欲往恐不
能偕柰何主曰公往矣我自爲計即奔鄠發家貲招南
山亡命諭降羣盜申法誓衆勒兵七萬威振關中與秦
王會渭北分定京師此其偉烈又非它人比也

无用之用

莊子云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又云知无
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
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之致黃泉所謂无用之爲用也亦
明矣此義本起於老子三十輻共一轂當其无有車之
用一章學記皷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備水無當於
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其理一也今夫飛者以翼爲用繫
其足則不能飛走者以足爲用縛其手則不能走舉場
較藝所務者才也而拙鈍者亦爲之用戰陳角勝所先
者勇也而老怯者亦爲之用則有用无用若之何而可

分別哉故爲國者其勿以无用待天下之士則善矣

龍筋鳳髓判

唐史稱張鷟早惠絕倫以文章瑞朝廷屬文下筆輒成
八應制舉皆甲科今其書傳於世者朝野僉載龍筋鳳
髓判也僉載紀事皆瑣尾擿裂且多媟語百判純是當
時文格全類俳體但知堆垛故事而於蔽罪議法處不
能深切殆是無一篇可讀一聯可味如白樂天甲乙判
則讀之愈多使人不厭聊載數端於此甲去妻後妻犯
罪請用子蔭贖罪甲不許判云不安爾室盡孝猶慰母
心薄送我畿贖罪寧辭子蔭縱下山之有怨曷陟屺之

無情辛夫遇盜而死求殺盜者而爲之妻或責其失節
不伏判云夫讎不報未足爲非婦道有虧誠宜自恥詩
著靡它之誓百代可知禮垂不嫁之文一言以蔽景居
喪年老毀瘠或非其過禮曰哀情所鍾判云況血氣之
既衰老夫耄矣縱哀情之罔極吾子忍之景妻有喪景
於妻側奏樂妻責之不伏判云儼衰麻之在躬是吾憂
也調絲竹以盈耳於汝安乎甲夜行所由執之辭云有
公事欲早趨朝所由以犯禁不聽判云非巫馬爲政焉
用出以戴星同宣子俟朝胡不退而假寐乙責逹有故
人至坐之堂下進以僕妾之食曰故辱而激之判云安

實敗名重耳竟慙於曰犯感而成事張儀終謝於蘇秦景娶妻無子父母將出之辭曰歸無所從判云雖配無生育誠合比於斷絃而歸靡適從庶可同於束縕乙爲三品見本州刺史不拜或非之稱品同判云或商周不敵敢不盡禮事君今晉鄭同儕安得降階卑我若此之類不背人情合於法意援經引史比喻甚明非青錢學士所能及也元微之有百餘判亦不能工余襄公集中亦有判兩卷粲然可觀張鷟字文成史云調露中登進士第考功員外郎騫味道見所對稱天下無雙案登科

記乃上元二年去調露尚六歲是年進士四十五人鷟名在二十九既以爲無雙而不列高第神龍元年中才膺管樂科於九人中爲第五景雲二年中賢良方正科於二十人中爲第三所謂制舉入中甲科者亦不然也

唐制舉科目

唐世制舉科目猥多徒異其名爾其實與諸科等也張九齡以道侔伊呂策高第以登科記及會要考之蓋先天元年九月明皇初即位宣勞使所舉諸科九人經邦治國材可經國才堪刺史賢良方正與此科各一人藻思清華興化變俗科各二人其道侔伊呂策問殊平平但云興化致理必俟得人求賢審官莫先任舉欲遠循漢魏之規復存州郡之選慮牧守之明不能必鑒次及越騎佽飛皆出畿甸欲均井田於要服遵丘賦於革車弁安人重穀編户農桑之事殊不及爲天下國家之要道則其所以待伊呂者亦狹矣九齡於神龍二年中材堪經邦科本傳不書計亦此類耳

淵有九名

莊子載壷子見季咸事云鯢旋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其詳見於列子黃帝篇盡載其目曰鯢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汍水之潘

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案爾雅云濫水正出即檻泉也沃泉下出汍泉穴出灉者反入汧者出不流又水決之澤爲汧肥者出同而歸異皆禹所名也爾雅之書非周公所作蓋是訓釋三百篇詩所用字不知列子之時已有此書否細碎蟲魚之文列子決不肯留意得非偶相同邪淮南子有九琁之淵許叔重云至深也賈誼弔屈賦襲九淵之神龍顏師古曰九淵九旋之川言至深也與此不同

東坡論莊子

東坡先生作莊子祠堂記辨其不詆訾孔子嘗疑盜跖

漁父則眞若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劒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游於秦遇老子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劒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爾東坡之識見至矣盡矣故其祭徐君猷文云爭席滿前無復十漿而五餽用爲一事今之莊周書寓言第二十七繼之以讓王盜跖說劒漁父乃至列禦寇爲第三十二篇讀之者可以渙然冰釋也予案列子書第二篇内首載禦寇餽漿事數百言即綴以楊朱爭席一節正與東坡之旨異世同符而坡公記不及此豈非作文時偶忘之乎陸德明釋文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說若閼弈意脩之首危言游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三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内篇衆家竝同予參以此說坡公所謂昧者其然乎閼弈游鳧諸篇今無復存矣

列子書事

列子書事簡勁宏妙多出莊子之右其言惠盎見宋康王王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客將何以教寡人盎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觀此一段語宛轉四反非數百言曲而暢之不能了而絜淨粹白如此後人筆力渠復可到耶三不欺之義正與此合不入不中者不能欺也弗敢刺擊者不敢欺也無其志者不忍欺也魏文帝論三者優劣斯言足以蔽之

天生對偶

舊說以紅生白熟脚色手紋寬焦薄脆之屬爲天生偶對觸類而索之得相傳名句數端亦有經前人紀載者聊疏于此以廣多聞如三川太守四目老翁相公公相子人主主人公泥肥禾尚瘦晷短夜差長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北斗七星三四點南方萬壽千千年迅雷風烈風雷雨絕地天通天地人莚上枇杷本是無

聲之樂草間蚱蜢還同不繫之舟皆絕工者又有用書
語兩句而證以俗諺者如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
諺曰外甥多似舅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
諺曰便重不便輕之類是也

銅爵灌硯

相州古鄴都魏太祖銅雀臺在其處今遺址髣髴尚存
瓦絕大艾城王文叔得其一以爲硯餉黃魯直東坡所
爲作銘者也其後復歸王氏硯之長幾三尺闊半之
先公自燕還亦得二硯大者長尺半寸闊八寸中爲瓠
形背有隱起六隸字甚清勁曰建安十五年造魏祖以

建安九年領冀州牧治鄴始作此臺云小者規範全不
逮而其腹亦有六篆字曰大魏興和年造中皆作小蔟
花團興和乃東魏孝靜帝紀年是時正都鄴與建安相
距三百年其至于今亦六百餘年矣二者皆藏姪孫偘
處予爲銘建安者曰鄴瓦所范嘻其是耶幾九百年來
隨漢槎淬礪霜鋒肆其滂葩僴實寶此以昌我家銘興
和者曰魏元之東狗腳于鄴吁其瓦存亦禪于刼上林
得鴈獲貯歸笈玩而銘之衰淚棲睫贛州雩都縣故有
灌嬰廟今不復存相傳在地嘗爲池耕人往往於其中
耕出古瓦可斲爲硯予向來守郡日所得者刓缺兩角

猶重十斤瀋墨如發硎其光沛然色正菁考德儀年文
非銅雀比亦嘗刻銘于上曰范土作瓦既埴既已何斷
制於火而卒以圃水廟于漢侯今千幾年何址屢祀歆
而此獨也存縣贛之雩白若灌池研爲我得而銘以章
之蓋紀實也

崔斯立

崔立之字斯立在唐不登顯仕它亦無傳而韓文公推
獎之備至其藍田丞壁記云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
演迤日大以肆其贈崔評事詩云崔侯文章苦捷敏高
浪駕天輪不盡頭從關外來上都隨身卷軸車連軫朝

爲百賦猶鬱怒暮作千詩轉遒緊才豪氣猛易語言往
往蛟螭雜螻蚓其寄崔二十六詩云西城員外丞心跡
兩崛奇往歲戰詞賦不將勢力隨傲兀坐試席深叢見
孤羆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爲四坐各低面不敢捩眼
窺佳句喧衆口考官敢瑕疵連年收科第若摘頷底髭
其美之如是但記云正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
再屈于人而詩以爲連年收科第何其自爲異也予按
杭本韓文作再屈千人蜀本作再進屈于人文苑亦然
蓋它本誤以千字爲于也又登科記立之以正元三年
第進士七年中宏詞科正與詩合觀韓公所言崔作詩

之多可知矣而無一篇傳于今豈非螻蛹之雜惟敏速而不能工邪

漢書注冗

顏師古注漢書評駁諸家之是非最爲精盡然有失之贅冗及不煩音釋者其始遇字之假借從而釋之既云他皆類此則自是以降固不煩申言然於循行字下必云行音下更反於給復字下必云復音方目反至如說讀曰悅繇讀曰傜鄉讀曰嚮解讀曰懈與讀曰豫又讀曰歟雍讀曰壅道讀曰導畜讀曰蓄視讀曰示女讀曰汝竟讀曰境飭與勑同繇與由同毆與驅同晻與暗同

婁古屢字墜古地字鑲古餉字犇古奔字之類各以百數解三代曰夏商周中都官曰京師諸官府失職者失其常業其重複亦然貸曰假也休曰美也烈曰業也稱曰副也靡曰無也滋曰益也蕃曰多也圖曰謀也耗曰減也卒曰終也悉曰盡也給曰足也寖曰漸也則曰法也風曰化也永曰長也省曰視也仍曰頻也疾曰速也比曰頻也諸字義不深祕既爲之辭而又數出至同在一板內再見者此類繁多不可勝載其豁伉俠坐郛陜治脫攘菽垣縮顓擅酣倅重禺俞選筭字亦用切脚皆爲可省志　所注尤爲煩蕪項羽一傳伯讀曰霸至於

四言之若相國何相國參太尉勃太尉亞夫丞相平丞相吉亦注爲蕭何曹參威文顏閔必注爲齊威晉文顏淵閔子騫之類讀是書者要非童蒙小兒夫豈不曉何煩於屢注哉顏自著敘例云至如常用可知不涉疑昧者衆所共曉無煩翰墨殆是與今書相矛盾也

古跡不可考

郡縣山川之古跡朝代變更陵谷推遷蓋已不可復識如堯山歷山所在多有之皆指爲堯舜時事編之圖經會稽禹墓尚云居高丘之顛至於禹穴則強名一罅不能容指不知司馬子長若之何可探也舜都蒲坂實今

之河中所謂舜城者宜歷世奉之唯謹案張芸叟河中五廢記云蒲之西門所由而出者兩門之間即舜城也廟居其中唐張洪靖守蒲嘗修飾之至熙寧之初垣墉尚固曾不五年而爲埏陶者盡矣舜城自是遂廢又河之中泠一洲島名曰中潬所以限橋不知其所起或云汾陽王所爲以鐵爲基上有河伯祠水環四周喬木蔚然嘉祐八年秋大水馮襄了無遺迹中潬自此遂廢顯顯者若此它可知矣東坡在鳳翔作凌虛臺記云嘗試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

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然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頹垣無復存者謂物之廢興成毀皆不可得而知則區區泥於陳迹而必欲求其是蓋無此理也漢書地理志扶風雍縣有橐泉宮秦孝公起祈年宮惠公起不以為穆公

容齋續筆卷第十二

容齋續筆卷第十三 十四則

科舉恩數

國朝科舉取士自太平興國以來恩典始重然各出一時制旨未嘗輒同士子隨所得而受之初不以官之大小有所祈訴也太平之二年進士一百九人呂蒙正以下四人得將作丞餘皆大理評事充諸州通判三年七十四人胡旦以下四人將作丞餘並為評事充通判及監當五年一百二十一人蘇易簡以下二十三人皆將作丞通判八年二百三十九人自王世則以下十八人以評事知縣餘授判司簿尉未幾世則等移通判簿尉改知令錄明年並遷守評事雍熙二年二百五十八人自梁顥以下二十一人才得節察推官端拱元年二十八人自程宿以下但權知諸縣簿尉二年一百八十六人陳堯叟曾會至得光祿丞直史館而第三人姚揆但防禦推官淳化三年三百五十三人孫何以下二人將作丞二人評事第五人以下皆吏部注擬咸平元年孫僅但得防推二年孫暨以下但免選注官蓋此兩榜真宗在諒闇禮部所放故殺其禮及三年陳堯咨登第然後六人將作丞四十二人評事第二甲一百三十四人節度推官軍事判官第三甲八十人防團軍事推官

下第再試

太宗雍熙二年已放進士百七十九人或云下第中甚有可取者乃令復試又得洪湛等七十六人而以湛文采遒麗特升正牓第三端拱元年禮部所放程宿等二十八人進士葉齊打鼓論牓遂再試復放三十一人而諸科因此得官者至於七百一時待士可謂至矣然太平興國末孟州進士張兩光以試不合格縱酒大罵於街衢中言涉指斥上怒斬之同保九輩永不得赴舉恩威並行至於如此

試賦用韻

唐以賦取士而韻數多寡平側次敘元無定格故有三韻者花蕚樓賦以題為韻是也有四韻者蓂莢賦以呈瑞聖朝舞馬賦以奏之天廷丹甑賦以國有豐年泰階六符賦以元亨利正為韻是也有五韻者金莖賦以日華川上動為韻是也有六韻者止水魍魎人鏡三統指歸信及豚魚洪鍾待撞君子聽音東郊朝日蜡日祈天宗樂德訓冑子諸篇是也有七韻者曰再中射已之鵠觀紫極舞五聲聽政諸篇是也八韻有二平六側者六瑞賦以儉故能廣被褐懷玉日五色賦以日麗九華聖符土德徑寸珠賦以澤浸四荒非寶遠物為韻是也有三平五側者宣耀門觀試舉人以君聖臣肅謹擇多士懸法象魏以正月之吉懸法象魏玄酒以薦天明德有古遺味五色土以王子畢封依以建社通天臺以洪臺獨出浮景在下幽蘭以遠芳襲人悠久不絕日月合壁以兩曜相合候之不差金柅以直而能一斯可制動為韻是也有五平三側者金用礪以商高宗命傅說之官為韻是也有六平二側者旗賦以風日雲舒軍容清肅為韻是也自太和以後始以八韻為常唐莊宗時嘗覆試進士翰林學士承旨盧質以后從諫則聖為賦題以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為韻舊例賦韻四平四側質所出韻乃五平三側大為識者所誚豈非是時已有定格乎國朝太平興國三年九月始詔自今廣文館及諸州府禮部試進士律賦並以平側次用韻其後又有不依次者至今循之

正元制科

唐德宗正元十年賢良方正科十六人裴垍為舉首王播次之隔一名而裴度崔羣皇甫鎛繼之六名之中連得五相可謂盛矣而邪正夐不侔度羣同為元和宰相而鎛以聚斂賄賂亦居之度羣極陳其不可度恥其同列表求自退兩人竟為鎛所毀而去且三相同時登科

不可謂無事分而玉石雜糅薰蕕同器若顆顆充位則
是固寵患失以私妨公裴崔之賢詎難以處也本朝韓
康公王岐公王荆公亦同年聯名熙寧間康公荆公爲
相岐公參政故有一時同牓用三人之語頗類此云

貽子錄

先公自燕歸得龍圖閣書一策曰貽子錄有御書兩印
存不言撰人姓名而序云愚叟受知南平王政寬事簡
意必高從誨擅荆渚時賓僚如孫光憲輩者所編皆訓
儆童蒙其修進一章云咸通年中盧子期著初舉子一
卷細大無遺就試三場避國諱宰相諱主文諱士人家
小子弟忌用熨斗時把帛處有拽白之嫌燭下寫試無
誤筆即題其後云並無揩改塗乙注如有即言字數其
下小書名同年小錄只雙隻先輩各一人分寫宴上長
少分雙隻相向而坐元以東爲上觀以西爲首給舍員
外遺補多來突宴東先輩不遷而西先輩避位及吏部
給春關牒便稱前鄉貢進士大略有與今制同者獨避
宰相主文諱不復講雙隻先輩之名它無所見其林園
一章謂茄爲酪酥亦甚新

金花帖子

唐進士登科有金花帖子相傳已久而世不多見予家

藏咸平元年孫僅牓盛京所得小錄猶用唐制以素綾
爲軸貼以金花先列主司四人銜曰翰林學士給事中
楊兵部郎中知制誥李右司諫直史館梁祕書丞直史
館朱皆押字次書四人甲子年若干某月某日生祖諱
某父諱某私忌某日然後書狀元孫僅其所紀與今正
同別用高四寸綾闊二寸書盛京二字四主司花書于
下粘於卷首其規範如此不知以何年而廢也但此牓
五十人自第一至十四人惟第九名劉燁爲河南人餘
皆貫開封府其下又二十五人亦然不應都人士中選
若是之多疑亦外方人寄名託籍以爲進取之便耳四
主司乃楊礪李若拙梁顥朱台符皆只爲同知舉

物之小大

列禦寇莊周大言小言皆出於物理之外列子所載夏
革曰渤海之東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无底之谷中
有五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而五
山之根无所連著帝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
番六萬歲一交焉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
而暨山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於是岱輿
員嶠二山沈於大海張湛注云以高下周圍三萬里山
而一鼇頭之所戴而六鼇復爲一釣之所引龍伯之人

能幷而負之計此人之形當百餘萬里鯤鵬方之猶蚊蚋蚤虱耳大虛之所受亦奚所不容哉莊子逍遙遊首著鯤鵬事云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徙於南冥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二子之語大若此至於小言則莊子謂有國於蝸之左角曰觸氏右角曰蠻氏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列子曰江浦之閒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黃帝與容成子同齋三月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二子之語小如此釋氏維摩詰長者居丈室而容九百萬菩薩幷師子座一芥子之細而能納須彌皆一理也張湛不悟其寓言而竊竊然以太虛無所不容爲說亦隘矣若吾儒中庸之書但云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則明白洞達歸於至當非二氏之學一偏所及也

郭令公

唐人功名富貴之盛未有出郭汾陽之右者然至其女孫爲憲宗正妃歷五朝母天下終以不得志於宣宗而死自是支胄不復振及本朝慶曆四年訪求厥後僅得裔孫元亨於布衣中以爲永興軍助教歐陽公知制誥行其詞曰繼絕世褒有功非惟推恩以及遠所以勸天下之爲人臣者焉況爾先王名載舊史勳德之厚宜其流澤於無窮而其後裔不可以廢往服新命以榮厥家且以二十四考中書令之門而需一助教以爲榮吁亦淺矣乃知世祿不朽如春秋諸國至數百年者後代不易得也

紀年兆祥

自漢武建元以來千餘年間改元數百其附會離合爲之辭者不可勝書固亦有曉然而易見者如晉元帝永昌郭璞以爲有二日之象果至冬而亡亘靈寶大亨讖者以爲一人二月了果以仲春敗蕭棟武陵王紀同歲竊位皆爲天正以爲二人一年而止其後皆然齊文宣天保爲一大人只十果十年而終然梁明帝蕭巋亦用此而盡二十三年或又云歸蕭爾一邦故非機祥所係齊後主隆化爲降死安德王延宗德昌爲得二日周武帝宣政爲宇文亡日宣帝大象爲天子家蕭琮晉出帝廣運爲軍走隋煬帝大業爲大苦末唐僖宗廣明爲唐去丑口而著黃家日月以兆巢賊之禍欽宗靖康爲立十二月康果在位滿歲而

高宗由康邸建中興之業熙寧之末將改元近臣撰三名以進曰平成曰美成曰豐亨神宗曰成字負戈美成者犬羊負戈亨字爲子不成不若去亨而加元遂爲元豐若隆興則取建隆紹興各一字與唐正元取正觀開元之義同已而嫌與顏亮正隆相近故二年即改乾道及甲午改純熙既已布告天下予時守贑賀表云天永命而開中興方茂卜年之統時純熙而用大介載新紀號之文迨詔至乃爲淳熙蓋以出處有告成大武之語故不欲用

民俗火葬

自釋氏火化之說起於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固有炎暑之際畏其穢泄斂不終日肉未及寒而就爇者矣魯夏父弗忌獻逆祀之議展禽曰必有殃雖壽而沒不爲無殃既其葬也焚煙徹于上謂已葬而火焚其棺椁也吴伐楚其師居麇楚司馬子期將焚之令尹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謂前年楚人與吴戰多死麇中不可幷焚也衛人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燕騎刼園齊即墨掘人冢墓燒死人齊人望見涕泣怒自十倍王莽作焚如之刑燒陳良等則是古人以焚尸爲大僇也列子曰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剮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秦之西有儀渠之國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蓋是時其風未行於中國故列子以儀渠爲異至與剮肉者同言之剮音寡

太史日官

周禮春官之屬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鄭氏注云太史日官也引左傳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爲說志謂記也史官

主書國語所謂鄭書及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然則周之史官日官同一職耳故司馬談爲漢太史令而子長以爲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今太史局正星曆卜祝輩所聚其長曰太史局令而隸祕書省有太史案主之蓋其源流有自來矣

汲冢周書

汲冢周書今七十篇殊與尚書體不相類所載事物亦多過實其克商解云武王先入適紂所在射之三發而後下車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縣諸大白商二女

既縊又射之三發擊之以輕呂斬之以玄鉞縣諸小白越六日朝至于周以三首先馘入燎于周廟又用紂于南郊夫武王之伐紂應天順人不過殺之而已紂既死何至梟戮俘馘且用之以祭乎其不然者也又言武王狩事尤爲淫侈至於擒虎二十有二貓二糜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一羆百十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鹿三千五百有二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國馘磨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其多如是雖注家亦云武王以不殺爲仁無緣所馘如此蓋大言也王會篇皆大會諸侯及四夷事云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在右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商公夏公立焉四公者堯舜禹湯後商夏即杞宋也又言俘商寶玉億有百萬所紀四夷國名頗古奧獸畜亦奇崛以肅眞爲稷眞濊人爲穢人樂浪之夷爲良夷姑蔑爲姑妹東甌爲且甌渠搜爲渠叟高句麗爲高夷所叙穢人前兒若彌猴立行聲似小兒良夷在子獸名蚌身人首脂其腹炙之藿則鳴揚州禺禺魚人鹿青丘狐九尾東南夷白民乘黃乘黃者似騏背有兩角東越海盒海陽盈車大蟹西南戎曰央林以酋耳酋耳者身若虎豹渠叟以鼩犬鼩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區陽戎以鼈封鼈封者若彘前後有首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皐雞康民以稃苡其實如李食之宜子北狄州靡費費其形人身枝踵自笑笑則上脣翕其目食人都郭亦北狄生生若黃狗人面能言奇幹亦北狄善芳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正東高夷嗛羊嗛羊者羊而四角西方之戎曰獨鹿邛邛距虛犬戎文馬而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古皇之乘白州比閭比閭者其華若羽以其木爲車終行不敗篇末引伊尹朝獻商書云湯問伊尹使爲四方獻令伊尹請令正東以魚皮之鞞鰂醬蛟瞂利劍正南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正西以丹青白旄江歷珠名龍角正北以橐駝騊駼駃騠良弓爲獻湯曰善凡此皆無所質信姑錄之以貽博雅者唐太宗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顏師古請圖以示後作王會圖蓋取諸此漢書所引天子不取反受其咎毋爲權首將受其咎以爲逸周書此亦無之然則非全書也

曹子建論文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云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

所疑難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子建之論善矣任昉爲王儉主簿儉出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歎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正用此語今世俗相承所作文或爲人詆訶雖未形之於辭色及退而怫然者皆是也歐陽公作尹師魯銘文不深辯其獲罪之寃但稱其爲文章簡而有法或以爲不盡公怒至詒書它人深數責之曰簡而有法惟春秋可當之脩於師魯之文不薄矣又述其學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云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子輩

哉王荆公爲錢公輔銘母夫人蔣氏墓不稱公輔甲科但云子官於朝豐顯矣里巷之士以爲太君榮後云孫七人皆幼不書其名公輔意不滿以書言之公復書曰比蒙以銘文見屬輒爲之而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損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求能如足下意者爲之如得甲科爲通判何足以爲太夫人之榮一甲科通判苟粗知爲辭賦雖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故銘以謂閭巷之士以爲太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榮辱也至於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七孫者乎二公不喜人之議其文亦如此

雨水清明

曆家以雨水爲正月中氣驚蟄爲二月節清明爲三月節穀雨爲三月中氣而漢世之初仍周秦所用驚蟄在雨水之前穀雨在清明之前至于太初始正之云

容齋續筆卷第十三

容齋續筆卷第十四　十七則

尹文子

漢藝文志名家內有尹文子一篇云說齊宣王先公孫龍劉歆云其學本於黃老居稷下與宋鈃彭蒙田駢等同學於公孫龍今其書分為上下兩卷蓋漢末仲長統所銓次也其文僅五千言議論亦非純本黃老者大道篇曰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勢不足則反權權用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為而自治又曰為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為巧使人不能得為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為善與眾行之為巧與眾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故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眾共治貴工倕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眾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羣勇欲絕眾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辯不可為戶說絕眾之勇不可與正陳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聖人任道立法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此至治之術也詳味其言頗流而入於兼愛莊子末章敘天下之治方術者曰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蓋亦盡其學云荀卿非十二子有宋鈃而文不預又別一書曰尹子五卷共十九篇其言論膚淺多及釋氏蓋晉宋時細人所作非此之謂也

帝王訓儉

帝王創業垂統規以節儉貽訓子孫必其繼世象賢而後可以循其教不然正足取侮笑耳宋孝武大治宮室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上挂葛燈籠麻蠅拂侍中袁顗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上不荅獨曰田舍公得此已為過矣唐高力士於太宗陵寢宮見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篦一草根刷子一歎曰先帝親正皇極以致升平隨身服用唯留此物將欲傳示子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明皇詣陵至寢宮問所留示者何在力士捧跪上上跪奉肅敬如不可勝曰夜光之珍垂棘之璧將何以喻此即命史官書之典冊是時明皇履位未久厲精為治故見太宗故物而惕然有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力不足以副其求尚何有於此哉宋孝武不足責也若齊高帝周武帝陳高

祖隋文帝皆有儉德而東昏天元叔寶煬帝之淫侈浮
於桀紂又不可以語此云

用計臣爲相

唐自正觀定制以省臺寺監理天下之務官脩其方未
之或改明皇因時極盛好大喜功於財利之事尤切故
宇文融韋堅楊矜王鉷皆以聚斂刻剥進然其職不出
户部也楊國忠得志乃以御史大夫判度支權知太府
卿及兩京司農太府出納是時猶未立判使之名也肅
宗以後兵興費廣第五琦劉晏始以户部侍郎判諸使
因之拜相於是鹽鐵有使度支有判元琇班宏裴延齡
李巽之徒蹤相躡遂浸以它官主之權任益重憲宗
季年皇甫鎛由判度支程异由衛尉卿鹽鐵使並命爲
相公論沸騰不恤也逮於宣宗率由此塗大用馬植裴
休夏侯孜以鹽鐵盧商崔元式周墀崔龜從蕭鄴劉瑑
以度支魏扶魏謩崔愼由蔣伸以户部自是計相不可
勝書矣惟裴度判度支上言調兵食非宰相事請以歸
有司其識量宏正不可同日語也

州縣牌額

州縣牌額率係於吉凶以故不敢輕爲改易嚴州分水
縣故額草書分字縣令有作聰明者謂字體非宜自眞

書三字刻而立之是年邑境惡民持刃殺人者衆蓋分
字爲八刀也徽州之山水清遠素無火災紹熙元年添
差通判盧瑢悉以所作隸字換郡下扁牓自譙樓儀門
凡亭榭臺觀之類一切趨新郡人以爲字多燥筆而於
州牌尤爲不嚴重私切憂之次年四月火起於郡庫經
一日兩夕乃止官舍民廬一空

盧知猷

唐之末世王綱絶紐學士大夫逃難解散畏死之不暇
非有扶顛持危之計能支大廈於將傾者出力以佐時
則當委身山棲往而不反爲門户性命慮可也白馬之
禍豈李振柳璨數凶子所能害哉亦裴樞獨孤諸公有
以自取耳偶讀司空表聖集太子太師盧知猷神道碑
見其仕於僖昭更歷榮級至尚書右僕射以一品致仕
可以歸矣然由間關跋履從昭宗播遷自華幸洛天祐
二年九月乃終享年八十有六其得沒於牖下亦云幸
也新唐書有傳附於父後甚略云昭宗爲劉季述所幽
感憤而卒案昭宗以光化三年遭季述之禍天復元年
反正至知猷云時相去五年傳云子文度亦貴顯而碑
載嗣子刑部侍郎膺亦不同表聖乃盧幕客當時作誌
必不誤矣昭宗實録光化四年三月華州奏太子太師

盧知猷卒以劉季述之變感憤成疾卒年七十五正與新唐傳同盖唐武宣以後諸錄乃宋敏求補撰簡牘當有散脫者皆當以司空之碑爲正又按是年四月改元天復舊唐紀十一月車駕幸鳳翔朱全忠趨長安文武百寮太子太師盧知猷已下出迎又爲可證宰相世系表知猷生文度而同族曰渥渥之子贋刑部侍郎二者矛盾如此

忌諱諱惡

周禮春官小史詔王之忌諱鄭氏云先王死日爲忌名爲諱禮記王制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注云諱者先王名惡者忌日若子卯惡烏路反左傳叔弓如滕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叔弓不入懿伯椒之叔父忌怨也椒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觀此乃知忌諱之明文漢人表疏如東方朔有不知忌諱之類皆戾本旨今世俗語言多云無忌諱及不識忌諱盖非也

陳涉不可輕

揚子法言或問陳勝吳廣曰亂曰不若是則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李軌以爲輕用其身而要乎非命之運不足爲福先適足以爲禍始予謂不然秦以無道毒天下六王皆萬乘之國相踵滅亡豈無孝子慈孫故家遺俗皆奉頭鼠伏自張良狙擊之外更無一人敢西向窺其鋒者陳勝出於戍卒一旦奮發不顧海內豪傑之士乃始雲合響應並起而誅之數月之間一戰失利不幸隕命於御者之手身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項氏之起江東亦矯稱陳王之令而度江秦之社稷爲墟誰之力也且其稱王之初萬事草創能從陳餘之言迎孔子之孫鮒爲博士至尊爲太師所與謀議皆非庸人崛起者可及此其志豈小小者哉漢高帝爲之置守冢於碭血食二百年乃絕子雲指以爲亂何邪若乃殺吳廣誅故人寡恩忘舊無帝王之度此其所以敗也

士匄韓厥

晉厲公既殺郤氏三卿羣臣疑懼欒書荀偃執公召士匄匄辭不往召韓厥厥辭曰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二子竟弒公而不敢以匄厥爲罪豈非畏敬其忠正乎唐武德之季秦王與建成元吉相忌害長孫無忌高士廉侯君集尉遲敬德等日夜勸王誅之王猶豫未決問於李靖靖辭問於李世勣世勣辭王由是重二人及至登天位皆任爲將相知其有所守也晉唐四賢之識見畧等而無

有稱述者唐史至不書其事殆非所謂發潛德之幽光也蕭道成將革命欲引時賢參贊大業夜召謝朏屏人與語朏竟無一言及王儉褚淵之謀既定道成必欲引朏參佐命朏亦不肯從遂不仕齊世其亦賢矣

孔墨

墨翟以兼愛無父之故孟子辭而辟之至比於禽獸然一時之論迨於漢世往往以配孔子列子載惠盎見宋康王曰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鄒陽上書於梁孝王曰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以孔

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賈誼過秦云非有仲尼墨翟之知徐樂云非有孔曾墨子之賢是皆以孔墨為一等列鄒之書不足議而誼亦如此韓文公最為發明孟子之學以為功不在禹下者正以辟楊墨耳而著讀墨子一篇云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脩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此又何也魏鄭公南史梁論亦有抑揚孔墨之語

玉川月蝕詩

盧仝月蝕詩唐史以謂譏切元和逆黨考韓文公效仝所作云元和庚寅歲十一月是年為元和五年去憲宗遇害時尚十載仝云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説者謂董秦即李忠臣嘗為將相而臣朱泚至於亡身故仝鄙之東坡以為當秦之鎮淮西日代宗避吐蕃之難出狩追諸道兵莫有至者秦方在鞠場趣命治行諸將請擇日秦曰父母有急難而欲擇日乎即倍道以進雖末節不終似非無功而食祿者近世有嚴有翼者著藝苑雌黃謂坡之言非也秦守節不終受泚偽官為賊居守何功之足云詩譏刺當時故言及此坡乃謂非無功而食祿謬矣有翼之論一何輕發至詆坡公為非為謬哉予案是時秦之死二十七年矣何為而追刺之使仝欲譏

逆黨則應首及祿山與泚矣竊意元和之世吐突承璀用事仝以為饕倖擅位故用董賢秦宮輩喻之本無預李忠臣事也記前人似亦有此說而不能省憶其詳

詩要點檢

作詩至百韻詞意既多故有失於點檢者如杜老夔府詠懷前云滿坐涕潺湲後又云伏臘涕漣漣白公寄元微之既云無盃不共持又云笑勸迂辛酒華樽逐勝移觥飛白玉巵飲訝卷波遲歸鞍酩酊馳酡顏烏帽側醉袖玉鞭垂白醪充夜酌嫌醒自啜醨不飲長如醉一篇之中説酒者十一句東坡賦中隱堂五詩各四韻亦有

坡垂似伏鼇崩崖露伏龜之語近於蠢

周蜀九經

唐正觀中魏證虞世南顔師古繼爲祕書監請募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繕寫予家有舊監本周禮其末云大周廣順三年癸丑五月雕造九經書畢前鄉貢三禮郭嵘書列宰相李穀范質判監田敏等銜于後經典釋文末云顯德六年己未三月太廟室長朱延熙書宰相范質王溥如前而田敏以工部尚書爲詳勘官此書字畫端嚴有楷法更無舛誤舊五代史漢隱帝時國子監奏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欲集學官考校雕造從之正尚武之時而能如是蓋至此年而成也成都石本諸經毛詩儀禮禮記皆祕書省祕書郎張紹文書周禮者祕書省校書郎孫朋古書周易者國子博士孫逢吉書尚書者校書郎周德政書爾雅者簡州平泉令張德昭書題云廣政十四年蓋孟昶時所鐫其字體亦皆精謹兩者並用士人筆札猶有正觀遺風故不庸俗可以傳遠唯三傳至皇祐元年方畢工殊不逮前紹興中分命兩淮江東轉運司刻三史板其兩漢書內凡

欽宗諱並小書四字曰

淵聖御名或徑易爲威字而它廟諱皆只缺畫愚而自用爲可笑也蜀三傳後列知益州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田況銜大書爲三行而轉運使直史館曹穎叔提點刑獄屯田員外郎孫長卿各細字一行又差低於況今雖執政作牧監司亦與之鴈行也

冢宰治內

周禮天官冢宰其屬有宮正實掌王宮之戒令糾禁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蓋宮中官之長也故自后夫人之外九嬪世婦女御以下無不列於屬中後世宮掖之事非上宰可得而聞也禮記內則篇記男女事父母舅姑細瑣畢載而首句云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則以其治內故也

宰相爵邑

國朝宰相初不用爵邑爲輕重然亦嘗以代陞黜王文康曾任司空後爲太子太師經

太宗登極恩但封祁國公呂文穆自司徒謝事爲太子太師經東封西祀恩不復再得三公但封徐國許國公而已寇忠愍罷相學士錢惟演以太子太傅處之

眞宗令更與此恩數惟演但乞封國公王冀公欽若食邑已過萬戶及謫爲司農卿於銜內盡除去後再拜相

乃糸還之湯岐公以大觀文免相因御史言落職鐫爵趙衛公坐舉官犯贓見為使相但降封益川郡公削二千户令周益公亦然皆故實所無也王夔相元封冀嫌其與欽若同屬欲改適有進國史賞予為擬進韓國制詞用有此冀方莫如韓欒既播告矣而刪定官馮震武以為

真宗故封不許用遂貼麻為魯雖著於司封格馮蓋不知富韓公已用之矣是時夔相以食邑過二萬户為辭

壽皇遣中使至邁所居宣示令具前此有無體例及合如何施行事理擬定聞奏遂以邑户無止法復命乃竟行下

楊子一毛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楊朱之書不傳於今其語無所考惟列子所載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人人不損一毫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陽曰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陽曰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柰何輕之觀此則孟氏之言可證矣

李長吉詩

李長吉有羅浮山人詩云欲剪湘中一尺天吳娥莫道吳刀澀正用杜老題王宰畫山水圖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松半江水之句長吉非蹈襲人後者疑亦偶同不失自為好語也

子夏經學

孔子弟子惟子夏於諸經獨有書雖傳記雜言未可盡信然要為與它人不同矣於易則有傳於詩則有序而

毛詩之學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五傳而至大毛公於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篇馬融王肅諸儒多為之訓說於春秋所云不能贊一辭蓋亦嘗從事於斯矣公羊高實受之於子夏穀梁赤者風俗通亦云子夏門人於論語則鄭康成以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後漢徐防上疏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斯其證云

容齋續筆卷第十四

容齋續筆卷第十五　十三則

紫閣山村詩

宣和間朱勔挾花石進奉之名以固寵規利東南部使者郡守多出其門如徐鑄應安道王仲閎輩濟其惡豪奪漁取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翫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誌而未即取護視微不謹則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決墻而出人有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唯恐芟夷之不速楊戩李彥創汝州西城所任輝彥李士渙王滸毛孝立之徒亦助之發物供奉大抵類勔而又有甚焉者

徽宗患其擾屢禁止之然覆復出為惡不能絕也偶讀白樂天紫閣山北村詩乃知唐世固有是事漫錄于此晨游紫閣峯暮宿山下村村老見予喜為予開一罇舉盃未及飲暴卒來入門紫衣挾刀斧草草十餘人奪我席上酒掣我盤中飧主人退後立斂手反如賓中庭有奇樹種來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斷其根口稱采造家身屬神策軍主人切勿語中尉正承恩蓋正元元和間也

李林甫秦檜

李林甫為宰相妬賢嫉能以裴耀卿張九齡在己上以李適之爭權設詭計去之若其所引用如牛仙客至終于位陳希烈及見其死皆其政六七年雖兩人伴食諂事所以能久然林甫以忮心賊害亦不朝慍暮喜尚能容之秦檜則不然其始也見其能助我自冗散小官不三二年至執政史才由御史檢法官超右正言遷諫議大夫遂簽書樞密施鉅由中書檢正鄭仲熊由正言同除權吏部侍郎方受告正謝施即參知政事鄭為簽樞宋樸為殿中侍御史欲驟用之令臺中申稱本臺缺檢法主簿須長貳乃可辟即就狀奏除侍御史許薦舉遂拜中丞謝日除簽樞其捷如此然數人者不能數月而

罷楊愿最善佞至飲食動作悉效之秦嘗因食噴嚏失笑愿於倉卒間亦陽噴飯而笑左右侍者哂焉秦察其奉己愈喜既歷歲亦厭之諷御史排擊而預告之愿涕淚交頤秦曰士大夫出處常事耳何至是愿對曰愿起賤微致身此地已不啻足但受太師生成恩過於父母一旦別去何時復望車塵馬足邪是所以悲也秦益憐之使以本職奉祠僅三月起知宣州李若谷罷參政或曰胡不效楊原仲之泣李河北人有直氣笑曰便打殺我亦擠眼淚不出秦聞而大怒遂有江州居住之命秦嘗以病謁告政府獨有余堯弼因奏對

高宗訪以機務一二不能答秦病愈入見
上曰余堯弼既參大政朝廷事亦宜使之與聞秦退扣
余曰比日揚前所詢何事余具以告秦呼省吏取公牘
閱視皆已書押責之曰君既書押了安得言弗知是故
欲相賣耳余雖席辯析不復應明日臺評交章段拂爲
人憒憒一日秦在前開陳頗久遂俯首瞌睡秦退始覺
殊窘怖上猶慰拊之且詢其鄉里少頃還殿廊幕中秦
閉目誦佛典客贊揖至三乃答歸政事堂窮詰其語無
以對旋遭劾至於貶居湯思退在樞府上偶回顧有所
問秦是日所奏幾不合即云陛下不以臣言爲然乞問
湯思退上曰此事朕豈不曉何用問它湯思退秦還省
見湯已不樂謀去之會其病迨於亡遂免考其所爲蓋
出偃月堂之上也

注書難

注書至難雖孔安國馬融鄭康成王弼之解經杜元凱
之解左傳顔師古之注漢書亦不能無失王荊公詩新
經八月剝棗解云剝者剝其皮而進之所以養老也毛
公本注云剝擊也陸德明音普卜反公皆不用後從蔣
山郊步至民家問其翁安在曰去撲棗始悟前非即具
奏乞除去十三字故今本無之洪慶善注楚辭九歌東
君篇緪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簴引儀禮鄉飲酒章間歌
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爲比云簫鐘者取二
樂聲之相應者互奏之既鏤板置于墳庵一蜀客過而
見之曰一本簫作橚廣韻訓爲擊也蓋是擊鐘正與緪
瑟爲對耳慶善謝而亟改之政和初蔡京禁蘇氏學蘄
春一士獨杜門注其詩不與人往還錢伸仲爲黄岡尉
因考校上舍往來其鄉三進謁然後得見首請借閱其
書士人指案側巨編數十使隨意抽讀適得和楊公濟
梅花十絶月地雲階漫一尊玉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
綺荒荊棘誰信幽香是返魂注云玉奴齊東昏侯潘妃
小字臨春結綺者陳後主三閣之名也伸仲曰所引止
於此耳曰然伸仲曰唐牛僧孺所作周秦行紀記入薄
太后廟見古后妃輩所謂月地雲階見洞仙東昏以玉
兒故身死國除不擬負他乃是此篇所用先生何爲没
而不書士人恍然失色不復一語顧其子然紙炬悉焚
之伸仲勸使姑留之竟不可曰吾枉用工夫十年非君
幾貽士林嗤笑伸仲每談其事以戒後生但玉奴乃楊
貴妃自稱潘妃則名玉兒也剝棗之說得於吴說傅朋
簫鐘則慶善自言也紹興初又有傅洪秀才注坡詞鏤
板錢塘至於不知天上宫闕今夕是何年不能引共道

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之句笑怕薔薇罥學畫鴉黃未就不能引南部煙花錄如此甚多

書易脫誤

經典遭秦火之餘脫亡散落其僅存於今者相傳千歲雖有錯誤無由復改漢藝文志載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以尚書校歐陽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今世所存者獨孔氏古文故不見二篇脫與周易雜卦自乾坤以至需訟皆以兩兩相從而明相反之義若大過至夬八卦則否蓋傳者之失也東坡始正之元本云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坡改云頤養正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謂如此而相從之次相反之義煥然若合符節矣尚書洪範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便合繼之以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至於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一章乃接五皇極亦以簡編脫誤故失其先後之次五皇極之中蓋亦有錯九五福之文者如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及上文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也康誥自惟三月哉生魄至乃洪大誥治四十八字乃是洛誥合在篇首周公拜手之前武成一篇王荆公始正之自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即繼以厎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至一戎衣天下大定乃繼以厥四月哉生明至予小子其承厥志然後及乃反商政以訖終篇則首尾亦粲然不紊

南陔六詩

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詩毛公為詩詁訓傳各置其名述其義而亡其辭鄉飲酒燕禮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切詳文意所謂歌者有其辭所以可歌如魚麗嘉魚關雎以下是也亡其辭者不可歌故以笙吹之南陔至于由儀是也有其義者謂孝子相戒以養萬物得由其道之義亡其辭者元未嘗有辭也鄭康成始以為及秦之世而亡之又引燕

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為比謂新宮之詩亦亡按左傳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杜注為逸詩則亦有辭非諸篇比也陸德明音義云此六篇蓋武王之詩周公制禮用為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刪定在三百一十一篇內及秦而亡蓋祖鄭說耳且古詩經刪及逸不存者多矣何獨列此六名於大序中乎束晳補亡六篇不作可也左傳叔孫豹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韶夏納夏工歌文王大明緜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夏者樂曲名擊鐘而奏亦以樂曲無辭故以金奏若六詩則工歌之矣尤可證也

紹聖廢春秋

五聲本於五行而徵音廢四瀆源於四方而濟水絕周官六典所以布治而司空之書亡是固出於無可柰何非人力所能為也若乃六經載道而王安石欲廢春秋紹聖中章子厚作相蔡卞執政遂明下詔罷此經誠萬世之罪人也

王韶熙河

王韶取熙河國史以為嘗游陝西采訪邊事遂詣闕上書偶讀晁以道集與熙河錢經略書云熙河一道曹南院棄而不城者也其後夏英公喜功名欲城之其如韓范之論何又其後有一王長官韶者薄游陽翟偶見英公神道碑所載云云遂究以為策以干丞相時丞相是謂韓公視王長官者稚而狂之若河外數州則又王長官棄而不城者也彼未征之志不淺晁章之睥睨尤近而著者隴撈似若無能願聞有子存實有不可不懼者此書蓋是元祐初年然則韶之本指乃如此予修史時未得其說也英公碑王岐公所作但云嘗上十策若通唃厮囉之屬羌當時施用之餘皆不書不知晁公所指為何也

書籍之厄

梁元帝在江陵蓄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將亡之夕盡焚之隋嘉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唐平王世充得其舊書於東都浮舟泝河盡覆于砥柱正觀開元募借繕寫兩都各聚書四部祿山之亂尺簡不藏代宗文宗時復行搜采分藏于十二庫黃巢之亂存者蓋尠昭宗又於諸道求訪及徙洛陽蕩然無遺今人觀漢隋唐經籍藝文志未嘗不茫然太息也晁以道記本朝王文康初相周世宗多有唐舊書今其子孫不知何在李文正所藏既富而且闢學館以延學士大夫不待見主人而下馬直入讀書供牢饍以給其日力與衆共利之今其家僅有

敗屋數楹而書不知何在也宋宣獻家兼有畢文簡楊文莊二家之書其富蓋有王府不及者元符中一夕災爲灰燼以道自謂家五世於茲雖不敢與宋氏爭多而校讎是正未肯自遜政和甲午之冬火亦告譴惟劉壯輿家於廬山之陽自其祖凝之以來遺子孫者唯圖書也其書與七澤俱富矣於是爲作記今劉氏之在廬山者不聞其人則所謂藏書殆亦羽化乃知自古到今神物亦於斯文爲靳靳也宣和殿太清樓龍圖閣御府所儲靖康蕩析之餘盡歸於燕置之祕書省乃有幸而得存者焉

逐貧賦

韓文公送窮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擬楊子雲逐貧賦韓公進學解擬東方朔客難柳子晉問篇擬枚乘七發正符擬劇秦美新黃曾直跋奚移文擬王子淵僮約皆極文章之妙逐貧一賦幾五百言文選不收初學記所載纔百餘字今人蓋有未之見者輒錄于此云楊子遁世離俗獨處左鄰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貧且窶禮薄義弊相與羣聚惆悵失志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投棄荒遐好爲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幼稚嬉戲土沙居非近鄰接屋連家恩輕毛羽義薄輕羅進不由德退不受呵久爲滯客其意若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全人皆稻粱我獨藜飧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宴爲樂不槃徒行負賃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霑體露肌朋友道絕進宦凌遲厥咎安在職汝之爲舍汝遠竄崑崙之顛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高岡舍爾入海汎彼柏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貧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嗤心有所懷願得盡辭昔我乃祖崇其明德克佐帝堯誓爲典則土階茅茨匪雕匪飾爰及季世縱其昏惑饕餮之羣貪富

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驕瑤臺瓊室華屋崇高流酒爲池積肉爲崤是用鵠逝不踐其朝三省吾身謂予無諐處君之家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少而習焉寒暑不忒等壽神仙桀跖不顧貪類不干人皆重蔽子獨露居人皆怵惕子獨無虞言辭既磬色厲目張攝齊而興降階下堂誓將去汝適彼首陽孤竹之子與我連行余乃避席辭謝不直請不貳過聞義則服長與爾居終無厭極貧遂不去與我遊息唐宣宗時有文士王振自稱紫邏山人有送窮辭一篇引韓吏部爲說其文意亦工

澗松山苗

詩文當有所本若用古人語意別出機杼曲而暢之自足以傳示來世左太沖詠史詩曰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白樂天續古一篇全用之曰雨露長纖草山苗高入雲風雪折勁木澗松摧爲薪風摧此何意雨長彼何因百尺澗底死寸莖山上春語意皆出太沖然其含蓄頓挫則不逮也

男子運起寅

今之五行家學凡男子小運起於寅女子小運起於申莫知何書所載淮南子氾論訓篇云禮三十而娶許叔重注曰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時俱生於子男從子數左行三十年立於巳女從子數右行二十年亦立於巳合夫婦故聖人因是制禮使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其男子自巳數左行十得寅故人十月而生於寅故男子數從寅起女自巳數右行得申亦十月而生於申故女子數從申起此說正爲起運也

宰我作難

史記稱宰我爲齊臨菑大夫與田常作難以夷其族孔子恥之蘇子由作古史精爲辨之以爲子我者闞止也與田常爭齊政爲常所殺以其字亦曰子我故戰國之書誤以爲宰子此論既出聖門高第得免非義之謗東坡又引李斯諫書謂曰常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其不從田常故爲所殺也予又考之子路之死孔子曰由也死矣又曰夫祝予哭於中庭使人覆醢其悲之如是不應宰我遇禍略無一言孟子所載三子論聖人賢於堯舜等語疑是夫子沒後所談不然師在而各出意見議之無復質正恐非也然則宰我不死於田常更可證矣而淮南子又有一說云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使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使呂氏絕祀子皮謂范蠡也蠡浮海變姓名游齊時簡公之難已十餘年矣說苑亦云田常與宰我爭宰我將攻之鴟夷子皮告田常遂殘宰我此說尤爲無稽是以蠡爲助田氏爲齊禍其不分賢逆如此

古人占夢

漢藝文志七略雜占十八家以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爲首其說曰雜占者紀百家之象候善惡之證衆占非一而夢爲大故周有其官周禮大卜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鄭氏以爲致夢夏后氏所作觭夢商人所作咸陟者言夢之

皆得周人作焉而占夢專爲一官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其別曰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曰懼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舍萌者猶釋采也贈者送之也詩書禮經所載高宗夢得說周文王夢帝與九齡武王伐紂夢叶朕卜宣王考牧牧人有熊羆虺蛇之夢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左傳所書尤多孔子夢坐奠于兩楹然則古之聖賢未嘗不以夢爲大是以見於七略者如此魏晉方技猶時時或有之今人不復留意此卜雖市井妄術所在如林亦無一个以占夢自名者其學殆絕矣

容齋續筆卷第十五

容齋續筆卷第十六 十六則

高德儒

唐高祖起兵太原使子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郡執郡丞高德儒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讀史不熟者但以爲史氏虛設此語以與指鹿爲馬作對耳案隋大業十一年有二孔雀飛集寶城朝堂前親衛校尉高德儒等十餘人見之奏以爲鸞時孔雀已飛去無可得驗詔以德儒誠心冥會肇見嘉祥擢拜朝散大夫餘人皆賜束帛仍於其地造儀鸞殿距此時財二年餘蓋唐溫大雅所著創業起居注載之不追書前事故也新唐書太宗紀但書云率兵徇西河斬其郡丞高德儒尤爲簡略賴通鑑盡紀其詳范氏唐鑑只論其被誅一節云

唐朝士俸微

唐世朝士俸錢至微除一項之外更無所謂料券添給之類者白樂天爲校書郎作詩曰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才難大用典校在祕書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及爲翰林學士當遷官援姜公輔故事但乞兼京兆府戶曹參軍既除此職喜而

言志至云詔授户曹掾捧詔感君恩弟兄俱簪笏新婦儼衣巾羅列高堂下拜慶正紛紛喧喧車馬來賀客滿我門置酒延賀客不復憂空罇而其所得者亦俸錢四五萬廪禄二百石而已今之主簿尉占優飫處固有倍蓰於此者矣亦未嘗以爲足古今異宜不可一槩論也

楊文公在眞宗朝爲翰林學士而云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若敖之餒鬼蓋是時尚爲鮮薄非後來比也

計然意林

漢書貨殖傳粤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迺用范蠡計然

遂報彊吳孟康注曰姓計名然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耳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羣書所稱句踐之賢佐種蠡爲首豈復聞有姓計名然者乎若有此人越但用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於范蠡而書籍不見其名史遷不述其傳乎顔師古曰蔡説謬矣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一名計研班固賓戲研桑心計於無垠即謂此耳計然者濮上人也嘗南遊越范蠡卑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録事見皇覽及晉中經簿又吳越春秋及越絶書並作計倪此則倪研及然聲皆相近實一人耳何云書籍不見哉予案唐正元中馬

摠所述意林一書抄類諸子百餘[redacted]十二卷云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之公子也爲人有内無外狀貌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知著其志沈沈不肯自顯天下莫知故稱曰計然時遨游海澤號曰漁父范蠡請其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爲人鳥喙不可與同利也據此則計然姓名出處皎然可見裴駰注史記亦知引范子北史蕭大圜云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正用此事曹子建表引文子李善注以爲計然師古蓋未能盡也而文子十二卷李暹注其序以謂范子所稱計然但其書一切以老子爲宗略

無與范蠡謀議之事意林所編文子正與此同所謂范子乃别是一書亦十二卷馬摠只載其敘計然及它三事云餘並陰陽曆數故不取則與文子了不同李暹之説誤也唐藝文志范子計然十五卷注云范蠡問計然答列於農家其是矣而今不存唐世未知尊孟氏故意林亦列其書而有差不同者如伊尹不以一衣與人亦不取一衣於人之類其它所引書如胡非子隨巢子纏子王孫子公孫尼子阮子正部姚信士緯殷興通語牟子周生烈子秦菁子梅子任奕子魏朗子唐滂子鄒子孫氏成敗志蔣子譙子鍾子張儼默記裴氏新言袁淮

正書表子正論蘇子陸子張顯析言千子觀子諸葛子陳子要言符子諸書今皆不傳於世亦有不知其名者

思潁詩

士大夫發跡壠畝貴爲公卿謂父祖舊廬爲不可居而更新其宅者多矣復以醫藥弗便飲膳難得自村疃而遷於邑自邑而遷於郡者亦多矣唯翩然委而去之或遠在數百千里之外自非有大不得已則舉動爲不宜輕若夫以爲得計又從而詠歌夸詡之著于詩文是其一時思慮誠爲不審雖名公鉅人未能或之免也歐陽公吉州廬陵人其父崇公葬于其里之瀧岡公自爲阡

表紀其平生而公中年乃欲居潁其思潁詩序云予自廣陵得請來潁愛其民淳訟簡土厚水甘慨然有終焉之志爾來思潁之念未嘗少忘於心而意之所存亦時時見於文字乃發舊稾得南京以後詩十餘篇皆思潁之作以見予拳拳於潁者非一日也又續詩序云自丁家難服除入翰林爲學士忽忽八年間歸潁之志雖未遂然未嘗一日少忘焉至于今年六十有四免并得蔡蔡潁連疆因得以爲歸老之漸又得在亳及青十有七篇附之時熙寧三年也公次年致仕又一年而薨其道遥於潁蓋無幾時惜無一語及于松楸之思崇公惟一

子耳公生四子皆爲潁人瀧岡之上遂無復有子孫臨之是因一代貴達而墳墓乃隔爲它壤予每讀二序輒爲太息嗟乎此文不作可也若東坡之居宜興乃因免汝州居住而至其後自海外北還無以爲歸復暫至常州已而捐館文定公雖居許而治命反葬於眉山云

劉蕡下第

唐文宗太和二年三月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宦官之禍既而裴休李郃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見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

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爲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爲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予案是時宰相乃裴度韋處厚竇易直易直不足言裴韋之賢顧獨失此至於抑言者使勿論奏豈不有愧於心乎蕡既由此不得仕於朝而李郃亦不顯蓋無敢用之也令狐楚牛僧孺乃能表蕡入幕府待以師禮竟爲宦人所嫉誣貶柳州司户李商隱贈以詩曰漢廷急詔誰先入楚路高歌自欲翻萬里相逢歡復泣鳳巢

西隔九重門及賁卒復以二詩哭之曰一叫千回首天高不爲聞又曰已爲秦逐客復作楚寃魂併將添恨淚一洒問乾坤其悲之至矣甘露之事相去財七年未知賁及見之否乎

酒肆旗望

今都城與郡縣酒務及凡鬻酒之肆皆揭大帘於外以青白布數幅爲之微者隨其高卑小大村店或挂缾瓢標箒秤唐人多詠於詩然其制蓋自古以然矣韓非子云宋人有酤酒者升槩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懸幟甚高而酒不售遂至於酸所謂懸幟者此也

賢宰相遭讒

一代宗臣當代天理物之任君上委國而聽之固爲社稷之福然必不使邪人參其間乃可不然必爲所勝姑以唐世及本朝之事顯顯者言之若褚遂良長孫無忌之遭李義府許敬宗張九齡之遭李林甫裴晉公相憲宗立淮蔡靑鄆之功唐之威令紀綱既壞而復振可謂名宰矣皇甫鎛一共政則去不旋踵迨穆敬文三宗主既不明而元稹李逢吉宗閔更撼之使不得一日安厥位趙韓王以佐命元勳而爲盧多遜所勝寇萊公爲丁謂所勝杜祁公韓范爲陳執中賈昌朝所勝富韓公爲王介甫所勝范忠宣爲章子厚所勝趙忠簡爲秦會之所勝大抵皆然也

宋齊丘

自用兵以來令民間以見錢紐納稅直既爲不堪然於其中所謂和買折帛尤爲名不正而斂最重偶閱大中祥符間太常博士許載著吳唐拾遺錄所載多諸書未有者其勸農桑一篇正云吳順義年中差官興版簿定祖稅厥田上上者每一頃稅錢二貫一百文中田一頃稅錢一貫八百下田一頃千五百皆足陌見錢如見錢不足許依市價折以金銀并計丁口課調亦科錢宋齊

丘時爲員外郎上策乞虛擡時價而折紬綿絹本色曰江淮之地唐季已來戰爭之所今兵革乍息黎甿始安而必率以見錢折以金銀此非民耕鑿可得也無興販以求之是爲教民弃本逐末耳是時絹每疋市賣五百文紬六百文綿每兩十五文齊丘請絹每疋擡爲一貫七百紬爲二貫四百綿爲四十文皆足錢丁口課調亦請蠲除朝議諠然沮之謂虧損官錢萬數不少齊丘致書于徐知誥曰明公揔百官理大國督民見錢與金銀求國富庶所謂擁彗救火撓水求清欲火滅水清可得乎知誥得書曰此勸農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間

野無閑田桑無隙地自吳變唐自唐歸宋民到于今受其賜齊丘之事美矣徐知誥亟聽而行之可謂賢輔相而九國志齊丘傳中略不書資治通鑑亦佚此事今之君子爲國唯知浚民以益利豈不有醜於偏閏之臣乎齊丘平生在所不論也

鹹杬子

玉篇唐韻釋杬字云木名出豫章煎汁藏果及卵不壞異物志云杬子音元鹽鴨子也以其用杬木皮汁和鹽漬之今吾鄉處處有此乃如著耳益母草幹不純是木小人爭鬬者取其葉挼擦皮膚輒作赤腫如被傷以誣賴其敵至藏鴨卵則又以染其外使若赭色云

月中桂兔

酉陽雜俎天咫篇載月星神異數事其命名之義取國語楚靈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之說其紀月中蟾桂引釋氏書言須彌山南面有閻扶樹月過樹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予記東坡公鑒空閣詩云明月本自明無心孰爲境挂空如水鑑寫此山河影我觀大瀛海巨浸與天永九州居其間無異蛇盤鏡空水兩無質相照但耿耿妄云桂兔蟇俗說皆可屏正用此說其詩在集中題爲和黃秀才鑒空閣詩南海西

歸之日泊舟金利山下登崇福寺有閣枕江流標爲鑒空正見詩牌揭其上蓋當時臨賦處也

唐二帝好名

唐正觀中忽有白鵲營巢於寢殿前槐樹上其巢合歡如腰鼓左右拜舞稱賀太宗曰我常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乃命毀其巢放鵲於野外明皇初即位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天下毋得復采織罷兩京織錦坊予謂二帝皆唐之明主所言所行足以垂訓于後然大要出於好名鵲巢之異左右從而獻諛叱而去之可也何必毀其巢珠玉錦繡勿珍而尚之可也何必焚之殿前明以示外使家至戶曉哉治道貴於執中是二者懼不可以爲法其後楊貴妃有寵織繡之工專供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器服珍玩嶺南經略使張九皐廣陵長史王翼以所獻精靡九章加三品翼入爲戶部侍郎天下從風而靡明皇之始終一何不同如此哉

周禮非周公書

周禮一書世謂周公所作而非也昔賢以爲戰國陰謀之書考其實蓋出於劉歆之手漢書儒林傳盡載諸經

專門師授此獨無傳至王莽時歆爲國師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且置博士而河南杜子春受業於歆還家以教門徒好學之士鄭興及其子衆往師之此書遂行歆之處心積慮用以濟莽之惡莽據以毒痡四海如五均六筦市官賒貸諸所興爲皆是也故當其時公孫祿旣已斥歆顛倒六經毀師法矣歷代以來唯宇文周依六典以建官至於治民發政亦未嘗循故轍王安石欲變亂

祖宗法度乃尊崇其言至與詩書均匹以作三經新義其序略曰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自周之衰以至于今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難則安石所學所行實於此乎出遂謂一部之書理財居其半又謂泉府凡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則非特擁兼并救貧阨因以足國事之財用夫然故雖有不庭不虞民不加賦而國無乏事其後呂惠卿法之而置市易由中及外害徧生靈嗚呼二王託周官之名以爲政其歸於禍民一也

醉尉亭長

李廣免將軍爲庶人屏居藍田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閒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後廣拜右北平太守請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武帝報曰報忿除害朕之所圖於將軍也王莽竊位尤備大臣抑奪下權大司空士夜過奉常亭亭長苛之告以官名亭長醉曰寧有符傳邪士以馬箠擊亭長亭長斬士亡郡縣逐之家上書莽曰亭長奉公勿逐大司空王邑斥士以謝予觀此兩亭尉長其醉等耳霸陵尉但呵止李廣而廣殺之武帝不問奉常亭長殺宰士而王莽反以奉公免之亦可笑也

三易之名

三易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皆以兩字爲義今人但稱周易曰易非也夏曰連山其卦以純艮爲首艮爲山山上山下是名連山雲氣出内於山故名易爲連山商曰歸藏以純坤爲首坤爲地萬物莫不歸而藏於中故名爲歸藏周曰周易以純乾爲首乾爲天天能周帀於四時故名易爲周也大蔟爲人統寅爲人正夏以十三月爲正人統人無爲卦首之理艮漸正月故以艮爲首林鍾爲地統未之衝丑故爲地正商以十二

月爲正地統故以坤爲首黃鍾爲天統子爲天正周以十一月爲正天統故以乾爲天首此本出唐賈公彥周禮正義之說予整齊而紀之所謂十三月者承十二月而言即正月耳後漢陳寵論之甚詳本出尚書大傳

忠臣名不傳

古今忠臣義士其名載於史策者萬世不朽然有不幸而泯沒無傳者南唐後主淫於浮圖氏二人繼踵而諫一獲徒一獲流歙人汪煥爲第三諫極言請死云梁武事佛刺血寫佛經散髮與僧踐捨身爲佛奴屈膝禮和尚及其終也餓死于臺城今陛下事佛未見刺血踐髮

捨身屈膝臣恐他日猶不得如梁武之事後主覽書赦而官之又有淮人李雄當王師弔伐出守西偏不遇其敵雄以國城重圍不忍端坐遂東下以救之陣于溧陽與王師遇父子俱沒諸子不從行者亦死他所死者凡八人李氏訖亡不霑褒贈其事僅見於吳唐拾遺錄頃嘗有旨合

九朝國史爲一書他日史官爲列之於李煜傳庶足以慰二人於泉下歐陽公作吳某墓誌云李煜時爲彭澤主簿曹彬破池陽遣使者招降郡縣其令欲以城降某曰吾能爲李氏死爾乃殺使者爲煜守煜已降某爲游兵執送軍中主將責以殺使者曰固當如是主將義而釋之其事雖粗見而集中只云諱某爲可惜也如靖康之難朱昭等數人死於震武城之類予得朱弁所作忠義錄於其子林乃爲作傳於

四朝史中蓋惜其無傳也

唐人酒令

白樂天詩鞍馬呼教住骰盤喝遣輸長驅波卷白連擲采成盧注云骰盤卷白波莫走鞍馬皆當時酒令予按皇甫松所著醉鄉日月三卷載骰子令云聚十隻骰子齊擲自出手六人依采飲焉堂印本采人勸合席碧油

勸擲外三人骰子聚於一處謂之酒星依采聚散骰子令中改易不過三章次改鞍馬令不過一章又有旗幡令閃擊令拋打令今人不復曉其法矣唯優伶家猶用手打令以爲戲云

容齋續筆卷第十六

右容齋隨筆續筆三十二卷宋嘉定刊本每半葉十行行廿一字高七寸六分廣五寸五分白口口上有刻工姓名題下四格奉淺書名空兩行皆宋板例日本鞠山文庫所藏料如四照皆佚葆藏以歸以爲刻板之止十三卷中落一行續筆目錄落一目及總目凡二百四十九則一條續筆卷十四尹文子條蓋晉宋時細人所作細不作衲卷十六詳慎意林條如伊尹不以一衣與人亦不取一衣於人亦不作介今意林作介陵人以吾不改之此爲善書是書向以李瀚本會通館活字本最善爲本自序云向得沁水李公不全本又得友人鐵本彙而刻之乃其校訂並不甚謬亦可見前輩用力之勤矣學部圖書館止存二冊一隨筆第四卷一四筆第五卷行款同而有大德乙亥識跋中貞允貞觀貞定貞慮並作己槙公作敬公號又徵作姚謹殷武作商武頊頊作頊帝慎義作謹義完顔亮作允顔亮至匡朗勖樹玄弘讓殷徵則缺首慎貞楨缺之畫及他宋本不同皆寫如先朝諱字提行上字有提行有不提行二筆網格先碗先此亦提行例均不一僧止存兩葉不知天壤間尚有全部否 江陰繆荃孫跋 時年七十有五

會通館印正容齋隨筆序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然博而不約者有矣未有不博而能至於約也容齋隨筆書之博者也提綱挈領博而能約者也書成於宋學士洪景盧學者歆羨而未得其眞者久矣太醫院醫士吳郡盛用美得之於京師士夫欲版其行邑宰邢君陽民用而未行適僉憲 雷公水利江南巡行吾錫遂致禮會通館以達君志嗚呼燧生當

文明之運而活字銅版樂天之成苟以是心至應之惟謹況士夫以稽古爲事君以愛民爲心而公禮意兼至者乎雖然學者徒務其博而不能反說以至於約則是書爲糟粕豈公之所望於人者哉

弘治八年中秋錫山華燧序

容齋三筆序

王右將軍逸少晉宋間第一流人也遺情軒冕擺落世故蓋其生平雅懷自去會稽內史遂不肯復出自誓於父母墓下詞致確苦予味其言而深悲之又讀所與謝萬石書云坐而獲逸遂其宿心比嘗與安石東游山海頤養閑暇之餘欲與親故時共懽宴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邪常依依陸賈班嗣之處世老夫志願盡於此也案是時逸少春秋財五十餘耳史氏不能賞取其高乃屑屑以爲坐王懷祖之故待之淺矣予亦從會稽解組還里于今六年仰瞻昔賢猶駑蹇之視天驥本非倫擬而年齡之運踰七望八法當挂神虎之衣冠無假於誓墓也幸方寸未渠昏於寬閑寂寞之濱窮勝樂時之暇時時捉筆據几隨所趣而志之雖無甚奇論然意到即就亦殊自喜於是容齋三筆成累月矣稚子云不可無序引

因摭寫所懷并發逸少之孤標破晉史之妄以詔兒姪冀爲四筆它日嘉話慶元二年六月晦日序

容齋三筆目錄

第一卷　十四則

晁景迂經說
邳彤酈商
武成之書
象載瑜
管晏之言
共工氏
漢志之誤
漢將軍在御史上
上元張燈
七夕用六日
宰相參政員數
朱崖遷客
張士貴宋璟
韓歐文語

第二卷　十六則

漢宣帝不用儒
國家府庫
劉項成敗
占術致禍
絳侯萊公
無名殺臣下
平天冠
介推寒食

進士許黜落
後漢書載班固文
趙充國馬援
漢人希姓
絳灌
題詠絕唱
秀才之名
魏收作史

第三卷　十九則

兎葵燕麥
北狄俘虜之苦
太守刺史贈吏民官
元魏改功臣姓氏
李元亮詩啓
孔戣鄭穆
東坡和陶詩
文用諡字
陳季常
其言明且清
高唐神女賦
曹子建七啓
侍從轉官
監司待巡檢
姦鬼爲人禍
公孫五樓
十二分野
兄弟邪正
薦士稱字著年

第四卷　十五則

三豎子
樞密稱呼
從官事體
九朝國史
銀牌使者
省錢百陌
舊官銜冗贅
吏胥侮洗文書
宣告錯誤
軍中抵名爲官
禍福有命
眞宗北征
宰相不次補
外制之難
文臣換武使

第五卷　十七則

舜事瞽叟
孔子正名
潛火字誤
宋興天書
王衮紘紹
張詠傳
緋紫假服
樞密名更易
過稱官品
仁宗立嗣
郎官員數
東坡慕樂天
縛雞行
油汚衣詩
北虜誅宗王
州郡書院

何韓同姓

第六卷　十五則

蕆其養人
賢士隱居者
張籍陳無己詩
杜詩誤字
東坡詩用老字
杜詩命意
擇福莫若重
用人文字之失
李衛公輞川圖跋
謝朓志節
白公夜聞歌者
減損入官人
琵琶亭詩
唐昭宗贈諫臣官
韓蘇文章譬喻

第七卷　十四則

執政辭轉官
宗室補官
孫宣公諫封禪等
赦恩爲害
代宗崇尚釋氏
光武符堅
周武帝宣帝

唐觀察使　冗濫除官
節度使稱太尉　五代濫刑
太一推筭　趙丞相除拜
唐昭宗卹錄儒士

第八卷　五則

徽宗薦嚴䟽文　忠宣公謝表
四六名對　吾家四六
唐賢啓狀

第九卷　十六則

樞密兩長官　赦放債負
馮道王溥　周玄豹相
鈷鉧滄浪　司封失典故
老人該恩官封　學士中丞
漢高祖父母姓名
君臣事迹屛風　僧道科目

射佃逃田　周世宗好殺
孟字義訓　向巨源詩
葉晦叔詩

第十卷　十七則

詞學科目　唐夜試進士
紬絁綿尺度　朱梁輕賦
坎離陽陞　前執政爲尚書
河伯娶婦　六經用字
鄂州興唐寺鐘　禰衡輕曹操
禁中文書　老子之言
孔叢子　小星詩
拱源行　司封贈典之失
辰巳之巳

第十一卷　十六則

碑誌不書名　漢文帝不用兵
帝王諱名　家諱中字
記張元事　宮室土木
歲月日風雷雄雌
東坡三詩　天文七政
符讀書城南　致仕官上壽
五經字義相反　鎭星爲福
東坡引用史傳　兩莫愁
何公橋詩

第十二卷

聃黍秋娘三女　顏魯公詞堂詩
問子不名　曾晳待子不慈
具圓復詩　人當知足
淵明孤松　饒州刺史
紫極觀鐘　兼中書令
作文字要點檢　侍從兩制

片言解禍　忠言嘉謨
免直學士院　大賢之後

第十三卷

鍾鼎銘識　犧尊象尊
再書博古圖　碌碌七字
占測天星　政和宮室
僧官試卿　大觀筭學
十八鼎　四朝史志
宗室參選　元豐庫
五俗字

第十四卷

三教論衡　夫兄爲公
政和文忌　瞬息須臾
神宗待文武臣　綠竹王芻
親除諫官　檢放災傷

檀弓注文　左傳有害理處
夫人宗女請受　蜀茶法
判府知府　歌扇舞衣
官會折閱　飛鄒望鄒
銜參之禮

第十五卷　十八則

內職命詞　蔡京除吏
題先聖廟詩　季文子魏獻公
尊崇聖字　滕字訓
周禮奇字　大禹之書
隨巢胡非子　別國方言
縱史　揔持寺唐勑牒
禁旅遷補　六言詩難工
杯水救車薪　誌一人之下
秦漢重縣令客　之字訓變

第十六卷　二十則

蹇氏父子　神臂弓
勑令格式　類會公戲吟
紀年用先代名　中舍
多赦長惡　奏讞疑獄
醫職冗濫　切脚語
唐世辟寮佐有詞　蔡君謨書碑
高子允謁剌　佛胷卍字
楊步父子　歲後八日
蘇渙詩　郡縣主壻官
門焉闓焉
樂府詩引喻

容齋三筆目録　終

容齋三筆卷第一　十四則

晁景迂經說

景迂子晁以道留意六經之學各著一書發明其旨故有易規書傳詩序論中庸洪範傳三傳說其說多與世儒異謂易之學者所謂應所謂位所謂承乘所謂主皆非是大抵云繫辭言卦爻象數剛柔變通之類非一未嘗及初應四二應五三應六也以陽居陽以陰居陰爲得位得位者吉以陽居陰以陰居陽爲失位失位者凶然則九五九三六二六四俱善乎六五六三九二九四俱不善乎既爲有應無應得位不得位之說而求之或不通則又爲承乘之說謂陰承陽則順陽承陰則逆陽乘柔則吉陰乘剛則凶其不思亦甚矣又以以位而論中正如六二九五爲中且正則六五九二俱不善乎初上三四求不得用中乎卦各有主而一繫主之於五亦非也其論書曰予於堯典見天文矣而言四時者不知中星禹貢數土治水而言九州者不知經水洪範性命之原而言九疇者不知數舜於四宮以堯庭之舊而流放竄殛之穆王將善其祥刑而先醜其耄荒湯之伐桀出不意而奪農時文王受命爲僭王召公之不說類乎無上太甲以不順伊尹而放羣叔才有流言而誅啓行孥戮之刑以誓不用命盤庚行剿殄之刑而遷國周人飲酒而死魯人不板餘而屋詐先時不及時而殺無赦威不可說老不足敬禍不足畏凶德不足忌之類惟此經遺秦火煨燼之後孔壁朽折之餘孔安國初以隸篆推科斗既而古今文字錯出東京乃取正於杜林傳至唐而彌不能一明皇帝詔衛包悉以令文易之其去本幾何其遠矣今之學者盡信不疑殆如手授於洙泗間不亦惑乎論堯典中星云於春分日而南方井鬼七宿合昏畢見者孔氏之誤也豈有七宿百九

度而於一夕間畢見者哉此實春分之一時正位之中星非常夜昬見之中星也於夏至而東方角亢七宿合昬畢見者孔氏之誤也豈有七宿七十七度而於一夕間畢見者哉此夏至一時之中星非常夜昬見者也秋分冬至之說皆然凡此以上皆晁公之說所辯聖典非所敢知但驗之天文不以四時其同在天者常有十餘宿自昬至旦除太陽所舍外餘出者過三之二安得言七宿不能於一夕間畢見哉蓋晁不識星故云爾其論詩序云作詩者不必有序今之說者曰序與詩同作無乃惑歟且逸詩之傳者岐下之石鼓也又安觀序邪謂晉武公盜立秦仲者石勒之流秦襄公取周地皆不應美文王有聲爲繼伐是文王以伐紂爲志武王以伐紂爲功庭燎沔水鶴鳴白駒箴規誨剌於宣王則雲漢韓奕崧高烝民之作妄也未有小雅之惡如此而大雅之善如彼者也謂子衿候人采綠之序駁蔓無益棼木日月之序爲自戾定之方中木瓜之序爲不純孟子荀卿左氏賈誼劉向漢諸儒論說及詩多矣未嘗有一言以詩序爲議者則序之所作曉矣晁所論是否亦未敢輙言但其中有云秦康公隳穆公之業日稱兵於母家自喪服以尋干戈終身戰不知已而序渭陽稱其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是果純孝歟陳厲公弑佗代立而序墓門責佗無良師傅失其類矣予謂康公渭陽之詩乃贈送晉文公入晉時所作去其即位十六年衰服用兵蓋晉襄公耳傳云子墨衰絰者也康公送公子雍于晉蓋徇其請晉背約而與之戰康公何罪哉責其稱兵於母家則不可陳佗殺威公太子而代之故蔡人殺佗而立厲公非厲公罪也晁誣厲以申佗亦爲不可其論三傳謂杜預以左氏之耳目奪夫子之筆削公羊家也之舛雜而何休者又特負於公羊惟穀梁晚出監二氏之違畔而正之

然或與之同惡至其精深遠大者眞得子夏之所傳范甯又因諸儒而博辯之中穀梁之志其於是非亦少公矣非若杜征南一切中傳汲汲然不敢異同也此論最善然則晁公之於羣經可謂自信篤而不詭隨者矣

邳彤酈商

漢光武討王郎時河北皆叛獨鉅鹿信都堅守議者謂可因二郡兵自送還長安惟邳彤不可以爲若行此棄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公既西則邯鄲之兵不肯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光武感其言而止東坡曰此東漢興亡之決邳彤亦可謂漢之元臣也彤在雲臺諸將中不爲人所標異至此論出識者始知其然漢高祖没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故與帝爲編戶民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以故不發喪酈商見食其曰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嚮以攻關中亡可踰足待也食其入言之乃發喪然則是時漢室之危幾於不保酈商笑談間廓廓無事其功豈不大哉然無有表而出之者迫呂后之亡呂祿據北軍商子寄給之出游使周勃得入則酈氏父子之於漢謂之社稷臣可也寄與劉揭同說呂祿解將印及文帝論功揭封侯賜金而寄不錄平勃亦不爲之一言此又不可曉者其後寄嗣父爲侯又以罪免惜哉

武成之書

孔子言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所謂服事者美其能於紂之世盡臣道也而史記周本紀云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其後改法度制正朔追尊古公公季爲王是說之非自唐梁肅至于歐陽東坡公孫明復皆嘗著論然其失自武成始也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

箓而已矣今考其書云大王肇基王迹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及武王自稱曰周王發皆紂尚在位之辭且大王居邠猶爲狄所迫逐安有肇基王迹之事文王但稱西伯焉得言誕膺天命乎武王未代商已稱周王可乎則武成之書不可盡信非止血流標杵一端也至編簡舛誤持其小小者云

象載瑜

漢郊祀歌象載瑜章云象載瑜白集西顥師古曰象載象輿也山出象輿瑞應車也赤蛟章云象輿轙即此也而景星章云象載昭庭師古曰象謂縣象也縣象祕事昭顯於庭也二字同出一處而自爲兩說案樂章詞意正指瑞應車言昭列於庭下耳三劉漢釋之說亦得之而謂白集西爲西雍之麟此則不然蓋歌詩凡十九章皆書其名於後象載瑜前一行云行幸雍獲白麟作自爲前篇朝隴首覽西垠之章不應又於下篇贅出之也

管晏之言

孟子所書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天子諸侯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景公說大戒於國管子内言戒篇曰威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民無荒亡之行於身威公退再拜命曰寶法觀管晏二子之語一何相似豈非傳記所載容有相犯乎管氏既自爲一書必不誤當更考之晏子春秋也

共工氏

禮記祭法漢書郊祀志皆言共工氏霸九州以其無錄而王故謂之霸曆志則云雖有水德在火木之閒非其序也任知刑以彊故伯而不王周人遷其行序故易不載注言以其非次故去之史記律書顓帝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文穎曰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衰秉政作虐故顓帝伐之本主水官因爲水行也然左傳郯子所叙黃帝炎帝五代所名官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杜預云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之前太昊之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蓋其與炎黃諸帝均受五行之瑞無所低昂是亦爲王明矣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至令祀以爲社前所紀謂周人去其行序恐非也至於怒觸不周之山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此說尤爲誕罔洪氏出於此本曰共左傳所書晉左行共華魯共劉皆其裔也後又推本水德之緒加水於左而爲洪云堯典所稱共工方鳩僝功即舜所流者非此也時以名官故舜命垂爲之

漢志之誤

昔人謂顏師古爲班氏忠臣以其注釋紀傳雖有舛誤必委曲爲之辨故也如五行志中最多其最顯顯者與尚書及春秋乖戾爲甚桑穀共生於朝劉向以爲商道既衰高宗乘敝而起既獲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武丁恐駭謀於忠賢顏注曰桑穀自太戊時生而此云高宗時其說與尚書大傳不同未詳其義或者伏生差謬案藝文志自云桑穀共生大戊以與鳴雉登鼎武丁爲宗乃是本書所言豈不可爲明證而翻以伏生爲謬何也僖公二十九年大雨雹劉向以爲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僖公不寤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又載文公十六年蛇自泉宮出劉向以爲其後公子遂殺二子而立宣公此是文公末年事而劉向既書之又誤以

為傳顔無所辯隱公三年日有食之劉向以爲其後鄭獲魯隱注引狐壤之戰隱公獲焉此自是隱爲公子時事耳左傳記之甚明宣公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董仲舒以爲成公時其它如言楚莊始稱王晉滅江之類顔雖隨事數演皆云未詳其說終不肯正誤其疵也地理志中沛郡公丘縣曰故滕國周懿王子叔繡所封顔引左傳郜雍曹滕文之昭也爲證亦云未詳其義眞定之肥纍菑川之劇泰山之肥成皆以爲肥子國而遼西之肥如又云肥子奔燕燕封於此魏郡元城縣云魏公子元食邑於此因而遂氏焉常山元氏縣云趙公子元之封邑故曰元氏不應兩邑命名相似如此正文及志五引虖池河音虖音呼池音徒河反又五伯迭興注云此五伯謂齊威宋襄晉文秦穆楚莊也而諸侯王表五伯扶其弱注云謂齊威宋襄晉文秦穆吳夫差也異姓諸侯王表適戍彊於五伯注云謂昆吾大彭豕韋齊威晉文也均出一書皆師古注辭而異同如此

漢將軍在御史上

漢書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掌副丞相位上卿銀印青綬前後左右將軍亦位上卿而金印紫綬故霍光傳所載羣臣連名奏曰丞相敞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安世度遼將軍明友前將軍增後將軍充國御史大夫誼且云羣臣以次上殿然則凡雜將軍皆在御史大夫上不必竟後左右也

上元張燈

上元張燈太平御覽所載史記樂書曰漢家祀太一以昏時祠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觀燈是其遺事而今史記無此文唐韋述兩京新記曰正月十五日夜敕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以看燈本朝京師增爲五夜俗言錢忠懿納土進錢買兩夜如前史所謂買宴之比初用十二十三夜至崇寧初以兩日皆國忌遂展至十七十八夜予案國史乾德五年正月詔以朝廷無事區寓乂安令開封府更增十七十八兩夕然則俗云因錢氏及崇寧之展日皆非也太平興國五年十月下元京城始張燈如上元之夕至淳化元年六月始罷中元下元張燈

七夕用六日

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詔七夕嘉辰著於甲令今之習俗多用六日非舊制也宜復用七日且名爲七夕而用六不知自何時以然唐世無此說必出於五代耳

宰相參政員數

太祖登極仍用周朝范質王溥魏仁浦三宰相四年皆罷趙普獨相越三月始創參知政事之名而以命薛居正呂餘慶後益以劉熙古是爲一相三參及普罷去以居正及沈義倫爲相盧多遜參政

太宗即位多遜亦拜相凡六年三相而無一參自後頗以二相二參爲率至和二年文彥博爲昭文相劉沆爲史館相富弼爲集賢相但用程戡一參惟至道二年呂端以右僕射獨相而吏部侍郎溫仲舒兵部侍郎王化基工部尚書李至戶部侍郎李沆四參政前後未之有也

朱崖遷客

唐韋執誼自宰相貶崖州司戶刺史命攝軍事衙推牒詞云前件官久在相庭頗諳公事幸期佐理勿憚縻賢當時傳以爲笑然猶未至於挫抑也盧多遜罷相流崖州知州乃牙校爲子求昏多遜不許遂侵辱之將加害不得已卒與爲昏紹興中胡邦衡竄新州再徙吉陽吉陽即朱崖也軍守張生亦一右列指使遇之亡狀每旬呈必令囚首詣廷下邦衡盡禮事之至作五十韻詩爲其生日壽性命之臺朝不謀夕是時黎酋聞邦衡名遣子就

學其居去城三十里嘗邀致入山見軍守若荷枷絣西廡下酋指而語曰此人貪虐已甚吾將殺之先生以爲何如邦衡曰其死有餘罪果若此足以洗一邦怨心然既嘗垂問切有獻焉賢郎所以相從者爲何事哉當先知君臣上下之名分此人固亡狀要之爲一州主所謂邦君也欲訴其過合以告海南安撫司次至廣西經略司俟其不行然後訟于樞密院今不應擅殺人也酋悟遽釋之令自書一紙引咎乃再拜而出明日邦衡歸張詣門悔謝殊感再生之恩自此待爲上客邦衡以隆興初在侍從錄所作生日詩示仲兄文安公且備言昔日事乃知去天萬里身陷九淵日與死迫古今一轍也

張士貴宋璟

唐太宗自臨治兵以部陳不整命大將軍張士貴杖中郎將等怒其杖輕下士貴吏魏證諫曰將軍之職爲國爪牙使之執杖已非後法況以杖輕下吏乎上亟釋之明皇開元三年御史大夫宋璟坐監朝堂杖人杖輕貶睦州刺史姚崇爲宰相弗能止盧懷謹亦爲相疾亟表言璟明時重器所坐者小望垂矜録上深納之太宗明皇有唐賢君也而以杖人輕之故加罪大將軍御史大夫可謂失政刑矣

韓歐文語

盤谷序云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絜采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醉翁亭記云野花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洌山殽野蔌雜然而前陳歐公文勢大氏化韓語也然釣於水鮮可食與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采於山與山蔌前陳之句煩簡工夫則有不侔矣

容齋三筆卷第一　終

容齋三筆卷第二　十六則

漢宣帝不用儒

漢宣帝不好儒至云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康衡爲平原文學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不宜在遠方事下蕭望之梁丘賀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遺衡歸故官司馬溫公謂俗儒誠不可與爲治獨不可求眞儒而用之乎且是古非今之說秦始皇李斯所禁也何爲而効之邪既不用儒生而專委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因以擅政事卒爲後世之禍人主心術可不戒哉

國家府庫

眞宗嗣位之初有司所上天下每歲賦入大數是時至道三年也凡收穀二千一百七十萬碩錢四百六十五萬貫絹紬一百九十萬疋絲綿六百五十八萬兩茶四十九萬斤黃蠟三十萬斤自後多寡不常然大畧具此方國家全盛民力充足故於征輸未能爲害今之事力與昔者不可同日而語所謂緡錢之入殆過十倍民日削月朘未知救弊之術爲可處耳黃蠟一項今不聞有此數

劉項成敗

漢高帝項羽起兵之始相與北面共事懷王及入關破秦子嬰出降諸將或言誅秦王高帝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擇乃以屬吏至羽則不然既殺子嬰屠咸陽使人致命於懷王王使如初約先入關者王其地羽迺曰懷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顓主約今定天下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懷王亡功固當分其地而王之於是陽尊王爲義帝卒至殺之觀此二事高帝既成功猶敬佩王之戒羽背主約其末至於如此成敗之端不待智者而後知

也高帝微時嘗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大丈夫當如此矣至羽觀始皇則曰彼可取而代也雖史家所載容有文飾然其大旨固可見云

占術致禍

吉凶禍福之事蓋未嘗不先見其祥然固有知之信之而翻取殺身亡族之害者漢昭帝時昌邑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蟲食葉曰公孫病已立眭孟上書言當有從疋夫爲天子者勸帝索賢人而襢位孟坐祅言誅而其應乃在孝宣正名病已哀帝時夏賀良以爲漢歷中衰當更受命遂有陳聖劉太平皇帝之事賀良坐不道誅及王莽篡竊自謂陳後而光武實應之宋文帝時孔熙先以天文圖讖知帝必以非道晏駕由骨肉相殘江州當出天子遂謀大逆欲奉江州刺史彭城王義康熙先旣誅義康亦被害而帝竟有子禍孝武帝乃以江州起兵而即尊位薄姬在魏王豹宮許負相之當生天子豹聞言心喜因背漢致夷滅而其應乃在漢文帝唐李錡據潤州反有相者言丹陽鄭氏女當生天子錡聞之納爲侍人錡敗沒入掖庭得幸憲宗而生宣宗五代李守正爲河中節度使有術者善聽人聲聞其子婦符氏聲驚曰此天下之母也守正曰吾婦猶爲天下毋吾取天下復何疑哉於是決反已而覆亡而符氏乃爲周世宗后

絳侯萊公

漢周勃誅諸呂立文帝以安劉氏及爲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爰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絳侯爲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久之勃遂有逮繫廷尉之禍幾於不免寇萊公決

澶淵之策

眞宗待之極厚王欽若深害之一日會朝準先退欽若進曰陛下敬畏寇準爲其有社稷功邪上曰然欽若曰臣不意陛下出此言澶淵之役不以爲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上愕然曰何故對曰城下之盟雖春秋時小國猶恥之今以萬乘之貴而爲此舉是盟於城下也其何恥如之上愀然不能答由是顧準稍衰旋即罷相終海康之貶鳴呼絳侯萊公之功揭若日月而盎與欽若以從容一言移兩明主意訖致二人於罪斥讒言罔極吁可畏哉

無名殺臣下

傳曰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古者置人於死地必求其所以死然固有無罪殺之而必爲之名者張湯爲漢武造白鹿皮幣大農顏異以爲本末不相稱天子不悅湯又與異有隙異與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自是後有腹非之法曹操始用崔琰後爲人所譖罰爲徒隸使人視之詞色不撓操令曰琰雖見刑而對賓客虬須直視若有所瞋遂賜琰死隋煬帝殺高熲之後議新令久不決薛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熲不死令決當久行有人奏之帝怒付執憲者推之裴蘊奏道衡有無君之心推惡於國妄造禍端論其罪名似如隱昧原其情意深爲悖逆帝曰公論其逆妙體本心逐令自盡冤哉此三臣之死也

平天冠

祭服之冕自天子至于下士執事者皆服之特以梁數及旒之多少爲別俗呼爲平天冠蓋指言至尊乃得用范純禮知開封府中旨鞫淳澤村民謀逆事審其故乃嘗入戲場觀

優歸塗見匠者作桶取而戴於首曰與劉先主如何遂爲匠構明日入對徽宗問何以處對曰愚人村野無所知若以叛逆蔽罪恐虧好生之德以不應爲杖之足矣案後漢輿服志蔡邕注冕冠曰鄙人不識謂之平天冠然則其名之傳久矣

介推寒食

左傳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遂與母偕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綿上者西河界休縣地也其事始末只如此史記則曰子推從者書宮門有一蛇獨怨之語文公見其書使人召之則亡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環山封之名曰介山雖與左傳稍異而大略亦同至劉向新序始云子推怨於無爵齒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待之不肯出以謂焚其山宜出遂不出而焚死是後雜傳記如汝南先賢傳則云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鄴中記云并州俗冬至後一百五日爲子推斷火冷食三日魏武帝以太原上黨西河鴈門皆冱寒之地令人不得寒食亦爲冬至後百有五日也案後漢周舉傳云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舉爲并州刺史乃作吊書置子推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衆惑稍解風俗頗革然則所謂寒食乃是冬中非今節令二三月閒也

進士訴黜落

天禧三年京西轉運使胡則言滑州進士楊世質等訴本州黜落即取元試卷付許州通判崔立看詳立以爲世質等所試不至紕繆已牒滑州依例解發詔轉運司具析不先奏裁直令解發緣由以聞其試卷仰本州繳進世質等仍未得解發及取到試卷詔貢院定

奪乃言詞理低次不合充薦復黜之而劾胡則崔立之罪蓋是時貢舉條制猶未堅定故有被黜而來訴其枉者至於省試亦然如葉齊之類由此登第後來無此風矣

後漢書載班固文

班固著漢書制作之工如英莖咸韶音節超詣後之爲史者莫能及其髣髴可謂盡善矣然至後漢中所載固之文章斷然如出兩手觀謝夷吾傳云第五倫爲司徒使固作奏薦之其辭至有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之語其他比喻引稷契咎陶傳說伊呂周召管晏此爲一人之身而唐虞商周聖賢之盛者皆無以過而夷吾乃在方術傳中所學者風角占候而已固之言一何太過歟

趙充國馬援

前漢先零羌犯塞趙充國平之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西邊遂定成帝命揚雄頌其圖畫至比之周方虎後漢光武時西羌入居塞內來歙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乃拜援太守追討之羌來和親於是隴右清靜而自永平以後訖于靈帝十世之閒羌寇未嘗少息故范曄著論以爲二漢御戎之方爲失其本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當煎作過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埶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者之爲乎援徙當煎於三輔不見其事西羌傳云援破降先零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事已具援傳然援本傳蓋無其語唯段紀明與張奐爭討東羌奏疏正謂趙馬之失至令爲梗充國文淵爲漢名臣熲詆之如此故曄據而用之豈其然乎

漢人希姓

兩漢書所載人姓氏有後世不著見者甚多漫紀于此以助氏族書之脫遺複姓如公上不害合傳胡害室中同昭涉掉尾單父右軍陽城延息夫躬游水發根吾丘壽王落下閎

梁丘賀五鹿充宗公戶滿意堂谿惠中章昌
告星賜關門慶忌安國少季馬適建都尉朝
毋將隆紅陽長仲烏氏嬴周陽由勝屠公毋
鹽氏歐侯氏士孫喜索盧放屠門少瓜田儀
工師喜駮馬少伯公乘歙鮭陽鴻弓里游公
沙穆胡毋班周生豐友通期公緒恭公族進
階水丘岑叔先雄單姓如繒賀蟲逢靈常貴
赫其石旅卿狄彭祖華朱穆樂冷豐寘都濩
中翁蒯徹直不疑閭甥使樂成栝育制氏猗
頗義縱雋不疑跣廣云敞枚乘終軍鹵公孫
食子公軒臂㑹宗衡胡乘宏商卿快欽所忠
假倉睢孟豐惲塗惲射姓后倉姓偉如氏苴
氏百政免公爰福賀氏獨賓稽發萬章瞷氏
佗羽繡君賓漕中叔栩丹帛敞逢招平汝臣
駒幾彌忠逯普臺崇沐茂區氏勞丙抗徐闞
宣沮儁甲整編新寷誦尋穆夜龍弓林行巡
設諷角閎芳丹堅鐔錫光僅偉重異力子都
雒汜詩索縣延夷長公防廣鐔顯稜良鑠玉

蕃嚮渠穆臨孝存脂習箸融茨充虔興與渠
具爰諒輔騰是卿仲遼謁煥矯眞晃華注丹
禰衡

絳灌

漢書陳平傳絳灌等讒平顏師古注云舊說云絳絳侯周勃也灌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昧之文不可據也賈誼傳絳灌東陽侯之屬盡害之注亦以為勃嬰案史記陳平世家曰絳侯灌嬰等咸讒平則其為兩人明甚師古不必為疑辭也楚漢春秋陸賈所作皆書當時事而所言多與史不合師古蓋屢辯之矣史漢外戚竇皇后傳竇書絳侯灌將軍此最的證也夏侯嬰為滕令故稱滕公而史并灌嬰書寫滕灌賈誼所稱亦然甚與絳灌相類楚漢春秋一書令不復見李善注文選劉歆移博士書云楚漢春秋曰漢已定天下論羣臣破敵禽將活死不衰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臣為爪牙世世相屬百出無邪絳侯周勃是也然則絳灌自一人非絳侯與灌嬰師古所謂疑昧之文者此耳張耳歸漢即立為趙王子敖而廢為侯敖子偃嘗為魯王文帝封為南宮侯而楚漢春秋有南宮侯張耳淮陰舍人告韓信反史記表云欒說漢表云樂說而楚漢以為謝公其誤可見

題詠絕唱

錢伸仲大夫於錫山所居漆塘村作四亭自其先人已有卜築之意而不克就故名曰遂初先壠在其上名曰望雲種桃數百千株名曰芳美壑地涌泉或以為與惠山泉同味名曰通惠求詩於一時名流自葛魯卿汪彥章孫仲益既各極其妙而毋勇際載天任四絕獨擅場遂初亭曰結廬傍林泉偶與初心期佳處時自領未應魚鳥知望雲亭曰白雲來何時英英冠山椒西風莫吹去使我心搖搖芳美亭曰高人不惜地自種無邊春莫隨流

水去恐汙世間塵通惠亭曰水行天地間萬派同一指胡為穿石來要洗巢由耳四篇既出諸公皆自以為弗及也吳傳朋游絲書賦詩者以百數汪彥章五言數十句多用翰墨故事固已超拔而劉子翬彥冲古風一篇蓋為絕唱其辭云圓清無瑕二三月時見游絲轉空闊誰人寫此一段奇著紙春風吹不脫紛紜糾結疑非書安得龍蛇如許騰神蹤跡喜縈不斷老眼只愁看若無定知苗裔出飛白古人妙處君潛得勿輕漠漠一續浮力遒可挂千鈞石春子弟兄情不忘軸之遠寄悠然堂謝公遺髯凜若活衛后落鬟搖人光翻恩長安夜飛蓋醉哦聲落南山外亂離契闊四十秋筆意與人俱老大政成着脚明河津外家風流今絕倫文章固自有機杼盛事豈足勞心神此章尤為馳驟痛快且卒章含識諷正中傳朋之癖予少時見二公所作殊敬愛之至今五十年尚能記憶懼其益久而不

傳故紀於此

秀才之名

秀才之名自宋魏以後實爲貢舉科目之最而今人恬於習玩每聞以此稱之輙指爲輕巳因閱北史杜正玄傳載一事云隋開皇十五年舉秀才試策高第曹司以策過左僕射楊素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爲秀才刺史何忽妄舉此人乃以策抵地不視時海內唯正玄一人應秀才曹司重以啓素素志在試退正玄乃使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劍閣銘白鸚鵡賦曰我不能爲君住宿可至未時今就正玄及時竝了素讀數編大驚曰誠好秀才命曹司錄奏蓋其重如此又正玄弟正藏次年舉秀才時蘇威監選試擬賈誼過秦論尚書湯誓匠人箴連理樹賦几賦弓鞞賦亦應時竝就又無黜竄然則可謂不難矣唐書杜正倫傳云隋世重舉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正倫一門三秀才皆高第乃此也

魏收作史

魏收作元魏一朝史修史諸人多被書錄飾以美言風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敵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案之當使入地故衆口喧然稱爲穢史諸家子孫前後投訴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不見記錄或云妄有非毀至於坐謗史而獲罪編配因以致死者其書今存視南北八史中最爲冗謬其自序云漢初魏無知封高良侯子均均子假恨子彥彥子歆歆子悅悅子子建子建子收無知於收爲七代祖而世之相去七百餘年其妄如是則其述他人世系與夫事業可知矣

容齋三筆卷第二 終

容齋三筆卷第三 十九則

兔葵燕麥

劉禹錫再遊元都觀詩序云唯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今人多引用之子讀北史邢邵傳載邵一書云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哉然則此語由來久矣爾雅曰莃兔葵蘥雀麥郭璞注曰頌似葵而葉小狀如藜雀麥即燕麥有毛廣志曰菟葵爚之可食古歌曰田中莬絲何嘗可絡道邊燕麥何嘗可穫皆見於太平御覽上林賦藏析苞荔張揖注曰析似燕麥音斯葉庭珪海錄碎事云兔葵苗如龍芮花白莖紫燕麥草似麥亦曰雀麥但未詳出於何書

北狄俘虜之苦

元魏破江陵盡以所俘士民爲奴無問貴賤蓋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後陷於金虜者帝子王孫官門仕族之家盡沒爲奴婢使

供作務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爲米得一斗八升用爲餱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爲裘此外更無一錢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緝者則終歲裸體虜或哀之則使執爨雖時負火得暖氣然纔出外取柴歸再坐火邊皮肉即脫落不日輒死惟喜有手藝如醫人繡工之類尋常只團坐地上以敗席或蘆藉襯之遇客至開筵引能樂者使奏技酒闌客散各復其初依舊環坐刺繡任其生死視如草芥先公在英州爲攝守蔡寯言之蔡書於甲戌日記後其子大器錄以相示此松漠記聞所遺也

太守刺史贓吏民官

漢薛宣爲左馮翊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未及召立妻受囚家錢數恐自殺宣移書池陽曰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顏師古注云以此職追贈之也後魏并州刺史以部民吳悉達兄弟行著鄉里板贈其父渤海

太守此二者皆以太守刺史而擅贈吏民官職不以爲過後世不敢然也

李元亮詩啓

建昌縣士人李元亮山房公擇尚書族子也抱材尚氣不以時色假人崇寧中在太學蔡薿爲學錄元亮惡其人不以所事前廊之禮事之蔡擢第魁多士元亮失意歸鄉大觀三年冬復詣學道過和州蔡解褐即超用才二年至給事中出補外正臨此邦元亮不肯入謁蔡自到官即戒津吏門卒凡士大夫往來無問官高卑必飛報雖布衣亦然既知其來便命駕先造所館元亮驚喜出迎謝曰所以來顯爲門下之故方脩贄見之禮須明旦扣典客不意給事先生畢躬下踐如此前贄不可復用當別撰一通然後敬謁蔡退元亮旋營一啓旦而往焉其警箋曰定館而見長者古所不然輕身以先匹夫今無此事蔡矯讀瑩激留宴連夕餉以五十萬錢且致書延譽

於諸公間遂登三年貢士科元亮亦工詩如人閑知晝永花落見春深朝雨未休還暮雨賸寒才過又春寒皆佳句也

元魏改功臣姓氏

魏孝文自代遷洛欲大革胡俗既自改拓跋爲元氏而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以姓或重複皆改之於是拔拔氏爲長孫氏達奚氏爲奚氏乙旃氏爲叔孫氏丘穆陵氏爲穆氏步六孤氏爲陸氏賀賴氏爲賀氏獨孤氏爲劉氏賀樓氏爲樓氏勿忸于氏爲于氏尉遲氏爲尉氏其用夏變夷之意如此然至于其孫恭帝翻以中原故家易賜蕃姓如李弼爲徒河氏趙肅趙貴爲乙弗氏劉亮爲侯莫陳氏楊忠爲普六茹氏王雄爲可頻氏李虎閻慶爲大野氏辛威爲普屯氏田宏爲紇干氏耿豪爲和稽氏王勇爲庫汗氏楊紹爲叱利氏侯植爲侯伏侯氏竇熾爲紇豆陵氏李穆爲撝陂氏陸通爲步六孤氏楊纂爲莫胡盧氏寇雋爲若口引氏段永爲爾綿氏韓褒爲侯呂陵氏裴文舉爲賀蘭氏王軌爲烏丸氏陳忻爲尉遲氏樊深爲萬紐于氏一何其不循乃祖彝憲也是時蓋宇文泰顓國此事皆出其手遂復國姓爲拓跋而九十九姓改爲單者皆復其舊泰方以時俗文弊命蘇綽倣周書作大誥又悉改官名復周六卿之制顧乃如是殆不可曉也

東坡和陶詩

陶淵明集歸園田居六詩其末種苗在東皋一篇乃江文通雜體三十篇之一明言斅陶徵君田居蓋陶之三章云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故文通云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正擬其意也今陶集誤編入東坡据而和之又東方有一士詩十六句復重載於擬古九篇中坡公遂亦兩和之皆隨意即成不復細考耳陶之首章云榮榮牕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

行當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先醉不在接杯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坡和云有客扣我門繫馬庭前柳庭空鳥雀噪門閉客立久主人枕書臥夢我平生友忽聞剝啄聲驚散一杯酒倒裳起謝客夢覺兩愧負二者金石合奏如出一手何止子由所謂遂與比轍者哉

孔戣鄭穆

唐孔戣在穆宗時爲尚書左丞上書去官天子以爲禮部尚書致仕吏部侍郎韓愈奏疏曰戣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華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正月戣薨國朝鄭穆在元祐中以寶文閣待制兼國子祭酒請老提舉洞霄宮給事中范祖禹言穆雖年出七十精力尚彊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有不得謝則賜之几杖祭酒居師賓之地

正宜處老成願毋輕聽其去亦不報然穆亦至明年卒二事絕相類

陳季常

陳慥字季常公弼之子居於黃州之岐亭自稱龍丘先生又曰方山子好賓客喜畜聲妓然其妻柳氏絕兇妬故東坡有詩云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師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東師子指柳氏也坡又嘗醉中與季常書云一絕乞秀英君想是其妾小字黃魯直元祐中有與季常簡曰審柳夫人時須醫藥今已安平否公暮年來想漸求清淨之樂姬媵無新進矣柳夫人比何所念以致疾邪又一帖云承諭老境情味法當如此所苦既不妬游觀山川自可損藥石調護起居飲食而已河東夫人亦能哀憐老大一任放不解事邪則柳氏之妬名固彰著于外是以二公告言之云

文用謚字

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故謂為易名然則謚之為義正訓名也司馬長卿論蜀文曰身死無名謚為至愚顏注云終以愚死後葉傳稱故謂之謚柳子厚招海賈文曰君不返兮謚為愚二人所用其意則同唯王子淵簫賦曰幸得謚為洞簫兮蒙聖主之渥恩李善謂謚者號也言得謚為簫而常施用之以器物名為謚其語可謂奇矣

高唐神女賦

宋玉高唐神女二賦其為寓言託興甚明予嘗即其詞而味其旨蓋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眞得詩人風化之本前賦云楚襄王望高唐之上有雲氣問王曰此何氣也對曰所謂朝雲者也昔者先王嘗游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後賦云襄王既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復命玉賦之若如所言則是王父子皆與此女荒淫殆近於聚麀之醜矣然其賦雖篇首極道神女之美麗至其中則云澹清靜其情嫕兮性沉詳而不煩意似近而若遠兮若將來而復旋褰余幬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懷正亮之絜清兮卒與我乎相難頹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願假須臾神女稱遽闇然而寘忽不知處然則神女但與懷王交御雖見夢於襄而未嘗及亂也玉之意可謂正矣令人詩詞顧以襄王藉口考其實則非是穎音疋零反歛容怒色也柳子厚謫龍說有奇女頫爾怒之語正用此也

其言明且清

禮記緇衣篇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鄭氏注不言何詩今毛詩節南山章但有下三句而微同經典釋文云從第一句至庶民以生五句今皆無此語或皆逸詩也予案文選張華答何劭詩

曰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然則周任所作也而李善注曰子思子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世之所存子思子亦無之不知善何所據意當時或有此書善必不妄也特不及周任遺規之義又不可號

侍從轉官

元豐未改官制以前用職事官寄祿自諫議大夫轉給事中歷三侍郎左右丞然後轉六尚書各為一官尚書轉僕射非曾任宰相者不許轉令之特遷是也故侍從止於史書由諫議至此凡十一轉其庶僚久於卿列者則自光祿卿轉秘書監繼歷太子賓客遂得工部侍郎蓋以不帶侍制以上職不許入兩省給諫耳元豐改諫議為太中大夫給舍為通議六侍郎同為正議左右丞為光祿兵戶刑禮工書同為銀青吏書金紫但六轉視舊法禎其五元祐中以為太簡增正議光祿銀青為左右然亦財九資太觀三年置通奉以易

右正議正奉以易右光祿宣奉以易左光祿以右銀青爲光祿而至光祿銀青者去其左字今官仍之比倣舊制今之通奉乃工禮侍郎正議乃刑戶正奉乃兵吏宣奉乃左右丞三光祿乃六尚書也凡侍從序遷至金紫無止法建炎以前多有之紹興以來階官到此絕少唯梁揚祖葛勝仲致仕得之近歲有司不能探賾典故予以宣奉當磨勘又蔵單需顏師魯在天官徑給回授一據而不明言其所由比程叔達由宣奉納祿不遷官而於待制閣名望二等程大昌亦然以龍圖直學士徑升本學士尤非也予任中書舍人日已階太中及以集英修撰出外吏部不復爲理年勞凡十八年始以待制得通議殊可笑蓋臺省之中無復有老吏矣

曹子建七啓

原頭火燒淨兀兀野雉畏鷹出復沒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地形漸窄觀者多雉驚弓滿勁箭加衝人決起百餘尺紅翎白鏃隨傾斜將軍仰笑軍吏賀五色離披馬前墮此韓昌黎雉帶箭詩東坡嘗大字書之以爲絕妙予謂曹子建七啓論羽獵之美云人稠網密地逼勢脅乃知韓公用意所來處七啓又云名穢我身位累我躬與佛氏八大人覺經所書心是惡源形爲罪藪皆修己正心之要語也

奇鬼爲人禍

晉景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隋文帝以子秦孝王俊有疾驛召名醫許智藏俊夢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聞許智藏將至其人當必相苦奈何明夜復夢曰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診俊脈曰疾已入心不可救也二奇鬼之害人如出一轍近世許叔微家一婦人夢二蒼頭前者云到也未後者應云到也以手中物擊一下遂魘覺後心痛不可忍叔微以神精丹餌之痛止而愈此事亦與上二者相似

監司待巡檢

今監司巡歷郡邑巡檢尉必迎於本界首公裳危立使者從車內遣謁吏謝之即揖而退未嘗以客禮延之也至有倨橫之人責橋道不整驅之車前使徒步與卒伍齒者予記張文定公所著搢紳舊聞中一事云余爲江西轉運使往虔州巡檢殿直康懷琪乘舟於三十里相接又欲送至大庾縣遂與偕行及至縣驛驛正廳東西各有一房予居其左康處於右日曉命之同食起行數百步逼暮而退夜聞康暴得疾余急遽至康所康已具舟將歸虔須臾數人扶翼而下余策杖隨之觀此則是使者與巡檢同驛而處同席而食至於步行送之登舟今代未之見也

十二分野

十二國分野上屬二十八宿其爲義多不然前輩固有論之者矣其甚不可曉者莫如晉天文志謂自危至奎爲娵訾於辰在亥衛之分野也屬并州且衛本受封於河內商虛後徙楚丘河內乃冀州所部漢屬司隸其它邑皆在東郡屬兗州於并州了不相干而并州之下所列郡名乃安定天水隴西酒泉張掖諸郡自係涼州耳又謂自畢至東井爲實沈於辰在申魏之分野也屬益州且魏分晉地得河內河東數十縣於益州亦不相干而雍州爲秦其下乃列雲中定襄鴈門代太原上黨諸郡蓋又自屬并州及幽州耳謬亂如此而出於李淳風之手豈非蔽於天而不知地乎

公孫五樓

南燕慕容超嗣位之後悉以國事付公孫五樓燕業爲衰晉劉裕伐之或曰燕人若塞大

峴之險堅壁清野大軍深入將不能自歸裕曰鮮卑貪婪不知遠計謂我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超聞有晉師引羣臣會議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各命守宰依險自固焚蕩資儲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僑軍無食可以坐制若縱使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不聽裕過大峴燕兵不出喜形于色遂一舉滅燕觀五樓之計正裕之所憚也超平生信用五樓獨於此不然蓋天意也五樓亦可謂智士足與李左車比肩後世姦妄擅國以誤大事者多矣無所謂五樓之智也

薦士稱字著年

漢魏以來諸公上表薦士必首及本郡名次著其年又稱其字如漢孔融薦禰衡表云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齊任昉為蕭揚州作薦士表云祕書丞琅邪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前候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字僧孺是也唐以來乃無此式

弘治歲在旃蒙單閼

會通館活字銅版印

兄弟邪正

王安石引用小人造作新法而弟安國力非之韓絳附會安石制置三司條例以得宰相而弟維力爭之曾布當元符靖國之間陰禍善類而弟肇移書力勸之兄弟邪正之不同如此

容齋三筆卷第三 終

容齋三筆卷第四 十五則

三豎子

趙為秦所圍使平原君求救於楚楚王未肯定從毛遂曰白起小豎子耳興師以與楚戰舉鄢郢燒夷陵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也是時起已數立大功且勝於長平矣人告韓信反漢祖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坑豎子耳帝默然雖陳平以為兵不如楚精將不能及信英布反書聞上召諸將問計又曰發兵擊之阬豎子耳夫白起信布之為人材能不可掎以此三人為豎子是天下無復有壯士也毛遂之言祇欲激怒楚王使之知合從之利害故不得不以起為懦夫至如高帝諸將不過周勃樊噲之儔韓信因執而歸棲棲然處長安為列侯蓋一廷夫也而噲喜其過己趨拜送迎言稱臣死於據有全楚萬乘之地事力強弱安可同日而語英布固嘗言

弘治歲在旃蒙單閼

會通館活字銅版印

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則豎子之對可謂勇而無謀始與張儀誑蘇秦為反覆之人相以高帝默然顧深知其非也至於陳平則不然矣若乃韓信謂魏將柏直為豎子則誠然柏直庸庸無所知名漢王亦稱其口尚乳臭真一豎子也阮籍登廣武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蓋歎是時無英雄如昔人者俗士不達以為籍譏漢祖雖李太白亦有是言失之矣

樞密稱呼

樞密使之名起於唐本以宦者為之蓋內諸司之貴者耳五代始以士大夫居其職遂與宰相等自此接于本朝又有副使知院事同知院事簽書同簽書之別雖品秩有高下然均稱為樞密明道中王沂公自故相召為檢校太師樞密使李文定公為集賢相以書迎之於國門稱曰樞密太師相公子家藏此帖紹興五年

高宗車駕幸平江過秀州執政從行者四人在前者傳呼宰相趙忠簡也次呼樞密張魏公也時爲知院事次呼參政沈必先也最後又呼樞密則簽書權朝美云予爲檢詳時葉審言黃繼道爲長貳亦同一稱而二三十年以來遂有知院同知之目初出於典謁衛卒之口久而朝士亦然名不雅古莫此爲甚

從官事體

國朝優待侍從故事體名分多與庶僚不同然有處之合宜及肄意者如任知州申發諸司公狀不繫銜與安撫監司序官往遷用大狀不書年引接用朱衣通判入都廳之類皆雜著於令式其明載國史者尚可考大中祥符五年六月詔尚書丞郎兩省給諫知州府而本部郎中負外郎及兩省六品以下官充本路轉運使副者丞前例須申報雜職當統攝方委於事權而官有等差宜明於品級自令知制誥觀察使以上知州府處所申轉運司狀並止簽案檢令通判以下具銜供申張詠以禮部尚書知昇州上言臣官忝六曹祠部乃本行司局而例申公狀叙未合宜望自令尚書丞郎知州者除申省外其本行曹局止簽案檢從之紹興中范同以前執政知太平州官條中大夫不帶職申諸司狀繫銜提刑張絢封還之范竟不改次年轉太中再任始去之劉焯爲江西運判移牒屬郡知通云請罷銜具報時以太中守贛以於式不可乃作公劉同通判簽書劉邦翰曾任權侍郎以朝議大夫集英修撰知饒州趙肆以承議郎提點刑獄欲居其上劉不校趙又畏人議已於是過朝拜國忌日先後行香王十朋自侍御史徙權吏部侍郎不拜除集撰知饒州自處如庶官林大中亦自侍御史改吏侍不曾供職除直寶文閣知穎州全銜猶帶權知兼勸農事借紫而盡用從官禮數黃渙爲通判入都廳爲之不平鄭

故諸除權侍郎爲東省所繳不得供職而以秘撰知池州公狀至提刑司不繫銜爲郡騶榮問唐璟以司農少卿王佐以中書檢正皆曾兼權戶侍及出知湖饒二州悉用朱衣雙引此數君皆失於討問典章非故爲尊大也陳居仁以大中集撰知鄂州只用一朱衣蓋在法學士乃雙引人以爲得體邁頃守贛建官職與居仁等而謬用兩朱球以自悔又如監司見前執政雖本路並客位下馬伯氏以故相帶觀文學士帥越提舉宋藻穿戟門詞毀云浙東監司如何不得穿紹興府門將至廳事始若勉就客位者主人丞令摘以還

九朝國史

本朝國史凡三書

太祖

太宗

真宗曰三朝

仁宗

英宗曰兩朝

神宗

哲宗

徽宗

欽宗曰四朝雖各自紀事至於諸志若天文地理五行之類不免煩複元豐中三朝已就兩朝且成

神宗專以付曾鞏使合之鞏奏言五朝舊史皆累世公卿道德文學朝廷宗工所共準裁旣已勒成大典豈宜輒議損益詔不許始謀纂定會以憂去不克成其後神哲各自爲一史紹興初以其是非褒貶皆失實廢不用淳熙乙巳邁承乏修史丙午之冬成書進御遂請合九朝爲一壽皇即以見屬嘗奏云臣所爲區區有請者蓋以二百年間典章文物之盛分見三書倉卒討究不相貫屬及累代臣僚名聲相繼當如前史以子係父之體類聚歸一若夫制作

之事則已經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貶皆有據依不容妄加筆削乞以此奏下之史院俾後來史官知所以編續之意無或輒將成書擅行刪改上曰如有未穩處改削無害既奉詔開院亦修成三十餘卷矣而有永思攢宮之役才歸即去國尤袤以高宗皇帝實錄為辭請權罷史院於是遂已祥符中王旦亦曾修撰兩朝史今不傳

銀牌使者

全國每遣使出外貴者佩金牌次佩銀牌俗呼為金牌銀牌郎君北人以為契冊時如此牌上若篆字六七或云阿骨打花押也殊不知此本中國之制五代以來庶事草創凡乘置奉使於外但給樞密院雕國朝太平興國三年因李飛雄矯乘廄馬許稱使者欲作亂既捕誅之乃詔自今乘驛者皆給銀牌國史云始復舊制然則非起於虜也端拱二年復詔先是馳驛使臣給篆書銀牌自今宜罷之復給樞密院牒

省錢百陌

用錢為幣本皆足陌梁武帝時以鐵錢之故商賈浸以姦詐自破嶺以東八十為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百名曰長錢大同元年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為百唐之盛際純用足錢天祐中以兵亂窘乏始令以八十五為百後唐天成又減其五漢乾祐中王章為三司使復減三皇朝因漢制其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諸州私用猶有隨俗至於四十八錢太平興國二年始詔民間緡錢定以七十七為百自是以來天下承用公私出納皆然故名省錢但數十年來有所謂頭子錢每貫五十六除中都及軍兵俸料外自餘州縣官民所當得其出者每百纔得七十一錢四分其入者每百為八十二錢四分元無所謂七十七矣民間所用多寡又益不均云

舊官衘冗贅

國朝官制沿晚唐五代餘習故階衘失之冗贅予固已數書之比得皇祐中李端愿所書雪竇山三大字其左云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使持節華州諸軍事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凡四十一字自元豐以後更使名罷文散階檢校官持節憲衘勳官只云鎮潼軍承宣使六字比舊省去三十五可謂簡要會稽禹廟有唐天復年越王錢鏐所立碑其全衘九十五字尤為冗也

吏胥侮洗文書

郡縣胥史措易簿案鄉司尤甚民已輸租稅朱批於戶下矣有所求不遂復洗去之邑官不能察而又督理比其持亦鈔為證則追逮橫費為害已深此特小小者耳臺省亦然予除翰林日所被告命後擬云可特授依前正奉大夫充翰林學士蓋初書黃時全文故官告院據以為式其制當爾而告身全衘亦云告正奉大夫充翰林學士予以語吏部蕭照鄰尚書曰如此則學士繫衘在官下於故事有戾令欲書謝表當如何蕭棟然旋遣部主事與告院書吏至乞借元告以去明日持來則已改正移職居官上但減一充字於行內微覺跡其外印文濃淡了無異其妙至此

宣告錯誤

士大夫告命間有錯誤如文官則猶能自言書鋪亦不敢大有數索獨右列為可憐而軍伍中出身者尤甚予檢詳密院諸房日有遲原副都軍頭乞換授而所持宣內添注副字為房吏所沮都頭者不能自明兩樞密以事見付予視所添字與正文一體以白兩樞曰

使詐者爲姦當妄增品級不應肯以都頭而自降爲副其爲寫宣房之失無可疑也樞以爲然乃爲改正武翼郎李青當磨勘尚左驗其文書其始爲大李青吏爲周冒青無而詞以答周茂振權尚書閣其告命十餘通其一告前云大李青而告身誤去大字故後者相承只云李青即日放行遷秩且給公據付之兩人者幾困於吏手幸而獲直用是以知枉鬱不伸者多矣

軍中抵名爲官

紹興以來兵革務煩軍中將校除官者大帥盡藏其告命只語以所居官其有事故亡沒者亦不關申省部除籍或徑以付它人至或從白身便爲郎大夫者揚和王爲殿帥罷一統領使歸部而申樞密院云此人元姓名曰許超只是校尉偶有修武郎李立吉使之冒名因得冒轉續以戰功積累今爲武顯大夫既已離軍自合依本姓名及元職位超詣院

詐而不能爲之詞予撿詳兵房爲言曰一時冒與自是主將之命修武以前固非此人當得若武翼之後皆用軍功使其戰死於陣則性命須要超承當今但當尅除不應得九官而理還其餘資庶合人情於理爲順兩樞密甚然予說即奏行之

禍福有命

秦氏顓國得志益厲刑辟以籍制士大夫一言語之過差一文詞之可議必起大獄竄之嶺海於是惡子之無俚者恃告訐以進趙超然以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責汀州吳仲實以夏二子傳流容州張淵道以張和公生日詩幾責郴而幸脫皆是也予教授福州日因訪何大圭忽問君識天星乎答曰未之學曰豈不能認南方中夏所見列宿乎曰此却粗識一二大圭曰君今夕試仰觀熒惑何在是時正見於南斗之西後月餘再相見時連旬多陰所謂火曜巳至斗魁之東矣大圭曰使此

星入南斗自有故事予聞其語固已練然明日來相訪曰吾曹元不洞曉天文昨晚葉子廉見顧言及於此歷頌云是名魏星無人能識非熒惑也予曰十二國星只在牛女之下經星不動安得轉移圭曰乾象欲示變何所不可子廉云後漢建安二十五年亦曾出蓋秦正封魏國公圭意比之曹操予大駭不復敢酬應它日與謝景思葉晦叔言之且曰使爲小人告訐之舉有所不能萬一此段彰露爲之柰何謝葉曰可以言命矣與是人相識便是不幸不如靜以待之時歲在己巳又六年秦亡予知免禍乃始不恐

眞宗北征

眞宗親征契丹幸澶淵以成却敵之功是時景德元年甲辰決此計者寇萊公也然前五歲當咸平二年己亥契丹寇北邊上自將禦之至澶州大名府閒范廷召破虜於莫州北乃還京時張文定公李文靖公爲相不知何

人贊此決而後來不傳用是以知眞宗非宴安酖毒而有所畏者故寇公易以進言

宰相不次補

景德元年七月宰相李沆薨時無它相中書有參知政事王旦王欽若不次補寇準爲三司使眞宗欲相之患其素剛難獨任乃先以翰林侍讀學士畢士安爲參政纔二月並命士安準爲相而士安居上旦欽若各遷官而已準在太宗朝已兩爲執政今士安乃由侍從超用惟辟作福圖任大臣蓋不應循循歷階而升也

外制之難

中書舍人所承受詞頭自唐至本朝皆只就省中起草付吏逮於告命之成皆未嘗越日故其職爲難其以敏捷稱者如

韋承慶下筆輙成未嘗起草陸扆初無思慮揮翰如飛顔蕘草制數十無妨談笑鄭畋動無滯思同僚閣筆劉敞臨出局倚馬一揮九制皆見書於史策其遲鈍窘擾者如陸餘慶至晚不能裁一言和懞閉戶情思漏討群籍與夫斷寵舍人紫微失部張君房之類蓋以必欲遠成故也周廣順初中書舍人劉濤責授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坐遣男頊代草制詞也頊時為監察御史亦責復州司戶自
南渡以來典故散失每除書之下先以省劄授之而續給告以是遷延稽滯段拂居官時纔還家即掩關謝客畏其促詞命也　先公使虜歸除徽猷閣直學士時劉才邵當制日於漏舍囑之至　先公出知饒州幾將一月猶未受告其它倩誇朋舊俾之假手者多矣故膺此選者不覺其難殊與昔異

文臣換武使

祖宗之世文臣換授武使皆不越級錢若水自樞密副使罷守工部侍郎後除帥并州乃換鄧州觀察使王嗣宗以中丞侍郎李士衡以三司使李維以尚書王素以端明左丞亦皆觀察慶曆初以陝西四帥方禦夏羌欲優其俸賜故韓琦范仲淹王沿龐籍皆以樞密龍圖直學士換為廉車自
南渡以來始大不然張澄以端明學士楊倓以敷文學士便為節度近者趙師夔吳琚以待制而換承宣使不數月閒遇恩即建節鉞師揆師垂以秘閣修撰換觀察使皆慶越彝憲誠異恩也

容齋三筆卷第四　終

容齋三筆卷第五　十七則

舜事瞽叟

孟子之書上配論語惟記舜事多誤故自國朝以來司馬公李泰伯及呂南公皆有疑非之說其最大者證萬章塗廩浚井象入舜宮之問以為然也孟子既自云堯使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則井廩賤役豈不能使一夫任其事堯為天子象一民耳處心積慮殺兄而據其妻是為公朝無復有紀綱法制矣六藝折中於夫子四岳之薦舜固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然則堯試舜之時頑傲者既已格乂矣舜覆位之後命禹征有苗益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既言允若豈得復有殺之之意乎司馬公亦引九男百官之語烝烝之對而不

及益贊禹之辭故詳叙之以示子姪輩若司馬遷史記劉向列女傳所載盡相承而不察耳至於桃應有瞽叟殺人之問雖曰設疑以而請然亦可謂無猶之言孟子拒而不答可也顧再三為之辭宜其起後學之惑

孔子正名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子之迂也奚其正夫子責數之以為野蓋是時夫子在衛當輒為君之際留連最久以其拒父而竊位故欲正之此意明白然子欲適晉聞其殺鳴犢臨河而還謂其無罪而殺士也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稱朝歌墨子回車邑里之名不善兩賢去之安有命世聖人而肯居無父之國事不孝之君哉是可知已夫子所過者化不令而行不言而信衛輒待以為政當非下愚而不後者苟其用我必將導之以天理而趣反其真所謂命駕虛左而迎其父不難也則其有補於

名義豈不大哉爲是故不忍亟去以須之旣不吾用於是慨然反魯則輒之寘頑悖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矣子路曾不能詳味聖言執迷不悟竟於身死其難惜哉

潛火字誤

今人所用潛火字如潛火軍兵潛火器具其義爲防然以書傳考之乃當爲熸左傳襄二十六年楚師大敗王夷師熸昭二十三年子暇卒楚師熸杜預皆注曰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熸釋文音子潛反火滅也禮部韻將廉反皆讀如殲音則知當曰熸火

永興天書

大中祥符天書之事起於佞臣固無足言而寇萊公在永興軍信朱能之詐亦爲此舉以得召入再登相位馴致雷州之禍鳳德之衰實爲可惜而天禧實錄所載云周懷政與妖人朱能輩僞造靈命冀圖恩寵且日進藥餌宰相王欽若屢言其妄復密陳規諫懷政懼

得罪因共誣諸言捕獲道士譙文易蓄禁書有神術欽若素識之故罷相也朱能之事欽若欲以沮寇公之入則有之謂其陳規諫當大不然儻非出於寇則欽若已據贊其闕矣實錄蓋欽若提舉日所進是以溢美豈能彈後人公議哉

王裒嵇紹

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鯀之罪足以死舜徇天下之公讓以誅之故禹不敢怨而終治水之功以蓋父之惡魏王裒嵇紹其父死於非命裒之父儀猶以爲司馬昭安東司馬之故因語言受害裒爲之終身不西向而坐紹之父康以魏臣鍾會譖之於昭昭方讎墓魏陰忌之以故而及誅紹乃仕於晉武之世至爲惠帝盡節而死紹之事親視王裒遠矣溫公通鑑猶取其蕩陰之忠蓋不足道也

張詠傳

張忠定公詠爲一代偉人而治蜀之績尤爲超卓然實錄所載了不及之但云出知益州就加兵部郎中入爲戶部使馬知節自益徙延難其代朝廷以詠前在蜀寇攘之後安集有勞爲政明肅遠民使之故特命再任而已國史本傳略同而增書促招安使上官正出兵一事皆詆其知陳州營產業且與周渭梁鼎輩五人同傳昧失之也韓魏公作公神道碑云公以魁奇豪傑之才逢時自奮智略神出勳業赫赫震暴當世誠一世偉人道州所刻怗有公與準收書一紙王荊公踐其後云忠定公歿久矣而士大夫至今稱之豈不以剛毅正直有勞于世若公者少歟文潞公云子嘗守蜀覩忠定之象遺愛在民欽服已甚黃誥云公風烈如此而不至於宰相然有忠定之才而無宰相之位於公何損有宰相之位而無忠定之才於宰相何益公雖老死安肯以此易彼哉艱四人之言史氏發潛德之幽光爲有負矣

緋紫假服

唐宣宗重惜服章牛叢自司勳員外郎爲睦州刺史上賜之紫叢旣謝前言曰臣所服緋刺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賜緋然則唐制借服色得於君前服之國朝之制到閣則不許乾道二年予以起居舍人侍立見浙西提刑姚憲入對紫袍金魚既退一緋門吏踵其後囁嚅後兩日憲辭歸平江乃緋袍予疑焉以問知閤曾覿曰閣臨安守與本路監司皆許服所借而憲昨紫今緋何也覿曰監司惟置司在輦下則許服漕臣是也若外郡則否前日姚誤紫而謁吏不告已中其罰且備牒使知之故令日只本色以入姚蓋失於審也然考功格令旣不須於外亦自難曉文惠公知徽州日借紫及除江東提舉常平告身不借予閩嘗借者當如舊與郎官辭良朋言之於是給公據改借後於江西見轉運判官張堅衣緋張嘗知泉州紫

抱矣予舉前說張欣然即以申考功已而部符下不許扣其故曰雖知州借紫而就除本路雖運判提舉皆得如初若它路則不可竟不知法如何該詭也若曾因知州府借紫而後知軍則其服亦借不以本路它路也近具鎰以知郴州除提舉湖南茶鹽遂仍借紫正用前比云

樞密名稱更易

國朝樞密之名其長爲使則其貳爲副使其長爲知院則其貳爲同知院如柴禹錫知院向敏中同知及曹彬爲使則敏中改副使王繼英知院王旦同知繼馮拯陳堯叟亦同知及繼英爲使拯堯叟乃改簽書院事而恩例同副使王欽若陳堯叟知院馬知節簽書及王陳爲使知節遷副使其後知節知院則任中正周起同知惟熙寧初文彥博呂公弼已爲使而陳升之過闕留王安石以升之曾再入樞府遂除知院知院與使並置非故事也安石之意以沮彥博耳紹興以來惟韓世忠張俊爲使岳飛爲副使此後除使固多而其貳只爲同知亦非故事也又使班視宰相而乾道職制雜壓令副使反在同知院之下尤爲未然

過稱官品

士大夫僭妄相尊日以益甚予向昔所記文官學士武官大夫之諺今又不然天聖職制內外文武官不得容人過稱官品諸節度觀察雖檢校官未至太傅者許稱太傅防禦使至橫行使許稱太保諸司使許稱司徒幕職官等稱本官錄事參軍稱都曹縣令稱長官判司簿尉許稱評事其太傅太保司徒皆一時本等撿校所帶之官也自後法令不復有此一項以是其風愈熾不容整革矣

仁宗立嗣

東坡作范蜀公墓誌云
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

中外危恐公獨上疏乞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以系天下心凡章十九上至元祐初韓維上言謂其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乃繼有論奏司馬溫公行狀云至和三年
仁宗始不豫
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時爲并州通判聞而繼之案至和三年九月改爲嘉祐元年歲在丁酉而前此皇祐五年甲午有建州人太常博士張述者以繼嗣未立上疏曰陛下春秋四十四
宗廟社稷之繼未有許焉以嫌疑而不決非孝也羣臣以諱避而不言非忠也願擇宗親才而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內外知聖心有所屬至和二年丙申復言之前後凡七疏最後語尤激切蓋述所論乃在兩公之前而當時及後來莫有知之者爲可惜也

郎官員數

紹熙四年冬客從中都來持所抄班朝錄一編相示蓋朝士官職姓名也讀至尚書郎才有正員四人其它權攝者亦只六七人耳因記紹興二十九年予爲吏禮部時同舍郎二十人皆正官令既限以曾歷監司郡守故任館職及寺監丞者不可進步其自外召用者資級已高曾不數月必序遷卿少以是居之者益少政和末郎員冗溢至於五十有五侍御史張樸上殿
徽宗論使論列退而奏疏劾十有六人大略云才品甚下趨操卑污有如汪師心者性資茸闒柔佞取容有如黃願汪希旦者淺浮躁妄爲胥華所輕有如李莊者輕侻喧囂漫不省職有如李揚者龘冗不才稱忿輕發有如成提者人才碌碌初無可取有如張高者志氣衰落難與任事有如常褒者大言無當誕詭不情有如梁子誨者資望太輕士論不厭有如葉椿唐作求吳直夫章芹李與權王良欽強休甫者乞行罷斥從之考一時標榜未

必盡當然十六人者後皆不顯視今日員數多寡不倅如是泰擒居相位久不欲士大夫在朝末年尤甚二十四司獨刑部有孫敏脩一員餘皆兼攝吏部七司至全付主管告院張云兵工入司併於一寺主簿又可怪也

東坡慕樂天

蘇公責居黃州始自稱東坡居士詳考其意蓋專慕白樂天而然白公有東坡種花二詩云持錢買花樹城東坡上栽又云東坡春向暮樹木今何如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又有別東坡花樹詩云何處殷勤重回首東坡桃李種新成皆為忠州刺史時所作也蘇公在黃正與白公忠州相似因憶蘇詩如贈寫眞李道士云他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贈善相程傑云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顯賞遍洛陽春送程鬱叔云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鬻入侍邇英云定以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而跋曰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誥遂拜中書舍人其雖不敢自比然謫居黃州起知文登召為儀曹遂忝侍從出處老少大略相似庶幾復享晚節閑適之樂去杭州云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序曰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粗似樂天則公之所以景仰者不止一再言之非東坡之名偶爾暗合也

縛雞行

老杜縛雞行一篇云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爭家中厭雞食蟲蟻不知雞賣還遭烹蟲雞於人何厚薄吾叱奴兒解其縛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此詩自是一段好議論至結句之妙非它人所能跂及也予友李德遠嘗賦東西船行全擬其意舉以相示云東船得風帆席高千里瞬息輕過毛西船見笑苦遲鈍汗流撐折百張篙明日風翻波浪異西笑東船却如此東西相笑無已時我但行藏任天理是時德遠誦至三過頗自喜予曰語意絕工幾於得奪胎法只恐行藏任理與注目寒江之句似不可同日語德遠以為知言銳欲易之終不能滿意也

油汚衣詩

予甫十歲時過衢州白沙渡見岸上酒店敗壁閒有題詩兩絕其名曰犬落水油汚衣犬詩太俗不足傳獨後一篇殊有理致其詞云一點清油汚白衣斑斑駮駮使人疑縱饒洗遍千江水爭似當初不汚時是時甚愛其語今六十餘年尚歷歷不忘漫志于此

北虜誅宗王

紹興庚申虜主亶誅宗室七十二王韓昉作詔略云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之辟茲惟無赦古不為非不圖骨肉之閒有懷蠭蠆之毒皇伯太師宋國王宗磐謂為先帝之元子常蓄無君之禍心皇叔太傅兗國王宗儁虞王宗英滕王宗偉等逞躍欲以無厭助逆謀之安作欲申三宥公讓豈容不頒一兵羣凶悉殄已各伏辜并除屬籍訖紹熙癸丑今虜主誅其叔鄭王詔曰朕早以嫡孫欽承先緒皇叔定武軍節度使鄭王允蹈屬處諸父任當重藩營引幽徒共為反計自以元妃之長子異於它母之諸王冀幸國災發伺神器其妹譯國公主長樂牽同產之愛駙馬都尉唐括蒲剌覲狃連姻之私預聞其謀相濟以惡言用欲寬燕邸之戮姑致郭鄰之因詢諸羣言并示大戒允蹈及其妻下王與男案春阿辛并公主皆賜自盡令有司依禮收葬仍為輟朝二事甚相類蓋其視宗族至親與塗之人無異也是年冬倪正父奉使館于中山正其誅戮處相去一月猶血腥觸人枯骸塞井為之終夕不安寢云

州郡書院

太平興國五年以江州白鹿洞主明起為褒信主簿洞在廬山之陽常聚生徒數百人李

煜有國時割善田數十頃取其租廪給之選太學之通經者俾領洞事日為諸生講誦於是起建議以其田入官故爵命之白鹿洞由是漸廢大中祥符二年應天府民曹誠即楚丘戚同文舊居造舍百五十閒聚書數千卷博延生徒講習甚盛府奏其事詔賜額曰應天府書院命奉禮郎戚舜賓主之仍令本府幕職官提舉以誠為府助教

宋興天下州府有學自此始其後潭州又有嶽麓書院及慶曆中詔諸路州郡皆立學設官教授則所謂書院者當合而為一令嶽麓白鹿復營之各自養士其所廪給禮貌乃過於郡庠近者巴州亦創置是為一邦而兩學矣太學辟雍並置尚且不可是於義為不然也

何韓同姓

韓文公送何堅序云何與韓同姓為近嘗疑其說無所從出後讀史記周本紀應劭曰氏姓注云以何姓為韓後鄧名世姓氏書辯證云何氏出自姬姓食采韓原為韓氏韓王建為秦所滅子孫散居陳楚江淮閒以韓為何隨聲變為何氏然不能詳所出也韓王之失國者名安此云建乃齊王之名鄧筆誤耳予後讀孫愐唐韻云韓滅子孫分散江淮閒音以韓為何字隨音變遂為何氏乃知名世用此

容齋三筆卷第五 終

容齋三筆卷第六 十五則

蕨萁養人

自古凶年饑歲民無以食往往隨所值以為命如范蠡謂吳人就蒲羸於東海之濱蘇子卿掘野鼠所去屮實及齧雪與旃毛并咽之王莽教民煑木為酪南方人饑饉羣入野澤掘鳧茈鄧禹軍士食蒸采建安中咸陽人拔取酸棗藜藋以給食晉郗鑒在鄉山究州百姓掘野鼠蟄燕幽州人以桑椹為糧魏道武亦以供軍峨蜀食芋如此而已吾州外邑嶸崛山在樂平德興境李羅萬斛山在浮梁樂平鄱陽境皆綿亘百餘里山出蕨萁乾道辛卯紹熙癸丑歲旦村民無食爭往取其根率以昧旦荷鉏往掘深至四五尺壯者日可得六十斤持歸揭取粉水澄細者煮食之如粔籹狀每根二斤可充一夫一日之食冬晴且暖田野閒無不出者或不遠數十里多至數

千人自九月至二月終歲抽拳則根無力於是始止蓋救饑羸者半年天之生物為人世之利至矣古人不知用之傳記亦不載豈他邦不產此乎

賢士隱居者

士子脩己篤學獨善其身不求知於人人亦莫能知者所至或有之予每借其無傳比得上虞李孟傳錄示四事故謹書之其一曰慈溪蔣季莊當宣和閒鄙王氏之學不事科舉閒門窮經不妄與人接高抑崇居明州城中率一歲四五訪其廬季莊聞其至必倒屣出迎相對小室極意講論自畫竟夜殆忘寢食告去則送之數里相得驩甚或問抑崇曰蔣君不多與人周旋而獨厚於公公亦惓惓於彼顧聞其故抑崇曰問終歲讀書凡有疑而未判與所錄而未知者每積至數十輒一扣之無不迎刃而解而蔣之所長他人未必能知之世之所謂知己其是乎其二曰王茂剛

居明之林村，在巖壑深處，有第不甚學問，使顯治生以餘口，而刻意讀書，足跡未嘗妄出。尤邃於周易，沈煥通判州事，嘗訪之，其見趣絕出於傳注之外，云氣象嚴重，窺其所得，蓋進而未已也。其三曰顏主薄，不知何許人，南渡後寓于慈溪，廉介有常，安於貧賤，不蘄人之知。至於踐履間雜細事不苟也。平旦起，俟賣菜者過門，問藥把直幾何，隨所言酬之。它飲食布帛亦然。久之，人皆信服，不忍欺。苟一曰之用足，則玩心墳典，不事交游。里中有不安其分、武斷疆技者，相與譏之曰：故豈顧主薄耶？其四曰周日章，信州永豐人，操行介潔，爲邑人所敬，開門授徒，僅有以自給，非其義一毫不取。家至貧，常經日絕食，鄰里或以籌少致餽，時時不繼，寧與妻子忍餓，卒不以求人。隆寒被紬裘，客有就訪，亦欣然延納，望其容貌，聽其論議，莫不聳然。縣尉謝生遺以襲衣，曰：先生未嘗有求，吾自欲致其勤勤耳，受之無傷也。日章笑答曰：一衣與萬鍾等耳，儻無名受之，是不辨禮義也。卒辭之。汪聖錫亦知其賢，以爲近於古之所謂獨行者。是四君子，眞可書史策云。

張籍陳無巳詩

張籍在他鎮幕府，鄆帥李師古又以書幣辟之，籍卻而不納，而作節婦吟一章寄之曰：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陳無巳爲穎州教授，東坡領郡，而陳賦妾薄命篇，言爲曾南豐作。其首章云：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古來妾薄命，事主不盡年。起舞爲主壽，相送南陽阡。忍著主衣裳，爲人作春妍。有聲當徹天，有淚當徹泉。死者恐無知，妾身長自憐。全用籍意。或謂無巳輕坡公，是不然。前此無巳官於彭城，坡公由翰林出守杭，無巳越境見之於宋都，坐是免歸。故其詩云：一代不數人，百年能幾見。昔爲馬首銜，今爲禁門鍵。一雨五月涼，中宵大江滿。風帆目力短，江空歲年晚。其尊敬之盡矣。薄命擬況，蓋不忍師死而遂倍之，忠厚之至也。

杜詩誤字

李適之在明皇朝爲左相，爲李林甫所擠去位，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故杜子美飲中八仙歌云：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盃樂聖稱避賢。正詠適之也。而今所行本誤以避賢爲世賢，絕無意義，兼世字是太宗諱，豈敢用哉。秦州雨晴詩云：天水秋雲薄，從西萬里風。謂秋天遼永，風從萬里而來，可謂廣大，而集中作天水，此乃秦州郡名，若用之入此篇，其致思淺矣。和李表丈早春作云：力疾坐清曉，來詩悲早春。正答其意，而集中作來時，殊失所謂和篇本旨。

東坡詩用老字

東坡賦詩用人姓名，多以老字足成句。如壽州龍潭云：觀魚并記老莊周。病不赴會云：空對親春老孟光。看潮云：猶似浮江老阿童。贈黃山人云：說禪長笑老浮屠。元長老納裙云：乞與佯狂老萬回。東軒云：桂冠知有老蕭郎。衍立畫英云：定似香山老居士。贈李道士云：知是香山老居士。蒜山亭云：奇逸多聞老敬通。汝公東堂云：一帖空存老遂良。次韻韶守云：華髮蕭蕭老遂良。游羅浮云：還須略報老同叔。贈辯才云：中有老法師。寄子由云：青山老從事。贈眼醫云：忘言老尊宿。妙高臺中老比丘。謝惠酒云：青州老從事。謝餉魚云：誰似老方朔。贈貝子野扇云：得之老月師。次韻李端叔云：此是老牛識。是皆以爲助語，非眞謂其老也。大抵七言則於第五字用之，五言則於第三字用之。若其它錯出，如再說走老瞞，故人餘老龐，老渾宮莊傳父祖，便腹從人笑。

老韶老可能爲竹寫眞不知老奘幾時歸之類皆隨語勢而然白樂天云每被老元偷格律蓋亦有自來矣

杜詩命意

杜公詩命意用事旨趣深遠若隨口一讀往往不能曉解姑紀一二篇以示好事者如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復似物皆春政化平如水皇恩斷若神時時用抵戲亦未雜風塵第三聯意味頗與前語不相聯貫讀者或以爲疑按杜之旨本謂技藝倡優不應蒙人主顧聘賞接然使政化如水皇恩若神爲治大要旣無所損則時時用此華亦亡害也又如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深銅鉼未失水百丈有哀音側想美人意應悲寒甃沈蛟龍半缺落猶得折黃金此篇蓋見故宮井內沒者得銅鉼而作然首句便說廢井則下文翻覆鋪敘爲難而曲折宛轉如是它人畢一生模不能到也又一篇云鬬雞初賜錦舞馬旣登牀簾下宮人出樓前御柳長仙游終一閟女樂久無香寂寞驪山道清秋草木黃　先忠宣公在北方得唐人畫驪山宮殿圖一軸華清宮居山顛殿外垂簾宮人無數宂簾際而窺一時伶官戲劇品類雜沓皆列于下杜一詩眞所謂親見之也

擇福莫若重

國語載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且士君子樂天知命全身遠害避禍就福安有迨于禍至擇而處之之理哉韋昭注云有兩福擇取其重有兩禍擇取其輕蓋以不幸而與禍會勢不容但已則權其輕重順受其一焉莊子養生主篇云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夫孳孳爲善君子之所固然何至於縱意爲惡而特以不麗於刑爲得計哉是又有說矣其所謂惡者蓋與善相對之辭雖於德爲惡義非若小人以身試禍自速百殃之比也故下文云可以全生可以保身可以盡年

其旨昭矣

用人文字之失

士人爲文或采已用語言當深究其旨意苟失之不考則必詒論議紹興七年趙忠簡公重脩哲錄書成轉特進制詞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哲廟之憂勤不顯此蓋用范忠宣遺表中語兩句但易兩字而甚不然范之辭云致保佑之憂勤不顯專指母后以言正得其實今以保佑爲哲廟則了非本意矣紹興十九年予爲福州教授爲府作謝曆日表頌德一聯云神祇祖考旣安樂於太平歲月日時又明章於庶證至乾道中有外郡亦上表謝曆蒙其采取用之讀者以爲駢儷精切予笑謂之曰此大有利害今光堯在德壽所謂考者何哉坐客皆縮頸信乎不可不審也

李衛公輞川圖跋

輞川圖一軸李趙公題其末云藍田縣鹿苑寺主僧子良贄於予且曰鹿苑即王右丞輞川之第也右丞篤志奉佛妻死不再娶潔居逾三十載母夫人卒表宅爲寺今家墓在寺之西南隅其圖實右丞之親筆予閱玩珍重永爲家藏弘憲題其前一行云元和四年八月十三日弘憲題弘憲者吉甫字也其後衛公又跋云乘閒閱篋書中得先公相國所收王右丞畫輞川圖實家世之寶也先公凡更三十六鎮故所藏書畫多用方鎮印記大和二年戊申正月四日浙江西道觀察等使撿校禮部尚書兼潤州刺史李德裕恭題又一行云開成二年秋七月望日文饒記前後五印曰淮南節度使印浙江西道觀察處置等使之印劍南西川節度使印山南西道節度使印鄭滑節度使印幷贊皇二字又內合同

印建業文房之印集賢院藏書印此三者南唐李氏所用故後一行曰昇元二年十一月三日雖今所傳云臨本然正自超妙但衛公所志殊為可疑唐書李吉甫傳云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為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吉甫平生只為淮南節度耳今乃言身更三十六鎮皆大不然所用印記如浙西西川山西鄭滑誠衛公所歷也且書其父手澤不言弟幾子而有李字又自標其字皆非是蓋好事者妄為之白樂天詩所說青涼寺即輞川云洪慶善作丹陽洪氏家譜序云丹陽之洪本姓弘避唐諱改有弘憲者元和四年跋輞川圖亦大錯也

白公夜聞歌者

白樂天琵琶行蓋在尋陽江上為商人婦所作而商乃買茶於浮梁婦對客奏曲樂天移船夜登其舟與飲了無所忌豈非以其長安故倡女不以為嫌邪集中又有一篇題云夜聞歌者時自京城謫潯陽宿於鄂州又在琵琶之前其詞曰夜泊鸚鵡洲秋江月澄澈鄰船有歌者發調堪愁絕歌罷繼以泣泣聲通復咽尋聲見其人有婦顏如雪獨倚帆檣立娉婷十七八夜淚似真珠雙雙墮明月借問誰家婦歌泣何淒切一問一霑襟低眉終不說陳鴻長恨傳序云樂天深於詩多於情者也故所遇必寄之吟詠非有意於漁色然鄂州所見亦一女子獨處夫不在焉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議也今詩人罕談此章聊復表出

謝朓志節

荀彧佐魏武帝劉穆之佐宋高祖高德政佐齊文宣高熲佐隋文帝劉文靜佐唐高祖終之篡漢晉魏周及取隋其功不細矣彧以不言伏后事與勸止九錫飲酖而死穆之居守丹陽宋祖北伐而九錫之旨從北來愧懼而卒德政以精神淩適為楊愔所譖熲以為相畜妾為獨孤后所譖文靜以妾弟告變為裴寂所譖皆不免於誅蕭道成謀纂宋欲引謝朓參贊大業屏人與之語朓無言道成必欲引參佐命以為左長史從容間道石苞事諷之朓訖不順指及受宋禪方為侍中不肯解璽綬引枕而臥步出府門道成之子順欲殺之道成畏得罪於公議曰殺之適成其名正當容之度外耳遂廢于家海陵王之世復為侍中宣城王鸞謀繼大統多引朝廷名士朓心不願乃求出為吳興太守其弟綸為吏部尚書朓致酒與之曰可力飲此無預人事其心蓋惡鸞而未如之何也朓之志節行義稟稟如此司馬溫公猶以為譏斯亦可恕也已續筆於士勾韓厭下略及之故復詳論于此

琵琶亭詩

江州琵琶亭下臨江津國朝以來往來者多題詠其工者輒為人所傳淳熙已亥歲蜀士郭明復以中元日至亭

賦古風一章其前云白樂天流落湓浦作琵琶行其放懷適意視憂患死生禍福得喪為何物非深於道者能之乎賈傳謫長沙抑鬱致死陸相竄南賓屏絕人事至從狗竇中度食飲兩公猶有累乎世未能如樂天逍遙自得也予過九江維舟琵琶亭下為賦此章香山居士頭欲白秋風吹作湓城客眼看世事等虛空雲夢胸中無一物舉觴獨醉天為家詩成萬象遺撫爬不管時人皆欲殺夜深江上聽琵琶賈胡老婦兒女語淚濕青衫如著雨此公豈作少狂夢與世浮沉聊爾汝我來後公三百年潯陽至今無管絃長安不見遺音寂依舊康廬翠掃天郭君成都人隆興癸未登科仕不甚達但賈誼自長沙召遷後為梁王傳乃卒前所云少誤矣吾州餘干縣東干越亭有琵琶洲在下唐劉長卿張祜輩皆留題紹興中王洋元勃一絕句云塞外風歷能記否天涯淪落自心知眼中風物參差是

只欠江州司馬詩最佳句也

減損入官人

唐開元十七年國子祭酒楊瑒上言省司奏限天下明經進士及第每年不過百人竊見流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若以出身人太多則應諸色裁損不應獨抑明經進士當時以其言爲然淳熙九年大減任子員數是時吏部四選開具以三年爲率文班進士大約三四百人任子文武亦如之而恩倖流外蓋過二千之數甚與開元類也

韓蘇文章譬喻

韓蘇兩公爲文章用譬喻處重複聯貫至有七八轉者韓公送石洪序云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盛山詩序云儒者之於患難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隄以障屋霤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蘇公百步洪詩云長洪斗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水師絶叫鳧鴈起亂石一綫爭蹉磨有如兎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絃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之類是也

唐昭宗贈諫臣官

唐僖宗幸蜀政事悉出內侍田令孜之手左拾遺孟昭圖右補闕常濬上疏論事昭圖坐貶令孜遣人沉之於蟇頤津賜濬死資治通鑑記其事予讀昭宗實錄即位之初贈昭圖起居郎濬禮部員外郎以其直諫被戮故褒之方時艱危救亡不暇而初政及此通鑑失書之亦可惜也

容齋三筆卷第六　終

容齋三筆卷第七　十四則

執政辭轉官

眞宗天禧元年合祭天地禮畢推恩百僚宰相以下遷官一等時參知政事三人陳彭年自刑部侍郎遷兵部王曾自左諫議大夫遷給事中張知白自給事中遷工部侍郎而知白獨懇辭數四上數論終不能奪王曾聞之亦乞寢恩命上曰知白無他意但以卿爲諫議大夫班在上已爲給事中在下所以固辭欲品秩有序爾於是從知白所請而優加名數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併賜功臣爵邑元祐三年四月宰執七人自文彥博仍前太師外右僕射呂公著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中書侍郎呂大防除左僕射同知樞密院范純仁除右僕射尚書左丞劉摯除中書侍郎右丞王存除左丞唯知樞密院安燾不還乃自正議大夫特轉右光祿燾上章辭令學士院降

詔不允學士蘇軾以爲朝廷豈以執政六人五人進用故加遷秩以慰其心既無授受之名僅似姑息之政欲奉命草詔不知所以爲詞伏望從其所請御寶批可且用一意度作不許詔書進入燾竟辭始免紹興三十一年陳康伯自右相拜左相朱倬自參政拜右相時葉義問知樞密院元居倬上不得遷朝論謂宜進爲使學士何溥面受草制之旨曾以爲言高宗不許紹熙五年七月主上登極拜知樞密院趙汝愚爲右相參政陳騤除知院同知院事余端禮除參政而左丞相留正以少保進少傅乃係特遷且并章恩正固辭乃止

宗室補官

壽皇聖帝登極赦恩凡宗子不以服屬遠近人數多少其曾獲文解兩次者並直赴殿試略通文墨者所在州量試即補承信郎由是

入仕者過千人以上淳熙十六年二月紹熙五年七月二赦皆然故皇族得官不可以數計偶閱唐昭宗實錄載一事云宗正少卿李克助奏准去年十一月赦書皇三等以上親無官者每父下放一人出身皇五等以上親未有出身陪位者與出身寺司起請承前舊則九廟子孫陪位者每父下放一人出身共放三百八十人其諸房宗室等各赴陪位納到文狀共一千二十七人除元不赴陪位及不納到狀及違寺司條流不取宗室充係落下外係三百八十人合放出身勅准赦書處分子案昭宗以文德元年即位次年十一月南郊禮畢肆赦其文略云皇三等以上親委中書門下各擇有才行者量與改官無官者每父下放一人出身皇五等以上親未有出身陪位者與出身然則亦有三等五等親陪位與不陪位之差別也

孫宣公諫封禪等

景德祥符之間北戎結好宇內乂寧一時邪諂之臣唱為瑞應祺祥以罔明主王欽若陳彭年輩實主張之天書既降於是東封西祀太清之行以次丕講滿朝耆老方正之士鮮有肯啓昌言以遏其姦焰熾寇萊公亦為之而孫宣公奭獨上疏爭救于再于三真尋出於欽若提綱故不能盡載以故後人罕稱之予略摘其大槩紀於此一章論西祀曰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漢都雍去汾陰至近河東者唐王業所起之地且又都雍故武帝明皇行之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遠離京師根本之固其為不可甚矣古者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明皇發寵害政姦佞當塗以至身播國屯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為盛烈臣切不取今之姦臣以先帝詔停封禪故贊陛下以為繼承先志且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則未嘗獻一謀

畫一策以佐陛下而乃卑辭重幣求和於契丹蹙國縻爵姑息於保吉請主辱臣死為空言以誣下罔上為已任撰造祥瑞假託鬼神纔畢東封便議西幸以祖宗艱難之業為佞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歎而痛哭也二章論爭言符瑞曰今野鵲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必不信腹非竊笑有識盡然三章論將奉亳州曰

國家近日多效唐明皇所為且明皇非令德之君觀其禍敗足為深戒而陛下反希慕之近臣知而不諫得非姦佞乎明皇奔至馬嵬揚國忠既誅乃論軍士曰朕識理不明寄任失所近亦覺寤然則已曉矣陛下宜早覺寤斥遠邪佞不蹈危亂之迹社稷之福也四章論朱能天書曰姦憸小人妄言符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百僚黎庶痛心疾首反脣腹非不敢直言臣不避死亡之誅聽之罪之惟在聖斷昔漢文成五利妄言不讎漢武誅之

先帝時侯莫陳利用方術姦發誅於鄭州唐明皇得靈符寶券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為不能顯戮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及祿山兆亂輔國劫遷大命既傾前功併棄今朱能所為是已顧遠思漢武之雄材近法

先帝之英斷中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奭之論諫雖魏鄭公陸宣公不能過也

赦恩為害

赦過宥罪自古不廢然行之太頻則惠姦長惡引小人於大譴之域其為害固不勝言矣唐莊宗同光二年大赦前云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而又曰十惡五逆屠牛鑄錢故殺人合造毒藥持仗行劫官典犯贓

不在此限此制正得其中當亂離之朝乃能如是亦可取也而今時或不然

代宗崇尚釋氏

唐代宗好祠祀未甚重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爲相三人皆好佛上嘗問以佛言報應果爲有無載等奏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爲害所以安史有子禍僕固病死回紇吐蕃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上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飯僧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攘之寇去則厚加賞賜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爲國公出入禁闥勢移權貴此唐史所載也予家有嚴郢撰三藏和尚碑徐季海書乃不空也云西域人氏族不聞於中夏玄肅代三朝皆爲國師代宗初以特進大鴻臚褒表之及示疾又就卧內加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既亡廢朝三日贈司空其恩禮之寵如此同時又有僧大濟爲帝常脩功德至殿中監贈其

父惠恭兗州刺史官爲營辦葬事有勅葬碑令存時兵華未盡息元勳宿將賞功賦職不過以此處之顧施之一僧繆濫甚矣

光武符堅

漢光武建武三十年羣臣請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令屯田於是羣臣不敢復言其英斷如此然財二年間乃因讀河圖會昌符詔索河雒讖文言九世當封禪者遂爲東封之舉可謂自相矛盾矣符堅禁圖讖之學尚書郎王佩讀讖堅殺之學讖者遂絕及季年爲慕容氏所困於長安自讀讖書云帝出五將久長得乃出奔五將山甫至而爲姚萇所執始禁人爲讖學終乃以此喪身亡國久長得之兆豈非言久當爲姚萇所得乎又姚與遙同亦久也光武與堅非可同日語特其事偶可議云

周武帝宣帝

周武帝平齊中原盡入輿地陳國不足平也而雅志節儉至是愈篤後宮唯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則其下保林良使華度不過數十耳一傳而至宣帝者淫酣縱自比於天廣搜美女以實後宮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遂同時立五皇后父子之賢否不同一至於此

唐觀察使

唐世於諸道置按察使後改爲采訪處置使治於所部之大郡既又改爲觀察其有戎旅之地即置節度使分天下爲四十餘道大者十餘州小者二三州但令訪察善惡舉其大綱然兵甲財賦民俗之事無所不領謂之都府權勢不勝其重能生殺人或專私其所領州而虐視支郡元結爲道州刺史作舂陵行以爲諸使誅求符牒二百餘通又作賊退示官吏一篇以爲忍苦裒歛陽城守道州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誚責又遣判官督賦城自囚

於獄判官去復遣官來按舉韓愈送許郢州序云爲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爲觀察使者常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財已竭而歛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韓皋爲浙西觀察使封杖決安吉令孫瀾至死一時所行大抵類此然每道不過一使臨之耳今之州郡控制按刺者率五六人而臺省不預毀譽善否隨其意好又非唐日一觀察使比也

冗濫除官

自漢以來官曹冗濫之極者如更始竈下養中郎將爛羊頭關內侯晉趙王倫貂不足狗尾續北史周世員外常侍道上比肩唐武后補闕連車拾遺平斗之諺皆顯顯著見者中葉以後尤爲泛濫張巡在雍丘才領一縣千兵而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然則大將軍告身博一醉誠有之矣德宗避難於奉天渾瑊之童奴曰黃苓力戰即封勃海郡王至於僖昭之世遂有捉船郭使君看馬李僕射周

行逢據湖湘境內有漫天司空遍地太保之譏李茂貞在鳳翔內外持管籥者亦呼爲司空太保韋莊浣花集有贈僕者楊金詩云半年勤苦葺荒居不獨單寒腹亦虛努力且爲田舍客它年爲爾覓金魚是時人奴腰金曳紫者蓋不難致也

節度使稱太尉

唐節度使帶檢校官其初只左右散騎常侍如李愬在唐鄧時所稱者也後乃轉以尚書及僕射司空司徒能至此者蓋少僖昭以降藩鎮盛彊武夫得志纔建節鉞其資級已高於是復升太保太傅太尉其上惟有太師故將師悉稱太尉元豐定官制尚如舊貫崇寧中改三公爲少師少傅少保而以太尉爲武階之冠以是凡管軍者猶悉稱之紹興間葉夢得自觀文殿學士張澄自端明殿學士皆拜節度葉嘗任執政以暮年擁旄爲儒者之榮自稱葉太尉張徵時用鄧洵武給使恩出身羞爲武職但稱尚書如故其相反如此

五代濫刑

五代之際時君以殺爲嬉視人命如草芥唐明宗頗有仁心獨能斟酌援救天成三年京師巡檢軍使渾公兒口奏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鬭之事帝即傳宣令付石敬瑭處置敬瑭殺之次日樞密使安重誨敷奏方知悉是幼童爲戲下詔自咎以爲失刑減常膳十日以謝幽冤罰敬瑭一月俸渾公兒削官杖春配流登州小兒骨肉賜絹五十匹粟麥各百碩便令如法埋葬仍戒諸道州府凡有極刑竝須子細裁遣此事見舊五代史新書去之

太一推算

熙寧六年司天中官正周琮言據太一經推算熙寧七年甲寅歲太一陽九百六之數至是年復元之初故經言太歲有陽九之災太一有百六之厄皆在入元之終或復元之初陽九百六當癸丑甲寅之歲爲災厄之會而得五福太一移入中都可以消災爲祥竊詳五福太一自雍熙甲申歲入東南巽宮故修東太一宮于蘇村天聖己巳歲入西南坤位故修西太一宮于八角鎮望稽詳故事崇建宮宇詔度地于集禧觀之東於是爲中太一宮時王安石擅國盡變亂祖宗法度爲宗社之禍蓋自此始雖太一照臨亦不能救也紹熙四年癸丑五年甲寅朝廷之間殊爲多事壽皇聖帝厭代泰安以父疾退處人情業業皆有憂嫠恤緯之慮時無星官曆翁考步推驗庸詎知非入元復元之際乎

趙丞相除拜

紹熙五年七月十六日宣麻制以太中大夫知樞密院事趙汝愚爲特進右丞相議者或謂

國朝無宗室宰相且轉官九級非故事趙上章力辭不肯入都堂治職越六日詔改除樞密使依宰臣超三官又二日制除正議大夫樞密使攷按故實宣和二年王黼自通議大夫中書侍郎拜特進少宰凡遷八官黼受之靖康元年吳敏自中大夫知樞密院拜銀青光祿大夫少宰亦遷八官敏辭之但以通議就職秦檜當國以其子熺爲中大夫知樞密院巳而除觀文殿學士恩數如右僕射遂暗轉通奉大夫踰年加大學士徑超七秩爲持進熺處之不疑捨此三人外蓋未之有若自宰相改樞密使雖夏竦一人是時以陳執中爲昭文相竦爲集賢相御史言竦向在陝西與執中議論不協不可同寅政地於是貼麻改命而初制不出令汝愚先報相麻後報樞制乃是經日巳又因固辭以然又按國史明道二年宰臣張士遜樞密使楊崇勳同日罷士遜以左僕射判河南府崇勳以節度使平章事判許州明日入謝崇勳班居上

仁宗問之士遜奏曰崇勲係使相臣官只僕射當在下即再鎖院以士遜爲使相是時學士盛度當制猶用士遜作相銜論者非之謂應用僕射河南爲前銜也乾道二年葉顒以前參知政事召還爲知樞密院未受告而拜左相當制以新除知樞密院結銜今汝愚拜相宣麻已閱八日故稱新除特進右丞相二者皆是也

唐昭宗恤錄儒士

唐昭宗光化三年十二月左補闕韋莊奏詞人才子時有遺賢不霑一命於聖明沒作千年之恨據臣所知則有李賀皇甫松李羣玉陸龜蒙趙光遠温廷筠劉德仁陸逵傅錫平曾賈島劉稚珪羅鄴方干俱無顯過皆有奇才麗句清詞徧在詞人之口銜冤抱恨竟爲冥路之塵伏望追賜進士及第各贈補闕拾遺見存唯羅隱一人亦乞特賜科名錄升三署勑奬莊而令中書門下詳酌處分次年天復元年赦文又令中書門下選擇新及第進士中有久在名場才沾科級年齒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於是禮部侍郎杜德祥奏揀到新及第進士陳光問年六十九曹松年五十四王希羽年七十三劉象年七十柯崇年六十四鄭希顏年五十九詔光問松希羽可祕書省正字象崇希顏可太子校書案登科記是年進士二十六人光問第四松第八希羽第十二崇象希顏居末級昭宗當斯時離亂極矣尚能眷眷於寒儒其可書也摭言云上新平內難闈放新進士喜甚特授官制詞曰念爾登科之際當予反正之年宜降異恩各膺寵命時謂此舉爲五老牓

容齋三筆卷第七 終

容齋三筆卷第八 五則

徽宗薦嚴疏文

徽宗以紹興乙卯歲升遐時忠宣公奉使未反命滯留冷山遣使臣沈珍往燕山建道場於開泰寺作功德疏曰千歲厭世莫遂乘雲之僊四海遏音同深喪考之戚況故宮爲禾黍改館徙鎮於秦牢新廟游衣冠招魂漫歌於楚些雖置河東之賦莫止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縶而歐血伏願盛德之祀傳百世以彌昌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朽北人讀之亦墮淚爭相傳誦其後梓宮南還公已徙燕率故臣之不忘國恩者出迎於城北搏膺大慟虜俗最重忠義不以爲罪也

忠宣公謝表

建炎三年先忠宣公銜命使此方以淮甸賊蠹起除兼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使俾李成以兵護至南京公遣書抵成成方與耿堅圖楚州答書曰汴泗虹有紅巾非五千騎不可往軍食絕不克唯命公陰遣客說堅堅強成斂兵公行未至四諜云有迎騎甲而來副使韓專俾之送兵亦不肯前遂返旆即上疏言李成以饑餉犒緩有引衆納命建康之語今勒賓辭慶方横萬一三叛連衡何以待之方含垢養晦之時宜選辯士論意優加撫納疏奏高宗即遣使撫論成給米五萬斛初公戒所遣持奏吏須疏從中出乃詣政事堂白副封時方禁貢達忤宰輔意以託事滯留爲罪特貶兩秩而許出除陽路紹興十三年使回始復元官時已出知饒州命予作謝表直敘其故曰論事見從猶獲稽留之戾出疆遠久妻沾牘薄之恩始拜明綸得仍舊秩伏念臣頃錄乏使不敢辭難值三盜之連衡阻兩淮而荐食滋虞揭蹶之患或起呼吸之間輒露便宜冀加勤恤雖璽書賜報樂聞充國之建言而吏議不容見謂陳湯之生事慮除宦之薄辭

歷歲時敢自意於來歸遂悉還於所奪兹蓋
忘人之過與天同功念臣蓄體於微文赦罪
本無於它意故從數赦俾養自新書印既畢
父凡復共議奏檜方擅國見此表語言未必
不急乃別草一通引咎曰使指猶留宜速奮
除之戾聖恩深厚卒從救執之科仰服矜擠
惟知感戴伏念臣早錄之使遂俾行成值巨
冠之臨銜欲搏人而肆毒伏節宜圖於報禰
引車何事於遂邀除僅出疆既失受辭之體
申舟假道初無以死之心肆蒙服秩以小懸
尚計立功而自贖徒行萬里無補一毫敢妄
冀於隆寬乃悉還於舊實丞蓋忘人之過撫
下以仁陽爲德而陰爲刑未嘗私意實有功
而赦有罪嘗本好生坐使孤臣盡滿宿負前
後奉使無有不轉官者先公以朝散郎被命
不沾恩凡十五年而歸僅復朔販而合磨勘
五官刑部皆不引用秦志也逐經於此階
四六名對

四六駢儷於文章家爲至淺然上自朝廷命
令詔冊下而搢紳之間牋書祝疏無所不用
則屬辭比事固宜警策精切使人讀之激卬
諷味不厭乃爲得體姑摭前輩及近時綴緝
工緻者十數聯以詒同志王元之擬李靖平
突厥露布其敘頡利求降且復謀貳曰弃中
饑虎暫爲掉尾之求韓上饑靈終有背人之
意蘄州謝上表曰宣室鬼神之問敢望生還
茂陵封禪之書已期身後范文正公微時會
冒姓朱及後歸本宗作啓曰志在逃秦入境
遂稱於張祿名非霸越乘舟偶効於陶朱用
范睢范蠡皆當家故事鄧潤甫行貴妃制曰
關雎之得淑女無險詖私謁之心雞鳴之恩
賢妃有警戒相成之道紹聖中百僚請御正
駁表曰皇矣上帝必臨下而觀四方大哉乾
元當統天而始萬物東坡坤成節號曰至哉
坤元德既超於載籍養以天下福宜冠於古
今慰國哀表曰大哉孔子之仁洽然流涕至

矣顯宗之孝夢若平生謝賜帶馬表曰枯羸
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致退之心非敢後
也而馬不進王優道大燕樂語曰五百里采
五百里衛外包有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
秋上祝無疆之壽除少宰余深制曰蓋四方
其訓以無競維人必三后協心而同底于遣
時并秦京爲三相也執政以邊功轉官詞曰
惟皇天付予庶其在此率宰人有指敢弗于
從翟公巽行外國王加恩制曰宗祀明堂所
以數諸侯之孝大賚四海不敢遺小國之臣
知越州日以擅發常平倉米赦荒降宮謝表
曰敢効秦人坐視越人之稱既安劉氏建知
晁氏之危孫仲益試詞科日代高麗國王謝
賜燕樂表曰玉帛萬國干舞已格於七旬羸
部九成肉味遽忘於三月又曰蕩蕩乎無能
名雖莫見宮牆之美欣欣然有喜色咸豫闕
管籥之音自中書舍人知和州既壓境見任
者拒不納以啓答郡僚曰雖文書銜袖大人

不以爲疑然君命在門將軍爲之不受鄭郡
不發上供饑米受旨推究爲平亭其事鄭守
馳啓來謝答之曰包茅不入敢加問楚之師
輔車相依自作全虞之計汪彥章作靖康冊
康王文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
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爲中書舍人試
潭州進士何烈卷子內稱臣及聖問不舉覺
坐罷職謝表曰謂子路使門人爲臣雖誠詩
理而徐遂云酒中有聖初亦何心又曰書馬
者與尾而五常負譴憂綱鑰而去面之三永
銜生賜宋齊愈坐於金房立諸臣狀中赦書
張邦昌守送御史臺責詞曰義重於生雖匹
夫不可奪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幾於喪拜又
曰眭孟五行之說豈所宜言表宏允錫之文
茲焉安忍責張邦昌其詞曰雖天奪其衷坐愚
至此然君異於器代贖可乎知微州其鄉郡
也謝啓曰城郭里來疑千載去家之鶴交游
牢在或一時同隊之魚何論除袍書少監未

幾以口語出守卯謝啓曰雲外三山風引舟而莫近海濱八月槎犯斗以空還揚政除太尉湯岐公草制曰遠覽漢京傳楊氏者四世近稽唐室書系表者七人謂楊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四世爲太尉李德裕辭太尉云國朝重惜此官二百年間才七人其用事精確如此蔣子禮拜右相王詔賀啓曰早登黃閣獨見明公之妙年今得舊儒何憂左轄之虛位皆用杜詩語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左轄頻虛位今年得舊儒亦可稱

吾家四六

乾道初年張魏公以右相都督江淮議者謂兩淮保障不可恃公親往視之會詔歸朝未至而免相文惠公當制其詞曰棘門如兒戲耳膚謹秋防袞衣以公歸兮庶聞辰告所謂兒戲者指邊將也而讀者乃以爲誚親公其尾句曰春秋責備賢者儀功業之推艱天子加禮大臣固始終之不替所以振惜之意至

矣王大實致仕詞曰閔勞以事聖王隆待下之仁歸絜其身君子盡遺榮之美大實有遺泄之疾或又謂有所譏而實不然罷相後起帥浙東謝表曰上丞相之印方事退藏懷會稽之章遑叨進用謝生日詩詞啓曰五十當貴適買臣治越之年八千爲秋辱莊子大椿之譽時正五十歲也紹興壬戌詞科代樞密使謝賜玉帶表文安公曰有璞於此必使琢恍驚制作之工匪伊垂之則有餘允謂便蕃之賜主司喜焉擢爲第一乙丑年代謝賜御書周易尚書表予曰八卦之說謂之索奉以周旋百篇之義莫得聞坦然明白尾句曰但驚奎壁之揮從天而下莫則龜龍之祉行地無疆亦忝此選代福州謝曆日表曰神祇祖考既安樂於太平歲月日時又明章於庶證正用詩鳧鷖序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洪範庶證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皆上下照文未

審輒增一字

淵聖乾龍節疏曰應天而行早得尊於大有象日之動偶常難於明夷易大有卦柔得尊位應乎天而時行左傳叔孫豹筮遇明夷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象辭云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亦純用本文乾道丁亥南郊赦文曰皇天后土監于成命之詩藝祖太宗昭我思文之配讀者以爲壯後語曰天地設位而聖人成能既僕編紛之況雷雨作解而君子赦過式流汪濊之恩此文先三日顯院所作冬至日適有雷雪之異殆成讖云葉子昂參知政事爲諫議大夫林安宅所擊罷去林遂副樞密已而置獄治其言皆無實林責居筠葉召拜左揆予草制曰既從有北之投亟下居東之召有欲爲王留者孰明去就之忠無以我公歸兮大慰瞻儀之望本意用公歸之句指邦人而言也故云瞻儀而御

史單時疑之謂人君而稱臣爲我公彼蓋不詳味詞理耳子昂坐冬雷罷相予又當制曰調陰陽而遂萬物所嗟論道之非因災異而勑三公實負應天之愧蓋因有諷諫也嗣濮王加恩制曰天神而明照知四方既下臨於精意王孫子而本支百世茲載錫於蕃釐又曰春秋享祀獨冠周家之宗盟老成典刑蔚爲劉氏之祭酒士佾制曰克蓋續祀事其先而萬國歡心肅倡和聲行於郊而百神受職賜宰臣辭免提舉聖政書成轉官詔曰爲天子父尊之至末推傳序之恩問聖人德何以加莫越重華之孝賜葉資政辭召命詔曰見睍曰消顧何傳於日月得時則篤宜亟會於風雲賜史大觀文以新蜀帥改越辭免詔曰王陽爲孝子敢煩益部之行莊助留侍中姑奉會稽之計吳璘在興元修塞兩縣決壞渠爲田獎諭詔曰刻石立作三犀牛重見離堆之利復

陂誰云兩黃鵠距須鴻郤之謠用老杜石犀
行云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及翟方
進壞鴻郤陂童謠云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
兩黃鵠等語也劉共甫自潭帥除翰林學士
答詔曰不見賈生益邇長沙之召既還陸贄
宜膺內相之除批執政辭經帷
哲宗寶訓轉官曰念疊矩重規當賢聖之君
七作而立經陳紀在謨訓之文百篇
哲廟正為第七主而寶訓百卷也答蔣丞相
辭免曰末惟萬事之統知非艱而行惟艱有
不二心之臣帥以正則罔不正禮部為宰臣
以
顯仁皇后小祥請吉服奏曰練而慨然禮應
順變期可已矣懼或過中又曰漢中天二百
而興益隆大業舜至孝五十而慕獨耀前徽
時
高宗聖壽五十四也辛巳親征詔曰惟天惟
祖宗方共扶於基緒有民有社稷敢自佚於

宴安又曰歲星臨於吳分定成肥水之勳闕
士信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是時歲星在楚
故云檄書曰為劉氏左袒飽聞思漢之忠後
湯后東征必慰戴商之望又曰侯王寧有種
手人皆可致富貴是所欲也時不再來
紫宸大宴致語曰廟謨先定百官修輔而厭
后惟明鑒坐端臨五帝神聖而其臣莫及脩
聖政轉官詞曰念五馬渡江之後光啓中興
述六龍御天以來式時獻訓又曰薦於天而
天是受未言覆燾之恩問諸朝而朝不知詎
測形容之妙汪觀文復官詞曰作雷雨之解
而宥罪在法當原如日月之食而及更於明
何損步帥陳敏制曰亞夫持重小棘門霸上
之將軍不識將屯冠長樂未央之衛尉吳廷
興州制曰能得士心吳起固西河之守差彊
人意廣平開東漢之興起復知金州制曰推
天不弔壞萬里之長城有子而賢作三軍之
元帥蕭鷓巴詞曰隨會在秦晉國起六卿之

懼日磾仕漢秺侯傳七葉之芳姚仲復官制
曰李廣數奇應根封侯之相孟明一眚終酬
拜賜之師追封皇第四子邵王詞曰舉漢武
三王之策方茂徽章念周文十子之宗獨留
遺恨時已封建三王也趙忠簡論制曰見夷
吾於江左共知晉室之何憂還德裕於崖州
豈待令狐之復夢王彥贈官詞曰中帶彌以
丹書之誓方休甲第之功臣桂衣冠於神虎
之門竟失成營之校尉向起贈官詞曰馳至
金城郡方思充國之忠生入玉門關竟負班
超之望李師顏贈官制曰青天上蜀道久嚴
分闔之權黑水推梁州憎失安邊之際襄帥
王宣贈官詞曰黃河如帶莫申劉氏之盟漢
水為池空隨羊公之淚王倫以太常少卿朔
祭太廟忘設象尊犧尊降官詞曰犧象不設
已廢司彝之供餼羊空存殊乖告朔之禮虧
川神加封詞曰駕飛龍兮靈之游具嚴瀆命
驅厲鬼兮山之左終相此邦青賊山蠶叢氏

封侯詞曰想青神侯國之封自今以始錐白
帝公孫之盛於我何加陽山龍母詞曰居然
生子乘雲氣以為龍惟爾有神時雨暘而利
物魏丞相贈父詞曰大名之後必大非此其
身和戎如樂之和幸哉有子羅蓋以使虜定
和議旋致大用贈母詞曰藏盟府之國功不
殊魏絳成外家之宅相重見陽元封妻姜氏
詞曰筮仕于晉曰魏方開門戶之祥取妻必
齊之姜孰盛閨閫之美虞丞相贈父詞曰活
千人有封非其身者在其子德百世必祀晦
於人者倖於天大周仁贈父詞曰有子能賢
高舉而集吳地受于顯服會同而朝漢京用
東方朔非有先生傳高舉遠引來集吳地及
兩京賦春王三朝會同漢京也獎論吳挺詔
曰闕外制將軍方有成於東鄉舟中皆敵國
應無慮於西河梁丞相醴泉使兼侍讀制曰
珍臺閣館獨冠皋伊之倫既廣厦細旃尚論
唐虞之盛際又答詔曰一言可以興邦念爲

臣之不易三宿而後出畫勉爲王而留行王
丞相之進玉牒加恩制曰㦲籍之傳五三壯
太祖
太宗之立極賢聖之君六七耀求昭求厚之
誥謨批以旱得兩請御殿曰念七月之閒則
早咨諡巳深雖三日以往爲霖憂端末貫餘
不勝書雖記從兄在泉幕淮東使者其支壻
也發京狀薦之爲作謝啓曰襟袂相連夙愧
末親之孤陋雲泥懸望分無通貴之哀擲皆
用杜詩其下句人人知之上句乃贈李十五
式云孤陋黍末親等級敢比肩人生意氣合
相與襟袂連此事適著題而與前送韋書記
詩句偶可整齊用之故併紀于此但以傳示
子孫甥姪而已不足爲外人道也

唐賢啓狀
故書中有唐賢啓狀一冊皆泓泓纖題其間
標爲獨孤常州及劉信州太眞陸中丞長源
呂衡州溫者各數十篇亦無可傳誦時人以

其名士故流行至今獨孤有與第五相公書
云垂示送丘郎中兩詩詞清與深常情所不
及陰天聞斷鴈夜浦送歸人識麗閑遠之外
文句窮苑悽惻比頃來所示者才又加等但
吟誦歎詠大談於吳中文人耳又云昨見送
梁侍御六韻清麗妍雅妙絕今時掩映風騷
吟諷不足案第五奇乃衆欲之臣不以文稱
而獨孤羨重之如此觀表出十字誠爲佳句
乃知唐人工詩者多不必專門名家而後可
稱也

容齋三筆卷第八 終

容齋三筆卷第九 十六則

樞密兩長官
趙汝愚初拜相陳騤自參知政事除知樞密
院事趙辭不受相印乃改樞密使而陳已供職
罷日朝論謂兩樞長又名稱不同爲無典故
案熙寧元年觀文殿學士新知大名府陳升
之過闕留知樞密院故事樞密使與知院事
不並置時文彥博呂公弼既爲使
神宗以升之三輔政欲稍異其禮且王安石
意在抑彥博故特命之然則自有故事也

敕放債負
淳熙十六年二月登極赦凡民間所欠債負
不以久近多少一切除放遂有方出錢旬日
未得一息而并本盡失之者人不以爲便何
濬爲諫大夫嘗論其事遂令只償本錢小人
無義幾至喧譊紹熙五年七月覃赦乃只爲
繇三年以前者案晉高祖天福六年八月赦

云私下債負取利及一倍者並放此最爲得
又云天福五年終巳前殘稅並放而令時所
放官物常是以前二年爲斷則民巳輸納無
及於惠矣唯民間房賃欠負則從一年以前
皆免比之區區五代翻有所不若也

馮道王溥
馮道爲宰相歷數朝當漢隱帝時著長樂老
自敘云余先自燕亡歸河東事莊宗明宗愍
帝清泰帝晉高祖少帝契丹主漢高祖今上
三世贈至師傅階自將仕郎至開府儀同三
司職自幽州巡官至武勝軍節度使官自試
大理評事至兼中書令正官自中書舍人至
戎太傅兼太師爵自開國男至齊國公孝於
家忠於國己無不道之言門無不義之貨下
不欺於地中不欺於人上不欺於天其不足
者不能爲大君致一統定八方誠有愧於歷
官何以苔乾坤之施老而自樂何樂如之道
此文載於范質五代通錄而歐陽公司馬溫公

嘗誠誚之以為無廉恥矣王溥自周太祖之末為相至
國朝乾德二年罷嘗作自問詩述其踐歷其序云予年二十有五舉進士甲科從周祖征河中改太常丞登朝時同年生尚未釋褐不日作相在廊廟凡十有一年歷事四朝去春恩制改太子太保每思菲陋當此榮遇十五年間家齋極品儒者之幸殆無以過今行年四十三歲自朝請之暇但宴居讀佛書歌詠承平因作自問詩十五章以志本末此序見三朝史本傳而詩不傳頗與長樂敘相類亦可議也

周玄豹相

唐莊宗時術士周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時明宗為內衙指揮使安重誨使他人易服而坐召玄豹相之玄豹曰內衙貴將也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為明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為神將召至京師宰相趙鳳諫乃止觀此事則玄豹之方術可知然馮道初自燕歸太原監軍使張承業辟為本院巡官甚重之玄豹謂承業曰馮生無前程不可過用書記盧質曰我曾見杜黃裳寫真圖道之狀貌酷類焉將來必副大用玄豹之言不足信也承業於是薦道為霸府從事其後位極人臣考終牖下五代諸臣皆莫能及則玄豹未得擅唐許之譽也道在晉天福中為上相詔賜生辰器幣道以幼屬亂離早喪父母不記生日獲辭不受然則道終身不可問命稱有形狀可相而畫工亦失之如此

鈷鉧滄浪

柳子厚鈷鉧潭西小丘記云丘之小不能一畝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予憐而售之以茲丘之勝致之灃水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蘇子美滄浪亭記云予游吳中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於雜花脩竹之間東趨數百步有棄地三向皆水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予愛而裴回遂以錢四萬得予謂二境之勝絕如此至於人棄不售安知其後卒為名人賞識如滄浪亭者今為韓蘄王家所有價直數百萬矣但鈷鉧復埋沒不可識士之處世遇與不遇其亦如是哉

司封失典故

南渡之後臺省胥吏舊人多不存後生習學加以省記不復諳悉典章而司封以闕曹之故尤為不謹舊法大卿監以上贈父至太尉止餘官至吏部尚書止令司封法餘官至金紫光祿大夫蓋昔之吏書也而中散以上贈父至少師止案政和以前太尉在太傅上其上唯有太師故凡稱攝太尉者皆為攝太傅則贈者亦應如此不應但許至少師也生為執政其身後但有子升朝則累贈可至極品大國公歐陽公位參知政事太子少師後以諸子恩至太師兗國公而其子棐亦不過朝大夫耳見於蘇公祭文及黃門所撰神道碑比年汪莊敏公任樞密使以子贈太師當封國公而司封以為須一子為侍從乃可竟不肯施行不知其說載於何法也朱漢章邦以子贈至大國公舊少卿監遇恩封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自後再該加封則每次增百戶無止法今一封即止舊學士待制食邑千五百戶以上每遇恩則加實封若虛邑五百者其實封加二百虛邑三百二百者實封加一百今復不然雖前執政亦只加虛邑三百耳故侍從官多至實封百戶即止尤可笑也

老人該恩官封

晁無咎作積善堂記云大觀元年大赦天下民百歲男子官婦人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民百歲於是故漳州軍事判官晁仲康

之母黃氏年九十一矣其第四子仲詢走京師狀其事省中爲漳州請漳州雖沒赦令初不異往者丞相以爲可而上之封壽光縣太君令自乾道以來慶典屢下仕者之父母年七十八即得官封而子已沒者其家未嘗陳理爲可惜也

學士中丞

淳熙十四年九月予以雜學士除翰林學士蔣世脩以諫議大夫除御史中丞時施聖與在政府語同列云此二官不常置今咄咄逼人吾輩當自點檢蓋謂其必大用也已而皆不然因考紹興中所除者不暇縷述姑從壽皇聖帝以後至于紹熙五年數之爲學士者九人仲兄文安公史魏公伯兄文惠公劉忠肅王日嚴王魯公周益公及予其後李獻之也二兄史劉王周皆權執政日嚴以耆老拜端明致仕唯予出補郡獻之遂踵武爲中丞者六人辛企李姚令則黃德潤蔣世脩謝昌國何自然也辛姚黃皆執政惟蔣補郡昌國從權尚書即去國自然以本生母憂持服云

漢高祖父母姓名

漢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媼見於史者如是而已皇甫謐王符始撰爲奇語云太公名執嘉又名燸媼姓王氏唐洪文館學士司馬正作史記索隱云母溫氏是時打得班固泗水亭長古石碑文其字分明作溫云母溫氏與賈膺復徐彥伯魏奉古等執對反覆深歎古人未聞聊記異見予切謂固果有此明證何不載之於漢紀疑亦後世好事者如皇甫之徒所增加耳又嘗在嶺外見康州龍媼廟碑亦云姓溫氏則指媼爲溫者不一也唐小說纂異記載三史王生醉入高祖廟見高祖云朕之中外泗州亭長碑昭然具載外族溫氏蓋不根誕妄之說

君臣事迹屏風

唐憲宗元和二年製君臣事跡上以天下無事留意典墳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言遂采尚書春秋後傳史記漢書三國志晏子春秋吳越春秋新序說苑等書君臣行事可爲龜鑑者集成十四篇自製其序寫於屏風列之御座之右書屏風六扇於中宣示宰臣李藩等皆進表稱賀白居易翰林制詔有批李夷簡及百寮嚴綬等賀表其略云取而作鑑書以爲屏與其散在圖書心存而景慕不若列之繪素目覩而躬行庶將爲後事之師不獨觀古人之象又云森然在目如見其人論列是非既庶幾爲坐隅之戒發揮獻納亦足以開臣下之心居易代言可謂詳盡又以見唐世人主作一事而中外至於表賀又答詔勤渠如此亦幾於叢脞矣憲宗此書有辨邪正去奢泰兩篇而末年用皇甫鎛而去裴度荒於遊宴死於宦侍之手屏風本意果安在哉

僧道科目

唐末帝清泰二年二月功德使奏每年誕節諸州府奏薦僧道其僧尼欲立講論科講經科表白科文章應制科持念科禪科聲贊科道士經法科講論科文章應制科表白科聲贊科焚修科以試其能否從之此事見舊五代史紀不知曾行與否至何時而罷也蓋是時猶未嘗賣祠部度牒耳周世宗廢併寺院有詔約束云男年十五以上念得經文一百紙或讀得五百紙女年十三以上念得經文七十紙或讀得三百紙者經本府陳狀乞剃頭委錄事參軍本判官試驗兩京大名京兆府青州各起置戒壇候受戒時兩京委祠部差官引試其三處紙委判官逐處閑奏候勅下委祠部給付憑由方得剃頭受戒其防禁之詳如此非若今時只納錢于官便可出家也念經讀經之異疑爲背誦與對本云

射佃逃田

漢之法制大抵因秦而隨宜損益不害其爲炎漢唐之法制大抵因隋而小加振飾不害其爲盛唐

國家當五季衰亂之後其究不下秦隋然一時設施固亦有可采取案周世宗顯德二年詔應逃戶莊田並許人請射承佃供納稅租如三周年內本戶來歸者其桑田不計荒熟並交還一半五周年內歸業者三分交還一分如五周年外除本戶墳塋外不在交付之限其近北諸州陷蕃人戶來歸業者五周年內三分交還二分十周年內還一半十五周年內三分還一此外者不在交還之限其旨明白人人可曉非若今之令式文書盈於几閣爲猾吏舞文之具故有捨去物業三五十年妄人詐稱逃戶子孫以錢買吏而奪見佃者爲可歎也

周世宗好殺

史稱周世宗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予既書於續筆矣薛居正舊史記載其事甚備而歐陽公多芟去今略記于此樊愛能何徽以用兵先潰軍法當誅無可言者其他如宋州巡檢供奉官竹奉璘以捕盜不獲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以監納取耗刑部員外郎陳渥以檢田失實濟州馬軍都指揮使康儼以橋道不謹內供奉官孫延希以督修永福殿而役夫有就瓦中啜飯者密州防禦副使侯希進以不奉使者命檢視夏苗左藏庫使符令光以造軍士袍襦不辦楚州防禦使張順以隱落稅錢皆抵極刑而其罪有不至死者

孟字訓義

一字數義固有之矣若孟字只是最長最先之稱如所謂孟侯孟孫元妃孟子孟春孟夏之類是也國語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注云大夫之妻稱主從夫稱也而謂孟爲里克妻字則非矣又云孟一作盍史記呂后本紀注中引此句而司馬正索隱乃云孟者且也言且啗我物其說無所據班固幽通賦盍孟晉以迨羣李善乃注孟爲勉蜀王衍書其臣徐延瓊宅壁爲孟言蜀語謂孟爲弱故以戲之其後孟知祥得蜀館于徐第以爲已讖此義又爲無稽也東坡與歐陽叔弼詩云主孟當啗我玉鮮金鯉魚正用優施語魯之寶刀曰孟勞不辯其義

向巨原詩

亡友向巨原自少時能作詩予初識之於梁宏夫坐上未深知之也是日偕二友從吳傅朋遊芝山登五老亭以篤言出游分韻賦詩巨原得篤字其語云茲山何巍巍氣欲奪嵩華從公二三子勝日飽閑暇晴攀謝車興自躡兩不借捫蘿覓幽階行椒得孤樹側送夕陽移俯視高鳥下登臨記曩昔歲月驚代謝卻數一周星復命千里駕身從泛梗流事與浮雲化竭來共一尊似爲天所赦明發還問塗合離足悲吒詩成觀者皆服傅朋游絲詩春數百篇巨原獨不深數美之頗記其數句曰先生著名節百世追延陵我評先生賢不以能書稱功成磨蒼崖盛德頌日昇勿書陵雲榜華題踏高層句格超峻其旨皆有規諷與前所紀劉彥冲古風相類也後哀其平生所作數千篇目爲葵齋雜藁倩予爲序時予在章貢及序成持寄之則已臥病僅能於枕上一讀而已巨原初見韓子蒼得一詩曰老子眞祠地君來覓紙題文如士衛俊年與正平齊聞說鍾陵郡官居章水西涪翁詩律在佳句可時攜而韓集佚不收但見序中耳

葉晦叔詩

亡友葉黯晦叔嘗除勅令所刪定官紹興十九年爲福建帥屬予嘗因春補諸生白于府主幾與同考校鎮宿貢院兩旬予作長句云沈沈廣廈清如水市聲人聲不到耳一閑十日豈天賜慙愧紛紛白袍子相逢更得全玉

人久矣眼中無此士連床夜語不成寐往往雞聲忽驚起是中差樂眞難名昔者相過安得此但憐時節不相謀正憶清明寒食裏梨花已空海棠榭外間物色知餘幾只恐雨風摧折之負此一春吾過矣謝公尋山飽間暇應笑腐儒黏故紙錦囊得句應已多萬一相思頻寄似時謝景思為參議官故卒章簡之晦叔和篇云文章萬言抵杯水世上虛名徒爾耳我常自笑一生癡那更將癡笑羣子大屋沈沈餘百年到今所閱知幾士看渠得失自偶然其間悲喜從何起君聞我言亦大笑為說萬事怨如此急須了却公家事門外不知春有幾飛雨時聞打窓紙他年萬一復相從未必從容今日似其語意超新惜不能盡憶又嘗云五十六言大氐多引頷起若以側句入尤峻健如老杜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是也然此猶是作對若以散句起又佳如苦憶荊州醉司馬謫官

樽俎定常開是也故予自福州滿歸晦叔以二詩送別正用此體一章云一門伯仲知誰似四海文章正數君何事與予如舊識由來於世兩相聞開官各喜光陰贈勝地空多物色分忽復翻然從此去便應變化上青雲二章云此地相從驚歲晚登臨兄是客歸時郄將襟抱向誰可正爾艱難惟子知情到中年工作惡別於生世易為悲梅花盡醉江清上點下滄西風東雨垂可謂奇作然相別不兩年即下世每誦味其語輙爲悽然因刻所作容齋記嘗識于末

容齋三筆卷第九　終

容齋三筆卷第十　十七則

詞學科目

熙寧罷詩賦元祐復之至紹聖又罷於是學者不復習為應用之文紹聖二年始立宏詞科除詔誥制敕不試之外其章表露布檄書頌箴銘序記誡諭凡九種以四題作兩場引試唯進士得預而專用國朝及時事為題每取不得過五人大觀四年改立詞學兼茂科增試制詔內二篇以歷代史故事每歲一試所取不得過三人紹興三年工部侍郎李擢又乞取兩科裁訂別立一科遂增為十二體曰制曰誥曰詔曰表曰露布曰檄曰箴曰銘曰記曰贊曰頌曰序凡三場試六篇每場一古一今而許御大夫之任子亦就試為博學宏詞科所取不得過五人任子中選者賜進士第雖用唐時科目而所試文則非也自乙卯至于紹熙癸丑二十

榜或三人或二人或一人并之三十三大而紹熙庚戌闕不取其以任子進者湯岐公至宰相王日嚴至翰林承旨李獻之學士陳子象兵部侍郎湯朝美右史陳峴方進用而子兄弟居其間文惠公至宰相文安公至執政予冒處翰苑此外皆係已登科人然擢用者唯周益公至宰相周茂振執政沈德和莫子齊倪正父莫仲謙趙大本傅景仁至侍從葉伯益李元衡至左右史餘多碌碌而見存未顯者陳宗召也然則吾家所蒙亦云過矣

唐夜試進士

唐進士入舉場得用燭故或者以為自平旦至通宵劉虛白有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之句及三條燭盡之說按舊五代史選舉志云長興二年禮部貢院奏當司奉堂帖夜試進士有何條格者敕旨秋來赴舉備有常程夜後為文曾無舊制王道以明規是設公事須白晝顯行耳進士並令排門齊

入就試至閑門時試畢內有先了者上曆畫
時旋令先出其門入策試亦須畫試應諸科對策
並依此例則畫試進士非前例也清泰二年
貢院又請進士試雜文並點門入省經宿就
試至晉開運元年又因禮部尚書知貢舉竇
正固奏自前考試進士皆以三條燭為限并
諸色舉人有懷藏書冊不令就試未知於何
時復有更革白樂天集中奏狀云進士許用
書冊兼得通宵但不明言入試朝暮也

納紬絹尺度

周顯德三年勑舊制織造絁紬絹布綾羅錦
綺紗縠等幅闊二尺起來年後並須及二尺
五分宜令諸道州府來年所納官絹每匹須
及一十二兩其絁紬只要夾密停勻不定斤
兩其納官紬絹依舊長四十二尺乃知今之
稅絹尺度長短闊狹斤兩輕重頗本於此

朱梁輕賦

朱梁之惡最為歐陽公五代史記所斥詈然

輕賦一事舊史取之而新書不為拈出其語
云梁祖之開國也屬黃巢大亂之餘以夷門
一鎮外嚴烽候內辟汙萊厲以耕桑薄其租
賦士雖苦戰民則樂輸二紀之間俄成霸業
及末帝與莊宗對壘于河上河南之民雖困
於輦運亦未至流亡其義無他蓋賦斂輕而
丘園可戀故也及莊宗平定梁室任吏人孔
謙為租庸使峻法以剝下厚斂以奉上民產
雖竭軍食尚虧加之以兵革因之以饑饉不
四三年以致顛隕其義無他蓋賦役重而寰
區失望故也予以事考之此論誠然有國有
家者之龜鑑也資治通鑑亦不載此一節

坎離陰陽

坎位正北當幽陰肅殺之地其象於易為水
為月董仲舒所謂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
不用之處然而謂之陽離位正南當文明赫
赫之地於易為日為火仲舒所謂陽常居大
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然而謂之陰豈非以
陰生於午陽生於子故邪司馬正云天是陽
而南是陽位故木亦是陽所以木正為南正
也火是地正亦稱北正者火數二二地數地
陰主北方故火正亦稱北正究其極摯頗似
難曉聖人無所云古先名儒以至于今亦未
有論之者

前執政為尚書

祖宗朝曾為執政其後入朝為它官者甚多
自元豐改官制後但為尚書曾孝寬自簽書
樞密去位復拜吏部尚書韓忠彥自知樞密
院出藩以吏書召李清臣蒲宗孟王存皆嘗
為左丞而清臣存復拜吏書宗孟兵書先是
元祐六年清臣除目下為給事中范祖禹封
還朝廷未決繼又進擬宗孟兵部右丞蘇轍
言不如且止左僕射呂大防於簾前奏諸部
久闕尚書見在人皆資淺未可用又不可闕
官須至用前執政繳曰尚書闕官已數年何
嘗闕事遂已胡宗愈嘗為右丞召拜禮書吏

書自崇寧已來乃不復然

河伯娶婦

史記褚先生所書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
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
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
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
祝巫分其餘錢持歸巫行視小家女好者即
聘取為治齋宮河上粉飾女浮之河中而沒
其人家有好女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
益空無人豹曰至娶婦時吾亦往送遂投大
巫嫗及三弟子并三老於河乃罷去從是以
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予案此事蓋出於
一時雜傳記疑未必有實而六國表秦獻公
八年初以君錫妻河言初者自此年而始不
知止於何時注家無說司馬正史記索隱乃
云稍以君主妻河謂初以此年取他女為君
主君主猶公主也妻河謂嫁之河伯故魏俗
猶為河伯娶婦蓋其遺風然則此事秦魏皆

有之矣

六經用字

六經之道同歸旨意未嘗不一而用字則有不同者如佑祐右三字一也而在書爲佑在易爲祐在詩爲右惟維唯一也而在書爲惟在詩爲維在易爲唯左傳亦然又如易之无字周禮之濤眡嘉蠡盦皐獻臯蚪裯簭等字他經皆不然今人書无咎无妄多作無失之矣

孝宗初登極以潛邸爲佑聖觀令玉冊官篆牌奏云篆法佑字無立人只單作右字道士力爭以爲觀名去人恐不可安跡有旨特增之

鄂州興唐寺鐘

鄂州城北鳳凰山之陰有佛刹曰興唐寺其小閣有鐘題誌云大唐天祐二年三月十五日新鑄勒官階姓名者兩人一曰金紫光祿大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陳知新一曰

銀青光祿大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楊琮大字之下皆當有夫字而悉削去觀者莫能曉五代新舊史九國志並無其說唯劉道原十國紀年載楊行密之父名怤怤與夫同音是時行密據淮南方破杜洪於鄂而有其地故將佐爲諱之行密之子渭建國之後改文散諸大夫爲大卿御史大夫爲御史大憲更可證也鄱陽淨洲寺有吳武義二年銅鍾安國寺有順義三年鍾皆刺史呂師造題官稱曰光祿大卿檢校太保兼御史大卿然則亦非大憲也王得臣麈史嘗辨此事而云行密遣劉存破鄂州知新琮不預志傳皆略而不書予又案楊溥時劉存以鄂岳觀察使爲都招討使知新以岳州刺史爲團練使同將兵擊楚爲所執殺則知新乃存偏裨非不預也

禰衡輕曹操

孔融薦禰衡以爲淑質貞亮英才卓躒志懷霜雪疾惡若讎任座史魚殆無以過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衡素相輕疾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忿因召之擊鼓裸身辱之融爲見操說其狂疾求得自謝操喜勅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乃坐於營門言語悖逆操怒送與劉表衡爲融所薦東坡謂融視操特鬼蜮之雄其勢決不兩立非融誅操則操害融而衡平生唯善融及楊脩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融脩皆死於操手衡無由得全漢史言其尚氣剛傲矯時慢物此蓋不知其鄙賤曹操故陷身危機所謂語言狂悖者必誦斥其有僭慕之志耳劉表復不能容以與黃祖觀其所著鸚鵡賦專以自況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如云嬉游高峻栖峙幽深飛不妄集翔必擇林雖同族於羽毛固殊智而異心配鸞皇而等美焉比翼於衆禽又云彼賢哲之逢患猶棲遲以羈旅矧禽鳥之微物能馴擾以安處又云嗟祿命之衰薄奚遭時之險巇豈言語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又云顧六翮之殘毀雖奮迅其焉如心懷歸而弗果徒怨毒於一隅卒章云苟竭心於所事敢背惠以忘初期守死以報德甘盡辭以効愚予每三復其文而悲傷之李太白詩云魏帝營八極蟻觀一禰衡黃祖斗筲人殺之受惡名吳江賦鸚鵡落筆超群英鏘鏘振金石句句欲飛鳴鷙鶚啄孤鳳千春傷我情此論最爲精當也

禁中文書

韓魏公爲相密與仁宗議定立嗣公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淳熙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壽皇聖帝自德壽持喪還宮二十五日有旨召對與吏部尚書蕭燧同引中使先諭旨曰教內翰留身既對乃旋於東華門內先廡下夾二素幄御榻後出一紙錄唐正觀中太子

承乾監國事以相示蕭先退上與言欲令皇太子參決萬幾使條具合行事宜仍戒云進入文字須是密奏言當親自書寫實封詣通進司上曰也只俞關不如分付近上一箇內臣又言臣無由可與內臣相關知惟御藥是學士院承受文字尋常只是公家文書傳達令則不可欲俟檢索典故了日却再乞對面納上曰極好於是七日間三得從容乃知禁廷機事深畏漏泄如此

老子之言

老子之言大抵以無為無名為本至於絕聖棄智然所云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乃似於用機械而有心者微言淵奧固莫探其旨也

孔叢子

前漢枚乘與吳王濞書曰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孔叢子嘉言篇載子貢之言曰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重而鎮之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枚叔全用此語漢書注諸家皆不引證唯李善注文選有之予案孔叢子一書漢藝文志不載蓋劉向父子所未見但於儒家有太常蓼侯孔臧十篇今此書之末有連叢子上下二卷云孔臧著書十篇疑即是已然所謂叢子者本陳涉博士孔鮒子魚所論集凡二十一篇為六卷唐以前不為人所稱至嘉祐四年宋咸始為注釋以進遂傳於世今讀其文畧無楚漢間氣骨豈非齊梁以來好事者所作乎孔子家語著錄於漢志二十七卷顏師古云非今所有家語也

小星詩

詩序不知何人所作或是或非前人論之多矣唯小星一篇顯為可議大序云惠及下也而繼之曰夫人惠及賤妾進御於君故毛鄭從而為之辭而鄭箋為甚其釋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兩句謂諸妾肅肅然而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以次序進御又云裯者牀帳也謂諸妾夜行抱被與牀帳待進御凡諸侯有一國其宮中嬪妾雖云至下固非閹閽賤微之比何至於抱衾而行況於牀帳勢非一已之力所能致者其說可謂陋矣此詩本是誅使者遠適夙夜征行不敢慢君命之意與殷其靁之指同

桃源行

陶淵明作桃源記云源中人自言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系之以詩曰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自是之後詩人多賦桃源行不過稱贊仙家之樂唯韓公云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世俗那知偽為眞至今傳者武陵人亦不及淵明所以作記之意按宋書本傳云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故五臣注文選用其語又繼之云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此說雖經前筆所記然予切意桃源之事以避秦為言至云無論魏晉乃寓意於劉裕託之於秦借以為喻耳近時胡宏仁仲一詩屈折有奇味大略云靖節先生絕世人柰何記偽不考眞先生高步窘末代雅志不肯為秦民故作斯文寫幽意要似寰海離風塵其說得之矣

司封贈典之失

前所書司封失典故偶復憶一事尤為可笑

紹興二十八年郊祀赦恩資政殿學士樓炤父已贈少師乞加贈司封以資政殿學士係只封贈一代父既至少師不合加贈獨改封其母范氏歐陽氏爲秦國魏國夫人蓋樓公雖嘗爲執政而見居宫職須大學士乃恩及二代故但用侍從常格資政殿學士施鉅父仲說已贈太子太保加爲宫傳亦不及祖也乾道六年仲兄以端明殿學士知太平州是年郊赦伯兄已贈祖爲太保而轉運司移牒太平州云準吏部牒取會本路曾任執政官合封贈二代者仲兄既具以報又再行下時祖母及父母已至極品於是以祖爲言遂復贈太傅命詞給告殊非端殿所當得不知省部一時何所據也

辰巳之巳

律書釋十母十二子之義大略與今所言同唯至四月云其於十二子爲巳巳者言陽氣之巳盡也據此則辰巳之巳乃爲巳矣音其它引二十八宿謂柳爲注畢爲濁昴爲留亦見於毛詩注及左氏傳如詩謂營室爲定星也

容齋三筆卷第十 終

容齋三筆卷第十一　十六則

碑誌不書名

碑誌之作本孝子慈孫欲以稱揚其父祖之功德播之當時而垂之後世當直存其名字無所避隱然東漢諸銘載其先代多只書官如淳于長夏承碑云東萊府君之孫太尉掾之中子右中郎將之弟李翊碑云拜柯太守曾孫謁者孫從事君元子之類是也自唐及本朝名人文集所志往往只稱君諱某字某至於記序之文亦然王荆公爲多治與求文揚名之旨爲不相契東坡先生送路都曹詩首言乖崖公在蜀有錄事參軍老病廢事公責之遂求去以詩留別所謂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者公驚謝之曰吾過矣同僚有詩人而吾不知因留而慰薦之坡幼時聞父老言恨不問其姓名及守潁州而都曹路君以小疾求致仕誦此語留之不可乃采前人意作詩送之其詩大略云結髮空百戰市人看先封誰能據白首抱關望夕烽則路君之賢而不遇可知矣然亦不書其名使之少獲表見又爲可惜也

漢文帝不用兵

史記律書云高祖厭苦軍事偃武休息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擁兵阻阸選蠕觀望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匈奴內侵邊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忘之驅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縣得息肩於田畝天下富盛粟至十餘錢予謂孝文之仁德如此與武帝贖武窮兵爲胥壞不侔矣然班史略不及此事資治通鑑亦不編入使其事不甚暴白惜哉

帝王諱名

帝王諱名自周世始有此制然只避之於本廟中耳克昌厥後駿發爾私成王時所作詩昌發不爲文武諱也宣王名誦而吉甫作誦之句正在其時厲王名胡而胡爲虺蜴胡然厲矣之句在其孫幽王時小國曰胡亦自若也襄王名鄭而鄭不改封至於出居其國使者告于秦晉曰鄙在鄭地受晉文公朝而鄭伯傳王唯秦始皇以父莊襄王名楚稱楚曰荆其名曰政自避其嫌以正月爲一月蓋已非周禮矣漢代所謂邦之字曰國盈之字曰滿徹之字曰通雖但諱本字而吏民犯者有刑唐太宗名世民在位之日不偏諱故戴冑唐儉爲民部尚書虞世南李世勣在韓至于高宗始改民部爲戶部世勣但爲勣諱公諱辨云令上書及詔不闕諱溝勢秉鐵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犯此數者皆其先世嫌名也

本朝尚文之習大盛故禮官討論每欲其多廟諱遂有五十字者舉場試卷小涉疑似士人輒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方州科舉尤甚此風殆不可華然太祖諱下字內有从木从勻者廣韻於進字中亦收張魏公以名其子而音爲進太宗諱字內有从耳从火者又有梗音今爲人姓如故高宗諱內从勹从口者亦然真宗諱从小从亘音胡登切若缺其下畫則爲恒遂幷恒字不敢用而易爲常矣家諱中字士大夫除官於官稱及州府曹局名犯家諱者聽回避此常行之法也李燾仁甫之父名中當贈中奉大夫仁甫請於朝謂當告家廟與自身不同乞用元豐以前官制贈光祿卿丞相顯欲詩之予在西垣聞其說爲諸公言令一變成式則它日贈中大夫必爲祕書監

贈太中大夫必爲諫議矣決不可行遂上李愿爲江東提刑以父名中所部遂呼爲通議盖近世率安稱太中也李自稱只以本秩曰朝散黃通老資政之子爲臨安通判府中亦稱爲通議而受之自如

記張元事

自古夷狄之臣來入中國者必爲人用由余入秦穆公以霸金日磾仕漢朧武帝五柞之厄唐世尤多執失思力阿史那社爾李臨淮高仙芝渾瑊李懷光跌跌光顏朱耶克用皆立大功名不可彈紀然亦在朝廷所以御之否則爲郭藥師矣儘使中國英雋竭致力於異域忠壯士以資敵國者固亦多有賈季在狄晉六卿以爲難日至亘溫不能留王猛使爲苻堅用唐莊宗不能知韓延徽使爲阿保機用皆是也西夏曩霄之叛其謀皆出於華州士人張元與吳昊而其事本末國史不書比得田晝承君集實紀其事云張元吳昊姚嗣宗皆關中人負氣倜儻有縱橫才相與友善嘗薄遊塞上觀覘山川風俗有經略西鄙意姚題詩崆峒山寺壁在兩界間云南粵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轟天崆峒山叟笑無語飽聽松聲春書眠范文正公巡邊見之大驚又有踏破賀蘭石掃清西海塵之句張爲鷃鶚詩卒章曰好着金籠收拾取莫教飛去別人家吳亦有詩將謂韓范二帥恥自屈不肯往乃聾大石刻詩其上使壯夫搜之於通衢三人從後哭之欲以鼓動二帥既而果召與相見躊躇未用閒張吳經走西夏范公以急騎追之不及乃表姚入幕府張吳既至夏國夏人倚爲謀主以抗朝廷連兵十餘年西方至爲疲弊職此二人爲之時二人家屬羈縻隨州間使諜者矯中國詔釋之人未有知者後乃闔西人臨境作樂迎此二家而去自是邊帥始待士矣姚又有述懷詩曰大開雙白眼只見一青天張有雪詩曰五

丁仗劍決雲霓直取銀河下帝畿戰死玉龍三十萬敗鱗風卷滿天飛吳詩獨不傳觀此數聯可想見其人非池中物也承君所記如此予謂張吳在夏國然後舉事不應韓范作帥日尚猶在關中豈非記其歲時先後不審乎姚張詩筆談諸書頗亦紀載張吳之名正與羌酋二字同蓋非偶然也

宮室土木

秦始皇作阿房宮寫蜀荊地材至關中役徒七十萬人隋煬帝營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之遠方二千人曳一柱以木爲輪則戞摩火出乃鑄鐵爲轂行一二里轂輞破別使數百人齎轂隨而易之盡日不過行二三十里計一柱之費已用數十萬功大中祥符間姦佞之臣罔

真宗以符瑞大興土木之役以爲道宮玉清昭應之建丁謂爲修宮使凡役工日至三四萬所用有秦隴岐同之松嵐石汾陰之柏潭衡道永鼎吉之梌柟櫧溫台衢吉之檮永澧處之槻樟潭柳明越之杉鄭淄之青石衡州之碧石萊州之白石絳州之斑石吳越之奇石洛水之石卵宜聖庫之銀朱桂州之丹砂河南之赭土衢州之朱土梓信之石青石綠磁相之黛秦階之雌黃廣州之藤黃孟澤之槐華虢州之鉛丹信州之土黃河南之胡粉衛州之白堊鄆州之蚌粉兗澤之墨歸歙之漆萊蕪興國之鐵其木石皆遣所在官部兵民入山谷伐取又於京師置局化銅爲鍮冶金薄鍛鐵以給用凡東西三百一十步南北百四十三步地多黑土疏惡於京東北取良土易之自三尺至一丈有六等起二年四月至七年十一月宮成總二千六百一十區不及二十年天火一夕焚爇但存一殿是時役徧天下而至尊無窮兵黷武聲色苑囿嚴刑峻法之舉故民間樂從無一違命視秦隋二代萬萬不侔矣然一時賢識之士猶爲盛世

惜之

國史志載其事欲以爲夸然不若掩之之爲愈也沈括筆談云溫州鴈蕩山前世人所不見故謝靈運爲太守未嘗遊歷因昭應宮采木深入窮山此境始露於外他可知矣

歲月日風雷雄雌

虞喜天文論漢太初曆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云歲雄在閼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觜日雄在子又云甲歲雄也畢月雄也陬月雌也大氐以十干爲歲陽故謂之雄十二支爲歲陰故謂之雌但畢觜爲月雄雌不可曉今之言陰陽者未嘗用雄雌二字也郎顗傳引易雌雄秘歷今亡此書宋玉風賦有雄風雌風之說沈約有雌霓連蜷之句春秋元命包曰陰陽合而爲雷師曠占曰春雷始起其音格格其霹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依音音不大霹靂者所謂雌雷水氣也見法苑珠林予家有故書一種曰孝經雌雄圖云出京房易傳亦曰星占相書也

東坡三詩

東坡初赴惠州過峽山寺不值主人故其詩云山僧本幽獨乞食況未還雲碓水自舂松門風爲關石泉解娛客琴筑鳴空山既至惠州殘臘獨出至棲禪寺亦不逢一僧故其詩云江邊有微行詰曲背城市平湖春草合步到栖禪寺堂空不見人老禪掩關睡所營在一食食已寧復事客行豈無得施子淨掃地風松獨不靜送我作鼓吹後在儋耳作觀棊詩記游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戶晝寢獨聞棊聲云五老峰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游不逢一士誰歟棊者戶外屐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其寂寞冷落之味可以想見句語之妙一至於此

天文七政

尚書舜典以齊七政孔安國本注謂日月五星也而馬融云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

第一主日第二主月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煞土謂塡星也第五曰代水謂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剽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各異故曰七政尚書大傳一說又以爲七政者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人道正而萬事順成三說不同然不若孔氏之明白也

符讀書城南

符讀書城南一章韓文公以訓其子使之腹有詩書致力於學其意美矣然所謂一爲公與相潭潭府中居不見公與相起身自犁鉏等語乃是覬覦富貴爲可議也杜牧之寄小姪阿宜詩亦云朝廷用文治大開官職場願爾出門去取官如驅羊其意與韓類也予向爲陳鑄作城南堂記亦及此意云

致仕官上壽

范蜀公自翰林學士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仍居京師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爲令韓康公元祐二年以司空致仕太皇太后受冊乞隨班稱賀而降詔免赴二者不同如此

五經字義相反

治之與亂順之與擾定之與荒香之與臭遂之與潰皆美惡相對之字然五經用之或相反如亂臣十人亂越我家惟以亂民亂爲四方新辟亂爲四輔厥亂明我新造邦丕乃俾亂之類以亂訓治也安擾邦國擾而毅擾龍六擾之類以擾訓順也荒度土功遂荒大東大王荒之葛藟荒之之類以荒訓定也無聲無臭胡臭亶時其臭羶臭陰達于淵泉之類以臭訓香也是用不潰于成草不潰茂之類以潰訓遂也鄭康成箋毛詩潰成與毛公皆釋爲遂至於潰茂則以爲潰當作彙彙茂貌也自爲異同如此

鎭星爲福

世之伎術以五星論命者大率以火土爲惡故有晝忌火星夜忌土之語土鎭星也行遲每至一宮則二歲四月乃去以故爲災最久然以國家論之則不然符堅欲南伐歲鎭守斗識者以爲不利史記天官書云五潢五帝居舍火入旱金兵水水宋均曰不言木土者德星不爲害也又云五星犯北落軍起火金水尤甚木土軍吉又云鎭星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已去而復還居之其國得土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東去其國失土其居又其國福厚其居易福薄如此則鎭星乃爲大福德與木亡異豈非國家休祥所係非民庶可得倖邪

東坡引用史傳

東坡先生作文引用史傳必詳述本末有至百餘字者蓋欲使讀者一覽而得之不待復尋繹書策也如勤上人詩集敘引翟公罷廷尉賓客反覆事晁君成詩集敘引李郃漢中以星知二使者事上富丞相書引左史倚相美衛武公事答李琮書引李固論發兵討交趾事與朱鄂州書引王濬活巴人生子事蓋公堂記引曹參治齊事滕縣公堂記引徐公事溫公碑引慕容紹宗李勣事密州通判題名記引羊叔子鄧湛事荔枝數詩引唐羌言荔枝事是也

兩莫愁

莫愁者郢州石城人今郢有莫愁村畫工傳其兒好事者多寫寄四遠唐書樂志曰莫愁樂者出於石城樂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古詞曰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者是也李義山詩曰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傳虎旅鳴宵拆無復雞人報曉籌此日六軍同駐馬他時七夕笑牽牛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此莫愁者洛陽人梁武帝河中之歌曰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莫愁

十三能織綺十四采桑南陌頭十五嫁爲盧家婦十六生兒似阿侯盧家蘭室桂爲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挂鏡爛生光平頭奴子擎履箱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家王者是也盧氏之盛如此所云不早嫁東家王莫詳其義近世周美成樂府西河一闋專詠金陵所云莫愁艇子曾繫之語豈非誤指石頭城爲石城乎

何公橋詩

英州小市江水貫其中舊架木作橋每不過數年輒爲湍潦所壞郡守建安何智南始疊石爲之方成而東坡還自海外何求文以紀坡作四言詩一首凡五十六句今載於後集第八卷所謂天壤之間水居其多人之往來如鵜在河是也予侍親居英與僧希賜游南山步過橋上讀詩碑希賜云眞本藏于何氏此有石刻經黨禁亦不存今以板刻之乃希

賜所書也賜因言何公初請記坡爲賦此詩旣大書矣而未遣送郡侯兵執役者見之以告何何又來謁坡曰軾未到橋所難以想像落筆何即命具食拉坡偕往坡曰使君是地主宜先升車何謝不敢乃並轎而行旣至坡曰至堪作詩晚當奉戒抵暮送與之蓋詩中云我來與公同載而出讙呼塡道抱其馬足故欲同行以印此語耳坡公作詩時建中靖國元年辛巳予聞希賜語時紹興十七年丁卯相去四十六年今追憶前事乃紹熙五年甲寅又四十七年矣

容齋三筆卷第十一 終

容齋三筆卷第十二

盼泰秋娘三女

白樂天鷰子樓詩序云徐州故張尚書有愛妓曰盼盼善歌舞雅多風態尚書旣殁彭城有舊第第中有小樓名鷰子盼盼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幽獨塊然白公嘗識之感舊游作三絕句首章云滿窻明月滿簾霜被冷燈殘拂卧牀鷰子樓中霜月苦秋來只爲一人長末章云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尚書冢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灰讀者傷側劉夢得泰娘歌云泰娘本韋尚書家主謳者尚書爲吳郡得之誨以琵琶使之歌且舞携歸京師尚書薨出居民間爲蘄州刺史張愻所得愻謫居武陵而卒泰娘無所歸地荒且遠無有能知其容與藝者故日抱樂器而哭劉公爲歌其事云繁華一旦有消歇題劒無光履聲絕蘄州刺史張公子白

馬新到銅駞里自言買笑擲黃金月墮雲中從此始山城少人江水碧斷鴈哀絃風雨夕朱弦已從爲知音雲鬢未秋私自惜舉目風煙非舊特夢尋歸路多參差如何將此千行淚更灑湘江斑竹枝杜牧之張好好詩云牧佐故吏部沈公在江西幕好好年十三以善歌來樂籍中隨公移置宣城後爲沈著作所納見之於洛陽東城感舊傷懷題詩以贈曰君爲豫章姝十三纔有餘主公再三數謂言天下無自此每相見三日已爲踈身外任塵土尊前極懽娛飄然集仙客載以紫雲車爾來未幾歲散盡高陽徒洛城重相見綽綽爲當壚朋遊今在否落拓更能無門館慟哭後水雲秋景初灑盡滿襟淚短歌聊一書予謂婦人女子華落色衰至於失主無依如此多矣是三人者特見紀於英辭鴻筆故各傳到令況於士君子終身不遇而與草木俱腐者可勝數哉然盼盼節義非泰娘好好可及也

顏魯公祠堂詩

予家藏雲林繪監冊有顏魯公畫象徐師川題詩曰公生開元間壯及天寶亂捐軀范陽胡竟死蔡州叛其賢似魏證天下非正觀四帝數十年一身逢百難少時讀書史此事心已斷老來鬢髮衰慨數功名晚嗟哉忠義途捷去不可綫初無當年悲只令後世數一朝絕霧雨南畝常亢旱小夫計雖得斯民蓋塗炭長歌詠君節千載勇夫慷敬書張紳庶幾古人半師川以詩鳴江西然此篇不爲工嘗定李德遠舉似童敏德游湖州題公祠堂長句曰挂伉一繼疾於爲長興發吳興曉杖藜上訪曾公祠一見目明心徽徽未說邪人懷使君且爲前古惜忠臣德宗更用慮杞相出當斯世識艱辛生逆龍鱗死虎口要與乃兄同不拆狂童希烈向足罷姦邪嫉忠假渠手乃知成仁或殺身保身不必皆哲人此公安得世復有洗空兄馬須騏驥童之詩語

容齋三筆十二卷 二

意皆超拔亦臨川人而終身不得仕爲可惜也

閔子不名

論語所記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并對其人問荅皆斥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弟亦曰回曰雍惟至閔子獨云子騫終此書無指各昔賢謂論語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子意亦出於閔氏觀所言閔子侍側之辭與冉有子貢子路不同則可見矣

曾晳待子不慈

傳記所載曾晳待其子參不慈至云因鉏菜誤傷瓜以大杖擊之仆地孔子謂參不能如虞舜小杖則受大杖則避以爲陷父於不義戒門人曰參來勿內子切疑無此事殆戰國特學者妄爲之辭且曾晳與子路冉有公西華侍坐有浴乎沂風乎舞雩之言涵泳聖教有超然獨見之妙於四人之中獨蒙吾與之褒則其爲人之賢可知矣有子如此而幾寘之死地庸人且猶不忍而謂晳爲之乎孟子稱曾子養曾晳酒肉養志未嘗有此等語也

具圓復詩

吳僧法具字圓復有能詩聲予乃紀之於夷堅志中殊爲不類比於福州僧智慨處見其詩藁一紙字體劲王荊公其送僧一篇云雖聲嘈嘈雜雨聲舍北舍南春水平拄杖穿花出門去五湖風浪白鷗輕送翁士特云朝入羊腸暮鹿頭十三官驛是荊州貝車棘馬曉將發寒燭燒殘語未休竹軒云老竹排簷謙手種山日未斜寒翠重六月散髮葉底眠冷雨斜風頻入夢冬凋峰木雪縞盧落眼青青却笑渠花時吹笋排林上吳州還見竹溪圖和子蒼三馬圖云從來畫馬稱神妙至今只說江都王將軍曹霸實季仲沙苑丞拒猶諸郎龍眠居士香畫馬獨與二子遠相望兩馬騏立眞驊騮一馬脫去乃騰驤浣花老人今已亡嗚呼三馬誰平章飽知畫肉亦畫骨妙

容齋三筆十二卷 三

處不減黃無雙又一篇云燒燈過了客思家獨立衡門數瞑鴉燕子未歸梅落盡小窗明月釁梨花皆可唯嚼也吳門僧惟茂住天台山一禪剎喜其旦暮見山作絕句曰四面半巒翠入雲一溪流水激山根老僧只恐山移去日午先數掩寺門甚有詩家風旨而或者謂山若欲去豈容人掩住蓋吳人癡獃習氣也其說可謂不知音

人當知足

予年過七十法當致仕紹熙之末以新天子臨御未敢遽有請故玉隆蕭秩只以本官職居里鄉衮趙子直不忍使絕祿粟俾之因任方用費食太倉爲愧而親朋謂予爵位不遽二見以爲耿耿予誦白樂天初授拾遺詩以語之曰奉詔登左掖束帶參朝議何言初命卑且脫風塵吏杜甫陳子昂才名括天地當時非不遇尚無過斯位其安分知足之意終身不渝因略考

國朝以來名卿偉人負一時重望而不隮大用者如王黃州禹偁楊文公億李章武宗諤張乘崖詠孫宣公奭晁少保迥劉子儀筠宋景文祁范蜀公鎮鄭毅夫獬滕元發甫東坡先生范淳父祖禹曾子開肇彭器資汝礪劉原甫敞蔡君謨襄孫莘老覺近世汪彥章藻孫仲益覿諸公皆不過尚書學士或中年即世或遷謫流落或無田以食或無宅以居況若我　忠宣公者尚忍言之則予之忝竊亦已多矣

淵明孤松

淵明詩文率皆紀實雖寓興花竹間亦然歸去來辭云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旋其飲酒詩二十首中一篇云青松在東園衆草没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衆乃奇所謂孤松者是已此意蓋以自況也

饒州刺史

饒州良牧守自吳至今以政績著者有九賢郡圃立祠以事此外知名者蓋鮮白樂天集有吳府君碑云君諱丹字員存以進士第入官讀書數千卷著文數萬言生四五歲所作戲輙象道家法事既冠喜道書奉眞錄每專氣入靜不粒食者數歲飄然有出世心既壯在家為長屬有三幼弟八稚姪不忍見其飢寒慨然有干祿意求名得名家無長物濬乎自處與天和始終享壽命八十二歲無室家累無子孫憂終于饒州官次大略如此吳君在饒雖無遺事可紀以其邦君之故姑志於書吳為人清學恬寂所謂違士然年過八十尚領郡符又非為妻子計者良不可曉唐之治不播棄黎老故其居職不自以為過云

紫極觀鐘

饒州紫極觀有唐鐘一口形製清堅非近世工鑄可比刻銘其上曰天寶九載歲次庚寅二月庚申朔十五日癸酉造通直郎前監察御史貶樂平員外尉李逢年銘前鄉貢進士薛彥偉述序給事郎行參軍趙從一書中大夫使持節鄱陽郡諸軍事檢校鄱陽郡太守天水郡開國公上官經野妻扶風郡君韋氏奉為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敬造洪鍾一口其後刻錄事參軍司功司法司士參軍各一人司戶參軍二人參軍三人錄事一人鄱陽縣令一人尉二人又專檢校官鄱陽縣丞宋守靜專檢校內供奉道士王朝隱又道士七人銘文亦雅潔字畫不俗但月朔庚申則癸酉日當是十四日而鑄之金石而誤如此浮洲闕福院亦有吳武義年一鍾然非此比也

兼中書令

紹熙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宣麻制除嗣秀王伯圭兼中書令此官又不除學士大夫多不知本末至或疑為當入都堂治事邸報至外郡尤所不曉考之典故侍中中書令

為兩省長官自唐以來居眞宰相之位而中令在侍中上肅宗以後始以處大將故郭子儀僕固懷恩朱泚李晟韓弘皆為之其在京則入政事堂然不預國事懿僖昭之時負浸多率由平章事遷兼侍中鎮兼中書令又遷守中書令三者均稱使相皆大勑繫銜而下書使字五代尤多國朝創業之初尚仍舊貫於是吳越國王錢俶天雄節度符彥卿雄武王景武寧郭從義保大武行德成德郭崇昭義李筠淮南李重進永興李洪義鳳翔王彥超定難李彝興荊南高保融武平周行逢武寧王晏武勝侯章歸義曹元忠十五人同時兼中書令故太宗朝唯除石守信而趙普以故相拜眞宗但以處親王嘉祐末除宗室東平王允弼襄陽王允良元豐中除曹佾與允弼允良相去十七八年爵秩固存沈括筆談謂有司以佾新命言自來不曾有活中書令請俸則

例蓋妄也官制行改三使相並為開府儀同三司元祐以後不復有之雖崇觀政宣輕用名器且改為左輔右弼然蔡京三為公相亦不敢居乾道中詔於錄黃及告命內除去侍中中書令遂廢此官令當先降指揮復置則於事體尤愜當也嗣王終不敢當於是寢前命而賜贊拜不名

作文字要點檢

作文字不問工拙小大要之不可不著意點檢若一失事體雖遺詞超卓亦云未然前輩宗工亦有所不免歐陽公作仁宗御書飛白記云予將赴亳假道於汝陰因得閱書于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為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為乎予之室乎曰曩者天子燕從臣于羣玉而賜以飛白予幸得預賜焉烏有記君上宸翰而彼此稱予且呼陛經之字又登真觀御書閣記言太宗飛帛亦自稱予外制集序歷道慶曆更用大臣稱呂夷簡夏竦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斥姓名而曰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又曰予時掌誥命又曰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凡稱予者七東坡則不然為王誨亦作此記其語云故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云云是之謂知體

侍從兩制

國朝官稱謂大學士至待制為侍從謂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為兩制言其掌行內外制也舍人官未至者則云知制誥故稱美之為三字謂尚書侍郎為六部長貳謂散騎常侍給事諫議為大兩省其名稱如此今盡以在京職事官自尚書至權侍郎及學士待制均為侍從蓋相承不深考耳予家藏王公春秋通義一書至和元年鄧州繳進二年有旨送兩

制看詳於是具奏者十二人皆列名銜學士七人曰學士承旨禮部侍郎楊察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趙槩揚偉刑部郎中胡宿吏部郎中歐陽脩起居舍人呂溱禮部郎中王洙知制誥五人曰起居舍人王珪右司諫賈黯兵部員外郎韓絳起居舍人吳奎右正言劉敞而他官弗預此可見也翰林本以六員為額劉沆作相典領溫成后喪事以王洙司其越禮建明於是員外用之嘗為一時言者所論正此時云

片言解禍

自古將相大臣遭罹譖毀觸君之怒墮身於危棘將死之域而以一人片言轉禍為福蓋投機中的使聞之者曉然易寤然非遭值明主不能也蕭何為民請上林苑中空地高祖大怒以為多受賈人財物下何廷尉械繫之王衛尉曰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相國守關中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上不擇即日赦出何絳侯周勃免相就國人上書告勃欲反廷尉逮捕勃治之薄太后謂文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帝即赦勃此二者可謂至危不容救而於立談間見劾如此蕭望之受遺輔政為許史恭顯所嫉奏望之與周堪劉更生朋黨請召致廷尉元帝不省為下獄也可其奏已而悟其非令出視事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免為庶人高祖文帝之明而受言元帝之昏而遂非於是可見

忠言嘉謨

楊子法言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謂之忠謨合皋陶謂之嘉如子雲之說則言之與謨忠之與嘉分而為二如傳注者皆未嘗為之辭然則稷契不能嘉謨皋陶不能忠言乎三聖賢遺語可傳於後世者唯虞書存五篇之

中皐陶天謨多矣稷與契初無一話一言可
考不知子雲何以立此論乎不若魏鄭公但
云良臣稷契皐陶乃爲通論

免直學士院

慶元元年正月一日鄭湜以起居郎直學士
院二月二十三日趙汝愚罷相制乃湜所草
議者指爲褒詞太過二十五日有旨免兼直
院或以爲故事所無案熙寧初王益柔以知
制誥兼直學士院嘗奏中書熟狀加董氊階
官之誤宰相怒其不申堂用他事罷其兼直
已而遷龍圖閣直學士湜亦以罷直求去不
許越三月而遷權刑部侍郎甚相類也

大賢之後

杜詩云大賢之後竟陵遲蕩蕩古今同一體
乃贈狄梁公曾孫者至云飄泊岷漢干謁王
侯則其衰微可知矣近見餘干寓客李氏子
云
本朝三李相文正公昉文靖公沆文定公迪

皆一時名宰子孫亦相繼達宦然數世之後
益爲蕭條又經
南渡之厄今三裔並居餘干無一人在仕版
文定濮州之族今有居越者雖曰不顯猶舊
纓僅傳而文正文靖無聞可爲太息

容齋三筆卷第十二 終

容齋三筆卷第十三

鐘鼎銘識

三代鐘鼎彝器存於今者其間款識惟眉壽
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之語差可辨認餘皆
茫昧不可讀談者以爲古文質朴固如此予
切有疑焉商周文章見於詩書三盤五誥雖
詰曲聱牙尚可精求其義它皆坦然明白如
與人言自武王丹書諸銘外其見於經傳者
如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讒鼎
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正考父鼎銘曰
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
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㮚氏量
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
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祭射侯辭曰惟若寧
侯母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
女衛禮至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孔悝
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乃

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
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啓若獻公獻公乃
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嗜欲作率
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
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
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鼎彝扶風
美陽鼎銘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旂鸞
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
顯休命此諸銘未嘗不粲然何爲傳於今者
蹤迹無緒乃爾漢去周未遠武宣以來郡國
每獲一鼎至於薦告宗廟羣臣上壽竇憲出
征南單于遺以古鼎容五斗其銘曰仲山甫
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蓋以
其難得故也今世去漢千年而器寶之出不
可勝計又爲不可曉已武帝獲汾陰脽上鼎
無款識而備禮迎享宣帝獲美陽鼎下羣臣
議張敞乃以有款識之故繼之又何也
攈尊象尊

周禮司尊彝祼用雞彝鳥彝其朝獻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漢儒注曰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爲雞鳳皇之形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又云獻音娑有娑娑之義惟王肅云犧象二尊並全牛象之形而鑿背爲尊陸德明釋周禮獻尊之獻音素何反而於左氏傳犧象不出門釋爲犧許宜反又素何反予案今世所存故物宣和博古圖所寫犧尊純爲牛形象尊純爲象形而尊在背正合王肅之說然則犧字只當讀如本音鄭司農諸人所云殊與古製不類則知目所未觀而臆爲之說者何止此哉又今所用爵除太常禮器之外郡縣至以木刻一雀別置杯於背以承酒不復有兩柱三足隻耳侈口之狀向在福州見之尤爲可笑也

再書博古圖

予昔年因得漢匜讀博古圖嘗載其序述可

笑者數事於隨筆近復盡觀之其謬妄不可殫舉當政和宣和間蔡京爲政禁士大夫不得讀史而春秋三傳眞束高閣故其所引用絶爲乖看今一切記之於下以示好事君子與我同志者商之癸鼎只一癸字釋之曰湯之父主癸也父癸尊之說亦然至父癸匜則又以爲齊癸公之子乙鼎銘有乙毛兩字釋之曰商有天乙祖乙小乙武乙太丁之子乙今銘乙則太丁之子也父己鼎曰父己者雍己也繼雍己者乃其弟太戊豈非繼其後者乃爲之子邪至父己尊則直云雍己之子太戊爲其父作予案以十干爲名商人無貴賤皆同而必以爲君所謂癸即父癸己即雍己是六七百年中更無一人同之者矣商公非鼎銘只一字曰非釋之曰據史記有非子者爲周孝王主馬其去商遠甚惟公劉五世孫曰公非考其時當爲公非也夫以一非字而必強推古人以證之可謂無理周益鼎曰春秋文公六年有梁氏益昭公六年有文公益未知孰是予案左傳文八年所紀乃梁益耳而杞文公名益姑周絲駒父鼎曰左傳有駒伯爲郤克軍佐駒其姓也此曰駒父其同駒伯爲姓邪予案左傳駒伯者郤錡也錡乃克之子是時郤氏三卿錡曰駒伯犨曰苦成叔至曰温季皆其食采邑名耳豈得以爲姓哉叔夜鼎曰考諸前代叔夜之名不見於經傳惟周八士有叔夜豈其族歟夫伯仲叔季爲兄弟之稱古人皆然而必指爲叔夜之族是以叔爲氏也周州卣曰州出於來國後以州爲氏在晉則大夫州綽在衛則大夫州吁其爲氏則一耳予案來國之名無所著見而州吁乃衛公子正不讀春秋豈不知衛詩國風乎遂以爲氏尤可晒也周高克尊曰高克者不見於它傳惟周末衛文公時有高克將兵疑克者適斯人蓋衛物也予案元銘文但云伯克初無高字高克鄭清人之詩兒童能誦

之乃以爲衛文公時又言周末此書局學士蓋不曾讀毛詩也周毀敦曰銘云伯和父和者衛武公也武公平戎有功故周平王命之爲公予案一時列國雖子男之微未有不稱公者安得平王獨命衛武之事周慧季鬲曰慧與惠通春秋有惠伯惠叔號姜敦有惠仲而此鬲銘之爲惠季豈非惠爲氏而伯仲叔季者乃其序邪予案惠伯惠叔正與莊伯戴伯平仲敬仲武叔穆叔成季相類皆上爲謚而下爲字爲得以爲氏哉齊侯鎛鐘銘云咸有九州處禹之都釋之曰齊之封域有臨淄東萊北海高密膠東泰山樂安濟南平原蓋九州也予案銘語正謂禹九州耳今所指言郡名周世未有豈得便以爲州乎宋公經鐘銘云宋公成之經鐘釋之曰宋自微子有國二十世而有共公固成又一世而有平公成又七世而有剔公成未知孰是予案宋共公名史記以爲瑕春秋以爲固初無曰固成者

且父既名成而其子復名之可乎劇成君為第偃所遂亦非名成也周雲雷磬曰春秋魯饑臧文仲以玉磬告糴于齊案經所書但云臧孫辰告糴于齊左傳亦無玉磬之說漢定陶鼎曰漢初有天下以定陶之地封彭越為梁王越既叛命乃以封高祖之子恢是為定陶共王予案恢正封梁王後徙趙所謂定陶共王者元帝之子哀帝之父名康者也

碌碌七字

今人用碌碌字本出老子云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孫愐唐韻引此句及王弼別本以為碌碌然又為錄錄碌碌鹿鹿陸陸祿祿凡七字史記毛遂云公等錄錄因人成事唐韻以為碌碌漢書蕭何贊云錄錄未有奇節顏師古注錄錄猶鹿鹿言在凡庶之中也馬援傳今更共陸陸

占測天星

國朝星官曆翁之伎殊愧漢唐故其占測荒莊幾於可笑偶讀四朝史天文志云元祐八年十月戊申星出東壁西慢流至羽林軍沒主權用文士賢臣在位紹聖元年二月丙午星出壁東慢流入獨沒主天下文章士登用賢臣在位元符元年六月癸巳星出室至壁東沒主文士入國賢臣用二年二月癸卯星出靈臺比行至軒轅沒主賢臣在位天子有子孫之喜案是時宣仁上仙國是丕變一時正人以次竄斥章子厚在相位蔡卞輔之所謂四星之占豈不可笑也子孫之說蓋陰諂劉后云

政和宮室

自漢以來宮室土木之盛如漢武之甘泉建章陳後主之臨春結綺隋煬帝之洛陽江都唐明皇之華清連昌已載史冊國朝祥符中姦臣導諛為玉清昭應會靈祥源諸宮議者固以崇侈勞費為戒然未有若

政和蔡京所為也京既固位竊國政招大璫童貫楊戩賈詳藍從熙何訢五人分任其事於是始作延福宮有穆清成平會寧睿謨凝和崑玉羣玉七殿東邊有蕙馥報瓊蟠桃春錦疊瓊芬芳麗玉寒香拂雲偃蓋翠葆鉛英雲錦蘭薰摘金十五閣西邊有繁英雪香披芳鉛華瓊華文綺絳萼穠華綠綺瑤碧清音秋香叢玉扶玉絳雲亦十五閣又疊石為山建明春閣其高十一丈宴春閣廣十二丈鑒圓池為海橫四百尺縱二百六十七尺鶴莊鹿砦孔翠諸柵蹄尾以數千計五人者各自為制度不相沿襲爭以華靡相誇勝故名延福五位其後復營萬歲山艮嶽山周十餘里最高一峯九十尺亭堂樓館不可碑記徽宗初亦喜之巳而悟其過有厭惡語由是力役稍息靖康遭變詔取山禽水鳥十餘萬投諸汴渠拆屋為薪翦石為砲伐竹為芘籬大鹿數千頭悉殺之以啗衞士

僧官試卿

唐代宗以胡僧不空為鴻臚卿開府儀同三司予已論之矣自其後習以為常至本朝尚爾元豐三年詳定官制所言譯經僧官有授試光祿鴻臚卿少卿者請自今試卿者改賜三藏大法師試少卿者賜三藏法師詔試卿改賜六字法師少卿四字並冠以譯經三藏又改之復罷

大觀算學

大觀中置算學如庠序之制三年三月詔以文宣王為先師兗鄒荊三國公配饗十哲從祀而列自昔著名算數之人繪像於兩廊加賜五等之爵於是中書舍人張邦昌定其名風后大撓隸首容成箕子商高常儀鬼臾區巫咸九人封公史蘇卜徒父卜偃梓慎卜楚丘史趙史墨裨竈榮方甘德石申鮮于妄人耿壽昌夏侯勝京房翼奉李尋張衡周興單颺樊英郭璞何承天宋景業蕭吉臨孝恭張

曾元王扑二十八人封伯鄧平劉洪管輅趙達祖沖之殷紹信都芳許遵耿詢劉焯劉炫傳仁均王孝通瞿曇羅李淳風王希明李鼎祚邊岡郎顗襄楷二十人封子司馬季主洛下閎嚴君平劉微姜岌張立建夏侯陽甄鸞盧太翼九人封男考其所條具固有於傳記無聞者而高下等差殊為乖謬如司馬季主嚴君平止於男爵鮮于妄人洛下閎同定太初曆而妄人封伯下閎封男尤可笑也十一月又改以黃帝為先師云

十八鼎

夏禹鑄九鼎唯見於左傳王孫滿對楚子及靈王欲求鼎之言其後史記乃有鼎震及淪入于泗水之說且以秦之強暴視衰周如机上肉何所畏而不取周亦何辭以卻報王之亡盡以寶器入秦而獨遺此以神器如是之重決無淪沒之理泗水不在周境內使何人般舁而往寧無一人知之以告秦邪始皇使

人沒水求之不獲蓋亦為傳聞所誤三禮經所載鐘彝名數詳矣獨未嘗一及之詩易所書固亦可考以予揣之未必有是物也唐武后始復置于通天宮不知何時而毀國朝崇寧三年用方士魏漢津言鑄鼎四年三月成於中太一宮之南為殿名曰九成宮中央曰帝鼐北方曰寶鼎東北曰牡鼎東方曰蒼鼎東南曰周鼎南方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方曰晶鼎西北曰魁鼎奉安之日以蔡京為定鼎禮儀使大觀三年又以鑄鼎之地作寶成宮政和六年復用方士王仔昔議建閣於天章閣西徙鼎奉安改帝鼐為隆鼐餘八鼎皆改焉名閣曰圓象徽調閣七年又鑄神寶九鼎一曰太極飛雲洞劫之鼎二曰蒼壺祀天貯醇之鼎三曰山嶽五神之鼎四曰精明洞淵之鼎五曰天地陰陽之鼎六曰混沌之鼎七曰浮光洞天之鼎八曰靈光晃曜鍊神之鼎九曰蒼龜大蛇蟲魚金輪之鼎明年鼎成寘于上清寶籙宮神霄殿遂為十八鼎繼又詔罷九鼎新名悉復其舊今人但知有九鼎而十八之數唯朱忠靖公秀水間居錄略紀之故詳載于此

四朝史志

四朝國史本紀皆為編脩宮日所作至於淳熙乙已丙午又成列傳百三十五卷惟志二百卷多出李壽之手其彙次整理殊為有工然亦時有失黜檢處蓋文書廣博於理固然職官志云使相以待勳賢故老及宰相久次罷政者惟趙普得之明道末呂夷簡罷始復加使相其後王欽若罷曰亦除遂以為例案趙普之後寇準陳堯叟王欽若皆祥符間自樞密使罷而得之欽若以天聖初再入相終於位夷簡乃在其後十餘年今言欽若用夷簡故事則非也因記新唐書所載李泌相德宗加崇文館大學士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

宗時又張說為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為大學士亦引泌為讓而止案崔圓乃肅宗朝宰相泌之相也相去三十年反以為圓引泌為讓甚類前失也

宗室參選

吏部員多闕少令為益甚而選人當注職官簿尉輒為宗室所奪蓋以盡歷已到部人之故案宣和七年八月臣條論祖宗時宗室無參選法至崇寧初大啓饒庠遂使任意出官又優為之法參選一日即在闕選名次之上以天支之貴其間不為無人而膏粱之習貪遷繼恣出為民害者不少議者頗欲懲華罷百十人之私恩為億萬人之公利誠為至當若以親愛未忍姑乞與在部人通理名次從之靖康元年八月又奏云祖宗時未有宗室參部之法神宗時始選擇差法一二崇寧初立法太優宗室參選之日在本部名次之上既壓年月

深遠勞効顯著之人復占名州大縣優便豐厚之慮議者頤欲懲革不注郡守縣令與在部人通理各次有肯從之此二段元未嘗衝改不知何特復索也

元豐庫

神宗常憤北狄倔彊慨然有恢復幽燕之志於內帑置庫自製四言詩曰五季失圖玁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凡三十二庫每庫以一字揭之儲積皆滿又別置庫賦詩二十字分揭於上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予不武資何日成戎捷其用志如此國家帑藏之富可知熙寧元年以奉宸庫珠子付河北緣邊於四榷場鬻錢銀準備買馬其數至於二千三百四十三萬顆乾道以來有封椿南庫所貯金銀以券合爲四千萬緡孝宗尤所垂意入紹興以來顧供好賜之用似聞日減於舊云

五俗字

書字有俗體一律不可復改者如沖涼況減決五字悉以水爲冫雖士人札翰亦然玉篇正收入於水部中而冫部之末亦存之而皆注云俗乃知由來久矣唐張參五經文字亦以爲訛

容齋三筆卷第十三 終

容齋三筆卷第十四

三教論衡

唐德宗以誕日歲歲詔佛老者大論麟德殿并召給事中徐岱及趙需許孟容韋渠牟講說始三家若矛楯然卒而同歸于善帝大悅賚予有差此新書列傳所載也白樂天集有三教論衡一篇云太和元年十月皇帝降誕日奉勑召入麟德殿內道場對御三教談論略錄大端第一座祕書監白居易安國寺引駕沙門義林太清宮道士楊弘元其序曰談論之先多陳三教讚揚演說以啓談端臣學淺才微猥登講座竊以義林法師明大小乘通內外學於大衆中能師子吼臣稽先王典籍假陛下威靈發問旣來敢不響荅然予觀義林所問首以毛詩稱六義論語列四科請備陳名數而已居易對以孔門之徒三千其賢者列爲四科毛詩之篇三百其要若分爲六義然後言六義之數四科之目十哲之名復引佛法比方以六義可比十二部經四科可比六度以十哲可比十大弟子僧難云曾參至孝百行之先何故不列於四科居易又爲辯析乃曰儒書奧義既已討論釋典微言亦宜發問然所問者不過芥子納須彌山一節而已後問道士黃庭經中養氣存神長生久視之道道士却問敬一人而千萬人悅觀其問答旨意初非幽深微妙不可測知唐帝歲以此爲誕日上儀殊爲可省

國朝命僧升座祝聖蓋本於此

夫兄爲公

婦人呼夫之兄爲伯於書無所載予頃使金國時辟景孫弟輔行弟婦在家許齋醮及還家賽願予爲作青詞云頃因兄伯出使夫婿從行雖借用陳平傳兄伯之語而自不以爲然偶憶爾雅釋親篇曰婦稱夫之兄爲兄公夫之弟爲叔於是改兄伯字爲兄公視前所

用大爲不作矣王篇訟字音鍾注云夫之兄也然於義訓不若前語

政和文忌

蔡京顓國以學校科舉箝制多士而爲之鷹犬者又從而羽翼之士子程文一言一字稍涉疑忌必暗黜之有鮑輝卿者言今州縣學致試未校文學精弱先問時忌有無苟語涉時忌雖甚工不敢取若曰休兵以息民節用以豐財罷不急之役清入仕之流諸如此語熙豐紹聖間試者共用不以爲忌今悉絀之所宜禁止詔可政和三年臣僚又言比者試文有以聖經之言輒爲時忌而避之者如曰大哉尭之爲君君哉舜也與夫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吉凶悔吝生乎動吉凶與民同患以爲哉音與災同而危亂凶悔非人樂聞皆避今當不諱之朝豈宜有此詔禁之以二者之言考之知當時試文無辜而坐黜者多矣其事載於

四朝志

瞬息須臾

瞬息須臾頃刻皆不久之辭與釋氏一彈指間一剎那頃之義同而釋書分別甚備新婆沙論云百二十剎那成一怛剎那六十怛剎那成一臘縛二十臘縛成一牟呼麥多三十牟呼麥多成一晝夜又毗曇論云一剎那者翻爲一念一怛剎翻爲一瞬六十怛剎那爲一息一息爲一羅婆三十羅婆爲一摩睺羅翻爲一須臾又僧祇律云二十念爲一瞬二十瞬名一彈指二十彈指名一羅預二十羅預名一須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須臾

神宗待文武臣

元豐三年詔知州軍不應舉京官職官者許通判舉之蓋諸州守臣有以小使臣爲之而通判官入京朝故許之薦舉今以小使臣守公邊小郎而公然薦人改官蓋有司不舉行故事也

神宗初即位以刑部郎中劉述久不磨勘特命爲吏部郎中樞密院言左藏庫副使陳昉恬靜久應磨勘不肯自言帝曰右職若効朝士養名而覬進之則將習以爲高非使也翌日以兵部員外郎張問十年不磨勘特遷禮部郎中其旌賞駕御各自有宜此所以爲綜核名實之善政

綠竹王芻

隨筆中載毛公釋綠竹王芻以爲此人不見竹故分綠竹爲二物以綠爲王芻熙寧初右贊善大夫吳安度試舍人院已入等有司以安度所賦綠竹詩背王芻古說而直以爲竹遂黜不取富韓公爲相言史記叙載淇圖之竹正衛產也安度語有據遂賜進士出身予又記前賢所紀仁宗時賈邊試當仁不避於師論以師爲衆謂其背先儒訓釋特黜之蓋是時士風淳厚論者皆不喜新奇之說非若王氏之學也

親除諫官

仁宗慶曆三年用歐陽脩余靖王素爲諫官當時名士作詩有御筆新除三諫官之句元豐八年詔范純仁爲諫議大夫唐淑問蘇轍爲司諫朱光庭范祖禹爲正言宣仁后問宰執此五人者如何僉曰外望惟允章子厚獨曰故事諫官皆薦諸侍從然後大臣槩奏今詔除出中得無有近習援引乎此門寢不可啓后曰大臣實皆言之非左右也子厚曰大臣當明揚何爲密薦由是有以親嫌自言者呂公著以范祖禹韓續司馬光以范純仁子學曰臺諫所以糾大臣之越法者故事執政初除苟有親戚及嘗被薦引者見爲臺臣則皆他徙今天子幼沖太皇同聽萬幾故事不可違光曰純仁祖禹實宜在諫列不可以臣故妨賢寧臣避位子

厚曰續光公著必不私他日有懷姦當國者例此而引其親黨恐非國之福後改除純仁待制祖禹著作佐郎然此制亦不能常常恪守也

檢放災傷

水旱災傷農民陳訴郡縣不能體朝廷德意或慮減放苗米則額外加耗之入為之有虧故往往從窄比年以來但有因賑濟虛數而冒賞者至於蠲租失實於民不便者未嘗小懲宣和之世執政不能盡賢而其所施行蓋有慰人意京西運判李祐奏房州民數百人陳言災傷知州李惲取其為首者杖而徇之城市以戒妄訴用此其州蠲稅不及一釐詔李惲除名簽書官皆勒停祐又奏唐鄧州蠲災賑之悉如法令均房州不盡減稅致有盜賊詔均房州守令悉罷唐鄧守貳各增一官秩百姓見憂出於徽宗聖意而大臣能將順也

檀弓注文

檀弓上下篇皆孔門高第弟子在戰國之前所論次其文章雄健精工雖楚漢間諸人不能及也而鄭康成所注又特為簡當旨意出於言外今載其兩章以示同志衛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絰注云惠子廢適立庶為之重服以譏之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注子游名習禮文子亦以為當然未覺其所譏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注深譏之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注覺所譏也子游趨而就客位注所譏行案此一事儻非注文明言殆不可曉今用五譏字詞意渙然至最後覺所譏所譏行六字尤為透徹也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為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注既不敢止以言下之曾子後入閽人辟之注見兩賢相隨彌益恭也今人讀此段直如觀立季氏之庭親見當時之事注文尤得其要領云

左傳有害理處

左傳議論遣辭頗有害理者以文章富豔之故後人一切不復言今略疏數端以識其失傳云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杜氏謂不復專任鄭伯也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王叛王孫蘇杜氏曰叛者不與也夫以君之於臣而言貳與叛豈理也哉晉平戎於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不義晉范吉射趙鞅交兵劉氏范氏世為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夫以天子之使出聘侯國而言拜成謂周於晉為欺大國諸侯之卿

蹊邑於天子而言討皆於名分為不正其他如晉邢侯殺叔魚叔魚兄叔向數其惡而尸諸市其於兄弟之誼為弗篤矣而託仲尼之語云殺親益榮杜氏又謂榮名益已以弟陳尸為兄榮尤為失也

夫人宗女請受

戚里宗婦封郡國夫人宗女封郡縣主皆有月俸錢米春冬絹錦其數甚多嘉祐祿令所不備載頃見張掄要仲偏女封遂安縣主月入近百千內人請給除糧料院幇勸左藏庫所支之外內帑又有添給外庭不復得知因記熙寧初神宗與王安石言今財賦非不多但用不節何由給足宮中一私身之奉有及八十貫者稼一公主至用七十萬緡沈貴妃料錢月八百貫聞太宗時宮人惟繫皂紬襠元德皇后嘗以金線緣襜而怒其奢

仁宗初定公主俸料以問獻穆大主再三如言其初僅得五貫耳異時中官月有止七百錢者禮與其奢寧儉自是美事也一時旨意如此不聞奉行以今度之何止百十倍也

蜀茶法

蜀道諸司惟茶馬一臺最爲富盛茶之課利多寡與夫民間利害它邦無由可知予記東坡集有送周朝議守濮州詩云茶爲西南病甿俗記二李何人折其鋒嬌嬌六君子注二李杞與稷也六君子謂思道與姪正孺張永徽吳醇翁呂元鈞宋文輔也初熙寧七年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經畫買茶以蒲宗閔同領其事蜀之茶圜不殖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錢三百折絹一匹三百二十折紬一匹十錢折綿一兩二錢折草一圍凡稅額總三十萬杞創設官場歲增息爲四十萬其輸受之際往往壓其斤重侵其加直杞以疾去都官郎中劉佐體量多其條畫於是宗閔

乃議民茶息收十之三盡賣於官場蜀茶盡榷民始病矣知彭州呂陶言天下茶法既通蜀中獨行禁榷況川峽四路所出茶貨比方東南諸處十不及一諸路既許通商兩川却爲禁地虧損治體莫甚於斯且盡榷民茶隨買隨賣或今日買十千明日即作十三千賣之比至歲終不可以勝算豈止三分而已佐宗閔作爲弊法以困西南生聚佐坐罷去以國子博士李稷代之陶亦得罪侍御史周尹復極論榷茶爲害罷爲湖北提點刑獄利路漕臣張宗諤張升卿復建議廢茶場司依舊通商稷劾其疎謬皆坐貶秩茶場司行劄子督綿州彰明縣知縣宋大章繳奏以爲非所當用稷又誣其賣直釣奇坐衝替一歲之閒通課利及息耗至七十六萬緡有奇詔錄李杞前勞而官其子後稷死於永樂城其代陸師閔言其治茶五年獲淨息四百二十八萬緡詔賜田十頃凡上所書皆見於國史坡公所稱思道乃周尹永徽乃二張之一元鈞乃呂陶文輔乃大章也正孺醇翁之事不著

判府知府

國朝著令僕射宣徽使使相知州府者爲判其後改僕射爲特進官稱如昔時惟章子厚罷相守越制詞結尾云依前特進知越州雜曰黜典亦學士院之誤同時執政蔣穎叔以手簡與之猶呼云判府而章質夫只云知府蓋從其實予所藏名公法書冊有之吾鄉彭公器資有遺墨一帖不知與何人其辭曰某頓首知郡相公閣下是必知州者故亦不以府字借稱今世蕞爾小壘區區一朝官承之作守吏民稱爲判府彼固偃然居之不疑風俗淳澆之異一至於此

歌扇舞衣

唐李義有詩云鏤月爲歌扇裁雲作舞衣同時人張懷慶竊爲己作各增兩字云生情鏤

月爲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致有生吞活剝之誚予又見劉希夷代閨人春日一聯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絶相似杜老亦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儲光羲云竹吹留歌扇蓮香入舞衣然則唐詩人好以歌扇舞衣爲對也

官會折閱

官會子之作始於紹興三十年錢端禮爲戶部侍郎委徽州創樣撩造紙五十萬邊幅皆不翦裁初以分數給朝士俸而於市肆要鬧處置五場輦見錢收換每一千別輸錢十以爲吏卒用商賈入納外郡綱運悉同見錢無欠數陪償及腳乘之費公私便之既而印造益多而實錢浸少至於十而損一未及十年不勝其弊壽皇念其弊便出內庫銀二百萬兩售於市以錢易楮焚弃之僅解一時之急時乾道三年也淳熙十二年自婺召還見臨安人揭小

帖以七百五十錢充一楮因入對言之喜其復行天語云此事惟卿知之朕以會子之故幾乎十年睡不著然是後蠹弊又生且爲造者所在有之及其敗獲又未嘗正治其誅故行用愈輕迨慶元乙卯多換六百二十朝廷以爲憂詔江浙諸道必以七百七十錢買楮幣一道此意固善而不深思用錢易紙非有微利誰肯爲之因記崇寧四年有旨在京市戶市商人交子凡一千許損至九百五十外路九百七十得貿鬻如法毋得輒損頭增價者聽蓋有所贏編則可遍行此理固易曉也

飛鄰望鄰

自古所謂四鄰蓋指東西南北四者而言耳蓋貪虐害民者一切肆其私心元豐以後州縣權賣坊場而收淨息以募役行之浸久弊從而生往往鬻其抵產抑配四鄰四鄰貧乏則散及飛鄰望鄰之家不復問遠近必得償乃止飛鄰望鄰之說識所未聞元祐元年殿中侍御史呂陶奏疏論之雖嘗暫革至紹聖又復然

衙參之禮

今監司郡守初上事既受官吏參謁至晡時僚屬復伺於客次胥吏列立廷下通刺曰衙以聽進退之命如是者三日如主人免此禮則翌旦又通謁刺此禮之起不知何時唐岑參爲號州上佐有一詩題爲衙郡守還其辭曰世事何反覆一身難可料頭白翻折腰還家私自笑所嗟無產業妻子嫌不調五斗米留人東溪憶垂釣然則由來久矣韓詩曰如今便別官長去直到新年衙日來疑是謂月二日也

容齋三筆卷第十四 終

容齋三筆卷第十五 十八則

內職命詞

內庭婦職遷叙皆出中旨至中書命詞如尚書內省官固知其爲長年習事如司字典字掌字知其爲主守之職者至於紅紫霞帔郡國夫人則其年爵之長少爵列之崇庳無由可以測度紹興二十八年九月仲兄以左史直前奏事時兼權中書舍人高宗聖訓云有一事待與卿說昨有宮人宮正者封夫人乃宮中管事人六十餘歲非是嬪御恐卿不知兄奏云係王剛中行詞剛中除蜀帥係臣書黃容臣別撰入上頷首後四日經筵留身奏事奏言前日面蒙宣諭永嘉郡張夫人告詞既得聖旨即時傳旨三省欲別撰進狀日宰臣傳聖旨令不須別撰上曰乃皇后閣中老管事人今六十六歲宮正乃執事者昨日宰執奏欲換告亦無妨礙不須

別進令已年老多病但欲得稱呼耳蓋非訓詞中稱其容色云

蔡京除吏

唐天寶之季楊國忠以右相兼吏部尚書大集選人注擬於私第故事注官訖過門下侍中給事中國忠呼左相陳希烈於座隅給事中在列曰既對注擬過門下了矣吏部侍郎二人與郎官同咨事趨走於前國忠誚謂諸妹曰兩箇紫袍主事何如史策書此以見國忠顓政舞權也然猶令侍中給事同坐以明非矯若蔡京之盜弄威柄則又過之政和中以太師領三省事得治事于家第下以開府在經筵嘗挾所親將仕郎吳說往見坐于便室設一桌陳筆硯置玉版紙闊三寸者數十片于上下言常州教授某人之淹滯曰自初登科作教官今已朝奉郎尚未脫故職京問何以處之下曰須與一提學京取一紙書其姓名及提舉學事字而缺其路分顧曰要何

處卞曰其家極貧非得俸入優厚處不可於是書河北西路字付老兵持出俄別有一兵齋一雙緘及紫匣來乃福建轉運判官直龍圖閣鄭可爵以新茶獻即就可漏上書祕撰運副四字授之卞方語及吳說曰是安中司諫之子頗能自立且王逢原外孫與舒王夫人姻眷其母老欲求一見闕省局京同吳曾踏逐得未對曰打套局適缺又書一紙付出少項卞日吳使先退吳之從姊嫁門下侍郎薛昂因館其家才還舍具以告昂數所見除目之迅速昂曰此三者已節次書黃矣始知國忠猶落第二義也

題先聖廟詩

兗州先聖廟壁嘗有題詩者云靈光殿古生秋草曲阜城荒噪晚鴉惟有孔林殘照日至今猶屬仲尼家不顯姓名頗爲士大夫傳誦予頃在福州於呂虛己處見邵武上官校書詩一冊內一篇題爲州西行州西者蔡京所

居處也注云靖康元年作時京謫朔湘子孫分竄外郡所居第摧毀索寞殆無人跡故爲古調以傷之凡三十餘韻今但記其末聯云君不見喬木參天獨樂園至今仍是溫公宅其意甚與前相類紹興二十五年冬秦檜死空其賜宅明年開河役夫輦泥土堆于牆下天台士人左君作詩云格天閣在人何在偃月堂深恨亦深不見洛陽圖白髮但知郿塢積黃金直言動便遣羅織舉目寧知有照臨炙手附炎俱不見可憐泥滓滿牆陰語雖紀實然太露筋骨不若前兩章渾成也左頗有才最善謔二十八年楊和王之子使除權工部侍郎時張循王之子子顏子正皆帶集英脩撰且進待制矣會葉審言自侍御史楊元老自給事中徙爲吏兵侍郎蓋以繳論之故左用欲後語作絕句曰木易已爲工部侍弓長肯作集英脩如令臺省無楊葉豚犬超陛卒未休左居西湖上好事請謁人或畏其口

後竟終於布衣

季文子魏獻公

擬人必於其倫後世之說也古人則不然會季文子出一莒僕而歷引舜舉十六相去四凶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晉魏獻子爲政以其子戌爲梗陽大夫謂成鱄曰吾與戌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鱄誦大雅文王克明克類克長克君克順克比于文王之句而以爲九德不愆勤施無私曰類擇善而從之曰比言主之舉也近文德矣且季孫行父之視舜魏舒之視文王何啻天壤之不侔而行父以自比舒受人之誅不以爲嫌乃知孟子所謂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非過論也

尊崇聖字

自孔子贊易孟子論善信之前未甚以聖爲尊崇雖詩書禮經所載亦然也書稱堯舜之

德但曰聰明文思欽明文思睿哲文明溫恭允塞至益之對舜始有乃聖乃神之語洪範睿作聖與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同列於五事其究但曰聖時風若咎徵至以蒙爲對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則以狂與聖爲善惡之對也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則以聖與否爲對也下文或肅或謀或哲或艾蓋與五事略同人之齊聖不過飲酒溫克而已左傳八豈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周官六德知仁聖義忠和皆混於諸字中了無所異故魯以臧武仲爲聖人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而孟子以爲否

媵字訓

媵之義爲送春秋所書晉人衛人來媵皆送女也楚辭九章云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其義亦同周易咸卦象曰咸其輔頰舌媵口說也釋文云媵送也九家皆作乘而鄭康成虞翻作媵而亦訓爲送云

周禮奇字

六經用字固亦間有奇古者然唯周禮一書獨多予謂前賢以為此書出於劉歆歆常從楊子雲學作奇字故用以入經如法為灋栖為杨邪為衰美為嫩呼為嚀拜為擇部為髻怪為傀暴為蹴獨為籍風為韃鮮為蠡橋為蕘螺為贏蜱為應魚為歡埋為貍吹為歙陵爲桶暗為舗析為榛探為撣趨為覃摘為碧駭爲騃摯為韖辜為樟掬為華幕為槙藻為邊县為原叩為敀鞮為鞣魅為鬼輿夫商鱴胖鏞蠱毗劓酏臬韉藩䰟柚鰖謳燮駐棟之類皆他經鮮用予前已書之而不詳悉若考工記之字又不可勝載也

大禹之書

夏書五子之歌述大禹之戒其前三章是也禹之謨訓捨虞夏二書外他無所載漢藝文志雜家者流有大命三十七篇云傳言禹所作其文以後世語命古禹字也意必依倣而作之者然亦周漢間人所為今寂而無傳亦可惜也

隨巢胡非子

漢書藝文志墨家者流有隨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皆云墨翟弟子也二書今不復存馬總意林所述各有一卷隨巢之言曰大聖之行兼愛萬民跦而不絕賢者欣之不肖者憐之賢而不欣是賤德也不肖不憐是忍人也又有鬼神賢於聖人之論其於兼愛明鬼為墨之徒可知胡非之言曰勇有五等負長劍赴榛薄折兕豹搏熊羆此獵徒之勇也負長劍赴深淵折蛟龍搏黿鼉此漁人之勇也登高危之上鶴立四望顏色不變此陶匠之勇也剌必刺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齊威公以魯為南境魯憂之曹劌匹夫之士一怒而劫萬乘之師存千乘之國此君子之勇也其誠亦卑陋無過人處

別國方言

今世所傳揚子雲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凡十三卷郭璞序而解之其末又有漢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從取方言及雄答書以予考之殆非也雄自序所為文漢史本傳但云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雄平生所為文盡於是矣初無所謂方言漢藝文志小學有訓纂一篇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篇注云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雜賦有雄賦十二篇亦不載方言觀其答劉子駿書稱蜀人嚴君平案君平本姓莊漢顯宗諱莊始改曰嚴法言所稱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吾珍莊也皆是本字何獨至此書而曰嚴又子駿只從之求書而答云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則縊死以從命也何至是哉既云成帝時子駿與雄書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反覆牴梧又書稱汝潁之間先漢人無此語也必漢魏之際好事者為之云

縱臾

史記衡山王傳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漢書傳云日夜縱臾王謀反事如淳曰臾讀曰勇縱臾猶言勉強也顏師古曰縱音子勇反縱臾謂獎勸也揚雄方言云食閻慫慂勸也南楚凡已不欲喜而旁人說之不欲怒而旁人怒之謂之食閻亦謂之慫慂今禮部韻略收入漢注皆不引用

揔持寺唐勅牒

唐世符帖文書今存者亦少隆興府城內揔持寺有一碑其前一紙乾符三年洪州都督府牒僧仲還次一紙中和五年監軍使帖僧神遷第三紙光啓三年十一月中書門下牒江西觀察使其後列銜者二十四人曰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杜遜能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孔緯此後檢校左僕射

一人檢校司空二人檢校司徒八人檢校太保三人檢校太傅一人檢校太尉三人檢校太師一人皆帶平章事著姓太保兼侍中昭慶不書章字檢校太師兼侍中一人太師兼中書令一人皆不著姓捨杜孔章三正相之外餘皆小書使字蓋使相也後又有節度使鐘傳兩牒字畫端勤有法如士人札翰今時臺省吏文不能及也嘉祐二年雒陽人職方員外郎李上交來豫章東湖見所藏眞牘爲辦之云二十一人者乃張濬朱玫李福李可舉李罕之陳敬瑄王處存王徽曹誠李康威李茂正王重榮揚守亮王鎔樂彥祺朱全忠張全義拓拔思恭時溥王鐸高駢也而注云見僖宗紀及實錄以予考之自三相及拓拔樂彥祺時溥張濬朱全忠李茂正諸人外如李克用朱瑄王行瑜皆是時使相不應跌而朱玫王鐸王重榮李福皆已死所謂太師中書令者史家不載唯陳敬瑄檢校此官而兼

中令最後者其是歟它皆不復可究質矣

禁旅遷補

國朝宿衞禁旅遷補之制以歲月功次而遷進者謂之排連大禮後次年殿庭較藝乘輿臨軒曰推緊子其歲滿當去者隨其本資高者以正任團練使刺史補外州總管鈐轄小者得州郡監當留者於軍職內陞補謂之轉員唯推掾之日以疾不迹赴者爲害甚重紹興三十二年四月予以右史午對時將有吏事與上介張才甫同飯於皇城司有一老兵僕頭執黑杖子拜辭皇城幹辦官劉知閣泣涕嗄噎劉亦爲惻然予問其故兵以杖相示蒲其上皆揭記士卒姓名營屯事件云身是天武第一軍都指揮使曾立戰功積官至遙郡團練使今年滿當出職若御前呈試了便得正任使名而爲近郡總管不幸小疾遂遭揀汰只可降移外藩將校在身官位一切除落方伏事州都監護管營部轄三十年勤勞

一旦如掃蕩命不偶至於如是坐者同數息憐之案崇寧四年有詔諸班直嘗備宿衞病告滿尚可療者殿前指揮使補外牢城指揮使蓋舊法也

六言詩難工

唐張繼詩今人所傳者唯楓橋夜泊一篇荊公詩選亦但別有兩首樂府有塞孤一篇而皇甫冉集中載其所寄六言曰京口情人別久楊州估客來跡潮至溥陽回去相思無處通書冉酬之而序言韜孫予之舊好秖役武昌有六言詩見憶今以七言裁答蓋拙於事者繁而費冉之意以六言爲難工故衍六爲七然自有三章曰江上年年春早津頭日日人行借問山陰遠近猶聞薄暮鍾聲水流絕稠終日草長深山暮雲犬吠雞鳴幾處條桑種杏何人門外水流何處天邊樹繞誰家山絕東西多少朝闕幾度雲遮皆清絕可畫非拙而不能也予編唐人絕句得七言七千五

百首五言二千五百首合爲萬首而六言不滿四十信乎其難也

杯水救車薪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如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予讀文子其書有云水之勢勝火一勺不能救一車之薪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塊不能塞一河文子周平王時人孟氏之言蓋本於此

詘一人之下

蕭何諫高祖受漢王之封曰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六韜云文王在岐召太公曰吾地小太公曰天下有粟賢者食之天下有民賢者牧之屈於一人之下則申於萬人之上唯聖人能爲之然則蕭何之言其出於此而漢書注釋諸家皆不曾引證

秦漢重縣令客

秦漢之時郡守縣令之權極重雖一令之微能生殺人故為之賓客者邑人不敢不敬單父人呂公善沛令辟仇從之客沛中豪桀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謂以禮物相慶也司馬相如游梁歸蜀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來過之舍於都亭臨邛富人卓王孫程鄭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相如竊王孫女歸成都以貧困復如臨邛王孫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長卿人材足依且又令客奈何相辱如此注云言縣令之客不可以辱也是時為令客者如此今士大夫為守令故人往見者雖未必賓賢豈復蒙此禮敬猶或戾於法制微有干託其累主人必矣

之字訓變

漢高祖諱邦荀悅云之字曰國惠帝諱盈之字曰滿謂臣下所避以相代也蓋之字之訓變左傳周史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謂觀六四變而為否也佗皆倣此

容齋三筆卷第十五 終

容齋三筆卷第十六 二十則

蹇氏父子

蹇周輔立江西福建茶法以害兩路其子序辰在紹聖中乞編類元祐章疏案牘人為一帙置在二府由是搢紳之禍無一得脫此猶未足言及居元符遏密中肆音樂自娛後守蘇州以天寧節與其父忌日同敏於前一日設宴及節日不張樂其無人臣之義如是蓋舉世未聞也

神臂弓

神臂弓出於弩遺法古未有也熙寧元年民李宏始獻之入內副都知張若水方受旨料簡弓弩取以進其法以檿木為身檀為弰鐵為蹬子鎗頭鋼為馬面牙發麻繩札絲為弦弓之身三尺有二寸弦長二尺有五寸箭木羽長數寸射二百四十餘步入榆木半笴

神宗閱試甚善之於是行用而他弓矢弗能及紹興五年韓世忠又修大其制更名克敵弓以與金虜戰大獲勝捷十二年詞科試日主司出克敵弓銘為題云

勑令格式

法令之書其別有四勑令格式是也神宗聖訓曰禁於未然之謂勑禁於已然之謂令設於此以待彼之至謂之格設於此使彼效之謂之式凡入笞杖徒流死自例以下至斷獄十有二門麗刑名輕重者皆為勑自品官以下至斷獄三十五門約束禁止者皆為令命官庶人之等倍全分釐之給有等級高下者皆為格表奏帳籍關牒符檄之類有體制模措者皆為式元豐編勑用此後來雖數有修定然大體悉循用之令假寧一門實載於格而公私文書行移並名為式假則非也

顔魯公戲吟

陶淵明作閑情賦寄意女色蕭統以爲白玉微瑕宋廣平作梅花賦皮日休以爲鐵心石腸人而亦風流豔治如此顏魯公集有七言聯句四絕其目曰大言樂語嚵語醉語於樂語云苦河既濟眞僧喜新知滿坐笑相視戍客歸來見妻子學生放假偷向市嚵語云拈䭔舐指不知休欲炙侍立涎交流過屠大嚼肯知羞食店門外強淹留醉語云逢糟遇麴便酩酊覆車墜馬皆不醒倒著接䍦髮垂領狂心亂語無人並以公之剛介守正而作是詩豈非以文滑稽乎然語意平常無可咀嚼予疑非公詩也

紀年用先代名

唐德宗以建中興元之亂思太宗正觀明皇開元爲不可跂及故改年爲正元各取一字以法象之高宗建炎之元欲法建隆而下字無所本孝宗以來始一切用正元故事隆興以建隆

紹興乾道以乾德至道淳熙以淳化雍熙紹熙以紹興淳熙慶元以慶曆元祐也

中舍

官制未改之前初升朝官有出身人爲太子中允無出身人爲太子中舍皆今通直郎也近時士大夫或不能曉乃稱中書舍人曰中舍殊可笑云蘇子美在進奏院會館職有中舍者欲預席子美曰樂中既無箏琶篳笛坐上安有國舍虞比國謂國子博士舍謂中舍虞謂虞部比謂比部員外郎中皆任子官也

多赦長惡

熙寧七年旱神宗欲降赦時已兩赦矣王安石曰湯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若一歲三赦是政不節非所以弭災也乃止安石平生持論務與衆異獨此說爲至公近者六年之間再行覃霈婺州富人盧助教以刻核起家因至田僕之居爲僕父子四人所執投寘杵臼內搗碎其軀爲肉泥既鞫治成獄而遇己酉赦恩獲免至復登盧氏之門笑侮之曰助教何不下莊收穀發事可爲冤憤而州郡失於奏論紹熙甲寅歲至於四赦凶盜殺人一切不死惠姦長惡何補於治哉

奏讞疑獄

州郡疑獄許奏讞蓋朝廷之仁恩然不問所犯重輕及情理蠹害一切縱之則爲壞法耿延年提點江東刑獄專務全活死囚其用心固善然南康婦人謀殺其夫甚明曲貸其命累勸官翻以失入被罪予守贛一將兵逃至外邑殺村民於深林民兄後知之畏申官之費即焚其尸事發係獄以殺時無證尸不經驗奏裁刑寺輒定爲斷配予持勑不下復奏論之未下而此兵死於獄因記元豐中宣州民葉元以同居兄亂其妻而殺之又殺兄子而彊其父與嫂約契不訟於官鄰里發其事州以情理可憫爲上請審刑院奏欲貸

神宗曰罪人已前死姦亂之事特出於葉元之口不足以定罪且下民雖爲無知抵冒法禁固宜哀矜然以妻子之愛既殺其兄仍戕其姪又罔其父背逆天理傷敗人倫宜以毆兄至死律論此旨可謂至明矣

醫職冗濫

神宗董正治官立醫官額止於四員及宣和中自和安大夫至翰林醫官凡一百十七人直局至祗候凡九百七十九人冗濫如此三年五月始詔大夫以二十員郎以三十員醫效至祗候以三百人爲額而額外人免改正但不許作官戶見帶遙郡人並依元豐舊制然竟不能循守也乾道三年正月隨龍醫官平和大夫階州團練使潘攸差判太醫局請給依能誠例支破時在西按取會能誠全支本色因依誠係和安大夫澤州觀察使月請米麥百餘碩錢散百千春冬綿綃之屬比他人十倍因上章極論之乞將依合得請給令

戶部照條支破孝宗聖諭云豈惟潘攸不合得并能誠亦合住了即日御筆批依仍改正能誠已得眞俸之旨旋又罷醫官局

切脚語

世人語音有以切脚而稱者亦間見之於書史中如以蓬爲勃籠槃爲勃闌鐸爲突落叵爲不可團爲突欒鉦爲丁寧頂爲滴顊角爲矻落蒲爲勃盧精爲即零螳爲突郎諸爲之乎旁爲步廊茨爲蒺藜圈爲屈攣錮爲骨露窠爲窟駝是也

唐世辟寮佐有詞

唐世節度觀察諸使辟置僚佐以至州郡差掾屬牒語皆用四六大略如告詞李商隱樊南甲乙集顧雲編纂羅隱湘南雜纂皆有之故韓文公送石洪赴河陽幕府序云撰書辭具馬幣李肇國史補載崖州差故相韋執誼

攝軍事衙推亦有其文非若今時只以吏牘行遣也錢武肅在鎮牒鍾廷翰攝安吉主簿云勑淮南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牒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鍾廷翰牒奉處分前件官儒素修身早昇官緒寓居書水累歷星霜克循廉謹之規備顯溫恭之道令者頭求錄用持議掄材安吉屬城印曹闕吏俾期差攝勉效公方儻聞佐理之能豈俟超昇之獎事須差攝安吉縣主簿牒舉者故牒負明二年三月日牒後衢云使尚父守尚書令吳越王押此牒令藏於王順伯家其字畫端嚴有法其文則掌書記所撰殊爲不工但印記不存矣謂主簿爲印曹亦佳

高子允謁剌

王順伯藏昔賢墨帖至多其一曰高子允諸公謁剌凡十六人時公美徐振甫余中龔深父元耆寧秦少游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司馬公休李成季葉致遠黃道夫廖明略彭器資陳祥道皆元祐四年朝士宦器資爲中書舍人餘皆館職其判字或書官職或書郡里或稱姓名或只稱名既手書之又斥主人之守且有同舍尊兄之目風流氣味宛然可端拜非若後之士大夫一付筆吏也蔡忠惠公帖亦有其二一曰襄奉候子石見起居朔旦謹謁一曰襄別洪州少卿學士蓋又在前帖三十年之先也

蔡君謨書碑

歐陽公作蔡君謨墓誌云公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與人書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勑公書則辭不肯曰此待詔職也國史傳所載蓋用其語比見蔡與歐陽一帖云歸者得侍陛下清光特有天旨令寫御撰碑文宮寺題牓至有勳德之家千請朝廷出

勑令書襄謂近世書寫碑誌則有資利若朝廷之命則有司存焉待詔其職也令與待詔爭利其可乎力辭乃已蓋辭其可辭其不可辭者不辭也然後知蔡公之旨意如此雖熱德之家請於朝出勑令書者亦辭之不止一溫成碑而已其清介有守後世或未知之故載於此

揚涉父子

唐揚涉爲人和厚恭謹哀帝時自吏部侍郎拜相時朱全忠擅國涉闔當爲相與家人相泣謂其子凝式曰此吾家之不幸也必爲汝累後二年全忠篡逆涉爲押傳國寶使凝式曰大人爲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爲之不寧者數日此一揚涉也方其且相則對其子有不孝之語及持國寶與逆賊則駭其子勸止之請一何前後之不相侔也鄙夫患失又

讙白馬之禍喪其良心甘入六臣之列其可羞也甚矣凝式病其父失節託於心疾歷五代十二君佯狂不仕亦賢乎哉

佛胷卍字

法苑珠林叙佛之初生云開卍字於胷前躡千輪於足下又占相部云如來至眞常於胷前自然卍字大人相者乃往古世蠲除穢濁不善行故卍於夷堅丁志中載秦京胷字言京死後四十二年還葬皮肉消化已盡獨心胷上隱起一卍字高二分許如鐫刻所就正與此同以大姦誤國之人而有此祥誠不可曉也豈非天崩地坼造化定數故產此異物以爲宗社之禍邪

蘇渙詩

杜子美贈蘇渙詩序云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旅寓于江側凡是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絕久矣肩輿江浦忽訪老夫請誦近詩肯吟數首才力素壯詞句動人涌思雷出書篋几杖之外殷殷留金石聲賦八韻記異亦記老夫傾倒於蘇至矣詩有再聞誦新作突過黄初詩之語又有一篇寄裴道州并呈蘇渙侍御云附書與裴因示蘇此生已媿須人扶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其褒重之如此唐藝文志有渙詩一卷云渙少喜剽盜善用白弩巴蜀商人苦之稱白跖以比莊蹻後折節讀書進士及第湖南崔瓘辟從事繼走交廣與哥舒晃反伏誅然則非所謂靜者也渙在廣州作變律詩十九首上廣府帥其一曰養蠶爲素絲葉盡蠶不老頃筐對空床此意向誰道一女不得織萬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禍亦不在大禍亦不在先世路險孟門吾徒當勉旃其二曰毒蜂一巢成高挂惡木枝行人百步外目斷魂爲飛長安大道邊挾彈誰家兒手持黄金丸引滿無所疑一中紛下來勢若風雨隨身如萬箭攢宛轉迸所之徒有疾惡心奈何不知機讀

此二詩可以知其人矣杜贈渙詩名爲記異語意不與它等厥有旨哉

歲後八日

東方朔占書歲後八日一日爲雞二日爲犬三日爲豕四爲羊五爲牛六爲馬七爲人八爲穀謂其日晴則所主之物育陰則災杜詩云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用此也八日爲穀所係尤重而人罕知者故書之

門焉閭焉

左氏傳好用門焉字如晉侯圍曹門焉齊侯圍龍盧蒲就魁門焉吳伐巢吳子門焉冨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及蔡公孫翩以兩矢門之門于師之梁門于陽州之類皆奇葩之語也然公羊傳云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闔則無人闔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又傑出有味何休注堂無人焉之下曰但言焉絕語辭堂不設守視人故不言焉者休之學可謂精切能盡立言之深意

郡縣主壻官

本朝宗室袒免親女出嫁如壻係白身人得文解者爲將仕郎否則承節承信郎妻雖死夫爲官如故案唐正元中故事懷澤縣主壻檢校贊善大夫竇克紹狀言臣頃以國親超受寵祿及縣主薨逝臣官遂停臣陪位出身未授檢校官自有本官伏乞宣付所司許承前銜發州司戶參軍隨例調集詔許赴集仍委所司比類前任正員官依資注擬自今已後郡縣主壻除丁憂外有曾任正員官停檢校官俸料後者準此處分乃知壻官不停者恩學於唐世多矣紹興中高士轟尚僞福國長公主至觀察使及公主事發誅死猶得故官可謂優渥

樂府詩引喻

自齊梁以來詩人作樂府子夜四時歌之類每以前句比興引喻而後句實言以證之至唐張祜李商隱溫庭筠陸龜蒙亦多此體或

四句皆然今略書十數聯于策其四句者如高山種芙蓉復經黃蘗塢未得一蓮時流離嬰辛苦窓外山魈立知渠脚不多三更機底下摸著是誰梭淮上能無雨回頭摠是情蒲帆渾未織爭得一歡成其兩句者如風吹荷葉動無夜不搖蓮空織無經緯求匹理自難圍棋燒敗襖著子故依然理絲入殘機何悟不成匹擗門不安橫無復相關意黃蘗向春生苦心日日長明燈照空局悠然未有期玉作彈棋局中心最不平剪刀橫眼底方覺淚難裁中勞庭前棗教郎見赤心千尋葶藶枝爭柰長長苦愁見蜘蛛織尋思直到明雙燈俱暗盡柰許兩無由三更書石闕憶子夜啼悲芙蓉腹裏萎憐汝從心起朝看暮牛跡知是宿啼痕梳頭入黃泉分作兩死計石闕生口中銜悲不能語桑蠶不作繭晝夜長懸絲皆是也龜蒙又有風人詩四首云十萬全師出遙知正憶君一心如瑞麥長作兩岐分破

蘗供朝爨須知是苦辛曉天窺落宿誰識獨醒人旦日思雙履明時願早諧丹青傳四瀆難寫是秋懷閒道更新織多應發舊期征衣無件搗獨處自然悲皮日休和其三章云刻石書離恨因成別後悲莫言春蠒薄猶有萬重思鏤出容刀飾親逢巧笑難日中騷客珮爭柰即闌干江上秋聲起從來浪得名逆風猶挂席苦不會凡情劉采春所唱云不是廚中串爭知炙裏心井邊銀釧落展轉恨還深辭蠟爲紅燭情知不自由細絲斜結網爭柰眼相鈎尤爲明白七言亦間有之如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又有情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也無合歡桃核眞堪恨裏許元來別有人是也近世鄙詞如一落索數闕蓋効此格語意亦新工恨太俗耳然非才士不能爲世傳東坡一絕句云蓮子擘開須見薏楸枰著盡更無棊破衫却有重縫處一飯何曾忘却匙蓋是文與意並見一句中又非

前比也集中不載

容齋三筆卷第十六

容齋四筆序

始予作容齋隨筆首尾十八年續筆十三年三筆五年而四筆之成不費一歲身益老而著書益速蓋有其說曩自越府歸謝絕外事獨弄筆紀述之習不可掃除故搜采異聞但緒夷堅諸志於議論雌黃不復關抱而稚子櫰每見夷堅滿紙輒曰隨筆夷堅皆大人素所游戲今隨筆不加益不應厚於彼而薄於此也日日立案傍必俟草一則乃退重逆其意則褒所憶而書之櫰嗜讀書雖就寢猶置一編枕畔旦則與之俱興而天畜其付年且弱冠聰明殊未開以彼其勤殆必有日丈夫愛憐少子此乎見之於是占抒為序并獎其志云慶元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序

容齋四筆目錄卷上

第一卷 十九則
孔廟位次　周三公不特置
周公作金縢　雲夢澤
關雎不同　迷藏厥撥
三舘秘閣　亭榭立名
十十錢　犀舟
畢仲游二書　列子與佛經相參
韋孟詩乖踈　康衡守正
西極化人　詔令不可輕出
戰國策　范曄漢志
繕修犯土
第二卷 二十則
諸家經學興廢　漢人姓名
輕浮稱謂　鬼谷子書
有美堂詩　張天覺小簡
城狐社鼠　用兵爲臣下利
誌文不可冗　趙殺鳴犢
五帝官天下　黃帝李法
抄傳文書之誤　二十八宿

大觀元夕詩　顏魯公帖
文潞公奏除改官制　待制知制誥
裴行儉景陽　北人重甘蔗

第三卷 十六則

韓退之張籍書　韓公稱李杜
此日足可惜　粉白黛黑
李杜往來詩　李太白怖州佐
祝不勝詛　呂子論學
曾太皇太后　中天之臺
實年官年　雷公炮炙論

治藥捷法　陳翠說燕后
燕非強國　水旱祈禱

第四卷 十五則

今日官冗　欒城和張安道詩
和范杜蘇四公　外臺祕要
六枳關　王荊公上書并詩
左黃州表　李郭詔書
兩道出師　杜韓用歇後語
唐明皇賜二相物　一百五日
老杜寒山詩　礜石之毒

會合聯句

第五卷 十四則

土木偶人　饒州風俗
禽畜菜茄不同　伏龍肝
勇怯無常　趙德甫金石錄
韓文公薦士　王勃文章
呂覽引詩書　藍田丞壁記
錢武肅三改元　黃庭換鵝
宋桑林　馮夷姓字

第六卷 十五則

韓文公逸詩　竇叔向詩不存
用柰花事　王廖兒良
徙木僨表　建武中元續書
草駒聾蟲　記李履中二事
乾寧覆試進士　臨海蟳圖
東坡作碑銘　洗兒金錢
告命失故事　扁字二義
娑羅樹

第七卷 十四則

天咫　縣尉為少仙

杜詩用受覓二字　西太一宮六言
由與猶同　人爲廋哉
久而俱化　黃文江賦
沈季長進言　繁遵渠
替夋問　文潞公平章重事
考課之法廢　小官受俸
第八卷十七則
庾路眞　得意失意詩
狄監盧尹　項韓吳書
承天塔記　穆護歌
省試取人額　涌印子魚
壽亭侯印　茸附治疽漏
莆田荔枝　饞陸不勝
華元入楚師　公羊用疊語
文書誤一字　歷代史本末
賢者一言解疑謗
第九卷十六則
蔣魏公逸史　沈慶之曹景宗詩
藍尾酒　歐陽公辭官
南北語音不同　南舟北帳

魏冉罪大　辨秦少游義倡
姓源韻譜　譽人過實
作文句法　書簡循習
健訟之誤　用史語之失
文字書簡謹日　更衣
第十卷十七則
過所　露布
東坡題潭帖　山公啓事
親王回庶官書　責降考試官
青蓮居士　閩俗詭祕殺人
富公選官　唐藩鎮行墨勑
吏部循資格　五行納音
五行化眞　錢忠懿判語
王逸少爲藝所累　鄂州南樓磨崖
賞魚袋出處
十一卷十八則
京丞相轉官　熙寧司農牟利
文與可樂府　譏議遷史
常何　李斎詩
寺監主簿　温大雅兄弟名字

册府元龜　漢高帝祖稱豐公
摳密行香　船名三翼
東坡論葛延之　用書雲之誤
張易之議武后濫官　唐王府官長下
御史風聞　唐御史遷轉定限
十二卷 十三則
小學不講　主臣
景華御苑　州陞府而不為鎮
漢唐三君知子　當官營繕
治歷明持　仕官捷疾
詞臣益輕　夏英公好處
神宗用人　至道九老
李文正兩罷相
十三卷 二十四則
科舉之弊不可革　宰執子弟廷試
國初救弊　房元齡名字
二朱詩詞　金剛經四句偈
四蓮華之名　黑法白法
多心經偈　天宮寶樹
白分黑分　月雙閏雙

踰繕那一由旬　七極微塵
宰相贈本生父母官　執政贈三代不同
唐孫處約事　夏侯勝京房兩傳
漢人坐語言獲罪　摳密書史
知州轉運使為通判　范正辭治饒州
榮王藏書　秦杜八六子
十四卷 十四則
祖宗親小事　王居正封駮
王元之論官冗　梁狀元八十二歲
太宗恤民　潘游洪沈
舞鷗游蜻　郎中用資序
臺諫分職　正元朝士
表章用兩臣字對　劉夢得謝上表
陳簡齋葆眞詩　仙傳圖志荒唐
十五卷 十五則
徽廟朝宰輔　教官掌箋奏
經句全文對　北郊議論
討論濫賞詞　尺八
三給事相攻　朱藏一詩
蔡京輕用官職　節度使改東宮環衛官

宰相任怨　四李杜
渾脫隊　歲陽歲名
官稱別名
十六卷十二則
漢董尋子卿　昔賢爲卒伍
兵家貴於備豫　渠陽蠻俗
寄資官　親燕將仕郎
郡縣用陰陽字　林鑑李泌董晉
嚴有翼詆坡公　曹馬能收人心
西蜀將帥不利　李嶠楊再思

容齋四筆目錄

孔廟位次

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弟顏淵至子夏爲十哲故坐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又孟子配食與顏子並而其師子思子思之師曾子亦在下此兩者於禮於義實爲未然特相承既久莫之敢議耳

周三公不特置

周成王董正治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而云官不必備惟其人以書傳考之皆兼領六卿未嘗特置也周公既爲師然猶位冢宰尚書所載召公以太保領冢宰芮伯爲司徒彤伯爲宗伯畢公以太師領司馬衛侯爲司冠毛公以太傅領司空是已其所次第惟以六卿爲先後而師傅之尊乃居太保下也

周公作金縢

尚書孔氏所傳五十九篇皆有序其出於史官者不言其人作如虞書五篇紀一時君臣吁謨都俞及識其政事如說命武成顧命康王之誥召誥自惟二月既望至

越自乃御事洛誥自戊辰王在新邑至篇終蔡仲之命自惟周公位冢宰至邦之蔡皆然如指言其人所作則伊尹作伊訓太甲咸有一德盤庚三篇周公作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是也惟金縢之篇首尾皆敘事而直以爲周公作案此篇除冊祝三王外餘皆周史之詞如公乃自以爲功公歸納冊公將不利於孺子公乃爲詩以貽王王亦未敢誚公公命我勿敢言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公勤勞王家之語出郊反風之異決非周公所自爲今不復可質究矣

雲夢澤

雲夢楚澤藪也列於周禮職方氏鄭氏云在華容漢志有雲夢宮然其實雲也夢也各爲一處禹貢所書雲土夢作乂注云在江南惟左傳得其詩如鄖夫人棄子文于夢中注云夢澤名在江夏安陸縣城東南楚子田江南之夢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楚子濟江入于雲中注入雲澤中所謂江南之夢然則雲在江之北夢在其南也上林賦楚有七澤嘗見其一名曰雲夢特其小小者耳方九百里此乃司馬長卿夸言今爲縣隸德安詢諸彼人已不能的指疆域職方氏以夢爲瞢前漢敘傳子文投於瞢中音皆同

關雎不同

關雎爲國風首毛氏列之於三百篇之前大序云后妃之德也而魯詩云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後漢皇后紀序康王晏朝關雎作諷蓋用此也顯宗永平八年詔云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引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云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爲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薛氏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絜慎匹以聲相求隱蔽于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

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三說不同如此黍離之詩列於王國風之首周大夫所作也而齊詩以爲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兄伋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此說尤爲可議

迷癡厭撥

柔詞諂笑專取容悅世俗謂之迷癡亦曰迷嬉中心有愧見諸頰面者謂之緬靦舉措脫略觸事乖忤者謂之厭撥雖爲俚言然其說皆有所本列子云墨杘單至嘽

喧憋憋四人相與游於世又云眠娗諈諉勇敢怯疑四人亦相與游張湛注云墨音眉杘勑夷反方言江淮之閒謂之無賴眠音緬娗音殄方言欺謾之語也郭璞云謂以言相輕嗤弄也所釋雖不同然大略具是矣曲禮衣毋撥足毋蹶鄭氏注云撥發揚貌蹶行遽貌大抵亦指其荒率也

三館祕閣

國朝儒館仍唐制有四曰昭文館曰史館曰集賢院曰祕閣率以上相領昭文大學士其次監修國史其次領集賢若只兩相則首廳兼國史唯祕閣最低故但以兩制判之四局各置直官均謂之館職皆稱學士其下則爲校理檢討校勘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處范景仁爲館閣校勘當遷校理宰相龐籍言范鎮有異才恬於進取乃除直祕閣司馬公作詩賀之曰延閣屹中天積書雲漢連神宗重其選（謂太宗也）國士比爲仙玉檻鉤陳上丹梯北斗邊帝容瞻日角宸翰照星躔職秩曾無貴光華在得賢其重如此自熙寧以來或頗用賞勞元豐官制行不置昭文集賢以史館入著作局而直祕閣只爲貼職至崇寧政宣以來大臣子弟姻戚其濫及於錢穀文俗吏

士大夫不復貴重然除此職者必詣館下拜閣乃具盛筵邀見在三館者宴集秋日暴書宴皆得預席若餘日則不許至隨筆有館職名存一則云

亭榭立名

立亭榭名最易蹈襲既不可近俗而務爲奇涩亦非是東坡見一客云近看晉書問之曰曾尋得好亭子名否蓋謂其難也秦楚材在宣城於城外並江作亭目之曰知有用杜詩巳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消客愁之句也王仲衡在會稽於後山作亭目之曰白涼亦用杜詩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之句二者可謂甚新然蓽爲未當廬山一寺中有亭頗幽勝或標之曰不更歸取韓詩末句亦可笑也

十十錢

市肆間交易論錢陌者云十十錢言其足數滿百無跡滅也其語至俗然亦有所本後漢書襄楷傳引宮崇所獻神書其太平經興帝王篇云開其玉户施種於中比若春種於地也十十相應和而生其施不以其時比若十月種物於地也十十盡死固無生者其書不傳於今唐章懷太子注釋之時尚猶存也此所謂十十蓋言十種十生無一失耳其盡死之義亦然與錢陌之事殊然

其字則同也

犀舟

張衡應閒云犀舟勁檝後漢注引前書羌戎弓矛之兵
器不犀利音義曰今俗謂刀兵利爲犀犀堅也犀舟甚
新奇然爲文者未嘗用亦慮子所見之不博也

畢仲游二書

元祐初司馬溫公當國盡改王荆公所行政事士大夫
言利害者以千百數聞朝廷更化莫不驩然相賀唯畢
仲游一書究盡本末其畧云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
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

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
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
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欲廢青苗罷市易
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爲財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
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
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探
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
猶將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散罷者可復置蠲者可復
斂去者可復存矣則不足之情可不預治哉爲今之策
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

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閒又將十
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
論不得陳於前然後所謂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復行
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
救前日之獘而左右侍從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
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
數烏在其勢之可爲也勢未可爲而欲爲之則青苗雖
廢將復散況未廢乎市易雖罷且復置況未罷乎役錢
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獘如人久病而少閒其
父兄子弟喜見顔色而未敢賀者意其病之在也先是

東坡公在館閣頗因言語文章規切時政仲游憂其及
禍貽書戒之曰孟軻不得已而後辯孔子欲無言古人
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君
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繫身者未嘗言顧直惜其言爾
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爲言其形于詩歌贊于賦頌
託于碑銘著于序記者亦言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
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
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天下論君之
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
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況其有耶官非諫臣職非御

史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觸諱以游其間殆由抱石而捄溺也二公得書發憤竟如其處乎頃修史時因得其集讀二書思欲爲之表見故官雖不顯亦爲之立傳云

列子與佛經相參

張湛序列子云其書大略明群有以至虛爲宗萬品以終滅爲驗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夢化等情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予讀天瑞篇載林類荅子貢之言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吾今之死不

愈昔之生乎此一節所謂與佛經相參者也又云商太宰問孔子三王五帝三皇聖者歟孔子皆曰弗知太宰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弗知眞爲聖歟眞不聖歟其後論者以爲列子所言乃佛也寄於孔子云

韋孟詩乖疎

漢書韋賢傳載韋孟詩二篇及其孫元成詩一篇皆深有三百篇風致但韋孟諷諫云肅肅我祖國自豕韋總齊群邦以翼大商至于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譖寔絕我邦我邦既絕厥政斯逸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群后靡扶靡衛五服崩離宗周以隊應劭曰王赧聽讒受譖絕豕韋氏自是政教逸漏不由王者觀孟之自敘乃祖而乖踈如是周至赧王僅存七邑救亡不暇豈能絕侯邦乎周之積微久矣非因絕豕韋一國然後五服崩離也其妄固不待攻而應劭又從而實之尤爲可笑左傳書范宣子之言曰匄之祖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杜預曰豕韋國於東郡白馬縣敦末國於唐周成王滅之此最可議惜顏師古之不引用也

康衡守正

漢元帝時貢禹奏言天子七廟親盡之廟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下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後乃下詔先罷郡國廟其親盡寢園皆無復修已而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詔問丞相康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皇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曰嗣廟宜一居京師今皇帝有疾不豫迺夢祖宗見戒以廟皇帝悼懼即詔臣衡復修立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又告謝毀廟曰遷廟合祭久長之策今皇帝乃有疾願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爲禮不得如不合諸帝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

祭今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以爲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措罪延在臣衡予案衡平生佞諛專附石顯以取大位而此一節獨據經守禮其禱廟之文殆與金縢之冊祝相似而不爲後世所稱述漢史又不書於本傳憎而知其善可也郊祀志南山巫祠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以其彊死魂魄爲厲故祠之成帝時康衡奏罷之亦可書

西極化人

列子載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王敬之若神化人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袪騰而上者中天廼止暨及化人之宮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復謁王同游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昲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穆王自失者三月復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予然後知唐人所著南柯太守黃粱夢櫻桃青衣之類皆本乎此

詔令不可輕出

人君一話一言不宜輕發況於詔令形播告者哉漢光武初即位既立郭氏爲皇后矣時陰麗華爲貴人帝欲崇以尊位后固辭以郭氏有子終不肯當建武九年遂

下詔曰吾以貴人有母儀之美宜立爲后而固辭不敢當列於媵妾朕嘉其義讓許封諸弟乃追爵其父及弟爲侯皆前世妃嬪所未有至十七年竟廢郭后及太子彊而立貴人爲后蓋九年之詔旣行主意移奪已見之矣郭后豈得安其位乎

戰國策

劉向序戰國策言其書錯亂相揉莒本字多誤脫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如此類者多予案今傳於世者大抵不可讀其韓非子新序說苑韓詩外傳高士傳史記索隱太平御覽北堂書鈔藝文類聚諸書所引用者多今本所無向博極群書但擇焉不精不止於文字脫誤而已惟太史公史記所采之事九十有三則明白光豔悉可稽考視向爲有間矣

范曄漢志

沈約作宋書謝儼傳曰范曄所撰十志一皆託儼搜撰垂畢遇曄敗悉蠟以覆車宋文帝令丹陽尹徐湛之就儼尋求已不復得一代以爲恨其志今闕曄本傳載曄在獄中與諸甥姪書曰旣造後漢欲徧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不果此說與儼傳不同

然儼傳所云乃范紀第十卷公主注中引之今宋書却
無殊不可曉劉昭注補志三十卷至本朝乾興元年判
國子監孫奭始奏以備前史之闕故淳化五年監中所
刋後漢書凡九十卷惟帝后紀十卷列傳八十卷而無
志云新唐書藝文志劉昭補注後漢書五十八卷不知
昭爲何代人所謂志三十卷當在其中也

繕修犯土

今世俗營建宅舍或小遭疾厄皆云犯土故道家有謝
土司章醮之文按後漢書來歷傳所載安帝時皇太子
驚病不安避幸乳母野王君王聖舍太子廚監邴吉以

爲聖舍新繕修犯土禁不可久御然則古有其說矣

容齋四筆卷第一

容齋四筆卷第二 二十則

諸家經學興廢

稚子問漢儒所傳授諸經各名其家而今或存或不存
請書其本末爲四筆一則乃爲采摭班史及陸德明經
典釋文并它書刪取綱要詳載於此周易傳自商瞿始
至漢初田何以之顓門其後爲施讎孟喜梁丘賀之學
又有京房費直高相三家至後漢高氏已微晉永嘉之
亂梁丘之易亡孟京費氏人無傳者唯鄭康成王弼所
注行于世江左中興欲置鄭易博士不果立而弼猶爲
世所重韓康伯等十人並注繫辭今唯韓傳尚書自漢

文帝時伏生得二十九篇其後爲大小夏侯之學古文
者武帝時出於孔壁凡五十九篇詔孔安國作傳遭巫
蠱事不獲以聞遂不列於學官其本殆絕是以馬鄭杜
預之徒皆謂之逸書王肅嘗爲注解至晉元帝時孔傳
始出而亡舜典一篇乃取肅所注堯典分以續之學徒
遂盛及唐以來馬鄭王注遂廢今以孔氏爲正云詩自
子夏之後至漢興分而爲四魯申公曰魯詩齊轅固生
曰齊詩燕韓嬰曰韓詩皆列博士毛詩者出於河間人
大毛公爲之故訓以授小毛公爲獻王博士以不在漢
朝不列於學鄭衆賈逵馬融皆作詩注及鄭康成作箋

三家逸廢齊詩久亡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在人無傳者唯毛詩鄭箋獨立國學今所遵用漢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即今之儀禮也古禮經五十六篇后倉傳十七篇曰后氏曲臺記所餘三十九篇名為逸禮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為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馬融盧植考諸家異同附戴聖篇章去其煩重及所缺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也王莽時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為周禮在三禮中最為晚出左氏為春秋傳又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鄒氏無師夾氏無書公羊興於景帝時穀梁盛於宣帝時而左氏終

西漢不顯迨章帝乃令賈逵作訓詁自是左氏大興二傳漸微矣古文孝經二十二章世不復行只用鄭注十八章本論語三家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是也齊論語者齊人所傳凡二十二篇古論語者出自孔壁凡二十一篇各有章句魏何晏集諸家之說為集解今盛行於世

漢人姓名

西漢名人如公孫弘董仲舒朱買臣丙吉王褒貢禹皆有異世與之同姓名者戰國策及呂氏春秋齊有公孫弘與秦王孟嘗君言者明帝時又有幽州從事公孫弘

交通楚王英見於虞延傳高祖時又有謁者貢禹梁元帝時有武昌太守朱買臣尚書左僕射王褒後漢安帝時有太子廚監邴吉南齊武帝之子巴東王子響為荊州刺史要直閣將軍董蠻與同行蠻曰殿下癲如雷敢相隨耶子響曰君敢出此語亦復奇癲上聞而不悅曰人名蠻復何容得醞藉乃改為仲舒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先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然此人後不復見

輕浮稱謂

南齊陸慧曉立身清肅為諸王長史行事僚佐以下造

詣必起迎之或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今世俗浮薄少年或身為卑官而與尊者言話稱其儕流必曰某丈談其所事牧伯監司亦然至於當他人父兄尊長之前語及其子孫甥婿亦云某丈或妄稱宰相執政貴人之字皆大不識事分者習慣以然元非簡傲也予常以戒兒輩云

鬼谷子書

鬼谷子與蘇秦張儀書曰二足下功名赫赫但春華至

秋不得久茂今二子好朝露之榮忽長久之功輕棄高松
之永延貴一旦之浮爵夫女愛不極席男歡不畢輪痛
哉夫君戰國策楚江乙謂安陵君曰以財交者財盡而
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女不敝席寵臣不
敝軒呂不韋說華陽夫人曰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
詩氓之序曰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是諸說大氐意皆以
色而爲喻士之嗜進而不知自反者尚監茲哉

有美堂詩

東坡在杭州作有美堂會客詩頷聯云天外黑風吹海
立浙東飛雨過江來讀者疑海不能立黃魯直曰蓋是

爲老杜所誤因舉三大禮賦朝獻太清宮云九天之雲
下垂四海之水皆立以告之二者皆句語雄峻前無古
人坡和陶停雲詩有雲屯九河雪立三江之句亦用此
也

張天覺小簡

張天覺熙寧中爲渝州南川宰章子厚經制夔夷狎侮
州縣吏無人敢與共語部使者念獨張可亢之檄至夔
子厚詢人才使者以告即呼入同食張著道士服長揖
就坐子厚肆意大言張隨機折之落落出其上子厚大
喜延爲上客歸而薦諸王荊公遂得召用政和六年張
在荊南與子厚之子致平一帖云老夫行年七十有四
日閱佛書四五卷早晚食米一升麵五兩肉八兩魚酒
佐之以此爲常亦不服煖藥唯以呼吸氣晝夜合天度
而已數數夢見先相公語論如平生豈其人在天仙間
而老夫定中神遊或遇之乎嗟乎安得奇男子如先相
公者一快吾胸中哉此帖藏致平家其曾孫簡刻諸石
予今年亦七十四歲姪孫偲於長興得墨本以相示聊
記之云

城狐社鼠

城狐不灌社鼠不燻謂其所棲穴者得所憑依此古語

也故議論者率指人君左右近習爲城狐社鼠予讀說
苑所載孟嘗君之客曰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
燻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燻何則所託者然也
稷狐之字甚奇且新

用兵爲臣下利

富公奉使契丹虜主言欲舉兵公曰北朝與中國通好
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
人主任其禍故北朝群臣爭勸舉兵者此皆其自謀非
國計也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
抑人主當之歟是時語錄傳於四方蘇明允讀至此曰

此一段議論古人有之否東坡年未十歲在傍對曰記得嚴安上書云今徇南夷朝夜郎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正是此意明允以為然予又記魏太武時南邊諸將表稱宋人大嚴將入寇請先其未發逆擊之魏公卿皆以為當崔伯深曰朝廷群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皆營私計為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其論亦然

誌文不可冗

東坡為張文定公作墓誌銘有答其子厚之一書云志文路中已作得太半到此百冗未絕筆計得十日半月乃成然書大事略小節已有六千餘字若纖悉盡書萬字不了古無此例也知之知之蓋當時恕之意但欲務多耳又一帖云志文謂當數日方寫得了謹遣持納衰病眼眩辭翰皆不佳不知可用否今誌文正本凡七千一百字銘詩百六十字云予鄉士作一列大夫小郡守行狀九千言衢州士人詣闕上書二萬言使讀之者豈不厭倦作文者宜戒之坡帖藏梁氏竹齋趙晉臣鐫石於湖南憲司楚觀

趙殺鳴犢

漢書劉輔傳谷永等上書曰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張晏注曰簡子欲分晉國故先殺鳴犢又聘孔子孔子聞其死至河而還也顏師古曰戰國策說二人姓名云鳴犢鐸犨而史記及古今人表並以為鳴犢竇犨蓋鐸犢及竇其聲相近故有不同耳今永等指鳴犢一人不論竇犨也韓退之將歸操亦云孔子之趙聞殺鳴犢作予案今本史記孔子世家乃以為竇鳴犢舜華說苑權謀篇云晉有澤鳴犢犨其不同如此

五帝官天下

漢蓋寬饒奏封事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成功者去坐指意欲求禪而死故或云自後稱天子為官家蓋出於此今世無韓氏易諸家注釋漢書皆無一語惟說苑至公篇云秦始皇帝既吞天下召群臣議五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博士鮑令之對曰天下官則選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為家始皇帝歎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者此說可以為證輒記之以補漢注之缺蔣濟萬機論亦有官天下家天下之語

黄帝李法

漢書胡建傳黄帝李法蘇林曰獄官名也天文志左角李右角將顔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也其書曰李法唐世系表李氏自臯陶爲堯大理歷虞夏商世世作此官以官命族爲理氏至紂之時逃難於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遂改理爲李氏予案今本漢書天文志騎官左角理乃用理字而史記天官書則爲李説苑載胡建事亦爲理法然則理李一也故左傳數云行李往來杜預注曰行李使人也至鄭子産與晉盟于平丘則曰行理之命注亦云行理使人通聘問者其義益明臯陶作大理傳子孫不改迨商之季幾千二百年世官久任奮氏虞氏不足道矣表系疑不可信

抄傳文書之誤

今代所傳文書筆吏不謹至於成行脱漏予在三館假庾自直類文先以正本點檢中有數卷皆以後板爲前予令書庫整頓然後録之他多類此周益公以蘇魏公集付太平州鏤板亦先爲勘校其所作東山長老語録序云側定政宗無用所以爲用因跡得冥忘言而後可言以上一句不明白又與下不對折簡來問予憶莊子曰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爾然而廁足而墊之致黄泉知無用而後可以言用矣始驗側定政宗當是廁足致泉正與下文相應四字皆誤也因記曾紘所書陶淵明讀山海經詩云形夭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若不貫遂取山海經參校則云刑天獸名也口中好銜干戚而舞乃知是刑天舞干戚故與下句相應五字皆訛以語友人岑公休晁之道皆撫掌驚歎亟取所藏本是正之此一節甚類蘇集云

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宿音秀若考其義則止當讀如本音嘗記前人有說如此説苑辯物篇曰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義昭然

大觀元夕詩

大觀初年京師以元夕張燈開宴時再復湟鄯徽宗賦詩賜群臣其頷聯云午夜笙歌連海嶠春風燈火過湟中席上和者皆莫及開封尹宋喬年不能詩密走介求援於其客周子雍得句云風生閶闔春來早月到蓬萊夜未中爲時輩所稱子雍汝陰人曾受學於陳無己故有句法則作文爲詩者可無師承乎

顔魯公帖

顔魯公忠義氣節史策略盡偶閲臨汝石刻見一帖云

政可守不可不守吾去歲中言事得罪又不能逆道苟
時爲千古罪人也雖貶居遠方終身不耻汝曹當須謂
吾之志不可不守也此是獨赴謫地而與其子孫者無
由考其歲月千載之下使人讀之尚可畏而仰也

文潞公奏除改官制

自熈寧以來士大夫資歷之法日趨於壞歲甚一歲久
而不可復清近年愈甚綜核之制未嘗能守偶見文潞
公在元祐中任平章軍國重事宣仁面諭令具自來除
授官職次序一本進呈公遂具除改舊制節目以奏其
一太吏部選兩任親民有舉主升通判通判兩任滿有

舉主升知州軍謂之常調知州軍有績効或有舉薦名
實相副者特擢升轉運使副判官或提點刑獄府推判
官謂之出常調轉運使有路分輕重遠近之差河北陝
西河東三路爲重路歲滿多任三司使副或發運使發
運任滿亦充三司副使成都路次三路京東西淮南又
其次江東西荆湖兩浙又次之二廣福建梓利夔路爲
遠小已上三等路分轉運任滿或就移近上次等路分
或歸任省府判官漸次擢充三路重任內提點刑獄則
不拘路分輕重除授潞公所奏乃是治平以前常行今
一切蕩然矣京朝官未嘗肯兩任親民才爲通判便望

州郡至於監司既無輕重遠近之間不復以序升擢云

待制知制誥

慶曆七年曾魯公自修起居注除天章閣待制時陳
恭公獨爲相其弟婦王氏莫公孫女曾出也當月旦出
拜恭公迎語之曰六新婦曾三做從官想甚喜應聲對
曰三舅荷伯伯提挈極驩喜只是外婆不樂恭公問故
曰外婆見三舅來謝責之曰汝第五人及第當過詞掖
想是全廢學故朝廷如此勵汝恭公默然自失後竟改
知制誥蓋恭公不由科第不諳典故致受譏於女子而
此女對答之時元未嘗往外家也其警慧如此國家故

事修注官次補必知制誥惟趙康靖公以歐陽公在
下而欲先遷司馬公以力辭二字皆除待制其雜壓先
後可見云

裴行儉景陽

裴行儉爲定襄道大總管討突厥大軍次單于北暮已
立營壍壕既周更命徙營高岡吏白士安堵不可擾不
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
駭歎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
以知也案戰國策去齊韓魏共攻燕楚王使景陽將而
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女

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表軍吏乃服二事正同而景陽之事不傳

北人重甘蔗

甘蔗只生於南方北人嗜之而不可得魏太武至彭城遣人於武陵王處求酒及甘蔗郭汾陽在汾上代宗賜甘蔗二十條子虛賦所云諸柘巴且諸柘者甘蔗也蓋相如指言楚雲夢之物漢郊祀歌泰尊柘漿亦謂取甘蔗汁以爲飲

容齋四筆卷第二

容齋四筆卷第三 十六則

韓退之張籍書

韓公集中有荅張籍二書其前篇曰吾子所論排釋老不若著書若僕之見則有異乎此請待五六十然後爲之吾子又譏吾與人爲無實駁雜之說此吾所以爲戲耳若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後篇曰二氏行乎中土蓋六百年非可以朝令而夕禁俟五六十爲之未失也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雖誠有之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駁雜之譏前書盡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烏害於道哉大略籍所論四事乞著書譏駁雜諫商論好勝及博塞也今得籍所與書前篇曰漢之衰浮圖之法入中國黃老之術相沿而熾吾爲一書以興存聖人之道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前以爲歡此有累於盛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況爲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廢棄日時不識其然願絶博塞之好弃無實之談弘廣以接士嗣孟軻揚雄之作使聖人之道復見於唐後篇曰老釋惑於生人久矣執事可以任著書之事君子汲汲於所欲爲若皆待五十六十而後有所爲則或有遺恨矣君子發言舉足不遠於禮未

閒以駁雜無實之說以爲戲也執事每見其說則拊抃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籍之二書甚勁而直但稱韓公爲執事不曰先生考其時乃去執事參於戎府按韓公以正元十二年爲汴州推官時年二十有九十五年爲徐州推官時年三十有二年位未盛籍未以師禮事之云

韓公稱李杜

新唐書杜甫傳贊曰昌黎韓愈於文章重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予讀韓詩其稱李杜者數端聊疏於此石鼓歌曰少陵無人謫僊死才薄將奈石鼓何酬盧雲夫曰高揖群公謝名譽遠追甫白感至誠薦士曰勃興得李杜萬類困凌暴醉留東野曰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感春曰近憐李杜無檢束爛漫長醉多文辭并唐志所引蓋六用之

此日足可惜

韓退之此日足可惜一首贈張籍凡百四十句雜用東冬江陽庚青六韻及其亡也籍作詩祭之凡百六十六句用陽庚二韻其語鏗鏘震厲全倣韓體所謂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者是也

粉白黛黑

韓退之爲文章不肯蹈襲前人一言一句故其語曰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獨粉白黛綠四字似有所因列子周穆王築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媌靡曼者粉白黛黑以滿之戰國策張儀謂楚王曰鄭周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閭見者以爲神屈原大招粉白黛黑施芳澤只司馬相如觀莊刻飾郭璞曰粉白黛黑也淮南子毛嬙西施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粉白黛黑笑目流眺韓公以黑爲綠其旨則同

李杜往來詩

李太白杜子美在布衣時同游梁宋爲詩酒會心之友以杜集考之其稱太白及懷贈之篇甚多如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李白一斗詩百篇自稱臣是酒中僊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金鏗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昔年有狂客號爾謫僊人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寂寞書齋裏終朝獨爾思涼風起天末君子意何如不見李生久佯狂眞可哀凡十四五篇至

於太白與子美詩畧不見一句或謂堯祠亭別杜補闕者是已乃殊不然杜但爲右拾遺不曾任補闕兼自諫省出爲華州司功迤邐避難入蜀未嘗復至東州所謂飯顆山頭之嘲亦好事者所撰耳

李太白怖州佐

李太白上安州裴長史書云白竊慕高義得趨末塵何圖謗言忽生衆口攢毀將恐投杼下客震於嚴威若使事得其實罪當其身則將浴蘭沐芳自屏於烹鮮之地惟君侯死生之願君侯惠以大遇洞開心顏終乎前恩再辱英眄必能使精誠動天長虹貫日若赫然作威加

以大怒即膝行而前再拜而去耳裴君不知何如人至譽其貴而且賢名飛天京天才超然度越作者稜威雄雄下慴群物予謂白以白衣入翰林其蓋世英姿能使高力士脫鞾於殿上豈拘拘然怖一州佐者邪蓋時有屈伸正自不得不爾大賢不偶神龍困於螻蟻可勝歎哉白此書自叙其平生云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禫服慟哭炎月伏屍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於湖側數年來觀筋骨尚在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於鄂城其存交重義如此又與逸人東嚴子隱於岷山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其養高忘機如此而史傳不爲書之亦爲未盡

祝不勝詛

齊景公有疾梁丘據請誅祝史晏子曰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晉中行寅將亡召其太祝欲加罪曰子爲我祝齋戒不敬使吾國亡祝簡對曰今舟車飾賦斂厚民怨謗詛多矣苟以爲祝有益於國則詛亦將爲損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此二說若出一口眞藥石之言也

呂子論學

呂子曰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則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則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則不若喑使其心可以智不學其智則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之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可謂善學者矣此說甚美而罕爲學者所稱故書以自戒

曾太皇太后

唐德宗即位詔求其母沈太后歷順宗及憲宗時爲曾祖母故稱爲曾太皇太后蓋別於祖母也舊新二唐書

紀皆載之今　慈福太皇太后在　壽康太上時已加尊稱若於　主上則爲曾祖母當用唐故事加曾字向者嘗以告宰相而省吏以爲典故所無夫子遠事三世安得有前比亦可謂不知禮矣又嗣濮王士歆在隆興爲從叔祖在紹熙爲曾叔祖慶元爲高叔祖矣而仍稱皇叔祖如故士歆視嗣秀王伯圭爲從祖今圭稱皇伯祖而歆但爲皇叔祖乃是弟爾禮寺亦以爲國朝以來無稱曾高者彼蓋不知累朝尊屬元未之有也

中天之臺

中天之臺有二其一列子曰西極化人見周穆王王爲之改築宮室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名曰中天之臺其一新序曰魏王將起中天臺許綰負操鍤入曰臣能商臺王曰若何曰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既如是其趾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爲臺趾必起此臺先以兵伐諸侯盡有其地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爲臺趾度八千里之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以備乃可以作王默然無以應乃罷起臺

實年官年

士大夫敘官閥有所謂實年官年兩說前此未嘗見於官文書大抵布衣應舉必減歲數蓋少壯者欲藉此爲求昏地不幸潦倒場屋勉從特恩則年未六十始許入仕不得不豫爲之圖至公卿任子欲其早列仕籍或正在童孺故率增擡庚甲有至數歲者然守義之士猶曰兒曹甫筴名委質而父祖先導之以挾詐欺君不可也比者以朝臣屢言年及七十者不許任監司郡守搢紳多不自安爭引年以決去兢江東提刑李信甫雖春秋過七十而官年損其五堅乞致仕有旨官年未及與之外祠知房州章騆六十八歲而官年增其三亦求罷去諸司以其精力未衰援實爲請有旨聽終任知嚴州秦焴乞祠之疏曰實年六十五而官年已踰七十遂得去齊慶胄掌國乞歸亦曰實年七十而官年六十七於是實年官年之字形於制書播告中外是君臣上下公相爲欺也掌故之野甚矣此豈可紀於史錄哉

雷公炮炙論

雷公炮炙論載一藥而能治重疾者今醫家罕用之聊志於此其說云髮眉墮落塗半夏而立生目辟眼瞷有五花而自正脚生肉枤裩繫菪根囊皺旋多夜煎竹木體寒腹大全賴鸕鷀血泛經過飲調瓜子咳逆數數酒

服熱雄遍體寒風冷調生側腸虛泄利須假草零久渴
心煩宜投竹瀝除癥去塊全仗硝硇益食加觴須煎蘆
朴強筋健骨酒是蓯鱓駐色延年精蒸神錦知瘡所在
口點陰膠產後肌浮甘皮酒服腦痛鼻投硝末心痛速覓
延胡凡十八項謂眉髮墮落者煉生半夏並取涎塗髮
落處立生玉花者玉加皮也葉有雄雌三葉為雄五葉
為雌須使五葉者作末酒浸用之目瞞者正腳有肉枕
者取莨菪根擣取汁帶上永瘥多小便者煎萆薢服之永
不夜起若患腹大如鼓米飲調鷄鵡末服立枯如故血
泛行者搗甜瓜子仁作末去油飲調服之立絕咳逆者

天雄炮過以酒調一錢匕服癱風者側子附子傍生者作末
冷酒服虛泄者搗五倍子末熟水下之癥塊者以硇砂
硝石二味乳缽中研作粉同煅了酒服神効不飲者并
飲酒少者煎逆水蓋根并厚朴二味湯服之蓯蓉并鱓
魚作末以黃精酒圓服之可力倍常十也黃精自然汁
拌細研神錦於柳木甑中蒸七日了以蜜圓服顏兒可
如幼女之容色陰膠即是甑中氣垢點少許於口中即
知臟腑所起直徹至住處知痛足可醫也產後肌浮酒
服甘皮立枯頭痛者以硝石作末內鼻中立止心痛者
以延胡索作散酒服之

治藥捷法

藥有至賤易得人所常用而難於修製者如香附子菟
絲子艾葉之類醫家昧其節度或終日疲勞而不能成
本草云凡菟絲子煖湯淘汰去沙土漉乾煖酒漬經一
宿漉出暴微白搗之不盡者更以酒漬經三五日乃出
更曬微乾搗之須臾悉盡極易碎蓋以其顆細難施工
其說亦殊勞費然自有捷法但撚紙條數枚置其間則
馴帖成粉香附子洗去皮毛炒之焦熟然後舉投水鉢
內候浸漬透徹漉出暴日中微燥乃入搗臼悉應手糜
碎艾葉柔軟不可著力若入白茯苓三五片同碾則即

時可作細末

陳翠說燕后

趙左師觸龍說太后使長安君出質用愛憐少子之說
以感動之予嘗論之於隨筆中其事載於戰國策史記
資治通鑑而燕語中又有陳翠一段甚相似云陳翠合
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爲質於齊太后大怒曰陳公不能
爲人之國則亦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翠遂入見后曰
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
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
千金今王願封公子群臣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以公

子爲質且以爲功而封之也太后弗聽是以知人主之
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
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賤於布衣故
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redacted]
知長者之計乃命爲行具此語與觸龍無異而史記不
書通鑑不取學者亦未嘗言

燕非強國

北燕在春秋時最爲僻小能自見於中國者不過三四
大率制命於齊七雄之際爲齊所取後賴五國之力樂
毅爲將然後勝齊然卒於得七十城不能守也故蘇秦

說趙王曰趙北有燕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燕王曰寡人
國小西迫強秦南近齊趙齊趙強國也又曰天下之戰
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昭王
謂郭隗曰孤極知燕弱小不足以報齊蘇代曰一齊之
強燕猶不能支奉陽君曰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
趙趙長平之敗壯者皆死燕以二千乘攻之爲趙所敗
太子丹謂荆軻曰燕小弱數困於兵何足以當秦楚漢
之初趙王武臣爲燕軍所得趙廝養卒謂其將曰一趙
尚易燕況以兩賢王滅燕易矣彭寵以漁陽叛即時夷
滅十六國之起戎狄亂華稱燕稱趙者多矣未嘗有[redacted]

據幽薊之地者也獨安祿山以三十年節制之威又兼
領河東乘天寶政亂出不意而舉兵史思明繼之雖爲
天下之禍旋亦殄滅至於藩鎮擅地所謂范陽盧龍固
常受制於天雄成德也劉仁恭守光父子僭竊一方唐
莊宗遣周德威攻之克取巡屬十餘州如拾地芥石晉
割賂契丹仍其舊國恃以爲強然晉開運陽城之戰德
光幾不免周世宗小振之立下三關但太平興國失於
輕舉又不治敗將喪師之罪致令披猖以迄于今若以
謂幽燕爲用武之地則不然也

水旱祈禱

海內雨暘之數郡異而縣不同爲守爲令能以民事介
心必自知以時禱祈不待上命也而省部循案故例但
視天府爲節下之諸道轉運司使劄內州縣各詣名山
靈祠精潔致禱然固難以一槩論乾道九年秋贛吉連
雨暴漲予守贛方多備土囊壅諸城門以扞水入凡二
日乃退而臺符令禱雨于格之不下但據實報之已而
聞吉州於小廳設祈晴道場大廳祈雨問其故郡守曰
請霽者本郡以淫潦爲災而請雨者朝旨也其不知變
如此殆爲戲侮神天幽冥之下將何所據憑哉俚語笑林
謂兩商人入神廟其一陸行欲晴許賽以猪頭其一水

行欲雨許賽羊頭神饋小鬼言晴乾喫猪頭雨落喫羊
頭有何不可正謂此耳坡詩云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
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此意
未易為庸俗道也

容齋四筆卷第三

容齋四筆卷第四十五則

今日官冗

元豐中曾鞏判三班院今侍右也上疏言國朝景德甄田百
七十萬頃官萬員皇祐二百二十五萬頃官二萬員治
平四百三十萬頃官二萬四千員田日加辟官日加多
而後之郊費視前一倍以三班三年之籍較之其入籍
者幾七百人而死亡免退不能二百是年增歲溢未見
其止則用財之端入官之門當令有司講求其故使天
下之入如治平而財之用官之數同景德以三十年之
通可以餘十年之蓄矣是時海內全盛倉庫多有樁積
猶有此懼慶元二年四月有朝臣奏對極言冗食在乾
道閒京朝官三四千員選人七八千員紹熙二年四選
名籍尚左京官四千一百五十九員尚右大使臣五千
一百七十三員侍左選人一萬二千八百六十九員侍
右小使臣一萬一千三百十五員合四選之數共三萬
三千五百十六員冗倍於國朝全盛之際近者四年之
閒京官未至增添外選人增至一萬三千六百七十員
比紹熙增八百一員大使臣六千五百二十五員比紹熙增一千三百四十八員
小使臣一萬八千七百餘員比紹熙增七千四百員而今年科舉
明年奏薦不在焉通無慮四萬三千員比四年之數增

萬貟矣可不爲之寒心哉蓋運有壅需慶典屢行而宗室推恩不以服派近遠爲間斷特奏名三舉皆值異恩雖助教亦出官歸正人每州以數十百病在膏肓正使俞跗扁鵲持上池良藥以救之亦無及已

欒城和張安道詩

張文定公在蜀一見蘇公父子即以國士許之熙寧中張守陳州南都辟子由爲府元豐初東坡謫齊安子由貶監筠酒稅與張別張悽然不樂酌酒相命手寫一詩曰可憐萍梗飄蓬客自歎匏瓜老病身從此空齋掛塵榻不知重掃待何人後七年子由召還猶復見之於南

都又元符末自龍川還許昌因姪叔黨出坡遺墨再讀張所贈詩其薨已十年泣下不能已乃追和之曰少年便識成都尹中歲仍爲幕下賓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己有斯人兩詩皆哀而不怨使人至今有感於斯文今世薄夫受人異恩轉眼若不相識況於一死一生卷卷如此忠厚之至殆可端拜也

和范杜蘇四公

晉相和凝以唐長興四年知貢舉取范質爲第十三人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己及第時名次爲重謂之傳衣鉢蓋凝在梁正明中居此級故以處質且云它日當如我後皆至宰相封魯國公官至太子太傅當時以爲榮凝壽止五十八質止五十四三朝史質本傳亦書之而新五代史和凝傳誤爲第五以登科記考之而非也杜祁公罷相以太子少師致仕後以南郊免陪位恩遷進至太子太師年八十而薨蘇子容初登仕爲南京判官杜公方里居告以平生出處本末曰子異日所至亦如老夫又蘇東坡中外名德殊與之相似集中有謝杜公書正敘此事其罷相也亦以太子少師致仕進太保年八十二而薨昔賢謂貴人往往善相人以所閱多之故也此二者併官爵年壽皆前知異矣

外臺秘要

外臺秘要載制虎方云到山下先閉氣三十五息所在山神將虎來到吾前乃存吾肺中有白帝出收取虎兩目塞吾下部中乃吐肺氣上自通冠一山林之上於是良久又閉氣三十五息兩手捻都監目作三步步皆以右足在前乃止祝曰李耳李耳圖汝非李耳邪汝盜黃帝之犬黃帝教我問汝去何畢便行一山虎不可得見若卒逢之者因正面立大張左手五指側之極勢跳手上下三度於跳中大喚咄曰虎北斗君使汝去虎即走予謂人卒逢虎魂魄驚怖竄伏之不暇豈能雍容步趨

仗呪語七字而脱邪因讀此方聊書之以發一笑此書乃唐王珪之孫燾所作本傳云燾視母疾數從高醫游遂窮其術因以所學作書討繹精明世實焉蓋不深考也

六枳關

盤州種枳六本以爲藩籬之限立小門名曰六枳關每爲人問其所出倦於酬應今取馮衍顯志賦中語書於此衍云揵六枳而爲籬兮東觀漢記作八枳逸周書小開篇云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維在國枳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言上下相維遞爲藩蔽也其數有八與東觀記司予詳考之乃九枳也宋景文公賀宰相啓式維公枳蓋用此云

王荆公上書幷詩

王荆公議論高奇果於自用嘉祐初爲度支判官上萬言書以爲今天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而固已合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材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敝明詔大臣爲之以漸期爲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爲迂闊而熟爛者也當時富韓二公在相位讀之不樂知其得志必生事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氐皆祖此書又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以惠貧嘗賦兼并詩一篇曰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予皆自我兼并乃姦回姦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始倒持黔首遂難裁秦王不知此更築懷清臺禮義日已媮聖經久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時所咍俗吏不知方掊克乃爲才俗儒不知變兼并可無摧利孔至百出小人司闔開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其語絕不工迨其得政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民無貧富兩稅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呂惠卿復作手實之法民遂大病其禍源於此詩蘇子由以爲昔之詩病未有若此其酷也痛哉

左黃州表

唐肅宗時王璵以祠禱見寵驟得宰相帝嘗不豫璵遣

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中人護領所至干託州縣賂遺狼藉時有一巫美而豔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憸狡不法馳入黃州刺史左震晨至館請事門鑰不啓震投破鑰入取巫斬廷下悉誅所從少年籍其贓得十餘萬因遣還中人璵不能詰帝亦不加罪震剛決如此而史不記其他事予讀元次山集有左黃州表一篇云乾元己亥贊善大夫左振出爲黃州刺史下車黃人歌曰我欲逃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今既來誰忍棄之去後一歲又歌曰吾鄉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能殺之蓋此巫黃人也振在州三遷侍

御史判金州刺史將去黃人多去思故爲作表予謂振即震也爲政宜民見於歌頌史官當特書之於循吏中而僅能不沒其實故爲標顯於此己亥者乾元二年璵以元年五月自太常少卿拜中書相二年三月罷本紀及宰相表同而新史本傳以爲三年自太常卿拜相明日罷失之矣乃承舊史之誤也

李郭詔書

唐代宗即位郭汾陽爲近昵所搖懼禍之及表上自靈武河北至于絳州兩朝所詔書一千餘卷家傳載其表詞其多如是又讀韋端符所撰李衛公故物記云三原令座中有客曰李丞者衛公之胄藏文帝賜書二十通多言征討事厚勞苦其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暨公疾親詔者數四其一曰有晝夜視公病大老嫗令一人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權文公視此詔常泣曰君臣之際乃如是耶新史載其事云靖五代孫彥芳大和中爲鳳翔司錄參軍以高祖太宗賜靖詔書數函上之天子悉留禁中文勑摹詔本還賜彥芳即二事觀之唐世之所以眷禮名將相者綢繆款複至此漢晉以來所不及也

兩道出師

國家用兵行師異道並出其勝敗功罪當隨其實而處之則賞信罰明人知勸戒漢武帝遣衛青霍去病伐匈奴去病以功益封又封部將四人爲列侯而青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宣帝遣田廣明等五將軍擊匈奴又以常惠護烏孫兵共出五將皆無功而廣明及田順以罪誅獨常惠奉使克獲封侯宋文帝伐魏雍州諸將柳元景等既拔弘農陝城戍潼關矣而上以東軍王玄謨敗退皆召還其後玄謨貶黜元景受賞續與七年淮西大帥劉少師罷湖北岳少保以母憂去兼辭起復之命朝廷以兵部尚書呂安老侍郎張淵道分使兩部

已而正除宣撫遂掌其軍岳在九江憂兵柄一失不容再得亟兼程至鄂有旨復故任而召淵道爲樞密都承旨安老在廬遭變言者論罷張魏公淵道亦繼坐斥隆興中共虜再動兵張公爲督師遣李顯忠邵宏淵攻符離失利而退一府皆貶秩是時汪莊敏以參知政事督視荆襄東西不相爲謀乃亦坐譴古今不侔如此

杜韓用歇後語

杜韓二公作詩或用歇後語如悽其望呂葛仙烏仙花吾友于友于皆捷接再接再礪乃僮僕誠自劃爲爾惜居諸誰謂貽厥無基址之類是已

唐明皇賜二相物

唐明皇以李林甫爲右相顓付大政而左相牛仙客李適之陳希烈前後同列皆拱手備員林甫死楊國忠代之其寵遇愈甚天寶十三載上御躍龍殿門張樂宴群臣賜右相絹一千五百疋綵羅三百疋綵綾五百疋而賜左相絹三百疋羅綾各五十而已其多寡不侔至於五倍如希烈庸才知上恩意安得不奴事之乎宜其甘心臣於祿山也

一百五日

今人謂寒食爲一百五者以其自冬至之後至清明歷節氣五凡爲一百七日而先兩日爲寒食故云它節皆不然也杜老有鄜州一百五日夜對月一篇江西宗派詩云一百五日足風雨三十六峯勞夢魂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之類是也吾州城北芝山寺爲禁煙遊賞之地寺僧欲建華嚴閣請予作勸緣疏其末一聯云大善知識五十三參共人天之仰寒食清明一百六鼎來道俗之觀或問一百六所出應之曰元微之連昌宮詞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是以用之

老杜寒山詩

老杜春日憶李白詩云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嘗有武弁議其失曰既是無敵又却似庾鮑或折之曰庾清新而不能俊逸鮑俊逸而不能清新太白兼之所以爲無敵也今集別本一作無數殆好事者更之乎寒山子詩云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人亦有言既似秋月碧潭乃以爲無物堪比何也蓋其意謂若無二物比倫當如何說耳讀者當以是求之

礜石之毒

讀黃伯思東觀餘論內評王大令書一節曰靜息帖云

礜石深是可疑事兄患喜散輒發癰散者寒食散之類散中蓋用礜石是性極熱有毒故云深可疑也劉表在荊州與王粲登鄣山見一岡不生百草粲曰此必古冢其人在世服生礜石熱蒸出外故草木焦滅鑿看果墓礜石滿塋又今洛水冬月不氷古人謂之溫洛下亦有礜石今取此石置瓮水中水亦不氷又鸛伏卵以助暖氣其烈酷如此固不宜餌服子敬之語實然淮南子曰人食礜石死蠶食之而不飢予仲兄文安公鎮金陵因秋暑減食嘗塗藥薑湯三益數以服礜石圓已而飲啖日進遂加意服之越十月而毒作鼻衄血斗餘自是數數不止竟至精液皆竭迨於捐館偶見其語使人追痛因書之以戒未來者

會合聯句

韻略上聲二腫字險窄予向作汪莊敏銘詩八十句唯蕭敏中讀之曰押盡一韻今考之猶有十字越用一董內韻其詞曰維天生材萬彙傾竦侯王將相曾是有種公家江東世繹耕壟桃谿之渼是播是穮孰丰厥培勁此圭珙公羈未奮逸駕惡駷沆酣春秋蹈迪周孔徑業名第稍辯渫煩橫經湘沅士敬如捧蓬萊方丈佩飾有瑧應龍天飛蒼新雲滃千官在序摩厲從史吾惟片言借箸泉湧正冠霜嚴過者下悚顛蹶庇聲氣不動巖仁東揖巫吏呼淘昌言一下恩浹千冢熏溺孔熾邊戒手厀嗆唖當位左掣右壅公去當今沸渭混澒天威震耀誰不憤踊遂遷中司西柄是董出關啓旆壽撽倥偬業業荊襄將懦曰拱投袂電赴如尊乃勇鄧唐蔡陳馳捷系踵佛貍歸骴民恃不恐璽書賜朝百揆參總亞勛贊冊國勢尊鞏督戴西寄責深重方規許洛事援秦隴符離罔功奇畫脖奉鈞樞建使宰膺亢龍還臨西州夾道歡擁有銜未竟病癖且瘇曾不憖遺使我心憯湘湖高丘草木蔚蓊維水容裔維山巃嵷矣其銘詩詞貴以冗宗何乎公萬模毋聳若韓孟籍徹會合聯句三十四韻除蠓蛹二字韻略不收外餘皆不出二腫中雄奇激越如大川洪河不見涯涘非瑣瑣潢汙行潦之水所可同語也其詩曰離別言無期會合意衆重病兒女戀老喪丈夫勇劒心知未死詩思猶孤聳愁去劇箭飛讙來若泉涌析言多新貫攄抱無昔壅念難須勤追悔易勿輕踵吟巴山犖嵒說楚波堆壠馬辭虎豹怒舟出蛟鼉恐狂鯨時孤軒幽狖雜百種蕘衣常腥臊體聲器多䟦冗剝苔弔斑林角飯餌沉冢恕爾銜遠命歸歟舞新寵鬼窟脫幽妖天居覯清拱京遊步方振謅學意猶惆

詩書誇舊知酒食接新奉嘉言驚清越瘉病尖肬腫夏陰偶高庇宵塊接虛擁雲弦霰聽茗盌纖纖捧馳輝燭浮螢幽響泄潛蚕詩老獨何心江痰有餘澀我家本渥穀有地介皐鞏休跡憶沉冥我冠慙閶嶠幷朝高巻逸振物群聽悚徒言灌幽泄誰與雜荒茸朝紳襟青綠馬飾曜珪珙國讎未銷鑠我志蕩邛龍君才誠倜儻時論方洶落格言多彪蔚縣解無梏奉張生得淵源寔色技山豕堅如撞群金眇若抽獨蝙伊余何所擬跛鼈詎能蹋塊然隋岳石飄爾胃巢嵇龍旆垂天衢雲韶凝禁甬君胡眠安然朝鼓聲洶洶其間或有類句然衆手立成理如是也

容齋四筆卷第四

容齋四筆卷第五 十四則

土木偶人

趙德夫作金石錄其跋漢居攝墳壇二刻石云其一上谷府卿墳壇其一祝其卿墳壇曰墳壇者古未有土木像故為壇以祀之兩漢時皆如此予案戰國策所載蘇秦謂孟嘗君曰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語桃梗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為人雨下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吾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雨降水至流子而去矣所謂土木為偶人非像而何漢至寓龍寓車馬皆謂以木為之象其真形謂之兩漢未有則不可也

饒州風俗

嘉祐中吳孝宗子經者作餘干縣學記云古者江南不能與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後七閩二浙與江之西東冠帶詩書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於天下江南既為天下甲而饒人喜事又甲於江南蓋饒之為州壤土肥而養生之物多其民家富而戶羨蓄百金者不在富人之列又當寬平無事之際而天性好善為父兄者以其子與弟不文為咎為母妻者以其子與夫不學為辱其美如此予觀今之饒民所謂家富戶羨了非昔時而高甍巨棟連阡亘陌者又皆數十年來寓公所擅而好善為

學亦不盡如吳記所言故錄其語以寄一歎

禽畜菜茄色不同

禽畜菜茄之色所在不同如江浙間豬黑而羊白至江廣吉州以西二者則反是蘇秀間鵝皆白或有一斑褐者則呼為鴈鵝頗異而畜之若吾鄉凡鵝皆鴈也小兒至取浙中白者飼養以為湖沼觀美浙西常茄皆皮紫其皮白者為水茄吾鄉常茄皮白而水茄則紫其異如是

伏龍肝

本草伏龍肝陶隱居云此竈中對釜月下黃土也以竈有神故呼為伏龍肝并以迂隱爲名爾雷公云凡使勿悞用竈下土其伏龍肝是十年已來竈額內火氣積自結如赤色石中黃其形兒八稜予嘗見臨安醫官陳輿大夫言當以砌竈時納猪肝一具於土中俟其積久與土為一然後用之則稍與名相應比讀後漢書陰識傳云其先陰子方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注引雜五行書曰宜市買猪肝泥竈令婦孝然則輿之說亦有所本云廣濟曆亦有此說又列作竈忌曰云伏龍在不可移作所謂伏龍者竈之神也

勇怯無常

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實實則勇無氣則虛虛則怯怯勇虛實其由甚微不可不知勇則戰怯則北戰而勝者戰其勇者也戰而北者戰其怯者也怯勇無常倏忽往來而莫知其方惟聖人獨見其所由然此呂氏春秋決勝篇之語予愛而書之

趙德甫金石錄

東武趙明誠德甫清憲丞相中子也著金石錄三十篇上自三代下訖五季鼎鍾甗鬲槃匜尊爵之款識豐碑大碣顯人晦士之事蹟見于石刻者皆是正偽謬去取褒貶凡為卷二千其妻易安李居士平生與之同志趙沒後愍悼舊物之不存乃作後序極道遭罹變故本末今龍舒郡庫刻其書而此序不見取比獲見元藁於王順伯因為撮述大槩云予以建中辛巳歸趙氏時丞相作吏部侍郎家素貧儉德甫在太學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後二年從官便有窮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傳寫未見書買名人書畫古奇器有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留信宿計無所得捲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及連守兩郡竭俸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即日勘校裝緝得名畫彝器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盡一燭為率故紙

札精緻字畫全整冠於諸家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則舉盃大笑或至茶覆懷中不得飲而起凡書史百家字不刓缺本不誤者輒市之儲作副本靖康丙午德甫守淄川聞虜犯京師盈箱溢篋戀戀悵悵知其必不爲己物建炎丁未奔太夫人喪南來既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印本重大者畫之多幅者器之無款識者已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所載尚十五車連艫渡淮江其青州故第所鎖十間屋期以明年具舟載之又化爲煨燼己酉歲六

月德甫駐家池陽獨赴行都自岸上望舟中告別予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遙應曰從衆必不得已先棄輜重次衣衾次書冊次卷軸次古器獨宗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勿忘之徑馳馬去秋八月德甫以病不起時六宮往江西予遣二吏部所存書二萬卷金石刻二千本先往洪州至冬虜陷洪遂盡委棄所謂連艫渡江者又散爲雲煙矣獨餘輕小卷軸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石刻數十副軸鼎鼒十數及南唐書數篋偶在臥內巋然獨存上江既不可往乃之台溫之衢之越之杭寄物於嵊縣庚戌春官軍收叛卒悉取

去入故李將軍家巋然者十失五六猶有五七簏挈家寓越城一夕爲盜穴壁負五簏去盡爲吳說運使賤價得之僅存不成部帙殘書策數種忽閱此書如見故人因憶德甫在東萊靜治堂裝褾初就芸籤縹帶束十卷作一帙日校二卷跋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墓木已拱乃知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亦理之常又胡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爲後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時紹興四年也易安年五十二矣自叙如此予讀其文而悲之爲識於是書

韓文公薦士

唐世科舉之柄顓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爲之助謂之通牓故其取人也畏於譏議多公而審亦或脅於權勢或撓於親故或累於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賢者臨之則不然未引試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於胸中矣韓文公與祠部陸員外書云執事與司貢士者相知識彼之所望於執事者至而無間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職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矣愈之知者有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群玉（織言作紓）此四子者可以當首薦而極論期於成而後止可也沈杞張弘（科評作弘）又尉遲汾李紳張後餘李翊皆出群之

才與之足以收人望而得才實主司廣求焉則公道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愈時辛在得中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於王與梁如此不疑也至今以爲美談此書在集中不注歲月案摭言云正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傪員外通榜韓文公薦十人於傪權公凡三榜共放六人餘不出五年內皆捷以登科記考之正元十八年德輿以中書舍人知舉放進士二十三人尉遲汾侯雲長韋紓沈杞李翊登第十九年以禮部侍郎放二十人侯喜登第永正元

年放二十九人劉述古登第通三榜共七十二人而韓所薦者預其七元和元年崔邠下放李紳二年又放張後餘張弘皆與摭言合陸傪在正元間有名最著韓公敬重之其行難一篇爲傪作也曰陸先生之賢聞於天下是是而非非自越州召拜祠部京師之人日造焉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于朝者吾取其與某而已在下者多于朝凡吾與者若干人又送其刺歙州序曰君出刺歙州朝廷耆舊之賢都邑游居之良齎咨涕洟咸以爲不當去則傪之以人物爲己任久矣其刺歙以十八年二月權公放牓時既以去國而用其言不替其不

負公議而采人望蓋與陸宣公同韓公與書時方爲四門博士居百寮底殊不以其薦爲犯分故公作權公碑云典貢士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又云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踊相躡爲宰相達官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梁肅及傪皆爲後進領袖一時龍門惜其位不通顯也豈非汲引善士爲當國者所忌乎韓公又有答劉正夫書云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進名以是觀之韓之留意人士可見也

王勃文章

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駢儷作記序碑碣蓋一時體格如此而後來頗議之杜詩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正謂此耳身名俱滅以責輕薄子江河萬古流指四子也韓公滕王閣記云江南多游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及得 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注謂王勃作游閣序又云中丞命爲記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則韓之所以推勃亦爲不淺矣勃

之文今存者二十卷云

呂覽引詩書

呂氏春秋有始覽諭大篇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又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高誘注皆曰逸書也廟者鬼神之所在五世久遠故於其所觀魅物之怪異也予謂呂不韋作書時秦未有詩書之禁何因所引訛謬如此高誘注文怪異之說一何不典之甚耶又孝行覽亦引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今安得有此文亦與孝經不合又引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注云周書周文公所作尤

妄也又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爲舜自作詩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爲子産荅叔向之詩不知是時國風雅頌何所定也寗戚飯牛歌高誘全引碩鼠三章又爲可笑

藍田丞壁記

韓退之作藍田縣丞廳壁記柳子厚作武功縣丞廳壁記二縣皆京兆屬城在唐爲畿甸事體正同而韓文雄拔超峻光前絶後以柳視之殆猶武夫之與美玉也蕭田方崧卿得蜀本數處與今文小異其破崖岸而爲丞一句繼以丞廳故有記蜀本無而字考其語脉乃破崖岸爲文丞是何絶文丞者猶言文具備員而已語尤奇崛若以丞字屬下句則與是丞廳記矣而文去丞廳[illegible]有記雖初學爲文者不肯爾也此篇之外不復容後人出手姪孫偉頃丞宣城後生頗有意斯道自作題名記示予予曉之曰他文尚可隨力工拙下筆至如此記豈宜犯不韙哉偉時已勒石深悔之近日亦見有爲之者吾家孫姪多京官調選再轉必爲丞慮其復有効尤者故書以戒之

錢武肅三改元

歐陽公五代史叙列國年譜云聞於故老謂吳越亦嘗

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越後自諱之及旁采諸國書與吳越往來者多矣皆無稱帝之事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耳王順伯收碑有臨安府石屋崇化寺尊勝幢云時天寶四年歲次辛未四月某日元帥府府庫使王某文明慶寺白傘蓋陀羅尼幢云吳越國女弟子吳氏十五娘建其發願文序曰十五娘生於霸朝貴盛國戚天寶五年太歲壬申月日題順伯考其歲年知非唐天寶而辛未乃梁開平五年其五月改乾化壬申乃二年梁以丁卯篡唐武肅是歲猶用唐天祐次年自建元也錢唐湖廣潤龍

王廟碑云錢鏐正明二年丙子正月建新功臣禪院碑
封睦州墻下神廟勑皆正明中登聖寺磨崖梁龍德元
年歲次辛巳錢鏐建又有龍德三年上官詩是歲癸未
九里松觀音尊勝幢寶大二年歲次乙酉建衢州司馬
墓誌云寶大二年八月殁順伯案乙酉乃唐莊宗同光
三年其元年當在甲申蓋自壬申以後用梁紀元至後
唐莊宗命復自立正朔也又水月寺幢云寶正元年丙戌
十月具位錢鏐建其年爲明宗天成招賢寺幢云丁亥
寶正二年又小昭慶金牛碼碯等九幢皆二年至五年
所刻貢院前橋柱刻寶正六年歲在辛卯造然則寶大

止二年而改寶正寶正盡六年次年壬辰有天竺日觀
庵經幢復稱長興三年八月用唐正朔其年三月武肅
薨方寢疾語其子元瓘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
事大之禮於是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然則有天寶
寶大寶正三名歐陽公但知其一耳通鑑亦然自是歷
晉漢周及本朝不復建元今猶有清泰天福開運會同
條刻冊年乾祐廣順顯德石刻存者三四十種固未嘗稱帝
也

黃庭換鵝

李太白詩云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蓋用
王逸少事也前賢或議之曰逸少寫道德經道士舉鵝
群以贈之元非黃庭以爲太白之誤予謂太白眼高四
海衝口成章必不規規然旋檢閱晉史看逸少傳然後
落筆正使誤以道德爲黃庭於理正自無害議之過矣
東坡雪堂既毀紹興初黃州一道士自捐錢粟再營建
士人何頡斯舉作上梁文其一聯云前身化鶴曾陪赤
壁之游故事換鵝無復黃庭之字乃用太白詩爲出處
可謂奇語案張彥遠法書要錄載褚遂良右軍書目正
書有黃庭經云注六十行與山陰道士眞蹟故在又武
平一徐氏法書記云武后曝太宗時法書六十餘函有

黃庭又徐季海古跡記元宗時大王正書三卷以黃庭
爲第一皆不云有道德經則知乃晉傳誤也

宋桑林

左傳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注桑林者殷天子
之樂名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及著雍疾卜桑林
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罃不可予案呂氏春秋云
武王勝殷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高誘注曰桑山
之林湯所禱也故使奉之淮南子云湯旱以身禱於桑
山之林許叔重注曰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桑
林二說不同杜預注左傳不曾引用豈非是時未見其

書乎

馮夷姓字

張衡思玄賦號馮夷俾清津兮權龍舟以濟予李善注文選引青令傳曰河伯姓馮氏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死是爲河伯太公金匱曰河伯姓馮名脩裴氏新語謂爲馮夷莊子曰馮夷得之以游大川淮南子曰馮夷服夷石而水仙後漢張衡傳注引聖賢冢墓記曰馮夷者弘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爲河伯又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唐碑有河侯新祠頌秦宗撰文曰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數說不同

然皆不經之傳也蓋本於屈原遠遊篇所謂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前此未有用者淮南子原道訓又曰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許叔重云皆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此自別一馮夷也

容齋四筆卷第五

容齋四筆卷第六 十五則

韓文公逸詩

唐五竇聯珠集載竇牟爲東都判官陪韓院長韋河南同尋劉師不遇分韻賦詩都官員外郎韓愈得尋字其語云秦客何年駐仙源此地深還隨躡鳧騎來訪馭雲襟院閉青霞入松高老鶴尋猶疑隱形坐敵起竊桃心今諸本韓集皆不載近者莆田方崧卿考證訪願甚至猶取聯珠中竇庠酬退之登岳陽樓一大篇顧獨遺此何也

竇叔向詩不存

竇氏聯珠序云五竇之父叔向當代宗朝善五言詩名冠流輩時屬正懿皇后山陵上注意哀挽即時進三章內考首出傳諸人口有命婦羞蘋葉都人插柰花禁兵環素帟宮女哭寒雲之句可謂佳唱而略無一首存於今荊公百家詩選亦無之是可惜也予嘗得故吳良嗣家所抄唐詩僅有叔向六篇皆奇作念其不傳於世今悉錄之夏夜宿表兄話舊云夜合花開香滿庭夜深微雨醉初醒遠書珍重何時達舊事淒涼不可聽去日兒童皆長大昔年親友半凋零明朝又是孤舟別愁見河橋酒幔青秋砧送包大夫云斷續長門夜清冷逆旅秋征夫應待信寒女不勝愁帶月飛城上因風歲陌頭離居偏入聽況復送歸舟春日早朝應制云紫殿俯千官春松應合歡御爐香熠暖驅道玉聲寒乳燕翻珠綴祥鳥集露盤宮花一萬樹不敢舉頭看過檐石湖云曉發魚門戍晴看檣石湖日銜高浪出天入四空無只尺分洲鬼鐵毫指軸艫渺然從此去誰念客帆孤正懿挽歌二首云二陵恭婦道六寢盛皇情禮遜生前貴恩追殁後榮幼王親捧土愛女復連塋東望長如在誰云向玉京後庭攀畫柳上陌咽清笳命婦羞蘋葉都人插柰花壽宮星月異仙路往來

賒縱有迎神術終悲隔絳紗第三篇亡叔向字遺直仕至左拾遺出爲深水令唐書亦稱其以詩自名云

用荼花事

實叔向所用荼花事出晉史云成帝時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荼傳言天公織女死爲之著服已而杜皇后崩其言遂驗紹興五年寧德皇后訃音從北庭來知徽州唐煇使休寧尉陳之茂撰疏文有語云十年羅鞸終弗返於蒼梧萬國銜冤徒盡簪於白荼是時正從徽宗蒙塵其對偶精確如此

王廖兒良

賈誼過秦論曰六國之士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漢書注家皆無所釋顏師古但音兒爲五奚又廖爲聊而已此入人者帶他兒良王廖不知其何

國人獨呂氏春秋云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朱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而注云王廖謀兵事貴先建茅也兒良作兵謀貴後雖僅見二人之名然亦莫能詳也廖良列於孔老之末而漢四種兵書有良權謀一篇又賈誼首稱甯越杜赫爲之謀漢書亦不注呂氏云孔墨甯越皆布衣之士也越中年人也周威公師之又稱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則越赫善謀可以槩見漫書之以補漢注之缺

徙木償表

商鞅變秦法恐民不信乃募民徙三丈之木而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金乃下令吳起治西河欲論其信於民夜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有人能償表者仕之長大夫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償表不得賞而已何傷往償表來謁吳起起仕之長大夫自是之後民信起之賞罰予謂鞅本魏人其徙木示信蓋以効起而起之事不傳

建武中元續書

隨筆所書建武中元一則文惠公作隸釋於蜀郡守何君閣道碑一篇中以爲不然比得蜀士袁夢麟應祥漢制叢錄亦以紀志傳不同爲惑而云近歲雅州榮經縣治之西有得蜀郡治道記於崖壁間者記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於是千載之疑渙然冰釋予觀何君閣道正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袁君所言榮經崖壁之記蓋是此耳但以出於近歲恨不得質之文惠爲之惘然

草駒聾蟲

今人謂野收馬爲草馬淮南子脩務訓曰馬之爲草駒之時跳躍揚蹏翹尾而走人不能制注云馬五尺已下爲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蓋今之所稱者是也下文曰形之於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爲也馬聾蟲也而

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況人乎注云蟲諭無知也聾蟲之名甚奇

記李復中二事

崇寧中蔡京當國欲洗邪怨誣謗宗廟之罪既拔拭用之又欲令立邊功以進身於是以爲涇原經略使遂謀用車戰法及造舟五百紬將直抵興靈以空夏國詔以付熙河漕臣李復復長安人又居兵閒習熟戎事力上疏詆切之予頃書之於國史怨刻傳中比得上饒所刊濬水集正復所爲文得此兩奏歎其能以區區外官而拼斥上相之客如此恨史傳爲不詳盡乃錄于此其乞罷造戰車疏云奉聖旨令本司製造戰車三百兩臣嘗覽載籍古者師行固嘗用車蓋兵不妄動征戰有禮不爲詭遇多在平原易野故車可以行今盡之極邊戎狄乘勢而來雖驚鳥飛翥不如是之迅捷下寨駐軍各以保險鳥利其往也車

不及期居而保險車不能登歸則虜多集逐爭先奔趍不暇回顧車安能收非若古昔於中國爲用臣聞此議出於許彥圭彥圭因姚驍而獻說朝廷遂然之不知彥圭劇爲輕妄唐之房琯嘗用車戰大敗於陳濤斜十萬義軍無有脫者畿邑平地且如此況今欲用於峻阪溝谷之間乎又戰車比常車闊六七寸運不合轍牽挽不行昨來兵夫與賣衣物自賃牛具終日方進五七里遂致兵夫逃亡棄車於道大爲諸路之患今乞便行罷造如別路已有造者乞更不牽挽前來其乞罷造舡奏云邢恕乞打造舡五百隻於黃河順流放下至會州西小河內藏放有旨專委臣監督限一年了當契勘本路只有舡匠一人須乞於荊江淮浙和雇又丁線物料亦非本路所出觀恕奏請實是兒戲且造舡五百隻若目令工料並備亦須數年自蘭州駕放至會州約三百里北岸是敵境豈可容易會州之西小河鹹水其闊不及一丈深止於一二尺豈能藏船黃河過會州入韋精山石峽險窄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尺船豈可過至西安州之東大河分爲六七道水淺灘磧不勝舟載一船所載不過五馬二十人雖到興州又何能爲又不知幾月得至此聲若出必爲夏國侮笑臣未敢便依旨揮擘畫恐虛費錢物終誤大事疏既上徽宗察其言忠遂罷二役復字履中爲闕內名儒官至中大夫集英殿脩撰李昭玘嘗贈詩云結交頹有紫顏翁鶴骨巔薪爛脩目五言長城乾千丈萬卷書樓聊一讀可知其人矣

乾寧覆試進士

唐昭宗乾寧二年試進士刑部尚書崔凝下二十五人放膀後宣詔翰林學士陸扆祕書監馮渥入內各贈衣一副及氈被於武德殿前覆試但放十五人自狀頭張貽範以下重

落其六人許再入舉場四人所試最下不許再入蘇楷其一也故挾此緘至於駁昭宗聖文之謚崔凝坐貶合州刺史是時國祚如贅旒悍鎮強藩請隨問鼎之不暇顧卷卷若此其再試也詩賦各兩篇內良弓獻問賦以太宗問工人木心不正脉理皆邪若何道理十七字皆取五聲字依輪次以雙周隔句爲韻限三百二十字成貽範等六人訖唐末不復綴膀蓋是時不糊名一熟之後主司不敢再收拾也有黃滔者是年及第閩人也九世孫沃爲吉州永豐宰刋其遺文初試覆試凡三賦皆在焉曲直不相入賦以題中曲直兩字爲韻釋云邪正味途各有好惡終篇只押兩韻良弓獻問賦取五聲字次第用各隨聲爲賦格於是第一韻尾句云貲國祚之崇崇上平聲也第二韻垂實祚於縣縣下平聲也第三韻冒非唯宜上聲也第四韻露其言而槩槩去聲也而闕入聲一韻賦韻如是前所未有國將亡以爰制亦云可笑矣信州永豐人王正白時再試中選郡守爲政所居坊名曰進賢且藏戶稅亦後來所無

臨海蟹圖

文登呂亢多識草木蟲魚守官台州臨海命工作蟹圖凡十有二種一曰蝤蛑乃蟹之巨者兩螯大而有細毛如苔八足亦皆有微毛二曰撥掉子狀如蝤蛑螯足無毛後兩小足薄而微闊類人之所食者然亦頗異其大如升南人皆呼爲蟳八月間盛出人採之與人鬬其螯甚巨往往能害人三曰擁劒狀如蟹而色黃其一螯偏長三寸餘有光四曰彭螖螯微毛足無毛以鹽藏而貨於市爾雅曰螖蠌小者蟧云小蠌也蠌音澤蟧音勞吳人呼爲彭越搜神記言此物嘗通人夢自稱長卿令臨海人多以長卿呼之五曰竭朴大於彭螖殼黑斑有文章螯正赤常以大螯障目小螯取食六曰沙狗似彭螖壤沙爲穴見人則

走屈折易道不可得七曰望潮殼白色居則背坎外向潮欲來皆出坎舉螯如望不失常期八曰倚望亦大如彭螖居常東西顧睨行不四五又舉兩螯以足起望惟入穴乃止九曰石蜠大於常蟹八足殼通赤狀若鵝卵十曰蟛江如蟹兩螯足極小堅如石不可食十一曰蘆虎似彭蜞正赤不可食十二曰彭蜞大於螖小於常蟹呂君云此皆常所見者北人罕見故繪以為圖又海商言海中鼊鼊島之東一島多蟹種類甚異有虎頭者有翅能飛者有能捕魚者有殼大兼尺者以非親見故不畫李復中得其一本為作記予家楚官游二淅閩廣所識蟹屬多矣亦不悉與前說同而所謂黃甲白蟹蟳蠘諸種呂圖不載豈名謂或殊乎故紀其詳以示博雅者

東坡作碑銘

東坡祭張文定文云軾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以文集考之凡七篇若富韓公司馬溫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并張公拔所自作此外趙康靖滕元發二誌乃代張公者故不列於五人之數眉州小集有元祐中奏槀云臣近準勅差撰故同知樞密院事趙瞻神道碑并書者臣平生本不為人撰行狀埋銘墓碑士大夫所共知只因近日撰司馬光行狀蓋為光曾為臣亡母程氏撰埋銘又為范鎮撰墓誌蓋為鎮與先臣某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詔撰司馬光富弼等墓碑不可固辭然終非本志況臣老病廢學文詞鄙陋不稱人子所欲顯揚其親之意伏望聖慈別擇能者特許辭免觀此一奏可印公心而杭本奏議十五卷中不載

洗兒金錢

車駕都錢塘以來皇子在邸生男及女則戚里三衙浙漕京尹皆有餉獻隨即致答自金幣之外洗兒錢果動以十數合極其珍巧若摠而言之殆不可勝算莫知其事例之所起

劉原甫在嘉祐中因論無故疎決云在外羣情皆云聖意以皇女生故施此慶恐非王者之令典也又聞多作金銀犀象玉石琥珀玳瑁檀香等錢及鑄金銀為花果賜予臣下自宰相臺諫皆受此賜無益之費無名之賞殆無甚於此若欲夸示奢麗為世俗之觀則可矣非所以執物訓儉也宰相臺諫以道德輔主柰何空受此賜嘗無一言遂事不諫臣顧深執恭儉以答上天之既不宜行姑息之恩以損政體偉哉劉公之論其勁切如此歐陽公銘墓畧而不書予為閩史亦不知載於本傳比方讀其奏章故敬紀之韓偓金鑾密記云天復二年大駕在岐皇女生三日賜洗兒果子金銀錢銀葉坐子金錢鋌子予謂唐昭宗於是時尚復講此而在庭無一言蓋宮掖相承欲罷不能也

告命失故事

祖宗時知制誥六員故事朝廷除授雖京官磨勘選人改狀奏薦門客恩科助教率皆命詞然有官列已崇而有司不舉者多出時相之意劉原甫掌外制以任顓落職不降誥詞曾奏陳以為非故事得旨即施行之已而劉元喻王琪降官直以勅牒劉又言非朝廷賞罰訓誥站重之意冷觀劉集有太平州文學表嗣立改江州文學制云昔先王簡不帥教而不變者屛之遠土終身不齒若爾之行豈足顧哉然猶履以仕板徒之善鄰不貴之恩世勉思自新無重其咎未幾嗣泣又徒洪州制云爾頊冒憲典遷之尋陽復以親嫌於法當避夫薄志節寡廉耻者固不可使處有嫌之地益徙豫章思自湔蔭嗣立之事微矣乃費兩誥讀此命書可知其人漫書之以發一笑

篇字二義

篇音簿典切唐韻二義其一曰篇署門戶其一曰姓也此外無它說案鶡冠子云五家為伍十伍為里四里為篇篇為之長十篇為鄉

其上爲縣爲郡其不奉上令者以告扁長蓋如遂黨都保之稱諸書皆不載

娑羅樹

世俗多指言月中桂爲娑羅樹不知所起案酉陽雜俎云巴陵有寺僧房床下忽生一木隨伐而長外國僧見曰此娑羅也元嘉中出花如蓮唐天寶初安西進娑羅枝狀言臣所管四鎮拔汗那國有娑羅樹特爲奇絕不芘凡草不止惡禽近采得樹枝二百莖以進予比得楚州淮陰縣唐開元十一年海州刺史李邕所作娑羅樹碑云非中夏物土所宜有者婆娑十畝蔚映千人惡禽翔而不集好鳥止而不巢深識者雖徘徊仰止而莫知眞植博物者雖沈吟稱引而莫辨嘉名隨所方面頰證靈應東瘠則青郊苦而歲不捨西茂則白藏泰而秋有成嘗有三藏義淨還自西域齋戒瞻嘆於是邑宰張松質請邕述文逮碑觀邕所言惡禽不集正與上說同又有松質一書答邕云此土玉像爰及石龜一離淮陰百有餘載前後抗表尚不能稱頌公威德備聞所以遂歸故里謹遣僧三人父老七人賁狀拜謝宣和中向子諲過淮陰見此樹令有二本方廣丈餘蓋非故物蔣穎叔云王像石龜不知今安在然則娑羅之異世間無別種也吳興芮燁國器有從沈文伯乞娑羅樹碑古風一首云楚州淮陰娑羅樹霜露榮悴今何如能令草木死不朽當時爲有北海書荒碑雨侵澁苔蘚尚想墨本傳東吳正賦此也歐陽公有定力院七葉木詩云伊洛多佳木娑羅舊得名常於佛家見宜在月宮生釦砌陰鋪靜虛堂子落聲亦此樹耳所謂七葉者未詳

容齋四筆卷第六終

容齋四筆卷第七 十四則

天咫

黃魯直和王定國詩闕蘇子由病卧續溪云前被瘴霧婁朔趙去天咫蜀士任淵注引天威不違顏咫尺予案國語楚靈王築三城使子晢問范無宇無宇不可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韋昭曰咫者少也言少知天道耳酉陽雜俎有天咫篇黃詩蓋用此徐師川喜王秀才見過小酌歌月四言曰君家近市所見天咫庭戶之間容光能幾蔽蒲之中江湖之涘一碧萬頃長空千里正祖述黃所用云

縣尉爲少仙

隨筆載縣尉爲少公予後得晏幾道叔原一帖與通叟少公者正用此也杜詩有野望因過常少仙一篇所謂落盡高天日幽人未遣回者蜀士注曰少仙廳是言縣尉也縣尉謂之少府而梅福爲尉有神仙之琊少仙二字尤爲清雅與今俗呼爲仙尉不侔矣

杜詩用受覺二字

杜詩所用受覺二字皆絕奇今播其受字云脩竹不受暑勿受外嫌猜莫受二毛侵監河受貸粟輕燕受風斜能事不受相促迫野航恰受兩三人一變白魚不受劉雄姿未受伏櫪恩其覺字云巳覺糟床注身覺省郎在自覺成老靚更覺松竹幽日覺死生扶最覺潤龍鱗喜覺都城動更覺老隨人每覺昇元輔覺而行步奔尚覺王孫貴含懷覺汝買廚煙覺遠庖詩成覺有神巳覺披衣慣自覺酒須睞早覺仲容賢城池未覺宣無人覺來往人才覺弟優直覺巫山暮重覺在天邊行遲更覺仙深覺負平生秋覺追隨盡追隨不覺曉熊羆覺自肥自覺坐能堅巳覺良宵求更覺綠衣春已覺氣與嵩華敵未覺千金滿高價梅花欲開不自覺胡來不覺瀍闕隘自得隨珠覺夜明放著未覺金盤空東歸貪路自覺

雖更覺良工心獨苦始覺屛障生光輝不覺前賢畏後生吏情更覺滄洲遠我獨覺子神充實習池未覺風流盡用之雖多然每字命意不同又雜於千五百篇中學者讀之唯見其新工也若陳簡齋亦好用此二字未免頻復者蓋只在數百篇內所以見其多如未受風作惡不受珠璣絡不受折簡呼不受人招塵不受安危優飽受今日閑却扇受景風語開受遠囂坐受世故驅庭柏不受寒可復受憂戚窮受此酸辛滔滔江愛風坐受世褊迫清池不受暑平池受細雨窮村受春晚不受急景催肯受元規塵了不受榮悴意閒不受榮與辱獨自人間不受寒枯木無知不受寒天馬何妨略受饑來禽花高不受折不受陰晴與寒暑長林巨木受軒輕未覺瀰相先未覺壯心休未覺身淹留未覺牆陰邊未覺欠孟嘉未覺有等倫未覺風來邊未覺經旬久欲往還覺非獨覺賦詩難稍覺夜月添孤蒲

覺風入未覺此計非高處覺眼新意定覺景多未覺徐娘老未覺有榮辱未覺飢腸虛未覺平生與願違村空更覺木孱溪眼中微覺欠扁舟居夷更覺中原好便覺杯觴耐薄寒牆頭花定覺風闌可謂多矣蓋喜用其字自不知下筆所著也

西太一宮六言

楊柳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荊公題西太一宮六言首篇也今臨川刻本以楊柳為柳葉其意欲與荷花為切對而語句遂不佳此猶未足問至改三十六陂春水為三十六宮煙水則極可笑公本意以在京華中故想見江南景物何預於宮禁哉不學者妄意塗竄殊為害也彼蓋以太一宮為廷離宮爾禁

由與猶同

新唐書藩鎮傳序云其人自視由羌狄然據字義由當為猶故吳縝作唐書音訓有糾謬

一篇正指其失彼元不深究孟子也文惠公須與予作唐書補過嘗較其說子作文每用之轅為人所疑問今為詳載於此如以齊王由反手也由弓人而取為弓王由足用為善是由惡醉而強酒由已溺之由已飢之由射於百步之外見且由不得亟其義皆然蓋由與猶通用也

人焉廋哉

孔子論人之善惡始之曰視其所以繼之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然後重言之曰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蓋以上之三語詳察之也而孟氏一斷以眸子其言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說者謂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胷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心之所發幷此而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言猶可以僞為眸子則有不容僞者孔聖既已發

之於前孟子知言之要續焉之說故闡亮如此舊見王季明云太學士予嘗戲作一論其略曰知人焉廋哉之義然後知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之義知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之義然後知人焉廋哉之義孔子所云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者詳言之也孟子所云人焉廋哉者略言之也孔子之所謂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即孟子之所謂人焉廋哉也孟子之所謂人焉廋哉即孔子之所謂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也繼又疊三語為一云夫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雖曰不同而其所以為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未始不同演而成數百字可資一笑亦幾於侮聖言矣

久而俱化

天生萬物久而與之俱化固其理焉無間於有情無情有知無知也予得雙鵰於衢人鄭伯齊純白色極馴擾可歎實之雲堅不遠飛翔未幾隕其一其一塊獨無儔因念白鶴正

同色又性亦相類乃取一隻與同處始也兩下不相賓接見則東西分背雖一盆伺穀不肯並發如是五日漸復相就喩旬之後怡然同群但形體有大小而色澤飛鳴則一久之鳳不自知其爲鳳鵝不自知其爲鵝完如同巢而生者與之俱化於是驗焉今人呼鵝爲舒鳳或稱家鳳其褐色者爲鳳鵝鳳之最大者曰天鵝唐太宗時吐蕃錄東贊上書以謂聖功遠被雖鳳飛于天無是之遠鵝猶鳳也遂鑄金爲鵝以獻蓋二禽一種也

黃文江賦

晚唐士人作律賦多以古事爲題寓悲傷之旨如吳融徐寅諸人是也黃滔字文江亦以此擅名有明皇回駕經馬嵬坡隔句云日慘風悲到玉顏之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痕褒雲萬疊斂腸新出於啼痕秦樹千層比翼不如於飛鳥羽衛參差擁翠華而不發天顫愴恨覺紅袖以難留神仙表態怨零落以

無絲雨露成波已沾濡而不及六馬歸秦却經過於此地九泉隔越幾悽惻於平生景陽井云理昧納陸處窮泉而詎得誠乖馭朽攀素纓以胡頹青銅有限也從零落於秋風碧浪無情寧斛流傳於夜塗荒涼四面花朝而不見朱顏滿歷千尋雨夜而空啼碧溜莫可追尋王闔之歌聲詭矣最堪惆悵金旒之咽變依然館娃宮云花顏縹鄉歎樹裏之春風銀燭變煌却城頭之曉色恨留山鳥啼百卉之春紅愁寄攏雲籬四天之暮碧遺堵塵空幾踐摹遊之鹿滄洲月在穿銷怒漏久濤陳皇后因賦復龍云已爲無雨之期空懸夢霖終自凌雲之製能致煙霄秋色云空三楚之暮天樓中歷歷滿六朝之故地草際悠悠白日上昇云較美古今列子之乘風固劣論功晝夜姮娥之奔月非優凡此數十聯皆研確有精哉若夫格律之早則自當時體如此耳

沈李長進言

沈季長元豐中爲崇政殿說書考開封進士既罷入見神宗曰論不以智治國雖爲此者對曰李定所爲上曰聞定意議朕李長曰定事陛下有年項者御史言定乃人倫所棄陛下力排羣議而定始得爲人如初繼又擢用不次定雖懷利尚當知恩臣以此敢謂無議陛下意詩序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陛下自視豈任智者不知何自慊疑乃信此爲議也上曰卿言甚善朕令已釋然矣卿長者乃喜爲人辯謗對曰臣非爲人辯謗乃爲陛下辯譖耳它日上語及前代君臣因曰漢武帝學神仙不死之術卿曉其意否此乃貪生以固位耳故其既年舉措諱矣竊貽骨肉幾覆宗社且人主固位其禍猶爾則爲人臣而固位者其患亦何所不至故朕每患天下之士能輕爵祿者少季長曰士而輕爵祿爲士言之則可爲國言

之則非福也人主有尊德樂道之志士皆以不得爵祿爲恥寧有輕爵祿者哉至於言違諫拂士有去志故以爵祿爲輕上曰誠如卿言案季長雖嘗至脩起居注其後但終於庶條史不立傳王和甫銘其墓載此兩論予在史院時未之見也其子錄爲侍從恨不獲附見之故表出於是

繁過渠

國語魯叔孫穆子曰金奏肆夏繁過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韋昭注曰繁過渠肆夏之三也禮有九夏皆篇名昭雖曉其義而不詳釋案周禮春官鍾師掌金奏以鍾鼓奏九夏鄭氏注引呂叔玉云肆夏繁過渠皆周頌也肆夏時也繁過執競也渠思文也又曰繁多也過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競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予謂此說亦近於鑿

替戾岡

坡公游鶴林招隱有岡字韻詩凡作七首最後云背城借一吾何敢切勿攙前替戾岡[illegible]兒問三字所出案晉書佛圖澄傳澄能聽鈴音以知吉凶往投石勒勒及劉曜攻洛陽勒將救之其羣下咸諫以為不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秃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秃當提也此言軍出提得曜也勒遂擒曜坡公正用此云

文潞公平章重事

文潞公元豐六年以太師致仕時七十八歲矣後二年哲宗即位太皇太后垂簾同聽政用司馬公為門下侍郎公奏乞召潞公置之百寮之首以鎮安四海后遣中使梁惟簡宣諭曰彥博名位已重又

得人心令天子幼沖恐其有震主之威且於輔相中無違安排又已致仕難為復起公當時以新入不敢復言元祐元年三月公拜左僕射乃再上奏曰書曰人惟求舊蓋以其歷年之多也彥博沉敏有謀略知國家治體能斷大事自仁宗以來出將入相功勳顯著天下所共知年踰八十精力尚強臣初曾奏陳尋蒙宣諭切惟彥博一書生爾年逾桑榆富貴已極夫復何求非有兵權死黨可畏懼也假使為相一旦欲罷之止煩召一學士授以詞頭白麻既出則一疋夫爾何難制之有震主之威防慮太過若依令官制用之為相以太師兼侍中行左僕射有何不可儻不欲以劇務煩老臣則凡常程文書只委右僕射以下簽書發遣惟事有難決者方就彥博咨稟自古致仕復起蓋非一人彥博今年八十一不過得其數年之力願急用之臣但以門下侍郎助彥博恐亦時有小補今不以彥博首相而以臣處之是循捨騏驥而策駑駘也切為朝廷惜之若以除臣左僕射難為無故以他人易之則臣欲露表舉其自代奏入不許給事中范純仁亦勸乞召致留為師臣未幾右僕射韓縝求去后始賜司馬公密詔欲除彥博兼侍中行右僕射事其合行恩禮令相度條具公以名體未正不敢居其上乞以行左僕射自守右僕射詔曰使彥博居卿上非予所以待卿之意卿更思之公執奏言臣為京官時彥博已為宰相今使彥博列位在下非所以正大倫也於是召赴闕既而御史中丞劉摯左正言朱光庭右正言王覿俱上言彥博春秋高不可為三省長官司馬公又言若令以正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亦足以老尊成矣四月遂下制如公言詔一月兩赴經筵六日一入朝因至都堂與執政商量事朝廷有大政令

即與輔臣共議潞公此命可謂鄭重費力蓋本不出於主意也然居位越五年屢謝病乃得歸竟坐此貽紹聖之累

考課之法廢

唐制尚書考功掌內外文武官吏之考課凡應考之官家具錄當年功過行能本司及本州長官對衆讀議其優劣定為九等考第然後送省別勅定京官位望高者二人一校京官考一校外官考又定給事中中書舍人各一人一監京官考一監外官考郎中判京官考員外郎判外官考凡考課之法有四善二十七最一最以上有四善為上上有三善或無最而有四善為上中有二善或無最而有三善為上下其末至於居官諂詐貪濁有狀為下下外州則司錄錄事參軍主之各據之以為黜陟國朝此法尚存慶曆皇祐中黃亞夫佐一府三州幕其集所載考詞十四篇黃司理者曰

治許獄歲再周矣論其罪棄市者五十四流若徒三百十有四杖百八十六皆得其情無有冤隱不伸非才也其孰能其考可書中舞陽尉者曰辦陽大約地廣它盜往往囊橐於其間居一歲爲竊與強者凡十一前件官捕得之其亡者一而已矣非才焉固不能可書中法曹劉昭遠者曰法者禮之防也其用之以當人情爲得刻者爲之則拘而少恩前件官以通經舉進士始掾於此若老於爲法者每抱具獄必傳之經義然後奧故無一不當其情其考可書中它皆類此不知其制廢於何時今但付之士案吏據定式書於印紙比者又令郎守定縣令藏否高下人亦不知所從出若使稍復舊貫似爲得宜雖未必人人盡公得實然思過半矣

小官受俸

沈存中筆談書國初時州縣之小官俸入至薄故有五貫九百六十奉省錢且作足錢用

之語黃亞夫皇祐間自序其所爲伐檀集云歷佐一府三州皆爲從事踰十年郡之政巨細無不與大抵止於簿書獄訟而已其心之所存可以効於君補於國貲於民者曾未有一事可以自見然月縻於官粟麥常兩斛錢常七千問其所爲乃一常人皆可不勉而能茲素餐昭昭矣遂以伐檀名其集且識其愧予謂今之仕宦雖主簿尉蓋或七八倍於此然常有不足之歎若兩斛七千紙可祿一書吏小校耳豈非風俗日趨於浮靡人用日以汰物價日以滋致於不能贍足乎亞夫之立志如此眞可重也山谷先生乃其子云

容齋四筆卷第七　終

容齋四筆卷第八　十又則

庫路真

新唐書地里志襄州土貢漆器庫路真二品十乘花文五乘庫路真者漆器名也然其義不可曉元豐九域志云真漆器二十事是以于頔傳頔爲襄陽節度襄有髹器天下以爲法至頔驕蹇故方帥不法者稱爲襄樣節度舊唐書職官志武德七年政秦王齊王下領三衛及庫真驅咥真並爲統軍疑是周隋間西遣方言也記白樂天集曾有一說而未之見

得意失意詩

舊傳有詩四句誦世人得意者云久旱逢甘雨他鄉見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好事者續以失意四句曰寡婦攜兒泣將軍被敵擒失恩宮女面下第舉人心此二詩可喜可悲之狀極矣

狄監盧尹

文潞公留守西京年七十七爲耆英會凡十有二人時富韓公年七十九最長至于太中大夫張問年七十唯司馬公方六十四歲用狄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或問狄盧之說乃見唐白樂天集今所謂九老圖者懷州司馬胡杲年八十九衛尉卿吉皎年八十六龍武長史鄭據八十四慈州刺史劉嘉侍御史盧正皆八十二其年皆在元豐諸公之上永州刺史張渾刑部尚書白居易皆七十四時會昌五年白公序云六賢皆多年壽予亦次焉秘書監狄兼暮河南尹盧正以年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故温公紀韓公至張昌言而自不書今士大夫皆熟知此事姑志狄盧二賢以示兒輩但唐兩盧正蘇轍尤而又同會疑文字或誤云

項韓兵書

漢成帝時任宏論次兵書爲四種其權謀中

有韓信三篇形勢中有項王一篇前後藝文志載之且云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項韓雖不得其死而遺書可傳於後者漢世不發今不復可見矣

承天塔記

黃魯直初謫戎涪既得歸而湖北轉運判官陳舉以時相趙清憲與之有小怨許其所作荆南承天塔記以爲幸災遂除名羈管宜州竟卒于彼今豫章集不載其文蓋謂因之兆禍故不忍著錄其曾孫䇯續編別集始得見之大略云余得罪竄黔中道出江陵寓承天禪院住持僧智珠方徹舊浮圖於地而囑余曰成功之後願乞文記之後六年蒙恩東歸則七級巋然已立於是作記其後云儒者嘗論一佛寺之費蓋中民萬家之產實生民穀帛之蠹雖余亦謂之然然自省事以來觀天下財力屈竭之端

國家無大軍旅勤民丁賦之政則蝗旱水溢或疾疫連數十州此蓋生人之共業盈虛有數非人力所能勝者邪其語不過如是初無幸災風刺之意乃至於遠斥以死寃哉

穆護歌

郭茂倩編次樂府詩穆護砂一篇引歷代歌辭曰曲犯角其語曰玉管朝朝弄清歌日日新折花當驛路寄與隴頭人黃魯直題牧護歌後云予嘗問人此歌皆莫能說牧護之義昔在巴僰間六年問諸道人亦莫能說他日舡宿雲安野丈會其人祭神罷而飲福坐客更起舞而歌木瓠其詞有云聽說商人木瓠四海五湖曾去中有數十句皆叙賈人之樂末云一言爲報諸人倒盡百稱歸去繼有數人起舞皆陳述己事而始末略同問其所以爲木瓠蓋刳曲木狀如瓠擊之以爲歌舞之節耳乃悟穆護蓋木瓠也據此略說則茂倩所序爲不知本原云且四句律詩如何便差排

爲犯角曲殊無意義

省試取人額

累舉省試鎖院至開院限以月如未訖事則中展亦不過十日所奏名以十四人取一爲定數不知此制起於何年黃魯直以元祐三年爲貢院參詳官有書帖一紙云正月乙丑鎖太學試禮部進士四千七百三十二人三月戊申具奏進士五百人乃是在院四十四日而九人半取一人視今日爲不倖也此帖載於別集

通印子魚

魚通印之語本出於王荆公送張兵部知福州詩長魚俎上通三印之句蓋以福州瀕海多魚其大如此初不指言爲子魚也東坡始以通印子魚對披綿黃雀乃借子字與黃字爲假對耳山谷所云子魚通印蠔破山蓋承而用之陳正敏遯齋閒覽云其地有通應廟廟前港中子魚最佳王初寮詩通應子魚鹽

透白正采其說郡人黃處權云興化子魚去城五十里地名迎仙者爲上所產之處土人謂之子魚潭而已初無通應巷之名有大神祠賜額曰顯應乃遯齋所指之廟者亦非通應也潭傍又有小祠一間庳陋之甚農家以祀田神好事欲實遯齋之說遂粉刷一扁妄標曰通應廟側題五小字曰元祐某年立此尤可笑且用神廟封額以名土物它處未嘗有也

壽亭侯印

荆門玉泉關將軍廟中有壽亭侯印一鈕其上大環徑四寸下連四環皆系於印上相傳云紹興中洞庭漁者得之入于潭府以爲闕雲長封漢壽亭侯此其故物也故以歸之廟中南雄守黃允見臨川興聖院僧惠通印圖形爲作記而復州寶相院又以建炎二年因代木於三門大樹下土中深四尺餘得此印其環幷背俱有文云漢建安二十年壽亭侯

印今留於左藏庫部州守黄沃叔啓慶元二年復買一鈕於郡人張氏其文正同只欠五系環耳予以謂皆非眞漢物且漢壽乃亭名既以封雲長不應去漢字又其大比宅漢印幾倍之閒嘉興王仲言亦有其一侯印一而已安得有四雲長以四年受封當即刻印不應在二十年尤非也是特後人爲之以奉廟祭其數必多今疏落人聞者尚如此也予爲黄叔啓作詳跋一篇見贊橐

茸附治疽漏

時康祖病心痔二十年用聖惠方治腰痛者鹿茸附子服之月餘而愈夷堅已志書其事予每與醫言輒云痔疽之發蘊熱之經也烏有翻使熱藥之理福州醫郭晉卿云脉陷則害漏陷者令也若氣血溫煖則漏自止正用得茸附果內經素問生氣通天論曰陷脉爲瘻留連肉腠注云陷脉謂寒氣陷訣其脉也積寒留舍經血稽凝久瘀內攻結於肉理故發爲瘍囊肉腠相連此說可謂明白故復記於此庶幾或有助於瘍醫云

莆田荔枝

莆田荔枝名品皆出天成雖以其核種之終與其本不相類宋香之後無宋香所存者孫枝爾陳紫之後無陳紫過牆則爲小陳紫矣筆談謂焦核荔子土人能爲之取本木去其大根火燔令焦復植於土以石壓之令勿生旁枝其核自小里人謂不然此果形狀變態百出不可以理求或似龍牙或類鳳爪釵頭紅之可簪綠珠子之旁綴是豈人力所能加哉初方氏有樹結實數千顆欲重其名以二百顆送蔡忠惠公給以常歲所產止此公爲目之曰方家紅著之於譜印證其妄自後華實雖極繁茂逮至成熟所存者未嘗越二百迭成語讖此段已載遯齋閑覽中郡士黄處權復志其詳如此

雙陸不勝

新唐書狄仁傑傳武后召問夢雙陸不勝何也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於是召還廬陵王舊史不載資治通鑑但書鸚鵡折翼一事而考異云雙陸之說世傳狄梁公傳有之以爲李邕所作而其詞多鄙誕疑非本書故黜不取予藝文志有李繁大唐說纂四卷今罕得其書予家有之凡所紀事率不過數十字極爲簡要新史大氐采用之其忠節一門曰武后問石泉公王方慶曰朕夜夢雙陸不勝何也曰蓋謂宮中無子意者恐有神靈徵夫陛下因陳人心在唐之意后大悟召廬陵王復其儲位俾石泉公爲宮相以輔翊之然則新史兼采二李之說而爲狄爲王莫能辨也通鑑去之似爲可惜

華元入楚師

左傳楚莊王圍宋宋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子反懼與之盟而退三十里杜注曰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之姓名因而利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得以自通予案前三年晉楚邲之戰隨武子稱楚之善曰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軍政不戒而備大氐言其備豫之固今使敵人能入上將之幕而登其牀則刺客姦人何施不得雖至於王所可也豈所謂軍制乎疑不然也公羊傳云楚使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其說比左氏爲有理

公羊用疊語

公羊傳書楚子圍宋宋人及楚人平事幾四百字其稱司馬子反者八又再曰將去而歸爾然後而歸爾然後歸爾臣請歸爾吾亦從子而歸爾又三書軍有七日之糧爾凡九用爾字然不覺其煩

文書誤一字

文書一字之誤有絕係利害者予親經其三

焉至今思之猶為汗下乾道二年冬蒙恩召還過三衢郡守何德輔問奏對用饑劄因出草稾示之其一乞錫減郡陽歲貢誕節金千兩事言此貢不知起於何時或云藝祖初下江南郡庫適有金守臣取以獻長春節逢為拔事誤書長春為萬春乃金主褒節名也德輔讀之指以相告予悚然面發赤亟改之三年以侍講講毛詩作發題引孔子於論語中說詩義云不學詩無以言誤書言為立已寫進讀正本經筵吏表題忠曰恐是言字予愧謝之淳熙十三年在翰苑作陽安南國曆日詔云茲復夏正載須漢朔書夏正為周正院吏以呈宰執周益公見而摘其誤吏還以告蓋語順意同一時不自覺也

歷代史本末

古者世有史官其著見於今則自堯舜二典始周之諸侯各有國史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左氏為之傳鄭志宋志晉齊太史南史氏之事皆見焉更纂異同以為國語漢司馬談自以其先周室之太史有述作之意傳其子遷紬金鐀石室之書罔羅天下放失舊聞述黃帝以來至于元狩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變編年之體為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而十篇有錄無書元成之閒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張晏以為言辭鄙陋今雜於書中而藝文志有馮商續太史公七篇則泯沒不見司馬之書既出後世雖有作者不能少褒其規制班彪固父子以為漢紹堯運建帝業而六世史臣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故撰纂前紀綴輯舊聞以述漢書起元高祖終于王莽之誅大抵仍司馬氏第更入書為十志而無世家凡百卷固死其書未能全女弟昭續成之是為前漢書荀悅漢紀則續所論著者也後漢之事初命儒臣

著述於東觀謂之漢記其後有袁宏紀張璠薛瑩謝承華嶠袁山松劉義慶謝沈皆有書宋范曄刪采為十紀八十列傳是為後漢書而張璠以下諸家盡廢其志則劉昭所補也三國雜史至多有王沈魏書元行沖魏典魚豢典略張勃吳錄韋昭吳書孫盛魏春秋司馬彪九州春秋丘悅三國典略員半千三國春秋虞溥江表傳今唯以陳壽書為定是為三國志晉書則有王隱虞預謝靈運臧榮緒孫綽于寶諸家唐太宗詔房喬褚遂良等修定為百三十卷以四論太宗所作故總名之曰御撰是為晉書至今用之南北兩朝各四代而偕僞之國十數其書尤多如徐爰孫嚴王智深顧野王魏澹張大素李德林之正史皆不傳今之存者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姚思廉梁陳書魏收魏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魏鄭公隋書其它國則有和包漢趙紀田融趙石記范亨燕書王景暉南燕錄高閭燕志劉昞涼書裴景仁秦記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武敏之三十國春秋李大師延壽父子悉取為南史八十卷北史百卷今沈約以下八史雖存而李氏之書獨行是為南北史唐自高祖至于武宗有實錄後唐脩為書劉昫所上者是已而猥釀無統國朝慶曆中復詔刊脩歷十七年而成歐陽文忠公主紀表志宋景文公主傳令行於世梁唐晉漢周謂之五代國初監脩國史薛居正提舉上之其後歐陽芟為新書故唐書五代史各有舊新之目凡十七代本末如此雜見數以為問故詳記之

賢者一言解疑讒

賢者以單詞片言為人釋謗解患卓卓可書者予得兩事焉秦氏當國時先忠宣公鄭亨仲資政胡明仲侍郎朱新仲舍人皆在謫籍分置廣東方務德為經略帥待之盡禮秦對一客言曰方滋在廣部凡得

罪於朝廷者必加意護結得非欲爲異日地乎容曰非公相有云不敢輒言方滋之爲人天性長者凡於人唯以周旋爲志非獨於遷客然也秦悟曰方務德却是當周旋底人其疑遂釋當時使一險巧者承其問微肆一語方必得罪而諸公不得安迹矣言之者可謂大君子當求之古人中嚴陵王大卞赴曲江守過南安謁張先生子韶從容言大卞頃在檢院以羅彥濟中丞章去國其後彥濟自吏書出守嚴遂遷避于蘭溪彥濟到郡遣書相邀曰與君有同年之契何爲爾不得已復還既見密語云前此臺評乃朱新仲所作託造物之意以相授一時失於審思至今爲悔此事既往今適守部而朱在彼將追有弗慊爲之柰何張揣其必將修怨即云國光爲君子爲小人皆在此舉王悚然曰謹受教至則降意彌縫終二年不見分毫形迹蓋本自相善也予纂侍張公坐聞其言故追紀之

容齋四筆卷第八 終

容齋四筆卷第九 十六則

蔣魏公逸史

蔣魏公逸史二十卷顯叔所著也多紀當時典章文物云舊有數百冊兵火間盡失之其曾孫芾始攟摭遺藁而成此書將以奏御以其副上之太史且板行之傳之天下後世既而不果蔣公在熙寧元祐崇寧時名爲博聞強識然閱其論述頗有可議恨不及丞相在日與之言其一云行守試視其官品之高下除者必帶本官呂晦叔除守司空而不帶全紫光祿大夫者此翰林之失也既不帶官不當著守字故晦叔辨之遂去守字爲正司空讓者謂超過特進東宮三太儀同矣予謂行守試必帶正官固也然自改官制以後既爲司空自不應復帶階官呂從金紫遷只是超特進一紱耳東宮三太何嘗以爲宰相官儀同又係使相也呂亦無自辨之說其二云文

潞公既爲眞太師矣其罷也乃加守字潞公快快諸公欲爲去之議者謂非典故潞公之意止欲以眞太師致仕耳諸公曰如此可乎曰不可爲眞太師則在宰相之上竟不去守字但出劉子令權去之案潞公本以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河東節度使致仕入爲平章軍國重事故繁銜只云太師又再致仕悉還舊稱當時有旨於制詞內除去守字以嘗正任太師也所謂劄子權去恐或不然其三云舊制執政變轉謂自工部侍郎轉刑部刑部轉兵部兵部轉工部尚書惟宰相對轉工部侍郎直轉工書比執政三遷也予考舊制執政轉官與學士等六侍郎則升兩曹以工禮刑戶兵吏爲敘至兵侍者轉右丞至吏侍者轉左丞皆轉工書然後細遷今言兵侍即轉工書非也宰相爲侍郎者升三曹爲尚書者雙轉如工侍轉戶侍禮侍轉兵侍若係戶侍當故二丞而宰相故事不歷丞故直遷尚書

今言工侍對轉工書非也其四云揚察爲翰林學士一夜當三制劉沆以參知政事富弼以宣徽使皆除宰相宣徽在參政下則富當在劉下乃誤以居上人皆不覺其失惟學士李淑知之揚言其事遂貼麻改之予考國史至和元年八月劉沆以參知政事拜集賢相二年六月以忠武軍節度使知永興軍文彥博爲昭文相位第一劉沆遷史館相位第二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富弼爲集賢相位第三其夕三制是已而劉先一年已在相位初無失誤貼改之說其五云有四儀同一曰開府儀同三司二曰儀同三司三曰左儀同三司四曰右儀同三司案自漢鄧隲始爲儀同三司魏晉以降但有開府儀同三司之目周隋又增上字爲一階又改儀同三司爲儀同大將軍又有開府上開府儀同上儀同班列益卑未嘗有左右之稱也後進不當輒議前輩因孫偃有問書以示之

沈慶之曹景宗詩

宋孝武嘗令羣臣賦詩沈慶之手不知書每恨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上即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衆坐並歎其辭意之美梁曹景宗破魏軍還振旅凱入武帝宴飲連句令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時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歎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日予謂沈曹二公未必能辨此疑好事者爲之然正可爲一佳對曰辭榮聖世何愧子房借問路人何如去病若全用後兩句亦自的切

藍尾酒

白樂天元日對酒詩云三盃藍尾酒一楪膠牙餳又云老過占他藍尾酒病餘收得到頭身歲盞後推藍尾酒春盤先勸膠牙餳荊楚歲時記云膠牙者取其堅固如膠也而藍尾之義殊不可曉河東記載申屠澄與路傍茅舍中老父嫗及處女環火而坐嫗自外挈酒壺至曰以君冒寒且進一盃澄因揖遜曰始自主人翁即巡澄當婪尾蓋以藍爲婪當婪尾者謂最在後飲也葉少蘊石林燕語云唐人言藍尾多不同藍字多作啉出於侯白酒律謂酒巡匝末坐者連飲三盃爲藍尾蓋末坐遠酒行到常遲故連飲以慰之以啉爲貪婪之意或謂啉爲燷如鐵入火貴其出色此尤無稽則唐人自不能曉此義葉之說如此予謂不然白公三盃之句只爲酒之巡數耳安有連飲者識使白滑稽之語見於啓顏錄唐藝文志白有啓顏錄十卷雜語五卷不聞有酒律之書也蘇鶚演義亦引其說

歐陽公辭官

歐陽公自亳州除兵部尚書知青州辭免至四云恩典超優遷轉頗數臣近自去春由吏部侍郎轉左丞未踰兩月又超轉三資除刑部尚書今纔踰歲又超轉兩資尚書六曹一歲之間超轉其五累降詔不從其請此是熙寧元年未改官制時今人多不能曉蓋昔者左右丞在尚書下所謂左丞超三資除刑書者謂歷工禮乃至刑也下云又超兩資者謂歷戶部乃至兵也其上惟有吏部故言尚書六曹超轉其五云

南北語音不同

南北語音之異至於不能相通故器物花木之屬鄉人所常用固有不識者如毛鄭釋詩以梅爲柟竹萹王芻蔞爲翹翹之草是已顏師古注漢書亦然淮南王安諫武帝伐越書曰輿轎而隃領服虔曰轎音橋謂隘道輿車也臣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項

昭曰陵絕水曰轎音旗廟反師古曰服音犢說是也項氏謬矣此直言以輸過須耳何云陵絕水手旗廟之音無所依據又武帝紀戈船將軍張晏曰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為名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師古曰以援船之例言之則非為蓋干戈也此蓋船下安戈戟以禦蛟鼉水蟲之害張說近之二說皆為三劉所破云今南方竹輿正作旗廟音項亦未為全非頗乃西北人隨其方言遂音橋又云船下安戈戟既難厝置又不可以行且令造舟船甚多未嘗有置戈者額北人不知行船項說是也予謂項音轎字是也而云陵絕水則謬故劉公以為未可全非張晏云越人於水中負船尤可笑

南舟北帳

頃在豫章遇一燕州僧於上藍與之閑談曰南人不信北方有千人之帳北人不信南人

有萬斛之舟蓋土俗然也法苑珠林云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吳人身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氊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碩船遼僧之談合於此

魏冄罪大

自漢以來議者謂秦之亡由商鞅李斯鞅更變法令使民不見德斯焚燒詩書欲人不知古其事固然予觀秦所以得罪於天下後世皆自挾詐失信故耳其始也以商於六百里咲楚絕齊繼約楚懷王入武關辱為藩臣竟留之至死及其喪歸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未及百年三戶亡秦之語遂驗而為此謀者張儀魏冄也儀之惡不待言而冄之計頗隱故不為士君子所誅當秦武王薨諸弟爭立唯冄力能立昭王冄者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昭王少太后自治事任冄為政威震秦國才六年而許留楚王又怒其立太子復取十六城是時王不過十餘歲為此者必冄也後冄為范睢所閒而廢逐司馬公以為冄援立昭王除其災害使諸侯稽首而事秦秦益彊大者冄之功也蓋公不細考之云又嘗請趙王會澠池處心積慮亦與許楚同頗藺相如折之是以無所成不然與楚等耳冄區區匹夫之見徒能為秦一時之功而詒秦不義不信之名萬世不滅者冄之罪誠大矣

辯秦少游義倡

夷堅已志載潭州義倡事謂秦少游南遷過潭與之往來後倡竟為秦死常州教授鍾將之得其說於李結次山為作傳予反復思之定無此事當時失於審訂然悔之不及矣秦將赴杭倅時有妾邊朝華既而以妨其學道割愛去之未幾罹黨禍豈復眷戀一倡女哉予記國史所書溫益知潭州當紹聖中逐臣在其

巡內若范忠宣劉仲馮韓川原伯呂希純子進呂陶元鈞皆為所侵困鄒公南遷過潭暮投宿村寺益即時遣州都監將數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凌風絕江去幾於覆舟以是觀之豈肯容少游款昵累日此不待辯而明已志之失著矣

姓源韻譜

姓氏之書大抵多謬誤如唐正觀氏族志今已亡其本元和姓纂誕妄最多國朝所修姓源韻譜又為可笑姑以洪氏一項考之云五代時有洪昌洪杲皆為參知政事予案二人乃五代南漢僭主劉龔之子及晟嗣位用為知政事其兄弟本連弘字以本朝國諱故五代史追改之元非姓洪氏也此與洪慶善序丹陽弘氏云有弘憲者元和四年嘗跋輞川圖不知弘憲乃李吉甫之字耳其誤正同三筆已載此說

譽人過實

稱譽人過實最爲作文章者之疵病斑孟堅尚不能免如薦謝夷吾一書予蓋論之於三筆矣抑子厚復杜溫夫書云三辱生書書皆逾千言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當也語人必於其倫生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令而去我道連而謁於潮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爲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胥中擾擾焉多周孔哉是時劉夢得在連韓退之在潮故子厚云然此文人人能誦然今之好爲諛者固自若也予表出之以爲子孫戒張說賀魏元忠衣紫曰公居伊周之任即爲二張所譏幾於險命此但形於語言之間耳

作文句法

作文旨意句去固有規倣前人而音節鏗亮不嫌於同者如前漢書贊云堅牛奔仲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

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新唐書效之云三宰嘯凶牝奪辰林甫將蕃黃屋奔蜀質敗謀興元臧崔柳倒持李宗覆劉夢得因論徽舟篇云越子膝行吳君忽晉宣尸居魏臣怠白公厲劍子西哂李園養士春申易亦效班史語也然其摸義本自荀子成相篇

書簡循習

近代士人相承於書尺語詞浸涉奇援雖有賢識不能自改如小簡問委自言所在必求新異之名予守韻時屬縣典國宰諂書云澈水有驅策乞跡下澈水者彼邑一水耳郡中未嘗知此不足以爲工當言下邑屬邑足矣爲縣丞者無不采藍田壁記語云貫丞某處哦松無補涉筆承之皆獻獨陳言至稱丞曰藍田殊爲可笑初起州郡與人書必言前啟頹靡倉庫匱之未知所以善後公習一律正使眞如所陳讀者亦不之信乎到當塗曰謝

銳政書云郡雖小而事簡庫錢倉粟自可枝梧得坐嘯道院誠爲至幸周益公答云從前得外郡太守書未有不以窘冗爲詞獨創見來緘如此蓋覺其與它異也此兩者皆狃熟成俗故紀述以戒子弟輩

健訟之誤

破句讀書之誤根著于人始不可復正在易彖之下先釋卦義然後承以本名者凡八卦蒙卦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以止字爲句絕乃及於蒙始係以蒙亨以亨行訟卦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以健字爲句絕乃及於訟始係以訟有孚豫卦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隨卦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蠱卦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恒卦巽而動剛柔皆應恒解卦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井卦巽乎水而上水井皆是卦名而之上爲句絕而重蒙入學之初其師點句轍混於上遂以健訟相連此下說隨二字尚爲有說若止蒙動豫之類將

如之何凡謂頑民好訟者曰嚚訟曰終訟可也黃魯直江西道院賦云細民險而健以終訟爲能焉獨不嚚於訟是已同人卦柔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据其文義正與諸卦同但多下一曰字王弼以爲乾之所行故持曰同人曰程伊川以爲行三字恐不然也

用史語之失

今之章引史語者亦未免有失張釋之言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也遂言秦漢之間事帝稱善顏師古云令其議論依附時事予謂不欲使爲甚高難行之論故令少卑之爾而令之語者直以言議不足采爲無甚高論又文帝問上林令禽獸簿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對帝曰吏不當如此邪薛廣德諫元帝御樓船曰宜從橋且有血汙車輪之許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師古曰謂諫爭之言當如猛之辭

姚也案兩帝之語皆是褒嘉之詞猶云獨不當如是乎今乃指人引喻非理或直述其私曰曉人不當如是又韓公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詩云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為人強記覽過眼不再讀偉哉羣聖文磊落載其腹鄴侯蓋謂李繁時為隨州刺史藏書既多且記性警敏故籤軸嚴整如是耳今人或指言雜名寫收書而未嘗過目者韓曰新若手未觸亦非也

文字書簡謹日

作文字紀月日當以實言若拘拘然必以節序則為牽強乃似麻沙書坊桃源居士輩所跋耳至於往還書問不可不繫日而性率者一切不書予有婿生子遣報云今日巳時得一子更不知為何時或又失之好奇外姻孫鼎臣每致書必題其後曰某節至云小暑前一日驚蟄前兩日之類文惠公常笑云看孫鼎臣書須著置曆日於案上蓋自元正人日三元上巳中秋端午七夕重九除夕外雖寒食冬至亦當謹識之況於小小氣候後生宜戒

更衣

雅志堂後小室名之曰更衣以為姻賓憩息地稚子數請所出因錄班史語以示之灌夫傳坐乃起更衣顔注更改也凡久坐者皆起更衣以其寒煖或變也田延年起至更衣顔注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處衛皇后傳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

容齋四筆卷第九　終

容齋四筆卷第十　十七則

過所

刑統衛禁律云不應度關而給過所若冒名請過所而度者又云以過所與人又關津疏議關謂判過所之處津直度人不判過所釋名曰過所至關津以示之或曰傳傳轉也轉移所在識以為信漢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魏志倉慈為敦煌太守西域雜胡欲詣洛者為封過所廷尉決事曰廣平趙禮詣雒治病門人齎過所詣洛陽責禮冒名渡津受一歲半刑徐鉉稽神錄道士張謹好符法客游華陰得二奴曰德兒歸寶謹愿可憑信張東行凡書囊符法過所衣服皆付歸寶負之將及關二奴忽不見所齎之物皆失之矣時秦隴用兵關禁嚴急客行無驗皆見刑戮既不敢東度復還主人乃見二兒因擲過所還之然過所二字讀者多不曉蓋若今時公憑引據之類故裒其事于此

露布

用兵獲勝則上其功狀於朝謂之露布今博學宏詞科以為一題雖自魏晉以來有之然竟不知所出唯劉勰文心雕龍云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觀聽也唐莊宗為晉王時擒滅劉守光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為議者所笑然亦有所從來魏高祖南伐長史韓顯宗與齊戍將力戰斬其裨將高祖曰卿何為不作露布對曰頃聞將軍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疋皆為露布私每哂之近雖得摧醜虜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劾之其罪彌甚臣所以歛毫卷帛解上而已以是而言則用緗高懸久矣

東坡題潭帖

潭州石刻法帖十卷蓋錢希白所鐫最爲善本吾鄉程欽之待制以元符三年帥桂林東坡自儋耳移合浦得觀其藏帖每冊各題其末第二卷云唐太宗作詩至多亦有徐庾風氣而世不傳獨於初學記時時見之第四卷云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坐臥其下三日不能去庾征西初不服逸少有家雞野鶩之論後乃以爲伯英再生今觀其書乃不逮子敬遠甚正可比羊欣耳第六卷云宰相安和殷生無恙宰相當是簡文帝殷生則淵源也邪第八卷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待詔所摹爲勝世俗不察爭訪閣下本誤矣此逸少一卷尤妙庚辰七夕合浦官舍借觀第九卷云謝安問獻之君書何如尊公答曰故自不同安曰外人不爾曰人那得知已上所書今麻沙所刊大全集志林中或有之案庾亮及弟翼俱爲征西將軍坡所引者翼也坡又有詩曰

暮年郄得庾安西自厭家雞題六紙蓋指翼前所歷官云此帖今藏予家

山公啓事

晉書山濤傳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爲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此語今多引用然不得其式法帖中乃有之云侍中尚書僕射奉車都尉新沓伯臣濤言臣近啓崔諒史曜陳准可補吏部郎詔書可爾此三人皆衆所稱諒尤質正少華可以崇教雖大化未可倉卒風尚所勸爲益者多臣以爲宜先用諒謹隨事以聞觀此一帖可以槩見然所啓三人後亦無聞既云皆衆所稱當不碌碌也舊潭帖爲識者稱許以爲賢於他本然於此奏未可倉卒之下乃云風筆側然全無意義今所錄者

臨江本也

親王回庶官書

隨筆中載親王與侍從往還禮數又得錢丕行年雜紀云昇王受恩命丕是時爲將作少監亦投賀狀王降回書簽子啓頭繼爲皇太子三司判官並通膀子詣內東門參賀通入後中貴出傳令与傳語及受冊寶訖百官通班賀又赴東宮賀宰相親王階下班定太子降階宰相前拜致詞訖又拜太子皆荅拜亦致詞敘謝一時之儀如此

責降考試官

天禧二年九月勑差屯田員外郎判度支計院任布著作郎直史館徐奭太子中允直集賢院麻溫其並充開封府發解官十月差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楊侃太子中允直集賢院丁度並國子監發解官十一月解一百四人解元郭稹十六日宣翰林學士錢惟演盛

度樞密直學士王晦叔龍圖閣待制李虛己李行簡覆考開封舉人爲落解舉人有訟不平者及奏名郭稹依舊其餘覆落幷郄考上人數甚多十二月發解官並降差遣任布鄧州徐奭洪州楊侃江州丁度齊州並監稅此事見於錢丕雜紀用五待從覆考解試前後未之有也

青蓮居士

李太白贈玉泉仙人掌茶詩序云荊州玉泉寺近清溪諸山往往有乳窟其水邊處處有茗草羅生枝葉如碧玉惟玉泉真公常采而飲之余遊金陵見宗僧中孚示予茶數十片其狀如手名爲仙人掌茶蓋新出乎玉泉之山曠古未觀因持之見遺兼贈詩要予答之遂有此作後之高僧大隱知仙人掌茶發乎中孚禪子及青蓮居士李白也太白之稱但有謫仙人爾青蓮居士獨於此見之文人未嘗引用而仙人掌茶今池州九華山中亦頗

有之其狀略知蔵拳也

閩俗詭祕殺人

姦凶之民恃富逞力處心積慮果於殺人然按之以法蓋有勅律所不曾登載善治惡者當原情定罪必致其誅可也閩中習俗尤甚每執縛其仇窮肆殘虐或以酒調鑼肩逼之使飲欲其粘着肺腑不能傳化則致疾渴之疾或炒沙鎔蠟灌注耳中令其聾瞶或以濕薦束體布裹卵石痛加敲蓋而外無痕傷或按擦其肩背使皮膚寬鐵乃施針刺入肩井不可復出或以小釣鈞藏於獄魚之腹強使吞之攻鑽五臓乂而以死凡此衆者類非一端既痕腫不露於外撿驗不得而見情肥巨蠹功意兩惡而法所不言蹟度魯子爲轉運使當揭榜禁約予守建寧亦窮治一兩事吳楚閒士大夫宦游於彼者不可不察也

富公遷官

富韓公慶曆二年以右正言知制誥報聘契丹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不受尋除翰林學士又不受三年除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力辭乃改資政殿學士而諫議如初公受之又五月復爲副樞蓋昔時除目才下即時命詞給告及其改命但不拜執政而猶得所進官用今日官制言之是承議郎中書舍人而爲太中大夫資政殿學士也

唐藩鎮行墨勅

池州銅陵縣孚既侯廟有唐中和二年二月一碑其詞云勅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使牒當道先准詔旨許行墨勅授管內諸州有功刺史大將等憲官具件如後昔朝故晉陽太守兼楊州長史張寬牒奉處分當道先准詔旨許行墨勅獎勸功勳雖幽顯不同而褒昇一致神乂標奇紀早揖英風靈跡屢彰神逹不昧夫寵贈之典非列藩宜爲神功既昭乃軍都顯請是行權制用副人心護議褒贈游擊將軍宣州都督後云使檢校工部尚書

籍御史大夫裴押邑人以爲裴休秋浦志亦然予考之非也張魏公宣撫川陜便宜封爵諸神實本諸此

吏部循資格

唐開元十八年四月以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陞無降其庸愚沉滯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材後之士無不怨嘆宋璟爭之不能得二十一年光庭薨博士孫琬議光庭用循資格失勸獎之道請謚曰克是年六月制自今選人有才業操行委吏部臨時擢用雖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資格便於己猶踵行之蓋今日吏部四選乃其法也予案元魏肅宗神龜二年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尚書李韶銓注不行大致怨嗟崔亮代之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月日爲斷沉滯者皆稱其能亮甥劉景安與書曰商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材魏晉中正雖未盡美應什收六七而朝廷貢材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惟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材行空辨姓氏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脩厲名行哉洛陽令薛琡上書言黎元命繫長吏若選曹惟取年勞不簡能否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籌呼名一人足失數人而用何謂銓衡乏令王公實人薦賢以補郡縣詔公卿議之之其後甄琛等繼亮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至孝靜帝元象二年以高澄攝吏部尚書始改亮年勞之制銓擢賢能當是自此一變光庭又祖亮故智云然後人罕有談亮澄事者

五行納音

六十甲子納音之說術家多不能曉原其所以得名皆從五音所生有條不紊端如貫珠蓋甲子爲首而五音始於宮宮土生金故甲子爲金而乙丑以陰從陽商金生水故丙子爲水而丁丑從之角木生火故戊子爲火祉火生土故庚子爲土羽水生木故壬子爲木而己丑辛丑癸丑各從之至於甲寅則納音起於商商金生水故甲寅爲水角木生火故丙寅爲火祉火生土故戊寅爲土羽水生木故庚寅爲木宮土生金故壬寅爲金而五卯各從之至甲辰則納音起於角角木生火故甲辰爲火祉火生土故丙辰爲土羽水生木故戊辰爲木宮土生金故庚辰爲金商金生水故壬辰爲水而五巳各從之宮商角既然惟祉羽不得居首於是甲午復如甲子甲申如甲寅甲戌如甲辰而五未五酉五亥亦各從其類

五行化眞

五行運化如甲己化眞土之類若推求其義無從可得蓋只以五虎元所生命之如甲己之年丙作首謂丙寅月建也丙屬火火生土故甲己化眞土乙庚之歲戊爲頭謂戊寅月建也戊屬土土生金故乙庚化眞金丙辛寄向庚寅去庚屬金金生水丙辛化眞水丁壬壬位順行流壬屬水水生木故丁壬化眞木戊癸但向甲寅求甲屬木木生火故戊癸化眞火此二說皆得之莆田鄭景實頃在館中見魏幾道談五行納音亦然

錢忠懿判語

王順伯家有錢忠懿一判語其狀云臣贊寧右臣伏奉宣旨撰文疏今進呈乞給下取設齋日五更前上塔臣自宣却欲重建乞於仁政殿前夜閒化却不然便向塔前化並取聖旨判曰使要吾人宣讀後於眞身塔前焚化廿七日而在前花押予謂錢氏固嘗三改元但或言其稱帝則否也此狀內進呈聖旨等語蓋類西河之人疑子夏於夫子故自貽僭帝之議想它所施行皆然矣

王逸少爲藝所累

王逸少在東晉時蓋溫太眞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懷物外不爲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而其操履識見議論閎卓當世亦少其比公卿愛其才器頻召不就殷淵源輔政勸使應命遺之書曰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逸少報曰吾素自無廊廟王丞相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尙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使懷尙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及殷侯將北伐以爲必敗貽書止之殷敗後復圖再舉又遺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夜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何所自容又與會稽王牋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欣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顧今諸軍皆還保淮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其識慮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見於用耳而爲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晉書本贊標爲唐太宗御撰專頌其研精篆素盡善盡美至有心慕手追之語略無一詞論其平生則一藝之工爲累大矣獻之立志亦似其父謝安欲使題太極殿榜以爲萬代寶而難言之試及韋仲將陵雲榜事即正色曰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遂不之遍觀此一節可以知其爲人而亦以書名之故沒其盛德二王尙爾況於他人乎

鄂州南樓磨崖

慶元元年鄂州修南樓剥土有大石露于外奇崛可觀郡守吳琚見而愛之命洗剔出圭

角即而飾視乃磨崖二碑其一刻兩字上曰押陘二尺四寸筆勢清勁下若翻書人字唯存人押不可復辨或以爲符或以爲花押邦人至禪飾置神堂香火供事或云道州學側虞帝廟內亦有之云押君名應辰是唐末五代時湖北人也其一高丈一尺闊如其高而加五寸刻大字八十五凡爲九行其文曰乾正元年荊襄寇亂大吳將軍出陳武昌詔太守楊公出鎮後云荊江京漢推忠輔國侍衞將軍吳居中記案楊行密之子溥嗣吳王位是歲唐明宗天成二年溥以十一月僭帝改元乾貞宋莒公紀年通譜書爲乾正云避仁宗嫌名通鑑亦同而此直以爲乾正一時所立不應有誤也

賞魚袋出處

隨筆書衡山唐碑別駕賞魚袋云各不可曉今按唐職林魚帶門敘金玉銀鐵帶及金銀魚袋云開元勅非灼然有戰功者餘不得輒賞魚袋斯明文也

容齋四筆卷第十　終

容齋四筆卷第十一　十七則

京丞相轉官

慶元二年朝廷奉上
三宮徽冊冊寶繼又進勅令玉牒實錄大臣遷秩于再于三蓋自崇寧至于紹熙未之有也於是京右丞相以十月受冊寶賞由正議轉宣奉十二月用勅局賞當得兩官以一回授一轉光祿三年二月用提舉玉牒實錄院及禮儀使賞有旨三項各轉兩官辭之至四五詔減爲四官其半回授其二奄轉金紫四月之閒陟五華資仍回授三帙在法宰執轉官與除拜同故得給使恩百二十年而入流者二十有四記淳熙十四年王左相進玉牒幷充禮儀使梁右相進
國史
四朝史傳
國朝會要幷充玉牒禮儀使詔各與轉兩官

所謂各者指二相也時梁公誤認爲三者各兩官已係特進謂如此則序進太師矣中批只共爲兩官復辨之詔許回授又辨但令加恩亦辨適已罷相在經筵訖於分毫不受雖王公獨加恩令日之事全相類而又已有去冬二賞矣有司不諳練故實徑準昔年中旨行出聞京公殊不自安然無說可免惜手東閣賢賓客不告以十年內親的故事以成其美頃居翰苑荅王梁諸詔嘗上章開析論列是以竊識其詳

熙寧司農牟利

熙寧元豐中聚斂之臣專務以利爲國司農遂粥天下祠廟官既得錢聽民爲賈區廟中慢悔鑽錢無所不至南京有闕伯微子兩廟一歲所得不過七八千張文定公判應天府上言曰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闕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爲宋始封此二祠者獨不得免乞以公使庫錢代其歲入

神宗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粥又有議前代帝王陵寢許民請射耕墾司農可之唐之諸陵因此悉見芟刈昭陵喬木翦伐無遺御史中丞鄧潤甫言熙寧著令本禁樵采遇郊祀則敕吏致祭德意可謂遠矣小人掊克不顧大體使其所得不貲猶爲不可況至爲淺鮮者哉願絀創議之人而一切如故於是未耕之地僅得免二者可謂前古未有一日萬幾蓋無由盡知之也

文與可樂府

今人但能知文與可之竹石惟東坡公稱其詩騷又表出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之句予常恨不見其全比得蜀本石室先生丹淵集蓋其遺文也於樂府雜詠有秦王卷衣篇曰咸陽秦王家宮闕明曉霞丹文映碧鏤光采相鈎加銅螭逐銀猊壓屋驚蟠拏洞戶鎖日月其中光景賒春風動珠箔鸞額金窠射

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閒弄玉指環輕冰挽紅牙君王顧之笑爲駐七寶車自卷金縷衣龍鸞蔚紛葩持以贈所愛結歡期無涯其語意采入騷人圖域又有王昭君三絶句云絶豔生殊域芳年入內庭誰知金屋寵只是信丹青幾歲後宮塵今朝絶國春君王重恩信不欲遣他人極目胡沙滿傷心漢月圓一生埋沒恨長入四條絃令入讀之縹緲然感繫無已也

議遷史

大儒立言著論要當使後人無復擬議乃爲至當如王氏中說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議而削異端使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又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王氏之意直以壽之書過於漢史矣豈其然乎元經續詩書猶有存者不知能出遷固之右乎蘇子由作古史謂太史公易編年之法爲本紀世家列傳後世莫能易之然其人淺近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故因遷之舊別爲古史今其書固在果能盡矯前人之失乎指司馬子長爲淺近不學貶之已甚後之學者不敢謂然

常何

唐太宗正觀五年以旱詔文武官極言得失時馬周客遊長安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何武人不學不知所言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其能以問何對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爲臣具草耳上即召周與語甚悅以何爲知人賜絹三百疋常何後亦不顯莫知其所以進予案李密傳密從翟讓與張須陁戰率驍勇常何等二十人爲游騎遂殺須陁常何之名蓋見於此唐史亦采於劉仁軌行年河洛之記也

李密詩

李密在隋大業中從楊玄感起兵被獲以計得脱變姓名爲劉智遠教授諸生自給鬱鬱不得志哀吟泣下唐史所書如此劉仁軌行

年河洛記事載密事云密往來諸賊帥之間說以舉大計莫肯從者因作詩言志曰金風蕩初節玉露垂晚林此夕窮途士鬱陶傷寸心平野葭葦合荒村葵藿深眺聽良多感徒倚獨沾襟沾襟何所爲悵然懷古意秦洛既未平漢道將何冀樊噲市井屠蕭何刀筆吏一朝逢時會千載傳名謚寄言世上雄虛生眞可愧諸將見詩漸敬之予意此篇正其哀吟中所作也

寺監主簿

自元豐官制行九寺五監各置主簿專以掌鈎考簿書爲職它不得預紹聖初韓粹彥爲光祿主簿自言今輙預寺事非先帝意也請如元豐詔書從之如玉牒修書主簿不預見於王定國雜錄予猶及見紹興中太府寺公狀文移惟卿丞繫銜後來掌故之吏昧於典章遂一切與丞等今百官庶府皆戾官制非特此一事也

溫大雅兄弟名字

新唐書溫大雅字彥弘弟彥博字大臨大有字彥將舊史不載彥博字它皆同三溫兄弟也而兩人以大為名彥為字一以彥為名大為字宰相世系表則云彥將字大有而博惟與傳同讀者往往致疑歐陽公集古錄引顏思魯制中書舍人彥將行證表為是然則唯彥博異耳故或以為誤予少時因文惠公得歐率更所書虞恭公誌銘乃彥博也其名字實然後見大唐創業起居注大雅所撰其中云煬帝遣使夜至太原溫彥將宿於城西門樓上首先見之報兄彥弘馳以啓帝帝方卧聞而驚起執彥弘手而笑據此則三溫之名皆從彥而此書首題乃云大雅奉勅撰不應於其間敢自稱字已而諱改之高宗太子弘為武后所酖追尊為孝敬皇帝廟曰義宗列於太廟故諱其名如弘文館改為昭文弘農縣改為恒農徐弘敏改為有功韋弘機但為機李含光本姓弘易為李曲阿弘氏易為洪則大雅之名後人追改之也顏魯公作顏勤禮碑叙顏溫二家之盛曰思魯大雅愍楚彥博遊秦彥將以雅為名亦由避諱耳錢聞詩在太學以此為策問而言歐陽作傳戾於聞見彼蓋不察宋子京之作云

冊府元龜

真宗初命儒臣編修君臣事迹後謂輔臣曰昨見宴享門中錄唐中宗宴飲韋庶人等預會和詩與臣寮馬上口摘含桃事皆非禮也已令削之又曰所編事迹蓋欲垂為典法異端小說咸所不取可謂盡善而編修官上言近代臣僚自述揚歷之事如李德裕文武兩朝獻替記李石開成承詔錄韓偓金鑾密記之類又有子孫追述先德叙家世如李繁鄴侯傳柳氏序訓魏公家傳之類或隱己之惡或攘人之善並多溢美故匪信書并僭偽諸國各有著撰如偽吳錄孟知祥實錄之類自矜本國事或近誣其上件書並欲不取餘有三十國春秋河洛記壺關錄之類多是正史已有秦記燕書之類出自偽邦商芸小說談藪之類俱是詼諧小事河南志邠志平剡錄之類多是故吏實從述本府戎帥征伐之功傷於煩碎西京雜記明皇雜錄事多語怪奉天錄尤是虛詞盡議采收恐成蕪穢並從之及書成賜名冊府元龜首尾十年皆王欽若提總凡一千卷其所遺棄既多故亦不能暴白如資治通鑑則不然以唐朝一代言之敘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記魏鄭公諫爭用諫錄李絳議奏用李司空論事睢陽事用張中丞傳淮西事用涼公平蔡錄李泌事用鄴侯家傳李德裕太原澤潞回鶻事用兩朝獻替記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用林恩後史補韓偓鳳翔謀畫用金鑾密記平龐勛用彭門紀亂討裘甫用平剡錄記畢師鐸呂用之事用廣陵妖亂志皆本末粲然然則雜史瑣說家傳豈可盡廢也

漢高帝祖稱豐公

前漢書高祖紀贊云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于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案上六句皆韻語不知何人作此頌諸家注釋大氐闕如予自少時讀班史今六七十年何啻百遍用朱點句亦須十本初不記憶高帝之祖稱豐公比再閱之恍然若昧平生聊表見於此舊書不厭百回讀信哉

樞密行香

唐世樞密使專以內侍為之與它使均稱內諸司五代以來始參用士大夫遂同執政案實錄所載景德二年三月元德皇后忌中書樞密院文武百官並赴相國寺行香初樞密院言舊例國忌行香唯樞密使副依內諸司

例不赴恐有爵恭格今欲每遇大忌日與中書門下同赴行香從之樞密使副翰林樞密直學士並赴自茲始也然則樞密之同內諸司久矣隆興以來定制臣四參之儀自宰臣至于郎官御史皆班列殿庭拜舞惟樞密立殿上不預亦此意云

船名三翼

文選張景陽七命曰浮三翼戲中沚其事出越絕書李善注頗言其略蓋戰船也其書云闔閭見子胥問船運之備對曰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樓船橋船大翼者當陵軍之車小翼者當陵軍之輕車又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三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九丈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五丈六尺大柢皆巨戰船而昔之詩人乃以為輕舟梁元帝云日華三翼綱又云三翼自相追張正見云三翼本蘭船元微之云光陰三翼過其它亦鮮用之者

東坡誨葛延之

江陰葛延之元符間自鄉縣不遠萬里省蘇公於儋耳公留之一月葛請作文之法誨之曰儋州雖數百家之聚而州人之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葛拜其言而書諸紳嘗以親製龜冠為獻公受之而贈以詩曰南海神龜三千歲兆叶朋從生慶喜智能周物不周身未死人鑽七十二誰能用爾作小冠岣嶁耳孫創其製今君此去寧復來欲慰相思時整視今集中無此詩葛常之延之三從弟也嘗見其親筆

用書雲之誤

今人以冬至日為書雲至用之於表啓中雖

前輩或不細考然皆非也左氏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杜預注云周正月今十一月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啓者立春立夏閉者立秋立冬雲物者氣色災變也蓋四時凡八節其禮並司漢明帝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畢登靈臺觀雲物尤可為證而但讀左傳前兩三句故遂顯以指冬至云今太史局官每至此八日則為一狀若立春則曰風從良位上來春分則曰風從震位上來它皆做此只是定本元非撫實起居注隨即修入顯為文具蓋古之書雲意也

張鷟譏武后濫官

武后革命濫授人官故張鷟為謗以譏之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把推侍御史椀脫校書郎唐新舊史亦載其語但泛言之案天授二年二月以十道使所舉人石艾縣令王

山輝等六十一人並授拾遺補闕懷州錄事參軍霍獻可等二十四人並授侍御史并州錄事參軍徐昕等二十四人授著作郎內黃縣尉崔宣道等二十三人授衛佐校書凡百三十二人同日而命試官自此始也其濫如此劉子玄傳武后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子玄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令羣臣無功遭遷輒還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把推椀脫之謗正為此設然只是自外官便除此四職非所謂輒遷子玄之言失之矣

唐王府官猥下

唐自高宗以後諸王府官益輕惟開元二十三年加榮王以下官爵悉拜王府官屬浸又減省僅有一傅一友一長史亦但備員至與其府王不相見寶曆中瓊王府長史裴簡來具狀言諸王府本在宣平坊多年權毀後付莊宅使收管遂為公局每聖恩除授無處禮上王官為衆所輕府既不存官同虛設伏乞

賜官宅一區乃詔賜延康坊宅予因閲九經字樣一書開成中唐玄度所纂其官階云朝議郎知沔王友充翰林待詔沔王名恂憲宗之子而以書吏爲友其餘可知案文武宣昭四宗皆自藩王登大位剛明果斷爲史所稱蓋出於天性然非資於師友成就也

御史風聞

御史許風聞論事相承有此言而不究所從來以予考之蓋自晉宋以下如此齊沈約爲御史中丞奏彈王源曰風聞東海王源蘇冕會要云故事御史臺無受詞訟之例有詞狀在門御史採狀有可彈者即略其姓名皆云風聞訪知其後疾惡公方者少遞相推倚通狀人頗壅端開元十四年始定受事御史人知一日劾狀遂題告事人名乖自古風聞之義然則向之所行今日之短卷是也二字本見尉佗傳

唐御史遷轉定限

唐元和中御史中丞王播奏監察御史舊例在任二十五月轉準具員不加今請仍舊其殿中侍御史舊十二月轉具員加至十八月今月減至十五月侍御史舊十月轉加至十三請令請減至十二月從之案唐世臺官雖職在抨彈然進退從違皆出宰相不若今之雄緊觀其遷敘定限可知矣國朝末改官制之前任監察滿四年而轉殿中又四年轉侍御又四年解臺職始轉司封負外郎元豐五年以後陞沉迫別矣

容齋四筆卷第十一　終

容齋四筆卷第十二　十三則

小學不講

古人八歲入小學教之六書周官保氏之職實掌斯事厥後浸廢蕭何著法太史試學童諷書九千字乃得爲吏以六體試之吏人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劉子正父子校中祕書自史籀以下凡十家序爲小學次於六藝之末許叔重收集篆籀古文諸家之學就隸爲訓注謂之說文蔡伯喈以經義分散傳記交亂訓僞相蒙乃請刊定五經備體刻石立乎太學門外謂之石經後有呂忱又集說文之所漏略著字林五篇以補之唐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舉其文義歲登下之而考功禮部課試貢舉許以所習爲通人苟趨便不求當否大曆十年司業張參纂成五經文字以類相從至開成中翰林待詔唐玄度又加九經字樣補參之所不

載晉開運末祭酒田敏合二者爲一編並以考正俗體訛謬今之世不復詳考雖士大夫作字亦不能悉如古法矣韓子曰凡爲文辭宜略識字又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安有不識字而能書蓋所謂識字者如上所云也予采張氏田氏之書擇今人所共昧者讀載於此以訓子孫本字從木一在其下今爲大十者非休字象人息於木陰加點者非美从羊从大今从犬从火者非軍字古者以車戰故軍从勹下車後相承作軍義無所取看字从手凡視物不審則以手遮目看之作看者非揚州取輕揚之義从木者非梁从木作梁者非乾有千虔二音爲字一體今俗分別作執字音虔而乾音千者非尊从酋下寸作尊著非莫从酉从刀作莫者非夷从弓从夫作變者訛耆从旨作老下目者訛漆泰黍稀下並从水相承省作小今从小从小者訛決冲況凉盜並从水作冫者訛幾飢二字上穀

不熟下皽也今多誤用至於果切悲之加草罔加山攜之作携鉏作鋤惡作惡霸作霸蔔作笋頷作髭須加髟或从水祕从禾簡作簡賓从尔趨从务衞合从角从大而从魚啓从又及弋䕭从文徽从去蠹作麆蟲作虫墮許規反俗作㿉又以爲情幡作幡怪爲慌闌爲關煲从夕閒从日切从力茲合从二玄而作茲升作廾華从比妬从戶姦爲舒蠹从毒客作叅寃上加黥帮作譯牟从干互作乎元从黜古从千盡作盡京作京皷从日次从之鼓从皮潜譖僭从替出作二山覺从與游於以方爲才皐爲皂曷爲曷匹爲疋收作牧敘作敘臥从臣从人而以人爲卜攺从戌巳之巳而以爲巳凡作凡允作允館作舘覽作覽緊合从月从又而作祭瞻作瞻綿从衣滋从往編作遍徽作僥㶣作㶣琴琵之弦从糸輕作輕如是者皆非也

主臣

漢文帝問陳平決獄錢穀平謝曰主臣史記漢書皆同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文穎曰惶恐之辭猶今言死罪也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辭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正用此意文選載梁任昉奏彈曹景宗先敘其罪然後繼之曰景宗即主臣仍繼之曰謹案某官臣景宗又彈劉整亦曰整即主臣齊沈約彈王源文亦然李善捨史漢所書而引王隱晉書庾純自劾以謂然以主爲句則臣當下讀殊爲非是不知所謂其人即主有何義哉

景華御苑

崔德符坐元符上書邪黨困於崇寧後監洛南稻田務嘗送客於會節園是時冬暮梅花已闢明年春監修大內閣官容佐取以爲景華御苑德符不知也至春晚復騎瘦馬與老兵游園內坐梅下賦詩其詞曰去年白玉花結子深枝間小憩藉清影低攀啄微酸故人

不可見春事今已闌繞樹尋履跡空餘土花班次日佐入園見地上馬糞知爲德符是時府官事佐如不及而德符未嘗謁之佐即具奏劾以擅入御苑作踐有旨勒停家素貧傳食於諸賢之舍久乃歸陽翟德符没於靖康官卑不應立傳予詳考本末爲特書之頗憶此段事擬載於傳中以悼君子之不幸且知馬永卿懶眞錄中有之而求不可得漫紀于此

州陞府而不爲鎮

州郡之名莫重於府雖節鎮不及焉固未有陞府而不爲節度者比年以來陞蜀州爲崇慶府劍州爲隆慶府恭州爲重慶府嘉州爲嘉定府秀州爲嘉興府英州爲英德府蜀劍既有崇慶普安軍之額而恭嘉以下獨未然故幕職官仍云某府軍事判官推官大與府不相稱皆有司之失也信陽軍一小壘耳而司戶參軍銜內帶兼節推尤爲可笑頃在中都時每爲天官主者言之云亦不必白朝廷只本案檢舉政正申知足矣乃曰久例如此竟相承到今文安公嘗爲左選侍郎是時未知此也

漢唐三君知子

英明之君見其子有材者必愛而稱之漢高祖謂趙王如意類己欲以易孝惠以大臣諫而止宣帝以淮陽王欽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數嗟嘆曰眞我子也常有意欲立爲嗣而用太子起於微細且蚤失母故弗忍唐太宗以吳王恪英果類我欲以代雉奴其後如意爲呂母所戕恪爲長孫無忌所害欽緣張博之事殆於不免此三王行事無由表見然孝惠之仁弱幾遭呂氏之覆宗孝元之優柔不斷權移於閹寺漢業遂衰高宗之庸儒受制立后爲李氏禍尤慘其不能繼述固已灼然高祖宣帝太宗蓋本三子之材而言之非專指其容貌也可謂知子矣彼明崇儼謂

英王哲貌類太宗張說謂太宗畫像雅類忠王此惟取其形似也若以材言之中宗之視太宗天壤相隔矣漢成哀所幸妾曹宮產子曰我兒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使其眞是孝元亦何足道而况於嬰孺之狀邪

當官營繕

元豐元年范純粹自中書檢正官謫知徐州滕縣一新公堂吏舍凡百一十有六間而寢室未治非嫌於奉已也曰吾力有所未暇而已是時新法正行御士大夫如束濕雖任二千石之重而一錢粒粟不敢輙用否則必著丹書東坡公歎其然適爲徐守故爲作記其略曰至於宮室蓋有所從受而傳之無窮非獨以自養也今日不治後日之費必倍而比年以來所在務爲儉陋尤諱土木營造之功歎及齋壞轉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此何義也是記之出新進趨時之士媢疾以惡之恭覽

國史開寶二年二月詔曰一日必葺昔賢之能事如聞諸道藩鎮郡邑公宇及倉庫凡有隳壞弗即繕脩因循歲時以至頹毀及僝工充役則倍增勞費自今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知州通判等罷任其治所廨舍有無廢壞及所增修著以爲籍遞相符授幕職州縣官受代則對書於考課之曆損壞不全者殿一選修葺建置而不煩民者加一選太祖創業方十年而聖意下逮克勤小物一至於此後之當官者小復留意以興仆植僵爲務則暗於事體不好稱人之善者往往翻指爲妄作名色盜隱官錢至於使之束手諱避忽傾視陋逮於不可柰何而後已殊不思貪墨之吏欲爲姦者無施不可何必假於營造一節乎

治歷明時

易革之彖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魏晉而降凡及禪代者必據以爲說案漢轅固與黃生爭論湯武於景帝前但評受命之是非不引易爲證卦之象曰君子以治歷明時其義了不相涉匱孫頊留意歷學云按唐一行大衍曆日度議曰顓帝歷上元甲寅正月甲寅晨初合朔立春七曜皆直艮維之首湯作殷歷更以十一月合朔冬至爲上元周人因之此謂治歷也至於三統之建夏以寅爲歲首得人統殷以丑爲得地統周武王改從子爲得天統此謂明時也其革命之說劉歆作三統歷及譜引革象湯武革命又曰治歷明時所以和人道也如是而已其前又引述書曰先其革命顏師古曰言王者統業先立算數以命百事也推此而伸之所云革命蓋謂是耳非論其取天下也況大衍之用四十有九一行以之起歷而革卦之序在周易正當四十九然則專爲歷甚明考其上句尤極顯白然諸儒贊易皆不及此王弼亦無一言

仕宦捷疾

唐傅遊藝以期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言其速也國朝惟綠緋紫三等而紫袍者除武臣外文官之制其別有六庶僚黑角帶佩金魚未至侍從而特賜帶者爲荔枝五子帶不佩魚中書舍人諫議待制權侍郎紅鞓黑犀帶佩魚權尚書御史中丞資政端明殿閣學士直學士正侍郎給事中金御仙花帶不佩魚謂之横金翰林學士以上正尚書御仙帶佩魚謂之重金執政官宰相方團毬文帶俗謂之笏頭者是也其叙如此若孟進蹴得者則不然紹興中宋僕自侍御史遷中丞施鉅自中書檢正鄭仲熊自右正言並遷權侍郎三人皆受告日易服以正謝日拜執政僕鉅以緋仲熊以綠服紫之次日而賜毬文帶蓋侍從以下俟正謝乃易帶而執政命才下即遣中使齋賜遂服之而赴都堂供職可謂捷疾矣若李

綱則又異於是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自太常少卿除兵部侍郎未謝間靖康元年正月四日胡騎將至京城綱以邊事求見宰執奏事未退綱語知閤門事朱孝莊曰有急切公事欲與宰執廷辯孝莊曰舊例未有宰執未退而從官求對者綱曰此何時而用例邪孝莊即具奏詔引綱立於執政之末時宰執議欲奉鑾輿出狩襄鄧綱請固守上曰誰可將者綱曰願以死報第人微官卑恐不足以鎮服士卒白時中乞以爲禮部尚書綱曰亦只是侍從即命除尚書右丞綱曰臣未正謝猶衣緑非所以示中外即面賜綱袍帶并笏綱服之以謝且言方時艱難臣不敢辭此爲不經緋紫而極其服章未之有也

詞臣益輕

治平以前謂翰林學士及知制誥爲兩制自翰林罷補外者得端明殿學士謂之換職熙寧之後乃始爲龍圖紹興以來愈不及矣脩

起居注者序遷知制誥其次及辭不爲者乃爲待制趙康靖馮文簡曾魯公司馬公呂正獻公是也學士闕則次補或爲宰相所不樂者猶得侍讀學士劉原甫是也在職未久而外除者爲樞密直學士韓魏公是也亦爲龍圖直學士歐陽公是也後來寮擢者僅得待制王時亨是也餘以善去者集英脩撰而止耳

夏英公好處

夏英公既失時譽且以慶曆聖德頌之故不正之名愈彰然固自有好處夏羌之叛英公爲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韓魏公副之賊犯山外韓公令大將任福自懷遠城趨得勝寨出賊後如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爲賊誘沒于好水川朝論歸咎於韓英公使人收散兵得韓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韓故但奪一官英公此事賢矣而後來士大夫未必知也予是以表出之

祖宗用人

祖宗用人進退遲速不執一端苟其材可任則超資越級曾不少靳非拘拘於愛惜名器也宋琪自員外郎以正月擢拜諫議大夫三月參知政事太宗將用李昉時昉官工部尚書七月特遷琪刑書遂並命爲相而琪居昉上自外郎歲中至此石熙載以太平興國四年正月自右補闕爲兵部員外郎樞密直學士才七日簽書院事四月拜給事中爲副樞十月遷刑部侍郎六年遷戶部尚書爲使八年罷爲右僕射從初至此五歲用今時階秩言之乃是朝奉郎而爲特進也當日職名雖有密直多從庶僚得之旋即大用張齊賢王沔皆自補闕直史館遷郎中充學士越半歲並遷諫議簽樞溫仲舒寇準皆自正言直館遷郎中充職二年並爲樞密副使向敏中自工部郎中以

本官充職越三月同知密院錢若水自同州推官入直史館踰年擢知制誥二年除翰林學士遂以諫議同知密院首尾五年

至道九老

李文正公罷相後只居京師以司空致仕至道元年年七十一矣思白樂天洛中九老之會適交游中有此數曰太子中允張好問年八十五太常少卿李運年八十故相吏部尚書宋琪廬州節度副使武允成皆七十九吳僧贊寧年七十八郢州刺史魏丕年七十六左諫議大夫楊徽之年七十五水部郎中朱昂與昉皆七十一欲繼其事爲宴集會蜀寇起而罷其中兩宰相乃著一僧唐世及元豐耆英所無也次年李公即世此事竟不成蓋老康寧相與燕嬉於升平之世而雅懷弗遂造物豈亦否此耶

李文正兩罷相

宰相拜罷恩典重輕詞臣受旨者得以高下

其手李正公昉太平興國八年以工部尚書爲集賢史館相端拱元年爲布衣翟馬周所訟

太宗召學士賈黃中草制罷爲右僕射令詔書切責黃中言僕射百寮師長今自工書拜乃爲殊遷非黜責之義若以均勞逸爲辭斯爲得體上然之其詞略云端揆崇資非賢不授昉素高問望久展謨猷謙和秉君子之風純懿擅吉人之美輟從三事懋彼六卿用資鎮俗之清規式表尊賢之茂典其美如此淳化二年復歸舊廳四年又罷優加左僕射學士張洎言近者霖霪百餘日昉職在變和陰陽不能決意引退僕射之重右減於左位望不佯因而授之何以示勸上批洎奏尾止令罷守本官洎遂草制峻詆臟詞云變和陰陽輔相天地此宰相之任也苟或依違在位啓沃無聞雖居廊廟之崇莫著彌綸之効宜敕朝旨用罷鼎司昉自處機衡曾無規畫擁化源而滋久孤物望以何深俾長中臺尚爲優遲可依前尚書右僕射罷知政事歷考前後制麻只言可某官其云罷知政事者洎創增之也

國史昉傳云昉厚善洎及昉罷洎草制乃如此紹興二十九年沈該罷制學士周麟之於結句後添入可罷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蓋用此云

容齋四筆卷第十二 終

容齋四筆卷第十三

二十四則

科舉之弊不可革

法禁益煩姦僞滋熾往科場最然其尤者莫如銓試代筆有禁也禁之愈急則代之者獲賂謝愈多其不幸而敗者百無一二正使得之元未嘗致法吏部長貳簾試之制非不善也而文具兒歲押又甚焉議論奉公　臣朝久建明然此風如決流堰草未嘗少革或以謂失於任法而不任人之故殊不思所任之人渠肯一意向方見惡輙取於事無益而禍謗先集于厥身矣聞實中太子賓客邊光範掌選太廟齋郎李宗訥赴吏部銓光範見其年少意未能屬辭語之曰苟稜筆成六韻雖不試書判可入等矣宗訥曰非稚學詩亦嘗留心詞賦即試詩賦二首數刻而就甚嘉賞之翌日擬授祕書省正字今之世寧復有是哉

宰執子弟廷試

太宗朝呂文穆公蒙正之弟蒙亨舉進士禮部高寄薦名既廷試與李文正公昉之子宗諤並以父兄在中書罷之國史許仲宣傳云仲宣子待問雍熙二年舉進士與李宗諤呂蒙亨王扶並預廷試宗諤即宰相昉之子蒙亨參知政事蒙正之第扶鹽鐵使明之子

上曰斯並勢家與孤寒競進縱以藝升人亦謂朕有私也皆下第正此事也仲宣時爲度支使

仁宗朝韓忠憲公億爲參知政事子維以進士奏名禮部不肯試大廷受蔭入官唐質肅公介參政子義問鎖廳試禮部用舉者召試祕閣介引嫌罷之舊制嚴於宰執子弟如此與夫秦益公柄國而子熺孫塤皆於省殿試輙冠多士者異矣

國初救弊

國朝削併僭僞救民水火之中然亦有因仍舊弊未暇更張者故須賴於賢士大夫昌言之江左初平太宗選張齊賢爲江南西路轉運使論以民聞不便事令一一條奏先是諸州罪人多錮送闕下緣路非理而死者常十五六齊賢至蘄州見南劾州吏送罪人者索得州帖視之二人皆逢販私鹽者爲荷鹽籠得鹽二斤又六人皆嘗見販鹽而不告者並縣決傳送而五人已死于路江州司理院自正月至二月經過寄禁罪人計三百二十四人建州民二人本田家客戶嘗於主家墻內以錐刺得魚一斤半並杖脊黥面送闕下齊賢上言乞侯至京擇官處問如顯有負屈者本州官吏量加懲罰自令只令發遣正身及虔州送三四嘗市得牛肉并家屬十二人悉詣闕而殺牛賊不獲齊賢聞之即遣其妻子還自是江南送罪人者滅太半是皆相循習所致也一賢改爲其利民如此齊賢以太平興國二年方登斜六年爲使者八年還朝由密學拜執政可謂迅用也

房玄齡名字

舊唐書目錄書房元齡而本傳云房喬字玄齡新唐書列傳房玄齡字喬而宰相世系表玄齡字喬松三者不同趙明誠金石錄得其神道碑褚遂良書名字與新史傳同予記先公自燕還有房碑一冊于志寧撰乃玄齡字喬松本欽宗在東宮時所藏其後猶有一印曰伯志西齋令亦不存矣

二朱詩詞

朱載上舒州桐城人爲黃州教授有詩云官閑無一事胡蝶飛上階東坡公見之稱賞再三遂爲知己中書舍人新仲其次子也有家學十八歲時戲作小詞所謂流水冷泠斷橋斜路梅枝亞者朱希眞見而書諸扇令人遂

以爲希眞所作又有摺疊扇詞云宮紗蜂趕梅寳扇鷺閑翅數摺聚清風一捻生秋意搖搖雲母輕鳧鳧瓊枝細莫解玉連環怕作飛花墜公親書稾固存亦因張安國書扇而截於于湖集中其詠五月菊詞云玉臺金盞對炎光全似去年香有意莊嚴端午不應忘却重陽菖蒲九節金英蒲把同泛瑤觴舊日東籬陶令比窓正傲義皇淵明於五六月高卧北窓之下風颯至自謂義皇上人用此事於五月菊詩家嘆其精切云

金剛經四句偈

今世所行金剛經用姚秦鳩摩羅什所譯其四句偈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又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予博觀它本頗有不同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譯云一切有爲法如星翳燈幻露泡夢電雲應作如是觀而不能見如來之下更有四句云彼如來妙體即法身諸佛法體不可見彼識不能知陳天竺三藏眞諦譯云如如不動恒有正說應觀有爲法如暗翳燈幻露泡夢電雲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應得見我由法應見佛調御法爲身此法非識境法如深難見唐三藏玄奘譯云諸和合所爲如星翳燈幻露泡夢電雲應作如是觀諸以色見我以音聲尋我彼生復邪斷不能當見我應觀佛法性即導師法身法性非所識故彼不能了唐沙門義淨譯前四句與魏菩提本同而後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起邪觀不能當見我後四句與玄奘本同予案今人稱六如東坡以名堂者謂夢幻泡影露電也而此四譯乃知有九如大般若經第八會世尊頌第九會能斷金剛分二頌亦與玄奘所譯同

四蓮華之名

嗢鉢摩華青蓮華也鉢特摩華亦云波頭摩

赤蓮華也拘母陁華亦云俱物頭亦云俱牟陁紅蓮也奔荼利華亦云芬陁利白蓮也堵羅綿椰絮之類即兜羅綿也

黑法白法

安立黑法感黑異熟所謂地獄傍生鬼界安立白法感白異熟所謂人天安立黑白法感黑白異熟所謂一分傍生鬼界及一分人安立非黑非白法感非黑非白異熟所謂預留果或一來果或不還果

多心經偈

多心經偈曰揭帝揭帝波羅揭帝波羅僧揭諦菩提薩摩訶又有大明呪經鳩羅什所譯曰揭帝揭帝波羅揭帝波羅僧揭帝菩提僧莎呵

天宮寶樹

行行相值莖莖相望枝枝相准葉葉相向華華相順實實相當此無量壽經所言天宮寶樹非塵世所有也

白分黑分

月盈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黑分白前黑後合爲一月又曰日隨月後行至十五日覆月都盡是名黑半日在月前行至十五日具足圓滿是名白半

月雙閏雙

十五夜爲半月兩半月爲一月三月爲一時兩時爲一行兩行爲一季二年半爲一雙此由閏故以閏月兼本月此謂月雙非閏雙也以五年再閏爲閏雙

踰繕那一由旬

數量之稱謂踰繕那四十里也毗曇論四肘爲一弓五百弓爲一拘盧舍八拘盧舍爲一由旬一弓長八尺五百弓長四百丈一拘盧舍有二里十六里爲一由旬

七極微塵

七極微塵成一阿耨池上塵七阿耨塵爲銅上塵七銅上塵爲水上塵七水上塵爲兎毫上塵七兎毫上塵爲一羊毛上塵七羊毛上塵爲一牛毛上塵七牛毛上塵成一嚮遊塵七嚮遊塵成一蟣七蟣成一虱七虱成積麥七積麥爲一指二十四指爲一肘四肘爲一弓

宰相贈本生父母官

封贈先世自晉宋以來有之追唐始備然率不過一代其恩延及祖廟者絕鮮亦未嘗至極品郭汾陽二十四考中書令而其父贈止太保權德輿位宰相其祖贈止郎中唐末五季宰輔貴臣始追榮三代國朝因之李文正公昉本工部郎中超之子出繼從叔沼昉再入相表其事求贈所生父祖官封詔贈祖溫太子太保祖母權氏莒國太夫人父超太子太師母謝氏鄭國太夫人可謂異數後不聞繼之者

執政贈三代不同

文臣封贈三代自初除執政外凡轉廳皆不再該唯知樞密院及拜相乃復得之然舊法又不如是歐陽公作程文簡公琳父神道碑歷敍恩典曰琳參知政事贈爲太子少師在政事遷左丞又贈太子太師罷爲資政殿學士又贈太師中書令爲宣徽北院使又贈兼尚書令則是轉官與罷政亦襄贈而自宮師得太師中今更爲超越宅或不然

唐孫處約事

新唐書來濟傳云初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客宣城石仲覽家仲覽衍於財有器識待四人甚厚私相與言志處俊曰願宰天下濟及智周亦然處約曰宰相或不可冀願爲通事舍人足矣後濟領吏部處約始以瀛州書佐入調濟遠注曰如志遂以爲通事舍人後皆至公輔高智周傳云智周始與郝處俊來濟孫處約共依江都石仲覽仲覽傾產結四人驟因請各語所期處俊曰丈夫惟無仕仕至宰相乃可智周濟如之處約曰得爲舍

人在殿中周旋吐納可也後濟居吏部處約以瀛州參軍入調濟曰如志擬通事舍人畢降階勞問平生案兩傳相去才一卷不應重複如此可謂宂長本出韓琬所撰御史臺記而所載自不實處約傳正觀中爲齊王祐記室祐多過失數上書切諫王誅太宗得其書權中書舍人是歲十七年癸卯來濟次年亦爲中書舍人永徽三年拜相六年檢校吏部尚書是歲丁巳去癸卯首尾十五歲若如兩傳所書大爲不合韓琬之說識謬史氏又失於不考仲覽鄉里一以爲宣城一以爲江都豈宣城人而家於廣陵也

夏侯勝京房兩傳

漢書儒林傳欲詳記經學師承故序列唯謹然夏侯勝京房又自有傳儒林云勝其先夏侯都尉以尚書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簡卿傳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而本傳又云從始昌受尚書後事簡卿又從歐陽

氏從子建師事勝及歐陽高儒林言房受易梁人焦延壽以明災異得幸爲石顯所譖誅凡百餘字而本傳又云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房用之尤精爲石顯告非謗政治誅此兩者近於重復也若其它張禹彭宣王駿倪寬龔勝鮑宣周堪孔光李尋韋賢玄成薛廣德師丹王吉蔡誼董仲舒眭孟貢禹疏廣馬宮翟方進諸人但志姓名及所師耳

漢人坐語言獲罪

漢昭帝時有大石自立僵柳復起眭孟上書言有從疋夫爲天子宜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霍光惡之論以袄言惑衆伏誅案孟之妄發其死宜矣宣帝信任宦官蓋寬饒奏封事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執金吾議以指意欲求禪亦坐死考其所引亦不爲無罪揚惲之報孫會宗書初無甚怨怒之語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其張晏釋以爲言朝廷荒亂百官諂諛可謂穿鑿而廷尉當以大逆無道刑及妻子予熟味其詞獨有所謂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蓋宣帝惡其君喪不送終之論耳莊助論沒黯輔少主守成武帝不怨實係於一時禍福云賈誼劉向談說痛切無忌諱文成二帝未嘗問爲隨筆紀之矣

樞密書史

景德四年命宰臣王旦監修兩朝正史知樞密院王欽若陳堯叟參知政事趙安仁並修國史後來執政入樞府皆不得提舉修書非故事也

知州轉運使爲通判

今世士大夫既貴不可復賤淳化中北戎入冠以殿前都虞候曹璨知定州時趙安易官宗正少卿已知州遂就從通判同時有羅延吉者既知彭邦絳三州而除通判廣州滕中

正知興元府而通判河南袁郭知楚鄆二州會秦王廷美遷置房州詔崇儀副使閻彥進知州而以邦通判州事范正辭既知戎潞二州而通判棣深又陳若拙歷知單州殿中侍御史西川轉運使召歸會李至守洛都表爲通判久之柴禹錫鎮涇州復表爲通判連下遷而皆非貶降近不復有矣

范正辭治饒州

范正辭太平興國中以饒州多滯訟選知州事至則宿繫皆決遣之胥史坐淹獄停職者六十三人會詔令科州兵送京有王興者懷土憚行以刃故傷其足正辭斬之興妻上訴太宗召見正辭庭辯其事正辭曰東南諸郡饒實繁盛人心易動興敢扇搖尚失控馭則臣無待罪之地矣上壯其敢斷特遷官充江南轉運副使饒州民甘紹者爲群盜所掠州捕繫十四人獄具將死正辭案部至引問之因皆泣下案其非

實命徒他所訊鞫既而民有告盜所在者正辭潛召監軍掩捕之盜覺遁去正辭即單騎出郭二十里追及之賊控弦持猶來逼正辭大呼以鞭擊之中賊雙目作之餘賊渡江散走被傷者尚有餘息爭得所弃贓按其姦狀伏法十四人皆得釋此吾鄉里事而郡人多不聞之。

榮王藏書

濮王懿王之子宗綽蓄書七萬卷始與英宗偕學于邸每得異書必轉以相付宗綽家本有岳陽記者皆所賜也此

國史本傳所載宣和中其子淮安郡王仲纂進目錄三卷忠宣公在燕得其中秩云除監本外寫本印本書籍計二萬二千八百三十六卷觀二秩之目如是所謂七萬卷者爲不誣矣三館祕府所未有也盛哉

秦少游八六子詞云片片飛花弄晚濛濛殘

雨籠晴正銷凝黃鸝又啼數聲語句清峭爲名流推激予家舊有建本蘭畹曲集載杜牧之一詞但記其末句云正銷魂梧桐又移翠陰秦公蓋効之似差不及也

容齋四筆卷第十三　終

容齋四筆卷第十四　十四則

祖宗親小事

太宗朝呂端自諫議大夫開封判官左遷衞尉少卿時群官有負宿譴者率實散秩會置考課院每引對多泣湧以不免飢寒爲請至端即前奏曰臣罪大而幸深苟得穎州副使臣之願也

上曰朕自知卿無何復舊官喻月拜參知政事上留意金穀之務一日盡召三司吏李溥等對於崇政殿詢以計司利害溥等願給筆札於是二十七人共上七十一事詔以四十四事付有司奉行十九事下鹽鐵使陳恕等議其可否遣知雜御史監議賜溥等白金緡錢悉補侍禁殿直領其職謂宰相曰溥等條奏事亦頒有所長朕嘗語恕等若文章稽古此輩困不可望卿錢穀利病彼自幼至長寢處其中必周知根本卿但假以顏色引令剖

陳必有所益恕不肯降意詢問旋以職事曠廢上召而責之始頻首謝王賓以供奉官充亳州監軍妻極妬悍時監軍不許挈家至任所妻擅至亳州賓具以白

上上召見其妻詰責俾衛士交捽之杖一百配爲忠靖卒妻一夕死陳州民張矩毆里中王裕家兩人知州田錫未嘗慮問又詣關訴冤遺二朝士鞠之皆云非矩所殺裕家冤甚其子福應募爲軍因得見曰臣非欲隸軍蓋家冤求訴耳

太宗怒付御史府治之實矩于法二朝士皆坐貶錫洎通判郭渭謫爲海郢州團練副使鏡州卒妻訴理夫死至召知州范正辭庭辯且夫引見散秩應僚而容其各各有請三司胥吏而引對正殿命以官爵聽其所陳一州都監而得自上奏至召其妻責辱之一卒應募而得入見遂伸家冤爲民責吏萬幾如是安得不理今之言典故者蓋未能盡云

王居正封駁

紹興五六年閒王居正爲給事中時王繼先方以醫進中旨以其壻添監浙江稅務錄黃過門下居正封還

高宗批三省將上及二相進呈聖訓云卿等亦嘗用醫者否對曰皆用之曰所酬如何曰或與酒或與錢或與縑帛隨大小効驗以荅其勞

上曰然則朕宮中用醫反不得酬謝邪文字未欲再付出可以諭居正使之書讀丞相退即語居正曰聖意如此是事亦甚小給事不必固執居正唯難遂請對

上語如前而玉色頗厲居正對曰臣庶之家待此輩與朝廷有異量功隨力各致陳謝之禮若朝廷則不然繼先之徒以技術庸流享官榮受祿俸果爲何事哉一或失職重則有刑輕則斥逐使其應奉有劾僅能塞責而已想金帛之賜固自不少至於無故增創負闕誠爲未善臣不願陛下輙起此門

上悟曰卿言是也即日下其奏前降旨揮更不施行居正之直諫有守

高宗之聽言納諫史錄中恐不備載故敬書之項聞之於張九成

王元之論官冗

省官之說昔人論之多矣唯王元之兩疏最爲切當其一云臣舊知蘇州長洲縣自錢氏納土以來朝廷命官七年無縣尉使主簿兼領之未嘗闕事三年增置尉未嘗立一功以臣詳之天下大率如是誠能省官三千員歲俸數千萬以供邊備寬民賦亦大利也其二云開寳中設官至少臣占籍濟上未及第時止有刺史一人李謙溥是也司戶一人孫貢是也近及一年朝廷別不除吏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畢士安是也太平興國中臣及第歸鄉有刺史通判副使判官推官監軍監酒榷稅筭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

欽定四庫全書　容齋四筆　卷十四

租稅減於曩日也問其人民逃於昔時也一州既爾天下可知冗兵耗于上冗吏耗于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觀此二說以今言之何止於可爲長太息哉

梁狀元八十二歲

陳正敏遜齋閑覽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祕書監卒年九十餘此語既著士大夫亦以爲口實以國史考之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子固亦進士甲科至直史館卒年三十三史臣謂梁方當委遇中途夭謝又云梁之秀穎中道而摧明白如此遜齋之妄不待攻也

太宗恤民

曾致堯爲兩浙轉運使嘗上言去歲所部秋租惟湖州一郡督納及期而蘇常潤三州悉有逋負請各按賞罰太宗以江淮頻年水災蘇常特甚致堯所言刻薄不可行因詔戒之使倍加安撫勿得騷擾是事必已編入三朝寳訓中此國史本傳所載也

潘游洪沈

紹興十三年勑令所進書刪定官五員皆自選人改秩潘良能季成游操存誠沈介德和伯兄景伯皆拜祕書省正字張表臣正民以無出身除司農丞四正字同日赴館供職少監秦伯陽於會食之次謂坐客言一旦增四同舍而姓皆從水傍嬉有一句願諸君爲對之以成三館異日佳話即云潘游洪沈泛瀛洲坐客合詞賞歎竟無有能對者予因記筆談所載元厚之絳少時曾夢人告之曰異日當爲翰林學士須兄弟數人同在禁林厚之

自思素無兄弟疑爲不然及熙寧中除學士同時相先後入院者韓維持國陳繹和叔鄧綰文約揚繪元素名皆從糸始悟兄弟之說欲用繹繹繪維縮綸綍爲對然未暇考之史錄歲月果同否也

舞鷗游蜻

戰國時諸子百家之書所載絕有同者列子黃帝篇云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呂覽精諭篇云海上人有好蜻者每朝居海上從蜻游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終日玩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汝居取而來吾將玩之明日之海上蜻無至者矣此二說如出一手也

郎中用資序

國朝官制既行除用職事官不問資序高下但隨階品而加行守試以賦祿郎中員外郎亦自爲兩等頒因履歷而授之後來相承必欲已關陞知州資序者爲郎中於是拜員外郎者具改官後實歷歲月中吏部不以若干任但通理細滿八考則陞知州乃正作郎中別命詞給告頃嘗有旨初除郎官者雖資歷已高且爲員外候吏部再中然後陞作郎中近歲掌故失之故李大性自浙東提刑除吏部時佐自大理正除刑部除閔自太府丞除都宮岳震自將作少監除度支其告內即云郎中與元旨揮戾矣

臺諫分職

臺諫不相見已書於續筆中其分職不同各自有故實元豐中趙彥若爲諫議大夫論大臣不以道德承聖化而專任小數與群有司校計短長失具贍體因言門下侍郎章予厚左丞王安禮不宜處位神宗以彥若侵御史論事左轉祕書監蓋許

其論議而責其彈擊爲非也元祐初孫覺爲諫議大夫是時諫官御史論事有分限毋得越職覺請申唐六典及天禧詔書凡發造令事之未便皆得奏陳然國史所載御史掌糾察官邪肅正綱紀諫官掌規諫諷論凡朝政闕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失當皆得諫正則蓋許之矣唐人朝制大率重諫官而薄御史中丞溫造道遇左補闕李虞恚不避捕從者咨辱左拾遺舒元褒等建言故事供奉官惟宰相外無屈避造弃薦典禮辱天子侍臣遺補鋒畢侍臣也中丞鋒高法吏也侍臣見陵法史自恣請得論罪丞乃詔臺官供奉官共道路聽先後行相值則揖然則居此二雖識者在唐日了不相謀云

正元朝士

劉禹錫聽舊宮人穆氏唱歌一詩云曾隨織女度天河記得雲間第一歌休唱正元供奉曲當時朝士已無多劉在正元任郎官御史後二紀方再入朝故有是語汪藻始除用之其宣州謝上表云新建武之官儀不圖重見數正元之朝士今已無多汪在宣和間爲館職符實郎是時紹興十三四年中其用事可謂精切嘗四用之謝侍講修史表云下建武之詔書正尒攸張於治具數正元之朝士獨儲留落之孤蹤以德壽慶典曾任兩省官者遷秩蒙轉通奉大夫謝表云供奉當時敢齒正元之朝士須歌大業額賡至德之中興充永思陵橋道頓遞使轉宣奉大夫謝表云武德文階愧三品維新之澤正元朝士動一時既往之悲主上即位明堂禮成謝加恩云考皇祐明堂之故操以舉行念正元朝士之存今其餘幾亦各隨事引用近者單夔以知紹興府進華文閣直學士謝表云數甘泉法從之舊眞正

元朝士之餘變當淳熙中雖為侍郎然一朝名臣尚多又距今才十餘歲以為未穩貼也

表章用兩臣字對

表章自叙以兩臣字對說由東坡至汪浮溪多用之然須要審度君臣之間情義厚薄及姓名眷顧於君前如何乃為合宜彼湖州謝表云知臣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臣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登州表云於其黨而觀過謂臣或出於愛君就所短以求長知臣稍習於治郡侍讀謝表云謂臣雖無大過人之才知臣粗有不欺君之實欲使朝夕與於討論穎州表云意其忠義許國故暫召還察其老病畏人復許補外汪謝徽州云謂臣不改歲寒故起之散地察臣素推月旦故付以本州為陸藻謝給事中云知臣推銑無他故長奉賢王之學憫臣踐揚滋久故亟陞法從之班為汪樞密謝子自虜中歸不令入城驛詔獎論表云知臣齒髮已凋常恐鄧攸之無

後憐臣肺腑可見有如去病之辭家凡此所言皆可自表於君前者劉夢得代竇羣容州表有察臣前任事實恕臣本性朴愚之句坡公蓋本諸此近年後生假倩作文不識事體至其碌碌常流乍得一壘亦輒云知臣察臣之類真可笑也

劉夢得謝上表

郡守謝上表首必云伏奉告命授臣某州已於某月某日到任上訖然後入詞獨劉夢得數表不然和州者曰伏奉去年六月二十五日制書授臣使持節和州諸軍事守和州刺史臣自理巴實不聞善最恩私忽降憂抃失容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丕承寶祚光闡鴻猷有漢武天人之姿稟周成睿哲之德發言今古學意通神委用得人動植咸悅理平之速從古無倫微臣何幸獲覩昌運臣業在辭學早歲策名德宗尚文擢為御史出入中外歷事五朝累承恩光三換符竹分憂之寄

祿秩非輕而素蓄所長効用無日臣闇一物失所前王彰懷今逢聖朝豈患無位臣即以今月二十六日到所任上訖伏以地在江淮俗參吳楚災旱之後綏撫誠難謹當奉宣皇風慰彼黎庶久於其道真使知方伏乞聖慈俯賜昭鑒首尾敘述皆與他人表不同其夔州汝州同州蘇州諸篇一體長子擇常稱誦之及為太平州遂擬其體代作一表其詞云臣言伏奉今年九月十七日制書授臣知太平州者一麾出守方切兢危三命茲共帶容控避仰皇天之大造扣丹地以何言中謝恭

惟

皇帝陛下叡知有臨神武不殺慕舜之孝見堯於墻德冠古今而獨尊仁並清寧而偏覆明見萬里將大混於車書子來庶民更精求於岳牧臣家本儒素時無令名濫竽宏博之科說篤清華之地瀛山抱槧郎省握蘭在紹興之季年汚記注於右史龍飛應運鳳歷紀

祥不遺細微兼取愚頓遂以詞賦之職獲侍清間之歡雖宿命應仙許暫來於天上而塵心未斷旋即墮於人間一去十八年之中三叨二千石之寄末縣金華邵還紬石室書從珍臺間館之游勸廣廈細旃之講員拜學士號名私人受九重知己之殊綞三入承明之幸使與大議不專斯文而臣弱羽不足以當雖風塞步不足以勝重任上恩惜其終棄左符寵其餘生李廣數奇徒羨侯於校尉汲顯安發敢數薄於淮陽臣即以今月二十八日到任上訖伏以郡在江東昔稱道院地鄰淮右今謂壯藩謹當宣布恩威奉行寬大求民之瘼問俗所宜綏帶輕裘雖芾賢長城於李勸清之省事敢不避正堂於蓋公庶幾固結本根少復報酬知遇全規模其步驟然視昔所作猶覺語須

陳簡齋葆眞詩

自崇寧以來時相不許士大夫讀史作詩何

清源至於修入今式本意但欲崇尚經學痛沮詩賦耳於是庠序之間以詩為諱政和後稍復為之而陳去非遂以墨梅絕句擢寘館閣嘗以夏日偕五同舍集葆真宮池上避暑取綠陰生晝靜分韻賦詩陳得靜字其詞曰清池不受暑幽討起予病長安車轍邊有此萬荷柄是身惟可懶共寄無畫輿魚濤水底涼鳥語林間靜談餘日亭午樹影一時正清風不負客意重百金贈聊將兩鬢蓬起照千丈鏡微波喜搖人小立待其定渠王令何許擲色幾衰盛人生行樂耳詩律巳其賤避追一尊酒宅年五君詠重期路月來夜牛嘯煙擬詩成出示坐上皆詫為檀場朱新仲時親見之云京師無人不傳寫也

仙傳圖志荒唐

昔人所作神仙傳之類大底荒唐謬悠殊不能昭考引史策如衛叔卿事云漢儀鳳二年孝武皇帝閒居殿上而見之月支使者事云延和三年武帝幸安定而月支國遣使獻香業儀鳳乃唐高宗紀年名延和乃魏太武唐睿宗紀年名而誕妄若是自餘山經地志往往皆然近世士大夫采一方傳記及故老談說競為圖志用心甚專用力甚博亦不能免祗梧高夔守襄陽命僚屬作一書其敘歷代公華云在周為楚鄧鄧諸國据左傳鄧乃鄧邑後巴人伐楚圖鄧蓋楚滅鄧故亦來屬元非列國也又引左傳蔓成然事以蔓為國据成然乃楚大夫靈王奪其邑無所謂蔓國也

容齋四筆卷第十四　終

容齋四筆卷第十五

十五則

徽廟朝宰輔

蔡京擅國命首尾二十餘年一時士大夫未有不因之以至大用者其後頤采公議與為異同若宰相則趙清獻挺之張無盡商英鄭華原居中劉文憲正夫所行所言世多知之其居執政位者如張康國寘老溫益禹弼劉達公路侯家元功者皆有可錄康國定元祐黨籍看詳講議司編彙奏牘皆深預密議及後知樞密院始浸為崖異徽宗察京專復陽令狙伺其姦蓋嘗許以相是時西比邊帥多取部內好官自辟置以力不以才康國曰並塞當擇人以紓憂顧奈何欲私所善手乃隨關選用定為格京使御史中丞吳執中擊之康國先知之具以奏益鎮潭州凡元祐逐臣在胡南者悉遣侵因因變莫助之圖遂為京用至中書侍郎乃時有立異京一日除監司郡守十人將進畫益判其後曰收京使益所厚中書舍人鄭居中聞之益曰君在西掖每見所論事舍人得舉職侍郎顧不許邪今丞相所擬十人其皆姻黨耳欲不逆其意得平達以附京至中書侍郎京去相達首勸上碎元祐黨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凡京所行悖理殘民事稍稍釁正之蒙在政地上從容問蔡京何如人對曰使京能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上領首且使審伺京所為京聞而銜之凡此數端皆見於國史本傳

教官掌牋奏

所在州郡相承以表奏書啓委教授因而諭以錢酒予官福州但為撰公家謝表及祈謝晴雨文至私禮牋啓小簡皆不作然遇聖節樂語嘗為之因又作他用者三兩篇每以自

愧。鄒忠公為潁昌教授，府守范忠宣公屬撰興龍節致語，辭不為。范公曰：翰林學士亦作此。忠公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范公敬謝之。前輩風節，可畏可仰如此。

經句全文對

予初登詞科，再至臨安，寓於三橋西沈亮功主簿之館。沈以予買飯于外，謂為不便，自取家饌，日相供。同年湯丞相來訪，扣旅食，大槩具為言之。湯公笑曰：主人亦賢矣。因戲出一語曰：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良久，予應之曰：為長者而折枝，非不能也。公大激賞而去。汪聖錫為祕書少監，每食罷會茶，一同舍輒就枕不至。及起，亦戲之曰：宰予晝寢，於予與何誅。衆未有言。汪曰：有一對，雖於今事不切，然却是一个出處，云：子貢方人，夫我則不暇。同舍皆合詞稱美。

北郊議論

三代之禮，冬至祀天於南郊，夏至祭地於北郊。王莽於元始中改為合祭，自是以來，不可復變。元豐中，下詔欲復北郊，至六年，惟以冬至祀天而地祇不及事。元祐七年，又使博議，而許將、顧臨、范純禮、王欽臣、孔武仲、杜純各為一說，遠蘇軾之論出，於是羣議盡廢。當時諸人之說有六：一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宣王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為不可祭；二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行，亦有故事；三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四曰三年一祀天，又一年一祭地；五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之方澤，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六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權火於禁中望祀。軾皆辟之，以謂無一可行之理。其文載於奏議，凡三千言。元符中，又詔議合祭，論者不一，唯太常少卿宇文昌齡之議最為簡要，曰：天地之勢，以高卑則異位，以禮制則異宜，以樂則異數，至於衣服之章，器用之具，日至之時，皆有辨而不亂。夫祀者，自有以感於無，自實以通於虛，必以類應類，以氣合氣，然後可以得而親，可以冀其格。今祭地於圜丘，以氣則非所合，以類則非所應，而求高厚之來享，不亦難乎。後竟用其議。此兩說之至當如此。

討論濫賞詞

東坡公行香子小詞云：清夜無塵，月色如銀，酒斟時、須滿十分。浮名浮利，休苦勞神。歎隙中駒，石中火，夢中身。雖抱文章，開口誰親。且陶陶、樂盡天真。不如歸去，作箇閑人。對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紹興初，范覺民為相，以自崇寧以來，創立法度，例有沈賞，如學校、茶鹽、錢幣、保伍、農田、居養、安齋、寺觀、開封、大理獄空、四方邊事、御前內外諸局、編勅、會要、學制、禮制、道史等書局、掖庭編澤、行幸曲恩、諸色嘗、繕河埽功役、採石木、挑花石等綱、祥瑞禮樂、西城所、公田、伎術、伶優、三山永橋、明堂、西內八寶、元圭，種種濫賞，不可勝述。其曰應奉有勞、獻頒可采、職事修舉，特授特轉者，又皆無名直與。及白身補官，選人改官，職名礙格，非隨龍而依隨龍人，非戰功而依戰功人等，每事各為一項，建議討論，又行下吏部，若該載未盡名色，並合取朝廷旨揮，臨時參酌追奪。事件遂為畫一規式，有至奪十王官者，雖公論當然，而失職者胥動，造謗浮議蜂起。無名子因改坡語云：清要無因，舉選艱辛，繫書錢、須要十分。浮名浮利，虛苦勞神。數旅中愁，心中悶，部中身。雖抱文書，苦苦推尋，更休說誰假誰員。不如歸去，作箇齊民。免一回來，一回討，一回論。至大字書寫，貼於內前牆上，邇者得之，以闘是時為齊劉豫方盜據河南，朝論慮或搖人心，致罷討論之舉。范公用是為臺諫所攻，令章且叟奏藁中正載彈疏，竟去相位云。

尺八

唐盧肇為歙州刺史，會客於江亭，請目前取

一事爲酒令尾有樂器之名輦令曰遥望漁舟不關尺八有姚巖傑者飲酒一器凭欄嘔歲須臾即席還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此語載於撫言又遞史云開元末一狂僧狂終南回向寺一老僧令於空房內取尺八來乃王也謂曰汝主在寺以愛吹尺八謫在人閒此常吹者也汝當回可將此付汝主僧進於玄宗持以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孫夷中仙隱傳房介然善吹竹笛名曰尺八將死預將管打破告諸人曰可以同將就擴亦謂此云尺八之爲樂名令不復有呂才傳云正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太宗詔侍臣舉善音者王珪魏證盛稱才製尺八凡十二枚長短不同與律諧契太宗即召才參論樂事尺八之所出見於此無由曉其形製也爾雅釋樂亦不載

三給事相攻

元祐中王欽臣仲至自權工部侍郎除給事中爲給事姚勔所駁而止大觀中陳亨伯自

左司貞外郎擢給事中爲權官蔡疑所沮而出政和末伯祖仲達在東省以疾暫謁告兩日張天覺復官之命過門下弟四廳給事方會論爲畏繳駁之故所以託病遂罷知滁州

朱藏一詩

政和末老蔡以太師魯國公總治三省年已過七十與少宰王黼事權相傾朱藏一在館閤和同舍秋夜省宿詩云老火未甘退稚金方力征炎涼分勝負項刻變陰晴兩人門下士互興譖言以爲朝謗其後離獨相館職多遷擢朱居官如故而和人菊花詩云紛紛桃李春過服成枯萎晚業方耐久造物豈吾歎或又譖於黼以爲悲憤是時士論指三館爲閩蓋

蔡京輕用官職

蔡京三入相時除用士大夫視官職如糞土蓋欲以天爵市私恩政和六年十月不因赦令侍從以上先緣左降同日遷職者二十人通奉大夫張商英爲觀文殿學士中大夫王襄爲延康殿學士顯謨閣待制李圖南爲述古殿學士寶文閣待制蔡薿顯謨閣待制葉夢得並爲龍圖閣直學士寶文閣待制張近通奉大夫錢即右文殿修撰王漢之並爲顯謨閣直學士中大夫葉祖洽爲徽猷閣直學士朝散大夫曾孝蘊爲天章閣待制朝散郎俞稟朝議大夫曾孝序中奉大夫范致明右文殿修撰蔡肇太中大夫孫鼇朝議大夫王覺右文殿修撰陳暘並爲顯謨閣待制朝請郎蔡懋中奉大夫龐恭孫朝請郎洪彥昇並爲徽猷閣待制至十一月冬祀畢大赦天下仍復推恩

節度使改東宮環衛官

太祖有天下將收藩鎮威柄故漸行改革至於位至侍中中書令使相者其高僅得東宮官次但居環衛鳳翔王晏爲太子太師安遠武行德爲太子太傅護國郭從義爲左金吾

上將軍鳳翔王彥超爲右金吾上將軍定國白重贊爲左千牛上將軍保大楊廷璋爲右千牛上將軍靜難劉重進爲羽林統軍若符彥卿者以太師中書令天雄節度使直罷歸洛八年不問亦不別除官其廟謨雄斷如是靖康初以臧里冒政宣恩典多建節鉞乃稽用此制錢景臻以少傅安武節度劉宗元以開府儀同三司鎮安節度並爲左金吾上將軍范訥以平涼劉敷以保信劉敏以保成張琳以鄜德王舜臣以岳陽朱孝孫以應道錢忱以瀘川節度並爲右金吾上將軍自後不復舉行矣

宰相任怨

宰相欲收士譽使恩歸己故只以除用爲意而不任職及顯有過舉者亦不肯任怨稍行黜從文惠公在相位嘗奏言今之監司郡守其無大過者臺諫固不論擊但其閒實有疲懦庸老之人依阿留之轉爲民害臣欲皆與

祠祿理作自陳監司或就移小郡庶幾人有家食之資國無曠官之失孝宗欣然聽許於是湖南轉運判官任詔改知復州廣東提舉鹽事劉景改知南雄州時太常丞闕監左藏庫許子紹欲得之公以大超越諭使小緩子紹宛轉愈力乃白其事出通判靜江府議者私謂若如此則是廟堂而兼臺諫之職殊不思進賢退不肖眞宰相之事耳欲擬宫觀三四人未暇而去位子紹之出遂織入言章中近者京丞相以國子録吴仁傑居職未久便欲求還奏罷歸吏部注簽判亦此意也

四李杜

漢太尉李固杜喬皆以為相守正為梁冀所殺故掾楊生上書乞李杜二公骸骨使得歸葬梁冀之誅權執專歸宦官官傾動中外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有帝欲不諦之語桓帝得奏震怒逮雲下北寺獄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下廷尉皆死獄中其後襄楷上言亦稱為李杜靈帝再治鉤黨范滂受誅母就與之訣曰汝今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謂李膺杜密也李太白杜子美同時著名故韓退之詩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凡四李杜云

渾脫隊

唐中宗時清源尉呂元泰上書言時政曰比見坊邑相率為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幕遮旗鼓相當騰逐喧譟以禮義之朝法胡虜之俗非先王之禮樂而示則於四方書曰謀時寒若何必裸形體讙衢路鼓舞跳躍而索寒焉書聞不報此蓋并論發寒胡之戲唐史附於宋務光傳末元泰竟亦不顯近世風俗相尚不以公私宴集皆為要曲要舞如勃海樂之類殆猶此也

歲陽歲名

歲陽歲名之說始於爾雅太歲在甲曰閼逢

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彊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陽謂之歲陽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謂之歲名自後唯太史公曆書用之而或有不同如閼逢為焉逢旃蒙為端蒙柔兆為游兆彊圉為彊梧著雍為徒雍屠維為祝犁上章為商橫重光為昭陽玄黓為橫艾昭陽為尚章大荒落為大若駱協洽為汁洽涒灘乃為亦奮若作噩為作鄂閹茂為淹茂大淵獻困敦更互赤奮若乃為汭漢此蓋年祀久遠傳寫或訛不必深辨但漢武帝太初元年太歲丁丑而以為甲寅其失多矣爾雅又有月陽月名月在甲曰畢在乙曰橘在丙曰修在丁曰圉在戊曰厲在己曰則在庚曰窒在辛曰塞在壬曰終在癸曰極正月為陬二月為如三月為寎四月為余五月為皐六月為且七月為相八月為壯九月為玄十月為陽十一月為辜十二月為涂考之典籍唯曆書謂太初十月為畢聚離騷云攝提貞于孟陬左氏傳十月曰良月國語至于玄月它未嘗稱引郭景純注釋云自歲陽至月名皆所未詳通者故闕而不論蓋不可強為之說非若律書所言二十八舍十母十二子猶得穿鑿傳致也資治通鑑尊取歲陽歲名各以冠年不可曉解殊不若甲子至癸亥為明白爾韓退之詩歲在淵獻牽牛中王介甫字說言彊圉自餘亦無說在傳所書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歲在娵訾之口歲五及鶉火歲在顓帝之虛歲在豕韋歲在大梁皆用歲星次會言之司馬偉跋溫公潛虛其末云乾道二年歲在柔兆閹茂玄黓執徐月極大淵獻日謂丙戌年壬辰月癸亥日以歲名施於月日尤

爲不然漢章不自爲文殆是僚寀強解事者
所作也

官稱別名

唐人好以它名標牓官稱今漫疏於此以示
子姪之未能盡知者太尉爲掌武司徒爲五
教司空爲空土侍中爲大貂散騎常侍爲小
貂御史大夫爲亞台爲亞相爲司憲中丞爲
獨坐爲中憲侍御史爲端公南牀橫榻雜端
又曰脫梁殿中爲副端又曰開口撤監察爲
合口撤諫議爲大坡大諫又補闕爲中諫又曰
補袞拾遺爲小諫又曰遺公給事郎爲夕郎
夕拜知制誥爲三字起居郎爲左螭舍人爲
右螭又並爲修注吏部尚書爲大天禮部爲
大儀兵部爲大戎刑部爲大秋工部爲大起
吏部郎爲小選爲省眼考功度支爲振行禮
部爲小儀爲南省舍人令曰南宮刑部爲小
秋祠部爲冰廳比部爲比盤又曰昆脚皆頭
屯田爲田曹水部爲水曹諸部郎通曰哀烏

依烏太常卿爲樂卿少卿爲少常奉常光祿
爲飽卿鴻臚卿爲客卿睡卿司農爲走卿大理
爲棘卿評事爲廷平將作監爲大匠少監爲
少匠秘書監爲大蓬少監爲少蓬左右司爲
都公太子庶子爲宮相宰相呼爲堂老兩省
相呼爲閣老尚書丞郎爲曹長御史拾遺爲
院長下至縣令曰明府丞曰贊府贊公尉曰
少府少公少仙此已見前筆

容齋四筆卷第十五 終

容齋四筆卷第十六 十二則

漢重蘇子卿

漢世待士大夫少恩而獨於蘇子卿加優寵
蓋以其奉使持節褒勸忠義也上官安謀反
武子元與之有誅坐死武素與上官桀桑弘
羊有舊數爲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
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宣帝立錄羣臣定策
功賜爵關內侯者八人劉德蘇武食邑張晏
曰舊關內侯無邑以武守節外國德宗室俊
彥故特令食邑帝閒武年老子坐事死問左
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曰前發匈奴時
胡婦實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贖
之上許焉通國至上以爲郎又以武弟子爲
右曹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稱祭酒甚優
寵之皇后父帝舅丞相御史將軍皆敬重武
後圖畫中興輔佐有功德知名者於麒麟閣
凡十一人而武得預武終於典屬國蓋以篤

老不任公卿之故　先公縶留絕漢十五年
能致
顯仁皇太后音書蒙
高宗皇帝有蘇武不能過之語而厄於權臣
歸國僅陞一職立朝不滿三旬訖於竄謫南
荒惡地長子停官追論漢史可爲痛哭者已
又案武本傳云奉使初還拜爲典屬國秩中
二千石昭帝時免武官後以故二千石與計
謀立宣帝賜爵張安世薦之即時召待詔數
進見復爲典屬國然則豫定策時但以故二
千石耳而霍光傳連名奏昌邑王時直稱典
屬國宣紀封侯亦然恐誤也

昔賢爲卒伍

三代而上文武不分春秋列國軍將皆命卿
處則執政出則將兵載於詩書左傳可考也
然此持謂將帥耳乃若卒伍之賊雖賢士亦
爲之不以爲異魯哀公時吳伐魯次于泗上
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

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杜預云卒終也謂於七百人中終得三百人任行也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此蓋後世所營刼寨之類而有若亦爲之齊伐魯冉求帥左師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謂樊年少能用命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杜預云言能以義勇也皆孔門高弟而親卒伍之事後世豈復有之

兵家貴於備預

晉盜盧循據廣州以其黨徐道覆爲始興相循寇建康以爲前鋒初道覆遣人伐船材於南康山至始興賤賣之居人爭市之船材大積而人不疑至是悉取以裝艦旬日而辦蕭衍鎮雍州以齊室必亂密修武備多伐材竹沉之檀溪積茅如岡阜皆不之用中兵參軍呂僧珍覺其意亦私具艪數百張衍既起兵出竹木裝艦葺之以茅事皆立辦諸將爭艪

僧珍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魏太武南伐盱眙太守沈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爲城守之備魏攻之三旬不拔燒攻具退走古人如此者甚多道覆雖失所從爲畔換之歸然其事固可稱也

渠陽蠻俗

靖州之地自熙寧九年收復唐溪洞誠州元豐四年仍建爲誠州元祐二年廢爲渠陽軍又廢爲寨五年復之崇寧二年改爲靖州始時渠陽縣爲治所後改屬沅州而治永平其風俗頗與中州異蠻酋自稱曰官謂其所部之長曰都幞邦人稱之曰土官酋官入郭則加冠巾餘皆椎髻能者則以白練布纏之冒發人者謂之能婦人徒跣不識鞋履以銀錫或竹爲釵其長尺有咫通以斑紬布爲之裳紀歲不以建寅爲首隨所處無常月娶約以木鐵爲契病不謁醫但殺牛祭鬼率以刀斷其咽視死所向以卜多至十百頭凡昏姻兄死弟繼姑舅之昏他人取之必賄男家否則爭甚則讎殺男丁受田於酋長不輸租而服其役有罪則聽其所裁謂之草斷凡貸易之道甲不能償則掠乙以取直謂之準攀長少相犯則少者出物謂之出面言語相誣則虛者出物謂之婁口田丁之居峭嶺重阜大率無十家之聚遇肆殺則立柵布棘以受之各有門款門款者猶言伍籍也借牛絲於鄰洞者謂之拽門款方爭時以首博首獲級一二則潰去明日復來必相當乃止欲解仇則備財物以和謂之陪頭履心戰之日觀者立其傍和勸之官雖居其中不敢犯也敗則走謂之上披志在於掠而不在於殺則震以金鼓而挺其一隅縱之逸謂之遊敗者屈而歸之掠其財而還其地謂之入地兵器有甲胄標牌弓弩而刀之鐵尤良弩則傳矢於弦而偏架之謂之偏架弩其利伴中土神臂弓雖著濕亦可用凡仇殺雖微隙必發雖昔纍必報

父子兄弟之親不避也子弟爲士人者隸於學辭殺則歸罷則復來荆湖南北路如武岡桂陽之屬傜民大略如此

寄資官

內侍之職至于幹辦後苑則爲出常調流輩稱之曰苑使又進而幹辦龍圖諸閣曰閣長其上曰門司曰御藥曰御帶又其上爲省官謂押班及都知也在法內侍轉至東頭供奉官則止若幹辦御藥院不許寄資當遷官則轉歸吏部司馬公論高居簡云舊制御藥院官至內殿崇班以上即須出外令獨留四人中外以此竊議言之詳矣後乃不然逮其還帶御器械可帶階官然後盡還所寄之資至於宣慶諸使遙郡防團觀察其高者爲延福宮景福殿承宣使項在樞密行府有院吏兵房副承旨董球於紹興三十二年正月尚未有正官至四月子接伴人使回球通剩字來謁已轉出爲武顯大夫問其何以遽得至此

曰副承旨比附武顯郎後用賞故爾蓋亦寄資也

親王帶將仕郎

薛氏五代史梁太祖開平元年五月皇第五男友雍封賀王及友珪篡位以將仕郎試校書省校書郎賀王友雍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以親王而階將仕郎仍試銜初品雜典章掃地之時恐不應爾也

郡縣用陰陽字

山南為陽水北為陽穀梁傳之語也若山北水南則為陰故郡縣及地名多用之今略敘於此山之南者如嵩陽華陽恒陽衡陽鎮陽岳陽嶧陽夏陽城陽陵陽歧陽首陽營陽咸陽櫟陽宜陽山陽屬河內郡太行在北廣陽辟陽河陽會陽黎陽櫟陽零陽巫陽東陽郃陽郴陽揭陽弋陽屬汝南郡弋山在西北當陽青陽黔陽壽陽麻陽雲陽美陽復陽在復

山之南上曲陽在常山下曲陽在鉅鹿稒陽在五原原陽在雲中水之北者馮翊之池陽頻陽郃陽沈陽扶風之杜陽河東之大陽在大河之北平陽在平河之陽太原之晉陽汾陽及河陽洛陽滎陽偃陽渭陽淮陽汶陽濟陽襄陽淦陽漁陽遼陽泗陽伊陽永陽滁陽翊陽漕陽灌陽汧陽洮陽沭陽東郡之濮陽東武陽穎川之潁陽昆陽舞陽汝南之汝陽銅陽細陽灈陽滇陽新陽安陽博陽成陽南陽之育陽涅陽堵陽蔡陽筑陽棘陽比陽朝陽湖陽紅陽江夏之西陽廬江之尋陽九江之曲陽濟陰之句陽沛郡之穀陽扶陽漂陽魏郡之繁陽鉅鹿之堂陽清河之清陽涿郡之高陽饒陽范陽勃海之浮陽濟南之般陽朝陽泰山之東平陽東武陽寧陽北海之膠陽東海之開陽曲陽都陽臨淮之射陽蘭陽丹揚之丹陽陵陽溧陽豫章之鄱陽鄖陽桂陽之耒陽桂陽涓陽武陵之無陽辰陽酉陽零陽零陵之洮陽漢中之旬陽沔陽安陽犍為之江陽武陽漢陽金城之拔陽天水之略陽阿陽安定之逕陽彭陽北地之泥陽上郡之定陽鴈門之沃陽劇陽上谷之沮陽漁陽之要陽遼西之海陽右北平之夕陽聚陽蒼梧之封陽趙國之易陽膠東之觀陽長沙之益陽巳上皆見漢書地理志其水之下必曰在某水之陽合山水之稱陽者百有五六十至陰字則甚少蓋面勢在背自難立國邑耳山之北者惟華陰山陰龜陰棠陰鷄陰睢陰襄陰水之南者汾陰蕩陰潁陰汝陰舞陰濟陰漢陰晉陰蒲陰湘陰漯陰河陰湖陰江陰淮陰國陰僅三十而巳若樂陽南陽合陽被陽富陽在泰山者昌陽建陽在東海者武陽之類尚多有之莫能知其為山為水也

杜畿李泌董晉

漢建安中河東太守王邑被召郡掾衛固范先請留之固等外以請邑為名而內實與并

州高幹通謀曹操遣杜畿為太守固等使兵絕陝津數月不得渡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為亂也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為人多計而無斷必偽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糜之足矣遂詭道從郖津度固遂奉之畿謂固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巳比數十日諸將斬固等首唐正元初陝虢兵馬使達奚抱暉節殺度使張勸代總軍務邀求旌節德宗遣李泌往欲以神策軍送之泌請以單騎入上加泌觀察使泌出潼關鄜坊步騎三千布於關外曰奉密詔送公泌寫宣以却之疾驅而前抱暉不使將佐出逆去城十五里方出謁泌稱其攝事保城壁之功入城視事明日召抱暉至宅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句汝餘生抱暉遂亡命宣武節度使李萬榮疾病其子廼為兵馬使欲為亂都虞候鄧惟恭執送京師詔以東都留守董晉為

節度使惟恭權軍事自謂當代萬榮不遣人迎晉晉既受詔即與傔從十餘人赴鎮不用兵衛至鄭州或勸晉且留觀變有自汴州出者言不可入晉不對遂行惟恭以晉來之速不及謀去城十餘里乃帥諸將出迎晉入仍委以軍政久之惟恭內不自安潛謀作亂事覺晉悉捕斬其黨械惟恭送京師觀此三者其危至矣杜畿李泌董晉皆以單車入逆城從容妥定其智勇過人如此唐史猶議晉為懦弛苟安殆不然也是時朝議以晉柔仁多可恐不能集事用汝州刺史陸長源為行軍司馬以佐之長源性剛刻多更張舊事晉初皆許之案成則命且罷由是軍中得安初劉玄佐李萬榮鄧惟恭時士卒驕不能禦乃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備之時勞賜酒肉晉至之明日悉罷之謂之懦弛實為失當晉在汴三年而薨長源代之即為軍士所殺向使晉聽用其言汴亂久矣又李

泌傳但云拜陝虢觀察使開車道至三門及殺淮西亡兵於赴鎮事略不書亦失之也

嚴有翼詆坡公

嚴有翼所著藝苑雌黃該洽有識蓋近世博雅之士也然其立說頗務譏詆東坡公予嘗因論玉川子月蝕詩誚其輕發矣又有八端皆近於蚍蜉撼大木招後人攻擊如正誤篇中撫其用五十本蔥為種蕹五十本發丘中郎將為中郎解摸金扁鵲見長桑君使飲上池之水為倉公飲上池郭餘慶丞胡蘆為盧懷謹云如此甚多坡詩所謂抉雲漢分天章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若用葱為蕹用校尉為中郎用扁鵲為倉公用餘慶為懷謹不失為名語於理何害公豈一一如學究書生案圖索駿規行矩步者哉四凶篇中謂坡稱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四族之誅皆非殊死為無所攷據盧橘篇中謂坡詠枇杷云盧橘是鄉人為何所據而言昌陽篇中昌蒲贊以為信陶隱居之言以為昌陽不曾詳讀本草安為此說苦茶篇中謂周詩記苦茶為誤用爾雅注不合其誤與江總暫往如皐路之句同杜雅如皐篇中謂不向如皐開射雉與左傳杜注同荔枝篇中謂四月食荔枝詩愛其體物之工而坡未嘗到閩中不識眞荔枝是特火山耳此數者或是或非固未為深失然皆不必爾也最後一篇遂名曰辨坡謂雪詩云飛花又舞謫仙簷李太白本言送酒即無雪事水底笙歌蛙兩部無笙歌是字殊不知坡借花詠雪以鼓吹為笙歌正是妙處坐看青丘吞澤芥青丘已吞雲夢芥用芥字和韻及以澤芥對溪蘋可謂工新乃以為出處曾不帶芥非草芥之芥知白守黑名曰谷正是老子所言又以為老子只云為天下谷非名曰谷也如此論文章其意見亦淺矣

曹馬能收人心

曹操自擊烏桓諸將皆諫既破敵而還科問

前諫者衆莫知其故人人皆懼操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雖得之天所佐也顧不可以為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魏伐吳三征各獻計詔問尚書傅嘏嘏曰希賞徼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司馬師不從三道擊吳軍大敗朝議欲貶出諸將師曰我不聽公休以至於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之弟昭時為監軍唯削昭爵雍州刺史陳泰求敕并州并力討胡師從之未集而二郡胡以遠役遂驚反師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責是以人皆愧服討諸葛誕於壽春王基始至圖城未合司馬昭敕基斂軍堅壁基累求進討詔引諸軍轉據北山基守便宜上疏言若還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書奏報聽及壽春平昭遺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算利害獨秉固心上達詔命下拒衆議終於制敵禽賊雖古人

所述不過是也然東關之敗昭問於衆曰誰任其咎司馬王儀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引出斬之此為謬矣操及師昭之姦逆固不待言然用兵之際以善推人以惡自與弁謀兼智其誰不歡然盡心悉力以為之用袁紹不用田豐之計敗於官渡宜悉已謝之不暇乃曰吾不用豐言卒為所笑竟殺之失國喪師非不幸也

取蜀將帥不利

自巴蜀通中國之後凡割據擅命者不過一傳再傳而從東方舉兵臨之者雖多以得儁將帥輙不利至於死敗漢伐公孫述大將岑彭來歙遭剌客之禍吳漢幾不免魏伐劉禪大將鄧艾鍾會皆至族誅唐莊宗伐王衍招討使魏王繼岌大將郭崇韜康延孝皆死國朝伐孟昶大將王全斌崔彥進皆不賞而受黜十年乃復故官

李嶠楊再思

李嶠楊再思相唐中宗皆以諛悅保位為世所詆然亦有可稱武后時嶠為給事中來俊臣陷狄仁傑等獄將抵死敕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驗德裕等內知其冤不敢異嶠曰知其枉不申是謂見義不為者卒與二人列其枉忤后旨出為潤州司馬然仁傑數人竟頼此獲脫嶠此舉可謂至難而資治通鑑不載神龍初要官闕執政以次用其親韋巨源秉筆當除十人再思得其一試問餘授皆諸宰相近屬再思喟然曰吾等誠負天下巨源曰時當爾耳再思此言自狀其短觀過知仁亦足稱也

容齋四筆卷第十六 終

容齋五筆目錄

第一卷 十九則

天慶諸節
虢州兩刺史
狐假虎威
徐章二先生教人
張呂二公文論
郎官非時得對
王安石棄地
雙生以前為兄
風俗通
俗語有出
昏主棄功臣
問故居
唐宰相不歷守令
張釋之柳渾
人臣震主
五經秀才
陶潛去彭澤
羌戎畏服老將
古人字只一言

第二卷 十五則

二叔不咸
官階服章
月非望而食
慶善橋

西漢以來加官
呂望非熊
唐曹因墓銘
唐史省文之失
李德裕論命令
漢武唐德宗
諸公論唐肅宗
孫馬二公所言
元微之詩
諫練綾戲龍羅
詳正學士

第三卷 十五則

人生五計
羸莫閒二禽
士大夫避父祖諱
元正父子忠死
蕭穎士風節
石尤風
江楓兩菊
開元宮嬪
相里造
先公詩詞
州縣名同
三衙軍制
歐陽公勳封贈典
嘉祐四員
五方老人祝聖壽

第四卷 九則

作詩旨意
平王之孫
毛詩語助
東坡文章不可學
韓文稱名
棘寺棘卿
晉代遺文
漢武帝田蚡公孫弘
近世文物之殊

第五卷 十五則

庾公之斯
萬事不可過
致仕官上壽
桃花笑春風
嚴先生祠堂記
大言誤國
宗室覃恩免解
唐書載韓柳文
寘靈社首鳳
左傳州郡
貧富習常
唐用宰相
史記淵妙處
玉津園喜晴詩
虢臣賀蘭

第六卷 十二則

鄱陽七談
經解之名
卜筮不敬
糖霜譜
李彥仙守陝
姦雄疾勝已者
俗語放錢
漢書多敘谷永
玉堂殿閣
漢武帝喜殺人者
知人之難
館職遷除

第七卷 十四則

盛衰不可常
唐賦造語相似
張蘊古大寶箴
國初文籍
敘西漢郊祀天地
奪奪二字義訓
書麴信陵事
貢禹朱暉晚達
琵琶行海棠詩
東坡不隨人後
元白習制科
門生門下見門生
韓蘇杜公敘馬
風災霜旱

第八卷 十二則

白蘇詩紀年歲
天將富此翁
白公說俸祿
白居易出位
醉翁亭記酒經
白公感石
禮部韻略非理
唐臣乞贈祖
承習用經語誤
長慶表章
元白制科
八種經典

第九卷 十二則

畏人索報書
不能忘情吟
攜鬼章祝文
歐公送慧勤詩
委蛇字之變
東不可名園
一二三與壹貳參同
何恙不已
兩漢用人人元元字
韓公潮州表
燕賞逢知己
端午貼子詞

第十卷 十二則

哀公問社
絕句詩不貫穿
農父田翁詩
衛宣公二子
謂端為匹
唐人草堂詩句
公穀解經書日
柳應辰押字
唐堯無後
斯須之敬
丙午丁未
祖宗命相

容齋五筆目錄 終

容齋五筆卷第一　十九則

天慶諸節

大中祥符之世諛佞之臣造爲司命天尊下降及天書等事於是降聖天慶天祺天貺諸節並興始時京師宮觀每節齋醮七日旋減爲三日一日後不復講百官朝謁之禮亦罷令中都未嘗舉行亦無休假獨外郡必詣天慶觀朝拜遂休務至有前後各一日此爲敬事司命過於上帝矣其當寢明甚惜無人能建白者

號州兩刺史

唐韓休爲號州刺史號於東西京爲近州乘輿所至常稅廄芻休請均賦它郡中書令張說曰免號而與它州此守臣爲私惠耳休復執論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弊而不救豈爲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訖如休請盧杞爲號州刺史奏言號有官豕三千爲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便帝曰守號而憂它州宰相材也詔以豕賜貧民遂有意柄任矣俄召入踰年拜相案兩人皆以號州守臣言公家事而休見疑於名相杞受知於猜主遇合有命信哉

狐假虎威

諺有狐假虎威之語稚子來叩其義因示以戰國策新序所載戰國策云楚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衄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衄故北方之畏奚衄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新序同而其後云故人臣而見畏者是見君之威也君不用則威亡矣俗諺蓋本諸此

徐章二先生教人

徐仲車先生爲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爲君子而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爲猶之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何不爲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者未之有也成都冲退處士章詧隱者也其學長於易太元爲范子功解述大旨再復辯詞曰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能強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則太元之道幾矣此子雲仁義之心予之於太元述斯而已或者苦其思難其言迂弱其所以爲數而忘其仁義之大是惡足以語道哉二先生之教人簡易明白學者或未知之故表出于此

張呂二公文論

張文潛誨人作文以理爲主嘗著論云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紆之海其舒爲淪連鼓爲濤波激之爲風颺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爲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哇蛭之坑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反覆咀齧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一時學者仰以爲至言予作史采其語著於本傳中又呂南公云士必不得已於

言則文不可以不工蓋意有餘而文不足則如吃人之辯訟心未始不虛理未始不直然而或屈者無助於辭而已矣觀書契以來特立之士未有不善於文者士無志於立則已必有志焉則文何可以甲淺而為之故毅然盡心思欲與古人並此南公與人書如此予亦載之傳中

郎官非時得對

唐肅宗在靈武關東獻俘百將即死有數者司膳員外郎李勉過而問之曰被脅而官非敢反勉入見帝曰寇亂之汙半天下其欲澡心自歸無錄如盡殺之是驅以助賊也帝馳騎金宥以一郎吏之微而非時得入對雖唐制不可詳知想兵戈艱難時暫如是耳

王安石棄地

熙寧七年遼主洪基遣泛使蕭禧來言河東地界未決八年再來必欲以代州天池分水嶺為界詔詢于故相文彥博富弼韓琦曾公亮以可與及不可許之狀皆以為不可王安石當國言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於是詔不論有無照驗辯撥與之往持界於黃嵬山麓我可以下瞰其應朔武三州既以嶺與之虜遂反瞰忻代凡東西失地七百里案慶曆中虜求關南十縣朝廷方以西夏為慮猶不過增歲幣以塞其欲至於土地尺寸弗與熙寧之兵力勝於曩時而用蕭禧堅坐都亭之故輕棄疆場設險要害之處安石果於大言其實無詞以卻之也孫權謂魯肅勸吾借劉玄德地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關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辦外為大言耳安石之語亦然

雙生以前為兄

續筆已書公羊傳注雙生子事茲讀西京雜記得一說甚詳云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為兄第或曰前生為兄後生為弟今雖俱日亦宜以先生為兄或曰居上者宜為兄居下者宜為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為弟先

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以卯日生醫以巳日生良則以醫為兄以良為弟若以在上者為兄醫亦當為弟矣許莊公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正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為長近代鄭昌時文長倩並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為長霍氏亦以前生為兄為此最可證

風俗通

應劭風俗通雖東漢末所作然所載亦難盡信其敘希姓者曰合浦太守虎旗上郡太守郎杜河內太守遇冲北平太守賊瓊東平太守到賀沐寵北平太守畢躬鴻門太守宿詳五原太守督墳汝南太守謁渙九江太守荆修東海太守鄢熙弘農太守務良南郡太守為昆酒泉太守頻暢北海太守處興巴郡太守鹿旗豕郡太守作顯盧江太守貴遷交趾太守賴先外黃令集一洛陽令諸於單父令即賁烏傷令昔登山陽令職洪高唐令用蚪此二十君子皆是郡守縣令今惟移良之名曾見於史恐未必然也

俗語有出

令人意錢賭博皆以四數之謂之攤案廣韻攤字下云攤猶四數也竹工謂屋椽上纖落曰箸笪廣韻箸字下云符箸行笪也采帛鋪謂剪截之餘曰梳子惋一懺切注栽餘也挑剔燈火之杖曰捺他念切注火杖也李濟翁資暇集云意錢當曰攤鋪疾道之訛其音為蒲此說不然

昏主棄功臣

燕昭王伐齊取其七十城所存者惟莒即墨田單一旦悉復之使齊復為齊而襄王聽幸臣九子之譖單幾不免秦符堅舉百萬之師伐晉賴謝安却之而孝武帝聽王國寶之讒安不能立於朝廷之上桓溫伐慕容暐暐兵屢挫議欲奔北慕容垂一戰使燕復存乃用

慕容評之毀垂寵身符氏國隨以亡朱泚據京都德宗播遷奉天李懷光繼叛李晟孤軍堅壁竟平大難而德宗用張延賞之譖訖罷其兵且百端疑忌至於鞅鞅以死自古昏主不明輕弃功臣如此眞可數也

問故居

陶淵明問來使詩云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窗下今生幾叢菊薔薇葉已抽秋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諸集中皆不載惟晁文元家本有之蓋天目疑非陶居處然李太白云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乃用此爾王摩詰詩云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杜公送韋郎歸成都云爲問南溪竹抽梢合過牆憶弟云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王介甫云道人北山來問松我東岡舉手指屋脊云今如許長古今詩人懷想故居形之篇詠必以松竹梅菊爲比興諸此句皆是也至於杜公將別巫峽贈南鄉兄瀼西果園蔬云苕竹素所好萍蓬無定居遠遊長兒子幾地別林廬雜藥紅相對他時錦不如具舟將出峽遶圃念携組每讀至此未嘗不爲之悽然寄題草堂云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枸纏霜骨不甚長末爲鄰里憐又一篇云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歲離立如人長尤可見一時之懷抱也

唐宰相不歷守令

唐楊綰崔祐甫杜黃裳李藩裴垍皆稱英宰然考其履歷皆未嘗爲刺史縣令綰初補太子正字擢右拾遺起居中書舍人禮吏部侍郎國子祭酒太常卿拜相祐甫初調壽安尉歷藩府判官入爲起居中書舍人拜相黃裳初佐朔方府入爲侍御史太子賓客太常卿拜相藩佐東都徐州府入爲秘書郎郎中給事中拜相垍由美原尉四遷考功員外郎中書舍人戶部侍郎拜相五賢行業史策書之

已詳茲不復論然則後之用人必言踐揚中外諳熟民情始堪大用殆爲險矣

張釋之柳渾

漢張釋之爲廷尉文帝出行有人驚乘輿馬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顏師古謂言初執獲此人天子即令誅之其事即畢唐柳渾爲相玉工爲德宗作帶設毀一鑄工私市宅玉足之帝識不類怒其歎詔京北論死渾曰陛下遠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罪當杖請論如律由是工不死予謂張柳之論可謂善矣然張云上使使誅之則已柳云陛下遽殺之則已無乃啓人主徑殺人之端乎斯一節未爲至當也

人臣震主

人臣立社稷大功負海宇重望久在君側爲所敬畏其究必至於招疑毀漢高祖有天下韓信之力爲多終以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至於誅滅霍光擁昭立宣勢伴人主宣帝謁見高廟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其家既覆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驕乘周亞夫平定七國景帝怒其固爭粟太子由此疏之後目送其出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訖以無罪殺之謝安郄符堅百萬之衆晉室復存功名既盛險誠求進之徒多毀短之孝武稍以疎忌又信會猜王道子之姦甫至使避位出外終以至亡齊文宣之纂魏皆高德政之力德政爲相數彊諫帝不恨謂左右曰高德政佰以精神麥遍人遂殺之弁其妻子隋文帝將寡周欲引高頒入府頻析然曰穎受驅馳縱公事不成亦不辭滅族及帝受禪用爲相二十年朝臣莫與爲比頻自以爲任寄隆重每懷至公無自疑意積爲獨孤皇后漢王諒等所譜帝欲成其罪既寵之後至云自其解落暝然忘之如本無高穎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追于場

帝竟以寃誅郭子儀再造王室以身爲天下安危權任既重功名復大德宗即位自外召還朝所領副元帥諸使悉罷之李晟以孤軍復京城不見信於庸主使之晝夜泣目爲之腫卒奪其兵百端疑忌幾於不免李德裕功烈光明佐武宗中興威名獨重宣宗立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毛髮爲之森豎明日罷之終於貶死海外若郭崇韜安重誨皆然也

五經秀才

唐揚綰爲相以進士不鄉舉但試辭賦浮文非取士之實請置五經秀才科李栖筠賈至以綰所言爲是然亦不聞施行也

陶潛去彭澤

晉書及南史陶潛傳皆云潛爲彭澤令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以遂其

志案陶集載此辭自有序曰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彭澤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于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在官八十餘日觀其語意乃以妹喪而去不緣督郵所謂矯厲違己之說疑必有所屬不欲盡言之耳詞中正喜還家之樂略不及武昌自可見也

羌戎畏服老將

漢先零羌犯塞趙充國往擊之羌豪相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請欲壹鬭而死可得邪充國時年七十六兵訖平之唐代宗時回紇吐蕃合兵入寇郭子儀單騎見回紇復與之和諸酋長皆大喜曰鄉以二巫師從軍巫言此行甚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郭公是時年七十乃知羌戎畏服老將如此班超久在西域思歸故其言云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蓋有爲而云

古人字只一言

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古之人命字一而已矣初曰子已而爲仲爲伯又爲叔爲季其老而尊者爲甫蓋無以兩言相連取義若屈原離騷經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案史記原字平所謂靈均者釋平之義以緣飾詞章耳下至西漢與周相接故一切皆然除子房子卿子孟子政子孺子長子雲子兄子眞子公子陽子賓子幼之外若仲孺仲卿仲子長卿少卿孺卿君卿客卿游卿翁卿聖卿長君少君稺君游君次君贛君近君曼君王孫翁孫次公少公孟公游公仲公長公君公少叔翁叔長叔中叔子叔長倩曼倩次倩稺季長孺仲孺幼孺少孺次孺翁孺君孺長翁弱翁仲翁少翁君房君賓君倩君敖君蘭君長君仲君孟少季少子少路少游

稚賓稚圭稚游稚君巨先巨君長賓長房翁思翁子翁仲之類其義只從一訓極爲雅馴至於婦人曰少夫君俠政君君力君弟君之阿君單書一字者若陳勝字涉項籍字羽彭越字仲張歐吳廣枚乘字叔楚元王交朱雲字游爰盎字絲張釋之字季鄭當時字莊劉德字路眭弘字孟迨東漢以下則不盡然

容齋五筆卷第一　終

容齋五筆卷第二 十五則

二叔不咸

左氏傳載富辰之言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屛周士大夫多以二叔為管蔡案蔡仲之命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降霍叔為庶人蓋三叔也杜預注以為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是以方叙說管蔡郕霍十六國其義昭然所言親戚者指兄弟耳

官階服章

唐憲宗時因數赦官多泛階又帝親郊陪祠者授三品五品不計考使府軍吏以軍功借賜朱紫率十八近臣謝郎官出使多所賜與每朝會朱紫滿庭而少衣綠者品服太濫人不以為貴帝亦惡之詔太子少師鄭餘慶條奏懲革淳熙十六年紹熙五年連有覃霈轉官賜服者夥紹熙元年予自當塗徙會稽過

闕遇起居舍人莫仲謙於漏舍仲謙云比赴景靈行香見朝士百數無一綠袍者又朝議中奉皆直轉行故五品官不勝計頗類元和也

月非望而食

曆家論日月食自漢太初以來始定日食不在朔則在晦否則二日然甚少月食則有十四十五十六之差蓋置望參錯也天體有二交道曰交初曰交中交朔者星家以為羅睺交中者計都也隱暗不可見於是為入交法以求之然不過能求朔望耳若餘日入交則書所不載由漢及唐二十八家暨本朝十一曆皆然姑以慶元丁巳歲五次月食考之二月望為入交中七月為交初唯十月二十日二十一日連兩夜乃以二更盡月食之既纔兩刻復明十一月十八夜復如之案此三食皆是交中十月二十夜月在張五度而計都在翼二度次夜月在張十七度計都未動相距才四度耳十一月十八夜月在星五度計都在張十九度相距二十度十二月十七夜五更月在星二度入交陽末卯初四刻交甚食六分半八刻退交十八夜四更月在張六度入交中陰初至寅四刻交甚食九分卯五刻退交其驗如此予竊又有疑焉太陰一月一周天必兩值交道今年遂至八食一一如星官曆翁之說仍不拘月望則玉川子之詩不勝作矣當更求其旨趣云頃見太史局官劉孝榮言月本無光受日為明望夜正與日對故一輪光滿或月行有遲疾先後日光所不照處則為食朔旦之日日月同宮如月在日上掩太陽而過則日光為所遮故為日食非此二日則無薄食之理其說亦通

慶善橋

饒州學非范文正公所建予既書之矣城內慶善橋之說亦然比因郡人修橋折去舊石見其上鐫云康定庚辰案范公以景祐乙亥為待制丙子知開封府黜知饒州後徙潤越至庚辰歲乃復職帥長安既去此久矣

西漢以來加官

漢書百官表云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將軍列侯卿大夫將都尉給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其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受尚書事諸吏得舉法散騎並乘輿車案漢世除授此等稱謂殆若令之兼職者不甚為顯秩然魏相以御史大夫而給事中它如劉向以宗正散騎給事中蘇武以右曹典屬國楊雄為諸吏光祿大夫是也至於金日磾以降虜為侍中其子賞建諸孫常敞岑明涉湯融欽皆為左曹諸吏侍中故班史贊之云七世內侍何其盛也蓋如今時閤門宣贊祗候之類但漢家多用士人武帝所任莊助朱買臣吾丘壽王東方朔諸人皆天下選此其所以為人貴重東漢

大略亦然晉宋以來又有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散騎侍郎等皆為兼官但視本秩之高下已而復以將軍為寵齊高帝以太子詹事何戢領選以戢資重欲加常侍褚淵曰臣與王儉既已左珥若復加戢則八座遂有三貂若帖以驍游亦為不少乃以為吏部尚書加驍騎將軍唐有檢校官文武散階憲銜乃此制也

國朝自眞宗始創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職名尤為仕宦所慕今自觀文殿大學士至直祕閣幾四十種不刊之典明白易曉非若前代之冗泛云

呂望非熊

自李翰蒙求有呂望非熊之句後來據以為用然以史策考之六韜第一篇文韜曰文王將田使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彲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遺汝師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為禹占得皋陶比史記云呂尚窮困年老以漁釣干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後漢崔駰達旨云漁父見兆於元龜注文乃引史記非龍非驪非熊非羆為證今之史記蓋不然也非熊出處惟此而已

唐曹因墓銘

慶元三年信州上饒尉陳莊發土得唐碑乃婦人為夫所作其文云君姓曹名因字鄙夫世為鄱陽人祖父皆仕於唐高祖之朝惟公三舉不第居家以禮義自守及卒於長安之道朝廷公卿鄉鄰耆舊無不太息惟予獨不然謂其毋曰家有南畝足以養其親室有遺文足以訓其子肖形天地間範圍陰陽內死生聚散特世態耳何憂喜之有哉予姓周氏公之妻室也歸公八載恩義有奪故贈之銘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違此理哀復何言

予案唐世上饒本隸饒州其後分為信故曹君為鄱陽人婦人能文達理如此惜其不傳故書之以裨圖志之缺

唐史省文之失

楊虞卿兄弟怙李宗閔勢為人所奔向當時為之語曰欲入舉場先問蘇張蘇張尚可三楊殺我而新唐書減去先字李德裕賜河北三鎮詔曰勿為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新書減去欲字遂使兩者意義為不鑑錯激越此務省文之失也

李德裕論命令

李德裕相武宗言從計行韋弘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管仲明於治國其語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君尊君尊國安治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無赦又曰令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繫於人也大和後風俗寖敝令出於上非之在下此弊不止無以治國臣謂制置職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弘質賤臣豈得以非所宜言妄觸天聽是輕宰相也德裕大意欲朝廷尊臣下肅而政出宰相故臧憤切言之予謂德裕當國它相取充位而已若如所言則一命一令之出臣下皆不得有言諫官御史給事舍人之職廢矣弘質位給事中亦非賤臣宜其一朝去位遂罹抵巇皆自取之也

漢武唐德宗

漢張湯事武帝舞文巧詆以輔法所治夷滅者多旋以罪受誅上惜湯稍進其子安世擢為尚書令安世宿衛忠正肅敬不怠勤勞國家卒為重臣其可大用不疑而武帝之意乃以父湯故爾唐盧杞相德宗姦邪險賊為天下禍以公議不容讒逐致死帝念之不忘擢敘其子元輔至兵部侍郎元輔端靜介正能紹其祖弈之忠規陛之臺省要官宜也而德

宗之意乃以父杞故爾且武帝之世羣臣不孝而誅者如莊助朱買臣吾丘壽王諸人及考終名臣如汲黯鄭莊董仲舒卜式未嘗恤其孤德宗輔相之賢如崔祐甫李泌陸贄皆身没則巳而獨於湯杞二人卷卷如此是可歎也

諸公論唐肅宗

唐肅宗於干戈之際奪父位而代之然尚有可議者曰欲收復兩京非居尊位不足以制命諸將耳至於上皇還居興慶惡其與外人交通劫徒之西內不復定省竟以快快而終其不孝之惡上通於天是特元次山作中興頌所書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直指其事殆與洪範云武王勝殷殺受之辯同其詞曰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既言重歡則知其不歡多矣杜子美杜鵑詩我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傳之至矣顏魯公請立放生池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

不跋家人之禮東坡以爲彼知肅宗有愧於是也黄魯直題磨崖碑尤爲深切撫軍監國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爲事有至難天幸爾上皇局脊還京師南內淒涼幾苟活高將軍去事尤危臣結春秋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琚詞所以揭表肅宗之罪極矣

孫馬兩公所言

盧照鄰有疾問孫思邈曰高醫愈疾奈何答曰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爲雨怒爲風凝爲雪霜張爲虹蜺天常數也人之四支五藏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爲禁衛章爲氣色發爲音聲人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則烝生熱否生寒結爲瘤贅陷爲癰疽奔則喘乏竭則焦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羸孛彗飛流其危診也寒暑不時其烝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瘤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其喘乏川瀆竭涸其焦槁高醫導以樂石救以攻劑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災睿宗召司馬子微問其術對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況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孫公司馬所言皆至道妙理之所寓治心養性宜無出此者矣

元微之詩

唐書藝文志元稹長慶集一百卷小集十卷而傳於今者惟閩蜀刻本爲六十卷三館所藏獨有小集文惠公鎮越以其舊治而文集蓋訣乃求而刻之外春游一篇云酒戶年年減山行漸漸難欲終心懶慢轉恐興闌散鏡水波猶冷稽峯雪尚殘不能辜物色乍可怯春寒遠目傷千里新年思萬端無人知此意閑凭小欄干白樂天書之題云元相公春游

錢思公藏其真跡穆父守越時摹刻于蓬萊閣下今不復存集中逸此詩文惠爲刻之於集外李端民平叔嘗和其韻寄公云東閣經年別窮愁客路難望塵驚岳峙懷舊各雲散茵醉恩逾厚牆歌興未殘馮唐嗟已老范叔敢言寒玉燭調魁柄陽春在筆端應憐掃門役白首滯江干樂天所書予少時得其石刻後亦失之

諫繚綾戲龍羅

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穆宗詔索盤條繚綾千匹德裕奏言立鵝天馬盤條掬豹文彩怪麗惟乘輿當御今廣用千匹臣所未諭優詔爲停崇寧間中使持

御札至成都令轉運司織戲龍羅二千繡旗五百副使何常奏旗者軍國之用敢不奉詔戲龍羅唯供御服日衣一匹歲不過三百有奇今乃數倍無益也詔獎其言爲減四之三以二事觀之人臣進言於君切而不許蓋無

有不聽者何常所論甚與德裕相類云

詳正學士

唐太宗時命祕書監魏證寫四部羣書將藏內府置讎正二十員後又詔虞世南顏師古踵領之功正就顯慶中罷讎正官使散官隨番刊正後詔東臺侍郎趙仁本等充使撿校置詳正學士以代散官此名甚雅不知何時罷去然祕省自有校書郎正字使正名責實足矣紹興中以貴臣提舉祕書省而置編定書籍官二員亦其類也

容齋五筆卷第二 終

容齋五筆卷第三 十五則

人生五計

朱新仲舍人常云人生天地間壽夭不齊姑以七十為率十歲為童兒父母膝下視寒暖燥濕之節調乳哺衣食之宜以須成立其名曰生計二十為丈夫骨強志健問津名利之場秣馬厲兵以取我勝如驥子伏櫪意在千里其名曰身計三十至四十日夜注思擇利而行位欲高財欲厚門欲大子息欲盛其名曰家計五十之年心急力疲俯仰世間智術用盡西山之日漸逼過隙之駒不留當隨緣任運息念休心善刀而藏如蠶作繭其名曰老計六十以往甲子一周夕陽銜山倏尔就木內觀一心要使絲毫無慊其名曰死計朱公每以語人以身計則喜以家計則大喜以老計則不答以死計則大笑且曰子之計拙也朱既不勝笑者之衆則亦自疑其計之拙曰豈皆惡老而諱死邪因為南華長老作大死庵記遂識其語予之年齡踰七望八當以書諸紳云

瀛莫間二禽

瀛莫二州之境塘濼之上有禽二種其一類鵠色正蒼而喙長凝立水際不動魚過其下則取之終日無魚亦不易地名曰信天緣其一類鶩奔走水上不閒腐草泥沙唼唼然必盡索乃巳無一息少休名曰漫畫信天緣若無能者乃與漫畫均度一日無飢色而反加壯大二禽皆稟性所賦其不同如此

士大夫避父祖諱

國朝士大夫除官避父祖名諱蓋有不同不諱嫌名二名各不偏諱禮固然亦有出於一時恩旨免避或旋為改更者建隆創業之初侍衛帥慕容彥釗樞密使吳廷祚皆拜使相而彥釗父名章廷祚父名璋制麻中為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同二品紹興中沈守約

湯進之二丞相父皆名舉於是改提舉書局爲提領自餘未有不避者呂希純除著作郎以父名公著而辭然富韓公之父單名言而公以右正言知制誥韓保樞之子忠憲公億孫絳縝皆歷位樞密未嘗避豈別有說乎

元正父子忠死

唐安祿山表權皐入幕府皐度祿山且叛以其猜虐不可諫欲行慮禍及親因獻俘京師在道詐死既含斂而逸去皐母謂實死慟哭感行路故祿山不之虞歸其母皐潛奉侍晝夜南奔既渡江而祿山反天下聞其各爭取以爲屬甄濟居青巖山諸府五辟詔十至堅卧不起安祿山入朝求濟於玄宗援范陽掌書記濟不得已而起察祿山有反謀不可諫因謁歸陽歐血不支舁歸舊廬祿山反使封刀召之曰即不起斷其首濟引頸待之使以實病告慶緒復使輿輿至東都會廣平王平東都詣軍門上謁肅宗使汙賊官羅拜以媿

其心唐書列二人於卓行傳褒之至矣有元正者在河南幕府史思明陷河洛華父匿山中賊以名召之正度事急謂弟曰賊祿不可養親彼利吾名難免矣然不汙身而死吾猶生也賊既得誘以高位曠目固拒兄弟皆遇害父聞抑藥死事平詔錄伏節十一姓而正爲冠皐濟之終與正皆贈祕書少監子謂皐濟得生而正一門皆幷命故當時以爲伏節之冠而唐史不列之忠義卓行中但附見於其祖萬頃文藝之末資治通鑑亦不載其事使正之名寂家不章顯爲可恨也白樂天作張誠碑云以左武衛參軍分司東都屬安祿山陷覆洛京以僞職淫刑脅劫士庶公與同官盧巽潛遁于陸渾山食木實歛泉水者二年詭寫逆命所汙肅宗以詔河南搜訪不仕賊庭隱藏山谷者得六人以應詔公與巽在焉縣是名節聞于朝優詔褒美特授密縣主薄

蕭穎士風節

蕭穎士爲唐名人後之學者但稱其才華而已至以笞楚童奴爲之過予反復考之蓋有風節識量之士也爲集賢校理宰相李林甫欲見之穎士不詣林甫怒其不下已後召詣史館又不屈愈見疾至免官更調河南參軍安祿山寵恣穎士陰語柳幷曰胡人負寵而驕亂不久矣東京其先陷乎即託疾去祿山反往見河南採訪使郭納言禦守計納不用數曰肉食者以兒戲禦劇賊難矣哉間封常清陳兵東京往觀之不宿而還身走山南節度使源洧欲退保江陵穎士說曰襄陽乃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則大事去矣公何遽輕土地取天下笑乎洧乃按甲不出洧卒往客金陵永王璘召之不見劉展反圍雍丘副大使李承式遣兵往救大宴賓客陳女樂穎士曰天子暴露豈臣下盡歎時邪夫投兵不測乃使觀聽華麗誰致其死哉弗納穎士之言論

操持如此今所稱之者淺矣李太白天下士也特以隨永王亂中爲終身累穎士永王召而不見則過之焉

石尤風

石尤風不知其義意其爲打頭逆風也唐人詩好用之陳子昂入峽苦風云故鄉今日友歡會坐應同寧知巴峽路辛苦石尤風戴叔倫送裴明州云瀟水連湘水千波萬浪中知君未得去懃愧石尤風司空文明留盧秦卿云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計南朝篇詠必多用之未暇憶也

江楓雨菊

作詩要有來處則爲淵源宗派然字字執泥又爲拘滯予於此學無自得之見少年時九失之稠琢記一鍛初云雨深荒病菊江冷落愁楓後以其太險改爲雨深人病菊江冷客愁楓比前句微有蘊藉蓋取崔信明楓落吳江冷杜老雨荒深院菊南菊再逢人卧病藏

武江頭赤葉楓愁客合而用之乃如補衲衣裳殊爲可笑聊書之以示兒輩云

開元宮嬪

自漢以來帝王妃妾之多唯漢靈帝吳歸命侯晉武帝宋蒼梧王齊東昏陳後主晉武至於萬人唐世明皇爲盛白樂天長恨歌云後宮佳麗三千人杜子美劍器行云先帝侍女八千人蓋言其多也新唐史所叙謂開元天寶中宮嬪大率至四萬嗜其甚矣隋大業離宮遍天下所在皆置宮女故裴寂爲晉陽宮監以私侍高祖及高祖義師經過處悉罷之其多可想

相里造

唐內侍監魚朝恩怙貴誕肆凡詔會羣臣計事折愧坐人出其上雖宰相元載辯彊亦拱默唯禮部郎中相里造殿中侍御史李衍酬詰往返未始降屈朝恩不懌然衍以動造又謀將易執政以震朝廷乃會百官都堂且言今水旱不時屯軍饋運困竭天子卧不安席宰相何以輔之不退避賢路尚何須乎宰相俛首坐皆失色造徙坐從之因曰陰陽不和五穀踊貴皆軍容事宰相何與哉且軍挐不散故天降之沴今京師無事六軍可相維鎮又屯十萬饋擢所以不足百司無稍食軍容爲之宰相行文書而已何所歸罪朝恩拂衣去曰南衙朋黨且害我此段載於唐史宦者傳中不能記相里造之本末予謂造當閹侍威權震主生殺在手之時以區區一郎吏而抗身與爲敵後來名人議論及敘列忠言鯁詞未見有稱述之者通鑑亦不書聊紀於此以章潛德同時劉給事爭幸河中亦然

先公詩詞

先忠宣公好讀書北困絶漠十五年南謫嶺表九年重之以風痺末疾而繙閱書史早暮不置尤熟於杜詩初歸國到闕命作謝賜物一劄子竄定兩句云已爲死別偶遂生還謂

曰此雖不必泥出處然有所本更佳東坡海外表云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爲死別杜老羌村詩云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正用其語

在鄉邦日招兩使者會集出所將

宣和殿書畫舊物示之提刑洪慶善作詩曰願公十襲勿浪出六丁取將飛辟歷辟歷二字如古文不從雨公和之曰萬里懷歸爲公出往事宣和空歷歷請其意曰亦出杜詩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目前也紹興丁巳所在始歌江梅引詞不知爲誰人所作己未庚申年北庭亦傳之至于壬戌公在燕赴張總侍御家宴侍妾歌之感其念此情家萬里之句愴然曰此詞殆爲我作旣歸不寐逐用韻賦四闋時在囚拘中無書可檢但有初學記韓杜蘇白樂天集所引用句語一一有來處比方不識梅花士人罕有知梅事者故皆注所出其一憶江梅云天涯除館憶江梅幾枝開使南來還帶餘杭春信到燕臺准擬寒英聊慰遠隔山水應銷落赴愬誰空憑遐想笑摘蘂斷回腸思故里漫彈綠綺引三弄不覺魂飛更聽胡茄哀怨淚沾衣亂插繁華須異日待孤諷怕東風一夜吹元注引杜公忽憶兩京梅發時胡茄在樓上哀怨不堪聽安得健步移遠梅亂插繁華向晴漢樂天憶杭州梅花三年閑鬧在餘杭曾爲梅花醉幾場車駕時在臨安柳子厚欲爲萬里贈杳杳山水隔寒英坐銷落何用慰遠客江總桃李佳人欲相照摘蘂牽花來並笑高適遙憐故人思故鄉梅花蕭枝空斷腸盧仝含愁更奏綠綺琴相思一夜梅花發劉方平晚歲芳梅樹繁花四面同東風吹漸落一夜幾枝空東坡忽見早梅花不飲但孤諷一夜東風吹石裂半隨飛雪度關山其二訪寒梅云春還消息訪寒梅賞初開夢吟來映雪銜霜清絕繞風臺可怕長洲桃李妬度香遠驚愁眼欲媚誰曾動詩興笑冷蘂効少陵魏下里萬株連綺歎金谷

人墜鸞飛引須羅浮翠羽幻青衣月下花神
言極麗且同醉休先愁玉笛吹注引李太白
聞道春還未相識走傍寒梅訪消息綠珠樓
下梅花滿令日曾無一枝在江總金谷萬株
連綺覽梅花隱處藏嬌鶯何遜銜霜當路發
映雪擬寒開枝橫却月觀花繞凌風臺杜公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楊州未將梅
蘂驚愁眼要取楸花媚遠天巡簷索共梅花
笑冷蘂疎枝半不禁樂天賞自初開直至落
莫怕長洲桃李妬明年好爲使君開王昌齡
夢中作梅花詩梁簡文賦香隨風而遠度及
趙師雄羅浮見美人在梅花下有翠羽啾嘈
相顧詩云學粧欲待問花神崔櫓初開已入
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其三憐落梅云重
閨佳麗最憐梅牖春開學粧來爭粉翻光何
遠落梳臺笑坐雕鞍歌古曲催玉柱金卮蒲
勸阿誰貪爲結子藏暗蘂歛娥眉隔千里舊
時羅綺已零散沈謝雙飛不見嬌姿眞梅著
單衣若作和羹休訝曉墮煙雨任春風片片
吹注引梁簡文賦重閨佳麗貌婉心嫺憐早
花之驚節訝春光之遺寒顧影丹墀弄此嬌
姿洞開春牖四卷羅帷春風吹梅畏落畫賤
妾爲比歛娥眉又爭樓上之落粉奪樓中之
織素梁王詩翻光同雪舞鮑泉縈飃落梳臺
江總蒲酌金卮催玉柱落梅樹下宜歌舞太
白千金駿馬邀少妾笑坐雕鞍歌落梅古曲
有落梅花又片片吹落春風香謝莊賦陽千
里兮共明月庾信早知覓不見眞梅著衣單
東坡抱叢暗蘂初含子玉妃謫璽煙雨村王
建自是桃花貪結子第四篇失其藁每首有
一笑字比人謂之四笑江梅引爭傳寫焉

州縣名同

晉宋以來置立州郡惟以多爲貴先是中原
陷胡羯本土遺民或僑寓南方故即其所聚
爲立郡而方伯所治之州亦仍舊名如南徐
南兗南豫南雍州南蘭陵南東海南瑯邪南

東莞南魯郡其類不一魏周在北亦如此隋
唐不復然
國朝之制州名或同則增一字以別之若河
北有雄州恩州故廣東者增南字蜀有劒州
故福建者亦增南字以至西和西安州亦然
其聲音頗同患於舛誤則俗閒稱呼自加上
下東西爲別故稱岳爲上岳鄂爲下鄂清州
與青類稱爲北清郢州與頻類稱爲西郢融
州與容類稱爲西融者是也若縣邑則不閒
今河南靜江府華州皆有永寧縣饒邛衡州
皆有安仁縣蔡英之眞陽廬汝之梁光台之
仙居臨安建昌之新城越筠之新昌婺蜀之
永康處吉之龍泉嚴池之建德渭秀之華亭
信吉之永豐鄂興國之永興衢嘉之龍游施
臨江之清江洪萬之武寧福循之長樂郴連
之桂陽福桂之永福是也

三衙軍制

乾道四年正月爲中書舍人因入對論三衙
軍制名稱不正以
祖宗之制論之軍職之大者凡入等除都指
揮使或不常置外曰殿前副都指揮使馬軍
副都指揮使步軍副都指揮使曰殿前都虞
侯馬軍都虞候步軍都虞候曰捧日天武四
廂都指揮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秩秩有
序若登梯然不可一級輒廢一或有闕即以
功次遞遷降此而下則分營分廂各置都副
指揮使如捧日左廂第一軍天武右廂第二
軍之類邊境有事命將討捕則旋立總管鈐
轄都監之名使各將其所部以出事已則復
初累聖相承皆用此術以制軍詰禁自
南渡以後觸事草創於是三帥之資淺者始
有主管某司公事之稱而都虞候以下不復
設置乃以宿衛虎士而與在外諸軍同其名
以統制統領爲之長又使遣帶外路總管鈐
轄考之舊制則非法稽之事體則非是以陛

下聖明能知人善任使所謂爪牙之士豈無十數人以待用者若法祖宗之制正三衙之名改諸軍為諸廂改統制以下為都虞候指揮使使宿衛之職預有差等士卒之心明有所係異時拜將必無一軍皆驚之舉於以銷壓未萌循名責實則環衛將軍雖不置可也乞下樞密院討論故實圖議其當恐或可以少贊布昭聖武之意讀劄子畢

孝宗甚喜即批付樞密院是時知院虞允文使四川同知劉珙不樂曰舍人要如何行封之以但隨所見數陳若施行與否自係廟堂處分竟寢不行後閱華陽集王珪撰高變神道碑云王為殿前都指揮使管軍員闕兼領二司王乃言曰臣老矣如有負薪之憂誰為可任者先朝自殿前而下各置副都指揮使及都虞候常有十人職近事親易以第進又使士卒預識其威名纔急臨戎上下得以附習此軍制之大要也有旨從之據瓊所言如此正合前說

歐陽公勳封贈典

吉州新刊歐陽公文集於年譜下盡載官當制詞無一遺落考之今制多有不合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謾書於策且記典章隨時之異云公自太子中允初加勳便得騎都尉越過驍武飛雲四級自龍圖閣直學士初封爵便得信都縣子越過男一等翰林學士加恩而得五百戶初加實封便得二百戶及罷政為觀文學士遇郊而加食邑五百戶實封二百戶薨之後以子登朝遇大禮自太子太師合贈司空而讚贈太尉蓋超空徒保傅四官再贈即為太師仍封國公今殊不然除勳官既罷外侍從初封亦從縣男為始每加不過三百戶初得實封財百戶執政去位但與侍從同均為虛邑三百而已身後加贈只單轉一官兩子升朝乃進二官雖三四人亦不增未有宮師直贈太尉者又公任知制誥知潁州轉官而與直龍圖閣知亳州王洙同一詞唐書成進秩五人同制公與宋景文公范文忠公王忠簡公皆帶從官職而宋次道乃集賢校理耳

嘉祐四眞

嘉祐中富韓公為宰相歐陽公在翰林包孝肅公為御史中丞胡翼之侍講在太學皆極天下之望一時士大夫相語曰富公眞宰相歐陽永叔眞翰林學士包老眞中丞胡公眞先生遂有四眞之目歐陽公之子發棐等敘公事迹載此語可謂公言

五方老人祝聖壽

聖節所用祝頌樂語外方州縣各當筵致語一篇又有王母隊者若教坊雅祝聖而已歐陽公集乃載五方老人祝壽文五首其東方曰但某太山老叟東海眞仙溜穿石而曾究始終松避雨而備知歲月羲氏定三百六日嘗守寅賓之官夷吾紀七十二君盡觀登封之事遇安期而遺棗笑方朔之偷桃風入律而來自巖前斗指春而光臨洞口昔漢武帝嘗懷三島之勝遊有羨門生欲謁巨公於昭代今則紫庭降聖華渚開祥遠離朝日之方來展望雲之懇千八百國咸歸至治之風億萬斯年共禱無疆之壽其頌只四句西中南北方皆然集中不云何處所作今無復用之

容齋五筆卷第三 終

容齋五筆卷第四　九則

作詩旨意

詩三百篇中其譽婦人者至多如敘宗姻之貫者若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其服飾之盛者若副笄六珈如山如河玉之瑱也象之揥也贊容色之美者若唐棣之華華如桃李鬢髮如雲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顏如舜華洵美且都語嫁聘之侈者若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爛其盈門其詞可謂盡善矣魏晉六朝流連光景不可勝述唐人播之歌詩固亦極摹若態濃意遠淑且眞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翠微匐葉重鬢脣珠壓腰衱穩稱身深宮高樓入紫清金作蛟龍盤繡櫨佳人當窻弄白日絃將手語彈鳴箏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粧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樓上樓前盡珠翠眩轉熒煌照天地此皆李杜元白之麗句也予獨愛朱慶餘閨意一絕句上張籍水部者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粧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細味此章元不談量女之容貌而其華豔韶好體態溫柔風流醞藉非第一人不足當也歐陽公所謂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工斯之謂也慶餘名可久以字行登寶曆進士第而官不達著錄於藝文志者只一卷予家有之他不逮此張籍酬其篇云越女新粧出鏡心自知明豔更沉吟齊紈未是人間貴一曲菱歌直萬金其愛之重之可見矣然比之慶餘珠爲不及

平王之孫

周南召南之詩合爲二十有五篇自漢以來爲之說者必系之文武成康故不無抵語如何彼穠矣乃美王姬之詩其辭有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兩句翻覆再言之毛公箋云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鄭氏不立說考其意蓋以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齊一之侯若所謂武王載旆成王之孚成王不敢康非指武與成者然證諸春秋經魯莊公元年當周莊王之四年齊襄公之五年書曰單伯送王姬繼之以築王姬之館于外又繼之以王姬歸于齊杜預注云王將嫁女于齊命魯爲主莊公在諒闇應齊侯當親迎不忍使以禮接於廟故築舍於外末書歸于齊者祭此一事也十一年又書王姬歸于齊傳言齊侯來逆共姬乃威公也莊王爲平王之孫則所嫁王姬當是娣妹齊侯之子即襄公威公也二者必居一于此矣明白如是而以爲武王女文王孫於義何取

毛詩語助

毛詩所用語助之字以爲句絕者若之乎焉也者云矣爾兮哉至今作文者皆然他如只且忌止思而何斯旃其之類後所罕用只字如母也天只不諒人只且字如椒聊且遠條且狂童之狂也且既亟只且忌字如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止字如齊子歸止曷又懷止女心傷止思字如不可求思爾羊來思今我來思而字如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何字如如此良人何如此粲者何斯字如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彼何人斯旃字如舍旃舍旃其字音基如夜如何其子曰何其皆是也忌惟見於鄭詩而唯見於齊詩楚詞大招一篇全用只字太玄經其人有韓抗可與過其至於些字獨招魂用之耳

東坡文章不可學

東坡作蓋公堂記云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欬者間諸醫醫以爲蠱不治且殺人取其百金

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朞月而百疾作內熱惡寒而欬不已纍然眞盡者也又求於醫醫以爲熱投之以寒藥旦朝吐之莫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鍾乳烏喙雜然並進而漂疽癰疥眩瞀之狀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病愈甚里老父數之曰是醫之罪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爲主食爲輔今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于外而百毒戰于內勞其主瞞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却藥而進所嗜氣全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効從之朞月而病良已昔之爲國者亦然吾觀夫秦自孝公以來至於始皇立法更制以鐫磨鍛鍊其民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斲喪之禍而收其民於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爲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是時熙寧中公在密州爲此說者以諷王安石新法也

其叢論病之三易與秦漢之所以興亡治亂不過三百言而盡之張文潛作藥戒僅千言云張子病痞積於中者伏而不能下自外至者捍而不能納從醫而問之曰非下之不可歸而飲其藥既飲而暴下不終日而向之伏者散而無餘向之捍者柔而不支焦膈導達呼吸開利快然若未始有疾者不數日痞復作投以故藥其快然也亦如初自是逾月而痞五作五下每下輒愈然張子之氣一語而三引體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膚革無所耗於外而其中薾然莫知其所來聞楚之南有良醫焉往而問之醫歎曰子無歎是薾然者也天下之理其甚快於予心者其未必有傷求無傷於絫者則初無望於快吾心痞橫乎胃中其累大矣擊而去之不須臾而除甚大之累和平之物不能爲也必將擊搏震撓而後可其功未成而和氣已病則子之痞凡一快者子之和一傷矣不終月而快者五則和

平之氣不既索乎且將去子之痞而無害於和乎子歸燕居三月而後予之之藥可爲也張子歸三月而復請之醫曰子之氣少全矣取藥而投之曰服之三月而疾少平又三月而少康終年而復常且飲藥不得亟進張子歸而行其說眞初使人薦然遲之蓋三投其藥而三反之也然日不見其所攻久較則月異而時不同蓋終歲而疾平張子謂醫謝而問其故醫曰是治國之說也獨不見秦之治民乎勑之以命捍而不聽令勤之以事放而不畏法令之不聽治之不變則秦之民嘗痞矣商君見其痞也屬以刑法威以斬伐痛剗而力鋤之流蕩四達無敢或拒痞嘗一快矣而于二世凡幾痞而幾快矣積快而不已而秦之四支捍然徒有其物而已民心日辭而君孤立于上故匹夫大呼不絲日而百疾皆起故運其手足有瘠而漠然不我應故秦之亡者是好爲快者之過也昔者先王之民初亦

嘗痞矣先王不敢求快於吾心陰解其亂而除去其滯使之悠然自趨於平安而不自知於是政成敎達悠久而無後患則余之藥終年而愈疾者蓋無足怪也予觀文潛之說盡祖蘇公之緒論而千言之煩不若三百言之簡也故詳書之俾作文立說者知所務式竊料蘇公之記文潛必未之見是以著此篇若旣見之當不復屋下架屋也

韓文稱名

歐陽公作文多自稱予雖說君上處亦然三筆嘗論之矣歐公取法於韓公而韓不然滕王閣記袁公先廟爲尊者所作謙而稱名宜也至於徐四掌書記壁記料斗書後記李虛中墓誌之類皆曰愈可見其謙以下人後之爲文者所應取法也

棘寺棘卿

今人稱大理爲棘寺卿爲棘卿丞爲棘丞此出周禮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

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鄭
氏注云植棘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也
棘與棗同棘之字兩束相並棗之字兩束相
承此所言者今之棗也然孤卿大夫皆同之
則雖以獨指大理王制云正以獄成告于大
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科後人籍此而
言鄭注亦只引前說此但謂其入朝立治之
處若以指刑部尚書亦可也易坎封係用徽
纆寘于叢棘以居險附因執爲詞其義自別
晉代遺文
故蒐中得舊書一帙題爲晉代名臣文集凡
十四家所載多不能全員太山一毫芒耳有
張敏者太原人仕歷平南參軍太子舍人濟
北長史其一篇曰頭責子羽文極爲尖新古
來文士皆無此作恐藝文類聚文苑英華或
有之惜其泯沒不傳謾采之以遺博雅君子
其序云太原溫長仁潁川荀景伯范陽張茂
先士鄉劉先生南陽鄭淵南河南鄭思淵余

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少而押之同時
昵好張荀之徒數年之中纖踵登朝而此賢
身處陋巷屢沽而無善價抗志自若終不衰
遂爲之擲然又怪諸賢既已在位曾無伐木
嚶鳴之聲又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
貌之盛爲頭責之文以戲之并以嘲六子爲
雖似諧謔實有興也文曰維秦始元年頭責
子羽白吾託爲子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
以精造我以形我爲子時髮膚置鼻耳安眉
類挿于齒眸子矯光雙擢隆起每至出入人
閭邀游市里行者辟易坐者竦蹉或稱君侯
或言將軍捧手傾側佇立跨距如此者故我
形之足偉也予冠冕帶戴金銀弗佩艾以當
笄幅以代帶百味希嘗食粟茹菜歲暮年過
曾不自悔子厭我形容我賤子意態若此者
以于行已累也子遇我如讎我視子如仇居
常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郤哉子欲爲仁賢耶
則當如咎陶后稷巫咸伊陟保乂王家永見

封殖子欲爲名高耶則當如許由子臧卞隨
務光洗耳逃祿千載流芳子欲爲游說耶則
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酈公轉禍爲福含辭從
容子欲爲進趨耶則當如賈生之求試終軍
之請使砥礪鋒穎以幹王事子欲爲恬淡耶
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遠漠然離俗
志夌雲日子欲爲隱遯耶則當如榮期之帶
索漁父之濯濟栖遲神岳垂餌巨壑此一介
之人所以顯身成名者也今子上不睇道德
中不效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
觀子之志退不爲奧士進無望三事而徒玩
日勞形習爲常人之所喜不亦過乎子羽缺
然深念而對曰凡所教勑謹聞命矣受性拘
係不聞禮義誤以天幸爲子所寄今子欲使
吾爲忠耶當如包胥屈平欲使吾爲信耶則
當殺身以成名欲使吾爲節耶則當赴水火
以全貞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
曰子所謂天刑地網剛德之尤不登山抱木

則蹇裳赴流吾欲告尔以養性誨爾以優游
而與蟣虱同情不聽我謀悲哉俱御人體而
獨爲子頭且凝人其倫諭子儕偶曾不如太
原溫顒穎川荀禹范陽張華士鄉劉許南陽
鄒淇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蹇吃無宮商或
柢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讙譁少智諝
或口如含膠鉆或頭如巾蠹抃而猶以文采
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夫延齊
得車沉淵竊殊豈若夫子而徒今胥舌窩爛手
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恥爲權謀譬猶鑿
地抱甕難以求富差乎子羽何異牢檻之熊
深穿之虎石間鐵蟹竈中之鼠事雖多而見
工甚少宜其卷局煎蹙
其形者猶能不困命也
百餘言頗有東方朔客
體集仙傳所載神文成
廣記蓋敏之作也鄒湛
而字曰閔甫則見於此
至老無所睇也支雜
夫與子同處其文丸
難劉孝標絕交論之
公智瓊傳見於太平
姓名因羊叔子而傳

漢武帝田蚡公孫弘

尚論古人者如漢史所書於武帝則議其好大喜功窮奢極侈置生民於塗炭於田蚡則誕其負貴驕溢以肺腑為相殺竇嬰灌夫於公孫弘則云性意忌外寬內深飾詐釣名不為賢大夫所稱述然以予考之三君臣者實有大功於名教自秦始皇焚書坑儒六學散缺高帝初興未皇庠序之事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好刑名孝景不任儒至於武帝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帝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爲丞相天下學士靡然鄉風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始請為博士官置弟子郡國有秀才異等輙以名聞請著功令而詩書易禮之學彬彬並興使唐虞三代以來稽古禮文之事得以不廢令之所以識聖人至道之要者實本於此史稱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號令文章煥焉可述蓋已不能盡其美然則武帝書暴固貽患於一時蚡弘之為人得罪於公論而所以扶持聖數者乃萬世之功也平帝元始詔書尚能稱弘之率下篤俗但不及此云

近世文物之味

國家南渡以來典章文物多不與承平類姑以予所親見者言之蓋月異而歲不同今聊紀從官立班隨屬省試官入院政府呼召百官騶從朝報簡削數項以示子姪侍從常朝紹興中分立於垂拱殿隔門上南北相向以俟追班乾道中循然暨淳熙則引於殿門上東西對立車駕出常朝文臣自宰相至二史武臣自宗王使相至觀察使以雜壓次序行焉孝宗在普安邸官檢校少保節度使每出必處正尚書之後而乾道以來兩班分而為二唯使相不然故開府儀同三司皆與執政官聯行而居其上紹興十二年壬戌予寓南山淨慈待詞科試見省試官聯騎公服戴帽不加披衫每一員以親事官一人執勑黃行前是時知舉參詳點檢官合三十一員最後一中官宣押者入下天竺貢院及三十年庚辰予以吏部郎充參詳官既入內受勑則各各乘馬不同時近赴院至淳熙十四年丁未忝司貢舉則了與昔異三三兩兩自為遲速其乘轎者十人而九矣宰府呼召之禮始時庶寮皆然已而卿監郎官及史局玉牒所緣提舉官屬之故一切得免逮乾道以後宰相益自畢於是館職亦免迄于淳熙則凡職事官悉罷此制朝士騶從至少各得僱募若千取步軍司名籍而幫錢米於左藏率就僱游手冗卒兩分可供一名如假借於近郡者給其半初猶破省馬并一馭者後不復有焉若乘轎僱能充負荷而已今日以益增雖下列亦占十餘責進奏院報狀必載外郡謝上或監司到任表與夫慶賀表章一槩凡朝廷除郡守先則除目但云某人差知某州替某人及錄黃下吏部則前銜後擬云某官姓名宜差知某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替某人到任成資闕仍借紫借緋候回日卻依舊服色外官求休致則云某州中某官姓名為病乞致仕或兩人三人後云某時已降勑命各守本官致仕今不復行但小報批下或禁小報則無由可知此必一宰相以死為諱者故去之外官表章閣有一二欲士大夫見之者須以屬東省乃可郡守更不報細銜禮文簡脫一至於此

容齋五筆卷第四 終

容齋五筆卷第五　十五則

庾公之斯

孟子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爲公明儀曰疑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此一段既畢而繼之曰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孟子書子濯庾公一段幾二百字其旨以謂使羿如子濯得尹公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前段結尾自常爲文者處之必云如子濯孺子施教於尹公之他則可不然後段之末必當云以是事觀之羿之不善取友至於殺身其失如此然後文體相屬焱判爲兩節若不關聰而宮商相宣律呂明煥立言之妙是豈步趨摸倣所能彷彿哉人爲兒童時便讀此章未必深識其趣故因表出而極論之左氏傳書衛獻公奔齊云尹公他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他與差爲孫林父追公公孫丁御公庾公差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佗臂即孟子所引者而名字先後美惡皆不
同

萬事不可過

天下萬事不可過豈特此也雖造化陰陽亦然雨澤所以膏潤四海然過則爲霖淫陽舒所以發育萬物然過則爲熯亢賞以勸善過則爲僭刑以懲惡過則爲濫仁之過則爲兼愛無父義之過則爲爲我無君執禮之過反鄰於謟尚信之過至於證父是皆偏而不舉之弊所謂過猶不及者楊子法言云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謙也勤勞則過於阿衡蓋謟王莽也後之讓者謂向衡之事不可過也過則反乃請莽耳其旨意固然

致仕官上壽

國朝大臣及侍從致仕後多居京師熙寧中范蜀公自翰林學士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爲令元祐初韓康公以故相判大名府還都拜司空致仕值
太皇太后受冊禮畢乞隨班稱賀降詔免赴皆故事也

桃花笑春風

王荊公集古胡笳詞一章云欲問平安無使來桃花依舊笑春風後章云春風似舊花仍笑人生豈得長年少二者貼合如出一手每歎其精工其上句蓋用崔護詩後一句又不見其所出近讀范文正公靈巖寺一篇云春風似舊花猶笑以仍爲猶乃此也李義山又有絕句云無顏夭桃面平明露井東春風爲開了却擬笑春風語意兩極其妙

嚴先生祠堂記

范文正公守桐廬始於釣臺建嚴先生祠堂自爲記用屯之初九蠱之上九極論漢光武之大先生之高財二百字其歌詞云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既成以示南豐李泰伯泰伯讀之三歎味不已起而言曰公之文一出必將名世某妄意輒易一字以成盛美公瞿然握手扣之答曰雲山江水之語於義甚大於詞甚溥而德字承之乃以疑趚擬換作風字如何公凝坐頷首殆欲下

拜張伯玉守河陽作六經閣記先託游士及在職者各為之凡七八本既畢並會於府伯玉一一閱之取紙書十四字編示客曰六經閣諸子史集在為不書尊經也時曾子固亦預坐驚起摘伏頭闕此二事於張子韶不能追憶經閣所在及其文竟就於誰手後之君子當有知之者矣

大言誤國

隗囂謀畔漢馬援勸止之甚力而其將王元曰今天水全富士馬最強案秦舊迹表裏河山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囂反遂決至於父子不得其死元竟降漢隋文帝伐陳大軍臨江都官尚書孔範言於後主曰長江天塹古以為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盡度邪臣每患官卑虜若渡江臣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比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為而死帝笑以為然故不為深備已而國亡身竄遠裔唐元宗有克復中原之志及下南閩意以謂諸國可指麾而定而事力窮薄且無良將魏岑因侍宴言臣少游元城好其風物陛下平中原臣獨乞任魏州元宗許之岑趨墀下拜謝人皆以為佞孟蜀通奏使王昭遠居常好太言有辦耕渭上之志聞王師入討對賓客接手言此送死來爾乘此逐北遂定中原不煩再舉也不兩月蜀亡昭遠為俘此四臣之佞本為爵祿及一時容悅而已亦可悲哉

宗室覃恩免解

淳熙十三年
光堯太上皇帝以聖壽八十肆赦推恩宇宙之內蒙被甚廣太學諸生至于武學皆得免文解一次凡該此恩者千二三百人而宗子在學者不預諸人相率詣宰府且偏謁侍從臺諫各納一劄子敘述大旨其要以為德壽霈典普天同慶而王牒支派學居膠庠顧不獲與布衣書生等竊譬之世俗尊長生

日召會族姻而本家子孫不享杯酒臠炙外議謂何今尨鴻之澤如此宗學乃不許厠名於義於禮恐為未愜是時諸公莫肯出手為言以待制侍講內宿適蒙宣引因出其紙以奏仍為數陳此輩所云尊長生日會客而本家子弟不得坐譬諭可謂明白孝宗亦笑曰甚是切當有理特所甥只是白劄子蒙徑付出施行遂一例免舉其人名字今不復能記憶矣

唐書載韓柳文

宋景文修唐書韓文公傳全載其進學解諫佛骨表潮州謝上表祝鱷魚文皆不甚潤色而但換進學解數字頗不如本意元云招諸生立館下改招字為召說言先生入學則諸生在前招而誨之足矣何召之為障百川而東之改障字為停本言川流横潰故障之使東若以為停於義甚淺改跋前疐後為躓後韓公本用狼跋詩語非躓也其他以爬羅剔抉為把羅焚膏油為燒以取敗幾時為其敗吳元濟傳書平淮西碑文千六百六十字固有他本不同然才減節輒不穩當明年平夏一句悉芟之平蜀西川減西川字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減祠其兩字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滅下臣字殊害理汝其以節都統討軍以討為諸尤不然討者如左傳討軍實之義若云諸軍何人不能下此語柳子厚傳載其文章四篇與蕭俛許孟容書正符徵咎賦也孟容書意象步武全與漢揚惲答孫會宗書相似正符倣班孟堅典引而其四者次序或失之至云宗元不得召內閔悼作賦自徽然其語曰逾再歲之寒暑則責居日月未為又難以言不得召也資治通鑑但載梓人及郭橐駞傳以為其文之有理者其識見取舍非宋景文可比云

冥靈社首鳳

光堯上仙於梓宮發引前夕合用警場導引

鼓吹詞在翰苑製撰其六州歌頭內一句云春秋不說楚寘靈常時進入文字立待報者則貼黃批急速未嘗停滯是時首尾越三日又入奏趣請付出太常吏欲習熟歌唱守院門伺候適有表弟沈日新在軍將橋客邸一士人乃上庠舊識忽問楚寘靈出處沈亦不能知來扣予因以莊子語告之急走報此士大喜初孝宗以付巨璫霍汝弼使釋其意此士霍客也故宛轉費日如此又面奏旨令代作挽詩五章其四云鼎湖龍去遠社首鳳來遲當時不敢宣泄而帶御器械謝純孝寮以爲問乃爲擧王子年拾遺記蓋周成王事也禁苑文書周悉乃爾

左傳州郡

左傳魯哀公二年晉趙鞅與鄭戰誓衆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注云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然則郡乃隸縣而歷代地理郡國志未之或書又傳所載地名從州者凡五魯宣公會齊於平州以定其位注云齊地在泰山牟縣西見於正經它如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注今燉煌也楚莊王誠陳復封之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齊子尾使閭丘嬰伐我陽州注魯地後四十年又書魯侵齊門于陽州注攻其門也莒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是齊魯皆有此地也衛莊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以上唯瓜州之名至今

貧富習常

少時見前輩一說云富人有子不自乳而使人棄其子而乳之貧人有子不得自乳而棄之以乳他人之子富人懶行而使人肩輿貧人不得自行而又肩輿人是皆習以爲常而不察之也天下事習以爲常而不察者推此亦多矣而人不以爲異悲夫甚愛其論後乃得之於晁以道客語中故謹書之益廣其傳

唐用宰相

唐世用宰相不以序其得之若甚易然固有出入大僚歷諸曹尚書御史大夫領方鎮入爲僕射東宮師傅而不得相者若顏眞卿王起揚於陵馬揔盧鈞韓臯柳公綽公權盧知猷是也如人主所欲用不過侍郎給事中下至郎中博士者才居位即禮絕百僚諫官御史聽命之不暇顧何敢輒揮彈其失與國朝異矣其先在職者仍許引其同列若姚元崇之引宋璟蕭嵩之引韓休李林甫引牛仙客陳希烈楊國忠引韋見素盧杞引關播李泌引董晉竇參李吉甫引裴垍李德裕引李回皆然

史記淵妙處

太史公書不待稱說若云褒贊其高古簡妙處始是摹寫星日之光輝多見其不知量也然予每展讀至魏世家蘇秦平原君魯仲連

傳未嘗不驚呼擊節不自知其所以然魏公子無忌與王論韓事曰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十餘語之間五用魏字蘇秦說趙肅侯曰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平原君使楚客毛遂願行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于此矣曰三年于此矣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遂力請行而折楚王再言吾君在前叱者何也至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於堂下其英姿雄風千載而下尚可想見使人畏而仰之卒定從而歸至於趙平原君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秦圍趙魯仲連

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君曰勝也何敢言事魏客新垣衍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在平原往見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勝請爲紹介交之於將軍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及見衍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又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是三者重沓熟復如駿馬下駐千丈坡其文勢正爾風行於上而水波眞天下之至文也

玉津園喜晴詩

淳熙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車駕宿戒幸玉津園命下大雨有旨許從駕官帶雨具將曉有晴意已而天宇豁然至晚

歸進一詩歌詠其實云五更猶自雨如麻無限都人仰翠華翻手作雲方悵望舉頭見日共驚嗟天公的有施生妙帝力堪同造物誇上苑春光無盡藏可須羯鼓更催花四月四日扈從詣
景靈宮朝獻蒙於幕次賜和篇
聖製云比幸玉津園縱觀春事適霽色可喜卿有詩來上因俯同其韻春郊柔綠遍桑麻小駐芳園覽物華應信吾心非暇逸頻回晴意絕咨嗟每思富庶將同樂敢務游畋漫自誇不似華清當日事五家車騎爛如花後二日兵部尚書宇文价內引
上舉似此詩曰洪待制用雨如麻字偶思得桑麻可押又其末句用羯鼓催花事故以華清車騎荅之价拱手稱贊明日以相告云

號巨賀蘭

天下國家不幸而有四郊之警爲人臣者當隨其事力悉心盡忠以致尺寸之效苟爲叨竊祿位視如秦越一切惟已私之是徇雖千百載後觀其事者猶使人怒髮衝冠也唐天寶祿山之亂可謂極矣虢王巨爲河南節度使賀蘭進明讒之擁數道之兵臨要害之地尊爲征鎮有民有財而汗漫忌疾非徒無益而反敗之巨在彭城張巡在雍丘以將士有功遣使詣巨請空名告身及賜物巨惟與折衡果毅告身三十通不與賜物巡竟不能立從于睢陽先是太守許遠積糧六萬石巨以其半給濮陽濟陰遂固爭不得二郡得糧遂以城叛而睢陽食盡顏魯公起兵平原合衆十萬既成魏郡堂邑之功矣是時進明爲北海太守亦起兵公以書召之并力進明度河公每事咨之軍權始移遂取括任意以得招討後詣行在因譖房琯自嶺南而易河南張巡受團困棘遣南霽雲告急於其所治臨淮相去三百里弃而不救平原睢陽失守實二人之故一時議者皆不以爲言使之連据高

位顯爲佚罰曾不十年巨斥刺遂州爲段子璋所殺進明坐第五琦黨自御史大夫竄謫以死天網恢恢茲焉不漏

容齋五筆卷第五　終

容齋五筆卷第六　十二則

鄱陽七談

鄱陽素無圖經地志，元祐六年，餘干進士都頡始作七談一篇，敘土風人物，云張仁有篇，徐濯有說，顧雍有論，王德璉有記，而未有形於詩賦之流者，因作七談。其起事則命以建端先生，其止語則以畢意子。其一章言瀹浦彭蠡山川之險勝，番君之靈傑；其二章言濱湖蒲魚之利，膏腴七萬頃，柔桑蠶繭之盛；其三章言林麓木植之饒，水草蔬果之衍，魚鱉禽畜之富；其四章言銅冶鑄錢，陶埴爲器；其五章言宮寺遊觀，王遙仙壇，吳氏潤泉，叔倫戴隄；其六章言都江之水；其七章言堯山之民有陶唐之遺風。凡三千餘字，自謂入日而成，比之太沖十稔、平子十年，爲無慊。予偶於故麓中得之，惜其不傳于世，故表著於此。其所引張、徐、王、顧所著，今不復存，更爲可恨也。

經解之名

晉唐至今，諸儒訓釋六經，否則自立佳名，蓋各以百數，其書曰傳、曰解、曰章句而已。昔戰國迨漢，則其名爾雅，一曰故，故者通其指義也。書有夏侯解故，詩有魯故、后氏故、韓故，毛詩故訓傳，顏師古謂流俗改故訓傳爲詁字，失眞耳。小學有杜林蒼頡故。二曰微，謂釋其微指，如春秋有左氏微、鐸氏微、張氏微、虞卿微傳。三曰通，如洼丹易通論，名爲洼君通，班固白虎通，應劭風俗通，唐劉知幾史通，韓滉春秋通。凡此諸書，唯白虎通、風俗通僅存耳。又如鄭康成作毛詩箋，申明其義，他書無用此字者。論語之學，但曰齊論、魯論、張侯論，後來皆不然也。

卜筮不敬

古者龜爲卜，筴爲筮，皆與神物以前民用。其用之至嚴，其奉之至敬，其求之至悉，其應之至精。齋戒乃請問，不相褻，故史祝所言，其驗若答。周史筮陳敬仲，知其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將必代齊有國；史蘇占晉伯姬之嫁，而及於爲嬴敗姬，惠懷之亂，至遂至瀆通於神明。後世浸以不然，今而愈甚，至以飲食猥雜之際，呼日者隅坐，使之占卜，往往不加冠裳，一門四五，而責其術之不信，豈有是理哉！善乎班孟堅之論曰：「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及至衰世，懈於齋戒而婁煩卜筮，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爲忌；龜厭不告，詩以爲刺。」謂周易之蒙卦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詩小旻之章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言卜問煩數，押嫚於龜，龜靈厭之，不告以道也。漢世尚爾，況在於今！末嘗頃刻盡敬，而一歸咎於筮巫瞽史，其可乎哉！

糖霜譜

糖霜之名，唐以前無所見。自古食蔗者，始爲蔗漿，宋玉招魂所謂「臑鼈炰羔，有柘漿」是也。

其後爲蔗餳，孫亮使黃門就中藏吏取交州獻甘蔗餳是也。後又爲石蜜，南中八郡志云「笮甘蔗汁，曝成飴，謂之石蜜」，本草亦云「煉糖和乳爲石蜜」是也。後又爲蔗酒，唐赤土國用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是也。唐太宗遣使至摩揭陁國取熬糖法，即詔揚州上諸蔗，搾瀋如其劑，色味愈於西域遠甚，然只是今之沙糖。蔗之技盡於此，不言作霜，然則糖霜非古也。歷世詩人模奇寫異，亦無一章一句言之。唯東坡公過金山寺，作詩送遂寧僧圓寶云：「涪江與中冷，共此一味水。冰盤薦琥珀，何似糖霜美。」黃魯直在戎州，作頌答梓州雍熙長老寄糖霜云：「遠寄蔗霜知有味，勝於崔子水晶鹽。正宗掃地從誰說，我舌猶能及鼻尖。」則遂寧糖霜見於文字者，實始二公。甘蔗所在皆植，獨福唐、四明、番禺、廣漢、遂寧有糖冰，而遂寧爲冠。四郡所產甚微，而顆碎、色淺、味薄，纔比遂之最下者，亦皆起於近世。唐大曆中

有鄒和尚者始來小溪之繖山教民黃氏以造霜之法繖山在縣北二十里山前後爲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戶十之三蔗有四色曰杜蔗曰西蔗曰芀蔗本草所謂荻蔗也曰紅蔗本草崑崙蔗也紅蔗止堪生噉芀蔗可作沙糖西蔗可作霜色淺土人不甚貴杜蔗紫嫩味極厚專用作霜凡蔗最困地力今年爲蔗田者明年改種五穀以息之霜戶器用曰蔗削曰蔗鎌曰蔗凳曰蔗碾曰搾斗曰搾牀曰漆甕各有制度凡霜一甕中品色亦自不同堆疊如假山者爲上團枝次之甕鑑次之小顆塊次之沙腳爲下紫爲上深琥珀次之淺黃又次之淺白爲下宣和初王黼創應奉司遂寧常貢外歲別進數千斤是時所産益奇墻壁或方寸應奉司罷乃不再見當時因之大擾敗本業者居半久而未復遂寧王灼作糖霜譜七篇且載其說予采取之以廣聞見

李彥仙守陝

靖康夷虜之禍忠義之士死於守城而得書史傳者如汾州之張克戩隆德之張確懷之霍安國代之史抗建寧寨之楊震震武之朱昭是已推建炎以來士之得其死者蓋不少茲讀王灼所作李彥仙傳雖嘗具表上進然處實錄正史未曾采用謹識於此彥仙字少嚴本名孝忠其先寧州人也後徙于鞏幼有大志喜談兵習騎射所歷山川形勢必識之尚氣謹然諾非豪俠不交金人南侵郡縣募勤王軍彥仙散家貲得三千人入援京師虜圍太原李綱爲宣撫使彥仙上書切詆有司逮捕急乃易今名棄官亡命頃之復從种師中師中敗死仙走陝州守將李彌大署北事餘對詳復使扼殺邏閻金人再圍汴陝西范致虛總六路兵進援仙請曰殽澠險隘難於立軍前却即衆潰矣宜分道並進伺空以出且留半軍于陝爲善後計致虛曰如子言乃迂撓也仙曰兵輕而分正可速達不從爭盡宰致虛怒罷其職既而敗續卒無功建炎元年四月金人屠陝州經制使王璞度不能支引部曲去官吏逃遁仙爲石壕尉獨如平時歸者繼屬即徙老稚入土花岩三當石柱大通諸山拔武說者分主之自營三當諭衆曰虜實易與今得地利若華堅守足矣少日虜復據陝分軍來攻有捷酋升前阜嫚罵仙單騎衝擊挾之以歸始料衆正部伍虜數萬圍三匝仙邀戰伏精兵後巖掩殺萬計奪馬三百虜解去京洛間多爭附者勢益雄張未閱月破虜五十餘壁初虜再入陝官其土人俾招復業者人給符別之仙陰縱麾下往約日內應二年三月引兵直州南城中火起虜方備南壁而水軍自新店夜順流薄城東北蒙泉坡龍堂溝以入表裏夾攻偃尸相藉遂復陝始河東之人倡義拒虜仙約胡夜叉者爲効假以公河提舉意不滿叛趨南原仙誘致殺之奔五千衆邵隆邵雲本其黨欲爲復肆

仙因客鎬說遂來歸乘勝渡河播中條諸山蒲解至太原皆響動乃分遣隆雲等取安邑虞鄉芮城正平解皆下之蒲幾拔會援至不克以功遷閤門宣贊舍人就界陝兼安撫司公事悉褒所俘酋長護送行在上咨歎賜袍帶槍鋼許直達奏事便宜處決時關以東獨陝在益增陴浚塹葺軍繕鎧廣屯田訓農耕作家素留鞏盡取至官曰吾父母妻子同城存亡矣闔者感悅各有固志十二月金酋烏魯撒拔圍陝仙背城壘鬭七日虜傷甚跡奔三年婁宿孛堇自絳後屯蒲解諜知之設伏於諸谷鼓躁橫突俘馘十八婁宿僅以身免制置使王庶檄使輕軍犄角次虜鄜虜以萬甲迸石鍾谷口終日戰斬級二千遷武功大夫寧州觀察使河解同擢制置使時河東土豪密附期王師來爲應仙益治軍欲請于朝乞詔陝西諸路各助步騎二萬會張浚經略處置川陝弗之許十二月婁宿衆十萬復圖

陝仙夜使人隧地焚其攻具營部叢亂縱兵乘之虜稍退四年正月益生兵傳壘晝夜進攻鵝車天橋火車衝車蠭進仙隨機拒敵又爲金汁磯火築所及糜爛無遺而圍不解日憑堞須外援濬爲遣軍虜先阻雍不得進則令涇原曲端出劇坊繞虜後端素嫉仙聲績逾己幸其敗詭託不行丁巳城陷仙挾親軍巷戰矢集身如蝟左臂中刃不殊戰逾力遂死之并其家遇害先是虜嘗許以河南元帥及圍合復言如前約當退師仙叱曰吾寧鬼於宋安用汝富貴爲虜惜其才必欲降之城將破先令軍中生致者予萬金仙平時弊衣同士卒及是雜羣伍中死虜不能察其爲人面少和色有犯令雖親屬不貸諸將敗事或有他過其外也者輒封璽遣帳下往皆裸就誓不敢出一詞當是時同華長安畫爲敵藪陝手絕一隅初無朝家素定約束中立孤軍日與虜確但論忠讓感勵其衆每拜君賜暨取敵金貲悉均之毛銖不入己以是精兵三萬大小二百戰皆樂爲用軍事獨裁決至鄧政必問法所底闔境稱治浚承制贈彰武軍節度使建廟商州邵雲者龍門人城破被執婁宿欲命以千戶長肆詈不屈乃釘之木架上置解州東門外惡少撫其背涅文戲曰可鞘吾佩刀雲怒偃架仆之後五日磔解之至抉眼摘所詈不絕其喉斷乃已初行刑將剸刃雲叱之失刀而斃其忠勇蓋如此

姦雄疾勝己者

自古姦雄得志包藏禍心窺伺神器其勢必嫉士大夫之勝己者故常持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說若蔡伯喈之值董卓孔文舉禰正平揚德祖之值曹操嵇叔夜阮嗣宗之值司馬昭師溫太眞之值王處仲謝安石孟嘉之值亘溫皆可謂不幸矣伯喈董董脫卓手終

以之隕命正平韓死於黃祖文舉覆宗德祖被戮叔夜罹東市之害嗣宗沈酒佯狂至爲勸進表以逃大咎太眞以智挫錢鳳而免其危若蹈虎尾雖謝公以高名達識表衷至誠故溫敬之重之不敢萌相窺之意然尚有爲性命忍須臾及晉祚存亡在此一行之虞孟嘉爲人夷曠沖默名冠州里稱盛德人仕於溫府歷征西參軍從事中郎長史在朝隤然仗正必不効郗超輩輕與溫合然自度終不得善其去故放志酒中如龍山落帽豈爲不自覺我溫至云人不可以無勢我乃能駕馭卿老賊於是見其肺肝矣嘉雖得全於酒幸以考終然財享年五十一蓋酒爲之累也陶淵明實其外孫傷其道悠運促悲夫

俗語放錢

令人出本錢以規利入俗語謂之放債又名生放予考之亦有所來漢書谷永傳云至爲人起責分利受謝顔師古注曰言富賈有錢假託其名代之爲主放與他人以取利息而共分之此放字所起也

漢書多敘谷永

予亡弟景何少時讀書甚精勤晝夜不釋卷不幸有心疾以至夭逝嘗見梁宏夫誦漢書即云唯谷永一人無處不有宏夫驗之於史乃服其說今五十餘年矣漫撫永諸所論建以寄予在原之思薛宣爲少府御史大夫缺永言宜簡在兩府諫大夫劉輔繫獄永同中朝臣上書救之光祿大夫鄭寬中卒永乞以師傅恩加其禮諡陳湯下獄永上疏訟其功鴻嘉河決永言當觀水勢然後順天心而圖之成帝好鬼神方術永言皆姦人惑衆挾左道以欺罔世主宜距絕此類梁王爲有司奏禽獸行永上疏諫止勿治淳于長初封下朝臣議永言長當封段會宗復爲西域都護永憐其老復遠出手書戒之建昭雨雪燕多死永請皇后就宮令衆妾人人更進建始星孛

營室永言爲後宮懷任之象彗星加之將絕繼嗣者永始日食永以易占對言酒亡節之所致次年又食永言民愁怨之所致星隕如雨永言王者失道下將叛去故星叛天而隕以見其象樓護傳言谷子雲之筆札敘傳述其論許班事許皇后傳云上采永所言以荅書其載於史者詳復如此本傳云災異前後所上四十餘事蓋謂是云

玉堂殿閣

漢谷永對成帝問曰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顏師古注椒房皇后所居玉堂嬖幸之舍也按漢書李尋傳久汙玉堂之署注玉堂殿在未央宮翼奉疏曰孝文帝時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皇白虎玉堂金華之殿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殿閣三十二椒房玉堂在其中漢宮閣記云未央宮有玉堂宣室閣又引漢書建章宮南有玉堂璧門三層臺高三十丈玉堂內殿十二門階階皆玉爲之又有玉堂神明堂二十六殿然今漢書郊祀志但云建章宮南有玉堂璧門而無它語晉灼注楊雄解嘲上玉堂之句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殿而今黃圖無此文

國朝太宗淳化中賜翰林玉堂之署四字其後以最下一字犯廟諱故元符中只云玉堂紹興末學士周麟之又乞

高宗御書玉堂二字揭於直廬麟之跋語自有所疑已而議者皆謂玉堂乃殿名不得以爲臣下直舍當如承明故事請曰玉堂之廬可也今翰林但扁榜文堂三字示不敢居然則其爲禁內宮殿明白有殿有閣有臺谷永以配椒房言之意當日亦嘗爲燕游之地師古直以爲嬖幸之舍與前注自相舛異大誤矣

漢武帝喜殺人者

漢武帝天資剛嚴聞臣下有殺人者不惟不加之罪更喜而褒稱之李廣以故將軍屏居

藍田夜出至亭爲霸陵醉尉所辱居無何拜右北平太守請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夫報忿除害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遁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胡建守軍正丞時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欲誅之當選士馬日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趨至拜謁因令走卒曳御史下斬之遂上奏曰案軍法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臣謹以斬謂丞屬軍正斬御史於法有疑也制曰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建繇是顯名觀此二詔豈不開妄殺之路乎

知人之難

霍光事武帝但爲奉車都尉出則奉車入侍左右雖以小心謹飾親信初未嘗少見於事也一旦位諸百寮之上使之受遺當國金日磾以胡父不降沒入官養馬上因游宴見馬於造次須刻聞異其爲人即日親近其後遂爲光副兩人皆能稱上所委然一日用四人若上官桀桑弘羊亦同時輔政幾於欲害霍光苟非昭帝之明社稷危矣則其知人之哲得失相半爲未能盡此雖帝堯之聖而以爲難也

館職遷除

建炎南渡稍置館職紹興初始定制除監少丞外以著作郎佐郎祕書郎二員校書正字通十二員爲頭倣唐瀛州十八學士之數其遷出它司非郎官即御史唯林之奇以疾王十朋以論事皆徙越府大宗正丞自乾道以後有旨須曾任知縣始得除臺察曾任郡守始得爲郎三館之士固無有歷此者於是朝廷欲越次擢用者乃以爲將作軍器少監旋進爲監既班在郎上則無所不可爲欲徑擠

清要者則由著廷祕郎而拜左右二史不然不過兼權省郎年歲間求一郡而去而御史之除皆歸六院矣爾後頗斬其選後再遷寺監丞簿然後命之向時郡守召用雖自軍壘亦除郎令資淺望輕者但得丞及司直或又再命始入省云

容齋五筆卷第六 終

容齋五筆卷第七 十四則

盛衰不可常

東坡謂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予每讀書史追悼古昔未嘗不掩卷而歎伶子于叙趙飛燕傳極道其姊弟一時之盛而終之以荒田野草之悲言盛之不可留衰之不可推正此意也國初時工部尚書楊玢長安舊居多爲鄰里侵占子弟欲以狀訴其事玢批紙尾有試上含元基上望秋風秋草正離離之句方去唐未百年而故宮殿已如此殆於宗周黍離之詠矣慈恩寺塔有荊叔所題一絕句字極小而端勁最爲感人其詞曰漢國河山在泰陵草樹深暮雲千里色無處不傷心旨意高遠不知爲何人必唐世詩流所作也李嶠汾陰行云富貴榮華能幾時山川滿目淚沾衣不見只今汾上水唯有年年秋鴈飛明皇聞之至於泣下杜甫觀畫馬圖云憶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磊落三萬匹皆與此圖筋骨同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栢裏龍媒去盡鳥呼風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云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五十年間似反掌風塵澒洞昏王室梨園弟子散如煙女樂餘姿映寒日元微之連昌宮詞云兩宮定後六七年卻尋家舍行宮前莊園燒盡有枯井行宮門閉樹宛然又云舞榭欹傾基尚在文窗窈窕紗猶綠上皇偏愛臨砌花依然御榻臨階斜寢殿相連端正樓太眞梳洗樓上頭晨光未出簾影黑至今反挂珊瑚鈎指似傍人因慟哭卻出宮門淚相續凡此諸篇不可勝紀飛燕別傳以爲伶玄所作又有玄自叙及宣譚踐語予切有疑焉不唯其書太媒至云楊雄獨知之雄貪名矯激謝不與交爲河東都尉捽辱決曹班躅躅從兄子而彪續司馬史記絀子于無所叙錄皆恐不然自云成衰之世爲淮南相案是時淮南國

絕久矣可照其妄也因序次諸詩聊載於此

唐賦造語相似

唐人作賦多以造語爲奇杜牧阿房宮賦云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張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作驚宮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其比興引喻如是其侈然揚敬之華山賦又在其前敘述尤壯曰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臺九層矣醯雞往來周東西矣蠛蠓紛紛秦速亡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陽矣纍纍繭栗祖龍藏矣後又有李庚者賦西都云秦址薪矣漢址蕪矣西去一舍鞠爲墟矣代遠時移作新都矣其文與意皆不逮揚杜遠甚高彥休闕史云敬之賦五千字唱在人口賦內之句如上數語杜司徒佑李太尉德裕常所誦念牧之乃佑孫則阿房賦實模倣揚作也彥休者昭宗時人

張蘊古大寶箴

唐太宗初即位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凡六百餘言遂擢大理丞新唐史雖具姓名於文藝謝偃傳末又不載此文但云諷帝以民畏而未懷其辭挺切而已資治通鑑僅載其略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然此外尚多親正之語如曰惟辟作福惟君實難宅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有求具寶陳其所唱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

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慢賢侮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己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大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栗栗用周文小心一彼此於胷臆捐好惡於心想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蚩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使人以公應言以行天下為公一人有慶其文大抵不凡既不為史所書故學者亦罕傳誦蘊古為丞四年以無罪受戮太宗尋悔之乃有覆奏之旨傳亦不書而以為坐事誅昔失之矣舊唐書全載此箴仍專立傳不知宋景文何為削之也

國初文籍

國初承五季亂離之後所在書籍印板至少宜其焚煬蕩析了無孑遺然太平興國中編次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其綱目並載于首卷而雜書古詩賦又不及具錄以今攷之無傳者十之七八矣則是承平百七十年翻不若極亂之世姚鉉以大中祥符四年集唐文粹其序有云況今歷代墳籍略無亡逸觀鉉所類文集蓋亦多不存誠為可歎

敘西漢郊祀天地

郊祀合祭分祭之論國朝元豐元祐紹聖中三議之矣莫辯於東坡之立說然其大旨駮當時議臣謂周漢以來皆嘗合祭及謂夏至之日行禮為不便予固贊美之於四筆矣但熟考漢史猶為未盡自高皇帝增秦四畤為五以事天地武帝以來至于元成皆郊見甘泉武帝因幸汾陰始立后土祠於脽上率歲歲間舉之或闕一歲

常以正月郊泰時三月祠后土成帝建始元年初立南北郊亦用正月三月辛日而罷甘泉汾陰之祭元豐祐紹三議皆未嘗及此蓋盛夏入廟出郊在漢禮元不然也是時彼公以非議者所起故不暇更爲之說似不必深攻合祭爲王莽所行庶幾往復考牘不至矛盾當復俟知禮者折衷之焉

騫騫二字義訓

騫騫二字音義訓釋不同以字書正之騫去乾切注云馬腹縶又斷也今刻於禮部韻略下平聲二仙中騫虛言切注云飛兒今刻於上平聲二十二元中文人相承以騫騰之騫爲軒昂掀擧之義非也其字之下從馬豈能掀擧哉閔損字子騫雖古聖賢命名制字未必有所拘泥若如虧少之義則渙然矣其下從鳥則於掀飛之訓爲得此字殆廢於今故東坡山谷亦皆押騫字入元字如時來或作鵬騫傳非其人恐飛騫之類特不暇毛舉深考耳唯韓公和侯協律詠筍一聯云得時方張王挾勢欲騰騫乃爲得之此固小學瑣瑣尤可以見公之不苟於下筆也

書麴信陵事

夜讀白樂天秦中吟十詩其立碑篇云我聞望江縣麴令撫惸嫠在官有仁政名不聞京師身歿欲歸葬百姓遮路岐攀轅不得去留葬此江湄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無人立碑碣唯有邑人知子因憶少年寓無錫時從錢伸仲大夫借書正得信陵遺集則有詩三十三首所兩文三首信陵以正元元年鮑防下及第爲四人以六年作望江令讀其投石祝江文云必也私欲之求行於邑里慘黷之政施於黎元令長之罪也神得而誅之豈可移於人以害其歲詳味此言其爲政無愧於神天可見矣至大中十一年寄客鄉貢進士姚韓以其文示縣令蕭縝縝輟俸買石刊之樂天詩作於正元元和之際距其亡十五

年耳而名已不傳新唐藝文志但記詩一卷略無它說非樂天之詩幾於與草木俱腐乾道二年歷陽陸同爲望江令得其詩於汝陰王廉清爲刊板而致之郡庫但無祈雨文也

貢禹朱暉晚遇

貢禹壯年仕不遇棄官而歸至元帝初乃召用由諫大夫遷光祿奏言臣犬馬之齒八十一凡有一子年十二則禹入朝時蓋年八十其生子時固已七十歲矣竟再遷至御史大夫列於三公杜子美云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是不然也朱暉在章帝朝自臨淮太守屛居後召拜僕射復爲太守上疏乞留中詔許之因議事不合自繫獄不肯復署議曰行年八十得在機密當以死報遂閉口不復言帝意解遷爲尚書令至和帝時復諫征匈奴計其年當九十矣其忠正非禹比也

琵琶行海棠詩

白樂天琵琶行一篇讀者但羨其風致敬其詞章至形於樂府詠歌之不足遂以謂眞爲長安故倡所作予竊疑之唐世法網雖於此爲寬然樂天嘗居禁密且謫官未久必不肯乘夜入獨處婦人舡中相從飲酒至於極彈絲之樂中夕方去豈不虞商人者它日議其後乎樂天之意直欲攄寫天涯淪落之恨爾東坡謫黃州賦定惠院海棠詩有陋邦何處得此花無乃好事移西蜀天涯流落俱可念爲飲一尊歌此曲之句其意亦爾也或謂殊無一話一言與之相似是不然此眞能用樂天之意者何必效常人章摹句寫而後已哉

東坡不隨人後

自屈原詞賦假爲漁父日者問答之後後人作者悉相規倣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　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楊子雲長揚賦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兩都賦以西都賓東都主人張平子兩都賦以憑虛公子安處先

生左太冲三都賦以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皆改名換字以蹈襲一律無復超然新意稍出於法度規矩者晉人成公綏嘯賦無所賓主必假逸群父子乃能遣詞枚乘七發本只以楚太子吳客爲言而曹子建七啓遂有玄微子鏡機子張景陽七命有冲漠公子殉華大夫之名言話非不工也而此習根著未之或改若東坡公作後杞菊賦破題直云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殆如飛龍搏鵬騫翔扶搖於煙霄九萬里之外不可詰豈區區巢林翾羽者所能窺探其涯涘哉於詩亦然樂天云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坡詩則曰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杜老云休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正冠坡則曰酒力漸消風力軟颼颼破帽多情却戀頭鄭谷十日菊云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坡則曰相逢不用忙歸去明日黃花蝶也愁又曰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正采舊公案而機杼一新前無古人於是爲至與夫用見他桃李樹思憶後園春之意以爲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爲一僧所嗤者有間矣

元白習制科

白樂天元微之同習制科中第之後白公寄微之詩曰皆當少壯日同惜盛明時光景嗟虛擲雲霄竊暗闚攻文朝矻矻講學夜孜孜策目穿如札毫鋒銳若錐注云時與微之結集策畧之目其數至百十各有纖鋒細管筆攜以就試相顧輒笑目爲毫錐乃知士子待敵編綴應用自唐以來則然毫錐筆之名起於此也

門生門下見門生

後唐裴尚書年老致政清泰初其門生馬裔孫知舉放榜後引新進士謁謝於裴裴勸宴永日書一絶云宦途最重是文衡天與愚夫作盛名三主禮闈今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時人榮之事見蘇耆開譚錄予以白樂天詩有與諸同年賀座主高侍郎新拜太常同宴蕭尚書亭子一篇注云座主於蕭尚書下及第予考登科記樂天以正元十六年庚辰中書舍人高郢下第四人登科郢以寶應二年癸卯禮部侍郎蕭昕下第九人登科迨郢拜太常時幾四十年矣昕自癸卯放進士之後二十四年丁卯又以禮部尚書再知貢舉可謂壽後觀白公所賦益可見唐世舉子之尊尚主司也以五代登科記考之裴在同光中三知舉四年放進士八人裔孫預焉後十年裔孫爲翰林學士以清泰三年放進士十三人茲所書是已裔孫尋拜相新史亦載此一句云

韓蘇杜公叙馬

韓公人物畫記其叙馬處云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焉行者牽者奔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齕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而相戲者怒相踶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焉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秦少遊謂其叙事該而不煩故做之而作羅漢記坡公賦韓幹十四馬詩云二馬並驅攢八蹄二馬宛頸鬉尾齊一馬任前雙舉後一馬却避長鳴嘶老髯奚官騎且顧前身作馬通馬語後有八匹飲且行微流赴吻若有聲前者既濟出林鶴後者欲涉鶴俛啄最後一匹馬中龍不嘶不動尾搖風韓生畫馬眞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此畫誰當看詩之與記其體雖異其爲布置鋪寫則同誦坡公之語蓋不待見畫也予雲林繪藍中有臨本略無小異杜老觀曹將軍畫馬圖云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時郭家師子花今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歎嗟其餘七匹亦殊絶迥若寒空動煙雪霜蹄蹴踏長楸間馬官

廝[illegible]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其語視東坡似若不及至於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不妨獨步也杜又有畫馬讚云韓幹畫馬毫端有神驊騮老大騕褭清新及四蹄雷雹一日天地瞻彼駿骨實惟龍媒之句坡公九馬贊言薛紹彭家藏曹將軍九馬圖杜子美所為作詩者也其詞云牧者萬歲繪者惟霸甫為作誦偉哉九馬讀此詩文數篇真能使人方寸超然意氣橫出可謂妙絕動宮墻矣

風災霜旱

慶元四年饒州盛夏中時雨頻降六七月之間未嘗請禱農家水車龍具倚之於壁父老以為所未見指期西成有秋當倍常歲而低下之田遂以潦告餘干安仁乃於八月罹地火之厄地火者蓋苗根及心孽蟲生之莖幹焦枯如火烈烈正古之所謂蟊賊也九月十四日嚴霜連降晚稻未實者皆為所薄不能

復生諸縣多然有常產者訴于郡縣郡守孜孜愛民有意蠲租然條吏多云在法無此兩項又云九月正是霜降節不足為異案白樂天諷諫杜陵叟一篇曰九月霜降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征求考課此明證也予因記元祐五年蘇公守杭日與宰相呂汲公書論浙西災傷曰賢哲一聞此言理無不行但恐世俗諂薄成風端所樂聞與所忌諱爭言無災或有災而不甚損八月之末秀州數千人訴風災吏以為法有訴水旱而無訴風災閉拒不納老幼相騰幾死者十一人由此言之吏不喜言災者蓋十人而九不可不察也蘇公及此可謂仁人之言豈非昔人立法之初如所謂風災所謂旱霜之類非如水旱之田可以稽考懼貪民乘時或成冒濫故不輕啓其端今日之計固雖添創條式但凡有災傷出於水旱之外者專委良守令推而行之則實惠及民可以救其流亡之禍仁政之上也

欽定四庫全書

容齋五筆卷第七　終

容齋五筆卷第八　十二則

白蘇詩紀年歲

白樂天爲人誠實洞達故作詩述懷好紀年歲因閱其集輒抒錄之此生知負少年心不展愁眉欲三十莫言三十是年少百歲三分已一分何况纔中年又過三十二不覺明鏡中忽年三十四我年三十六冉冉昏復旦非老亦非少年過三紀餘行年欲四十有女曰金鑾我今欲四十秋懷亦可知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忽因時節驚年歲四十如今欠一年四十爲野夫田中學鉏穀四十官七品拙宦非由它毛鬢早改變四十白髮生况我今四十本來形皃羸衰病四十身嬌癡三歲女自問今年幾春秋四十初四十未爲老憂傷早衰惡莫學二郎吟太苦纔年四十鬢如霜下有獨立人年來四十一若爲重入華陽院病髮愁心四十三已年四十四又爲五品

官面瘦頭斑四十四遠謫江州爲郡吏行年四十五兩鬢半蒼蒼四十六時三月盡送春爭得不殷勤我今四十六衰顇臥江城鬢髮蒼浪牙齒疎不覺身年四十七明朝四十九應轉悟前非四十九年身老日一百五夜月明天衰鬢蹉跎將五十關河迢遞過三千青山舉眼三千里白髮平頭五十人宦途氣味已諳盡五十不休何日休五十江城守停杯忽自思莫學爾見年五十蹉跎始得掌絲綸五十未全老尚可且歡娛長慶二年秋我年五十一二月五日花如雪五十二人頭似霜老校於君合先退明年半百又加三前歲花前五十二今年花前五十五倘年七十猶強健尚得閑行十五春去時十一二今年五十六我年五十七榮名得幾許我年五十七歸去誠已遲身爲三品官年已五十八五十八翁方有後靜思堪喜亦堪嗟半百過九年豔陽殘一日火銷燈盡天明後便見平頭六十

人六十河南尹前途足可知不准擬身年六十上山仍未要人扶不准擬身年六十遊春猶自有心情我今悟已晚六十方退閑今歲日餘二十六來歲年登六十二心情多少在六十二三人六十三翁頭雪白假如醒點欲何爲行年六十四安得不衰羸我今六十五走若下坡輪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五十八歸來今年六十六無憂亦無喜六十六年春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七十欠四歲此生那足論六十八衰翁乘衰百疾攻又問年幾何七十行欠二更過今年年七十假如無病亦宜休今日行年將七十猶須慙愧病來遲且喜同年滿七十莫嫌衰病莫嫌貧舊語相傳聊自慰世間七十老人稀皤然七十翁亦足稱壽考昧日復今辰悠悠七十春人生七十稀我年幸過之白須如雪五朝臣又入新正第七旬時年七十一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須

白頭風眩七十人難到過三更較稀七十三人難再到今春來是別花來七十三翁旦暮身誓開險路作通津風光拋得也七十四年春壽及七十五俸雲五十千其多如此蘇公素重樂天故間亦効之如龍鍾三十九勞生已強半歲莫日斜時還爲昔人歎正引用其語又四十豈不知頭顱畏人不出何其愚我今四十二衰髮不滿梳憶在幾瘠正如此回頭四十二年非行年四十九還此比惑宿吾年四十九賴此一笑喜嗟我與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窮不死五十之年初過二衰顏記我今如此白髮蒼顏五十三家人強遺試春衫先生年來六十化道眼已入不二門紛紛華髮不足道當返六十過去魂我年六十一頹暴薄西山結髮事文史俯仰六十踰與君皆丙子各已三萬日歡味莊誦便如閱年譜也

天將富此翁

唐劉仁軌任給事中爲宰相李義府所惡出

爲青州刺史及代還欲斥以罪又坐漕船覆没免官其後百濟叛詔以白衣撿校帶方州刺史仁軌謂人曰天將富貴此翁邪果削平遼海白樂天有自題酒庫一篇云身更求何事天將富此翁此翁何處富酒庫不曾空注云劉仁軌詩天將富此翁以一醉爲富也然則唐史以此爲仁軌之語而不言其詩爲未審耳

白公說俸祿

白樂天仕宦從壯至老凡俸祿多寡之數悉載於詩雖波及宅人亦然其立身廉清家無餘積可以槩見矣因讀其集輒叙而列之其爲校書郎曰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爲左拾遺曰月慚諫紙二千張歲愧俸錢三十萬兼京兆戶曹曰俸錢四五萬月可奉晨昏廩祿二百石歲可盈倉囷貶江州司馬曰散員足庇身薄俸可資家壁記曰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罷杭州刺史曰三年請祿俸頗有餘衣食移家入新宅羅鄰有餘資爲蘇州刺史曰十萬戶州尤覺貴二千石祿敢言貧爲賓客分司曰俸錢八九萬給受無虛月嵩洛供雲水朝廷乞俸錢老宜官冷靜貧賴俸優饒官優有祿料職散無羈縻官銜依口得俸祿逐身來爲河南尹曰厚俸如何用閑居不可忘不趨同州曰誠貪俸錢厚其如身力衰爲太子少傅曰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覆我作閑人又問俸厚薄百千隨月至七年爲少傅品高俸不薄其致仕曰全家遁此曾無悶半俸資身亦有餘俸隨日計錢盈貫祿逐年支粟滿囷壽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其泛叙曰歷官凡五六祿俸及妻孥料錢隨官用生計逐年營形骸僅免班行內骨肉勾留俸祿中其宅人者如陝州王司馬曰公事閑忙同少尹俸錢多少敵尚書劉夢得羅賓客除秘監祿俸略同曰日望揮金貿新命俸錢依舊又如何歎洛陽長水二縣令曰朱紱洛陽官位屈青袍長水俸錢貧其將下世有達哉樂天行曰先賣南坊十畝園次賣東郭五頃田然後兼賣所居宅髣髴獲緡二三千但恐此錢用不盡即先朝露歸夜泉後之君子試一味其言雖日飲貪泉亦知斟酌矣觀其生雅如是東坡云公廩有餘粟府有餘帛殆亦不然

白居易出位

白居易爲左贊善大夫盜殺武元衡京都震擾居易首上疏請亟捕賊刷朝廷恥以必得爲期宰相嫌其出位不悅因是貶江州司馬此唐書本傳語也案是時宰相張弘靖韋貫之弘靖不足道貫之於是爲失矣白集載與楊虞卿書云左降詔下明日而東思欲一陳於左右去年六月盜殺右丞相於通衢中迸血髓磔髮肉所不忍道合朝震慄不知所云僕以書籍以來未有此事苟有所見雖畎畝皁隸之臣不當黙黙況在班列而能勝其痛憤耶故武丞相之氣平明絶僕之書奏日午入兩日之內滿城知之其不與者或語以僞言或陷以非語皆曰丞郎給舍諫官御史尚未論請而贊善大夫何反憂國之甚也僕聞此語退而思之贊善大夫誠賊冗耳朝廷有非常事即日獨進封章謂之忠謂之憤亦無愧矣謂之妄謂之狂又敢逃乎以此獲辜顧何如耳況又不以此爲罪名乎白之自述如此然則一時指爲出位者不但宰相而已也史又曰居易母墜井死而賦新井篇以是左降前書所謂不以此爲罪名者是已

醉翁亭記酒經

歐陽公醉翁亭記東坡公酒經皆以也字爲絶句歐用二十一也字坡用十六也字歐記人人能讀至於酒經知之者蓋無幾坡公嘗云歐陽作此記其詞玩易蓋戲云耳不自以爲奇特也而妄庸者作歐語云平生爲此文最得意又云吾不能爲退之畫記退之不能

為吾醉公亭記此又太妄也之坡酒經每一也字上以押韻暗寓於賦而讀之者不覺其激昂淵妙味非世間筆墨所能形容今盡載于此以示後生輩其詞云南方之氓以糯與秔雜以卉藥而為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麵而起肥之和之以姜液烝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米五斗為率而五分之為三斗者一為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贏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麴皆澤以少水足以散解而勻停也釀者必甕按而井泓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為權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篘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篘半日取所謂贏者為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麴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槽中熟撋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為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篘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此文如太牢八珍咀嚼不嫌於致力則真味愈雋永然未易為俊快者言也

白公感石

白樂天有奉和牛思黯以李蘇州所寄太湖石奇狀絕倫因作詩兼呈劉夢得其末云共嗟無此分虛管太湖來注與夢得俱典姑蘇而不獲此石又有感石上舊字云太湖石上鐫三字十五年前陳結之案陳結之並無所經見全不可曉後觀其對酒有懷寄李郎中一絕句曰往年江外拋桃葉去歲樓中別柳

枝寂寞春來一盃酒此情唯有李君知注云桃葉結之也柳枝樊素也然後結之之義始明樂天以病而去柳枝故作詩云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歸歸去後世間應不要春風因劉夢得有戲之之句又荅之云誰能更學孩童戲尋逐春風捉柳花然其鍾情癡竟不能忘如云病共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金羈駱馬近賣却羅袖柳枝尋放還編詠罷來賓閣閑笙歌散後妓房空是也讀之使人悽然

禮部韻略非理

禮部韻略所分字有絕不近人情者如東之與冬清之與青至於隔韻不通用而為四聲切韻之學者必強立說然終為非是如撰字至列於上去三韻中乃義訓不一紹興三十年省闈舉子兼經出易簡天下之理得賦予為參詳官有點檢試卷官蜀士杜莘云簡字韻甚窄若撰字又在所用然唯撰述之撰乃可爾如雜物撰德體天地之撰異夫三子者之撰欠仲撰杖攥之類皆不可用予以白知舉請揭榜示衆何通遠諫議初亦難之予曰倘舉場皆落韻如何出手乃自書一榜榜才出八廂邏卒以為逐舉未嘗有此例即錄以報主者士人滿簾前上請予為逐一剖析然後退又靜之與靚其義一也而以靜為上聲靚為去聲案漢書賈誼服賦濬虖若深淵之靚顏師古注靚與靜同史記正作靜揚雄甘泉賦晴暗靚深注云靚即靜字耳今淅入兩音殊為非理予名雲竹莊之堂曰賞靜取杜詩賞靜憐雲竹之句也守僧居之頻年三易有道人指曰靜之在傍乃爭字以故不定疊於是撤去元扁而改為靚云

唐臣乞贈祖

唐世贈典唯一品乃及祖餘官只贈父耳而長慶中流澤頗異白樂天制集有戶部尚書楊於陵回贈其祖為吏部郎中祖母崔氏為

郡夫人馬總准制贈亡父亦請回其祖及祖母散騎常侍張惟素亦然非常制也是時崔植爲相亦有陳情表云亡父嬰甫是臣本生亡伯祐甫臣今承後嗣襲雖移孝心則在自去年以來累有慶澤凡在朝列再蒙追榮或有陳乞皆許回授臣猥當寵擢而顯揚之命獨未及於先人今請以在身官秩并前後合敘勳封特乞回充追贈則知其時一切之制如比伯兄文惠執政乞以己合轉官回贈高祖既已得旨而爲後省封還固近無此比且失於考引唐時故事也

承習用經語誤

經傳中事實多有轉相祖述而用初不考其訓故者如邶谷風之詩爲淫新昏棄舊室而作其詞曰宴爾新昏以我御窮宴安也言安愛爾之新昏但以我御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今人乃以初娶爲宴爾非推於詩意不合且又再娶事豈堪用也抑之詩曰訏謨

定命遠猶辰告毛公曰訏大也謨謀也猶道也辰時也猶與猷同鄭箋曰猶圖也言大謀定命爲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時告施之如正月始和布政也案此特謂上告下之義今詞臣乃用於制詔以屬臣下而臣下於表章中亦用之不知其與入告爾后之告不侔也生民之詩曰誕彌厥月毛公曰誕大也彌終也鄭箋言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案訓彌爲終其義亦未易曉至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既釋彌爲終又曰酋終也頗涉頌復生民凡有八誕字誕寘之隘巷誕寘之平林誕寘之寒冰誕實匍匐誕后稷之穡誕降嘉種誕我祀如何若悉以誕爲大於義亦不通它如誕先登于岸之類新安朱氏以爲發語之辭是已莆田鄭氏云彌只訓滿謂滿此月耳今稱聖節曰降誕曰誕節人相稱曰誕日誕辰慶誕皆爲不然但承習膠固無由可革雖東坡公亦云仰止誕彌之慶未能免

俗書之於此使子弟後生輩知之左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齊侯將下拜孔曰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敢不下拜下拜登受謂拜於堂下而受胙於堂上今人簡牘謝饋者輒曰謹已下拜猶未爲甚失若天威不違顏咫尺則上四字爲天子設下三字爲人臣設故注言天鑒察不遠威嚴常在顏面之前今士大夫往往於表奏中言違顏或曰咫顏咫尺之顏全與本指乖戾如用龍顏聖顏天顏之類自無害也

長慶表章

唐自大曆以河北三鎮爲悍藩所據至元和中田弘正以魏歸國而長慶初王承元劉總去鎮幽於是河北略定而穆宗以昏君崔植杜元穎王播以庸相不能建久長之策輕徙田弘正以啓王庭湊之亂繆用張弘靖以啓朱克融之亂朝廷以諸道十五萬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當時名將也守踰年竟

無成功財竭力盡遂以節鉞授二賊再失河朔訖于唐亡觀一時事勢何止可爲痛哭而宰相請上尊號表云陛下自即大位及此二年無巾車汗馬之勞而坐平鎮冀無亡弓遺鏃之費而立定幽燕以謂威靈四及請爲神武君臣上下其亦云無羞恥矣此表乃白居易所作又翰林學士元稹求爲宰相恐裴度復有功大用妨己進取多從中沮壞之度上表極陳其狀帝不得已解稹翰林恩遇如故猜怨度欲解其兵柄勸上罷兵未幾拜相居易代作謝表其略云臣遭遇盛明不因人進擢居禁内訪以審謀恩獎太深讒謗並至雖内省行事無所愧心然上黷宸聰合當死責其文過飾非如此居易二表誠爲有玷盛德

元白制科

元白習制科其書後分爲四卷命曰策林其策頭策項各二道策尾三道此外曰美謙遜塞人望政必成不勞而理風化洽朴獲雍熙

感人心之類凡七十五門言所應對者百不用其一二備載於文集云

八種經典

開士悟入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華經凡六萬九千五百五字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脫莫極於維摩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字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先於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凡五千二百八十七字壞罪集福淨一切惡道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十字應念順願願生極樂土莫疾於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字用正見觀眞相莫出於觀音普賢菩薩法行經凡六千九百九十字詮自性認本覺莫深於實相法密經凡三千一百五字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密多心經九二百五十八字是八種經具十二部合一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字三乘之要旨萬佛之祕藏盡矣唐長慶二年蘇州重玄寺法華院石壁所刻金字經白樂天為作碑文其敘如此予切愛其簡明絜亮故備錄之

容齋五筆卷第八 終

容齋五筆卷第九 十二則

畏人索報書

士大夫得交朋書問有懶傲不肯即答者記白樂天老慵一絕句曰豈是交親向我疎老慵自愛閉門居近來漸喜知聞斷免惱嵇康索報書案嵇康與山濤絕交書云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唯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文樂天所云正此也乃知畏於答書其來久矣

不能忘情吟

予旣書白公鍾情蠻素於前卷今復見其不能忘情吟一篇尤爲之感歎輒載其文因以自警其序云樂天旣老又病風乃錄家事會經費去長物妓有樊素者年二十餘綽綽有歌舞態善唱楊柳枝人多以曲名名之由是名聞洛下籍在經費中將放之馬有駱者籍在長物中將鬻之馬出門驤首反顧素聞馬

嘶慘然立見拜婉變有辭辭畢涕下予亦愍默不能對且命反袂飲之酒自飲一盃快吟數十聲聲成文文無定句予非聖達不能忘情又不至於不及情者事來攬情情動不可据因自晒題其篇曰不能忘情吟吟曰鬻駱馬兮放楊柳枝掩翠黛兮頻金羈馬不能言兮長鳴而却顧楊柳枝再拜長跪而致辭辭曰素事主十年凡三千有六百日巾櫛之間無違無失今素貌雖陋未至衰摧駱力猶壯又無虺隤即駱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以送主一盃一旦雙去有去無回故素將去其辭也若駱將去其鳴也哀此人之情也馬之情也豈主君獨無情哉予俯而歎仰而咍且曰駱駱爾勿嘶素素爾勿啼駱反廐素反閨吾疾雖作年雖頹幸未及項籍之將死亦何必一日之內棄騅兮而別虞兮乃目素兮素兮為我歌楊柳枝我姑酌彼金罍我與爾歸醉鄉去來觀公之文固以遣情釋

意耳素竟去也此文在一集最後卷故讀之者未必記憶東坡猶以爲擲技不忍去因劉夢得春盡絮飛之句方知之於是美朝雲之獨留爲之作詩有不似揚技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之語然不及二年而病亡爲可數也

擒鬼章祝文

東坡在翰林作擒鬼章奏告永裕陵祝文云大獮獲醜必有指蹤之自豐年多廩孰知耘耔之勞昔漢武命將出師而呼韓來庭效于甘露薦宗廟精講武而河湟恢復見于大中其意蓋以神宗有平唃氏之志至于元祐乃克有成故告陵歸功謂武帝憲宗亦經營於初而績効在於二宣之世其用事精切如此今蘇氏眉山功德寺所刻大小二本及季眞給事在臨安所刊幷江州本麻沙書坊大全集皆只自耘耔句下便接慓彼西戎古稱右臂正是好處却芟去之豈不可惜唯成都石本法帖眞跡獨得其全坡集奏議中登州上殿三劄皆非是司馬季思知泉州刻溫公集有作中丞日彈王安石章尤可笑溫公以治平四年解中丞還翰林而此章乃熙寧三年者二集皆出本家子孫而爲妄人所誤季眞季思不能察耳坡內制有溫公安葬祭文云元豐之末天步爲艱社稷之衛中外所恃惟是一老屏予一人名高當世行滿天下措國於太山之安下令於流水之源歲月未周綱紀畧定天若相之又復奪之殄瘁之哀古今所共知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馭致其道太平可期長爲宗臣以表後世往頁其葬庶知予懷而石本頗不同其詞云元豐之末天步惟艱社稷之衛存者有幾惟是一老屏予一人措國於太山之安下令於流水之原歲未及暮綱紀畧定道之將行非天而誰天既予之又復奪之

惟聖與賢莫如天何然其所立天亦不能亡也知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馭致其道終於太平永爲宗臣與國無極於其葬也告諸其抵今莫能致其所以異也

歐公送慧勤詩

國朝承平之時四方之人以趨京邑爲喜蓋士大夫則用功名進取係心商賈則貪舟車南北之利後生壚戲則以紛華盛麗而悅夷效其實非南方比也讀歐陽公送僧慧勤歸餘杭之詩可知矣曰越俗僧宮室傾貲事雕墻佛屋尤其侈耽耽擬侯王文彩瑩丹漆四壁金煌煌上懸百寶蓋宴坐以方牀胡爲棄不居棲身客京坊辛勤營一室有類燕巢梁南方精飲食菌筍比羔羊飯以玉粒粳調之甘露漿一饌費千金百品羅成行晨興未飯僧日昃不敢嘗乃茲隨比客枯粟充饑腸東南地秀絕山水澄清光餘杭幾萬家日夕焚清香煙霏四面起雲霧雜芬芳豈如車馬塵鬢髮染成霜三者孰苦樂子奚勤四方觀此詩中所謂吳越宮室飲食山水三者之勝昔日固如是矣公又有山中之樂三章送之歸勤後識東坡爲作詩集序者

委蛇字之變

歐公樂郊詩云有山在其東有水出逶夷近歲丁朝佐辨正謂其字參古今之變必有所撝予因其識而悉索之此二字凡十二變一曰委蛇本於詩羔箋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毛公注行可從跡也鄭箋委曲自得之皃委危反蛇音務左傳引此句杜注云順貌莊子載齊感公澤中所見其名亦同二曰委佗詩君子偕老委委佗佗毛注曰委委者行可委曲從迹也佗者德年易也三曰逶迤韓詩釋上文云公正鋭說文逶迤斜去鋭四曰倭遲詩四杜騑騑周道倭遲注歷遠之貌五曰倭夷韓詩之文也六曰咸夷潘岳詩廻谿縈曲阻

峻阪路威夷孫綽天台山賦既克隮於九折路威夷而脩通李善注引韓詩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險也七曰委移離騷經載雲旗之委蛇一本作逶迤一本作委移注雲旗委移長也八曰逶移劉向九歎遵江曲之逶移九曰逶蛇後漢費鳳碑君有逶蛇之節十曰蟡蛇張衡西京賦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蟡蛇李善注蟡蛇聲餘詰曲也十一曰逶迤漢逢盛碑當遂逶迤立號建基十二曰威遲劉夢得詩柳動御溝清威遲堤上行韓公南海廟碑蜿蜿蛇蛇亦然也則歐公正用韓詩朝佐不暇尋繹之爾

東不可名園

今人亭館園池多即其方隅以命名如東園東亭西池南館北榭之類固為簡雅然有當避就處歐陽公作眞州東園記最顯案漢書百官表將作少府掌治宮室屬官有東園主章注云章謂大材也主章掌大材以供東園

大匠紹興三十年予為省試參詳官主司委出詞科題同院或欲以東園主章為箴予曰君但知漢表耳霍光傳元之表賜東園溫明服虔曰東園處此器以鏡置其中以懸尸上師古曰東園署名也屬少府其署主作此器董賢傳東園祕器以賜賢注引漢舊儀東園祕器作棺若是豈佳處乎同院驚謝而退然則以東名園是為不可予有兩園適居東西故篇西為西園而以東為東園蓋避此也

一二三與壹貳參同

古書又漢人用字如一之與壹二之與貳三之與參其義皆同鳲鳩序刺不壹也又云用心之不壹也而正文其儀一兮表記節以壹惠注言聲譽雖有衆多者節以其行一大善者為謚耳漢華山碑五載壹巡狩祠孔廟碑恢崇壹變視睦碑非禮壹不得犯而後碑云非禮之常一不得當則與壹通用也孟子市價不貳趙岐注云無二賈者也本文用大貳字注用小二字則二與貳通用也易繫辭參天兩地釋文云參七南反又如字音三周禮設其參注參謂卿三人則三與參通用也九之與父十之與給百之與栢亦然予項在英州訪鄰人利秀才利新作茅齋頗淨潔從予乞名其前有兩高松因為誦藍田壁記命之曰二松其季請曰是使大貳字否坐者皆哂蓋其人不知書信口輒言以貽識笑若以古字論之亦未為失也文惠公名流杯亭曰一詠而采借隸法扁為壹味讀者多以為疑顧弟弗深考耳

何恙不已

公孫弘為丞相以病歸印上報曰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顏師古注恙憂也何憂於疾不止也禮部韻略訓恙字亦曰憂也初無訓病之義蓋既云罹疾矣不應復云病師古之說甚為明白而世俗相承至問人病為貴恙謂輕者為微恙心疾為心恙風疾為風

恙根著已深無由可改

西漢用人人元元字

前漢書好用人人字如文帝紀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又曰人人自安難動搖元帝紀人人自以得上意食貨志人人自愛而重犯法韓信傳人人自以為得大將曹參傳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張良傳人人自堅叔孫通傳吏人人奉職賈誼傳人人各如其意所出揚雄傳人人自以為咎繇鮑宣傳人人牽引所私韓延壽傳人人問以謠俗人人為飲張騫傳人人有言輕重為李尋傳人人自賢王莽傳人人延問嚴安傳人人自以為更生王吉傳人人自制是也後漢書亦間有之如崔駰傳人人有以自優五行志人人莫不畏寃吳漢傳諸將人人多請之申屠剛傳人人懷憂王允傳人人自危荀彧傳人人自安呂強傳諸常侍人人求退是也又元元二字考之六經無所見而兩漢書多用之如前漢

文帝紀全天下元元之民武紀蠋幽隱勸元元所以化元元宣紀不忘元元元紀元元失望元元何辜元元大困元元之民勞於耕耘元元驟勤元元安所歸命成紀元元寬失職者衆哀紀元元不贍刑法志元罹元元之不建嚴安傳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嚴助傳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買捐之傳保全元元東方朔傳元元之民各得其所親相傳尉養安元元唯陛下留神元元鮑宣傳爲天牧養元元蕭育傳安元元而巳康衡薛宣傳哀閔元元王嘉傳憂閔元元谷永傳以慰元元之心闕奴傳元元萬民是也後漢光武紀下爲元元所歸賊害元元元元愁恨惠茲元元章紀誠欲元元去末歸本元元未論深元元之愛和紀愛養元元下膺元元順紀元元被害貿紀元元孌此困毒植紀害及元元鄧后紀劉毅傳垂恩元元王昌傳元元元創痍敢弇傳元元叩心郎顗傳弘濟元元貸贍元元曹襃傳仁濟

元元范升傳元元焉所呼天兔元元之急鍾譁意傳憂念元元何敝傳元元怨恨安濟元元楊終傳以濟元元虞謝傳遭元元無妄之災皇甫規傳平志畢力以慶元元是也予謂元元者民也而上文又言元元之民元元黎民元元萬民近於複重矣故顔注或云元元善意也

韓公潮州表

韓文公諫佛骨表其詞切直至云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監臨臣不怨悔坐此貶潮州剌史而謝表云臣於當時之文未有過人者至論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雖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避而負罪嬰纍自拘海島懷痛窮天死不閉目伏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考韓所言其意乃望召還憲宗雖有武功亦未至編之詩書而無愧至於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諜東巡奏功明示得意等語推挫獻佞大與諫表不侔當時李漢輩編定文集惜不能爲之除去東坡自黃州量移汝州上表云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不忍終棄之語臣昔在常州有田粗給饘粥欲望聖慈許今常州居住輙敘徐州守河及獲妖賊事庶因功過相除得從所便讀者謂與韓公相類是不然二表均爲歸命君上然其情則不同彼自列往事皆其實跡而所乞不過見地耳且略無一佞詞眞爲可服

燕賞逢知己

白樂天爲河南尹日有荅舒員外云員外游香山寺數日不歸兼厚尺書大誇勝事時正值坐衙慮因之際走筆題長句以贈之曰黃菊繁時好客到碧雲合處佳人來酡顏一笑夭桃綻清泠秋聲寒玉哀軒騎遠逝棹容與留連三日不能回白頭老尹府中坐早衙纔退暮衙催謝希深歐陽公官洛陽同游嵩山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留守錢文僖公遣吏以厨傳歌妓至且勞之曰山行良勞當少留

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王定國訪東坡公於彭城一日棹小舟與顏長道攜盼卿三子游泗水南下百步洪吹笛飲酒乘月而來跋時以事不得往夜著羽衣佇立黃樓上相覩而笑以爲李太白死世間無此樂三百餘年矣定國既去逾月復與參寥師泛舟洪下追憶曩游作詩曰輕舟弄水買一笑醉中蕩槳肩相摩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回羅味此三游之勝令之燕賓者寧復有之蓋亦值知已也

端午貼子詞

唐世五月五日揚州於江心鑄鏡以進故國朝翰苑撰端午貼子詞多用其事然遺詞命意工拙不同王禹玉云紫閣曈曨隱曉霞瑤墀九御薦菖華何時又進江心鑑試與君王照衆邪李邦直云艾葉成人後榴花結子初江心新得鏡龍端護仙居趙彥若云揚子江中方鑄鏡未央宮裏更飛符菱花欲共朱

靈合驅盡神姦又得無又揚子江中百錬金寶奩疑是月華沉爭如聖后無私鑑明照人閒萬善心又江心百錬青銅鏡架上雙紉翠縷衣李士美云何須百錬鑑自勝五兵符傳墨卿云百錬鑑從江上鑄五時花向帳前施許沖元云江中今日成龍鑑苑外多年廢鷺陂合照乾坤共作鏡放生河海盡爲池蘇子由云揚子江中寫鏡龍波如細穀不搖風宮中鷺捧秋天月長照人間助至公大槩如此唯東坡不然曰講餘交翟轉回廊始覺深宮夏日長揚子江心空百錬只將無逸監興亡其輝光氣焰可畏而仰也若白樂天諷諫百錬鏡篇云江心波上舟中鑄五月五日日午時背有九五飛天龍人人呼爲天子鏡又云太宗常以人爲鏡監古監今不監容乃知天子別有鏡不是揚州百錬銅用意正與坡合予亦嘗有一聯云頴儲醫國三年艾不博江心百錬銅然去之遠矣端午故事莫如楚人競渡之的蓋以其非吉祥不可施諸祝頌故必用鏡之事云

容齋五筆卷第九 終

容齋五筆卷第十 十二則

哀公問社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古人立社但各因其土地所宜木爲之初非求異而取義於彼也哀公本不必致問既聞用栗之言遂起使民戰栗之語其意謂古者弗用命戮于社所以威民然其實則非也孔子責宰我不能因事獻可替否既非成事尚爲可說又非遂事尚爲可諫且非既往何咎之云或謂使民戰栗一句亦出於宰我記之者欲與前言有別故加曰字以起之亦是一説然戰栗之對使出於我則導君於猛顯爲非宜出於哀公則便即時正救以杜其始兩者皆失之無所逃於聖人之責也哀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家不克成卒爲所逐以至失邦其源蓋在於此何休注公羊傳云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栢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然則戰栗之説亦有所本公羊云虞主用桑錬主用栗則三代所奉社其亦以松栢栗爲神之主乎非植此木也程伊川之説有之

絕句詩不貫穿

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棊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此歐陽公絕妙之語然以四句各一事似不相貫穿故名之曰夢中作未嘉士人薛韶喜論詩嘗立一説云老杜近體律詩精深妥帖雖多至百韻亦首尾相應如常山之蛇無間斷齟齬處而絕句乃或不然五言如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急雨梢溪足斜暉轉樹腰隔巢黃鳥並飜藻白魚跳江動月移石溪虛雲傍花鳥棲知故道帆過宿誰家鑿井交棕葉開渠斷竹根扁舟輕褭纜小徑

曲通村日出籬東水雲生舍北泥竹高鳴翡翠沙僻舞鵾雞釣艇收緡盡昏鴉接翅稀月生初學扇雲細不成衣舍下笋穿壁庭中藤刺簷地晴絲冉冉江白草纖纖七言如糝徑楊花鋪白氈點溪荷葉疊青錢筍根雉子無人見沙上鳧雛傍母眠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之類是也予因其說以唐人萬絕句考之但有司空圖雜題云驛步堤縈閣軍城鼓振橋鷗和湖鴈下雪隔嶺梅飄舴艋猿偷上蜻蜓燕競飛樵香燒桂子苔濕挂莎衣

農父田翁詩

張碧農父詩云運钁耕斷侵星起隴畔豐盈滿家喜到頭禾黍屬他人不知何處拋妻子杜荀鶴田翁詩云白髮星星筋力衰種田猶自伴孫兒官苗若不平平納任是豐年也受飢讀之使人愴然以今觀之何啻倍蓰也

衞宣公二子

衞宣公二子之事詩與左傳所書始末甚詳乘舟之詩爲伋壽而作也左傳云宣公烝於庶母夷姜生急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宣姜與公子朔譖急子宣姜者宣公所納伋之妻翻譖其過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遂兄弟并命案宣公以魯隱四年十二月立至桓十二年十一月卒凡十有九年姑以即位之始便成烝亂而急子即以次年生勞須十五歲然後娶既娶而奪之又生壽朔朔已能同母譖兄壽又能代爲使者以越境非十歲以下兒所能辨也然則十九年之間如何消破此最爲難曉也

謂端爲匹

今人謂縑帛一匹爲壹端或總言端匹按左傳幣錦二兩注云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所謂匹也二兩二匹也然則以端爲匹非矣湘山對錄載夏英公鎮襄陽遇大禮赦恩賜致仕官東帛以絹十匹與胡旦旦笑曰奉還五匹請撿韓詩外傳及諸儒韓康伯等所解東帛戔戔之義自可見證英公撿之果見三代束帛束脩之制若束帛則卷其帛爲二端五匹遂見一端正合此說也然周易正義及王弼注韓詩外傳皆無其語文瑩多妄誕不足取信案春秋公羊傳乘馬東帛注云束帛謂玄三纁二玄三法天纁二法地若文瑩以此爲證猶之可也

唐人草堂詩句

予於東圃作草堂欲采唐人詩句書之壁而未暇也姑錄之于此杜公云西郊向草堂昔我去草堂草堂少花今欲栽草堂整西無樹林白公有別草堂三絕句又云身出草堂心不出劉夢得傷愚溪云草堂無主燕飛回元微之和裴校書云清江見底草堂在錢起有暮春歸故山草堂詩又云暗歸草堂靜半入花源去朱慶餘稱著朱衣入草堂李涉草堂曾與雪爲鄰顧況不作草堂招遠客郎士元草堂竹徑在何處張籍草堂雪夜携琴宿又云西峯月猶在遙憶草堂前武元衡多君能寂寞共作草堂游陸龜蒙草堂衹待新秋景又云草堂盡日留僧坐司空圖草堂舊隱猶招我韋莊今來空許草堂新子蘭業扶吟詩上草堂皎然有題湖上草堂云山居不買刻中山湖上千峯處處閑芳草白雲留我住世人何事得相關

公穀解經書日

孔子作春秋以一字爲褒貶大氏志在尊王至於紀年敘事只因舊史杜預見汲冢書魏國史記謂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以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所謂書日不書日在輕重事體本無所系而公羊穀梁二傳每事斷之以日故室而不通左氏惟有公子益師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一說其它亦辭令表二傳之語以示兒曹公羊云益師卒

何以不日遠也葬者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庚寅入邴其日何難也取邑不日桓之盟不日信之也甲寅齊人伐衛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壬申公朝于王所其日何錄乎內也辛巳晉敗秦于殽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甲戌敗狄于鹹其日何大之也子卒何以不日隱之也即位不日穀梁最多卑者之盟不日大夫日卒正也諸侯日卒正也日入惡入者也外盟不日取邑不日大閱崇武故謹而日之前定之盟不日公敗齊師不日疑戰也公敗宋師其日成敗之也齊人滅遂其不日微國也公會齊侯盟于柯桓盟雖內與不日信也媵陳人之婦其不日數渝惡之也癸亥葬紀叔姬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戊辰盟于葵丘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辛卯沙鹿崩其日重變也戊申隕石于宋是月六鷁退飛石無知故日之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乙亥齊侯小白卒此以正其日之何也壬申公朝于王所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丁未商臣弒其君髡日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弒也乙巳及晉處父盟不言公諱也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甲戌取須句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也辛丑葬襄王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乙卯晉楚戰于邲日其事敗也癸卯晉滅潞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日潞子賢也甲戌楚子卒夷狄卒而不日日少進也癸酉戰于鞌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梁山崩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鼷鼠食郊牛角不言日急辭也庚申莒潰惡之故謹而日之也秋公至自會不日至自伐鄭也丙戌鄭伯卒于操其日

未踰竟也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其日正紇之出也蔡世子弒其君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冬十月葬蔡景公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四月楚公子比弒其君弒君者日不日比不弒也甲戌同盟于平丘其日善是盟也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定之即位何以日也著之也它釋時月者亦然通經之士可以默諭矣沙鹿梁山爲兩說尤不然蘇子由春秋論云公羊穀梁之傳日月土地皆所以爲訓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祥何足以爲喜怒其意蓋亦如此

柳應辰押字

予頃因見鄧州南樓土中磨崖碑其一刻押字下一字不可識後訪得其人名應辰而云是唐末五代時湖北人也既載之四筆中今始究其實柳之名是已蓋以

國朝寶元元年呂溱榜登甲科今浯溪石上有大押字題云押字起於心心之所記人不能知

大宋熙寧七年甲寅歲刻尚書都官員外郎武陵柳應辰時爲永州通判仍有詩云浯溪石在大江邊心記閑將此地鐫自有後人來屈指四千六百甲寅年有閒中陳思者跋云右柳都官欲以怪取名所至留押字盈丈莫知其何爲押字古人書名之草者施於文記間以自別識耳今應辰鑴刻廣博如詩已怪矣好事者從而爲之說謂能祛遂不祥眞大可笑予得此帖乃根前疑之非石傍又有蔣世基述夢記云至和三年八月知永州職方員外郎柳拱辰受代歸闕邦陽縣令齊衛送行至白水夢一儒衣冠者曰我元結也今柳公游浯溪無詩而去子盍求之覺而心異之逐獻一詩柳依韻而和其語不工拱辰以天聖八年王拱辰榜登科殆應辰兄也輒弁記之

唐堯無後

堯舜之子不肖等耳舜之後雖不有天下而傳至於陳及田齊幾二千載惟堯之後當舜在位時即絕故禹之戒舜曰毋若丹朱傲用殄厥世又作戒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源丹朱之惡固在所絕方舜禹之世顧不能別訪賢胄爲之立繼乎左傳載子產之辭曰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成王滅唐而封太叔又蔡墨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氏曰御龍范宣子曰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然則封國雖絕尚有子孫武王滅商封帝堯之後於薊而未嘗一見於簡策史趙言楚之滅陳曰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臧文仲聞蓼與六二國亡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堯之盛德豈出舜皋之下而爵邑不能及孫何也

斯須之敬

今公私宴會稱與主人對席者曰席面古者謂之賓謂之客是已儀禮燕禮篇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爲賓賓少進禮辭又命之賓許諾左傳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杜預云客一坐所尊也乾道二年十一月爲薛季益以權工部侍郎命使金國侍從共餞之於吏部尚書廳陳應求主席自六部長貳之外兩省官皆預凡會着十二人薛在部位最下應求揖之爲客辭不就曰常時固自有次第李何今日不然諸公言此席正爲侍郎設何辭之爲薛終不可予時爲右史最居末坐給事中王日嚴目予曰景盧能倉卒閒應對願出一轉語折衷之予笑謂薛曰孟子不云乎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侍郎姑勉斯須之敬可也明日以往不妨復如常時薛無以對諸公皆稱善遂就席

丙午丁未

丙午丁未之歲

中國遇此輒有變故非禍生於內則夷狄外侮三代遠矣姑撫漢以來言之高祖以丙午崩權歸呂氏幾覆劉宗武帝元光元年爲丁未長星見蚩尤旗亘天其春戾太子生始命將出征匈奴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屠夷死滅不可勝數及於巫蠱之禍太子子父皆敗昭帝元平元年丁未帝崩昌邑立而復廢一歲再易主成帝永始二年三年爲丙午丁未王氏方盛封莽爲新都侯立趙飛燕爲皇后由是國統三絕漢業遂頹雖光武建武之時海內無事然勾引南匈奴稔成劉淵亂華之釁正是歲也殤帝安帝之立值此二年東漢政亂實基於此威帝終於永康丁未孝靈繼之漢室滅矣魏文帝以黃初丙午終明帝嗣位司馬氏奪國兆於此時晉武太康六年七年惠帝正在東宮五胡毒亂此其源也東晉訖隋南北分裂九縣飈回在所不論唐太宗

正觀之季武氏已在後宮中宗神龍景龍其事可見代宗大曆元二大盜初平而置其餘孽於河北強藩悍鎮卒以亡唐寶曆丙午敬宗遇弒大和丁未是爲文宗甘露之悲至於不可救藥僖宗光啓之際天下固已大亂而中官劫幸興元襄王熅僭立石晉開運遺禍至今皇朝景德方脫契丹之擾而明年祥符神仙宮觀之役崇熾海內虛耗治平丁未王安石入朝悄亂宗社靖康丙午都城受圍逮于丁未汴失守矣淳熙丁未

高宗上仙燃而言之大抵丁未之災又慘於丙午昭昭天象見於運行非人力之所能爲也

祖宗命相

祖宗進用宰相惟意所屬初不以內外高卑爲主若召故相則率置諸見當國者之上太平興國中薛文惠公居正薨盧多遜沈倫在相位而趙韓王普以太子太保散秩而拜昭

文咸平四年李文靖公沆爲集賢而召故相
呂文穆公蒙正爲昭文景德元年文靖薨王
文正公旦文穆公欽若爲參政不次補而畢
文簡公士安由侍讀學士冠忠愍公準由三
司使並命爲史館集賢畢公維歷參政不及
一月至和二年陳恭公執中罷劉沆在位而
外召文富二公文公復爲昭文富爲集賢而
沆遷史館熙寧三年韓獻肅公絳王荆公安
石同拜韓在上而先罷公越四年亦罷韓
復爲館相明年荆公再入遂拜昭文居韓之
上元祐元年召文潞公於洛司馬公自門下
侍郎拜左僕射固辭乞令彥博以太師兼侍
中行左僕射而已爲右以佐之
宣仁不許曰彥博豈可居卿上欲命兼侍中
行右僕射會臺諫有言彥博不可居三省長
官於是但平章軍國重事崇寧以後蔡京凡
四入相輒爲首台此非可論與故也隆興元年
冬湯岐公思退爲右僕射張魏公浚爲樞密
使
孝宗欲命張爲左請於
德壽
高宗曰湯思退元是左相張浚元是右相只
仍其舊可也於是出命

容齋五筆卷第十 終

自隨筆權輿而續之次三至五合七十
四卷
容齋先生文敏洪公之所紀述也筆爲
卷各十六咸冠以叙五獨十卷而無題
辭蓋未及成而絕筆也
先生父子伯仲以文鎭相禪屹爲一代
詩書禮樂宗主論
中興人物巨擘當首屈也嘗知
四朝眡儀兩地大而裁成

國史作
宋一經次而代
言坡掖雷風鼓動其它高文大冊肹分
兩彙而是書所載又翰墨之餘力也其
爲書也陰陽象緯是鈎是索經籍傳註
是糾是砭古事於我乎發駁古人於我
乎品藻正譌攷異核僞剖微若典故沿
革若姓族譜諜文有町畦詩有胎骨源
而委葉而根下逮僊梵醫數亦時罔羅

為之量齊千彙萬狀而道以貫之卒歸乎一也圭璋璧琮旅儆位置而犀象珠貝鐘磬彝鬲又錯其中麗其側也今江右祥刑使者寺簿公視

先生為從祖顓甞作屏依然遺愛聞孫紹最因任乘軺亦既出潢池赤子勞徠而枕席之臺府文書益省廼裒五筆而刻諸梓校寶嫠舊刊茲為全書將使章貢父老指為棠陰之茇也以 㯋 閭閻晩生首况摹本俾克紬繹念甞侍

先生丈席嘗竊窺緒餘或與客語悠然反隅或閱近書躍然觸機輒引筆行墨項刻數則殆如鑿地而井隨鑿湧泉橋衢百嚳衮衮不竭巨盎萬斛信手得緒繅之杼之可丈而可匹也漢王充有書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名曰論衡而唐李肇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采風俗助譚笑號其書國史補論議有

識以權衡史籍有功於裨補沿名取義於

先生宜兩得也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而史補堇堇三卷彼善於此猶足稱雄然史載充著書時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墻壁各置刀筆或者為

先生哂之彼一何勞而我佚也蔡邕入吳始得其書歸藏帳中或搜得抱數卷去邕囑勿廣曰惟我與爾共之噫嘻邕獲它人書閟恡如寶

寺簿公乃出其家書與衆共之自是人可讀戶可傳又將無翼而蜚且至雞林矣此其量之廣狹見之公私又何翅山淵夐而霄壤隔也嘉定壬申子月初吉里學生從事郎充江南西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丘 㯋 謹書

叔祖文敏公居閒日久著述爲多隨筆
五書凡七十四卷考覈經史据摭典故
參訂品藻精審該洽學士大夫爭欲傳
襲伋頃守章貢後
公四十年以其書鋟于郡齋揭來守建
又後
公四十三年於是復鋟此書于建方欲
彙公之文刻寘祠下適以移官未暇也
當嗣圖之以成
山莊先生之志云嘉定十六年秋八月
旣望姪孫朝議大夫直華文閣知建寧
軍府事新除直敷文閣知隆興府江西
安撫伋謹識

容齋隨筆初刊于婺女自
續至五繼刋于章貢然歲
久字漫不復可辨紹定改
元　偶得建溪刋本詳加

校命工鋟梓始於是年之
仲春訖於次年之季秋刋
成全書庶幾流傳益廣云
重九日臨川周謹書

疑耀七卷

（明）張萱撰

明萬曆刻本

疑耀七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明李贄撰。贄有九正易因、已著錄。是編前有張萱序、稱負笈數千里、修謁其門。適裒一編見示、屬以訂正。戊申歲以地官郎分務吳會、登梓以傳云云。案贄恃才妄誕、敢以邪說誣民、所作藏書、至謂毋以孔夫子之是非是非我、其他著作、無一非狂悖之詞。而是編考證故實、循循有法。雖間倡儒佛歸一之說、其言謹而不肆。至云儒不必援佛、佛不必援儒。又云經典出六朝人潤色、非其本真。且與贄論相反、斷乎不出其手。王士禎古夫于亭雜錄云、家有疑耀一書、凡七卷、乃李贄所著、而其門人張萱序刻者。余嘗疑為萱自纂、而嫁名於贄。以中數有校祕閣書及修玉牒等語。萱嘗為中書舍人、纂文淵閣書目、而贄未嘗一官禁近也。及觀論溫公一條、中云余鄉海忠介、益信不疑云云。今因士禎之說而考之、奉朝請一條云、余今年五十矣、始為尚書郎。是萱官戶部時語、贄亦未嘗官六曹也。蘭香一條云、此法在宋已有之、自吾廣始。蘇東坡一條云、東坡寓吾惠最久。文天祥一條云、文璧蓋守余惠州而以城降元者。是皆廣東人語、與萱之鄉貫相合。贄本閩人、無由作此語也。知此書確出於萱、士禎所言為不謬。蓋以萬歷中贄名最盛、託贄以行。而其中刪除不盡者、尚有此數條耳。相傳坊間所刻贄四書第一評、第二評、皆葉不夜所偽撰。知當時常有是事也。其書多由記憶而成、如文彥博偽帖、不知為王照新志所載石蒼舒事。翡翠屑金、不知為歐陽修歸田錄語。謂沈約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二語為白居易詩。謂左傳巫尫為巫者名尫、皆失之疎舛。謂本草稱螬可療目、故陳仲子耳無聞、目無見、食螬李而即愈。又謂本草稱蓴鱸作羹、下氣止嘔。張翰在當時、意氣鬱抑、遇事嘔逆、故思此味。尤穿鑿無理。然其他考證乃往往有依據。舊以惡贄之故、併屏斥之、過也。今改題萱名、從其實也。

李卓吾先生疑耀題辭

萬曆己亥歲卓吾先生藏書出一時士大夫翕然醉心無論通邑大都即窮鄉僻壤凡操觚染翰之流靡不爭購殆至于水火兼棗也已既而焚書說書易因諸刻種種漸次播傳海內愈出愈奇

不啻長安紙貴矣僉謂先生著述無遺矣曩余在青衿時嚮慕先生當代羽儀負笈數千里修謁先生之門庶幾幸拾咳唾不謂甫再見遂倒中郎之屣及侍函丈者日廼襄一編見示屬以訂正初覽茲攫既躍然喜私念曰余果乃當于先生者耶及門者多矣胡為他屬而我屬也再拜而受又亟于莊誦竟業廼見上溯黃虞近該　昭代大而經史細及稗官四始之宗三倉之學禮樂畢綜經綸咸貫極二氏之沉冥究九流之違妄名物辯其異詞輿論正其

踳駁攄獨得之見決千載之疑猗歟盛哉所謂探賾索隱窮理盡性無過是編矣卷止七篇徵予與氏題曰疑耀以莊叟有居非先生之謙也余向以為枕中之寶茲雖傳之而終秘之均非先生授書意也戊申歲余刊以廣

官分務吳會視事之暇檢其簡中發梓以廣其傳余知是編之行也王充之論衡譏其確應劭之風俗通譏其典班固之白虎通譏其辯蔡邕之獨斷譏其閎其他諸子瑣屑勦襲徒足以騁談資于實際蓋泛然已豈

能窺先生之藩籬耶雖然非特超軼古人已也即先生著書諸集或專揚搉古今或專研精訓詁至術上下肯徹天人會通亦當以是編為首出云

萬曆戊申歲季夏嶺南張萱題

太原王稺登書

疑耀卷之一目錄

孔子無鬚眉辨　舜有兄妹
生子無功　姣童
誤躬作弓　書籍板行
高皇帝像　許由
五霸　窮兕
孟母姓仉　放生
韓縝不識女字　漢祀以鶩易鳧

望帝化鵑　癡了
顏子安貧　古人辟犬
伯仲塤篪　蘇武娶胡婦
徐庶歸曹　北音無入聲
經濟　漢唐二高識度
巫覡惑人　生煙
蔓字　鬱林葛
泰山神祠　星命

韓昌黎未見道

洞庭湘妃墓辨 附徐司馬書

石經　賀季貞乞休

疑耀卷之二目錄

柳子厚非國語　施全

賈誼蘇洵薄德　噴嚏

生乞壙志　荔枝

石炭　介之推燭武

開脇而産　詩叶管絃

妬婦不可少　莊周鼓盆

四凶　司馬文正海忠介

佛書入中國　殿廷植花柳

黃冊　尾大不掉

雁足書　羣龍無首

佛不能作福　書啓愼餘字

術者决王荆公去位

易字義　楚子問鼎

漢高后答匈奴書

夥頤沈沈字義　漢書八物表同名

機雲爲顧婦贈荅
六朝文法不逼　雪月二賦
韜畧非昌望筆　明月夜光
珊瑚　輦路
愼子名姓辨　結字即髻字
名字相同　冠服不必反古
袴制　禱夢九鯉湖
延篤挂名常侍碑陰

坡公論畫竹　坡公詩文
佛字辨　瘧病聖人
大麓辨　經與傳各行
三字名辨　論語微子第
二王名字之繆　針砭藥餌
寇萊奢儉不同　觔斗
劉表工書　有餘不足
水銀　焦仲卿妻

夏世最文　字學之難
班固賦用騶虞　翡翠肩金
服玉屑　西方聖人辨
齊鑄鐘銘　鷫鸘
花蕊夫人

疑耀卷之三目錄

八分隸楷辨　丘明非姓左
蚩尾誤作鴟　幛車文
射策之制　烏鬼之辨
晁無咎能畫
韓昌黎白太傅皆惑於服食
男女兩體　詠花不語
滕王蛺蝶圖　婦人自稱

瑱奴　宋紙背面皆可書
衕衕　骨肉相關
給事中不宜稱黃門
二千石　五星聚
婦人以父姓爲名
七均七始　雲南荔枝
習流　文正美謚
石奴　茶用鹽薑
白牯青奴　秦法棄灰
臧文仲　至老稱詩
樂府訛鈌
官吏不得受監臨飲食
婦人裸撲爲戲　司馬光辭知制誥
陰陽地理之說　餐菊
蘇子由制策差錯
死而尸溫　古章奏皆手書

黃六　宗藩之盛
燕脂　粉
妲巳　火浣布
太玄潛虛　楊用修妄改杜詩
象　天地止有三行
衣冠以白爲忌　海月
詩文必有所本　餘甘子
七七

疑耀卷之四目錄

圖書生尅　雲列祀典附徐司馬議
拜帖不古　東坡前定
佛經不眞　道家之稱
莫愁　李至有功名教
假葬　建文還京
壇壝之始　地下有世界
周禮大司樂辨附徐司馬議

帝王簪珠翠　檮杌
雞尸牛後之誤　晏安鴆毒之誤
臂劄雕字　窖養花不
蘦苓字相通　治亂共苦黑白
介雞　鬱鬯之辨
鷸字辨　無廉耻做得尚書
孔子采詩不及楚
三十六奉朝請　詞人用事
惡獸爲名　佛不度女人
上林羽獵二賦　風流罪過
佛經恐非西來大意
仙書皆僞筆　仙宦非共途
陶淵明乞食　道學可護短
姜維母書　天問可疑
元微之詩　元白皆無兒
九歌　禹娶四日即治水

荆公不事修飾　古今兩羿
西北水田　詩文顯白古奧
古無騎字　露觔廟辯
儒釋不必相援　宋玉招寬
二王書法　丙午丁未
老於宦途不能自引

疑燿卷之五目錄

蒼梧寄生酒　螬可療目
朱考亭妄評杜詩
阮宣子歛錢爲婿
帝王謚號　元俗近古
以詩句定人品　滁地爲南北要地
藥律不講　國初乘驢
詩法　淫亂之始

婦女遺亂　王導遺誅
陶侃被誣　青紙詔
祿命家言　司馬遷論五音
改元　州里難行
漢昭烈顧命　更漏
學官　邵堯夫不娶
喻字押韻　世宗崇道教
晉八伯　燈夕
蘇東坡寓惠　韓昌黎登華山
戴逵阮贍　邊韶
孫叔敖　寒食
上墓設烏飯　生兒詩
以行呼　社稷
二氏　太監雲奇
女兒把子　諸葛入蜀
疑馮宿代韓昌黎筆

觀日出入　東漢碑文
篆體　獸名窮奇
繻襦傳奇　古裝書法
秦始皇年歲　婦人不宜稱姬
五刑　張德釗書石本孝經
生而有文在手　戒臘
受財產　玉牒
火葬　尊鑪

牛頭阿旁　鉅靈
皇帝王　梅竹宜瘠地
藥樹監搜　佛書可疑
漢閏之誤　婣嫪
珠池　烏寶
石有生長　子孫用祖宗樂
骨董　拾青紫
種竹　持齋

疑耀卷之六目錄

茶　林逋
樂府之誤　書簡用死罪
張楚　王弼註利貞
孔子責冉求　王道王路
夷齊不食周粟　獅豸
伯益之壽　堯舜被誣
鼻天子冢　張生夢舜

儒釋相通　九言詩
司馬溫公之貧　琴辨
九河考　龍涎香
漢碑　柴桑
荔枝　消摩
擊壤　以糟飼馬
家里　五大夫松
芍藥握菽　千文

蘭香　東方朔滑稽
木棉　朱提銀
蜀漢不制　分野
古樂之亡　無逸之誤
周武王十三年伐紂
河清酒　社田之義
古祀必卜　人奴
不庭　星隕如雨

燒酒汎荔枝　龍蛇歌
爛柯　盜跖
今隸　藥箭
弱翰　馬汗血
水利　鱷魚
吳復古　漢劉熊碑
夷齊考　孔子姓氏
癰疽瘠環　王荊公不知詩

精舍　老人子無影

疑耀卷之七目錄

纂修恩賞　看畫時知孤寒
驢牽船　醴
龍無髓　不信東齊扣馬
頡師彈琴詩　齋醮
婦人在軍中　磁器
視草之義　眼鏡
不合時宜　皮船椽矢

絹易虜首　王勃千歲曆
赫胥氏　曷字辯
李虛中以疽死　九還
天門開　在齊聞韶
孔子不言樂　譜系之學
封禪　能耐通
老始學詩　禮部韻
易有小石　五經皆有韻
四民　古琴
火鈴　祀孔子之始
曾點鼓瑟　乞婚
石介七十喪未葬
帝王之後皆蠻夷
文天祥考　宮詞
禹錫玄圭　郭公
顏謝優劣　漢高祖尊母不尊父

九州考　誅少正卯
郭汾陽二十四考辨
關侯謚辯　薛居正妻
漢書古本　墨　璽印
不施其親　商之後獨盛于夏周
几　黃山谷不言命
梧桐自生　書經今文古文
拆字法　石介不能書

疑耀卷之一

温陵李贄閎甫著

嶺南張萱孟奇訂

孔子無鬚眉辯

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萇弘之所談姑布子卿之所稱老萊弟子之所識荀卿司馬遷之所述亦云備矣獨未及舌者舌内藏不得稱表也緯書所載舌理七重又

鈎文在手共四十九表其言亙異至鬚與眉則載記皆未之及惟祖庭纂要謂孔子眉有十二采孔叢子述子思之言乃云先君生無鬚眉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何燕泉亦信然其說謂先聖委無鬚眉今世所傳先聖之像頷頰間鬚髯甚盛謂皆吳道玄誤筆也第今闕里有先聖行教小圖又一如吳道玄筆豈先聖後人所傳亦可云誤筆耶余按左氏傳魯昭公七年孟僖子病命其子學禮于孔子其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孔子生魯襄公二十一年至是年僅十有七耳其爲當時尊敬如此故孔叢子所云者謂先聖雖少年未有眉鬚時天下王侯亦皆起敬不敢以爲稚幼而狎之非眞謂果無眉鬚也按方言東齊謂老

曰眉此言無鬚眉者猶云未鬚而老也若作眉毛之眉則誤矣夫無鬚尚可信至於無眉亦可信乎

舜有兄妹

舜弟曰象或云隨母嫁瞽瞍者未知是否然人皆知舜有弟象而不知其有兄與妹也尸子曰舜事親養兄爲天下法是舜有兄但逸其名耳許氏說文畫嫘舜妹嫘或

作㜽史正義作顆又作繫畫始於㜽故曰畫㜽列女傳舜女弟繫與二嫂諧是也故或云瞽瞍與象欲殺舜其妹㜽每爲之解故舜得免但不知其與舜同母否又按世本曰黃帝之臣史皇善圖畫則畫又非始于舜妹矣事物紀原引周穆王傳穆王時其臣封膜始作畫者誤也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郭若虛圖畫見聞志鄧椿畫記又

畫紀補遺陳德輝續畫紀米芾畫史湯君載畫鑒夏文彥畫評諸書皆許畫所自始然亦皆止言有虞作畫而不知作畫者舜妹㜽也故詳著之

生子無功

晉元帝生子普賜羣臣殷羨謝曰臣無勲猥蒙頒賚帝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勲苕溪漁隱又載南唐時宮中賜洗兒果有近臣謝表云猥蒙寵數深媿無功李主曰此事卿安得有功何前後人之紕繆相合如此

姣童

司馬溫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許魯齋在中書日欲買一僕牙儈以能應對閑禮節者進輒謝去最後得蓬首垢面愚騃者乃用之或詰其故許曰聰明過我我反

爲其所使矣旨哉斯言余見衣冠家畜姣童如龍陽秦宮輩非惟能役使主人且往往能滋物議乃知魯齋之言非欺我也余性絕不喜此輩交遊中嘗以爲訝余曰許魯齋聰明人尚恐爲奴僕聰明者所役余愚騃人也能堪其役使乎

誤躬作弓

漢陳寔字仲弓余嘗疑之漢人名字皆相

合以亏字寔有何意義及讀洪适隸釋載寔壇碑君諱寔字仲躬乃了然始知諸書皆誤作亏苐洪氏又謂躬乃借作亏字耳又何誤也

書籍板行

上古書籍皆編竹爲簡以韋貫之用漆作書簡袠浩重不便提挈自有製紙筆及墨者乃易去竹簡誠爲便易然皆寫本亦未

有刻板印行也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刋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又毋昭裔貧時嘗借文選於交遊其人有難色昭裔發憤曰異日若貴當版鏤之以遺學者後仕孟蜀爲宰相遂踐其言又以石鏤九經於成都是印行書籍始之者後唐繼之者孟蜀也葉夢得曰書籍未印行之先人以藏書爲貴書雖不多而藏者精于讐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録之艱故誦讀亦精詳蘇東坡作李公擇山房藏書記亦謂少時嘗見前輩欲求史記漢書不可得幸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於書旣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辭學術當倍蓰昔人而今乃不然者豈非多而難精耶二公之言誠中時弊

高皇帝像

先大夫令滇時從黔國邸中模高皇御容龍形虬髯左臉有十二黑子其狀甚奇與世俗所傳相同似爲眞矣余直西省始得內府所藏高成二祖御容高皇帝乃美丈夫也鬚髯皆如銀絲可數不甚修無所謂龍形虬髯十二黑子也成祖則有豹頷環眼之狀若聳其肩兩髭橫分鬚長最腹皆

翼善冠衣緑不正立頗與二后若相對意至二后則以絳裳之不敢敵云

○許由

張茂先博物志稱司馬遷云無堯讓許由事楊子雲亦云誇大者爲之高士傅堯召許由爲九州長則知莊周謂堯以天下讓者乃文飾過當耳而雄遂以爲全無許由故楊誠齋有詩云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許由余謂雄非不信有許由也許由當堯之時尚不屑爲九州長而楊雄當王莽之時乃以莽大夫終其不信有許由也欲以自掩也

○五霸

霸之有五春秋傳皆謂齊桓晋文秦穆宋襄楚莊而孟子止言齊桓晋文不言其三故有以宋襄何足言霸秦穆楚莊本皆夷

狄皆不足稱霸而以夏之昆吾商之大彭豕韋與齊桓晋文爲五者何燕泉亦從其說余謂不然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昆吾大彭豕韋亦皆三王之罪人乎五霸之名當以春秋爲正

○窈窕

窈窕二字說文解窈深也窕極深也窈窕幽閒之地也詩稱窈窕淑女鄭玄箋爲幽閒深宫貞專之善女楊子方言以美心爲窈美容爲窕故朱子訓詩以窈窕爲德楊用修深辨之歷引漢魏詩賦所用窈窕字皆屬居處遂以朱氏之訓爲謬余謂不然窈窕原有二義詩之窈窕淑女卽以居處與容德並解不兩妨也

○孟母姓仉

孟母三遷其母之姓世莫知者母姓仉音

掌齊後也晉有瑯琊掌同前涼掌掾宋有掌禹錫修本草者即同孟毋仉姓仉掌逆用字書反爪為掌

。放生

浮圖氏謂殺生者有罪放生者獲福夫佃漁罟網始自庖犧若如浮圖之言則聖人庖犧當為地下罪人矣此歐陽永叔之言誠足以破世人之惑第仁人君子存心誠

有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者孟軻氏所稱君子遠庖厨此語得之又安問罪與福哉

韓縝不識女字

與俗人書劉不可用古字多有不解者宋韓莊敏縝字玉汝初求字於歐陽文忠公公書玉女二字與之莊敏不樂及見殊有慍容文忠曰此女字古書原無點水君何怪耶乃取筆添女字傍三點水始相與大笑莊敏韓忠獻公億之子豈俗人者亦不解古字如此

・漢祀以鶩易鳧

武帝祭宗廟以鶩當鳧董仲舒不可謂名實不相應鳧非難得之物鶩與鳧大小雅當以鶩易鳧想必有說俟之博古者

・望帝化鵑

子規子嶲杜鵑杜宇又名規又曰周鷰又

曰催歸又曰秭規皆一鳥也來敏本蜀論有云荆人鼈令死其尸隨水上荆人求之不得至汶山下復生起見望帝立以為相許慎註說文云蜀王望帝淫其相妻以慙死化為子嶲鳥杜工部詩曰望帝春心託杜鵑余按常璩華陽國志杜宇稱帝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害帝遂委以政事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鵑鳥鳴

故蜀人每聞子鵑輒悲而思之是子鵑之鳥非望帝所化明甚

○癡了

晉楊濟嘗與傅咸書有云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夫癡之一字豈但了官事而已人能解得此癡字則人間世無一不了了矣

○顏子安貧

古之安貧者如黔婁原思榮公東郭緒其難者然惟顏回最著而古傳記所稱回有田二頃此亦足以具饘粥矣何至簞瓢陋巷而屢空耶無亦回之好學不求安飽故孔子亟稱之遂以安貧之名獨著于後世耳韓昌黎謂簞瓢陋巷乃哲人之細事又何淫其羡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也

古人辭大

晉周處嘗為廣漢太守以母老罷歸尋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拜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而後就徵今之仕宦每有左遷或降調者輒先辭其小必得其大而後之官與古人異矣

伯仲塤篪

八音皆克諧無有乖戾而不和者巧言喻兄弟之和止以塤篪注疏及朱考亭注嚴

氏緝皆未能發其旨余因閱古今樂律諸書乃知七音各自為五聲如宮聲鳴而徵聲和獨塤篪則二器共為一音塤為宮而篪之徵和塤為宮而篪之羽和故曰伯氏吹塤仲氏吹篪伯宮也仲徵也此古人所以喻同氣也其旨微矣嗚呼余有四弟而同母者三中道見捐門祚衰薄孤塤之奏何以成音一歎

· 蘇武娶胡婦

蘇子卿娶胡婦卒掌後世訾議余竊疑之新安文獻志載宋建炎中有朱勣者以校尉隨奉使行人在粘罕所數日便求妻室粘罕喜令於所虜内人中自擇勣擇一最陋者人皆莫曉不半月勣遂逃去人始悟曰求妻所以固粘罕之心使不疑受其陋者無顧戀也子卿之妻於胡得無朱勣之

見耶第未知此胡婦美陋何如耳或曰胡婦之美無疑不然子卿何十九年奉使皓首始歸耶余爲掩口

· 徐庶歸曹

晉周虓爲西戎校尉守涪城毋妻爲符堅將楊安所獲遂降于安此與徐元直舍劉歸曹同情但虓旣歸秦屢折辱堅又嘗潛至漢中爲堅追獲後遂與堅兄子苞謀襲堅事泄被提從太原而卒亦足以明其不事秦矣元直一歸曹遂安于曹無他自明處以此恨恨

北音無入聲

周德清在元時自謂知音者故嘗著中原音韻今所行洪武正韻多宗之余故有侍兒工琵琶嘗譜太和正音止有平上去三聲而無入聲余竊疑之不知其與周德清

之音韻實暗合也德清北人其所著音韻皆北聲故以六爲溜以國爲鬼謂之中原之音可乎至四聲而闕入聲尤爲謬妄聲之有平上去入猶天之有元亨利貞地之有東南西北也闕一其可乎故余所梓太和正音譜曰北雅以此

經濟

學者有志用世故當講究經濟然不可以

經濟一念先入其心董子明道不計功正誼不謀利所以為萬世醇儒也宋仁宗朝胡安定教授湖州至以治事名齋王介甫作詩以美安定三以先生尊稱之非以安定經濟之教深入其心乎迨熙寧柄國安定歿矣遂行免役青苗市易首實保馬保甲農田水利則皆其平日聞安定之教以講求者故介甫少嘗見濂溪耻於下問及其

為相時濂溪年五十有四張橫渠年五十有一二程年三十有八九介甫皆以為不足與有言其所用之人呂惠卿曾布蔡京蔡卞之徒皆急於經濟者也陸氏之學高於事功陳同父之學專於事功皆為朱考亭所不取其意念深矣

漢唐二高識度

漢高帝初為亭長告歸之田有老人過請飲因相呂后及孝惠帝魯元公主皆大貴及見高帝乃曰鄉者夫人兒女皆以君君相貴不可言高帝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唐太宗方四歲有書生謁高祖曰公在相法貴人也然必有貴子及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辭去高祖使人追而殺之殺之是也先儒謂其德色如漢高祖者非也何者

古今欲為不義求福於非望者多起於佞人之諛詞有以激發而成之當秦隋將亡之時欲為漢祖唐宗之所為者不知其幾為父老書生之談者亦不知其幾彼父老書生偶驗於二帝耳安知其不以告他人哉以是告他人而不驗者多是激發他人求福非望以陷于禍敗者亦多嗟夫匹夫狂言天下受禍其罪可勝誅哉追而殺之

唐高之遠識過漢高萬萬矣史乃謂高高之追殺書生懼其語泄理亦有之第其意雖私其事則是如以爲德色不過女子小人歆慕富貴之心英雄如李而肯遽德色於偶然之虛譽乎

・巫覡惑人

南人信鬼里中有以婦人代神語曰聖即古之巫也亦有男人爲之者即古之覡也

嘗有婦人喪子往聖男所請問其子聖云子來矣聖乃代其子語云我饑當得母乳此婦人遂開襟出其乳哺之於是聖男就抱此婦人頸哺乳此婦人不覺痛哭而歸語其夫以聖爲亡子狀相與神之其夫大怒撻之曰汝子死而問聖聖妄爲汝子而欲乳汝輒開襟出乳乳之設他日汝夫死汝或問聖而聖妄爲汝夫欲求汝合汝得無從之乎余聞之不勝抵掌後讀元魏高允傳諫高宗書有言敝俗未改者謂祭必立尸使亡者有憑今魏俗已葬冤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損敗風俗瀆亂情禮與開襟乳聖爲子正同

・生烟

劉禹錫竹枝詞瀼西春水縠文生宋人小說以此生字爲生熟之生殊足一笑楊用

修亦以爲然至引謝朓詩遠樹曖芊芊生烟紛漠漠又引謝靈運賦云披宿莽以迷徑覩生烟而知墟此爲生烟何者爲熟烟耶此三處生字皆當作生發之生方有意味

・蔞字

人多用椇櫛及蔞然皆不解蔞字劉淵林蜀都賦注緣木而生其子如桑椹味

辛香生巴蜀嶺南即鄭樵所辯西南夷傳
蒟醬曰浮留是也又名扶留徐廣曰木似
穀樹其葉如桑用葉作醬以酢羙蒟亦作
枸音矩徐廣注音窶俗呼作蔞葢本於此
第今乃藤生非樹生也故蒟醬者以蒟為
醬今其制已不可知然亦醬成乃可稱蒟
醬若稱蒟即為蒟醬是秫可製酒而未製
酒之秫亦可稱秫酒乎又云司馬相如使

蜀時求而得之者第今巴蜀絕無此物惟
滇中有之其子作穗土人乾之以代其藥
殊不類桑椹若產嶺南者又絕不作穗劉
淵林云實長二三寸辛似薑不酢小顏云
緣木而生二說得之

・鬱林葛

粤中多產葛惟鬱林州所產者知名最久
齊武帝作估客樂曲被管絃乘龍舟遊江
中令楠人皆著鬱林布作淡黃袴以舞此
曲即今之鬱林葛也

。泰山神祠

海內神祠惟泰山碧霞元君最盛然世莫
詳神所自出余閱馬端臨通考泰山絕頂
故有玉女池池側有玉女石像泉源壅濁
宋眞宗登封先營頓置泉忽湧出清泚可
鑑味甚甘美王欽若請浚治之像頗摧折

詔易以玉石既成上與近臣臨觀復礱石
為龕龍祭焉及考李謌瑤池記謂黃帝建岱
岳觀嘗遣女子七人雲冠羽衣奉香火以
迎西崑眞人則元君或亦七女中之得道
而仙者織女名天孫而岱岳亦名天孫豈
以此邪李白遊泰山詩玉女四五人飄颻
下九垓似亦有據是元君在唐已有之至
宋而香火始盛耳

·星命

祿命家言其星辰名字皆後人杜譔不足信者熊退叟嘗作命說送術者雲岫有云三代盛時家有受田阡陌未裂蔭襲之星夫何居里有公選科目未興科名科甲之星夫何麗此言眞足以袪千古之惑

·韓昌黎未見道

昔人謂韓昌黎因文見道余謂昌黎文固

自佳而道或未之見無論三上書三及門爲有識者所嗤即潮州到任謝表更露破綻通篇千餘言無非帖首掉尾乞憐之態夫東西南北唯君所命何遠何近何美何劣昌黎則首言潮地遠惡人所不堪毛遂自薦雖五尺之童羞之昌黎則繼言其學問文章爲時輩推許至論述朝廷功德則古人不讓此時朝廷有何功德足以稱述

而昌黎至欲以封禪泰山歆動人主夫司馬相如何足效也始以諫佛骨而見斥旣欲以請封禪而媒進非兩截人乎謂之見道誰則信之宋石介獨尊信昌黎嘗著尊韓論其徂徠集中不一而足且曰吏部不敢名也豈好而知其惡者耶

洞庭湘妃墓辯

按永州志帝舜陵在九疑山一名永陵禮

記檀弓舜葬蒼梧之野司馬史記舜南巡崩於蒼梧之野歸葬零陵之九疑又載於家語皇覽竹書世紀岳之洞庭有君山其上爲湘妃墓古今相傳爲堯之二女以妻舜者舜南巡溺於湘江二妃從征偕溺而死神遊洞庭之湖故湖有黃陵廟以祀二妃詳具秦博士之對始皇也王逸楚詞亦遂以二妃爲湘君與湘夫人而劉向裴華

酈道元羅含諸人相承爲萬世不解之惑及樂正子宸字記張叔範零陵志楊廷秀揮麈録吳格南九疑考古並述之楚靈王作章華之臺壅漢水旋其下以象舜陵而秦皇漢武皆嘗望祀宋置守陵五戶而國朝布在祀典仍建廟簫韶峰下二妃墓在黃陵廟西云乃漢荊州牧劉表所建國朝命有司以六月六日致祭焉余按尚書舜五月南巡狩至南岳卽衡山也是歲八月復西巡狩矣溺死之說謬矣不足辨獨怪孔氏傳舜典陟方註亦曰舜南巡狩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尤足掩口夫尚書所稱舜陟方乃死是在受終文祖之後而南巡狩則堯未殂落而舜攝政之時安得云舜以南巡狩而死于蒼梧耶但舜葬蒼梧又見禮經與秦博士合夫尚書聖經也禮經

則出漢儒之手秦始皇時尚書猶在孔壁中秦博士未之見也豈其時始皇巡遊遍天下百姓疲勞而博士輩託言舜以巡遊溺死警悟君心耶抑尚書未出而讖緯育家熒惑耳目博士亦妄言傳會故傳禮者又傳會博士耶或爲之說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尚書所載舜巡狩在攝政時安知受終文祖之後不復巡狩故或復巡狩而溺死亦未可知耳余曰否否巡狩大典也天子而溺死大變也受終復巡狩而溺死尚書豈有不明言以紀之者且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堯妻以二女五十攝行天子事五十八堯崩六十一踐位故董鼎曰舜巡四岳朝諸侯封山濬川考禮正刑汲汲不少暇乃攝政時事至踐位後則惟責成於岳牧九官垂裳恭已而已孔子曰有

天下而不與此自舜踐位後言也豈復出而巡狩耶况尚書已明言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是舜之死葢百一十歲也復巡狩而溺死耶説者又以陟方爲巡狩韓退之乃云地傾東南南巡非陟也陟者升也方乃死者釋陟爲死也蘇子瞻云陟方猶升遐乃死爲章句

故汲書紀年帝王之死皆曰陟書云

在位五十載陟者紀舜之崩也何謂南巡哉他傳又云舜伐苗民崩於蒼梧夫伐苗者禹也已竄三危矣何得勞無爲之舜於耄期之時耶都玄敬聽雨紀談乃疑舜冢在零陵之九疑而九疑在南岳千有餘里蒼梧在廣西域内去九疑又數百里書云舜南巡狩至於南岳豈又幸九疑遂崩而葬其地乎孟子言舜卒於鳴條鳴條在東

方夷服今又不聞有舜陵是玄敬亦有疑而不能袪者也羅長源曰象封有鼻墓在始興有鼻者有庳也即今道州九疑之墓或象塜耳不然商均窆也大荒南經赤水之東蒼梧之野舜子商均所葬元次山九疑山圖記亦謂商均窆其陰豈商均徙此因葬之後世遂以爲舜陵耶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泠道舜祠下得笙白玉之

琯十二枚吕氏春秋戴延君大戴禮伏子賤尚書大傳許叔重説文應仲遠風俗通陳晉之樂書范蔚宗后漢書皆言昔西王母獻舜玉琯注云西王母神也曾伯端集仙録亦云舜在位西王母使獻白玉琯以和八風則白玉之琯爲舜之寶器明矣胡爲乎藏於零陵哉無乃帝舜諸子分封巴陵上虞衡山江華等國各錫寶器如成周

錫封之制而商均則得自玉之琯遂傳流
零陵耶又按舜陵載在山海經者非一說
海內南經蒼梧山帝舜葬其陽又大荒南
經帝舜葬于岳山又海北經有舜臺臺即
陵也又海內朝鮮記南方蒼梧之泉其中
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夫
山海經世稱伯益作而長沙零陵乃秦漢
郡名則知此書多後人附益而九疑舜陵

渺不可信矣又寶櫝記云舜葬于蒼梧有
鳥自丹州而來吐氣名曰憑霄能銜土成
丘墳舜墓鳥所營也集仙録又云舜瞑目
端坐乘空而至南方之國其中有九疑山
焉曆數既往歸理茲山眞源賦云舜因南
巡走馬逐鹿同飛蒼梧莫知所去王仲任
論衡書虛篇云舜葬蒼梧象爲之耕四說
尤妄誕不足辯故朱晦菴粤西舜祠記棐

已疑之曰舜死蒼梧無明文可據獨未爲
之辯耳司馬光有詩虞舜在倦勤薦禹爲
天子豈有復巡狩迢迢渡湘水似爲得之
是舜之不死于南巡狩與不葬蒼梧明甚
彼洞庭又安得有二妃墓哉嗟嗟禮有三
不吊水其一也以大聖人而誣以不吊之
災萬世下卒未有辯白之者不亦悲乎若
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然亦

曰帝之二女而已未嘗明言誰之女也豈
以堯典有二女之文遂以洞庭二女即堯
典之二女耶郭璞稍晰其妄曰湘君湘夫
人自是二神且既謂之堯女安得復稱湘
君因引禮記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此亦足
爲考古一快獨惜舜不葬於蒼梧璞亦未
之辯也羅長源復曰虞舜晚年已禪禹矣
南狩之舉總之伯禹則二妃必不從舜于

蒼梧沈存中繼其說亦云舜陟方之時二妃皆百餘歲豈宜復稱女信若二說是舜且未嘗南巡狩則尚書亦不足據矣㬌純又云卽令二女從舜其靈達鑒通無方尚能鳥工龍裳救井廩之難豈不能自免風波况二女乃帝舜之配不應降附小水爲夫人故當以此二女爲天地之女夫鳥工龍裳乃迂怪之談旣不足據而帝妃不可

降於洞庭小水爲夫人天地之女又可降于小水爲夫人乎此王逸韓愈所以力辯之似得其情也羅長源又爲之說此二女者當爲舜之第三妃癸比氏所生者是舜之二女也一曰宵明一曰燭光其說亦有所做山海經有言舜妻癸比氏所生二女處河大澤其靈能照百里然亦未明言處于洞庭也長源又豈以河大澤可爲洞庭

也耶陳士元心叔亦該博者其江漢叢談乃謂湘祠爲舜之二女黃陵墓爲癸比氏所葬而以山海經之言爲實至引陸士規黃陵廟詩帝子不知春可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帝子者謂舜女也此又信山海經之過也余按竹書紀年舜卽位三十年而后育卒后育者娥皇也葬于渭帝王世紀又云舜三妃娥皇無子女英生均舜崩之後

曾隨其子徙封于商故曰商均商州有女英冢至唐時盜乃發之今平陽府蒲州南十五里曰蒼陵谷者亦有娥皇女英冢絳州鼓堆祠神爲婦人像祠中石刻亦云舜之二妃夫渭與商與蒲與絳三者必有一實然皆非楚地則岳之湘妃墓非女英之窆明甚獨盜所發女英冢乃多得大珠璆金玉盌又似與茅茨土階之風不協則不

能無疑者竹書云鳴條有蒼梧山舜崩遂葬焉按今山西平陽府卽古河中地解州安邑縣西北二十里有鳴條崗一名鳴條陌而舜墓具在孟子曰舜卒于鳴條此萬世不易之定論也鄭康成以鳴條爲南夷地謬之謬矣但古今地理諸志鳴條之地並無蒼梧之山豈古之河中地或有蒼梧而世代綿邈圖牒失眞寢不可考記禮者

或傳會竹書與竹書之或傳會禮文皆不可知也余謂考古者當以聖經爲正信漢儒不如信吾孟軻氏故舜既葬鳴條則雖南巡矣斷非崩于蒼梧二妃一葬于渭一葬于商或葬于蒲洞庭湘妃豈得云舜之二妃楚辭所稱湘君湘夫人信如景純所核斷非舜妃亦非舜女近代撰楚通志者古君子也亦未及詳考而是正之故

不得不爲之辯

附徐司馬鑾書

讀洞庭湘妃辯援引博而彈駁精大快人意今鳴條崗卽在安邑舜陵亦在安邑以孟子卒於鳴條一言斷之確乎無疑再考竹書紀年舜三十二年命夏后總師陟方岳三十三年夏后受命神宗三十五年命夏后征有

苗四十九年帝居鳴條五十年陟此本文也註云鳴條有蒼梧山今海州註係沈約所述隱侯博而傷涉不盡據經當由檀弓一語誤之史記及孔氏尚書傳疏皆本檀弓宋孫奭孟子疏又本史記孫又引書傳云鳴條在安邑之西而不能深辯今天下稱蒼梧者三粵西蒼梧今梧州洞庭蒼梧

今岳州鮑照賦所謂南馳蒼梧也九域志東海縣有蒼梧山今海州贛榆縣粤西舜祠無謂巳不待辯洞庭蒼梧之說至今牢不可破然宋陸均作翼孟巳曾疑之困學紀聞引呂氏春秋舜葬於紀以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以附會於呂覽及竹書注海州之說愚以爲此亦穿鑿好異之見耳竹書文最古縱有傳譌亦不出于漢儒之手據尚書五十載陟方乃死似總言舜受禪後遍陟方岳乃崩如竹書三十二年所云紀其大政非必以陟方爲舜崩之年也九疑舜墓于古以來孰知其處特衡岳舜所南巡今有舜祠理爲近之海州蒼梧山記載幾湮絕無舜墓舜祠遺址豈有[illegible]

都冀方而身没乃葬於海僻一隅莒紀小國春秋時且爲附庸唐虞時當甚荒落帝陟方岳朝羣后當之名嶽通都乃之窮海之濱野死不還而葬此乎唯孟子卒於鳴條與竹書四十九年帝居鳴條語合故當以孟子爲信矣又有帝王世紀一說有苗氏叛舜南征崩於鳴條殯以瓦棺葬于蒼梧九疑山之陽是爲零陵謂之紀市此其無端牽合尤爲可笑虞書有苗弗率命禹徂征卽在三十四年禹受命神宗之後與紀年所載無異越十五年而帝始陟親征而死敢於誕妄瓦棺殯葬乃周人以葬下殤者而以誣帝制抑又誕矣禮經蒼梧一語或出漢儒且蒼梧旣無定名安知古鳴

條之野不有以蒼梧號者山海經云蒼梧山帝舜葬其陽丹朱葬其陰舜以唐封丹朱即今平陽則古蒼梧即鳴條地可爲一證如云楚之蒼梧則丹朱亦從舜南巡而葬此耶足下所述巳詳巳悉因尚有數種姑述所聞以共折時人三尺之喙若舜墓之說明則湘君湘夫人堯女舜妻之謬不

攻自破矣

・石經

自有九經以來鐫于石者有十四種而始之者東漢也世鮮有能詳者故論列焉○漢建寧間蔡邕以八分書書石經而其文則諫議大夫馬日磾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校定者也洛陽記曰石經五部碑凡四十六板三行分樹於太學之前西行周易尚書公羊傳共碑二十八板時十六板存十二板毀南行禮記碑共十五板悉毀然尚有可讀者東行論語三碑而二碑毀矣是蔡邕所書四十六碑此時毀者巳十八板而存者尚有二十八板也然亦止周易尚書論語禮記公羊傳五經而巳隋志乃云鐫刻七經皆邕筆豈建寧石經

至隋時尚有七而記洛陽者未及見耶七經之外皆不書豈其力有未及耶方仁聲泊宅編石經跋云石經殘碑在洛陽張景元家世傳蔡中郎書未知何所據而邕所書石經乃八分仁聲誤以爲三體不知三體者乃謝承書也東漢書儒林傳註熹平四年又詔謝承書五經鐫碑乃古文篆隸三體其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列與

邕碑不同水經注又云漢光和六年刻石
鏤碑載五經立於講堂前余按建寧熹平
光和皆獻帝年號建寧四年熹平六年光
和六年是十[illegible]年之中三書石經矣然熹
平石經雖知爲誰承之筆而不知所書爲
何經光和石經非惟不知經爲何經書爲
何體卽書者亦不知其何人矣豈邕既書
七經之外未書者熹平續書之熹平未書

者光和續書之耶若然則東漢石經盖十
有七矣夫邕之石經八分也承之石經三
體也光和之石經不知其書爲何體然三
石經想亦不出五與七之外其閒必有重
書而其文亦必有互異者今三石經皆亡
無從考據唐經籍志又有蔡邕金字論語
二卷而隋經籍志則一字論語二卷卽金
字本不言作者姓名後人遂以唐史爲誤

然其書久亡亦窮經博古者之一憾也○
魏陳留邯鄲淳嘗書三字石經於漢碑之
西亦卽漢之三體也然亦未詳其爲何經
正始中又有一字石經江式曰魏嘗立二
字石經其蹟已亡亦皆未詳經爲何經筆
爲何人一字二字之爲何體也○晋裴頠
嘗奏修國學刻石寫經○唐開成元年鄭
覃奏言宜準漢舊事鏤石太學示萬世法

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温業等是正之
凡九經共一百六十卷亦不知爲何人書
大曆中司業張參又承詔校定五經鏤石
太和七年又勅唐玄度覆定石經并孝經
論語爾雅爲九經凡一百五十九卷字樣
四十卷則開成九經未收孝經論語爾雅
而九經者不知何經卽太和九經自孝經
論語爾雅外其六經者亦不知爲何經也

但太和字體大乖師法名儒宿學多不窺焉是唐有兩石經也李陽氷又願刻石作篆籀書六經後不果其所稱六經豈即周易尚書毛詩春秋傳禮記及周禮耶今秘閣所藏有孝經二冊乃唐玄宗八分書天寶四年國子祭酒李齊古摹勒上石者完好如故葢宋搨也○僞蜀相毋昭裔嘗取唐太和本琢石於成都而文與唐本小異

孝經論語爾雅則廣政甲辰張德釗書周易辛亥楊鈞孫逢吉書尚書周德政書周禮孫朋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公羊穀梁二傳則宋皇祐閒田元均補刻孟子宋宣和閒席叔獻補刻皆未著書者名氏閱統志宋紹興閒席益嘗刻禮殿聖賢圖於成都石經堂豈益即叔獻耶春秋傳亦未知爲何人書而於祥字皆闕其畫此

必孟蜀時筆也余幸承之西省校閱秘閣藏書及見蜀本石經周易三冊尚書三冊毛詩八冊左氏春秋三十冊公羊七冊穀梁七冊禮記十四冊周禮八冊儀禮十冊孝經十冊論語三冊孟子三冊爾雅三冊完好如故獨左氏春秋未知爲何人書其紙墨之精拓法之妙當是宋物眞希世寶也撫玩一月不忍釋手○宋至和元年命

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克繼書石經又以上所書論語刻石國子仁宗又命以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孝經作篆隸二體刻石於太學兩楹楊南仲書周易十書十三詩二十春秋十二禮記二十時與南仲同書者草澤章友直殿中丞張次立也國子王洙乃言刻石經已十五年矣止完一孝經耳尚書論語見書鐫未就乞促限畢工餘經

權罷從之紹興十三年內出御書左氏傳及史記列傳周易令臨安知府張澄刊石十四年又出御書尚書毛詩十六年又出御書論語孟子皆刻石立於太學然御書間有困倦輒令憲聖吳后代書與御書毫不可辯是紹興石經未必皆高宗筆也然趙宋御筆高宗最勝而憲聖能亂其眞亦彤史中之希有乎第自古鐫石者惟經而

紹興獨鐫史記列傳此亦腐史千載特達之知也

・賀季眞乞休

賀季眞乞鑑湖歸老古今以爲美談余攷其時年巳八十餘矣故其回鄉詩㓜小離鄉老大回聲音難改鬢毛衰家童相見不相識却問客從何處來夫仕宦而至八十餘不歸復何爲耶季〻嘗謁一賣藥王老問黄白之術持一珠出之老郎以珠易餅共食季眞心念寶珠何以易餅口不敢言老曰慳吝未除術何由得是季眞者乃貪戀富貴一老悖耳張旭謂賀八眞淸鑑風流千載人豈別有所據耶若以乞鑑湖歸老時爲風流則鑑湖有靈必爲吐穢矣因考漢二疏乞身亦皆居閒曹耳若居津要未知能勇退否白居易有詩散員疏去未

爲貴小邑歸休何足云此足以評二疏矣

温陵李贄閎甫著
嶺南張萱孟奇訂

栁子厚非國語

樓迂齋謂栁子厚文章皆學國語却著非國語是私其所自得而諱其所從來也其天資刻薄如此今世有一士人止能讀一部文選其所撰述皆竊文選中糟粕以自衒但對人輒排斥文選是亦一子厚也余謂卽能作文選便足佳何以諱爲第恐其不能爲文選耳子厚之非國語其文卽可爲國語否耶而柰何諱之

○施全

施全於岳武穆死後欲刺秦賊而不得者但全先嘗爲秦客最狎名在十客之列今岳死而讎秦豈忠義耶人心卽恩私不能奪耶

○賈誼蘇洵薄德

漢賈誼之知名於文帝朝者以守吳公薦之也史逸其名卽誼終身亦未有一言及吳公者余嘗疑之蘇老泉爲布衣時未知名有雅安守劉大簡字簡夫者深器之以書上韓魏公歐陽文忠公張忠定公薦之語甚切至東坡潁濱文章滿天下獨無一語及簡夫老泉集中亦止有與簡夫辭辟試一書耳而與簡夫請納拜書及老泉所作簡夫墓銘今皆不載豈編集時有意去之耶古人謂感恩易知巳難賈誼之於吳公老泉之於簡夫可謂知巳矣豈有所諱而然耶請納拜者請行門生禮也生前卽願出門下身後卽諱而去之亦薄德矣余見有一顯貴人在故相趙文懿公門下二

十年恩遇甚厚而文懿公捐館輙肆詆毀
眞犬彘之不若也

。噴嚏

廣陵嘗有一名醫以醫致富其門如市卽
貴顯之家不輕造也偶廣陵守署中有病
者亟召之醫不得已詣堂下守適有公事
不及呼前而此醫適作嚏兩三聲守問曰
何爲而嚏醫曰外人有念醫士者守笑曰

嚏乃肺家中風耳而云外人相念則嚏爲
肺病且不瘥何名曰醫遂叱之去此醫退
術遂不行余謂守雖知嚏爲肺病而不知
人相念則嚏乃古語也毛詩終風章願言
則嚏鄭氏箋曰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
宋王易燕北録契丹俗戎主及太后噴嚏
近位番漢臣僚齊道治夔離華言萬歲也
今類外人噴嚏亦或呼，曰大吉利市者卽
此意故漢藝文志有噴嚏耳鳴十六卷則
嚏者古人亦以吉凶有相關者若月令曰
季秋行夏令則人多鼽嚏是嚏未必皆肺
病也今噴嚏耳鳴書巳亡想有可觀者

。生乞壙志

宋時有諛王安石者嘗守番禺以書求安
石曰某所恨微軀安健惟願早就木冀得
丞相一蘊銘庶幾名附雄文不磨滅乎後

世近有乞生壙志於名公貴人者想同之
也

荔枝

西京襍記南越尉陀獻漢高帝龍眼樹負
暄襍録謂卽今之荔枝也豈宋時龍眼尚
未到於上國耶顧文薦亦博物者何言之
誤也

。石炭

今西北所燒之煤卽石炭也蘇東坡集中有石炭行然亦未著其所自始前漢地理志豫章郡出石可燃爲薪隋王邵論火事其中亦有石炭二字則知石炭卽爲煤而用於世已久矣

○介之推燭之武

介之推燭之武介與燭皆地名非姓也二人賢者爲國人所取信故特標其地以異

於衆耳如漢四皓皆以所居爲氏而其本姓竟莫可攷

○開脇而產

陸終氏娶鬼方之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其左脇而出三人焉又開其右脇而出三人焉長曰昆吾次參胡次彭祖次會人次安次季連皆有名德於世而受姓爲侯伯譙周作古史考乃以爲妄廢而弗論見亦

隘矣彼修已背坼而生禹簡狄胷坼而生契皆爲帝王是天將興之必有異於人者非常理所可測也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從右脇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創合母子無恙宋時莆田有市人妻生男從股髀間出亦無恙此亦足以明陸終氏之非妄矣

○詩叶管絃

詩自三百篇而後至於我明卒未有一語可被管絃者葢文采有餘性情不足也音調出於性情性情和而後音調諧此天地自然之妙不假安排者近世有取陶淵明歸去來辭李太白把酒問月李長吉將進酒蘇長公前後赤壁賦協入聲律宋玉灼碧雞漫志謂之暗合孫吳余按今人之以諸公詩賦譜諸管絃者皆更換其句錯綜

其章添減其字方於聲律可協皆非諸公原文也於孫奭終非暗合矣

○妒婦不可少

諸葛武侯以醜婦爲養心之資余謂妒婦亦然南唐樞密杜業妻張氏甚妒烈祖命元皇后召張誡之曰業位望通顯得置妾媵何拘忌如此非婦道所宜張雪涕而言曰業本狂生遭逢始運多壘之初陛下所

藉者駑馬未竭耳而又早衰多病若縱之反貽其禍將誤於任使矣烈祖聞之大加獎歎以銀盤綵段賞之余謂胤嗣既得血氣將衰若張氏者誠不可少也

○莊周鼓盆

莊周妻亡鼓盆而歌世以爲達余謂不然未能忘情故歌以遣之耳情若能忘又何必歌

四凶

四凶者昆屯窮奇檮杌饕餮也堯投之四裔以禦魑魅也四裔者四夷也余謂四凶在朝雖爲凶族然有今之君子所不能及者是以彼之下駟亦足忝我之上駟也不然豈能以變四夷禦魑魅哉今之君子且有居中國而身爲魑魅者不知堯何以處之

司馬文正海忠介

司馬溫公元豐末來京都人奔競觀之即以相公目之左右擁塞馬至不能行及謁時相於私第市人登樹騎屋窺瞰之隸卒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顧識司馬公耳至於呵叱不退而屋瓦爲之碎樹枝爲之折及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粥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

郎趙贍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贍等還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數萬人而顙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香於手頂以送公葬者九百餘人京師民畫其象刻印鬻之家至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張溟雲谷襍識謂千古一人而已余謂溫公

之後又有一人焉余鄉海忠介是也忠介久居田里歲癸未起南京都察院入京之日黃童白叟塡溢街巷以觀公凡鄉民過其第者必求一見踵相接也公每歸私第輙危坐聽事不退居亦不閉門以便鄉民之求見者公問見我何爲欲言事乎鄉民叩首無事止願一見海爺顏皃耳自朝至暮不少休及卒於官人爭畫其像畫士亦

多致厚貲還櫬之日老幼提携頂鑪香夾道呼海爺爺號泣如喪考妣傾城皆至舟次罷市數日今江南郡邑相傳公已爲神皆尸祝於家每於公死日相率追薦至有費千金設一醮者此與溫公何異夫溫公在宋嘗爲執政君子謂其有旋乾轉坤之功故人皆歸之忠介未嘗一日得行其志而人之歸之亦與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

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者同一悅服此豈可以聲音笑皃爲哉弟忠介得於人者與溫公同得於天者則不及溫公遠甚溫公有子康官至侍讀忠介則黑衣之綴蔑如天之報施善人又何異耶溫公身後又有不幸者紹聖初章惇蔡卞請發塚斲棺帝不許乃奪贈謚仆所立碑復貶崖州司戶參軍蔡京用事復降正議大夫至

列名於奸黨之碑若忠介則蓋棺之後人無異言令聞不已此又溫公所不能得於公者也

・佛書入中國

世但知佛書自漢明帝時始入中國不知秦之先中國已有其書隋經籍志曰其書久已流布遭秦火之世所以湮滅又劉向列仙傳曰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二

人已在佛經又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口傳浮屠經此皆白馬未入中國之前也況明帝時傅毅對帝所言皆是佛書使先此未有佛書毅何從而得之是明帝前雖有其書尚未盛行自白馬既來之後其說乃浸淫耳

・殿廷

唐朝殿廷皆植花柳故杜甫詩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又曰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宋朝殿廷則植松楸而不植花柳者以見嚴毅也我朝殿廷松楸花柳皆不植亦有深意

・黃冊

今制丁口稅糧十歲一籍其數曰黃冊自劉宋時已有之齊高帝即位嘗勑虞玩之與傅堅意檢定詔曰黃籍人之大綱國之

政端云云時亦稱人籍今世多不解黃字之義余偶閱唐開元制凡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有一爲丁六十爲老每歲一造計帳三年一造戶籍即今之黃冊也謂之曰黃亦自男女之始生登籍而名之耳

・尾大不掉

尾大不掉此非喻言也西域有獸曰羯尾

大於身之半非以車載尾則不可行元白湛淵有咏羯詩羯尾大如斛堅車載不起此以不掉滅彼以不掉死

鴈足書

鴈足傳書世傳爲蘇武事但武實未嘗以書縛鴈足葢漢使者常恵自胡中還知武尚在故漢家令人入胡求武托言上林獲鴈得武書也元中統間有宣慰副使郝經克信使使宋宋留之眞州十六年不還有以鴈獻經者經畜之鴈見經輙鼓翼引吭似有所訴經感悟擇日率從者具香案北向拜舁鴈至前手書一詩于尺帛繫鴈足而縱之其詩曰露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後書于左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眞州忠

勇軍營新館虞人獲之以獻元主惻然曰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鴈比乎遂進師南伐越二年宋亾此又效蘇武而爲之也然武留胡中十九年始還漢家不能爲武問罪於胡經留宋十六年始還而元主卒以此滅宋爲之一歎經字伯常澤州人

群龍無首

易群龍無首王弼注云以剛健而居人之首則爲物之所不與也孔穎達未疏無首之義今之佔俾家謂龍之剛猛在首乾之六爻皆用九是純陽之卦也不宜復濟之以剛必變而爲柔是無首者無剛也余謂不然通乾之卦皆是陽剛必純剛而後可爲乾故象曰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無剛是無健也幾乎息矣以上諸爻皆不宜息豈以乾之六爻而可息耶且初九曰潛龍

九二曰見龍九五曰飛龍上九曰亢龍皆指一龍也而此獨曰群龍則非一龍可知夫首者先也無首者言當此群龍俱興之時我不可以身始事也故象曰天德不可爲首者謂陽剛旣在我則候時而動不宜首事左傳曰無爲禍始卽此意也且乾坤二卦其理相通彼此互用故坤之彖有曰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葢居後而不居先在

群龍之時卽乾亦宜如此不特坤爲然也余故曰群龍無首謂無爲事首而非謂剛德可無也若謂剛德不可純用必變而爲柔則上九之亢龍巳先詳之矣而此又言無剛得無重復乎宋均曰萬物之始莫能先之不可爲首先之者凶隨之者吉此說得之宜補注疏之闕

佛不能作福

唐懿宗末年信佛故迎佛骨茀佛骨至而大駕遂晏亦足以明佛之不能作福矣

書啓愼餘字

今人作書啓於左方之末書愼餘左冲無他諸語世皆仍之而不詳其所始余閱程大昌攷古謂古人以尊賜卑者書敕必於紙尾批曰與某人如宋時詔勑批荅之類故紙尾結言愼餘等語者示行畢不敢更

有他語也

術者决王荆公去位

王荆公在相位時嘗向一術者求卜術者曰功名富貴如此又何卜焉公作色曰今力乞去上未許請看旦夕便去得否耳術者曰相公相公得意濃時便好休子往日曾爲相公言之矣要去便去只在相公不在上也不疑何卜公悵然歎服去意遂决

噫今之鐘鳴漏盡自託於上之不許卒客
死長安者安得此術人一决乎

易字義

易經之易說文曰蜥蜴蝘蜓守宮形象也
是易卽蜥蜴也余按爾雅及注疏諸書蜥
蜴之形殊與易字不相似戴侗作六書故
亦巳疑之古人製字象形最多亦最似而
於蟲豸之類尤不苟作故易字上从日下

从月爲東西代明變易之象是矣若說文
下从勿不从月而曰此象形也於蜥蜴之
形何象焉爾雅釋蟲有曰王蛈蜴者注卽
螲蟷也似蜘蛛居穴中吐絲網穴口有足
江北人呼爲蛈蜴余謂其形實象易字故
亦曰蜴而从勿不从月者象其足也且蛈
與蜥音相近或蛈蜴誤爲蜥蜴亦未可知
況爾雅止言蜥蜴未言蜥蜴之蜴爲易也
卽蛈蜴之蜴亦未明言爲易然曰象形則
易爲蛈蜴而非蜥蜴不待辨矣說文多有
可疑此其一也

楚子問鼎

楚子問鼎羅泌以爲妄謂楚莊賢君孫叔
敖賢相滅陳且復於申叔之對入鄭且舍
於鄭伯之服非復前日之頑獷也周爲共
主彼豈遽然而窺之又謂鼎非傳國之物

問之何益亦似有見第左氏所載王孫滿
之言未必皆妄也余謂九鼎在周乃上代
所寶者故周公卜洛亦以安九鼎爲首稱
楚居漢南嘗聞鼎之名欲一見之而不可
得故過周之疆問周之鼎亦嚮慕之私耳
王孫滿惡其强梗遂切責之謂其窺伺神
器而楚子問鼎初心未必遽至是也若謂
楚實未嘗問鼎而以左氏爲罔則又不盡

信書之過矣

・漢高后荅匈奴書

漢高后時匈奴冒頓遺書曰願以所有易其所無亦詩謾甚矣高后召群臣議樊噲欲擊之季布謂噲可斬是亦一見但令詞者張澤報書即不能直詞切讓亦宜置有無相易之語於不問可也今書乃盛自貶損曰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

過聽不足以自汙能無汙顏乎

・夥頤沈沈字義

陳勝既王陳其故人嘗與傭耕者之陳求見及見勝殿屋帷帳曰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馬班二史皆同其下文曰楚人謂多爲夥索隱曰服虔云頤者助聲之詞也謂涉爲王宮殿帷帳其物夥多驚而偉之故稱夥頤也而班固則削去頤字豈以詞助且上正言夥涉故此不必加一頤字耶王文恪曰夥頤方言也班書不宜削去甚是若沈沈二字索隱未釋應劭注班書曰夥音禍沈沈宮室深邃之皃也沈音長含反余謂沈沈二字亦當是方言若以爲宮室深邃之皃則於夥頤二字重複矣沈沈之語必有所指今苦未能詳耳

・漢書人物表同名

古今人同名同姓者甚夥但前漢人物表有一士軼在中上又有一士軼在中下相去不遠殆不可曉豈有兩軼耶抑誤書也

・機雲爲顧婦贈荅

陸士衡爲顧彥先贈婦末章結句願保金石軀慰妾長饑渴是以爲彥先之婦贈彥先也且士衡既爲彥先贈婦而士龍又爲彥先婦荅不知彥先之婦於機雲兄弟何

所爪蔦而形之翰墨如此

◦六朝文法不通

六朝操觚之士其文法眞有不可解者劉越石贈盧諶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及盧諶贈劉越石其詩序有云在木闕不才之資處雁之善鳴之分卷異蘧子愚殊甯生匠者時眄不免饌賓以匠者時眄應在木句以不免饌賓應處雁句而於中間

乃添入卷異愚殊二句上下刺戾如是

雪月二賦

謝恵連雪賦謝希逸月賦詞藻既同機軸不異惠連之賦止多王起爲亂耳苐希逸警語潛於心靈大非惠連所可彷彿昭明並録竊所未安他且勿論即恵連起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此老學究口吻也希逸肯道之乎

◦韜略非呂望筆

兵家六韜三略相傳爲太公望之書苐騎戰之法始見於趙武靈王而六韜首列其説何也余意太公望嘗爲此書久或亡去今所傳六韜三略乃楚漢間好事者所補非望筆也班固志又有六弢下篇則周史所作乃定襄時人又曰顯王之世崇文總目謂漢世已失此書又不知作何語也

明月夜光

明月夜光世皆習知其爲至寶然莫詳其本末高誘注淮南子漢時中山之國有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夜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蓋明月珠也是珠名明月起於漢也然秦李斯上書已曰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和卞和也隋者非漢中山國之隋矣豈上古故有

隋之珠名明月而蛇所銜以遺中山隋侯者亦卽此珠耶高誘注淮南止言漢中山之隋侯珠是紕漏也高誘又曰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是明月珠之外又有夜明珠矣故班固兩都賦上旣云隋侯明月下又云懸黎垂棘夜光在焉亦以明月夜光爲二珠而許子重卽以明月爲夜光吳都賦亦云隋侯於是鄙其夜光則明月珠亦名夜

光是一珠而兩名也或一珠或二珠經典失詳故說者參差第夜光明月皆珠也而懸黎者璧也非珠也鄒陽亦曰夜光之璧西京賦曰流懸黎之夜光綴隋珠以爲燭是璧亦有夜光不特珠矣尹文子曰田父得寶玉徑尺置於廡上其夜光照一室是夜光爲通稱不繫於珠與璧也余謂明月夜光固不繫於珠與璧凡珠與璧夜中能有光照人者皆得名之不必實指隋侯之珠與懸黎之璧也五臣注文選未得其詳故稍詳之

○珊瑚

珊瑚之名詳於載籍廣雅曰珊瑚珠也誤矣張銑注西京賦亦曰珊瑚珠樹也亦誤豈其止見珊瑚之製爲珠者而未見珊瑚耶珊瑚止宜言樹不得言珠也珊瑚生於

海中司馬光類編云或生於山不知何所據珊又桑葛切

○輦路

輦路二字世皆以爲車輦所行之路李周翰注文選輦路樓陛也上林賦輦道纚屬如淳注曰輦道閣道也與李說同是輦道卽輦路皆非道路矣又甬路亦飛閣之複道今人以官署墀內之道爲甬路乃傳誤

也

・慎子名姓辨

孟子魯欲使慎子為將軍趙岐注慎子名滑釐正義同朱考亭從之又按史記慎到趙人謂慎子即慎到是到又慎子之名諸書皆同但下文此則滑釐所不識也為慎子自呼余按古人自呼皆呼名未有呼字者豈慎子以滑釐為名而以到為字耶皆

不可曉莊子天下篇又曰慎子與彭蒙田駢為友學墨子弟子禽滑釐之術故薛仲常應旂著四書人物攷遂以慎子所云滑釐乃述其師非自呼其名也豈師弟同名耶姓譜諸書又以滑釐字慎子其後以字為氏而以滑釐為慎氏所自出則益誤矣慎子之先當有慎氏慎之姓非自滑釐始也

・結字即髻字

古有紒字而無髻字紒音髻即髻也史記西南夷傳魋結即魋髻乃借結為髻韓退之石鼎聯句長頸高結正用此字高結之下有喉中作楚語句蘇東坡有云長頸高結喉是不知結即為髻也故結讀作髻是也楊用修乃欲讀凡結髮皆為髻髮似誤蓋結髮即髻猶讀結為髻字義能無重復

名字相同

古人名字一族之中且有相同者豈其族大且衆不相聞耶據左傳魯莊公之孫有仲嬰齊而魯文公又有孫曰公孫嬰齊仲嬰齊者公孫嬰齊之從祖又且同時而名同何也鄭有公孫叚字子石而印叚亦字子石乃公孫叚從父子也士文伯亦范宣子之族而與宣子同名見昭公六年傳此

不可曉

・冠服不必反古

今人行誼文章皆不求如古人惟於冠服間動必以古爲式所稱生今反古者非耶昔司馬溫公依古式作深衣幅巾緇帶每出朝服乘馬用皮匣貯深衣隨其後入獨樂園則衣之甞謂邵康節曰先生亦可衣此乎康節曰某爲今人當服今時之衣溫公嘆其言合理生今反古者思之

・袴制

褌即袴也古人袴皆無襠女人所用皆有襠者其制起自漢昭帝時上官皇后爲霍光外孫欲擅寵有子雖宮人使令皆爲有襠之袴多其帶令不得交通名曰窮袴今男女皆服之矣

・禱夢

閩中九鯉湖禱夢者嚮應靈異無虛禱者然亦於事後乃驗或有當人之身不驗身後子孫始驗者余庚子請告南歸經過其地僕夫以禱夢請余謂之曰吉凶禍福我既不能前知即前知亦豈能移易者禱之何益

・延篤挂名常侍碑陰

趙明誠金石録載漢中常侍州輔碑陰其

鄉人爲輔立碑者題名自漢陽太守而下凡四十有九人惟延篤叔堅見漢書耳明誠謂東漢名卿賢大夫死則門生故吏爲之立碑而題其陰延叔堅當代顯人乃挂名于閹豎之輩似亦可耻余謂不然叔堅嘗有書與李文德矣此豈出入閹豎之門者且叔堅後坐錮黨廢錮鄉里至圖其形於屈原之廟非終始無疵安能有此洪适

因引漢靈帝時太丘長陳仲躬吊中常侍張讓歸葬潁川事以釋之便自快然蓋時政旣惛達而得位則正色立朝不可朋奸此經也身退窮處則同塵所以遠害亦一時之權君子所不廢也叔堅居里而同郡爲閹豎勒石借其名以爲重叔堅豈得而拒之乎此非門生故吏之比明誠又何疑焉

坡公論畫竹

蘇子瞻畫竹從地一直起至頂米芾問何不逐節分子瞻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又作文與可篔簹谷畫偃竹記有曰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蝮蛇蚹以至于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逐以追其所見如雕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情焉喪之豈獨竹乎余謂此言不獨畫竹爲然卽推而山水諸丹青又推而臨池又進而天下國家何事不然是東坡言技乃言道也

坡公詩文

蘇東坡絕世之才早年學詩獨宗劉禹錫而不及王楊盧駱高岑李杜諸公晚年雖曰學李青蓮其得意處雖追眞然多失於粗止能爲白居易則以信手拈來不復措意耳又言平生不好司馬史記然其文多有模倣司馬者朱考亭謂坡公晚年海外文字多是信筆胡說全不看道理此又非

知彼公也

佛字辯

今人以佛爲覺余嘗求之不得其說使此佛字爲西方所製則譯之爲覺可也第佛未入中國時先有此佛字矣曲禮曰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佛者拘戾而不從之言也又釋名曰鬱佛也言牽引拂戾以制馬也是佛卽爲拂而古文拂作[illegible]又

作弼古人觀象而後制字以兩弓从一矢拂之謂也是佛者拂人者也其弃父母離妻子山河大地一切而歸於空皆拂之謂也以佛爲覺蓋譯者尊信其說而故爲此美釋耳不知西方本來果以佛爲覺乎卽此一字而譯者失之則五千八百卷中皆以漢語譯之者一一皆西方本來意義乎請以質之事佛者

瘧病聖人

周武王克商之二年卽病瘧是瘧且病聖人也何問君子周公雖以身代告天然武王竟以此疾不起乃知人之壽夭皆定於天雖忠如姬旦亦不能回天也

大麓辯

書堯納舜於大麓孔安國輩以爲大録萬機之政而桓譚新論亦以爲領録天下之

事若今之尚書然故東漢始以牟融録尚書事蓋本于此後代多因之故有以大麓爲三公之位者王克巳非之矣張九成曰處之深林大澤之間謂觀聖人者皆當自其難堪處觀之耳堯之知舜豈待以難堪者試之哉惟大傳曰堯推尊舜屬以諸侯致天下於大麓之野應劭云麓者林之大也鄭康成云山足曰麓羅長源得之其說

曰古者天子以大事命諸侯則爲壇於國之外堯聚諸侯以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欲天下諸侯皆明知舜之受命也是可以剖千古之惑但長源又云因地譬意大麓者大錄天下事也是又於前妄未盡袪也余謂納于大麓烈雷風雨不迷者或當納麓之時適有烈雷風雨而舜偃然自若殊無驚怖見其鎮定耳夫震雷虩虩不

喪匕鬯舜能不迷於烈雷風雨此非超越壽常足以當天下之大任者乎故舜之授禹亦有納麓烈雷風雨之事蓋告終易代皆上關天意堯授舜舜授禹而納于大麓皆有烈雷風雨或天以此而試舜禹亦未可知故當此受禪之日疾雷風雨不迷是足以任天下之大而天遂與之矣如後代有禪位者登壇之日雷雨震電遂至顛隕不能成禮者覩舜禹之不迷益可見也此謂天以此試舜禹理或有之而堯以此試舜舜以此試禹則後儒之妄也

經與傳各行

漢初爲傳注者皆與經別行春秋三傳之文亦皆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並無經文至馬融爲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是後漢以來始就經爲注

也

三字名辨

人名未有三字者楊用修以戰國董之繫菁謂之繫菁是三字名也余不敢以爲然左傳介之推燭之武介與燭皆地名而之字皆語助非名也董之繫菁之字即同介之推燭之武之字猶云稱楊用修楊之用修云爾

論語微子篇

論語微子篇凡十一章一微子去之次柳下惠三黜次孔子去齊去魯次楚狂次長沮桀溺次荷蓧丈人次逸民次太師摯去周此皆門人敘述聖賢出處大致而於末乃綴以周公謂魯公章綴以周有八士章者何居余謂周公謂周魯公章大意言所厚者薄則無往不薄親而可施又何有於

賢士大夫大臣不以則必愎狠而信任小人無大故而弃故舊則新間舊小加大矣求備一人則賢才有弗獲自全者矣此尚可仕於其朝耶非此四者聖人固不忍去其國也故三人之或去或死柳下惠或絀或處孔子之去齊去魯樂師之適齊適楚意可知矣彼接輿沮溺輩何足以語此哉而終之以八士者蓋慨慕於盛朝謂八士何幸而生於其時以樂行其志不至於為三仁為柳下惠為樂師云爾甚矣孔門弟子善於述聖志也

○二王名字之繆

字學之難不特今人也晉人善書第不甚解字義如王氏父子名羲字逸少名獻字子敬殊不可曉羲有純義於逸何與獻有成義於敬何與父名羲子名獻尤為可笑

禮含文嘉曰羲者獻也後漢書王莽傳立斗獻獻音羲禮器羲尊即周禮獻尊故叔獻亦作叔戲戲與羲通故羲與獻通父子立名豈可苟者羲獻名雖異而義則同甚矣晉人之不識字也

○針砭藥餌

世皆知神農嘗百艸而孔叢子及世紀皆謂伏羲已先為之弁制九針以拯夭枉余

意百艸之嘗始於伏羲而特詳於神農耳余又按靈樞經岐伯對黃帝以九針是針亦古巳有之矣非始於黃帝也治病者惟針之效最神疑古先有針而後有藥餌也針本以石爲之名曰砭後世乃易以金耳故曰藥石者謂藥與砭非謂金石之石也

・寇萊奢儉不同

寇萊公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有破壞

益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靳之公曰彼詐我誠雖弊何憂然知鄧州時製花蠟燭不點油燈罷官日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何此奢而彼儉也青幃之弊豈眞異於公孫

・觔斗

今人以頭豎於地以脚番上爲觔斗戲諸書皆作觔斗惟孫吾與韻會定正於十五

堅末收跟字注脚跟也又跟頭戲倒頭爲跟也或作𨁂則觔斗字當從孫吾與爲跟頭謂以頭爲跟也今作觔斗兩字皆誤

・劉表工書

今人皆知臨池家有鍾元常而不知元常有同學友胡昭又不知元常與昭皆受書法於劉景升也董北苑曰劉景升爲書家祖師鍾胡皆其弟子昭肥繇瘦各得一體

耳今景升遺蹟絕無存者秇文志有劉表集亦巳久亾獨三國志載表與袁尚兄弟書其筆力不減崔蔡之流而表初又爲黨人在八及之列其文行如此宜乎書法之工也

・有餘不足

人間世自有參差不能如一者自是正理如周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夫

三百六十度可矣而必加之五又加之以
四分度之一一歲有十二月二十四氣三
百六十日宜無餘欠矣然氣則盈而朔則
虛故律之數必有空積忽微玄之數亦有
奇零假借是天地造化猶不能無有餘不
足而況於人乎

・水銀

水銀一曰汞廣雅謂之澒音同本草圖經

曰水銀生符陵平土今出秦州商州道州
邵武軍而秦州者來自西羌乃於山石中
採麤次硃砂作鑪置砂於中下承以水上
覆以盆器外加火煆養則煙飛於上水銀
溜於下是以人力製之而後成者陶隱居
曰水銀有生熟生符陵平土者是出硃砂
腹中亦別出沙地今不聞有此至於西羌
來者彼人亦云皆燒煆也及按西粤志云
泗城州出水銀取之之法以人其用人從
外境市之或逃亡僮僕或奸商縛雇役人
往售至其家初以酒飯飼之三日即引至
水銀坑中挖窟埋之露其首三日其人癢
不可忍號呼徹天乃以鐵鏟去其首仍埋
之數日取出則滿腹腸胃指甲骨髓中皆
水銀矣安南國近惠祥州地亦有水銀坑
取法同是與本草異也

・焦仲卿妻

焦仲卿妻劉氏後人常悲其以嚴姑見逐
卒能守志殺身余讀其詩氏非賢婦也姑
雖呵責姑未相逐乃氏自請去耳一還其
家爲弟兄所逼遂適太守之郎君此可謂
守志不移耶其舉身赴清池乃遇仲卿於
途要之以死恐非其志也

・夏世最文

夏尚質周尚文余以爲夏固不質而周亦不文也無論夏之九鼎以圖像物者想其工巧必非周所能作即今攷古博古二圖所載周之鼎彝諸物已不能如商之工巧何問夏哉又如禹貢一書其文章之妙亦豈周書諸篇所能彷彿乃知天下至文必在於質以文爲文其文陋矣

字學之難

漢興尉律太史試學童能諷誦籀書九千字課以八體乃得爲史吏民書或不正輒舉劾之石建爲郎中令奏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字學之重如此乃馬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大外嚮城臯令印臯字乃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邑所宜齊同宜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是當重字學之漢而印章乃朝廷大信猶差謬若此况今日不講字學之時乎

班固賦用騶虞

毛詩騶虞序曰蒐田以時仁如騶虞也班固兩都賦遂以騶虞爲蒐田之名而曰歷騶虞覽駟鐵然則詩言雎鳩以美后妃之德今之呼賢婦人者亦可以雎鳩呼之耶

翡翠屑金

翡翠屑金人氣粉犀古有是語余嘗試之人氣粉犀誠然獨翡翠屑金不知其解偶閱一小說乃知玉有名翡翠者其色如翡翠以之磨金隨手而屑但此玉世不常有未知然否

服玉屑

魏李預好服玉屑而不戒酒色遂至病篤乃謂妻子曰服玉者必屏居山林排棄嗜欲余謂守此二言何必服玉

。西方聖人辨

列子述孔子西方有聖人之語林希逸謂即佛也至今學者皆然其說惟邢延舉據國語有云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注云周詩有誰將西歸及西方之人

皆謂周也如列子所述孔子稱西方聖人果有是語當謂文王於佛何與余得此爲之豁然第隋王通自稱儒者亦指佛爲西方聖人何惑乎今之世也

齊鎛鐘銘

妣母也考父也父先母後周齊侯鎛鐘銘皇祖皇妣皇母皇考既云妣又云母先言母後言父未詳其義

・鷫鷞

鳳之自西方至者曰鷫鷞至則主疫不祥鳥也古人乃以其羽爲裘不知其解

。花蕊夫人

孟蜀時花蕊夫人有宮詞膾炙後世然夫人在蜀不足多也蜀後主之母順聖徐太后及其姊彭王之母翊聖太妃尤能詩乾德中姊妹以巡禮聖境爲名凡駐輦處皆

有題咏鐫于金石今載在豪異秘纂者數十篇皆綺麗有致殊非粉黛口吻其風格出花蕊上尚數塵也獨前後二主文詞不少槩見諸妃后得無對牛彈琴乎後人以蜀之亾皆由於此余謂不然周之后妃篇章具在而周道以昌夫婦人能文亦何足損乃公事且孟蜀之國事可知即非二后亦能保其不亾耶余按諸傳記花蕊夫人

姓費陶九成輟耕録曰夫人乃徐匡璋女實拜貴妃號曰花蘂者以喩其美也不知與順聖瑚聖同族否胡蜀之徐氏女能文若是衆也

疑耀卷之二

疑耀卷之三

温陵李贄閎甫著
嶺南張萱孟奇訂

八分隸楷辨

書家先有古文次有籒文籒文即大篆也次有小篆李斯損大篆而爲之也次有隸秦政時法令繁劇軍期嚴迫大小篆難倅就乃約之而爲隸以其可施於徒隸故曰隸或云程邈所作邈故徒隸也其法簡而且易便於佐使又曰佐書或又云王次仲所作李陽氷曰王次仲始作八分以當時隸字少波勢乃增之因其字方八分遂以爲名蕭子良曰漢靈帝時上谷亦有王次仲與秦時王次仲同姓名亦常作八分書鍾元常謂之章程書此八分書所由始也蔡文姬曰割程邈字八分取二分割李斯

小篆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則與陽冰字方八分之說又異漢石經者蔡邕所書即八分也元常善八分有隼尾波今泰山銘即此體是古之隸與八分有波勢無波勢微異非兩法也程迥曰東漢以來碑刻皆用八分書如程邈書是也今見古帖隸書自是今之小楷孫過庭書譜謂元常專精於隸書伯英尤工於艸體彼之二美逸少

兼之過庭所指元常隸書即今所傳力命宣示二帖是又以真行爲隸矣故蕭子雲啓勑旨以逸少不及元常子敬不及逸少因此研思遂悟隸式與過庭之說相同歐陽集古録跋則以隸與八分爲一趙明誠金石録又云隸者今之楷書亦曰真書是八分也隸也楷也似皆一體也黃長睿曰自秦易篆爲隸漢世去古不遠當時正隸之

體尚有篆籀意象魏晉以來元常士季及王世將逸少子敬輩始創作小楷皆遷就漢隸遲筆結體尚圓而雅淡其字率扁而弗攲今傳世者若元常力命宣示二表世將上晉元帝二表逸少曹娥帖大令洛神帖雖經摹拓而古隸典刑具存至江右六朝若謝宣城蕭挹輩雖不以書名世而其小楷若齊海陵王志開善寺碑猶有鍾王

遺範也惟陳隋閒正書則結字漸尚方而不尚圓然猶依倣漢隸一二唐初亦爾也及歐陽率更虞永興出乃易方爲長以就姿媚後人競效之鍾王楷法彌遠而漢隸遺意無復存矣是八分與隸及楷唐以前皆作一体唐以後隸與八分爲一體而楷遂自爲一體矣故今之楷全無隸意則歐虞壞之也余謂今之楷書不宜謂之楷只

宜謂之今隸而漢之隸爲古隸可也

◦丘明非姓左

左丘明古今相傳丘明名左姓也余偶閱一小說吳興地名丘墓者一村皆姓丘有大碑列其族黨稱左史丘明之後云明爲魯國左史則左者乃史官之名如左史右史之左而丘乃姓明乃名也是必有所據故表而出之

◦蚩尾誤作鴟

今宮殿鴟尾之鴟非鴟也乃蚩字漢武帝作栢梁殿恐有火災乃飾以蚩尾蚩蓋海獸之名水之精也可以厭火今作鴟殊誤

◦障車文

世皆知古有催粧詩而不知有障車文唐天祐中南平王鍾傳女適江夏杜洪子時及昏暝令人走乞障車文於湯篔篔命小吏四人各執紙筆倚馬而成今其文不傳想亦催粧之類也

◦射策之制

今人皆知科塲對策爲射策謂如射覆之射是也唐摭言載漢射策謂列數策於几案上令士人以矢投之隨所中之策而對之或亦一說也但攷漢制並無此說不知其說何所據

◦烏鬼之辨

杜工部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沈存中以烏鬼爲鸕鷀苕谿詩話引元稹詩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作龜稹自註云南人染病競賽烏鬼故苕溪以工部所稱烏鬼爲神鬼非鸕鷀也余嘗疑之謂稹或得於傳聞故戲而入詩耳一日讀稹集有聽人彈烏夜啼引詩乃謂作拾遺時被謫其妻竟禱

於烏鬼始得還官則是實賽烏鬼也而爲鬼乃鬼神矣第烏鬼不知何神而稹之妻禱之稹信之殊足掩口若工部所稱烏鬼則沈說爲正苕溪爲謬蓋下有食黃魚語非鸕鷀而何

○晁無咎能畫

唐以後文人未有不能畫者如晁無咎未嘗以畫名偶閱陳後山詩集有晁無咎畫

山水扇詩云前生阮始平今代王摩詰偃蹇伐氣萬里入方尺則無咎之畫亦有足觀惜世不傳耳若阮始平能畫畫譜亦未嘗載後山詩可以補其闕矣

○韓昌黎白太傅皆惑於服食

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蘇東坡稱之謂其一言爲天下法以余按之有可疑者昌黎諫佛骨矣晚乃與佛子大顛遊又作李干墓誌歷敘以服食敗者數人爲世誡而晚年復躬蹈之白樂天有詩曰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是昌黎知誡人而不知自誡也然樂天既知誚昌黎亦好言服食事嘗有詩曰金丹同學都無益姹女丹砂燒即飛其序云予與故刑部李侍郎早結道友以藥術爲事乃知異端易惑即高明之士亦所不免也古詩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

誤二公豈未之聞耶

○男女兩體

一友人嘗謂余言今武進縣尚書某者其夫人半月爲男半月爲女爲男時能御女自置妾媵余始疑焉後閱諸傳記則往往有之晉惠帝時京洛有人具男女兩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淫亂晉五行志謂之人痾宋趙忠惠帥維揚日其僚友趙葵議

者有婢甚慧黠叅議欲私之堅拒不從疑
有異强卽之則男體也遂聞於有司詰身
有兩形前後姧狀不一乃寘極刑元有李
安民者嘗於閩之福州得徐氏處子年十
五六交接一再漸具男形與池州李氏女
及婢添喜私通事正相類張師正採異録
景祐中廣州舶商韋某女年十歲變爲男
子與侍婢交有孕嘗與吳舍人潛同學好

讀文選雖鬚出於頷然舉止言譚猶婦人
也彼武進尚書夫人何足訝哉然玉曆通
政經曰男女兩體主國淫亂此非太平之
世所宜有也大般若經載四種黄門其四
爲博乂半擇迦半月能男半月能女二十
八宿眞形圖心房二星皆男女兩形更爲
雌雄異物志靈貍者自爲陰陽故能媚人
若此輩者豈博乂半擇迦及心房二星靈
貍所化生耶第諸傳記所載皆非令善武
進尚書夫人獨富貴終身則不得其説矣

○詠花不語

牡丹有名醉西施者韓昌黎詩對客偏含
不語情羅隱詩曰若教解語應傾國蘇東
坡詩不如此花不解語世間言語原非眞
三公皆詠不語而一解轉深一解矣

滕王蛺蝶圖

滕王蛺蝶圖歐陽歸田録以爲滕王元嬰
余按畫斷乃元嬰之嗣王湛然者畫蛺蝶
雀兒曲盡其妙非元嬰也

○婦人自稱

衛夫人者尚書李充之母常以夫姓自稱
爲李衛今婦人自稱宜做之

璚奴

宋時永安驛廊東柱有女子題一詩云無

人解妾心日夜長如醉妾不是瓊奴意與瓊奴類不書姓名陳后山有詩二首紀之然亦未詳瓊奴出處余偶閱青瑣高議乃得之瓊奴姓王氏爲郎中王某幼女父死失身於趙奉常家爲主母凌辱道出淮上乃自書其事於驛壁見者哀之王平甫有歌紀焉則永安驛題詩之女子亦必名家子嫁爲人妾而失意者也

○宋紙背面皆可書

顏文忠每於公牒背作文稿黄長睿得雜林小紙一卷已爲人書鄭衛國風復反其背以索靖體書章艸急就二千一百五十字余嘗疑之自有側理以來未聞有背面皆書者顏乃惜紙黄或好奇耳余幸獲校祕閣書籍每見宋板書多以官府文牒翻其背以印行者如治平類篇一部四十卷皆元符二年及崇寧五年公私文牒牋啓之故紙也其紙極堅厚背面光澤如一故可兩用若今之紙不能爾也

○衚衕

今京師呼巷爲衚衕蓋胡語也世以爲俗字不知山海經已有之食鴽鳥可以止衕郭璞注治洞下也音洞又飛魚食之已痔衕獨衚字尚未經見

骨肉相關

宋楊敬仲曰仕宦以孤寒爲安身讀書以饑餓爲進道骨肉以不得信爲平安朋友以相見疎爲久要此誠理到語余於仕宦讀書朋友請從事矣獨骨肉一語不能如命哀慈八十膝下止萱一兒宦遠祿微不能迎養亾弟一兒猶未成立平安之耗兩目欲枯若于此事可不相關尚何事寄相

關耶

。給事中不宜稱黃門

今人稱給事中爲黃門葢始於漢而不知其誤也余按漢輿服志禁門曰黃闥內人主之黃門卽黃闥也內人者閹人也漢給事中位次中常侍侍中黃門之下是黃門止可以稱宦者不可稱給事中也但漢舊儀又曰黃門屬黃門令日莫入對青鎻門

拜名曰夕郎夫曰入對青鎻門拜則又非宦者是給事中之呼爲黃門自漢已誤矣葢黃門本宦者之稱以其所司者黃門耳給事中不司黃門而可以黃門稱之耶

二千石

世皆知郡守爲二千石不知在秦時郡之尉亦秩二千石也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者

。五星聚

五星之聚自周文王七年孟春五星聚房春秋時齊桓公將霸五星聚箕漢高祖入關五星聚東井安祿山反天寶九年五星聚尾箕宋乾德五年三月二十七日五星聚奎皆載在史傳者凡四而已李鄴侯家傳謂肅宗復長安其年五星亦聚東井唐史未載是自周及宋五星凡五聚也天寶

九年之聚無論矣卽齊桓之霸亦何德以致之耶語曰天道遠信矣

。婦人以父姓爲名

古者婦人不稱名出嫁之後卽以父之姓爲名如春秋王姬齊姜宋子之類是也故姬者周之姓也如齊稱姜宋稱子耳後世字學不明以姬字爲女人通稱已誤漢有薄姬栗姬戚姬是又以姬爲妾矣蔡京當

國改公主爲帝姬更足掩口時公主乃趙姓既於姬不合豈以帝之女可爲人之妾耶宋人精於考究而當時卒無一人駁正者則爲京之權所怵也

七均七始

宮商角徵羽五音也曰七均者有變宮變徵是爲七也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皆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獨二律夫二

律則近而和二律則遠而不相及不能和也五聲之序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至角則窮故至角乃隔八下生其位與宮相比謂之變宮是羽聲雖距正宮二律而距變宮正間一律也變宮又隔八上生其位與徵相比謂之變徵是角聲距正徵雖間二律而距變徵亦止間一律也正聲五變聲二每律用七聲爲均相和以均調

故曰七均七聲迭用以終始一調故曰七始

雲南荔枝

荔枝閩廣四川有之他處未聞元李京雲南志土獠蠻以採荔枝販賣爲業當是荔之枝非龍眼荔枝之荔枝也

習流

史記越伐吳使習流二千索隱謂流放之

罪人正義謂流利慣熟皆誤吳水國習流者謂習於水戰也

文正美謚

文正之謚美謚也宋時得此謚者惟呂蒙正王欽若司馬光王曾范仲淹鄭居中蔡卞陳康伯八人而已後張知白夏竦皆欲得此謚而司馬光論其不可故知白謚文節竦謚文莊其嚴如此若李公昉王公旦

謚法通紀亦曰謚文正者非也二公原謚文貞後避御諱世遂呼爲文正耳然欽若與卞何物而亦得謚文正何也

·石奴

後魏時諸王孫貴臣多服石藥每病輒稱石發陳後山有詩服石爲石奴言爲石所使也石奴二字亦新

·茶用鹽薑

烹茶今未聞有用鹽薑者薛能烏觜茶詩鹽損添常戒薑宜煮更黄東坡和寄茶詩老妻稚子不知愛一半已入薑鹽煎陳無已乞茶詩愧無一縷破雙團慣下鹽薑枉肺肝是唐宋以前茶皆用薑鹽也有友人嘗爲余言楚之長沙諸郡今茶猶用鹽薑乃爲敬客豈亦古之遺俗耶

·白牯青奴

傳燈録長沙岑和尚有曰貍奴白牯却知有白牯蓋謂水牯牛也陳后山齋居詩有云青奴白牯静相宜老罷形骸不自持青奴二字黄魯直云趙子充竹夫人詩涼寢竹器憇臂休膝似非夫人之職宜名曰青奴及任淵注陳詩以白牯爲白角簟乃借用以對青奴也恐未必然青奴是竹器疑白牯是簟固是的對第後山詩博而核萬

無如此借用者或白牯别爲牀第物當是鄉語耳

·秦法棄灰

秦法棄灰於道者棄市此固秦法之苛第弃灰何害於事而苛酷如此余嘗疑之先儒未有發明者偶閲馬經馬性畏灰更畏新出之灰馬駒遇之輒死故石礦之灰往往令馬落駒秦之禁棄灰也其爲畜馬謀

所一日又閱夏小正及月令乃畢得其說
仲夏之月毋燒灰鄭氏注謂爲傷火氣是
矣是月王頒馬政游牝別群是毋燒灰者
亦爲馬也固知弃灰於道乃古人先有此
禁但未必刑之如秦法古人惟仲夏乃行
此禁秦或四時皆禁故以爲苛耳

臧文仲

臧文仲左傳言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先

聖又謂其竊位其人品可知第古今三不
朽之言首發之者文仲也在當時亦必能
立言者今傳於世無幾豈以其人廢言耶
抑遺逸多也

至老稱詩

龐相國籍喜稱詩郎相府幾務冗襍而吟
詠不絕口及疾亟猶手錄十餘詩以示司
馬溫公復書其後曰欲令吾弟知老夫病
中尚有此意思耳其字已慘澹難識後數
日薨今操觚之士一入仕籍便絕口不復
稱詩且以此道相戒此固汨沒於世態益
亦於此道淺故不得不弃去耳

樂府譌缺

風雅滅而離騷作離騷又廢樂府繼之此
詩之正宗也樂府者漢之鐃歌是也當時
采於民謠襍以趙代秦楚之風而傳世乖

久訓詁譌缺至有不可曉者自樂府解題
出而後稍稍能發明然今之辭存而可以
測其義者不過一十八篇耳前後文人擬
而作之無慮百數大率不宗本旨或自立
新意以句讀富贍爲雄且言語淺陋皆失
古人之意又解題出於二三子之手或智
識淺薄不能究見其微使後之學者無所
依據故千載之間竟無定論特存其名句

而已如思悲翁一篇有奪翁美人梟子五梟母六之句以理推之必無五子而六母也大意以梟爲不順之鳥言母携其子捨已從人而去力不能取故發於音聲而悲怨之今究其義則似是言五子與母併其數爲

有所思一篇乃男女相絶而相怨者其言摧折之焚燒之與君斷絶不復相思不爲已甚乎以此喻君臣則非三

諫而後出晝之義以此喻夫婦則略無忠厚之旨豈若氓之詩猶有道其宿昔拳拳不忍之意乎余嘗欲變其本旨謂與君雖絶專思君庶可補於風雅而有益於世教也尚當與博古者再詳之

官吏不得受監臨飲食

漢法凡吏受監臨飲食皆免官景帝時以爲其法太重更議著令於是丞相廷尉議凡吏及諸有秩者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飲食計償費勿論故此時吏亦得受監臨飲食也第必須償費乃可如不償費則猶免官故卓茂爲密令民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者茂雖不爲聽然是時受監臨飲食之禁尚嚴故民得以言亭長耳因念戰國有以二卵弃干城之將者漢法實始於此此法至宋時猶守之故賈漸起請

除舊例送酒食外不得買置金帛作土風贈遺及省司条詳今後以公使錢買置珍異等物及見錢送與人皆從違制定斷其收受人坐贓論其有公使錢人受還荅之物入已准盜論時曹修知鎮戎軍受鄰人公用酒已而自首法司竟坐贓論廢於是司馬溫公以爲舊條之意明許以酒食相遺其有公使錢人受還荅之物止謂珍異

見錢耳今曹修止於尊酒隨而自首巳爲刻薄法官又以贓罪加之剖析一條以爲二事不察人情不顧大體非厚道也自後所犯如上條必須贓滿五疋以上方得科罪其不滿五疋及以飲食相饋餉者皆勿論遂爲令嗚呼古多廉吏固自古風然而古法之嚴如此雖欲不廉得乎今苞苴公行至以餽遺厚薄爲官殿最安得賈漸起

曹修輩起而按之

婦人裸撲爲戲

宋嘉祐間正月十八日上元節上御宣德門召諸色藝人各進技藝賜與銀絹內有婦人裸體相撲者亦被賞賚夫婦人相撲有何可樂且上有天子下有萬民后妃侍傍臣僚縱觀而使婦人裸戲于前何以隆禮法示四方乎余初疑此或偶爾爲之後閱司馬溫公劄子有此一議乃知此戲原置樂籍中又民間街市亦以此聚衆爲戲不知始於何時有此不美之俗也

司馬光辭知制誥

宋朝凡知制誥者皆先試官久而後用故司馬溫公以修起居注試知制誥矣及實授知制誥凡九上辭免乃改天章閣侍制後治平四年復除翰林學士亦三劄辭免

夫溫公豈不嫻於詞命者耶其辭知制誥第三劄曰自知文字惡陋又不敏速若除拜稍多詔令塡委必閣筆拱手不能供給縱復牽合鄙拙尤甚暴之四遠爲人指笑及辭翰林學士第三劄亦曰稟性愚鈍拙於文詞若使解經述史或粗有所長於代言視艸最其所短此固公謙損之語然以余閱公生平文字其于詞命之體果不盡

合是人各有能不能耳今代知制誥者皆循資而用不問能否何怪乎四遠措笑乎

●陰陽地理之說

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畏至於喪葬爲害尤甚是以士庶之家或求葬地擇歲月至有累世不葬者余按古者葬期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葬于北方北首未嘗問歲月相山陵也然考其子孫之

吉凶亦豈有異於今哉春秋書己丑葬恭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乃葬丁巳月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葬是雖卜日亦不拘拘於日也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居中以昭穆爲左右不擇地形然而周有天下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年地之吉凶又何論焉夫葬者藏也本以安祖考之形體得土厚水深高敞堅實而祖考安則可矣若欲爲子孫求福澤至延歲月令祖考遺體暴露而不得藏是欲子孫安而不必於安祖考也仁人孝子豈其然乎

○餐菊

楚詞餐落英菊英也今人餐菊者皆生餐之亦未聞有烹炮者溫公晚食菊羹詩采擷授廚人烹瀹調甘酸毋令薑桂多失彼眞味完不知其法何似

蘇子由制策差錯

嘉祐中溫公差赴崇政殿後覆考應制舉人於直言極諫科試卷內有圓毬兩號詞理高絕獨傷於切直而毬字號之卷又所對一兩事與所出差舛溫公與范鎭同議以圓字号爲第三等毬字号爲第四等詳定官已如議矣初考官以爲不當朝廷遂更差官重定復從初考遂以毬字號卷爲

不入等溫公抗議毛字號文詞臣不敢復言但指陳朝廷得失無所顧慮於四人之中最爲切直者以此見黜是名爲求直言其實惡直言也上曰言果切直不宜弃也乃降一等收之則蘇轍也今轍集中所對策原無差舛豈見收後潤色之耶轍與軾兄弟齊名而對策亦有差舛當是少年問學或未到耳今制考試編排字號皆用千

文宋時試卷字號必另製字樣故圜毛二字非字書所經見者

○死而尸溫

宋嘉祐中廣陵有蔣生者逸其名死十四年矣而尸猶溫妻子不敢殯殮置尸於牀嘗有書自遠方以貽其妻子筆跡宛然劉攽有詩云三徑積荒艸玉棺不上天初疑青竹葬有值吳門仙妻子同脫屣衣冠如脫蟬何年獨鶴歸悲歌城市還此亦載籍未經見者

○古章奏皆手書

宋時百官奏章皆手自書進賈學士直孺爲諫官有所條奏仁宗識其手書每嘉賞之古人凡在仕籍無不工書者故一切章奏皆手書之非惟得敬君之體且機密事亦不至宣洩取敗今人多不能書故不得

不倩於書史耳但古人章疏未必全用楷書而行草間見今古帖中尚有載者

○黃六

今京師勾闌中諢語言紿人者皆言黃六余初不解其義後閱一小說乃指黃巢兄第六人巢爲第六而多詐故詐騙人者爲黃六也

宗藩之盛

我朝宗藩自古未有若是其盛者余纂修
玉牒萬曆二十二年止屬籍者已十六萬
人今又十年其生齒尚未知其數也偶閱
侯鯖録載唐元稹行李從易宗丞制詞云
劉氏子孫在屬籍者十餘萬人夫漢祖掃
秦灰之燼我
高祖驅胡羶之穢其功同也故胤嗣之盛
亦相同乎

○燕脂

古今注曰燕脂之艸出自西方葉似紫蘇花如薊土人染粉以爲婦人面色故名燕脂後人效之以紅花染絳爲之非彼之艸染之者秦始皇宫中悉用紅粧疑始于秦余按李石續博物志三代以降塗紫艸爲燕脂又非始於秦也紅花一名紅藍又名黄藍張騫使西域得之以其葉同藍故曰藍燕或作臙作因作胭脂或作支匈奴妻曰閼氏讀作胭脂謂其顔色之美也有一說燕脂作烟支唐睿宗女代國長公主少嘗作烟支弃子于階後乃叢生成樹公主歎曰人生能幾我初笄嘗爲烟支棄其子今成樹陰映瑣闈人豈不老乎是烟脂又有樹有子非艸染者不知何種古詩匈奴歌云奪我焉支山令我婦女無顔色以山有艸可染臙脂又不獨出西域也

○粉

古今實録曰蕭史與秦穆公鍊飛雪丹其第一轉與弄玉塗之即今鉛粉也婦人傅粉自秦始余按墨子禹作粉張華博物志紂燒鉛作粉謂之胡粉或曰周文王時婦人已傅粉矣未知然否但婦人傅粉斷非始於秦也周靜帝時禁天下婦人不得用

粉黛令宮人皆黃眉黑粧黑粧即黛今婦人以杉木炭研末抹額即其制也若黃眉則唐詩有云纖纖初月上鴉黃又云鴉黃粉白車中出今不復知其制矣一說黑粧亦以飾眉漢給宮人螺子黛故云黛眉曹子建七啟玄眉施兮鉛華落即墨眉也庾信詩云眉心濃黛直點額角輕黃細安是黃黑俱眉飾

未嘗廢黛也額上塗黃亦漢宮妝梁簡文詩同安鬟裹撥異作額間黃虞世南袁寶兒詩學畫鴉黃半未成是黛色或以黑額或以施眉黃色或塗額上或安眉角古人媚粧隨意皆可

・妲巳

妲巳古書有作䵣巳者說文白而有黑曰䵣字統黑而有藍曰䵣二說皆不離一黑字則妲巳之貌斷非瑩白矣古有玄妻亦云其皃如漆有光可鑑晉惠帝賈后短形青黑色南漢主劉鋹得波斯女黑腯而慧豔鋹嬖之賜號媚猪此皆以黑見寵者世廟有尚妃者皃亦黑宮人稱爲黑木娘娘寵冠一時則䵣巳玄妻當不誣也

◦火浣布

逸周書有火浣布贊火澣之布入火不滅

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皎然疑乎雪是白色也山海經云布出火山國火中有白鼠毛可作布敝則以火燒之如新與十州記同此即周書所稱疑雪者也玄中記又云南中有炎山其山有木取以爲薪燒之不燼取其皮績之爲火浣布是火浣布有二種也今海外諸國入市嶺南者往往有之余嘗見乃灰色者未及論其爲

木皮爲鼠毛也今回紇之野馬川有木曰鎖鎖燒之不燼亦不作灰婦人取根爲帽入火不焚豈亦炎山木之類耶余于京邸見有數莖合而爲一疑鼠毫又不類大較似木皮中可績者其色瑩白以火燃之竟沃以膏火中透紅以爲必燼及取出則雪白如故雖毫末不損始信逸周書所贊非妄也

◦太玄潛虛

易之爲書廣大精微天地古今萬物萬事無一不備無一不徹楊雄之太玄司馬光之潛虛皆易之所已詳者也夫玄與虛得無贅乎噫乳出酪酪出酥酥出醍醐若雄光輩之所作是又從醍醐中覓酥從酥中覓乳也

◦楊用修妄改杜詩

楊用修謂顏延年赭白馬賦驖出冢之敗駕後人改出爲哭乃佳杜子美詩大家東征逐子回後人改逐爲將乃佳白居易詩千呼萬喚始出來後人改始爲才乃佳此癡笨人前說風流也哭字拙出字巧才字俚始字文惟作者自知之耳獨以逐爲將雖詩有不遑將母及古樂府一母將九雛杜豈不知者其用逐字原有深意婦人三

從其一從子逐即從義也意不在將而在從語不以從而以逐此正詩家三昧以將字易之不亦淺乎用修又以杜詩江平不肯流謂意求工而句反拙不及李群玉水深難急流巴渝竹枝詞大河水長漫悠悠爲勝於杜余謂竹枝詞此何等語可以擬杜即難急流不亦淺而俚乎杜之妙處全在不肯二字蓋本陶淵明日月不肯遲晨

雞不肯鳴來故不肯二字杜嘗四用之柰天不肯明兵干不肯休王室不肯微而惟江平不肯流最佳余家有小樓臨長江每於夏漲時憑闌輒思杜之不肯流句乃詩中畫也

象

世言象膽隨四時在四足亦未必然劉跂暇日記載象嘗三象死剖之其二膽果在

足其一膽在腹中歲巳亥今象房象死余往詢之膽亦在腹中也聞象具十二肖肉惟鼻是其本肉膽隨月轉在諸肉正月建寅即膽在虎肉其說又不同未詳孰是劉跂云象肉觔理段段不相屬則誠有之又云味亦各異故世言象肉千味亦未必然也

・天地止有三行

西儒利瑪竇言天地間止有三行水也火也土也又以氣為一行人頗以為誕余謂此非利瑪竇之言也邵子曰天依形地附氣至矣盡矣然此非邵子之言也岐伯對黃帝曰大氣舉之葛洪釋渾天曰地居天內天大而地小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浮虞聳曰天形穹窿如雞子幕周接四海之表浮於元氣之上如覆奩於水而奩不

沒氣充其中也張子曰虛空即氣減一尺地即有一尺氣人自不知又曰氣之散於太虛猶冰之凝釋於水蓋天包地外所以浮之者氣也所以浮氣者水也氣與水合生生不窮所以能浮天地而升降之鮑景翔曰神為氣主神動氣隨氣為水母氣聚水生故呵氣成潤雲蒸霧湧則水珠流出山川出雲則時雨以降此其證也故天地

間有許多氣自有許多水生氣則生水生水則助氣未嘗相離然非火以涸之則陰氣盛陽氣微而爲沴矣夫日者火也蓋日圜竟千里無物不破升天萬物焦入海則萬水涸水不涸則盈而濫易至汎濫涸而不生則氣與水俱竭是水也氣也火也三者相爲循環於無窮此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利瑪竇之言非誕也

・衣冠以白爲忌

今世冠服皆以白爲忌亦出於古禮父母在衣冠不純素素卽白也余閱隋志古未必然宋齊之間天子私宴着白高帽士庶以黑太子在永福省帽亦以白紗國子生亦服白紗巾晉人多着白接䍦接䍦亦巾也南齊垣崇祖守壽春白紗帽肩輿上城郭林宗遇雨墊巾李賢注以葛爲之葛亦白也樂府白紵歌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卽今之白紵列子所謂阿錫而西子之舞所稱白紵紛紛鶴翎亂者是也唐六典天子服亦有白紗帽其下服如裙襦襪皆以白視朝聽訟燕見賓客皆以進御皆古制也白不爲忌如此然其下注云亦用烏紗則古制雖存未必肯用多以烏紗代之若以白爲忌

其或起于唐乎宋明帝末年多忌諱以白門爲不祥諱之右丞江謐誤犯上變色曰白汝家門則唐以前已忌之矣

・海月

謝靈運詩挂席拾海月有謂海月係水族一物似水母而非大如鏡白色正圓其柱如搔頭甚佳此癡人前說夢也海月海中之月拾字乃古人用字之巧若以爲拾水

族之物有何意味

詩文必有所本

先輩謂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歷余謂自古名家皆然不獨杜韓兩公他且勿論即作古選體有一字不從漢魏中來便不是古選作律詩有一字不從盛唐諸公中來便不是律詩故唐選體之所以不及漢魏者是以唐人字眼作古選宋律詩所以不及唐者是以宋人字眼作唐律也

餘甘子

虞允文與人書有云南詔餘甘子一播王元美宛委餘篇載餘柑子見臨海異物志謂與橄欖同一果及閱異物志謂大小如彈子丸理如定陶瓜瓣初入口苦咽中甘與橄欖同味乃知正余里中所呼油柑子也元美未見遂云今天下饒橄欖絕無餘甘物之難博如此第柑當作甘不宜从木允文當不誤或傳寫誤耳

七七

里俗人死每遇七日輒設奠七七四十九日乃已今國朝大臣諭祭亦有七七雖非通行古禮但禮亦有之人生四十九日而後七魄全死四十九日而後七魄散也七七之說蓋本此

疑耀卷之四

温陵李贄閎甫著

嶺南張萱孟奇訂

圖書生尅

有盛必有衰有進必有退有存必有亡余於河圖洛書得之河圖左旋生數也洛書右旋尅數也一生一尅天地且不能違而況於人乎故河圖洛書相繼而出天地之情見矣

雲列祀典

雨以潤物有雲乃有雨據祀典皆有功于民物者也古人止祀風雷雨而不及雲豈以雨雲相因祀雨即祀雲耶至我朝始兼風雲雷雨而並祀之又至世宗乃易風雲雷雨之序而曰雲風雨雷以雲爲首祀是雲之爲神不知歷幾萬刼幸遇我世宗始大遇也亦奇矣哉

附徐司馬鑾議

易屯象稱雲雷屯以坎不言水而言雲明雲之氣即雨也嘗登高山雲氣濛濛然與雨無別然此乃爲雨之雲如卿雲五雲之雲又自不同古人以雲紀官太史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爲備則昭代列于四祀之首於義誠是

。拜帖不古

余閱一小說古人書啟往來及姓名相通皆以木竹爲之所謂刺也至宋時王荆公居半山寺每以金漆木版寫經書名目往寺僧處借經時人遂以金漆版代書帖已而恐有宣洩又作兩版相合以片紙封其際久之其製漸精或又以縑囊盛而封之在宋時南人謂之簡板北人謂之牌其後

遍謂之簡板至淳熙之世朝士乃以小紙高四五寸闊尺餘相往來謂之手簡市中遂製手簡紙賣之而竹木之刺廢矣今之拜帖用紙葢起于熙寧也余謂簡札用紙其來已久矣馮盛嘗詣盧杞提三百綾文刺爲名利奴郄愔遺殷詣桓溫子超取視寸寸毀裂若竹木之刺何稱綾文又寧堪寸裂耶意東漢造紙後簡札之制已爲之

一變矣王沂公取殘柬裂去前幅以遺孫京是時書帖已有長餘但不如今之修耳其以金漆版代書帖特取一時之便倣古制而爲之決非古制至此時猶存也若從前未有書帖何言代乎吳質答子建書發函伸紙文帝與劉楨書獲累紙之命此漢魏間語尤可證但其製止闊尺餘而已今用七八摺爲全柬者是後人積奢之所致也余嘗見楊公士奇一帖其紙即今長安中之連七紙最粗惡者亦僅三摺面上一紅籤僅如筯姓名之字僅大如指頂其所語事即書於左不用今之副啟而其字草書葢眞跡也今用副啟聞亦起於世廟末年書名字大則近見今日凡京朝官其字至多與政府相等此亦士風之不古也

▫東坡前定

天之生賢不與庸衆同者才與位而已二者兼全十不得三故與角去齒亦乘除之數也蘇東坡志林韓退之磨蝎爲身宮而巳以磨蝎守命故平生謗譽畧同及南海謫還有問其艱苦者坡曰少時入京師有相者云一雙學士眼半箇配軍頭然則公之流離顛沛不獲安於大位者固才大不容而於星相二說亦前定之矣噫與角去

齒豈惟坡公

佛經不眞

余嘗疑佛經五千八百卷皆華語不知凡經幾譯乃成亦不知與佛所說同否孰從而辯唐顯慶中玄奘譯經帝勅于志寧等監譯有勅曰特爲看閱有不穩當處卽隨事潤色之是今之經典中多有中國人潤色處未必一一皆佛說也經語未必皆出

於佛而欲以經語作佛此與按圖索駿何異

○通家之稱

今人朋友相知往來皆稱通家宋以前已然但汪彥章誡其子恪曰自吾父及汝三世矣未嘗與人通家往來夫家者妻也妻者自娶之爲後嗣計耳豈可以娛他人稱通家耶余忌通家二字施於往來外姓委

不雅觀然相沿已久難於頓革也

莫愁

莫愁樂古樂府及唐書樂志樂府解題皆謂出於石城樂以石城有女子名莫愁也石城皆謂金陵之石頭城故金陵亦有莫愁湖宋曾三異以石頭城在楚之郢中而漢江之西岸至今有莫愁村及閱統志金陵故無莫愁湖是三異之說亦有據也三

異又云曾見莫愁之像有石本衣冠甚古乃古之神仙者流非女子也郢中倡女常有自名爲莫愁者甚爲僭瀆是以莫愁爲女子其誤已久矣石城晉杜預第在今承天府卽古竟陵也樂府石城樂臧質爲竟陵郡時所作是爲荆楚西聲莫愁樂亦西曲也今漢江西有莫愁村志云盧家女善歌謠嘗召入楚宮古辭云莫愁在何處莫

愁在城西又云聞懽下揚州相送楚山頭
唐人詩莫愁蒐散石城荒又村近莫愁連
竹塢人歌楚些下蘋洲則莫愁爲楚女明
甚今金陵莫愁湖在三山門外相傳有妓
盧莫愁家此或後代倡女慕莫愁名好事
者因其人以名湖而竟陵之與金陵石城
之與石頭城又易訛也卽金陵有莫愁當
是兩莫愁矣又樂府解題云古歌有莫愁

洛陽女則是有三莫愁矣

○李至有功名教

前代俳優之輩多有以吾孔子爲戲至宋
至道二年重陽皇太子諸王宴瓊林苑教
坊有以吾孔子爲戲者賓客李至言唐太
和中樂府以此爲戲太宗笞伶人以懲無
禮曾哀公以儒爲戲尚不可况敢戲及先
聖乎太子歎其言而止之此戲遂絕若李
至者誠有功於名教也

○假葬

今俗過信堪輿多停棺於土上以磚石甃
之至數十年遠猶不瘞埋者徽郡爲甚余
閱通典亦有假葬三年卽吉除服議晉鄭
詵母亡便於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三
年卽吉衞瓘以其不應除服而議之是假
葬雖聞於古然而非禮也今有數十年不

下棺而子孫除服從吉仕宦者可令衞瓘
見乎

建文還京

建文帝之老而還京也廣西通志正統五
年帝在思恩州自言於知州岑英轉聞巡
按御史奏驛送赴京嘗留題四詩於橫州
南門壽佛寺貴州通志則以所題四詩乃
在金筑長官司羅永菴與鄭曉吾學編同

余意當以貴州志爲正且帝之還京在天順年間而正統五年有僧自稱爲建文帝者乃奸僧楊行祥也廣西志書正統五年帝還京其失於考訂如此

壇醮之始

僧道二流道士之名先見太霄經云周穆王因尹軌真人制樓觀遂召幽隱之人置爲道士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漢明

帝永平五年置二十二人是時佛方入中國也趙與時謂用道士設醮祈福延壽則漢建安二十四年吳將呂蒙病孫權命道士於星辰下爲請命是設醮之法始于此亦周公金縢子路請禱遺意余謂唐陳羽詩云漢武清齋讀鼎書內官扶上畫雲車壇上月明宮殿閉仰看星斗禮空虛是設醮祈請漢武巳有矣非始於吳孫權

地下有世界

西僧利瑪竇嘗謂余言天上有一世界地之下亦有一世界皆如此世界聞者多以爲幻妄余閱酉陽雜俎有人掘井深已倍于常井數丈不見水忽聞向下有車馬人物喧鬧之聲近如隔壁出以告州將將遣人驗之不誣欲奏其事恐涉於怪而止遽令塞之是瑪竇之言亦似有據也

周禮大司樂辯

周禮大司樂所載大祭樂止有四音而無商音鄭氏註曰祭尚柔商屬金剛也故不用商此傳會於內事外事剛日柔日之說也賈公彥亦從之先儒乃爲之說曰周以木德王商之金能尅木故諱而不用余謂楚固失之齊亦未得也夫五德之運起於後世讖緯家周公制樂時未聞其語且司

馬史周武王伐殷時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故先儒皆謂周以火德王是木王諱金不足據矣宋儒又有言鬼神畏銅商屬銅故佩玉之聲中商律者不用尤爲聽說余不知樂弟以樂志諸書細按其圖有正聲有子聲有變聲太簇在少商調中者卽黃鍾之商也特用太簇之子聲子聲者正聲之半也故曰少商夫

五音之全易辯也其半而爲少爲子又爲變難辯也周樂奏於圜丘者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奏於方澤者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奏於宗廟者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或皆自其正聲言之未及詳述其子聲耳故熊朋來謂大司樂未嘗無商而闕商聲者特不用於起調與畢曲也

似亦得之然謂更代易世俗樂不知改作如唐以土王不知去角而但因周禮亦闕商宋因唐制亦闕商此又偏信五德之說者也宋樂書注引琵琶如夢人授譜始有湘妃怨哭顏回二曲皆徵調近代俗樂原無徵調亦猶大司樂之無商也夫五音十二律循環相生原無間斷此乃天地自然之妙凡一律中旣有正有子有變而十二

律之爲正爲子爲變者亦皆含焉一毫無所增減乃可成律倘周公作樂果不用商必且參差不齊豈能與黃帝之雲門咸池堯之大章舜之大韶禹之大夏湯之大濩叶奏一堂以供六祀哉夫六代之樂五音皆全而謂叶六代之樂者五音有不全乎故余謂周樂雖止四音而五音必無不全之理卽其上文亦曰凡六樂者文以五音

矣又何疑焉古人文字簡要特舉其槩鄭氏未及細詳遂謂無商而疑於剛柔之說後人又疑於鬼神五德之說此皆強作解事者也夫樂以象德也余聞之賓牟賈問武樂於孔子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孔子曰病不得其衆也又曰恐不逮事也又曰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又曰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夫商

屬金屬義屬言其聲明而斂與武王病不得衆恐不逮事而舒緩以待諸侯之意稍乖故周公制樂尚遲久而嫌斂急不以商之正聲爲宮耳謂之無商聲不可也又嘗退而求樂歌先儒謂欲知樂者先須識等子今按周之樂歌載在三百篇者試以四聲等子韻之則又專用宮商徵羽夫歌與奏相合乃爲樂歌有商聲而奏可無商聲乎故余謂周樂之未嘗無商也於此益明

獨角之一聲則樂歌始終不用此又何說焉自古制樂者其五音十二律皆起調於宮音蓋宮者五音十二律之君也周樂祭天則以黃鍾之羽起調祭地則以太簇之羽起調至祭宗廟則雖黃鍾爲宮而其起調亦黃鍾之羽非黃鍾之宮也夫黃鍾爲君律宮爲君聲起調即無君而入調雖有

君又爲他音所役是尊臣而抑君也說者又爲之說曰羽水也周以木德王水能生木故皆起調於羽君弱臣強已兆于此周公聖人豈其智有不及或者天定之數聖人亦且安之未可知耳余又不敢以爲然也孔子之對賓牟賈亦曰有司失其傳久矣周衰諸侯僭竊又皆去其籍禮樂之制益殘闕不完復經秦火樂比禮更爲殘闕

漢孝文時得魏文侯樂人竇公者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瞽獻其書乃周官宗伯之大司樂也夫以數百年之簡帙出於一瞽人之手能保其無殘闕乎大司樂之旋宮不相管攝令太簇爲徵又復重出其爲錯簡明甚漢初諸儒尚能習禮而習樂者則寥寥無聞周禮一書多出漢儒手稍得其影響輒附會之大司樂所載必非周公當時

之制抑當時五音十二律其上下損益相生及四聲之韻與今或當微異後世以今人音律求古音律豈能一一皆合乎且上下損益相生其爲隔八無疑而先儒又有謂周樂皆隔五易律者是今人求今人尚覺矛盾況以漢儒求周制乎故樂歌闕角必別有義亦斷非五行之說若起調以羽不以宮安知今之所謂羽卽周公所謂羽

乎羅長源有言後世黃鍾安知非古大呂後世應鍾安知非古無射故姜夔議樂請各用本均宮角徵羽正調此也然其稱爲角爲徵爲羽可見古人已備六十調矣故謂周樂皆以羽起調者余又不能無疑也或曰天地元聲豈以世代變易予謂五音十二律古今微異者此亦臆說余曰說則臆矣不觀之詩乎詩三百篇先儒謂皆可

被管絃者朱晦菴乃言三百篇中可被管絃止數章此旣異矣先儒有以箏子韻譜取三百篇字字韻之竟無一章合律者孰謂古今人音韻一一同哉夫人之聲固萬有不齊總之止有五音而已律且有八十四矣人之聲能有八十四音乎故古之聖人所稱聲爲律者止禹一人是自禹而外卽聖人之聲亦未皆一一合律也葢五音

十二律既有正有子有變而三聲之中有
老有少有次又有老之老有少之少有次
之次故曰五音之變不可勝窮也夫等子
於五音亦足以盡變者尚難以叶三百篇
具在之詩當漢儒時卽平上去入四聲尚
未立而遽信其所傳會影響者謂聖人之
樂果闕商闕角且以兆弱君也何其過信
漢儒輕疑聖人哉余讀書不多讀樂書尤

不能多故臆說如此以俟知樂者是正焉

附徐司馬鑾議

古樂殘缺莫甚於今博士家絕不置
談況有能尋其聲數正其譌誤葢寥
然矣周禮大司樂分樂而序之黃鍾
一均以祀天神太簇以下五均以祭
地祇祀四望祭山川饗祖妣葢調五
聲兼八音而有之其云祭祀樂無商
聲者則五氣不備高下奪倫安在爲
樂鄭氏之謬葢泥于圜鍾爲宮以下
三段有宮角徵羽四聲而無商音與
上文不同因槩疑祭祀歌奏皆不用
商而後儒附會其說引五德相勝益
增其妄葢此爲圜丘方澤及禘祫三
大祀降神之樂凡祀皆有樂降神後
合樂而奏之三大祀爲重故迎神至

六變八變九變若他祀樂則無此數
注中所謂各以聲類求之是也其云
本宮相生爲角徵羽有用有避者非
也葢降神之樂旣與六樂不同作者
明取別義如圜鍾得房心之氣是爲
大辰帝之明堂故首奏之以降天神
函鍾與鬼之分是爲天社坤之門戶
故首奏以出地示黃鍾虛危之宮是

爲宗廟故首奏以迓人鬼各以其類
以合神明之德卽皷鼖孤竹雲和之
類亦與八音稍殊明爲降神而作矣
若夫四聲無商如鄭註以祭尚柔商
音堅剛不用推之旋宮之法並無一
合朱晦翁亦嘗非之據晦翁說以爲
此自四樂各擧其一如黃鍾一宮次
太簇爲徵卽林鍾爲宮應鍾爲羽卽

太簇爲宮太呂爲角卽南呂爲宮之
類然圜鍾一宮　奏黃鍾爲角係夷
則宮又奏太簇爲徵姑洗爲羽俱在
林鍾宮無取相生之次第又非音節
之和諧其理終不可解卽朱說亦未
爲得也愚謂聲氣之和生于人心符
于理數樂律長者聲濁而高短者聲
清而下宮聲最濁損之爲徵次清益

之爲商次濁又損之爲羽最清又益
之爲角居清濁之中相生者一高一
下相比者自高及下取唱隨子母之
義三大祀者天陽而健純粹以精數
奇而圓其知大始圜鍾陰律以帝之
明堂奏之以道和氣次黃鍾太簇姑
洗居子寅辰始于一陽極于三陽陽
明用事相間各一律律遍箴一寸吹

之而和調俱含宮象天德也地道柔
剛含弘光大數偶而方萬物資生林
鍾得坤之本位隔八而上生太簇太
簇隔八而下生南呂南呂隔八而上
生姑洗四維之氣已備以姑洗律長
于南呂故後生而先用法地道也人
者參天兩地兼陰兼陽相得有合順
位成章黃鍾起于虛危其位屬子子

與丑合間以大呂太簇寅氣寅與丑合和以應鍾黃鍾律之始應鍾律之終四德無所不統立人道也合三樂凡十二律以足十二辰之數以分祀天神地祇人鬼其義甚著圜鍾六變一天之始五天之中也函鍾八變二地之始六地之中也黃鍾九變人參三才三三而九也奏既四律故音取

四聲爲義其實奏曲時五音及變聲子聲高下相從當無不備不然則不成調矣然則剛柔五德之說不足深信甚明唐太常祖孝孫制有十二和其饗圜丘以黃鍾祀方澤以林鍾祭宗廟以太簇既與三樂稍別協律郎張文收乃復採三禮仍用圜鍾祀天函鍾祭地黃鍾禘祫樂曲凡四又似

合樂不但爲降神之奏葢古樂之亡久矣乃若宮聲起調于羽其說難明五聲中羽爲物以羽役宮爲以臣役君非其本義沈存中云君臣民不可相淩事物則不必避余意猶非之葢旋宮也者卽潛宮也古人以其遞相生爲旋其實太和元氣潛行于十二辰之內黃鍾潛行于十二律之中無

時丨斷唯是管長聲濁高下難諧故有半聲變聲以合其節豈以尊君抑臣故諱避之哉試推旋宮圖起黃鍾宮至夾鍾爲羽凡五十五律而調畢奏一闋復起宮音以七聲按之大不踰宮細不過羽羽上生宮音調不諧故黃鍾以應鍾爲變宮攷之上生無射之宮然則起調以羽入調以宮或

以貞元相生之序言之而訛以爲周樂皆起于羽爲臣弱君之兆乎若夫樂歌之闕角也三百篇之不盡協律也竊謂作者當以意求之書云聲依永律和聲歌詠樂章或朝廷所製或太史所陳豈能一一盡中宮商在登歌者自當隨律高下依律以和聲不當移律以就聲如今之譜曲子句字

不同而調同况雅樂乎四聲七音等子來自西域濫觴于李登沈約輩大備于宋儒中間有其理可信者有甚非其理而必不可信者可信者四聲爲經即一宮一徵一商一羽聲止乎四故不及角也七音爲緯則宮商角徵羽半商半徵備焉古詩歌多四言疑無角聲以此蓋四聲之虛角亦猶

三樂之藏商也以宮商角徵羽爲次宮可合商以宮徵商羽角相生爲次則角聲半清半濁行乎其中合之則無不備矣等子必不可信者必字字如聲乃爲合律或有聲無字至强造字以傅會之或上去二聲相犯者則一音別爲二義以活字爲上聲實字爲去聲支離穿鑿沈休文自不能解

後人遵之若金科玉條可發一噱况欲以此定樂則三百篇不當盡付之祝融乎等子韻甚欲別著一論闢之樂律之辯不敢附于知者姑述其胸臆以請是正于大方如此

帝王簪珠翠

今制冕旒皆綴以珠寶獨不用翠福府畢姻余見王簪翠花兩枝此婦人之飾也頗

以爲疑及詢諸内侍皆云朝廷嘗聲之此亦有所倣魏明帝好婦人之飾冕旒改珊瑚珠晉元帝嘗以翡翠飾冕帝王服飾乃爾

・檮杌

檮杌惡獸楚以名史主於懲惡又云檮杌能逆知未來故人有掩捕者必先知之史以示往知來者也故取名焉亦一說也

・雞口牛後之誤

蘇秦說韓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本國策史記皆同惟爾雅翼釋雞篇寧爲雞尸無爲牛從尸主也一羣之主所以將衆者從從物者也隨羣而往制不在我矣此必有據且於縱横事相合今本口字當是尸字之誤後字當是從字之誤也

・晏安酖毒之誤

左傳管仲語齊桓公以救邢曰晏安酖毒不可懷也余見一書晏安作燕安燕處堂幕知安而不知危者燕安二字甚當今作晏安乃燕之譌也因知酖毒之酖亦當作鴆鴆乃毒鳥上曰燕安下曰鴆毒句中的對後人作酖亦鴆之譌耳

鸒剒雕字

爾雅什器象謂之鵠角謂之鸒一本作鷽犀謂之剒一本作䧿玉謂之雕一本作雕四者皆取鳥名豈古字皆相通耶抑別有據也

・窖養花木

今京師入冬以地窖養花其法自漢已有之漢世大官園冬種葱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爇熅火得溫氣諸菜皆生召信臣爲少府謂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

奉供養奏罷之但此法以養菜蔬未言養花木也今內家十月卽進牡丹亦是此法計其所費工耗每一枝至數十金但在漢止言覆以屋廡而巳今法皆掘坑塹以窖之蘊入冬土中氣煖其所養花木借土氣火氣俱半也

・蘦苓字相通

蘦卽苓字與蓮字通龜策傳龜千歲游蓮

葉之上徐廣曰蓮一作苓聲相近借字也苓小草龜老而神其形轉小故能游於小草之上若水中之蓮凡龜皆可游不足奇矣又詩采苓以首陽之巔叶之是蓮亦有苓音也

・治亂甘苦黑白

以亂爲治以苦爲甘故甘草名大苦禮記疏牽牛三點黑名爲三點白

・介雞

左傳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羽爾雅翼作芥其羽謂以芥菜之芥播其羽也必有所據但未詳其義

鬱鬯之辯

古者釀酒以黑黍爲上其色必黑祭祀用鬱草和之者以鬱草黃色故酒色黃而且香詩所謂黃流在中以其酒色黃而且流

動也今又乃以黃色爲酒品之惡者與古異矣又絕無以鬱草和酒豈其法不傳耶若酒之不和以鬱者又名爲鬯是黑黍之酒卽鬯也若加以鬱乃名鬱耳說文解鬯字乃云以秬釀鬱草是鬯亦可以兼鬱白鬱與鬯對言之則當致其辯耳

鷊字辯

詩卭有旨鷊旨鷊小草五色似綬故名綬

草詩言欲有文采具備以成調理之臣如虉者不戕賊之而後得也但鳥名亦有虉亦名綬故古本爾雅釋鳥有虉綬與釋草虉綬同文羅願遂以詩之旨虉爲鳥與上防有鵲巢爲偶謂鵲善相地而後累巢若有驚懼則不累也虉善相天而後吐綬若有戕賊之疑則不吐也此說亦有據但謂之旨虉則似是屬草葢旨與旨畜之旨相

同此草亦可食故云旨若是鳥未聞可食不應言旨矣第未得詩之善本以正之若旨虉之虉從草其爲草無疑不從草其爲鳥無疑今世所行詩及字書皆混亂故無由辯之而諸說紛紛也

○無廉耻做得尚書

長安中有一士人醉酒跨驢遇一八座於中衢不下驢引避隷人叱之此士人亦大相叱八座呼而問之士人生員也八座曰既是生員當有廉耻如何醉酒撒潑如此士人笑曰公乃無廉耻耳八座曰我如何無廉耻士人曰若有廉耻如何做得到尚書一時喧傳絶倒因憶杜有道妻嚴氏嘗以書與從子預有曰諺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此亦無廉耻乃做得尚書之意也

○孔子采詩不及楚

楚詞屈原諸作有用韻者有一二句即改韻者有全篇不用韻者當原之時四聲之學尚未出或皆用當時土語自可相叶後人以今所行韻語讀之自不可叶耳但三百篇在原之先而以今韻叶之又無不通楚之土語豈眞南蠻鴃舌之音耶先儒以孔子采列國之詩爲國風獨不及楚爲疑

余意楚在當時亦有詩可采或亦如離騷之用土韻不可施於管絃故孔子不之采耳有謂孔子修春秋以夷狄待楚故不采其詩是亦一說然秦亦猶楚也而秦風十篇尚序於豳風之上豈以平王東遷之時秦仲之孫能以兵送亦能尊王者不如楚之僣王耶

三十六奉朝請

陶弘景與從兄書仕宦四十左右作尚書郎即抽簪高邁今三十六方作奉朝請頭顱可知不如早去余今將五十矣始作尚書郎仰望古人殊爲低首

詞人用事

詞人用古事多有錯誤者王介甫桃源行望夷宮中鹿爲馬秦人半死長城下二世致齋望夷宮在鹿馬之後長城之役乃始皇非二世也

惡獸爲名

饕餮乃惡獸名與檮杌同類余怪晉習主簿以之爲名未審其意北魏元乂名夜乂弟羅名羅刹夜乂羅刹皆食人之鬼亦以爲名何也

佛不度女人

劉晝與高歡書尼與優婆夷實是僧之妻

妾損胎殺子其狀難言今僧尼二百許萬并俗女向有四百餘萬六月一損胎如是則年族二百萬戶驗此佛是疫胎之鬼也大藏律文佛告諸弟子汝愼勿妄度沙彌尼女人恣態難保悅在須臾以後佛生惡意不眞菩薩不可妄度是尼之醜行亦佛之所惡也

上林羽獵二賦

司馬相如上林楊雄羽獵二賦膾炙千古北齊陽斐謂離係以隤墻填壑亂以板置落網而言無補於風規祇足昭其慾矣亦是名言

風流罪過

北齊郎基常語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事唯頗令寫書潘子美以書與之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余居

京師別無所作止是乞俸寫書罪過多矣基答潘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未審京師中有能觀仁者否

佛經恐非西來大意

余嘗疑今中國所行佛經皆經數譯而後通中間不無乖其本旨者偶閱鳩摩羅什與慧整書天竺國寶文製偈頌宮商體裁以入絃為義今改梵為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也今之經卷果皆西來大意乎余不敢信矣

仙書皆偽筆

西王母訊上元夫人書云比不相見四千餘年西王母答云遂替顏色迨五千年不知所云年數如人間甲子耶不知西王母者開闢之初即有之抑生於中古也其書

乃作今人筆其偽無疑且上元夫人書云先被太帝君勑使詣玄洲校定天元正爾暫去如是當還還便來席願暫少留麻姑報王方平書亦云先受命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往還便親覲願來即去其體裁相同是上元夫人麻姑書皆偽襲也

仙官非其途

許長史穆精心仙學似非凡胎者保命君

嘗示以書而引漁陽田豫鍾鳴漏盡之語以責之定録君亦責其不即褰裳乃知仙宦原非共途今逐逐緇塵耽耽青紫猥談玄學眞癡前說夢也

陶淵明乞食

陶淵明恥以五斗折腰遂至貧而乞食有詩曰出門拙言詞王摩詰與魏居士書謂陶是屢乞而多慙也嘗一見督郵安食公

田數頃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鄙哉摩詰宜其困辱於安祿山也終身之慙豈在乞食哉

○道學可護短

王槐野與王立道書云傳言公今講學棄去文詞不理此近代道學自護其短之巧術乃公柰何效之此誠不易之論講學者可以媿矣

姜維母書

楊用修纂尺牘清裁凡十一卷王元美謂其挂漏增至二十八卷梓成復搜得四十條附之于後因識之曰令劉孝標陸澄爲之當免此元美自謂可無遺漏矣余檢晋書五行志復得姜維報魏人書一章云良田百頃不計一畝但見遠志無有當歸時魏人獲維母令維母手書呼維以當歸譬

之故維云云此元美所未及收也

○天問可疑

孟子言堯殛鯀於羽山殛者殺也屈原天問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是堯未嘗殺鯀特流放之而不赦耳又齊桓公以羣公子爭位身死不斂未嘗見弒今天問云齊桓公九會卒然見殺是鯀本見殺而謂之不殺桓本未弒而謂之見弒豈別有所

據乎余按屈原天問今所行者王逸章句耳逸謂天問文義不次多奇怪之事司馬遷論道既所不逮劉向楊雄亦不能悉逸則稽之舊章合之經傳爲之符驗事事可曉余未敢盡以爲然也此文既云原觀壁間圖畫而作是事爲一說當時未必相綴屬者原沉江後後人乃釆而綴之故文義不次耳讀者亦宜逐段讀不宜總作一篇

也但其事奇譎或亦疑誤相半未必皆原舊作

元微之詩

元微之放言五章余讀之殊未見佳處白樂天乃謂其韻高而體律意古而詞新雖前輩深於詩未有此作豈古人評詩止以意不以詞耶

◦元白皆無兒

元白齊名且相友善白公無兒世皆知之微之亦無兒世未知也微之整比舊草以詩寄樂天云天遣兩家無嗣子欲將文集與他誰

九歌

楚詞九歌實十一篇乃知九者非篇數也或云九者陽數之極故陽九乃否極之會屈原取以名篇自喻其不得志之極也此

亦有理

禹娶四日即治水

禹娶塗山氏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即出而治水八年於外是新婚四日即有啟也

◦荆公不事修飾

王荆公未遇時蓬頭垢面世多疑其爲詐居政府時侍朝有虱自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甚笑公不知也朝退同行

王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請一言頌之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荆公爲解頤乃知荆公亦不事修飾者疑其詐則過也

○古今兩羿

古今善射必稱羿但有兩羿一在夏弑夏后相者一在堯時射河伯妻洛妃者詳楚詞天問注

○西北水田

今人欲於西北種水田此非創爲說也唐王建水運歌有云遠徵海稻供邊食豈如多種邊頭地卽此意也

詩文顯白古奥

典謨之文三百篇之詩爲萬世詩文之祖者以其古而能奥也然於述事說理又未嘗不顯白若歐蘇之文元白之詩則一以顯白爲主殊無一毫古奥意何以爲詩文

古無騎字

古人畜馬惟以駕車未有單騎者故古經典並無騎字至六國時乃單騎馬惟曲禮前有車騎蓋禮記乃後漢書也

露觔廟辯

今高郵州露觔廟世傳有兩女子過此遇夜一女入宿於人家一女貞潔不肯入宿

宿於門外遂爲蚉蚋所嘬抵曉露觔而死余嘗疑之蚉蚋雖猛豈能嘬人至死此女卽貞潔亦豈能忍受此蚉蚋不自搏拂耶偶閱酉陽雜俎乃云江淮間露觔驛乃一醉人宿其處爲蚉所嘬江德藻北道記邵伯閘露觔梁故老云有鹿過此一宿爲蚉所食至曉見觔則今所云貞女露觔者乃後人傳會以惑人也第淮揚之間俗涉秦

洧後人傳會露筋以爲貞女夫亦有所風
耶

儒釋不必相援

使釋迦生中國設教當如周孔是周孔書
中自有釋教儒者何必談佛使周孔生西
方設教亦當如釋迦是釋教書中亦自有
儒教釋者何必援儒

宋玉招䰟

宋玉招䰟爲屈原而作是時屈原尚未沉
江宋玉見其放斥愁懣恐其䰟䰟先已散
去其身不能久存故招其䰟使反於身非
如今人已死而招其䰟也

二王書法

二王書法妙絕今古大小想皆入神梁高
祖答陶弘景論書謂逸少書無甚極細者
卽樂毅論乃微粗健恐非眞蹟晉梁相去
不遠而二王極小之書已不可復見矣余
謂二王書卽大如拳者亦不復見何也韋
文休曰二王書自可稱能未是書也此必
有說陶弘景又謂王逸少自吳興以前書
猶未稱凡厥好迹皆是向會稽時永和十
許年中者從失郡告靈不任以後署不復
自書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別見緩異呼
爲末年書逸少亡後子敬年十七八全倣

此人書故遂成與之相似乃知今世所傳
右軍遺蹟不知是眞是僞但陶公所云此
一人竟闕其姓名可爲遺恨

丙午丁未

俞文豹吹劍錄凡丙午丁未年中國遇之
必災故宋時有術士上丙午丁未龜鑑謂
自秦昭襄五十二年迄五代凡二十一次
其年皆不靖宋南渡丁未高宗渡江淳熙

丁未高宗上仙獨淳祐丁未則無他異惟自夏迄冬不雨所在湖陂河井枯竭蓋丙午丁未在天之中丙丁屬火皆在丙午旺鄉五行中惟水火不宜旺旺則不可救藥非有興王盛德未易當也故大撓作甲子於丙午丁未爲天河水以水能制火也戊午巳未爲天上火以戊巳土蓋其上則火不能熾也他不暇引來以丙午丁未而元

代之元以丙午丁未而我　太祖興焉故有丙午丁未而天下或無大故者未有大故而不值丙午丁未者也天行之數亦可畏哉

老於宦途不能自引

余嘗謂官尊年至者多繫戀爵位不能自決往往皆妻孥所從臾也白樂天戊申歲暮詠懷有猶被妻兒教漸退莫求致仕且分司計其時巳五十六七矣又云龍尾趁朝無氣力又云老病傍人豈得知以此光景而猶欲求分司不意此老亦爲妻孥所從臾如此其次章云更擬躊躇覓何事末章云萬一差池似前事則亦心欲去而不能自決矣近代一大老年巳望八復以三年考滿臺省露章劾其不知引年此老乃自疏罪謂志其年豈亦有妻兒爲從臾耶

一笑一笑

疑耀卷之五

温陵李贄閎甫著
嶺南張萱孟奇訂

蒼梧寄生酒

五嶺之外絶無佳醞近遊宦者宴會皆嗜蒼梧寄生酒獨其性酷熱不宜多飲第蒼梧之酒自古有之晉張華輕薄篇有蒼梧竹葉清陳張正見置酒高臺上詩浮蟻擅

蒼梧未審即此寄生酒否

。螬可療目

孟子陳仲子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及食井上螬食之李然後耳目始有聞見余嘗疑螬可以治耳目之病及閱晉書盛彦之母失明年久嘗撻其婢婢恨以炙螬啖之母食之美後以示彦彦乃抱母痛哭然母從此目復明則仲子之目旣盲而復見者以食螬之李也因閱本草亦云蠐螬汁滴目中可去障翳孟子之言不誣矣

朱考亭妄評杜詩

杜子美詩有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之句乃詩家上乘而朱考亭引之謂其爲心不在焉則不得其正眞可發咲何異癡前説夢乎

阮宣子斂錢爲婿

晉阮宣子居貧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爲婚皆名士也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固是宣子勝事然以王敦而與斂錢不無損於匪人豈當其時敦惡尚未著耶然其家思曠謝幼輿諸人皆逆覩之而宣子獨不知何也至其時有求入錢而不得者其人亦自有致宣子奈何拒之後王敦爲鴻臚卿謂宣子無食鴻臚丞差有祿宣子竟

從其命爲鴻臚丞此與阿兄遥集不肯與温太眞同受顧命便跌一着且宣子素不喜見俗人遇耶舍去何至與王敦周旋乃爾大不及其家思曠以酒廢職也然宣子固可見何至向王敦作活其爲鴻臚丞也豈如思曠所云旣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貧故曲躬爲憂生計耶

。帝王謚號

上古帝王皆無謚號堯舜禹湯是也至周公旦始立謚法謚其父爲文兄爲武然止一字而已秦始皇削去謚法止以一世二世爲稱漢仍秦俗故謚亦一字然亦皆死而定名至唐乃生而加美謚多至十餘字以上者我朝雖死方易名然唯臣子二字若帝王則亦多至十餘字矣不意元俗尚猶近古太祖之謚不過六字太宗以下皆兩字獨秦王太師伯顏者人臣也生前輙加美謚十四字夫攷行定名是非毫不可掩豈以字之多寡爲美惡哉

元俗近古

元俗帝王送終之具梡木二片鑿空其中類人形合爲棺置遺體於中加髹漆畢則以黃金爲圈三圈定送至直北寢園之地深埋之用萬馬蹴平俟草青方解嚴則已漫同平坡無復考誌遺跡此亦古人不封

不樹者之遺意也

以詩句定人品

李布政昌祺江西人卓爾不羣其行縣詳水東日記嘗作剪燈餘話詞雖近褻而意皆有所指故一時搢紳多有心非之者其作彈琴記有江南舊事休重省桃葉桃根盡可傷之句亦皆寓言韓公雍按江西邛

以公有此書不祠鄉賢因憶王荆公集四家詩不錄李白蔡天啓問其故荆公曰才高識卑言酒色者十八九夫文人遊戲筆墨二李之遭王韓亦不幸矣

滁地爲南北要地

滁州雖彈丸地亦逐鹿者所必爭也盖淮南無山惟此州邊淮有高山大川江淮相近處爲淮南屏蔽去金陵才一水隔耳既

得滁州不惟可斷中原南顧即淮南以北一望平原無復險隘足虞故宋太祖之受周禪也其威名起于清流關之斬皇甫暉我　太祖之混一四海也亦起于滁州之首克孰謂地險不足恃哉

樂律不講

國朝文明之運夐出前古獨樂律一事曾而不講韓苑洛邦奇嘗爲樂書行于世然未有能講解而施行之者洪武中有山西都指揮郭敬解鍾律以水置食器中斟酌損益以箸擊之即合音調嘗聞教坊奏登降之樂愀然不樂或問之曰非爾所知當事者誠加意此事請開一樂律科安知無郭敬其人者出而應乎

國初乘驢

國初風俗淳朴搢紳在京師多有乘驢者

如草木子載李公紀爲治中嘗有詩云五品京官亦美哉腰間銀帶象牙牌有時街上騎驢過人道遊春去未回嘉靖初年觀政進士每三四人共賃一驢此風今不可復覩矣

詩法

四言詩自三百篇後絕無繼者獨韋孟稍近之漢魏而下詞旣偶儷氣亦幾弱至頽

陸諸篇大非風人之旨茂先勵志淵明停
雲雖云古質然尚不逮陳思王況雅頌乎
故作四言者必以三百篇為法而五言古
必取材于漢魏盖建安諸子猶有古風特
華采過之故渾厚不逮耳若潘陸陶謝則
去漢遠矣五七言近體唐初沿陳隋之習
雖音響鏗鏘藻思麗逸而風骨未備李杜
王孟高岑諸子繼作陶鎔變化集厥大成

至於錢劉元白則涉于淺易而才力頗弱
故作者罕尚焉

○淫亂之始

淫亂之俗軒轅氏而下皆未有見者至夏
少康時浞國之君娶純狐氏有子早死其
婦曰女岐寡居浞强禦往求之女岐為其
縫裳共舍而宿男女淫亂實自此始

婦人遭亂

婦人不幸而遭變亂為人所執者祗有一
死乃稱完節別無他說可自解者宋建炎
間胡兵犯廣陵有晏氏者元獻公殊四世
孫女年十五從其叔孝純官廣陵廣陵破
氏在俘囚中胡人欲脅而汙之不從或自
經或投井皆以救獲免主母愛之撫育如
己出年至三十一歲猶無恙也節則節矣
国破家亡乃偷生十五年欲何為乎

王導遺誅

楊用脩謂王導非忠臣其說甚詳余按晉
書導之罪猶未盡也晉周札為右將軍都
督石頭軍事王敦反攻石頭札開門應敦
故王師敗績敦以札為會稽內史時札一
門五侯吳士貴盛莫比敦已憚之及敦疾
錢鳳欲害札宗以自託沈充譖之於敦上
遂誅周氏襲札於會稽札率兵拒敦兵散

而死後札故吏詣闕訟寃宜加贈謚卞壼議以札開門延寇不宜追贈郗鑒亦謂札宜從卞議獨王導數爲申復當與周顗戴若思同例朝廷竟從導議追贈余謂開門延寇乃不臣之大者後雖中異殉身何足以贖壼鑒之議於是爲正導乃以石頭開門爲信敦匡救札所以忠於社稷然則敦之舉兵內向即以隗恊干政爲名亦豈忠

於社稷耶夫敦之不臣何待周顗見誅而後見其罪即其向石頭時雖三尺豎子豈受其欺者以札而信其爲匡救此不足責以導而亦云然大義滅親者不如是也當壼鑒議駁導乃抗顏爭之將誰欺乎且札兄之子曰莚者聞札開門納敦噴咤慷慨義形于色札既可以愧死而導乃以敦之入石頭爲匡救以札之納敦爲忠蓋導亦

一札耳何以謝莚於地下哉時有周撫者嘗爲敦從事中郎從敦俱反敦敗撫亡入西陽蠻中後因詔原敦撫詣闕請罪詔禁錮之而導乃用爲從事中郎又何疑導之以札爲忠也導之黨惡如此萬世其有遺誅乎

陶侃被誣

陶士行唱義於晉室板蕩之秋破石頭斬

蘇峻誠爲一時元勳獨史載其夢生八翼登天門九重至八闕者以杖擊之墜地折左翼及握重兵居上流潛有窺伺之志輙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嗟夫一何誣乎自古誣人而不得者必汙以閨房之事以其難明故也晉史欲誣士行至加以夢寐中事其難明更甚於閨房者且士行實偉異志果有此夢正令自知人安得而知之其

說固不攻自破蘇子瞻嘗言士行忠節可橫秋霜而貫白日余因按其行事始末生當浮虛之俗動而見尤一入仕途荆棘萬狀終日自運百甓於竹頭木屑間雖一束之縑亦經營不怠卒能恢廓才猷立功立事蘇峻之禍賊將害其子者馮鐵也鐵奔石勒勒收爲戍將勒卒畏士行威名遂殺鐵勒嘗自負標置二劉之間俯視曹孟德

司馬仲達顧憚士行若此梅陶稱士行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豈欺我哉當其義旗既建一麾東下子喪不臨直趨蔡洲一時勤王蔑有先者逮元勳克集實主齊盟乃退然不居旋師歸藩臣節益著夫坐擁八州精兵在握設士行而誠有不臣之思其改步猶反掌耳雖朝廷憚其勳名每加疑備而士行處之泰然末年臥疾封府庫而登舟舉愆期以自代視去方伯之重任如脫屣然其始終夷險無一可議不臣之迹果安在哉獨覽庾亮之傳盧簷之書則疑其跋扈觀溫嶠之舉毛寶之謀則疑其顧望毋亦行高者毀來加以蘇峻之誅庾亮耻爲之屈士行且溘先朝露後嗣彫零庾氏世總朝權秉史筆者能不曲狥今乃舍其灼然之跡而信其夢寐之

言豈爲善觀史哉

・青紙詔

晉楚王瑋傳有青紙詔密詔也說者意以青紙爲之用藥物作書以水浮即見如今人挾帶文字入棘試者於青布衣上以藥物寫文字臨時以水沃之其字立見也

・祿命家言

祿命家言自周以來有之小雅曰天之生

我我辰安在辰即所值歲時日月星辰五行之吉凶也賈誼王充輩亦皆有祿命之說第未知其術何若耳惟呂才者獨著論以深絕之至唐乃有李虛中嘗爲侍御史始精其術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時支干斟酌壽夭貴賤亦往往有驗即今所傳子平是也晉王導病令戴洋推算洋曰君侯本命在申而於申上之石頭立冶金火相爍水火相煎故受害導即移居東府病差不知其術與今同否余謂星相之家自有其理原非幻妄第非如今之術士所能推測耳術可不信理可不信乎大都十而不能得六七不足以見造化十而不失三四亦不足以見造化之巧無論星相即醫術亦然初學之醫十亦能活二三人三世之醫十亦常失二三人是人之生死自有定數

非醫之功亦非醫之罪也

司馬遷論五音

宮商角徵羽五音乃天地間自然相生者司馬遷以宮生角角生羽羽生商商生徵徵生羽羽生宮是反其所逈也豈別有說乎請以質之知樂者

○改元

道藏中三一等經有平初太始元景延和赤明延康康泰龍漢開皇無極等號皆云上境年號然則上境亦改元耶何怪乎漢武帝可發一笑

州里難行

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余謂行於蠻貊者易行於州里者難也何者州里得之於常蠻貊得之於覽覽者易持而

常者難勉也士固有爲天下之通貴而不見齒於州里者可不慎哉

。漢昭烈顧命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法雖不同但毫無私意區別其間無非欲乂安天下而已漢昭烈與諸葛孔明經營西蜀以窺中原無非爲興復劉氏耳昭烈既崩其志未遂嗣子劉禪昏愚暗弱雖有孔明亦未如何

昭烈生前豈不知之晏駕顧命宜曰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則擇劉氏之賢者立之孔明王佐之才必有處此而劉氏興矣夫天下者高祖之天下也凡高祖之子孫皆得而有之何必拘拘於子禪乃爲漢祀不絶耶昭烈智不及此乃曰如不可輔卿可自取是置孔明於嫌疑之地欲變而擇賢則天下將以昭烈之言而疑已欲不變則劉禪又不足與有爲此孔明所以不能混一天下而漢祀遂斬也宋張文潛有詩永安受命堪垂涕手挈庸兒是天意足爲孔明置詞矣

更漏

歷法自古重事至國朝卒無士人能究心者民間更漏晷刻毫不可據昔張忠定公數領郡事其寢室中必張燈炷香通夕寘

坐郡樓更鼓必令分明倘一刻差誤必詰之守鐵者治以罪今郡邑守令且有不知銅壺滴漏爲何物者又安望其知忠定之更漏分明也

學官

國朝設官分職衹具空名惟郡邑學官爲甚不肖者無論巳耶翩翩文釆者亦僅以筆札給事上人爲要務至於作養人才諸

解經籍二事則毫不經心余憶宋政和中有建言者見任教授不得爲人撰簡牘樂語之類庶日力得餘辦舉業事以副陛下責任師儒之意故鄒公浩嘗爲潁昌府教授范純仁爲守嘗加禮重一日純仁欲鄒公爲撰樂語鄒辭不爲范曰翰林學士亦作此鄒曰學士則可教授則不可范改容謝焉余故表而出之以告廣厲學官者

邵堯夫不娶

邵堯夫四十餘歲始娶至四十五歲始生男有詩曰我今行年四十五生男方始爲人父豈其幼年斷意婚娶至是乃念及不孝爲大耶陳希夷嘗相种明逸不娶可得中壽明逸從之六十歲卒古人不娶者衆矣若明逸者豈天欲其無後耶

險字押韻

詩家押韻遇險字雖宗匠亦難藏拙而近體押韻尤難他且勿論即杜少陵數押爲字終不能佳送王侍御往東川此贈怯輕爲從驛至東屯一學楚人爲同舍弟宴書齋書齋能爾爲宴楊使君東樓樂任主人爲贈畢曜頗狀老敬爲偶題排律餘波綺麗爲皆足掩口

世宗崇道教

世宗晚年專事祠禱每有賞罰或聽於神歲己卯周太常怡爲給事中嘗疏斥時相嚴嵩翟鑾言甚剴切疏中有陛下日事禱祀而四方水旱未銷之語相嵩以間入詔廷杖下錦衣獄乙巳始以箕仙言釋之未幾又以熊尚書浹格管箕仙臺復逮怡丁未二殿災又釋之時京城中相傳　上實聞空中有神語當釋三人謂御史富平[illegible]

賈工部郎中泰和劉魁及怡皆以言事得
繫云怡寧國府人

晉八伯

晉時兗州八伯擬古八儁阮放曰宏伯郗鑒曰方伯胡毋輔之曰達伯卞壼曰裁伯蔡謨曰朗伯阮孚曰誕伯余知之矣至劉綏曰委伯羊曼曰黜伯不得其解時兗州又有四伯以擬四凶張嶷之狡妄曰猾伯羊聃之狠戾曰瑣伯擬之於凶彼固低首而以江泉之能食爲穀伯也史疇之大肥爲笨伯也亦以凶擬之能無反脣

燈夕

上元張燈太平御覽謂起於史記樂書曰漢家祀太一以昏時祠到明今史記無其文豈史記復有別本耶宋太宗朝又不獨上元張燈七月之中元十月之下元亦皆張燈故上元皆不禁夜至準此元年[redacted]乃詔罷中元下元張燈惟上元仍舊至今因之

蘇東坡寓惠

余嘗怪蘇東坡寓吾惠最久寓惠錄所載一時邂逅止翟夫子羅浮道士二三人別無有交往者其文字書畫徧遺海內而吾惠絕無片紙隻字豈其時未有能識公者抑無一人足與言耶偶讀公答李端叔書曰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乃知當時惠人士知公者固少即公亦且深自韜晦知希我貴豈不信哉

韓昌黎登華山

李肇國史補載韓昌黎嘗登華岳之巔顧盻險絕恐不可復下遂發狂慟哭因絕遺書爲訣且識好奇者之過華陰令百計取之乃能下宋沈顏爲之說謂昌黎憤世之趨榮貪位者若陟懸崖險不知止故身危而蹈蹶不知稅駕之所世儒亦信從之余謂不然趨榮貪位孰有過於昌黎者其登華巔而慟哭也誠有怖死之心乎及讀隱

居詩話引昌黎贈張籍詩洛邑復休告華山窮絕徑倚岩睨海浪引袖拂天星日駕此回轄金天所司刑泉神拖脩白石劍攢高青磴蘚澾拳跔梯飈颭伶傳悔狂已咋舌垂誡仍鑽銘則沈顏之妄說益較著矣

戴逵阮瞻

晉戴逵善鼓琴武陵王晞使人召之對使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阮瞻亦善鼓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神氣沖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人皆知安道之高抗而不知千里之以恬淡爲高抗也

。邊韶

漢邊韶嘗爲老子碑銘謂孔子學禮於老子時年十有七歲按世家孔子年十七孟

釐子病誡其子必師孔子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往學焉其次又云敬叔與孔子適周見老子詳史之所記皆非一年中事況孟釐子卒在魯昭公二十四年孔子蓋年三十有五矣韶不詳究史家之旨以大聖人事昭著耳目者而亦誤用之何貴乎五經笥也且韶以老子與孔子同傳深詆班氏之失至於與韓非同傳何爲置而不論

郜即爲五經笥是亦未聞道者

■孫叔敖

楚孫叔敖左傳載爲蔿敖又爲蔿艾獵杜預稱爲叔敖它書但云孫叔敖未知其名爲饒也隸釋錄楚相孫叔敖碑乃知名饒古之難博如此又云高栶跂幣乃敖革故易俗之事乘馬三年不別牝牡皆可以補左氏之闕

■寒食

寒食節荆楚歲時記云去冬至節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據曆當是春月清明前二日或謂冬至至清明凡七氣至寒食止百三日殊不知曆家以餘分演之也元微之連昌宮詞有云初過寒食一百六特勑宮中許然燭一百六又在清明前寒食後古人寒食之節初無定時後人既合爲一而又指爲三月之三日恐不可信民間值此節斷火凡三日齊人呼爲冷節又曰熟食又曰禁煙又按桓譚新論太原郡民以隆冬禁煙五日後漢周舉傳太原士民每冬中輒以介子推焚死之故一月寒食莫敢舉煙舉爲并州刺史以盛冬去火損殘民命禁止之俗遂頗革則此節又在冬仲非春月矣禁火三日或五日或

一月其風俗之不同乎初學記所載琴操注又謂介子推以五月五日焚死晉文公哀之每值是日禁民間不得舉火則寒食之說又非冬仲是寒食之節其說有三也及考左傳史記所紀介子推事絕無焚死之文惟晉乘及漢劉向新序乃云子推隱於介山文公求之不得遂以火焚其山子推堅不出因以焚死余按晉乘文字大非

春秋時口吻其爲僞書無疑蓋傳會劉向者不足據然亦未嘗明言春月冬中及五月也先賢傳鄴中記皆因之余謂介子推事當以左傳史記爲信焚死之說甚爲謬妄晉文公好賢下士豈有賢人不肯出遂以火焚之其說不攻自破則寒食禁火自別有說非爲子推斷可識也余偶閱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徇火禁於國中注云

爲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禁火當是周制但司烜氏徇火禁乃出火非禁火豈欲出新火必先禁舊火乎或云龍星木之位也春屬東方心爲大火懼火盛故禁火是以寒食有龍忌之禁其說益明矣

○上墓設烏飯

寒食節上墓其制亦未見于古獨元正則祠享儀曰孔子許望墓以時祭祀未嘗問言以寒食節則四時皆可上墓矣五代史帝紀云寒食野祭焚紙錢亦止言野祭又未嘗明言上墓唯唐開元勅上墓以寒食日同拜掃禮此後世寒食上墓之所由起也夢華錄乃云十月朔都城士庶皆出城饗墓又非以寒食也此則風俗之不同耳余里中上墓皆以清明重陽二節獨清明

日上墓必以烏飯其法先以青礬漬米搗楓樹葉染之亦非無謂零陵總記居人遇寒食節以楊桐葉細冬青染飯色青而有光食之資陽氣道家謂之青精乾石䭀飯楊羲與許遠遊書故服䭀不即此物陶隱居登真訣亦云太祖真人有此法又法南天竹葉煮汁漬飯名曰黑飯故杜甫云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鄭畋詩圖明青䭀

飯光潤碧霞粱余里中烏飯即此法也蒙古人雖有此飯非以上墓上墓設烏飯豈亦薦其時食之意乎

生兒詩

蘇東坡洗兒詩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生兒愚且魯無災無難至公卿朱晦菴生其父松於晬日亦作詩行年已合識頭顱舊學屠龍意轉疎有子添

丁助征戍肯令辛苦更冠儒二公皆一意也然士大夫生子而遇此時作此詩亦世道之不幸乎

以行呼

朋友相呼以行數唐宋以來皆然其俗起於北齊張穆爲豫章王主簿與劉繪俱見禮接未嘗呼名呼爲劉四張五前此未聞也第此等相呼雖雅亦近于狎黃山谷[illegible]

避暑於李氏園亭題壁云荷舞竹風宜永日冰壺涼簟不能迴題詩未有驚人句會喚謫仙蘇二來秦少游見之言於坡公曰以先生爲蘇二大似相薄公亦攺容然坡公讀山谷煎茶詩曰黃九怎得不窮　以相當矣

社稷

禮記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有子后土能

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左傳曰共工氏有子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句龍即后土也厲山氏之子柱能植五穀故祀以爲稷是后土乃社之神柱乃稷之神矣至蔡邕獨斷則曰周棄生而能植百穀稷乃百穀之長因以稷名其神此說爲是蓋稷之神乃空名非實指棄與柱社之神亦空名非實指后土也又有祖社之社冬官左祖右

社風俗通曰共工氏有子修好遠遊沒而祀爲社故出行者皆祀之說文云祈清道神謂之社晉稽含社賦序有事於遠者吉凶借名是共工氏有二子皆爲社神矣又有社日之社亦實無定神歷代皆以國家所乘五行之運爲之亦無定日杜工部社日詩用伏日事姚令威叢話以爲誤不知史記年表秦德公始年用伏日祠社伏與社乃同日也至漢乃有春秋二社始與伏分耳

◇二氏

佛藏惟四十二章經其來甚古第未知果出于佛否維摩經亦南北朝作如小乘諸品皆西僧爲之道經獨道德南華列禦寇丹經黃庭陰符諸篇尚可觀其餘皆僞書也余嘗欲取二氏書刪之佛藏擬所存者不能十之一道藏擬所存者不能百之一未審功力能及此否

太監雲奇

丞相胡惟庸之變首發其謀者贈司禮監太監雲奇也奇南海人時奇以內使守西華門去庸居第甚邇庸謀逆詭稱所居井湧醴泉邀上幸而伏甲以待奇偵得之走當蹕道勒上馬言狀氣鬱舌駃不能宣上恚甚左右撾箠亂下奇臂折猶奮指逆臣第上悟登西皇城樓瞰逆臣第中皆伏甲因亟發禁兵捕之而後召奇則氣絕矣詔贈奇內官監少監賜葬太平門北中山王墓之左有司歲時致祭嘉靖中守備高隆王萱等復上其事請于朝特贈司禮監太監加諭祭少司空何孟春爲文紀之墓及考國史則謂惟庸以他事多不軌故被戮

不及醴泉出遂上臨視事又以醴泉出爲
故里第石筍發井湧數尺非丞相府也雲
奇發迹謀功甚大而史亦佚其名何也

○女兒把子

今江南女兒未破瓜者額前髮縛一把子
即張子野詞垂螺近額晏小山詞雙螺未
學同心結垂螺雙螺即把子也

諸葛入蜀

諸葛孔明棄荊州入蜀蘇老泉甚詆其非
世儒多是之而不知其說本元魏崔浩之
對毛脩也詳毛脩之傳

○疑馮宿代韓昌黎筆

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當時委未有能識
之者其論佛骨疏宰執疑其同幕馮宿代
筆亦是怪事宿浙之東陽人貞元中進士
歷刑工二部侍郎有格後勑三十卷行于

世弟定審寬皆進士俱以文名

○觀日出入

周穆王駕八駿欲西觀日所入處秦始皇
作石橋海上欲東觀日所出處英主好奇
類如此

○東漢碑文

東漢文字碑碣之類多有不成文理者如
咸陽令唐扶頌云造立授堂四遠童冠摳

衣受業者錄千人夫以講堂爲授堂又四
遠童冠爲句其下云五六六七訓導若神
五六者用冠者五六人又六七者用童子
六七人之文也此何等語

篆體

篆書以清圓勁拔爲上秦李斯眞蹟不可
復覩唐李陽冰乃斯之復出也自江南徐
鼎臣鉉始變而爲肥已遠於古然猶不失

古意至元趙子昂素愛禹臣書所作大小篆多類禹臣由是學者翕然效之甚至彭亨濁俗如㕑豕然不知子昂天資高邁所書自過于人俗子輩塵胞陋質欲逐其迹乃畫虎不成反類狗耳

○獸名窮奇

神異經後人僞書也漢東方朔詼諧好言奇怪故此經托名朔耳且其文甚陋而野

非朔之筆明甚第所載有獸曰窮奇者言見忠信之人則嚙而食之見奸邪之人則擒禽獸而飼之此亦非苟作者豈有激而云然耶山海經有云邽山有獸狀如牛蝟毛曰窮奇音如嘷狗是食人郭璞注或云似虎一名神狗則實有此獸未知同否

繡襦傳奇

今俗演繡襦傳奇鄭元和殺李亞仙此乃元翰林學士王元鼎與妓家順時秀事也

○古裝書法

今祕閣中所藏宋板諸書皆如今制鄉會進呈試錄謂之蝴蝶裝其糊經數百年不脫落不知其糊法何似偶閱王古心筆錄有老僧永光相遇古心問僧前代藏經接縫如線日久不脫何也光云古法用楮樹

汁飛麪白芨末三物調和如糊以之粘紙永不脫落堅如膠漆宋世裝書豈即此法耶

秦始皇年歲

秦始皇十三歲嗣位歲在甲寅是年漢高祖始生始皇元年爲乙卯至二十六年庚辰乃自立爲皇帝三十八年辛卯始崩是在位三十七年而稱皇帝止十二年也

婦人不宜稱姬

古者婦人不稱名出嫁之後耶以父母之姓爲名如春秋王姬齊姜宋子之類是也故姬者周之姓也如齊稱姜宋稱子耳後世字學不明以姬字爲女人通稱巳誤漢有薄姬栗姬寔姬是又以姬爲妾矣蔡京當國攺公主爲帝姬更足掩口時公主乃趙姓旣於姬字不合豈以帝之女可爲人

之妾耶宋人精于考究而當時卒無一人駁正者則爲京之權所怵也

五刑

古今攷謂五刑唐虞以來有之未知上古起在何時漢文帝始除肉刑刻額截鼻刖足割勢四者皆肉刑也余閱黃帝鍼經帝與岐伯論人不生鬚者有宦不生鬚之説則黃帝時巳有宦者是黃帝時耶有宮刑也余意鴻荒之世禮樂刑罰雖不能如後世之詳悉苐其大槩在黃帝時皆巳創立五刑其或起于黃帝乎但白虎通又云五帝畫象者其服象五刑也犯墨者幪巾犯劓者赭其衣犯髕者以其墨幪其髕處而畫之犯宮者履扉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又按愼子云以畫跪當墨草纓當劓履扉當刖艾韠當宮是以尚書曰五刑有服故凡

斬人體鑿其衍形曰刑畫衣冠異章服曰戮則黃帝時又似五刑未設何以有宦者請再考之

◦張德劍書石本孝經

昭德讀書志所錄石經皆有書人姓字獨孝經云不知所書何人余閱它書乃知孝經張德劍書也（德劍曾守簡州平泉縣令賜緋魚袋）

◦生而有文在手

魯公子季友生而有文在手曰友因以命之初疑其妄及閱唐元和姓纂堯之長子監明死而子生有文在手曰劉故封於劉周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遂爲武氏又南氏姓源韻譜盤庚妃姜氏夢龍入懷孕十二月而生手把南字長封荆州號南赤龍又鮮于氏血脉譜子仲之子曰文生而有文在手左曰魚右曰羊及長封漁

陽爲燕附庸又閻氏唐表周昭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閻康王封於閻城又薛氏血脉譜文王曹夫人見赤龍交而孕十二月生子手把薛字因以爲氏此皆譜牒家之言多不足信然季友之說世亦有之非妄也

○戒臘

僧家言僧臘者猶言年歲也又言戒臘者臘當作蠟余偶閱一内典西方結夏時以蠟爲人其輕重相同解夏之後以蠟人爲驗輕重不差則爲念定而無妄想否則血氣耗散必輕於蠟人故謂之曰戒蠟非年歲之臘也

受財産

李藥師受張仲堅家産張建封受裴尚書資財既居之而不辭入室之初婢僕有不

用命者即鞭撻之英雄行事大略相同

玉牒

宋朝玉牒凡一朝大政事大號令大更革大拜罷皆載焉仙源積慶乃牒中之一款耳詳雲莊四六所載進玉牒表自首至尾皆世系與朝政相對今制玉牒乃止載宗室世系不及朝政也

○火葬

姑蘇火葬雖屢經禁戒怙不爲止蓋其俗自古已然矣元祐中范純仁嘗帥太原河東地狹民惜地不葬其親純仁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以葬又檄諸郡倣此仍自作記數百言曲折委致以規變薄俗而俗始稍變第姑蘇純仁之鄉也能變太原而不能變其鄉何耶

蓴鱸

張季鷹見秋風起輒思蓴鱸世皆知其有初服之想而已余閱本艸蓴鱸同羹可以下氣止嘔豈季鷹在當時意氣鬱抑遇事嘔逆故作此念耶

牛頭阿旁

古帝王多有云蛇身牛首者非眞身如蛇首如牛也今相家者常稱人爲鶴形虎形其人豈眞如鶴如虎哉陶弘景氏所迹地獄中有牛頭阿旁者爲三王五帝何怪誕若是

鉅靈

鉅靈之迹傳載所紀多在蜀中水經所稱鉅靈謂河神漢武帝内傳東都進一小人長七寸東方朔謂爲鉅靈蓋名同而神異也

皇帝王

魏了翁謂皇帝王三者皆節惠易名之謚也人主生稱皇帝自秦政始漢高帝遂因其陋至今不改是生而爲謚也故三皇五帝三王皆後人所謚者第今之有天下者不稱爲皇帝將何稱耶安得此老復起而詰之

梅竹宜瘠地

梅與竹皆植物中有幽致者然梅以古爲

韻竹以堅爲材故肥壤植梅雖華茂而其
韻常乏以枝幹不蒼也肥壤植竹雖森發
而其材常脆以枝節易蠹也宋葉夢得善
種竹後過王份秀才曰竹在肥地雖美不
如瘠地之竹或岩谷自生者其質堅實斷
之如金石以爲椽常竹十歲一易者此倍
之夢得歸而驗之果信余於竹而悟梅不
宜肥壤又於梅與竹悟人間世之瘠者爲

藥石而肥者爲疢疾也

〇藥樹監搜

元微之有詩曰松門待制應全遠藥樹監
搜可得知余初不曉監搜之義又疑藥樹
爲有誤及閱龐元英文昌襍錄亦爲藥樹
豈樹有名藥者耶抑或可爲藥之樹也若
監搜則唐制百官入宫殿門必搜檢而以
監察御史掌之其立位在藥樹之下至大
和元年始詔停此制云

佛書可疑

余嘗疑今中國所行佛書蓋經數譯而後
成因憶契丹初入中國者實名阿保機時
李珙謨賜契丹詔乃作阿布機後有歸自
虜中云虜人實呼爲阿保非阿布也身毒
國在漢時譯作捐篤其後又譯作乾篤復
名之曰乾竺今且爲天竺矣譯者但取語

音相近不問字義云何設有人持中國所
行五千八百卷從彼土不知與當時雙樹
下語一一符合否

漢閏之誤

三歲一小閏五歲一大閏自唐虞已然若
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曆之前迄至高
后文帝皆書閏九月盖秦之曆法不明凡
應置閏者皆總而致之於歲末也其亦據

左傳所云歸餘於終而誤用之者耶

◎姻婭

今世諢語宿娼客曰孤老世多不解其語余閱要雅游婿曰姻婭姻胡故切婭力到切皆戀惜意因憶史記秦始皇母后所幸曰嫪毐者正義云嫪郎到反毐酷改反索隱云嫪姓毐名漢書注嫪氏出邯鄲王邵云賈侍中說秦始皇母與嫪毐淫坐誅故世人罵淫曰嫪毐廣韻亦云毐者無行之稱也則非名矣今之呼游婿爲姻婭也其起於毐耶是嫪毐非姓名而索隱及漢書似誤矣

珠池

廉州珠池乃海之港也劉恂嶺表錄異記謂海邊之中有島島上有大池其底與海通豈恂之所見別有島上之池耶

烏寶

元高明有烏寶傳曰寶素勢利其富室勢人每屈輒往雖終身服役弗爲厭若寠子貧洪即傾心願見終不一往尤不喜儒雖暫相往來亦終不能久留也余之不能爲烏寶主人也固宜

石有生長

漢青衣尉趙孟麟羊竇道碑乃磨崖也洪适隸釋謂此碑崖石增長字體失真余頗疑之崖石豈有增長之理或苔蘚所蝕耳後遇李觀察開芳爲言晉江傅公夏器祖墓有一石笋初僅尺許歲漸生長至三尺餘公遂爲南宮第一人相墓者以此石笋爲貴徵其族人妬忌夜折之遂不復長故公位僅至員外郎乃知洪氏之言非虛也

子孫用祖宗樂

韓苑洛論樂謂祖宗之樂决不可奏於子孫之廟豈可以子孫坐于上而呈祖宗之形容哉子孫有功德者宜別爲樂盖子孫之樂則可奏之祖宗之前以慰恱祖宗之心也此説亦近理苐樂所以象成功子孫豈一一皆有成功者功之未成而欲僭祖宗之樂未知有事於廟時用樂乎不用樂乎安得苑洛復起而質之

○骨董

骨董二字乃方言初無定字東坡嘗作骨董羹用此二字朱晦菴語類乃作汨董今人作古董字其義不可曉

○拾青紫

世人皆知拾青紫如拾地芥爲夏侯勝語而不知青紫二字何所本漢制丞相太尉金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皆官階之極崇者故云拾青紫謂紫綬青綬也顔師古注以青紫爲卿大夫之服余因詳檢史漢諸書漢卿大夫未有服青紫者顔師古但據當時所見爾

○種竹

種竹者必以五六月雖烈日無害世言五月十三日爲竹醉日可移竹余居田間好種竹不必此日凡夏月雨天皆可種也若

杜少陵詩西窻竹影薄臘月更須栽又以冬而種竹石林避暑錄所載嘗依少陵詩於臘月種竹卒無一生者豈地有不同耶

○持齋

宋文帝嘗謂求那跋摩曰弟子常欲齋戒不殺迫以身狥於世不獲從志跋摩曰刑不殺命役無勞民則風雨順時寒煖應節百穀滋榮桑麻蔚茂如此持齋齋亦大矣

如此不殺德亦衆矣寧在闕半日之飡全一禽之命然後爲齋耶噫今世之愚民無論已余嘗見縉紳間有手不離念珠口不離南無斷葷止酒持誦飯僧作大功德然而貪殺甚於盜跖者豈未聞跋摩之語耶

疑耀卷之六

温陵李贄閎甫著
嶺南張萱孟奇訂

茶

古人冬則飲湯夏則飲水未有茶也李文正資暇録謂茶始於唐崔寧黄伯思已辯其非伯思嘗見北齊楊子華作邢子才魏收勘書圖已有煎茶者南窻紀談謂飲茶始於梁天監中事見洛陽伽藍記及閱吳志韋曜傳賜茶荈以當酒則茶又非始於梁矣余謂飲茶亦非始於吳也爾雅曰檟苦茶郭璞註可以爲羹飲早采爲茶晚采爲茗一名荈則吳之前亦以茶作飲矣第未必如後世之日用不離也蓋自陸羽出茶之法始講自呂惠卿蔡君謨輩出茶之法始精而茶之利國家且藉之矣此古人

所不及詳者也

◦林逋

林逋居孤山畜一鶴客至則童子放鶴逋見鶴即歸其好客如此宋江鄰幾作雜志載許洞嘲逋詩有豪民送物伸鵞頭好客窺門縮鼈頭之句葢無根之謗也鄰幾載之何意李畋聞見録載和靖隱居朝廷命守臣王濟訪之逋聞之即懷詩文求見濟

乃以文學保薦逋及詔下唯賜帛而已濟曰草澤之士不學稽古不友王侯文學之士修詞立誠俟時致用今林逋兩失之矣夫以和靖之高隱而猶以詩文取譏亦不念古人身既隱文焉用之語也今之自稱山人者又何以文爲哉

樂府之誤

樂府本以被管絃者今所傳古樂府詞多不可讀沈休文曰樂人以聲音相傳大字是詞細字是聲聲詞合寫愈傳愈訛至今遂不得其解耳故後人作古樂府止用其題不襲其意亦不諧其調如朱鷺則詠鷺之色艾如張則詠射雉事或五言或七言或近體或歌謡皆如詠物體葢自魏而後皆然不特唐人也至於可被管絃與否不復問矣

書簡用死罪

侯鯖録謂晉宋兵革之間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輒行晉人書啟多用死罪死罪是違制令故也余謂不然漢董仲舒詣丞相公孫弘記室書已前用之矣

◦張楚

陳勝自立爲王號張楚劉德曰若云張大楚國也張晏曰先是楚爲秦滅今立之爲

張也而師古從晏說余謂兩說皆兼爲是
立楚而號曰張猶大唐皇宋大明云爾

王弼註利貞

王輔嗣註易利貞者性情也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不性其情言不以性制情也句法甚古而理亦明盡止此四字不知宋儒費幾多說話

孔子責冉求

季氏伐顓臾冉有季路問於孔子孔子不責由而責求曰求亡乃爾是過與且呼其名而責之此正寧有盜臣意

王道王路

洪範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注疏止言王之道爲正道王之路爲正路而已道路二字未分別蔡沉集傳亦未及解新安陳氏止云互詞叶韻耳抑何鹵莽也箕子作洪範其字豈輕下者余按周禮遂人及匠人自遂上之經至於川上之路凡五又有經涂環涂野涂大小相異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是道小而路大也則作好之害小作惡之害大耳

夷齊不食周粟

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於首陽之下蓋不食周之祿非絕粒不食也古人祿皆以粟

如原思爲宰與之粟五秉是也時夷齊特不欲爲周之臣故辭其祿耳若自耕之粟未嘗不食也餓而采薇者粟或不足有時采薇以充之非止食一薇也周土之毛卽所耕之粟亦毛也程伊川說之得之特未發明耳三秦記謂夷齊食薇三年顏色不變得無誕乎宋石曼卿謂夷齊不死於周之土而死於蒲阪以蒲阪爲堯舜揖遜之區

葢有深意焉第首陽之山散見各郡國諸家紛紛未有的據夷齊之死或在首陽或在蒲阪宜再詳之

獬豸

獬豸性忠能觸不直咋不正見於往籍不一而足朱羅泌不以爲然因引齊莊公有臣曰王國甲與東里徼訟三年不决乃令二人共一羊盟於社二子相從刲羊以血

灑社讀王國甲之詞已竟東里詞未半羊起觸之是能觸不直者羊之性也不必獬豸余因憶里中故老嘗言有重辟甚寃歷數官皆不能直有一郡守復判此獄而郡堂一鹿闖至公案上銜其文卷嚙碎之左右不能奪郡守心動遂及前斷而寃者得白是鹿性亦能知曲直矣鹿與羊凡畜也能知曲直况神羊乎能知曲直者有羊與

鹿而況可謂無獬豸乎天生神物自有出于常理之外者草木最爲無知尚有指佞之草而謂無獬豸者過也第許叔慎又以獬豸似牛與神羊之名戾或羊類或牛類所不可知耳

○伯益之壽

孟子稱伯益避位於禹之子啟詳閱諸書伯益乃高陽氏之子其猶子黎逮事其父

則高陽之崩益年不下四十矣歷高辛唐虞凡二百二十載是伯益年必二百六十歲乃及禹之傳位於啟也堯之諸臣壽最高者惟彭籛臯陶伯益三人而臯陶年百有六十則前聞之彭籛或云卽彭祖或云非是獨未聞伯益二百六十歲之說豈孟子別有所授耶

○堯舜被誣

堯舜禹以聖人爲之君又以聖人爲之臣禪受之際昭著往策豈復纖芥可疑而竹書紀年謂堯之末年德衰爲舜所囚故相之湯陰有囚堯城又謂舜旣囚堯遂堰塞丹朱使父子不相見故鄄城西又有堰朱城瑣語因之亦曰舜放堯於平陽而任昉記亦以朝歌有獄基禹囚舜故地也於是劉知幾遂疑舜廢堯旣立其子俄又奪之

嗟嗟堯舜禹而猶不免於稗官小說之妄議又何怪乎秦火耶余按竹書紀年出於魏晉間是時魏晉得國無不篡弑者知無以自解於世而逢君之臣僞撰此書爲主分謗耳竹書又云殷仲壬卽位居亳其卿士伊尹相之仲任崩太甲立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後三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而中

分之夫太甲伊尹之事見於尚書孟子者不可信耶左傳曰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往顏乃以竹書而疑伏生之尚書爲有昏妄則以小人心置君子腹者不獨劉知幾矣

▪鼻天子冢

舜封象於有庳卽今湖廣永州府零陵縣今零陵尚有有鼻墟羅長源謂鼻庳音相

近也余按幽明錄始興有鼻天子冢鼻天子城今統志亦載之始興屬今南雄府而南康記南康縣亦有鼻天子城先儒或謂始屬始興今屬南康故統志於南康不載鼻天子城冢豈南康始興古皆爲楚地數象雖封於零陵及卒乃葬于南康耶然南康始興去零陵遠甚象封于零陵矣卒乃葬于始興耶余竊惑之統志又云始興鼻

天子塚昔人掘之見銅人數十擁笏列侍器飾皆金銀俄聞墓内擊鼓大呼懼弗敢取而返夫銅人殉葬乃出於末代非有虞之世所宜有也此鼻天子非象明甚羅長源作路史於古今疑誤最爲詳核而亦以始興之鼻天子爲庳象何也

。張生夢舜

舜號泣於田爲怨慕孟子必有所據纂異記有張生至蒲關夢舜召之問以所業生曰孟子舜問何人也生誦其書至號泣怨慕章舜謂孟子不能善傳其意朕之泣怨已不合於父母耳號天怨慕非朕之所行者想舜當時用意亦合如此第所述夢中舜語謂孟子爲不知而作則孔子之語也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則又孟子語也孔孟生於舜之後凡若干年舜既死而亦

習孔孟語乎其誕妄如此羅長源路史亦引據之殊足掩口

・儒釋相通

儒不可不通釋典釋亦不可不通儒書離之則兩傷合之則並美雷次宗周續之嘗從釋慧遠受毛詩鄭氏箋今世佛子多以不能習儒乃去而爲釋欲其闡揚玄教烏可得哉

九言詩

古之詩自二言以至七言止耳後人有八言以毛詩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我不敢效我友自逸爲八言之始獨未有九言者摯虞流別論曰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指爲九言余檢諸本皆云泂酌之章章五句則非九言明甚顏延之亦云詩體本無九言將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故仲洽云然耳

今之詩有九言者其法非古也

・司馬温公之貧

今制黃冊凡糧米多者自立一户糧少者共立一户此宋制也司馬温公罷相居洛中所買田宅猶以兄郎中公爲户謂糧少不自立户也以宰相田糧不能自立一户亦足以廉頑矣第未知其產所入若何今蘭溪趙文懿公自登第以至柄國十年止

守祖父遺產瘠壞四十七畝毫不加舊若其後人田宅稍饒則皆治生所致於公無與余從公遊二十年猶未悉公及公捐館其里人數爲余言如此公之相業不具論獨清修一節則司馬之後如公者指不多屈矣

琴辯

世本曰琴作於神農而琴操曰作於伏羲爾雅曰大琴謂之離孫叔然曰音多變聲流離也此伏羲之琴也樂録曰二十七絃郭璞從之未詳其制之長短何如中華古今注曰二十五絃琴或曰二十絃皆失之而樂録爲正按伏羲以木王三與八皆木之數也故三其九而二十七爲之絃耳廣雅曰伏羲琴七尺二寸則八其九而七十二寸爲之長也亦以木爲數也廣雅曰琴

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邢昺曰此常用之琴也長三尺六寸六分者象三百六十六日五絃象五行至文王武王始加大絃爲君小絃爲臣五絃第一爲宫其次商角徵十二絃少宫少商上曰池言其平下曰濱言其服前廣後狹象尊卑上圓下方法天地十三徽象十二月加閏此即今之琴也夫以伏羲之離而名之曰大琴乃後入名

之耳比琴爲大故曰大琴在伏羲時止名離不名琴也少宮少商二絃始於周矣而減二十七絃爲五絃減七尺二寸爲三尺六寸六分與名之爲琴也皆在周之先也不知始於何時請以俟知者

◦九河考

古之九河諸書相傳者曰馬頰卽馬篤河曰覆釜河曰鉤盤河曰鬲津河曰徒駭河

卽徒河皆在今濟南府境而胡蘇河簡河潔河皆在滄州又云徒駭河亦在滄州惟太史河莫詳所在自漢以來講求九河者甚詳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累集積傳之語遂得其六歐陽忞輿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立爲兩説要之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至其顯然謬戾者班固以滹沱爲徒駭而不知滹沱與徒駭不相涉也樂史於馬頰又以漢馬篤河當之鄭氏求之不得其説乃謂齊桓公塞九河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吕鎭閼八流以自廣宜蔡九峯深折其非也夫曲防齊桓之禁也豈躬犯之卽覇者輕變古而重於自利然河水可塞而河道可盡平乎酈元水經獨曰九

河碣石苞淪于海程子宗之乃援尚書禹貢夾右碣石之文謂九河果從碣石入海今兗冀之地皆無碣石而碣石尚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卓然可見是九河之説當以酈元爲正今之治河者輙言九河故道穿鑿求之宜乎支離而無益于河矣

◦龍涎香

龍涎香眞僞難辯按張世南游宦紀聞云

諸香龍涎最貴廣州市直每兩不下百千次等亦五六十千出大食國近海傍常有雲氣罩山間卽知有龍睡其下或半載或二三載土人更相守視俟雲散則知龍已去往觀必得龍涎或五七兩或十餘兩視所守人多寡均給之又有說大洋海中有渦旋處龍在其下湧出其涎爲太陽所爍則成片風漂至岸人取之龍涎入香能收

歛腦麝氣雖經數十年香味仍在嶺外雜記云龍枕石睡涎沫浮水積而能堅鮫人采之以爲至寶新者色白稍久則紫甚久則黑白者如百藥煎而膩理黑者亞之如五靈脂而光澤其氣近於臊似浮石而輕和香焚之則翠烟浮空結而不散又一說龍出沒海上吐出涎沫有三品一曰汎水三曰滲沙三曰魚食汎水輕浮水面善水者伺龍出隨而取之滲沙乃被波浪飄泊洲嶼積多年風雨浸淫氣盡滲於沙土中魚食乃因龍吐涎魚競食之復作糞散於沙磧其氣腥穢惟汎水者可入香用餘二者不堪往歲有詔求龍涎香而眞僞莫辯余故錄之以廣時人耳目

漢碑

孫宗鑑東皐雜錄言漢碑額多篆身多隸

是矣獨云隸多凹篆多凸則洪适之隸釋歐陽修之集古錄趙明誠之金石錄皆未及也豈漢碑尚有遺於三公之見聞者耶

柴桑

山海經所載皆山川之大者獨未載廬山而止載柴桑之山郭景純曰柴桑山在潯陽南共廬山相連余意廬山昔當名柴桑及匡君兄弟廬之遂稱廬山耳今以柴桑

別爲一山而曰與廬山相連似誤

◦荔枝

荔枝之名諸書皆未詳其義扶南傳謂結實時枝弱蔕牢不可摘皆以刀斧劙取其枝故以爲名余按荔枝之樹甚高大惟樹杪結實最多故採者不能攀其枝多連枝斫之耳蔕牢之說殊不然也

◦消摩

呼藥爲消摩詳杜蘭香別傳蘭香降嫁張碩碩問禱祀事香曰消摩自可愈疾淫祀無益消摩謂藥余意消摩按摩也今治病者有按摩之術

◦擊壤

堯民擊壤壤以木爲之其形如履前廣後銳長尺四寸闊三寸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遥於三四十步外以手中壤敲之中者爲上今京師中兒童猶有此戲或以桃或以甃其擊壤之遺乎獨吳盛彥有擊壤賦曰論衆戲之爲樂獨擊壤之可娛因風化勢罪一殺兩或擊之法與今不同耳

◦以糟飼馬

今京師官馬雖有芻豆之給皆爲馬軍乾沒日惟以枯糟飼之故雖有良馬不一二年輙斃矣海馬骨者最巨木火俱不能毀

惟以糟漉之遂腐海馬神馬也其骨且畏糟今乃以糟飼凡馬乎然京師售馬者云以糟飼之可暴壯惟其暴壯是以易斃

◦家里

白樂天詩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鄉里謂妻也南史張彪傳呼妻爲鄉里今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今人言家里本此

◦五大夫松

秦始封泰山松爲五大夫此秦時第九爵也非謂五株松爲五員大夫也今人相傳爲一松封一大夫五松五大夫殊謬

芍藥握椒

毛詩溱洧之卒章贈之以芍藥芍藥破血女人無子當服之故芍藥之贈爲男淫女東門之枌其卒章貽我以握椒椒氣下達可以壯陽故握椒之贈爲女淫男此先儒

之俚談然理或有之

千文

千字文劉公嘉話曰梁武帝教諸王書令殷鐵石於王右軍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一片紙襍碎無序武帝謂周興嗣曰卿有才思爲我韻之興嗣一夕編次進上鬢髮皆白南史文學周興嗣傳又云武帝檄魏文于右軍書中書千字令興嗣韻之非殷鐵石也又有一說武帝喜鍾繇書而秘書省所藏鍾繇真蹟甚多獨年久浸滅散亂乃令興嗣韻之爲千文未知孰是今世有鍾繇千文與興嗣所韻者不同乃後人僞撰也

蘭香

余里中製蘭香乃以土香曰白木香者爲骨即今牙香粗榦也剉成片以水漬之數

日去其木氣然後暴烈日下候乾燥方採樹蘭花與此香片用紙包裹復暴於烈日凡數易花而後成樹蘭一名珍今俗云傳於吳商不知此薰香法在宋已有之自吾廣始不始於吳也余閱宋葉寘論香品吾廣故有吳氏者以薰香獲富素馨茉莉柚子花皆可爲之顧文薦負暄錄亦云番禺有吳監稅者以香名豈即其人耶獨未言

及樹蘭花今樹蘭花薰香盛行而素馨茉莉柚花皆未有製者試為之當不減樹蘭也樹蘭獨產東廣不見傳疏亦不知其當作何名以其花香似蘭草而木為本故曰樹蘭其花如黃粟盛於夏間亦可以薰茗

東方朔滑稽

東方朔傳有幸倡郭舍人令朔射覆中之武帝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謼而朔嘲焉

曰咄口無毛聲謷謷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帝問朔何故詆之朔曰與為隱耳口無毛狗竇也聲謷謷鳥哺鷇也尻益高鶴俛啄也獲免余謂朔之初為此語實以詆欺舍人非隱語也舍人曰幸倡必弄臣之流口無毛者少而無鬚也聲謷謷諂佞而取給也尻益高諂淫交之態也非詆欺而何然郎朔之假為隱

語其詆欺更甚以其無毛之口為狗竇以其仰食於人為鷇之仰哺以其俯首而求食為雀之俛啄皆以鳥獸之類賑之而武帝與舍人不暇察耳訕刺如此非自託於滑稽何以免於世哉

木棉

余鄉多木棉集韻綿作棉樹高者至於十丈其枝如桐葉如胡桃葉而稍大花如今

之玉蘭花紅如渥丹一樹常數千枝春夏放花其紅燄燭天花謝乃結子剖之如酒匜其殼堅硬其中有絮皓白故曰木棉今名攀枝花吳錄云其絮如蠶所作者非也唐李琮詩腥味魚中墨衣裝木上棉則此棉亦可作衣絮今止充裀褥而已方勺泊宅編稱海南蠻人以此紡織為布布上出細字雜花卉尤工巧名曰吉貝布郎古白

氎布也氎音牒苐余鄉既未有以木棉爲布者卽詢之海南諸蠻亦不知其制爲何似或云曹溪六祖所傳信衣曰屈眴布卽白氎布乃西域木棉心所織者余嘗見之實類褐豈西域木棉與中土不同耶范政敏遯齋閑覧又云林邑等國出吉貝布木棉爲之不知六祖信衣卽林邑等國所產否陶九成南村輟耕録又云閩廣多種木

棉紡績爲布名曰吉貝松江東去五十里許曰烏泥涇多種之彼初無踏車椎弓之製率用手刮去子線弦竹弧置案間振掉成劑厥功甚艱國初有一嫗名黃道婆者自崖州來乃教以紡織之具至於錯紗配色綜綫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織成被褥帶帨文釆甚巧土人多以此致富者嫗卒土人祠焉陶九成元人也世代尚近其詳著

如此余嘗以詢之松江士夫皆不知木棉爲何樹吉貝爲何布豈道婆者卒其織造之法莫傳故土人不復種藝此樹耶據陶說道婆崖州人則泪宅編謂海南蠻人能爲此布其言不誣若六祖信衣果西域木棉心所織者則其法當如秦洮間織褐試倣其法以織木棉便可成布不必復求道婆遺法矣閩中呼綿花爲吉貝其聲稍轉爲家貝或云非木棉也林邑所產疑卽此物又有山吉貝不堪作布

○朱提銀

今人多稱白金爲朱提非是蜀之叙州府有朱提山出銀諸葛孔明有言漢嘉金朱提銀採之不足以自食若以銀爲朱提亦可以金爲漢嘉乎唐韓愈贈崔立之詩我有雙飲盞其銀得朱提亦非以銀卽爲朱

提也

蜀漢不制樂

三國時魏最強吳次之而蜀爲最弱者非獨其土地蹙也葢人才文物亦單陋焉即以禮樂考之魏武帝常使魏襲製鼓吹曲十二章矣吳孫休亦常使韋昭製鼓吹曲如魏之數矣獨不聞蜀有製樂者豈其時救亡之不給而不暇及此耶抑其人皆樂

於軍旅不能如二國之從容文物也安得諸葛武侯起而問之

。分野

星次之說古今卒無一定之論費直以易卦配地域蔡邕以節氣當國分皇甫謐以月律配入辰次僧一行以度爲紀據河山以分其野又或以古受封之日歲星所在爲主彼亦是非此亦一是非也宋羅泌惟以九州之說爲正然其說亦未能詳著於書豈亦疑而未安耶按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辯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葢以天象而占其地特占法而已儒者不考星官不著故凡言郡國之分野者皆據成說而録之而不暇察察之者又不能詳明故諸說紛紛不一耳今諸說不具辯姑以周禮注疏辯之賈公彦謂吳越地

南而星北葢以國屬諸初受封之日歲星所直之辰此不得其說而附會妄語也周封大伯於吳夏封無繹於越豈同歲月乎況後之所謂吳越者不啻百倍何以皆屬此星耶秦雖罷封建後之立君長者皆此例也豈皆同此歲月乎分野所屬唯斗牛女之地極遠星經謂每度計一千四百六里二十四步六寸四分有奇似涉荒唐但

以日月薄蝕秒忽觀之似亦可信然其所謂里乃以鳥道計之非人跡屈曲之謂也縱一大府能當其一二度耶故以其地當其宿亦姑取其槩耳今譔郡邑志乘者即區區一縣亦曰其分野可笑矣故元僧德儒於此致疑而作分野辯意謂天之經星二十八宿皆屬中國分野而無餘中國之外四方萬國豈無一星分耶夫豈先中國

而後及四方萬國耶又豈別有一天星宿耶德儒不得其說欲下風膝行以扣儒衣冠而通天地人者余嘗恨不得見許魯齋耶律楚材諸公一明此說妄意以今之占法揆之蓋天道流行其大無外萬象異形而同體三才異位而同神故以占法變化之神妙窺天人感應之徵驗如吳越之災祥則應於斗牛之經度故以斗牛而占吳越非謂吳越正在斗牛之下也史家天文志曰某地入某宿幾度而所記亦有不同蓋當時占法亦異耳如東方蒼龍南方鶉尾皆以昏中而言豈曰東者常在東耶各家占法不同今以易占明之易固非瑣瑣也而曰京房曰鬼谷曰軌革之類以第幾爻為家宅第幾為牛馬第幾為舟車各各取驗正猶以某星占某地並此定格也若

德儒所論中國萬國則同此一天星宿而各國之占法自異各取徵應耳千古不決之疑豈余之淺陋所能剖析第千慮一得故姑識之以俟知者

○古樂之亡

古先聖王在位皆作樂皆有歌詩惟至周始大備者以一代兼數代也故古樂自雲門而下必皆有歌先聖王亦皆世世傳習

以遺後人故周公得而用之耳或者謂伏羲之立基神農之下謀祝融之屬續顓頊之五莖帝嚳之六英周公棄而不用者以其過於質也余謂不然葢歲久制亡不可復考故不得而兼用之卽周公當時亦不能無遺憾者有其存之周公自當兼用固不止監於二代矣自漢高帝爲武德之舞時雖參用招舞而更曰文始武舞更曰五

德又因秦樂人以制宗廟樂詩唐山夫人及武帝宛馬等篇出而古聖人之制遂泯故黃帝以下之詩於是併亡矣夫公子完去陳時虞招猶不廢卽貧擔流離之際不敢失墜漢興時老師宿儒當有存者於此時能訪求之猶可存十一於千百今秦既不師古漢又因秦舊而不復求古且古樂之亡固秦之罪漢亦不得辭其責也惜哉

無逸之誤

祖甲賢武丁欲廢其兄祖庚而立之遂逃爲民卽無逸稱享國二十三年者是也先儒見史國語皆稱祖甲淫亂遂改無逸之祖甲爲太甲不信經而信史惑矣

周武王十三年伐紂

后稷封邰子不窋失其官竄戎狄閒不窋之孫曰公劉復修后稷之業遷於豳商末

大王避狄遷岐傳至王季爲西伯文王繼之五十年武王立十三年伐紂泰誓云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是也而書序乃以爲十一年矣記亦稱十一年伐紂二年訪箕子與洪範與十三祀之數合世因疑泰誓經文爲誤漢儒又創言文王受命九年武王二年伐商通十一年歐陽公著泰誓論定爲卽位之十一年葢因二年後方訪

箕子也按經文皆稱十三而武成釋箕子即伐紂之歲不在伐紂二年之後當以經文十三年爲正

河清酒

藺溪河清酒自宋元已有名弟其時已有甘滯不快之呰見范成大驂鸞録矣

在田之義

見龍在田王弼注龍處於地上故曰在田

孔頴達曰六位有天道地道人道一二地道也九二是二在一上故以在田爲在地上也朱考亭作本義亦未明言以田爲地余謂古先聖人立文垂訓字字的確今不言在地而言在田則在田自有在田之義非止言在地也以前諸儒亦有推廣之者言田之耕稼利益萬物猶若聖人利益萬物故言在田也此說得之

古祀必卜

今郊祀蒸嘗之禮皆遵古制而行獨卜其吉凶則絕不講矣愚謂他祭皆有定期可以不卜至於今之祈雨祈晴者即雩也原無定期獨不可倣古而卜乎但古人龍見即雩乃建巳之月不待雨暘愆期而後舉之蓋先已爲民祈禱至於雨暘愆期之日又復爲民祈禱也今建巳之月大雩者禮

亦不復行矣

人奴

古之爲人奴者必髡其髮又以鐵束其頸以爲鉗最困辱者故趙王郎中田叔孟舒自髡鉗爲王家奴隨王入長安是以漢初有詔自賣爲人奴婢者皆免爲庶人意免其髡與鉗也若如今之爲奴婢者亦猶庶人耳何必免而後爲庶人哉

・不庭

左傳以征不庭言不來在王庭者史記不庭作不享索隱曰舊本史記作不亭亭直也征不亭者征諸侯之不直者也是庭與亭古皆通用者享字與庭字相似而訛耳今人稱日午爲亭午即直午之義直午正午也

星隕如雨

春秋魯莊公七年星隕如雨蓋星之隕如雨之降耳杜預訓如作而訓偕作俱言星與雨俱下此甚不通旣星與雨俱下又是夜間胡從而辯其爲星隕也且左傳上言恒星不見以爲夜明星隕即是本夜旣云夜明又安得有雨乎

・燒酒泒荔枝

余鄉噉荔枝多以燒酒泒之即製荔枝酒者亦以燒酒蓋自唐巳然矣白樂天有詩曰荔枝新熟雞冠色燒酒初開琥珀香欲摘一枝傾一盞西樓無客共誰嘗此一証也

龍蛇歌

龍蛇歌介子推作呂氏春秋司馬史記述之而劉向新序俱載此歌大同小異而說苑又以爲舟之僑歌何自相矛盾若是乃知新序說苑未必盡出於劉向也

爛柯

爛柯之說人皆知爲奕者之事東陽記信安縣有懸室坂晉中朝時有民王質者伐木至室中見童子四人彈琴而歌質因倚柯聽之童子以一物如棗核與質含之便不復饑俄頃童子曰其歸承聲而去斧柯爛盡旣歸質去家巳數十年矣一以爲觀

奕一以爲聽琴當是一事而兩傳也

◦盜跖

盜跖人知爲柳下惠之弟不知黃帝時先有大盜名跖者後人因惠之弟爲惡故以盜跖名之今之菩薩觀世音亦古佛有名觀世音者因今之觀世音受記於古之觀世音故亦以觀世音名之也如秦越人曰扁鵲亦軒轅時有神醫名扁鵲秦越人能

醫人亦稱爲扁鵲耳是柳下惠之弟及今之觀世音皆别有名字也

◦今隷

隷有古隷有今隷今之楷書卽今隷也世言隷創於王次仲又言創於程邈皆秦世也羅長源曰宋時臨淄人有得齊胡公之銅棺前和隱起皆爲今隷則隷書秦已前已有之矣水經注亦云隷自出古非始於

秦

◦藥箭

兩粤溪洞之蠻以毒藥傅弩矢射人者俗語曰綿藥余初不解其義及讀揚子方言凡飲藥傅藥而毒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眠乃知綿藥當作眠藥也

◦弱翰

楊子雲荅劉歆書雄嘗把三寸弱翰筆賫

白素三尺問異語此作方言也余嘗疑旣稱弱翰又稱筆是筆有名弱翰者因悟今京師中寒冱南來之筆多敗京師有名水筆者掾史家多用之其毫甚弱蘸一墨卽可書數行携之出弟須飽墨不必復蘸子雲作方言時正携此筆以行有得輒書不復蘸墨者卽今水筆也

◦馬汗血

嘗言汗血之馬不知者謂出汗皆血偶閱漢明帝報東平王蒼書并遺宛馬一匹中言血從前膊上小孔中出因言武帝天馬霑赤汗親見其然余乃悟凡血盛者筋力必强壯善馬愈走而性愈躁疾氣血愈怒張必至橫溢故此所遺馬血從前膊小孔中出則汗血之馬其血亦有從他出者非謂遍體皆汗血也

水利

五行之用皆以利民者然金火木土皆不言利惟水獨言利者何也易以利爲四德之一凡卦之象川者必言利涉書陳六府始于水而三事亦稱利用水之利大矣哉

鱷魚

潮有鱷魚之害世皆知爲韓昌黎所除不知昌黎之後其害尚存至宋咸平中通判陳堯佐始計捕而獲之鳴鼓于市以文告于神而戮焉其害始永絕

吳復古

揭陽吳復古每論出世法以長生不死爲餘事煉氣服食爲土苴蘇東坡居惠時嘗問以養生復古以安與和答之東坡南遷往見之無一言及得喪事獨曰邯鄲之夢猶足以破妄而歸眞今子目見而身履之亦可以少悟矣若復古者蓋有道之士哉

漢劉熊碑

唐王建題劉熊碑有曰蒼苔滿字土埋龜風雨消磨絕妙詞不向圖經中舊見無人知是蔡邕碑宋蘇邁書胡戢之語謂此碑與劉文饒同建詩爲不誣余謂此碑固漢隸最佳者然非中郎詞也且其文有云七葉勃然而興咸居今而好古其詩則曰有

父子然後有君臣此何等語而謂之絕妙
詞乎既非中郎之詞又安得云中郎之筆
蓋東漢諸碑流俗多以為中郎筆猶王子
敬好書洛神賦故世一有洛神賦輒以為
子敬書耳

○夷齊考

論語正義引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
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夷齊者

諡也伯叔者少長之稱也少陽篇不知何
人所著其書已亡一云父名初字子朝或
曰即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者孤竹地名
產孤生之竹可作管孤或作觚地道記在
肥如南二十里秦為離支縣漢為令支春
秋時齊桓公嘗至其地今山海關北十里
有孤竹君之墓在焉姓纂墨氏即墨台氏
墨音眉孤竹君之後鄭樵亦從其說遂以
孤竹君為姓墨名台余按國名記墨台即
禹之師墨一曰默怡怡音台炎帝之後姜
姓國也則墨台又孤竹之先矣虞書伯夷
降典折民注疏云姜姓不知即此墨台氏
否則孤竹君之子伯夷也少陽姓纂鄭樵
皆誤矣山海經又有伯夷父者生西岳為
氐羌所自出郭璞注伯夷父顓頊師亦不
知與墨台氏同否是古今名伯夷者凡四

世代綿邈諸說混淆竟莫可考而以伯夷
為姓墨名台余不敢安也孔叢子注孤竹
君又有子名伯遼周曇詠史詩注伯當作
仲孤竹君之次子也是孤竹君有三子遼
既是名則夷齊又似名而非諡矣近有陳
繼儒者宏博士也譔逸民史行于世顧不
能詳夷齊名氏夫尚論其人而不知其名
氏可乎抑亦有疑而闕乎故詳著之以補

其闕

○孔子姓氏

孔子宋人宋襄公十一代孫也本姓子氏古者君之同姓有五服親盡者必賜別姓以爲公族故襄公有五世孫曰父嘉者賜姓孔氏是以不復姓子而孔氏之姓實出於此父嘉於孔子爲六世祖父嘉之父即正考父考父嘉之孫曰孔防叔乃自宋奔魯

不仕至其孫叔梁紇始仕於魯受采於聊古者必貴而後別爲氏故叔梁紇得以王父之字爲氏其氏曰叔者孔防叔之叔也第叔梁紇時諸大夫皆世官而孔子不復世父之官此既不可曉且貴而賜氏子孫不復改者孔子又不以父之氏爲氏而復以孔爲氏此尤不可曉也余按孔字从子从乙子者商之所以封姓也乙者玄鳥也契之母吞玄鳥卵而生契爲商之鼻祖賜姓孔者所以紹祥玄鳥也今字書皆以孔爲嘉美之稱以乙之生子爲嘉美故鄭子孔名嘉是孔父嘉亦若因字爲氏者其說終屬強解古者賜氏或以地或以官或以謚未聞有因其人之字即以其字之義賜爲姓者蓋後人因父嘉姓孔子孔名嘉故遂以孔爲嘉美義耳

○癰疽瘠環

萬章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趙岐以癰疽爲癰疽之醫瘠環者瘠姓環名也孔穎達曰未詳其人但以經文詳之亦誠然也朱考亭亦從其說劉向說苑以癰疽爲雍睢余按古文及諸字書癰雍疽睢原不相通如向之說是雍姓睢名非癰疽之醫而趙岐誤矣至於以瘠爲姓其

說更誤余按姓譜諸書有姓痛者有姓疾者瘠之姓絕無歧何所據以爲姓耶余憶左傳有曰巫尫因其尫而名之非巫之名與姓也瘠環者名或爲環其人瘠弱故呼爲瘠環如今人呼長者爲長某小者爲小某之類是也朱考亭注經亦傳訛如此

●王荆公不知詩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靈運猝以景遇

構以成章故常自稱此語得之神助客有以此問王荆公不知此詩何以得名於後世何以得罪於當時荆公曰池塘生春草言王澤竭也園柳變鳴禽言物候變也當時以此服荆公之博殊足一笑以此論詩則從古稱詩者何往而不得罪荆公非惟不知靈運亦不知詩矣

●精舍

精舍二字始見於後漢包咸傳咸往東海立精舍教授是爲儒者設也姜肱傳盜就清廬求見注清廬即精舍也晉孝武帝奉佛立精舍於內殿引沙門居之是佛家所居當名精舍惟吾儒乃得名精舍及清廬耳三國志注江表傳于吉來吳立精舍燒香讀道書製作符水療病則道家亦稱精舍矣

●老人子無影

老人子無影說者謂子之腎囊下動謂之影不知何所據朝野僉載柳州曹太年八十五少妻生子日中無影南史張元始年九十七生子無影丙吉斷老人生子之獄置羣兒日中獨老人子無影遂以決之其說不虛則影非腎囊下筋明甚弟今七八十老翁生子其子於日中未嘗無影豈皆

非眞骨血耶一笑一笑

疑耀卷之六

疑耀卷之七

温陵李贄閎甫著
嶺南張萱孟奇訂

纂修恩賞

今制有經筵頭修書尾之説謂經筵初開在事者俱被恩賞若繼進者不與也修書之初無恩賞書成進御恩賞方行然每修一書常至十餘年始能完進其中雖有纂修之勞而先或物故及遷別官者皆不追叙惟據進書時見在諸臣恩賞及之而已宋元祐間祕書丞劉恕與修資治通鑑及書成而恕先卒恩賞亦不追叙祕書少監劉攽等上言乞依黄鑑梅堯臣例官其一子則特典也今當事者能援劉恕故事建白行之亦右文之一快乎

看書時知孤寒

宋文潞公當國時有某甲官人者收得一名畫如李成山水之類某乙官人借去模一本送與文潞公一日出示衆賓某甲偶在坐一見而笑曰得非某乙所獻乎潞公驚曰何以知之某甲曰眞本乃某家所藏數日前某乙嘗借去恐其模一本以獻耳潞公驚甚曰不知可以借來一觀乎某甲曰可遂命取來潞公幷視兩本久之曰畢

竟某乙者是眞衆賓亦相與和曰某乙者是眞某甲更不作聲而退明日有問之者某甲嘆曰某於昨日論畫時方知此身孤寒此話柄古今同之不足訝也

○驢牽船

北地凡百可以代人力者皆用騾驢余嘗欲以驢牽船然世未有見者偶閱元宋正獻公集有驢牽船賦則在溷漳非北地也正獻廣陽人名本字誠夫

○醴

魯元王爲穆生設醴說文一宿熟曰醴今人罕得其法元宋正獻集有鷄鳴酒賦序曰將陵李懷德甫家善釀一宿酒法以米三升用水以槪計者倍乃粥之入麴八兩酵半麴以飴爲酵殺四之一加麥蘖少許和之適宜造於燈時比曉熟矣味甘且醇

劇飲不醉豈即醴耶

○龍無髓

龍無髓若有髓者蛟也元時有善墨名黑龍髓謬甚

○不信夷齊扣馬

夷齊扣馬事千古未有致疑者王安石獨不信有詩云孟軻勸伐燕伊尹干說亳扣馬觸兵鋒食牛要祿爵少知羞不爲况彼

皆牟卓史官藏多聞自古甚牙鑒此亦一說也

穎師彈琴詩

韓昌黎聽穎師彈琴詩歐陽文忠以語蘇東坡謂爲琵琶語而吳僧海者以善琴名又謂此詩皆指下絲聲妙處惟琴爲然也若琵琶則格上音豈能如此而謂文忠未得琴趣故妄爲譏評耳余有亡妾善琴亦

善琵琶嘗細按之乃知文忠之言非謬而僧海非精于琴也琴乃雅樂音主和平若如昌黎詩兒女相語忽變而戰士赴敵矣如柳絮輕浮百鳥喧啾上不分寸失輒千丈此等音調乃躁急之甚豈琴音所宜有乎至於結句淚滂滿衣氷炭置腸亦惟聽琵琶者或然琴音和平即能感人亦不宜令人之至於悲而傷也故據此詩昌黎固非知音者即穎師亦非善琴矣

齋醮

齋與醮義異而事同羽衣家鮮能辯之靈寶大法引廣成曰醮者祭之別名也牲牷血食謂之祭蔬果精脩謂之醮河圖經品三洞之中凡有二十四等醮與齋法相類并諸雜醮法凡五十六門以太上爲主北斗爲宗是三洞既有二十七等之齋復有

四十二等之醮也後世乃謂靈寶立齋正一有醮乃於齋後散壇改正一衔易正一服而後設醮謬矣夫醮三洞皆有之況散壇之醮乃齋事告終酬謝真靈耳豈宜改衔易服別作一式乎

婦人在軍中

自古出師未有婦人偕行者故杜工部有女人在軍中軍氣恐不揚之句庚子之奉

報趙王出師在道賜詩之作乃云錦車司建節魚軒巽泊營軍中女子氣塞外夫人城是趙王宅眷皆在軍中矣

磁器

宣和格古論古人稱磁器皆曰某窑器某窑器不稱磁也惟河南彰德府磁州窑器乃稱磁耳今不問何窑所製而凡瓷器俱稱磁誤矣

視草之義

古人稱視草者謂視天子所草也古者詔令多天子自為之特令詞臣立於其側以視所草何如耳故漢武帝詔淮南王令司馬相如視草非令相如代筆也今典制誥者皆代天子筆非視草之義而稱視草不亦謬乎

眼鏡

閩廣之間有製眼鏡者老人目翳以窓目中則毫髮立覩古無其製獨劉跂暇日記中載杜和叔鞫獄取水晶十數種以入初不喻其意既出乃知案牘故暗者水晶承日以照其文立見此眼鏡之所由製乎

不合時宜

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

文章坡不以為然又一婢曰滿腹都是識見坡亦不以為然至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坡乃捧腹大笑余謂朝雲之言卽前兩人之意也古今不合時宜者孰有出於文章識見乎若無文章無識見又何不合時宜之有

皮船椽矢

宋太祖為周殿前都虞侯時率兵圍壽州

嘗乘皮舩入壽春不知皮舩之制何似又壽春城上發連弩射之矢大如椽不知其弩之大亦何似

絹易虜首

宋太祖謂胡人精兵不過十萬欲以二十匹絹購胡人一首計用二百萬匹絹則胡人可盡今制虜首一級賞銀五十兩是重於二十匹絹然歲費四百餘萬金往往不能易虜一首何也

王勃千歲曆

王勃以推步自名作大唐千歲曆其言五行之運以土王者五十代一千年以金王者四十九代九百年水王者二十代六百年木王者三十代八百年火王者二十代七百年夫五行相禪豈有參差若土德獨長或亦分旺之說而水德獨短何也或

有見借其書已亡不得而詰耳

赫胥氏

古有赫胥氏一曰赫蘇氏古蘇胥通傳謂赫然之德爲人胥附故云是胥爲其義又云胥者胥史之意謂隆名不居而以胥史自況也未知孰是

曷字辯

曷从曰从匃曰者辭也匃者聲也無義葛

天氏之幣葛字从土从曰曰乃古之合字卽爲聲也曷與堨同所謂田堨田堨土事古人曷多作[illegible]又說文葛盇也與鶡皆音盇集韻盇覆也居曷切盇曷盍三字古通故曷作盍旦渴碣本从盍堨碣一一从盇蘁礚嗑一皆从葛世不知爾

李虛中以疽死

今之祿命家言云子平者其說始於齊威

中侍御史李虛中也第虛中以服水銀疽發背死不知其曾自推算否

。九還

北斗一日一夜一周天天降地騰從寅至申為七返却到坤處為九還此宋張景之說也天地且不可無還返之說況於人乎故養神者先氣氣先養腦腦先養精精先養血血先養水

天門開

宋王文正公旦幼時見天門中開其中有公姓名龐莊敏籍帥延安日中夜恍惚見天象成文云龐某後十年作相當以仁佐天下凡十字余初以為誕及余師趙文懿公嘗謂余言丁卯歲在齋屋中忽見天門開上有金甲神人現形數刻因呼同窓者出視之皆不見惟公獨見之也次年即登第後果大拜乃知王龐二公之事不誣

在齊聞韶

子在齊聞韶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言不圖以帝王之樂而作于諸侯之國也葢有悲心焉三月不知肉味者悲之至也此亦八佾歌雍奚取於三家之堂意

孔子不言樂

夏殷之禮子能言之而不及樂鯉趨過庭

訊以學禮亦不及樂豈以禮具而樂即存耶夫古樂之亡久矣即孔子亦無得而聞也若告顏子為邦而終之以韶舞則于齊嘗聞韶惟顏子或足以知之耳

譜系之學

氏族譜系之學我朝廢而不講即講之亦必不能精自昔已然矣如賀氏楚出于慶亦為賀來本郲後而來緘亦為來孔氏宋

後而孔達出於衛孔張出於鄭陳又有孔寧齊又有孔悝孫氏晉出而一出於商一出於衛漢荀卿又曰孫楚宋皆有司馬楚衛皆著于南周楚之王孫既異于衛秦宋之王臣復別於楚諸國之分侯姓三代之殊王氏不可勝數矣至於後世兵火饑疫離析流亡又有違諱避仇隨母假養冒之類紛然襍出如之何攷之

封禪

封禪自古有之聖門絕不言及者管仲曰惟受命之君乃可行是一代始一行之也又須攷瑞崇德故商有天下六百年惟行于湯周有天下八百年惟行於成王孔子之時天命未改故不必講求也筭六經之中亦未有論及封禪者惟見于大戴禮嘗以為疑先儒謂舜類上帝及柴燔岱宗皆封禪也然既曰一代一行則柴燔岱宗之事乃五載且更舉矣郎以之為封禪所不敢安

能耐通

古耐字多作能能耐古通用而義各有在史漢高紀耐以上請之是也耐者去頰毫而不至髡故耐亦音耏後人耐辱耐久假借以書之爾若以能忍為耐自有是義能

寒能暑之例楚辭荀子皆以能讀如耐是也

老始學詩

昔人有年過五十始學為詩竟以詩名者杜少陵平生之詩千四百五篇斷自贈韋左丞二十二韻為始以年譜考之亦且四十餘矣贈韋之作追憶少年壯遊之詩歷述往昔遠比曹揚近交崔魏然其盛年之

詩未有傳者夔州以後益老矣黃魯直入歲有送人赴舉詩云送君歸去玉帝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晚年竟自删去不收集中余不能詩幸今猶未五十再三年乃學詩未晚也第恐玩愒歲月耳

禮部韻

禮部韻畧初僅九千五百九十字續降六

十有五字分爲五聲二百六韻其間通用獨用各別若欣淳覃咸音相近而不同韻者多矣至于冬東魚虞清青語麌御遇勁徑錫昔以字母推之宜可同韻豈不得附於先仙覃談通古之例何乃偶別而不許通押耶麻韻從奢以後馬韻從寫以後禡韻從籍以後雅音別之宜當小異豈不得用歌戈哿果鄉韻之例又何其纖悉於他韻而獨畧於此也況變聲已久字文猥多知音罕逢反切易舛韻家正如聚訟自唐人釋文音韻行世而士不知古音久矣

易有小石

易傳說卦艮爲山爲小石他卦別無爲大石者豈說卦有脫簡邪以意度之宜曰爲大小石二陰在下小石也一陽在上大石也是故戒于石互艮也漸于磐內艮也本

義曰磐大石艮何止爲小石亦爲大石矣易中凡言石皆主艮惟困於石不主艮遇兌之下剛也故皇極經世少剛爲土石土石同根在先天爲巽坎故土依於石而石依於土辰石相溥在先天爲震巽故辰爲之聲則石爲之音石之少剛與辰之少陽同物故石在天則爲星而星在地則爲石氣類然也

五經皆有韻

曲禮以安民哉叶思辭以將入戶叶下以將即席叶怍皆古音也如中庸樂記禮韻閒居其間韻語更多夫易書禮記本不必韻而猶有韻則詩宜無有不韻者何以周頌之韻多不叶而清廟維天之命乃通篇無韻然則所謂詩者豈曰韻語而已葢古詩字音句律皆天然中節漢儒以後乃以

訓詁求詩徒說其義不通其音試思三百篇皆可絃可歌後人泛作樂章每有不中絃歌之節者不知音故也

四民

古之為民者四儒與吏皆士也周禮六卿之官最為親民而獨無府史胥徒不知誰為之吏竊意與賢出長興能入治即所與之賢能為之吏也故經文亟稱鄉吏郡吏此時儒無非吏吏無非儒耳

古琴

經典琴瑟並言魯論三言瑟而不言琴何也宋時郊廟之樂其琴以宮絃之中徽定黃鐘引上一徽即大呂商角徵羽亦自中徽引上每徽一律以與瑟合是古之琴不可聞矣余意必不如今人之弄手取聲也新調淫聲纖瑣繁縟余名之曰琴之異端

火鈴

道家有火鈴之說鈴金也火鈴言火與金也本出儒書道家竊其緒耳河圖之為洛書也二七合乎南者四九乘之四九合乎西者二七乘之圖體而書用也五五天數從橫十五則金火易位矣五六地數從橫十八則水土易位矣聖人不言地數但以天數二十有五著于洛書者金火入用之

妙在焉水中有火故甚雨必電電之下爲火光火中有金故震雷必霆霆之末爲聲度人經言擲火流鈴黃庭言火兵符圖又言火鈴冠霄入身中各有金火天丁流金火鈴非外索於鬼神也天以金火行人以金火生用於祈禳容有是理然其學以神霄爲宗此林靈素之幻妄也第以政和之崇尚竟致炎運之中否水反克火曾不能救玉帝之子以長生青華之君況後數百

年猶望其有靈乎

祀孔子之始

自古之學必先釋奠于先聖先師釋禮記者謂詩書禮樂各有師若夔龍伯夷周孔皆先聖先師也故蜀殿畫繪古聖賢其所祀者不止一孔子至唐開元二十七年始專祀孔子而以其門人爲配凡今州縣通祀社稷孔子承開元之制也自古仲春季秋入學合樂取斗建日纏卯戌合氣以合樂也唐始定春秋二仲上丁至宋政和四年太學雅樂成凡今釋奠用樂承政和之制也

曾點鼓瑟

曾點浴沂之事或是前時群浴因言志或是想像寓言非真浴也若前時群浴此時

對師誇說似非答問之禮若託興寓言無乃荒誕于師友之前是狂者又一不讓也宋熊朋來善鼓瑟嘗作瑟譜自言嘗倚瑟三詠覺得春入沂歸猶帶韻語當是所鼓之瑟曲如此時曲終道語及之亦是一說曾點非有意安排求異三子者二子言異日行志曾點說當時瑟曲聖人喟嘆與點亦以瑟之曲也古者瑟有歌有語有道道

者古人懸歌之餘以其曲道說一遍故曰道如賦家之有亂也故朋來云然不是眞洛浙亦不是寓言也

乞墦

孟子乞墦章先儒疑章首有闕余意不但闕孟子曰三字而已嘗合上章誦之因思七篇中別無瞯字此二章以瞯夫子瞯良人存言之當出於一時也竊意儲子更有

問答若曰人皆可爲堯舜而不得爲者何也遂及乞墦事韻釋瞯與觀皆視也因齊婦之瞯言君子之觀君子存之則堯舜與同庶民去之則妻妾不羞其分路處有相闕者因知二章未必同余以兩瞯字疑其同蓋自君子觀之則知齊人所以不得爲堯舜矣

石介七十喪未葬

宋石介自言石氏自周漢已來至于宋百餘祀自高曾以降至於七世孫有七十喪皆未敢葬遂以書干王舍人君貺須五十萬書云先人沒祿賜絕故不免於凍餒不知先人存日祿賜不乏不以敢葬七十喪何也世之緩葬者固不少然亦未有自高曾而下七十喪之衆皆不葬者豈拘于堪輿之說耶其云不敢葬者假葬也古有假

葬三年即吉之條晉鄒説毋亡便於北堂壁間下棺謂之假葬三年遂即吉衛瓘以其不應除服而議之介既云七十喪未敢葬則祖喪亦在其中而先人乃仕宦如彼豈不應除服之議不行於宋耶介賢者余偶讀其書不能釋然也

帝王之後皆蠻夷

閱諸傳記古帝王之後多爲蠻夷或以巴

人出於伏羲玄氏羌九州戎出於炎帝諸蠻髳民党項安息出於黃帝白民防風驩兜三饒出於帝鴻淮夷允夷鳩夷羣舒出於少昊昆吾滇濮甌閩駱越出于高陽東胡儋人暴輿吐渾出於高辛匈奴突厥沒鹿無餘出於夏后夫中國姓氏譜系且不可據而謂蠻夷戎狄皆系於帝王其可信乎昔元魏自謂蒼林之後慕容自謂厥越

之後赫連自謂伯禹之後亦猶安祿山自謂冒意後耳古帝王有知能不髮指

文天祥考

陶宗儀輟耕錄元至元間文丞相天祥有子出爲郡教授行數驛不病而卒士人皆以詩悼焉閩士翁某者有曰地下脩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蓋誚之也余不以爲然子即不肖亦豈肯忘父事讐耶元人見丞相不屈于元故誣以子復事元耳及按宋史丞相僅一子景炎三年丞相屯軍麗江浦時軍中疫起子與母皆死于麗江是丞相無子又按丞相集中紀年及丞相集杜句諸詩丞相有二子與丞相母曾夫人俱以疫死麗江者十三歲名道生歐陽夫人出也次名佛生則黃夫人所出景炎二年空坑之敗黃夫人携之以竄遂失所

在故集杜句第一百四十三章小序佛生巳死第一百四十九章小序曰吾有二子是丞相之子又似止有道生佛生皆物故矣丞相囚燕京于辛巳年正月元日嘗爲書以付男陞則弟璧之子丞相撫以爲嗣者也宗儀所誣事元者豈即陞耶丞相被誅陞既襄大事且廬墓三年矣非不肖者豈復事元乎若是則丞相未嘗無子奇哉

丞相所出耳宋史即謂丞相無子者若陸丞相守余惠州而以城降元者丞相雖死而興復宋室一念目猶不瞑譔宋史者元人也恐丞相後人有欲爲伍員考故璧也殳既不忠子即事元理或有之然丞相家傳又曰丞相無子以絶人望耳丞相有二弟曰璧曰璋皆云元仁宗在潜邸嘗聞陞名召見之及即位官以集賢直學士乞歸

得代于南海道卒乃官其子富爲典文署丞是陞果嘗事元而云乞歸或亦良心時露耳第至元至仁宗凡隔四十余年既云至元間出爲教授不病而卒矣又安得至仁宗朝復官集賢學士耶甚矣宗儀之謬也嗚呼璧之以城降于元也元主呼璧曰是能考順我若璧者亦難爲兄矣宋史旣不欲詳丞相後事近代吉安郡志傳丞相者亦復艸艸而丞相被執時即余鄉五坡嶺麗江亦余鄉歸善地也余數四往求輙低佪不能去偶閲輟耕録故詳著焉

宮詞

古今宮詞唐王仲初建一百篇宋王禹玉珪六十七篇蜀花蕊夫人九十八篇宋寧宗楊后五十篇此世所共傳也宋元豐初有宦者王紳效仲初亦作宮詞百篇則世

無傳焉偶于他書得其二篇太皇太后生日詩云太皇生日最尊崇獻壽宮中未五更天子捧觴仍再拜寶慈侍立到天明太后幸景靈宮駕前露面雙童女詩平明綵仗幸琳宮紫府仙童下九重整頓瓏璁時駐馬畫工牆地畫眞容二詩亦有思致其餘必多有可觀者豈以其出于奄豎輩故不傳耶第古今此輩能文者絶少矣可

以入慶言也寶慈二字宋史不載當是皇太后宮名雙童女露面則當時從幸女侍皆帕覆首也此亦宋制諸書未詳者

禹錫玄圭

禹貢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書傳直言堯賜玄圭此于錫字固當但正文明言禹錫而解之以堯賜不相背乎故蔡沉又謂錫與師錫之錫同言禹以玄圭爲贄而告成功

于舜也是于正文不背但沉于堯典師錫則從書傳錫與也禹告成功時尚爲人臣而以玄圭贄見于君可稱與乎按爾雅錫賜也是錫止爲上賜下之義若如沉說以禹錫玄圭爲錫于堯亦猶端木賜之字子貢也以貢爲賜以錫爲贄終屬牽强宋儒熊朋來謂五經惟尚書最難讀以古文今文既異且壁藏歲遠殘闕既多伏生口授不無訛舛余謂禹錫玄圭之語上下必有闕誤書傳既失蔡沉亦未爲得也

郭公

春秋書郭公胡安國以爲國亡本于齊桓公郭何故亡之語邢延舉謂春秋中所書昔無今有者皆以爲災如有蜮有蜚之類是也遂以本草所載鳥名布穀者江東呼爲郭公疑此郭公爲如青蜮書蜚之類謂

昔無郭公而今始有之故書也亦大鑿矣古今傳疑不可曉者即孔子且闕之後學何必强爲之說

顏謝優劣

昔人皆以顏謝並稱至今宗之余謂顏不及謝非止一塵謝詩奇拔意多在言外即鮑明遠初日芙蓉之喻亦止言其色澤耳未足以盡謝之妙處若顏則一以組織爲

工間作老學究口吻無論全集即昭明所選顏詩巳不及謝詩多矣

、漢高祖尊毋不尊父

漢高祖得天下之五年二月即皇帝位先封高后曰皇后子曰皇太子亦追尊其毋曰昭靈夫人婦爲后毋爲夫人豈當時禮制尚未暇講耶時太公乃遺而不封巳不可解七年春正月又封劉賈及兄喜暨弟

交之子肥諸人爲王三月復趣丞相差次大小功臣封之而太公復未議封即羣臣亦無一言及之何也逮帝五日一朝太公家令說太公擁篲郤行帝乃大驚始下詔曰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巳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尊太公曰太上皇帝是帝爲天子巳七年而太公尚爲庶人也並九年置酒未央宮帝奉玉巵爲太上皇壽乃曰始大人以臣亡賴不能如仲治產今所就孰與仲多羣臣皆大笑噫太公之七年爲庶人也帝得無宿憾乎亦大異矣後十年太上皇帝崩雖令諸侯國皆立太上皇廟亦何益哉更可異者太上皇之號秦始皇以封秦莊襄也以死者之封封生者季不讀書信乎

九州考

禹貢九州雍梁荆豫徐揚冀青兗周禮夏官職方氏之九州則無徐梁而加幽并漢地理志謂監二代攺徐梁二州合于雍青分冀爲幽并爾雅亦以并爲營故先儒謂禹貢之九州乃商制而禹因之也余按眞源賦伏羲刱九宮因置九州法語亦曰伏羲作八卦分九州周公職録又曰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則九州又非始

於商而先儒誤矣余意九州斷非始于夏商特九州之名至禹而始定耳第未知伏羲黄帝時九州之名與夏周同否

誅少正卯

孔子攝相事七日即誅少正卯此固去惡欲速之意然亦以其非眞相也特攝之耳其不待八日九日者安知八日不遭逐而九日不失位乎七日之內萬一女樂至則

吞舟終漏網矣此七日而誅少正卯非失于欲速也葢有深意也

郭汾陽二十四考辯

郭汾陽二十四考書中書余嘗思之不得其說汾陽以天寶八載始爲左衛大將軍至德宗建中二年卒于官壽八十五其在事僅三十有五年耳及爲中書令乃德宗即位建中元年也是爲中書令未滿二年安得有二十四考耶今汾陽傳明言以身係安危二十年校中書考二十有四此何謂也因閱唐書職官志凡入仕之後遷代則以四考爲限此武德初年所定考叙之制然亦未著若干年爲一考又閱唐考功令百司之長歲較其屬凡有四善四善之外有二十七最疑二十四考即二十四最而汾陽所居官又止與兵士調習戎裝克

備爲督領之最賞罰嚴明攻戰必勝爲將帥之最二條相合耳且未嘗爲人屬吏也其非二十四最可知况中宗朝盧懷愼疏凡百官在任未經四考不許遷除玄宗二十五年詔考課官人三年一奏永爲定式二十七年赦文亦云三載考績厯肅至德守而未變其云歲終之課正如今外官季報年報之考語非大計之考也故汾陽當

時亦三年一考無疑如二十四考則爲七十二年是汾陽十三歲即入仕也史傳固未言汾陽若干歲入仕其斷非十二三歲明矣或者又以考功員外郎李渤議歲終考校宰相而下升黜之名第其時以宰相段文昌爲下考則一年一考汾陽在事三十五年故亦得二十四考耳余又按李渤爲考功員外乃憲宗元和二年則汾陽捐館

久矣余臆斷之汾陽有大功與諸臣不同豈其或行師或出鎮每有一功即爲一考耶其云校中書考者亦每一考即紀錄于中書省云耳非以居中書而考也考古君子幸是正之

○關侯謚辯

漢關侯之謚壯繆也陳壽以謚法名與實爽曰繆傳之謂侯剛而自用矜以取敗也

千載之下卒無一人出半語爲侯表暴者至今侯與晉賈充唐許敬宗諸匪人同科余竊究之壽曰樊鄧之敗侯實自取荆州一失蜀之大事去矣以繆爲諡固宜嗟嗟侯死而荆州失此非侯罪也侯圍樊鄧時居江陵供軍資者糜芳壯聲援者傅士仁也二人者憾侯積輕之不悉相救吏圍侯欲還日置之法故二人入權問迎權夫受

錢矣不用命者誅芳仁逗留不當問乎不即問之語復宣洩以啟叛心侯計誠左然以此罪侯諡以不美則當時未聞有此議也余閱國志趙翊軍之諡順平也其議甚詳當時議諡殊不草草且張新亭諡桓矣馬平西諡威矣黃漢升諡剛矣諸公皆出爲下者皆得美諡侯之忠勇蜀之朝野誰不傾心禪雖昏庸豈昧于侯諸公議諡時

景耀三年也姜伯約輩豈皆有憾於侯而故加以不美之謚乎謚法有之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禮記大傳以序昭穆古本作繆左傳穆多作繆是穆繆古文皆通夫布德執義中情見貌孰過侯者謚曰壯繆亦猶秦穆魯穆或作繆耳而以繆爲繆戾之繆橫生訾議甚矣壽之闇於謚也第壽之議抑亦有端侯爲氣多上人於士

大夫鮮所下士大夫時或宿憾卽當時謚繆爲穆安知無芳仁輩若者不以繆戾之繆藉口而甘心第壽實憾蜀卽諸葛武侯尚不能塞其口武侯而下盛名惟侯謚繆爲謬惟以快讒慝耳後主有知能不令姜伯約輩共按壽古乎余友人謝少連者譏季漢書輙復因沿壽說故詳辯之以耻少連且復書一通告侯祠下爲侯吐氣

◦薛居正妻

張齊賢亦宋之名相也故相薛居正之婦柴氏無子欲携貲産改適齊賢而爲居正庶子安上者訴於眞宗眞宗旣足掩口矣安上不肖眞宗著令不得貿其居第而向敏中則貿之於是柴氏憾安上并憾敏中亦訴於眞宗謂敏中嘗求娶已不許故陰芘安上此一嫠婦也而兩相君皆欲娶之豈以

貲聞抑以色重耶

漢書古本

今世所行史記漢書未必皆舊本也宋仁宗朝詔胡瑗定雅樂益州鄉貢士房庶嘗著樂書補亡云嘗得古本漢志論黄鐘起數脫去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則古本漢書與今世所行者不盡同矣

◦墨

今世有新都方建元者爲墨譜又有程君房墨苑皆行於世其中所裒集皆一時名公筆也然未有能詳墨之所自始者上古無墨以竹挺點漆而書中古有黑石可磨汁以書或云即延安石液也晉陸雲與兄機書曰三臺上藏石墨數十萬斤不知即此石否第又云燒此消可用然烟中人又疑此石燒之爲爐乃成墨非磨汁即成墨

也魏晉間始有墨丸則以漆烟和松煤爲之晉之後乃有螺子墨但陸雲送石墨與兄機已云今送二螺則墨之名螺自晉已然特未制之爲螺也名之曰螺亦是丸子猶未製之爲片也故米元章書史謂晉人多用凹心硯正以磨墨丸貯黑瀋耳至唐初高麗歲貢松烟墨用多年老松燒烟和麋角膠爲片與魏晉間墨丸以漆燒烟而不用膠者異矣唐末墨工奚廷邽乃倣其法然亦止用烟膠宋熙豐間有張遇者供御墨始用油烟入腦麝金箔謂之龍香劑其法遂至今不改世第知廷邽之墨入水不渝而不知其法蓋出於高麗也與張遇同時者又有葉茂實最得法清黑不凝余故表而出之以補墨譜之闕

璽印

古者天子未有璽璽之一字始見于周禮之九節有璽節也鄭康成謂即今印章正用之貨賄而已節所以合之而璽所以封之也然掌之者小行人非天子也左傳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襄公璽書追而與之諸侯有璽始此故秦以前民皆佩璽金玉銀銅犀象皆方寸各佩所好至秦惟天子始得稱璽諸侯而下皆不得言璽而曰印

丞相將軍曰章中二千石亦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亦曰印是章與印一也皆古之璽也而天子言璽蓋自秦始也然皆以組繫而佩之余嘗見漢銅印匾而方大僅一寸許鈕中有圓竅以容組按古今攷方回曰印之背即謂鼻鈕印之面即印文篆鐫字空處爲竅而以組穿之是組又不穿于鼻鈕也豈用時即解去其組而用訖復

穿以組耶然余見漢印甚多未有於篆文空處作孔以穿組者不知方回之說何所據又古者百官印皆佩於腰故曰文二之組南部新書三十四司部官印悉納直廳每郎官交印時吏人繫之於臂以相授繫腰繫臂所以皆謂之佩也楊虞卿爲吏部員外郎始置匱加鎖以貯之蓋以今之印匣而大既非腰與臂所宜非貯之於匱蓋不便矣是印之有匱自宋始也若今之印有牌以稽出入有胥吏主之在宋謂之印司則今之印牌亦自宋已然也

不施其親

論語君子不施其親何晏以施爲易言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也邢昺從之開元五經文字以施爲廢弛故陸氏本作弛矣考亭從之余按諸子書施皆爲殺而肆之

故內則施羊施麋施鹿施麕左傳秦施冀芮晉施邢侯與叔魚於市山海經殺而施之晉語從欒氏者大戮施莊子萇弘胣胣即施也史記施陳餘周公首戒伯禽以不施其親者正謂親者不可殺也親而可殺是於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又何有於賢士大夫故秦二世之殘骨肉晉朝之械宗室賢士大夫尚可仕其朝耶微子一篇

皆論出處大致而以周公謂伯禽輩次於中其亦九經以親親繼尊賢之意乎

商之後獨盛於夏周

舜典所稱伯禹以下二十有二人而禹之功最大故踵舜以興身有天下矣稷養契教功亦不在禹下而於天下未能身有之惟子孫始繼世光大焉稷之後爲成周天地文明萃於一代契之後亦數生聖賢而

商之賢君比夏與周又再多者何也開闢以來未有性命之說至湯始言降衷恒性也其萬世道學之祖乎故不獨能身有天下即其後王若太戊盤庚武丁皆能著書立言雖凌遲之末猶有三仁焉微子宜有商而避之弗父何宜有宋而又避之至孔父嘉乃別爲公族而受氏五世之後復生聖人爲萬世帝王之師是二十二人之中契之明德豈夏與周所能及乎

几

古者室中度以几故古人以几名室者以諸器制度惟几有考工之遺法也今稱方丈函丈即此意君子朝與燕坐則設几而不敢倚几之義重矣哉故丹書之銘誦訓之諫曰無即安于几禮也

黃山谷不言命

黃山谷道機禪觀皆臻其妙獨不言命其詩文爲星命家作者絕少其與趙言郁彥輔兩人一方士一日者僅見於外集遺文而已觀其誌非熊之墓慨嘆夫命之不可恃日者之不可憑猶曰此爲非熊嘆耳若其荅林爲之有曰由命非由拙而放言亦云廢興宜有命乃知君子不可不知命罕言之可也

梧桐自生

鳳凰火之禽桐大火之精梧桐嘗以三星見而放葉火西流而落葉鳳非梧不棲以陽從陽也一說凡燒餘赭黔之土心星照之則梧桐自生是梧桐乃自生之物非待於種也故詩曰梧桐生矣用字不苟如此

書經今文古文

六經自易而外惟尚書最古亦惟尚書最

難讀自孟子已不能盡信而況焚滅之餘口授壁藏僅有存者科斗隸古文字屢更今所讀者皆今字也能與古文盡合乎然古文尚書未必古今文尚書未必非古至若典謨分合不同則不能無疑耳能取舜典二十八字删去乎洪範康誥梓材諸篇未免錯簡多士多方先後失次能以集傳武成之例而改定乎亦右文之世所當講也

拆字法

易卦雖先聖之書而於後世小術亦相同者宋人胡易鑑者能以易卦拆字知吉凶於咸其輔頰舌得癸丑狀元於臀無膚得丁未探花蓋字文臀即屍也殿諧其聲乃以無膚去肉爲殿頭之祥而以卦爻第三知其名次以拆字法也易鑑嘗有易說行

於世必有可觀者惜今不傳矣

石介真蹟

偶友人持宋人真蹟相過賞鑒者中有石介行書二十餘字其遒勁不減蘇黄米蔡諸公余嗟賞久之蘇黄米蔡真蹟在世不乏之石公此蹟真鳳尾麟角矣偶閲徂徠集歐陽永叔嘗以書與介言介字怪而且異古今皆無天下非之介復永叔書言自幼

學書至於壯積二十年並無所成且不能自寫一刺必倩能者或時急要文字必奔走鄰里祈請於人則介不工書明甚又云屑屑致意於數寸枯竹半握秃毫將以取高於人特六秇之一耳善如鍾王妙如虞柳不過在君人左右供事圖寫近乎執伎以事上者此皆强辯以解説其無能者也前友人所藏爲僞蹟益明矣

疑耀卷之七終